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五六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22/08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五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9.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三五六冊目次

集部·總集類

古文奇賞二十二卷續古文奇賞三十四卷奇賞齋廣文苑英華二十六卷四續古文
奇賞五十三卷明文奇賞四十卷(五)

〔明〕陳仁錫選評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六年至天啓刻本

.....一

古文奇賞二十二卷續古文

奇賞三十四卷奇賞齋廣

文苑英華二十六卷四續

古文奇賞五十三卷明文

奇賞四十卷(五)

〔明〕陳仁錫選評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六年至天

啓刻本

奇賞齋廣文苑英華卷之二十三

古吳陳仁錫明卿甫諱選

墓碑類

郭有道碑 并序

碑文不元
買時不類
天人

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其先出自有周王
季之穆有號叔者寔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
謂之郭即其後也先生誕應天秉聰敏明哲孝友溫
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
焉與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礪行直道正辭貞固足
以幹事隱括足以矯世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
三墳貫五經之旨
華夏遠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採微言之未絕于時
纓綬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
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爾乃潛隱衡
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袪其蔽州郡聞惠虛已備
禮莫之能致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廷皆以
疾辭將蹈鴻涯之遐跡紹巢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
翼超天衢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以建寧
二年正月乙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
所寘念乃相與惟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會以為
先生既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於見述也今其如

何而闢斯禮於是祠碑表墓昭銘景行仰芳烈齊于
百世令聞顯於無窮其辭曰於休先生明德通玄純
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浚如山如淵禮樂是悅詩
書是敦匪惟摠華乃尋厥根宮牆重何允得其門懿
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洋播紳言觀其高棲遲泌丘善
誘能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招委靡召貢保此清妙降
年不永民斯悲悼爰勒茲銘摘其光曜嗟爾來世是
則是效

三續青賞

二

墓

我于陳太丘碑文

祭邑

先生諱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令元精之和應期運
之數兼資九德總修百行於鄉黨則恂恂焉彬彬焉
善誘善導仁而愛人使夫少長咸安懷之其爲道也
用行捨藏進退可度不敏訐以干時不遷怒以臨下
四爲郡功階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宰聞
喜半歲太丘一年應務中庸教敦不肅政以禮成化
行有協會遺黨事禁錮二十年樂天知命澹然自逸
交不詔上愛不滑下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及文書赦
有特年已七十遂隱丘山懸車告老四門備禮閑心
三續青賞

前居大將軍何公司從袁公前後招辟使人曉喻云
欲引未便可入踐常伯超補三事紆佩金紫光國垂
勲先生曰絕望已久飾巾待期已皆遂不至弘農
楊公東海陳公每在衾職羣寮賀之皆舉手曰潁川
郡陳君絕世超倫大位未躋慙於文仲竊位之負故
時人高其德重乎公相之位也年八十有三中平三
年八月丙午遭疾而終臨沒顧命留葬所卒時服素
棺槨用周視喪事唯約用過乎儉羣公百僚莫不咨
嗟嚴敬知名失聲揮涕大將軍弔祠錫以嘉謚曰徵
不泉岳瀆之精包靈曜之純天不憖遺老俾屏

我王梁崩哲妻行時摩憲稱紳儒林論德謀跡謚曰
文範先生傳曰郁郁乎文哉書曰洪範九疇彝倫攸
叙文為惠表範為士則存誨沒殯不亦宜乎三公遣
今史祭以中牟刺史敬弔太守南陽曹府君命官作
誄曰赫矣陳君命世是生舍光醇德為士作程資始
既正守終又令奉禮終沒休矣遠聲遺官屬掾吏前
後赴會刊石作銘肅承與比縣會葬荀慈明韓元長
等五百餘人總麻設位哀以送之遠近會葬千人已
上河南尹种府君臨郡追歎功德進錄高行以為遠
近鮮能及之重部大掾以成時銘斯可謂存榮沒哀
三續齊書卷五十五 碑銘
死而不朽者已乃作銘曰
我崇崇嶽吐符降神於皇先生抱寶懷珍如何吳寧
既喪斯文微言圯絕來者曷聞交交黃鳥爰集于林
命不可貽哀何有極

高安長公主神道碑

蘇頌

維開元一年龍集攝提格夏五月哉生明高安長公
主薨於長安永平里第享年六十有六嗚呼哀哉景
申止祭哀于暉政門設次舉聲擗朝加等遣大鴻臚
彭城侯劉和柔持節齎書赴弔京兆尹攝大鴻臚鄧
國公張暉司農少卿李琇有司帥屬護喪文武五品
已上會哭書不云教族至于九以昭于百姓禮不云
叙親居其一以統於萬人此所以追有虞而化天下
感配陳而惻宸極復以為素所誅行彤管區風司常
罕留執史多嗟乃制銀青光祿大夫行紫微侍郎兼
三續齊書卷五十五 碑銘
知制誥上柱國許國公蘇頌為銘刻石臣頌不敏猥
言拜命云長公主諱某字某隴西狄道人高祖神堯
皇帝之曾孫太宗文武聖皇帝之孫高宗天皇大帝
之第二女中宗孝和皇帝之姑也太上皇之妹開元
神武皇帝之姑也晉軒后修德高陽任而豫之虞姬
邁德伯陽冲而川之故先王會昌而王者勳前聖受
命而聖人作自風偃三代刑清百年湯耿光於祖宗
紹期運於神武上以比崇於黃軒至其道次以宗極
於玄老施其教慶漸綿綿恩周行華重熙而累盛皇
哉而唐哉公主承梯月之華分女皇之耀閑和美度

婉婉令德有循其禮無擇於言鑒圖取則開詩
故可以賦絲絳而開湯沐者也於是曳紅綬賜青
香滿玉鑪綵握金縷允所謂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侯王婚是稱同姓始封宣城公主下嫁平王氏駙馬
都尉故潁州刺史贈右監門將軍太原王府君諱最
字遂古右監門將軍平舒公之孫欽州司馬之子自
周儲洛濱之契秦將頻陽之業門昌帝緒家累天姻
微平叔之才貌得孟孫之開閨亦既觀止展也令儀
成其肅雍率由俊彩至盟淑慝縱筭總衣紳箴管刀
礪線縹紫縹若此者敬而持之動必於是則其餘可

三續奇賞

重也天授中聖后從權革命馴馬非罪嬰配公主復
歸于後庭凡九十甲子口不入幸味耳不於受音體
逾尚柔言靡敢怨運觀心之智察摩頂之神豈寂以
幽通將虛而信受有菩薩現前者數四居每許之中
宗出物不岐漢儀初復乃命宗正卿李珍冊拜宣城
長公主食實封一千戶并置府僚比侯王之封齊令
承之秩太皇御極又增五百戶改封於高安且重承
康之冊允符長廣之拜今上擇良辰通前加至二千
戶尚於德先於親也公主頃歲觀高宗畫像雖
光靈在天而見似目瞿感咽于地遂成心疾至使

賢萃止御藥相望孝焉而終仁則何輔嗚呼哀哉富
貴乃驕奢之資不期而至吉凶乃盛衰之象不召而
成况泰忘約吝生動寵怙權邪醜誕知得而不知喪
知存而不知亡嘗歷觀之熟矣山是黃金象牙明珠
翠羽之飾積於外雕文刻鏤衣純履絲之巧充於內
然後堅車良馬漿酒糝肉吹笙弄學歌舞於其間者
殊不知以相強而結禍因自恣而招危魯元所以好
過度竇太所以縱踰禮郢邑所以懟抵罪湖陽所以
匪犯法館陶所以求不獲昭平所以免河上埽開邱
卓乳子執開印在漢京權臣所奪吁可長嘆息者矣

三續奇賞

我長公主則不然雖守靜退藏於密端操正色進
寡其亂為皇女焉為皇妹焉為皇姑焉非不貴也能
成盈忌滿智崇禮卑儉德之恭讓德之益主無彼遂
不專也勤無告勞不賈也宜於秋績以助宗人率彼
春蠶以從王后則未嘗忽諸猶深悟色容大依禪惠
觀我生之進退究人事之終始蓋泡夢之為喻也乃
散以檀那幽於染着景雲成諸罷賦色歸屬官遂沉
真從省囑書上而制為之嗚呼身役意餘道之微者
古有女儀嬪則焉或孟母之勸學最善之知禮仲妻
之辟和意婦之元夫然出於素族書之從史未有居

高益下託休至尊如長主之儔矣故能九師議之三
子聞教自我之出與時偕行知微知彰不謂不謂長
曰暉銀青光祿大夫僕少卿仲曰暉朝請大夫衛
尉少卿季曰暉尚舍奉御並欲報國極棄宛煉心哀
以送之龜從筮吉身其年八月朔十七日葬于咸陽
之北原禮也落月過中秋陽浸微清殆疑于朔風斷
丹旌列兮秋雲飛望槐里而西馳去菰園而北顧視
牽牛方像設過飲龍兮徑度閭闔祥祿遂羸女之樓
臺臨柏陰姻近漢皇之陵墓其詞曰

赫赫上帝臨于巨唐十年萬倍誕睿興王何彼穠矣
三續詩賞 卷五 碑類

休其有元亦既從夫車服不繫亦云主婦蘋藻以奉
在貴能約終溫且惠樂只君子曾不永年未亡之人
歸於九天心以理遺身以義全光于累聖受于明命
伯姊延暉皇姑襲慶監以損益辭其滿盛我有空言
宗于釋門不生不滅茲道存存究之降靈西反其竟
詠清淺兮天之際憶瀛湘兮日已逝春寒山兮見起
忽生秋草兮坐蕪沒金為字兮琬為碑永貞芳兮

延州豆盧使君萬泉縣主薛氏神道碑

李華

或稱達性命者齊生死之域達憂怖者一修短之數
斯蓋無心之倫耳焉足與議於情哉何則雲虹滅彩
離人於是詠譔華秀從風君子為之歎息豈不以對
仙麗之景懷變化而遺懸在昭茶之節悼零落而偏
憤吾見豆盧氏之予於其伉儷有焉縣主諱字姓薛
氏河東汾陰人大父駙馬都尉奉宸將軍諱珣尚城
陽公主考駙馬都尉散騎常侍諱紹尚鎮國太平公
主其在昔也更有車正先封周有薛侯事長其在今

三續詩賞 卷五 碑類

也五宗姻於帝室重葉母於王姬河水經天上積星
辰之氣霍山鎮地下多珠玉之林縣主幼而敏惠長
而洵淑貞孝義烈之傳吉凶賓祭之儀一開成誦絃
經翻組之制清毫醞羞之品一見懸解至乃鶴迴清
芝蓋聚崩雲月韻玖砧花穠綵樹婦人能事成臻妙
焉大聖天后鍊石補天有王母之神器分茅列地啓
弄孫之美邑封由有禮義引而親天授三年四月內
封萬泉縣主天愛下流日親上簡乘龍之舉和鳳為
難絳八絃以選門奄千官而求後夫以龍圖帝寶祈
步搖之華源廟戟侯門襲燕京之耀曾人之信美帝

用嘉焉以萬歲登封元年仲春既望歸於豆盧氏六
官送行百寮供事迺以臺輅遺以翟車環珮見旒
然在馭輔藻朱黛爛其盈門詔昏之禮於斯爲盛爾
乃移其愛敬以事舅姑伸其友恭以諸公妹舉宗洽
比如鼓琴瑟每至婚姻會同少長咸集珩璜節步金
翠耀首有婉孌之心無驕矜之色晞晞者若遲日
之泛漣漪瞻詞氣者猶光風之轉蕸薄加以引納懷
和積分周賤疎屬自附窮歸忘寤故蘭行彰信於閭
門而蕙風滿盈於邦國諒惟琬琰之性自美抑亦劬
勞之訓致焉中宗孝和皇帝雲迴南土龍見東京二
三續齊書卷五十一
儀更開九族還叙我兄弟公王贊爲之曰吾
甥也縣王開井邑之賦神龍元年春加實封三百戶
縣王既通濟門關奉御又尚司殿省天子巡遊宮觀
觴樂池臺我有周親無時不從王家外幸比齊后而
聯恩子壻中參與趙王而均禮或醉飽踰度寒煥未
平何嘗不御禁在門王人接路當時厚澤莫之尚也
景龍四年二月以奉御出爲丹延二州刺史保傅下
堂隨朱輪而同去輜駟入郡與阜蓋而齊能辭官闕
芳歲關慈庭聞兮日遠肥泉永歎邪氣攻衷楚祝招
而不來秦醫來不及景雲元年八月二十一日順通

於延州之解舍春秋二十有四美玉褫頰明珠晦色
平陽舊宇遂無望于歸寧懷縣新文空流連于永逝
有子三人西華南容東里等或亂或岐呱呱而泣天
何以罰神其忍之冬十有二月五日歸葬於長安之
洪濱原窆窆營設有命加等器服祖遣率由舊章生
之也榮葬之也禮若夫榮加好洽善之元也肅雍降
貴謙之道也山河其德容潤廣也能羅其祥祚胤大
也摠衆美於修嫔落驕暉於小年此所以哀中之又
哀也嗚哀亡馬氏蔡筆斯書鄭喪曹姬潘文亦作引
茲內範事華無愧砥望夫之石以表靈丘緝幼婦之
三續齊書卷五十一
薛將傳終古銘曰
薛之皇祖胄軒國禹相陰侯周氏其土字英英白雲
鬱彼河汾公門蕃衍銘昇氣區則仁則義則威則勳
餘慶介祉誕靈女士中宗之甥鎮國之子皎若霜雪
華如桃李舜族爰叙堯封咸秩萬泉開賦三百其室
守盛以儉居滿不溢亦既鳴雁宜爾家人謙恭下下
撫納親親傾財致客對饌如賓我有邸第前臨黃道
我有池塘却望青草漢節停暮奈蕭拂早歲月易忘
歡娛難保良人出守將命比阻與子偕往飲別東都
暮母恩絕辭家淚枯露華草霜酸衆離魂若何歸

京師之野葬於何處杜陵之下巖巖雙闕列行儼
勤是微音永觀來者

曹娥碑文

曹娥碑文

邯鄲淳

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其先與周同祖末曹
荒流爰茲適居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以漢安二
年五月時迎五君逆濤而上爲水所淹不得其屍時
娥年十四踰慕思盱哀吟澤畔旬有七日遂自投江
死經五日抱父屍出以漢安迄于元嘉元年青龍在
辛卯其之有表度尚設祭諒之辭曰鬱伊孝女曄曄
之姿偏其反而令色孔儀窈窕淑女巧笑倩兮宜其
家室在洽之陽大禮未施嗟喪慈父彼蒼伊何無父
孰怙訴伸告哀赴江永號視死如歸定以眇然輕絕
三續行世
投入沙泥翩翩孝女載沉載浮或泊洲渚或在中流
或趨湍瀨或逐波濤千夫失聲悼痛萬餘觀者填道
雲集路衢泣淚掩涕驚慟國都是以哀姜哭市杞崩
城隅或有赴面引鏡驚耳用刀坐臺待水抱樹而燒
於戲孝女德茂此儔何者大國防禮自修豈泥廢賤
露屋草茅不扶自直不鏤自彫越梁遇宋止之有殊
哀此貞厲千載不渝嗚呼哀哉辭曰名勒金石質之
乾坤歲數歷祀立廟起墳光于后土顯昭天人生時
死貴列之義門何恨華落飄零早分葩葩窈窕承世
配神若堯二女爲湘夫人時效髮髻以昭後昆

饒娥碑

柳宗元

饒娥饒人饒姓饒名世漁鄱水娥為室女淵懿清專雖小家未嘗出游治絲葛供女事循整鄉閭敬式娥父醉漁風卒起不能舟遂以溺死求屍不得娥聞父死走哭水上三日不食耳與流血氣盡伏死明日屍出蠶魚蛟浮死萬數塞川下流鄱旁小民悲感怨彌以為神奇縣人鄉人會錢具儀葬娥鄱水西橫道上追思不足相與作石以詔後世其辭曰

生惠無類氣靈而休嗟茲孝娥惟行之周淵懿含貞好靖不游纖葛絲紵克供以修蒸蒸在家其父世漁三續奇賞

飲酒不節死乎風濤匍匐來哭踰天以呼顙目耳鼻膏血交流三日頓路氣竭形枯父屍既出孝臂已殂龜鼈鼉龍有蛟泊魚先流溢岸旁出仰浮見怪形異遁與我謀鄰民哀號或以頌歌齊女色憂傷愧罷誅趙姬完父權梓爰誦肉刑不施漢美淳于烈烈孝娥水死上虞娥之至德實與為儔恒人有言惟教是圖懿茲德女家世不儒奇行特出神道莫酬窮哀閭世終古以留鄉人好禮爰立茲丘建銘當道過者下車

墓表類

賀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王安石

右正言賀文閣待制特贈右諫議大夫汝陰常公以熙寧十年二月己酉卒以五月壬申葬臨川王其誌其墓曰公學不期言也正其行而已行不期聞也信其義而已所不取也可使貪者矜焉而非彫斲以為廉所不為也可使弱者立焉而非矯抗以為勇官之而不事召之而不赴或曰必退者也終此而已矣及為今天子所禮則出而應焉於是天子悅其至虛已而問焉使蒞諫職以觀其迪已也使董學政以觀其造壯也公所言乎上者無傳然皆知其忠而不同所三續奇賞

三續奇賞

施乎下者無助然皆見其正而不苟詩曰胡不萬年惜乎既病而歸死也自周道隱觀學者所取舍大抵時所好也違俗而適己獨行而特起嗚呼公賢遠矣傳載公久莫如以石石可磨也亦可泐也謂公且不可得也

孝子田君墓表

劉因

嗚呼天地至大萬物至衆而人與一物於其間其爲形至微也自天地未生之初極天地既壞之後前瞻後察浩乎其無窮人與百年於其間其爲時無幾也其形雖微而有可以參天地者存焉其時雖無幾而有可以與天地相終始者存焉故君子當平居無事之時於其身之微百年之頃必慎守而深惜惟恐其或傷而失之實非有以貪夫注也亦將以全夫此而已矣及其當大變處大節其所以參天地者以之而立其所以與天地相終始者以之而行而回視夫三續奇賞

百年之頃一身之微曾何足爲輕重於其間哉然其所以參天地而與之相終始者皆天理人心之所不容已而人之所以生者也於此而全焉一死之餘其生氣流行於天地萬物之間者寧千載而自若也使其舍此而爲區區歲月俯仰之計而禽視鳥息於天地間而其心固已死矣而其所不容已者或時發焉則自視其身亦有不若死之爲愈者是欲全其生而實未嘗生欲免一死而繼以百千萬死嗚呼可勝哀也哉先人嘗手錄金源貞祐以來致死於其所死者十餘人而武臣戰卒及閭巷草野之人爲多而予

梁

覽之未嘗不茹痛而慟惕若不自容中焉而感涕之泣下終則毛骨悚然若有所振勵者故爲之訪諸故老察諸小說攷其姓里增補而詳記之惟恐其事之不傳也近復得清苑孝子田君焉貞祐元年十二月十有七日保州陷盡驅居民出而君及其父與焉是夕下令老者殺卒聞命以救爲嬉未及君之父者十餘人而君乃惻然欲代其父死遂潛往伏其父於下以兩手據地跪而死而延頸以待之卒舉人求服省閱君項腦中兩刀而死夜及半幸復蘇後二日令再下無老勿盡殺時君已以藝被選而行次安肅矣聞其

父死謂人曰我當逃歸葬吾父遂歸求父尸而得之負以涉河不傷脛至血出發母冢下尸而塞之乃還而衆不之覺也嗚呼此其所以爲孝子者歟其子道章資高爽喜讀書而遺山元公陵川郝公皆嘗爲詩文以美之雅善子一日狀其父之孝行訪予於易水之上且曰古者孝友雖廢人行書於史官而先人之孝行若是生無一命之旌而死遂無一言之託以傳不朽爲先人子者亦何以自立於世今謀所以表其墓惟先生實哀之言已泣數行下嗚呼予尚忍不銘君也哉君諱喜世爲保之清苑人其仕至佩金符其

壽四十三其卒時歲乙未閏七月考彥妣喬母兄嘉其所娶實望族韓有婦德鄉里稱為韓孝婦其壽八十六男女三道昭道章裴氏女寅孫五溫良恭儉讓曾孫四元亞季德昌銘曰
嗚呼蹈斧鉞而致死猶淵冰之歸全其死者孰焉此身之微其全者浩乎此心之天有累雖丘匪丘者存
有圖雖石匪石維文百世之下有旌古而勵俗者必名此曰孝子之原過者其式之孰獨匪人

張進中墓表

王士熙

貴齒尊老之義尚矣古之有天下者皆養之以求其言居民間則為父師生于治世涵濡德澤故保其生也無傷更事知艱故言之發也有則厥後三老董公見舉大義之時沛中父老預歌舞成功之賦斯老者之著明于世者也聖朝建都燕山民物日富八九十歲翁敦茂龐碩朝廷優之徭役勿事歲時得陞殿上上皇帝壽每大朝會百官衣朝服鞠躬以進視班次唯謹毋敢越尺寸而諸耆老高憤博褐從容暇裕以齒後先門者不加誰何俟百官退乃陟峻陞承清光

歸而娛嬉井陌或騎或步更過飲食和氣粹如大駕出宮則麗眉黃髮序勾陳環衛間見者咸曰樂哉太平之民也張進中居京師有年耆老之一也進中字子正善為筆其為筆也管以堅竹毫以麝鼠極精銳宜書人爭售之由是四方咸知進中名得其一者以為珍異而尚方時有所需非進中所為者不用也進中自持筆以入必賜以酒年益高彼壘書獨其然故至八十以終時延祐七年某月某日也葬宛平縣岡村妻某氏子某余識京師耆老多矣所敬者唯張進中何失失家善織鈔穀最能為詩尤然有得如宋

王元一
雅重厚

魏可傳也。日出買絲騎驢歌吟道中。指意其雅重厚。毅然有容。坐室中。自珍其筆。有來求之者。其貌非儒生。雖多子。情終不肖。出其善者。異之。學士先生如洪上王仲謀。上黨宗齊彥。吳中趙子昂。皆與之善。三家皆世稱善書者。其知君良有以夫。今何君張君相繼以隕。求似者未之見。嗚呼。生治世以樂其身。不必仕之及也。桓一藝以壽其名。不必文之多也。張君亦何憾焉。捐辭墓前。用以告來者。

三續青賞

卷三

墓表

王

碣類

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韓愈

有女奴抱嬰兒來。致其主夫人之語曰。妾張圓之妻劉也。妾夫常語妾云。吾常獲私於夫子。且曰。夫子天下之名能文辭者。凡所言必傳世行後。今妾不幸夫逢盜死。途中將以日月。葬妾重哀其生志不就。恐死遂沉。泯敢以其稚子。汴見先生。將賜之銘。是其死不爲辱。而名永長存。所以益覆其遺胤子若孫。且死萬一能有知。將不悼其不幸於土中矣。又曰。妾夫在嶺南時。嘗疾病。泣語曰。吾志非不如古人。吾才豈不如今人。而至於此。而死於是邪。若爾。吾哀必求夫子銘。是爾與吾不朽也。愈既哭。弔辭遂叙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終。而銘曰。君字直之。祖譚。父孝新。皆爲官。汴宋間。君嘗讀書。爲文辭。有氣。有吏才。嘗感激欲自奮。援樹功名。以見世。初舉進士。再不第。因去。事宣武軍節度使。官至監察御史。坐事貶嶺南。再遷至河中府法曹參軍。攝處鄉令。有能。召進攝河東令。又有名。遂署河東從事。絳州闕刺史。攝絳州事。能開朝廷元和四年秋。有事適東方。既還。八月壬辰。死于汴城。西雙丘。年四十有七。明年二月日。葬河南偃師。妻彭氏。大

北有衣冠祖好順泗州刺史父泳卒斬州別駕女曰
人男一人嬰兒許也其銘

大臣

司徒章昭達墓誌

徐陵

墓誌類

周原膺騰佳氣葱蔥王業攸興帝圖斯盛在昔光武
佐命鄴縣者鄧侯高祖元臣同郡者蕭相公台輔之
量便著綺紈瑚璉之姿無待雕琢起家爲東宮直前
所奉之君則梁簡文皇帝既而黑山巨盜憑陵上國
白水彊胡虔劉中夏公傾其產業募是號雄思報星
儲累殲鯨鯢寇屬幽風有象代邸方降搜荆楚之英才
資班輸之妙畧百樓忽起登雲霄而俯臨萬弩俱張
隨雷霆而並震揚兵於九天之上決勝於千里之中
三續齊書卷三十三墓誌類
破敵群兇昔無旋踵陳寶應志懷反叛客引周迪資
其食力更事竇裔公奉詔崇朝飲冰將力前茅後勁
步驟解駟仍同顧闚診其策窟若夫鳴蜺之洞深谷
隱於蒼天飛猿之嶺喬樹參於雲日宜越艇而登嶠
榮魚犀而涉江威武紛紛震山風海於是威俘僞師
悉據高壘爰注滄溟莫不懲又旣而齊人無信將謀
鄂藩開艦女船窺江澄漢公纔聞羽檄遽京師期馳
襲期即應時燒蕩方欲宣威隴汭太尉率屬上將
之船光達中台之掩曜大建三年薨於軍墓前乃青
烏柏墓白鵲梓墳林有逃車樹同華墓前於無賦後

乘龍蟠介士登三河之民哀銑同駟馬之曲長安傳
生恩禮盛於西京襄陽墮淚悲慟喧於南境

相國武昌君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正議大夫檢

校戶部尚書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賜紫金

魚袋贈尚書右僕射河南元公墓誌銘

白居易

公諱稹字微之河南人六代祖巖隋兵部尚書封平
昌公五代祖弘隋北平太守高祖義端魏刺史曾祖
延景岐州參軍祖排南頓縣丞贈兵部員外郎考諱
寬比部郎中舒王府長史贈尚書左僕射妣榮陽鄭
氏追封陳留郡太夫人公即僕射府君第四子後魏
昭成皇帝十九代孫也公授天地粹靈生而岐然孩

三續奇賞 卷三

三

而嶷然九歲能屬文十五明經及第二十四調判入
四等署祕書省校書郎二十八應制策入三等拜左
拾遺即日獻教本書數月間上封事六七憲宗召對
言及時政執政者疑忌出公爲河南尉丁陳留太夫
人憂哀毀過禮杖不能起服除之明年授監察御史
使於蜀按任敬仲獄得情又劾奏東川師違詔條過
籍稅又奏平塗三輔等八十八家冤事名勳三川三
川人慕之其後多以公姓字名其子朝廷疾東諸侯
不奉法東御史府不治事命公分臺而董之時有河
南尉離局從軍職尹不能止監察御史死其柩乘傳

以郡然部郵使瑛散歸納制械繫人踰年臺府不
得知飛龍使置趙氏生希數為養子主不敢言浙右
帥封杖杖吉安令至死子不敢恕凡此者數十事或
奏或劾或移歲餘皆舉正之內外權寵臣無奈何咸
不快意會河南尹有不如法事公引故事奏而擢之
甚急先是不快者乘其便相噪喉坐公專達作威顯
為江陵士曹豫居四年徙通州司馬又四年移號州
長史長慶初穆宗皇帝嗣位舊聞公名以膳部員外
郎徵用既至轉祠部郎中賜緋魚袋知制誥制誥王
言也近代相訟多失于巧俗自公下車俗一變至於
三續音賞卷五

卷五

五

雅雅一變至於典熟時謂得人上嘉之數召與語知
有輔弼之才擢授中書舍人賜紫金魚袋翰林學士
承旨尋拜工部侍郎旋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公既得位方將行已志荅君知無何有檢人以飛語
搆同位詔下案驗無狀上知其誣全大體與同位兩
罷之出為同州刺史始至急吏緩民省事節用歲收
羨財千萬以補亡戶通租其餘因弊制事贍上利下
者甚多二年改御史大夫浙東觀察使將去同同之
者幼鰥獨泣戀如別慈父母遮道不可遏送詔使道
呵麾輒有見血者路關而後得行先是明州歲進海

物其淡蜊非禮之味尤速壞謀其程日馳數百里公
至越未下車輒奏罷自越抵京師鄆大夫復思居者萬
計道路歌舞之明年辨沃審察富貧勞逸以定稅
籍越人便之無流庸無通賦又明年命史課七郡入
冬集陂陳春貯雨水夏溉旱苗農人賴之無凶年無
餓殍在越入載政成課高上知之就加膳部尚書降
璽書慰諭以示旌寵又以尚書左丞徵還旋改戶部
尚書鄂州節度使在鄂三載其政如越太和五年七
月二十二日遇暴疾一日薨于位春秋五十三上聞
之輒悼不視朝詔尚書左僕射加贈賜焉前夫人京

卷五

五

兆章氏懿淑有問無祿早世生一女曰保子適校書
郎韋絳今夫人河東裴氏賢明知禮有輔佐君子之
勞封河東郡君生三女曰小迎未笄道術道扶鰥
一子曰道讓三歲仲足司農少卿程姪御史臺主簿
某等銜哀襲事裴夫人韋氏長女聚諸孤奉號護嫡
妻以六年七月十二日附葬於咸陽縣奉賢鄉洪濟
原從先宅兆也公著文一百卷題為元氏長慶集又
集古今刑政之書三百卷名類集並行於代公凡為
文無不臻極尤工詩在翰林時穆宗前後嘗命公
篇命左右誦詠官中呼為元才子自六宮貴戚八方

不登

至南蠻東夷國皆爲傳之每一章一句出無脛而走疾於珠玉又觀其述作編纂之旨豈止于文章刀筆哉實有心在於安人治國致君堯舜致身伊臯耳抑天不與耶將人不幸耶予嘗悲公始以直躬律人行而勤之則坎壈而不偶謫瘴鄉凡十年髮班白而來歸次以權道濟世變而通之又齟齬而不安居相位僅三月帝不發而罷去通介進退卒不獲心是以法理之用止於修一職不布於庶官仁義之澤止于惠一方不周於四海故公之心不足也逢時與不逢時同得位與不得位同富貴與浮雲同何者時行而道不行身遇而心不遇也執友居易獨知其心以泣濡翰書銘於墓曰

嗚呼微之年過知命不謂之天位兼將相不謂之小然未康吾民未盡吾道在公之心則爲不了嗟乎哉道廣而俗隘時矣夫心長而運短命矣夫嗚呼微之已矣夫

三續齊賢

卷五

太子太師杜祁公墓誌銘

歐陽修

故太子太師致仕祁國公贈司徒兼侍中杜公諱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也其先本出於堯之後歷三代常爲諸侯後徙其封于杜而子孫散適他國者以杜爲氏自杜赫爲秦將軍後三世御史大夫闕及其子建平侯延年仍顯於漢又九世當陽侯顯于晉又十有四世岐國公佑顯于唐又九世而至于祁公其爲家有法其吉凶祭祀齋戒日時幣祝從事一用其家書自唐滅士喪其舊禮而一切苟簡獨杜氏守其家法不遷於世俗蓋自春秋諸侯之子孫歷秦漢千有餘歲得不絕其世譜而唐之盛時公卿家法存於今者惟杜氏公自曾高以來以恭儉孝謹稱鄉里至公爲人尤潔廉自尅其爲大臣事其上以不欺爲忠推於人以行已取信故其動靜纖悉謹而有法至考其大節偉如也公享年八十官至尚書左丞方其六十有九歲且盡即上書告老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累遷太子太師太傅太師封祁國公於其家天子祀明堂遣使者召公陪祠將有所問以疾不至而歲時存問勞賜不絕公少舉進士高第爲揚州觀察推官知平遙縣通判晉州知乾州遷河東京西路提點

三續齊賢

卷五

獄知揚州河東陝西路轉運使入爲三司戶部副使
拜天章閣待制知荆南府未行以爲河北路都轉運
使遂知天雄軍召爲御史中丞判流內銓知奉宣院
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徙知并州遷龍圖閣學士
復知永興軍權知開封府康定元年以刑部侍郎同
知樞密院事即拜副使慶曆三年遷吏部侍郎權
使明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治吏事如其
爲人其聽獄訟雖明敏而審覈愈精故屢決疑獄人
以爲神其簿書出納推析毫髮終日無怠色至爲條
目必使吏不得爲姦而已及其施於民者則簡而易
三續齊賢 卷三 吏部

行始居平遥嘗以吏事適他州而縣人爭訟者皆不
肯次以待公歸知乾州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
公權知鳳翔府一邦之民爭於界上一曰此茂公也
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夏人初叛命天下
苦於兵而自陝以西尤甚吏緣侵漁調發督迫至民
破產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於是時公在永興
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爾乃爲之區
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
輸送由是物不踴貴車牛芻秣宿食往來如平時而
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六七至于結治

郭器械民皆不知開封治京師常繞於謹要百千其
法而能不爲之屈者世皆以爲難至公能使屬吏不
敢有所干凡其爲治以聽斷盜訟爲能否爾爾公始
有餘力省其民事如治他州而畿赤諸縣之民皆被
其惠開封比北出能吏而兼於民政者惟公一人吏
部審官主天下吏員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
得爲姦公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爭其闕公以問
吏吏受丙賕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授他闕居數
日吏教丙訟甲負某事不當得公悟召乙問之乙謝
曰業已得他闕不願爭公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
三續齊賢 卷三 吏部

吏罪乃召未知銓法爾因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
自問曰盡乎曰盡矣明日勅諸吏無得升堂使半曹
聽行文書而已由是吏不得與銓事與奪一出於公
居月餘翁然舉動京師其在審官有以賄求官者吏
謝不受曰我公有賢名不久見用去矣少待之慶
曆之初上厭西兵之久出而民弊亟川今丞相富公
樞密韓公及范文正公而三人者遂欲盡革衆事以
修絕網而小人權倖皆不悅獨公與相佐佑而公尤
抑絕倖俸凡內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勿積至十數
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至慙恨涕泣而去上

嘗謂敵官歐陽修曰外人知杜某封還內降下。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某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杜某皆不知也。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公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由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雖韓公亦以為可舉公以爲不可大臣至有欲以沮軍罪公者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龔族大戰黃河外而鴈門麟府皆警范文正公安撫河東欲以兵從公以爲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范公怒至以語侵公公不爲恨後契丹卒不來二公皆世俗指公與爲朋黨

若後世遺戒予孫無得絕述嗚呼豈所謂任重道遠而爲善惟日不足者歟曾祖太子少保韓某贈太師祖鴻臚卿諱叔詹追封吳國公父尚書度支員外郎諱良追封韓國公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娶相里氏封晉國夫人子男曰詵大理評事訢太常博士訢將作監主簿詒祕書省正字三子早卒女長適集賢校理蘇舜欽次適祿閣校理李經次適單州團練推官張遵道公以嘉祐二年二月五日卒于家其子訢以其年十月十八日葬公于應天府宋城縣之

墓原銘曰

翼翼祁公率履自躬一其初終惟德之恭公在于位士知貪廉退老于家四方之瞻豈惟士夫天子曰咨爾曲爾直繙之墨之正爾方圓有矩有規人莫之踰公無爾欺予左子右惟公是毗公雖告休受寵不已官臣國公即命于第奕奕明堂萬邦從祀豈無臣工爲予執事何以召之惟公舊德公不能來予其往錫君子愷悌民之父母公雖百齡人以爲少不仰黃耇喪予元老寵祿之隆則有止期惟其不已既夫而思銘昭于遠萬世之節

种世衡墓誌銘

范仲淹

君諱世衡字仲平國之勞臣也不幸云亡其子泣血請於予予嘗經畧陝西知君最爲詳懼遺其善不可不從而書之初康定元年春夏戎犯延安我師不利朝廷以堡障衆多有分兵之患其間遠不足守者即命罷之寇驕而貪益侵吾疆百姓被其毒君時爲乃理丞任鄜州從事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可固延安之勢北可圖銀夏之舊有是三利朝廷從之以君前役事君膽勇過人雖俯逼戎落曾不畏憚與

三續齊賢

卷三

兵民暴露數月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承議不可守堅地百有五十尺始至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君曰過石而下將無泉耶爾攻其石屑而出之凡一畚償爾百金工復致其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飲井而不耗萬人歡呼曰神乎雖虜兵重圍吾無困渴之患矣用是復作數井兵民馬牛皆大足自茲西陲無障患無泉者悉倣此大蒙利焉既而朝廷署故寬州爲青澗城授君內殿承制知城事復就遷供備庫副使旌其勞也塞下多屬羌向時漢官不能思信羌皆持兩端君乃親入部落中勞問如家人意多所屬

常自解佩帶與其酋豪可語者有得虜中事來告于我君方與客飲即取坐中金器以獎之屬羌受賜皆願効死青澗東北一舍而遠距無定河河北有虜寨虜常濟河爲患君屢使屬羌擊之往必破走前後取首級數百牛羊萬計未嘗勞士卒也故功多而費寡建營田二千頃歲取其利募商賈使通其貨或先貸之本速其流轉歲時間其息十倍乃建白凡城中芻糧錢幣暨軍須城守之具不煩外計一請自給一子專視士卒之疾調其湯餌常戒以笞責期于必廖士卒無不感泣今翰林承旨王公堯臣安撫陝西言

三續齊賢

卷三

君治狀上悅降詔褒之曰邊臣若此朕復何憂二年就康邨延路駐泊兵馬都監制置本路糧草遷洛苑副使慶曆二年春予按巡環州患屬羌之多而素不爲用與夏戎落連助爲邊患乃召蕃官恭恩與諸族酋長龍八百人犒于麾下與之衣物繒絲以悅其意又采忠順者增銀帶馬紱以旌之然後諭以好惡立約束而俾之遵向然悍猾之性久失其馭非智者處之慮復爲變靖青澗既完人可循守乃請于朝易君理環朝廷方以青澗倚君又延帥上言人重其去命予更擇之予謂夏戎日夜誘吾屬羌羌愛其類公

以外向非斯人親之不能革其心朝廷始如其請君
既至環安邊之利害大要在屬羌難制思合夏戎爲
暴發之患又地瘠穀貴屯師爲難聚糧則力屈損兵
則勢危斯急病也吾乃周行境內入屬羌聚落撫以
恩意如青澗焉有牛家族首奴訛者屈強自處未嘗
出見官長聞君之聲始來郊迎君戒曰吾請朝行勞
爾族奴訛曰諾是日大雪三尺左右曰此羌亮詐嘗
與高使君繼高挑戰又所處險惡冰雪非可前君曰
吾方與諸羌樹信其可失諾遂與士衆緣險而進奴
訛初不之信復會大雪謂君必不來方坦臥帳中已

三寶子實

卷三

三

至平起之奴訛大驚曰我世居此山漢官無收至
者公了不疑我耶乃與族衆拜伏誼呼曰今而後惟
父所使自是屬羌咸信於君有元二族受夏戎僞署
君遣人招之不聽即使暴恩出兵誅之絕首牛歸者
半盡以其地暨牛羊賞諸有功其僭受爲首如元二
族者百餘帳咸服懷請命納其所得文券意謂由是
屬羌無復敢貳君戒諸族各置其烽火夏戎將來抄
掠則舉烽相告衆必介馬而待之破賊者數回還原
帥葛懷敏定川之敗戎馬入縱于渭子領慶州番漢
兵往扼邈城又召君分授湟原君即時而赴兵從

天祐中
甲子秋

者數千人屬羌爲善用自此始君曰羌兵既可用矣
乃復教土人習弧矢以佐官軍吏民有請某事辭某
事者君咸使之射從其中否而卑尊之坐過失者亦
用此得贖吏農上商無不樂從緣邊諸城獨
環不求增兵不煩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聞屬羌不
可誘土人皆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不復以環
爲意前後經畧使交薦君之才能朝廷益知可倚明
年遷東染院使充環慶路兵馬鈐轄仍領環州西南
占原州之疆有明珠滅臧康奴三種居屬羌之大素
號強梗在原爲孽寔及于環撫之狠不我信伐之險

三寶子實

卷三

三

不可入其言二州交通于夏戎朝廷患焉其二州之
間有古細腰城復之可斷其交路又明年予爲宜撫
使乃諭君與原守將偕共幹其事古久悉利病即日
起兵會階于細腰使甲士晝夜築之夏戎固忌此城
君遣人入虜中以計疑之兵遂不至又召明珠等三
族酋長犒撫之俾以禦寇彼既出其不意又云外援
因而服從君之謀也君處細腰川餘逼以苦寒城成
而疾作慶曆五年正月七日甲子啓手足神志不
享年六十一其子京兆萬年縣之神和原君之
南洛陽人也曾祖存啓河南壽安令祖仁

安令贈太常博士父昭衍登進士第累陞職方員外郎季父放字明逸初隱于終南山君少孤依之殷勤左右以力學稱明逸道高德純太宗朝再詔以事覩不起其宗復加聘禮起拜左司諫直昭文館累遷尚書工部侍郎大中祥符五年君用工部蔭得將作監主簿五遷至太子中舍初監秦州太平監以母老求養又監京兆府渭橋倉邛州惠民監知涇之保定京兆之武功涇陽三邑在武功毀淫祠崇夫子廟以來學者在涇陽有里胥主知諫者姦利事露逃之邇郊禮乃出君曰送府則會恩益以長慈從所坐杖脊于三續行實錄卷三十三墓表

縣庭而請待罪有君李公諸奏釋之皆是蒙諒莫不歛手其嫉惡如此又邑有三白渠比年浚疏用數邑力王者非其才而勞逸弗等功利日削君使勁墮齊其力故功倍貧富均其流故利廣至今民能言之歷通判鎮戎軍環鳳二州鳳之守王蒙正託言憲外姻以私干君復欲以賄汚君君正色不納蒙正大怨之乃使人諭王知謙訟君蒙正內爲之助獄成流賓州上親政量移汝州君之世村以一官讓君乃除孟州司馬龍圖閣直學士李公絃雪于朝授留尉丞孟州州推酷又禮部尚書宋公綬工部侍郎杜公

君非辜敗知虔州贛縣君辭得監京兆軍資庫以同郵交辟改簽署同州判官事又移鄜州因從軍延安乃有故寬州之請君少尚氣節昆弟有欲折其家者君推資產與之惟取季父圖書而已蒞官能摘惡庇民青澗與環人皆畫君之像而享事之及終吏民暨屬羌酋長朝夕臨柩前者數日朝廷深惜之賜三子恩君娶劉氏封萬年縣君男八人長曰諒文雅純篤養志不仕有叔祖明逸之風次曰諒試將作監主簿口詠同州澄城尉曰諒郊社齋郎曰諒三班奉職皆有立新記諒三子尚幼一女適西頭供奉官田守政

三續行實錄卷三十三墓表

七

唐工部員外郎杜甫墓誌銘 元稹

叙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摠萃焉始堯舜之君臣以廢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取其千頃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已還采詩之官既廢天下俗謠民謳歌頌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柏梁詩而七言之體具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爲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而詞意闊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三續奇賞

天下之士遭罹其難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往橫舉賦詩故其遺文壯節抑揚怨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樂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簡慢矯飾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爲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遲至梁陳淫麗刻飾俳巧小碎之詞又宋齊之所不取唐興學官人振歷世之文能者互書而又沈宋之流明練情切穩順聲勢謂之爲律詩由是而後文變之體極焉而又好古者遺述務華者去實齊梁則不逮於唐觀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啻同

銘

繼發其備至于子美所謂上海風雅下該沈宋言李蘇李蘇春曹劉揚顏謝之孤高難餘庾之流麗或得古今之體勢而兼替人之所獨專矣如使仲尼考綴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爲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是焉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振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詠誠亦差肩於子美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籬況遠與乎余嘗欲條其文體別相附

與來者爲之準焉爾未就爾適子美之孫嗣業啟子美之樞義附事于僕聞途次于荆楚雅知余愛言其大父之爲文祈余爲誌爾不可絕余因系其官閥而銘其卒葬云系山晉當楊侯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藝今家於華依藝生審言審言善詩官至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閑生甫爲奉天令甫字子美天寶中獻三大禮賦明皇奇之命宰相試文文善授率府曹屬京師亂步謁行在投左拾遺以直言失官出爲華州司功曹遷京兆功曹卿南鄭度使嚴武拔爲工部員外參謀軍事旋又棄其官扁舟下荆楚間竟以病卒

殯蘇陽享年若干去人弘農楊氏女父曰司農少卿
怡四十九年終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沒命其子嗣
業以家貧無以給喪收拾乞丐煇勞晝夜去子美沒
後餘四十年然後卒先人之志亦足為難矣銘曰
惟元和之癸巳粵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美
於首陽之山前嗚呼千歲而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墳

三韓詩集卷之三

四

著作郎贈秘書少監權君墓表 李華

君姓權氏諱臯字士孫天水人符秦尚書僕射翼之
後世為著姓祖某咸有令德君既冠進士及第試臨
清尉持節兼本道使籍君表為蘭縣尉充判官無何
主將以逆節露君乃詐死扶輓涉江免禍累知幾其
神先帝聞而歎之除評事御史方議大用屬太夫人
病危君侍奉憂勞因中病疾無何太夫人終君泣血
三年厥疾用加服除遷起居舍人著作郎大曆元年
四月某日不幸逝於丹徒因殯焉享齡四十嗚呼議
者慟哭聞者痛心君有大節不可奪大名不可掩大
三韓詩集卷之三

才不可及大行不可名天與之仁不與之年哀哉自
開元天寶已來高名下位華方疾不能備舉然所憶
者曰河南元君德秀元終十年而南陽張君有略張
歿二年而君又元之志如其道德張之行如其經術
君之才如其聲望人倫其瘁素與日黎韓初深京兆
王鎮卿泊華友善韓評君曰可以為宰相王評君曰
可以為師保華評君曰分天下之善惡一人而已矣
夫人隴西李氏仁賢有一子某生七年哀禮過成人
嗚呼有後哉朝廷贈君以秘書少監諱賢也華自疾
病風曳杖而往哭之常聞師乙之言曰溫良而能

者宜歌。然權君可謂能斷者也。故爲齊風。哀君之墓云。

忠於而國。孝於而家。窮而不津。病而不瑕。仁胡不壽。爲善者何。君不幸耶。時不幸耶。

三續前賦 卷五 墓誌銘

四

唐故國子司業韓公墓誌銘 韓愈

國子司業實公諱牟字某六代祖敬遠嘗封西河公大父同昌司馬比四代仍襲爵名同昌諱胤生皇考諱叔向官至左拾遺潁水令贈工部尚書尚書於大曆初名能爲詩文及公爲文亦最長於詩孝謹厚重舉進士登第佐六府五公八遷至檢校虞部郎中元和五年真拜尚書虞部郎中轉洛陽令都官郎中澤州刺史以至司業年七十四長慶二年二月丙寅以疾卒其年八月某日葬河南偃師先公尚書之兆次初公善事繼母家居未出學問於江東尚幼也名聲詞章行于京師人遇其至及公就進士且試其輩皆曰莫先實生于時公舅袁高爲給事中方有重名愛且賢公然實未嘗以干有司公一舉成名而東遇其黨心曰非我之才維吾舅之私其佐昭義軍也遇其將死公權代領以定其危後將盧從史重公不遣奏進官職公視從史益驕不遜僞疾經年舉歸東都從史卒敗死公不以覺微避去爲賢告人公始佐崔大夫縱留守東都後佐留守司徒餘慶歷六府五公文武細粗不同自始及終於公無所悔孽有彼此言者六府從事幾且百人有愿茲易險賢不肖不同公一

三續前賦 卷五 墓誌銘

四

接以和與傳率其與公有怨嫌者其爲郎官令守其
法寬惠不刻教誨於國學也嚴以有禮扶善遏過
明上下之分以躬先之恂恂愷悌得師之道公一兄
三弟常群序輩常進士水部員外郎朗夔江撫四州
刺史群以處士徵自吏部郎中拜御史中丞出師黔
容以卒庠三佐太府自奉先令爲登州刺史輩亦進
士以御史佐淄青府皆有材名公子三人長曰周餘
好善學文能謹謹我輩述父之志曲而不黷次曰某
曰某皆以進士貢女子三人愈少公十九歲以童子
得見於今四十年始以師視公而終以兄事焉公待
三續奇書

卷五

七

我一以朋友不以幼壯先後致異公可謂篤文行
君子矣其銘曰

后綴寶逃閔腹子夏以再家寔爲氏聖愕旋河憤引
比相嬰撥溪納孔軌後去觀津而家平陵遙遙厥緒
夫子是承我敬其人我懷其德作詩孔哀質于幽刻

李懷州墓誌銘

楊炯

公諱中寂字廣德隴西狄道人也左衛大將軍西平
王之孫荊州大都督漢陽王之子今上之族兄也原
夫帝堯之緒運期授於天漢顯頊之胃大命集于皇
家光耀則若木十枝波瀾則長河九派或中軍按部
金鼓所以節其聲或刺史班條冕旒所以彰其德信
可謂玉林多寶天族多奇以御家邦以藩王室者也
公山河誕慶辰昴發祥金多木少孔文舉之天骨玉
潔水清華子全之神彩南陽季恭偉縣識宰相沛國
趙元儒竊知公望編漢皇之兄弟列周室之邢茅天
三續奇書

卷五

七

下稱其八木吾家號爲千里初任尚舍直長稍遷城
門郎仍奉勅於弘文館讀書掌舍諸宮城門列校制
詣東觀有黃香之博聞賜其制書有班游之廣學等
授駕部員外郎轉金部郎中又勅公爲戎州道支度
軍糧使天府充弼軍儲委積振南宮之綏冕與表三
臺歷西蜀之江山榮高駟馬遷太府鴻臚二少卿丁
難去職揚播之聲太府初聞累遷之命鄭默之拜鴻
臚遽見終喪之禮孔宣尼既祥五日彈不成聲孟獻
子加人一等懸而不樂服闋歷青德齊徐四州刺史
東歸巨海西主長原或全齊歷下之軍或大禹徐乃

之地任隆刑部陶侃八州寄重尋陽桓伊十郡遷宜
州刺史吳王舊邑楚國先封江迴鵠尾之城山林海
根之治蜀郡無此計吏則惟薦張堪頽川尤多刺書
則但稱黃霸巡察使以尤異聞遷陝州刺史觀其井
邑號仲上陽之故墟度其川原周公分陝之遺跡唇
齒通其列國咽喉壯其天險善人爲政無待於百年
童子行誼先符於兩日于斯時也天以順勳帝以會
昌修封禪於岱嶽作明堂於汶上望山川而遍群神
執玉帛而朝萬國制公檢校司理常伯文昌之省遷
接大階建禮之門旁連複道萬機匡贊八座謀猷既
三續前賞卷三
陪軒帝之建乃觀漢家之事屬河縣南走憑斗骨而
爲城居衛蒲東亡界朝鮮而爲役屬乘輿乃誅後至
討不庭申命六事之人以關三韓之罪制曰師出遼
左卿可爲北道主人檢校營州都督石門山險銅門
河流天文則營室辨方地象則神臺鎮野供其行李
鄭國有東道之名爲我主人常山當非州之寄遼東
平以功遷蒲州刺史堯都蒲坂舜耕歷山昭襄王始
作河橋穆天子至于雷首汝南朕之心腹遂拜韓崇
東晉之股肱時徵季布遷少府監忠信爲王揚阜
衡清白在官常林比德又除蒲州刺史諸童之逢

迎郭伋再牧蒲州百姓願得耿純復臨東郡奉敬
皇帝國之儲嗣乾之長男四極奏於重光二年賓於
上帝崇其謚號用黃屋於羽儀卜其園塋象玄宮之
制度山陵之建也以公檢校將作大匠游衣漢寢之
外抱劔橋山之下百工畢力陳琳於是乎躬親諸吏
懷恩魏霸於是乎無繭還張青光祿大夫行少府監
若夫以日月乘天正泰人往事遊別館而祈年漢宮
舊儀下明庭而避暑上幸九成宮以公檢校右領軍
將軍本官如故董司戎政以戒不虞七校陳其甲兵
五營按其車服領軍之職用文武于紀瞻右軍之官
三續前賞卷三
叙勛勞於常惠尋以公事免左授歸州司馬楚州舊
也始得子男之田夔之先也裁爲附庸之國人同賈
傳路似長岑伯鸞有聲于鄉里仲任見知于筆札制
遷中大夫行袁州都督府長史大庭之庫少昊之墟
上真降靈金精駐宿効瞻日觀木德題山別乘初迎
將官禹邠之化佩刀終喪徒見三公之服以承淳元
年某月日行次唐州方城縣遇疾薨朝廷聞而傷之
贈陝州刺史公嚴而有禮直而能和行孝立身移忠
事主生知者上重之以八索九丘道在尊加之以文
昭武穆故能入登常伯出踐方州爲六卿之儀表

三軍之號令引長戟於門前，繼曲旂於堂下。子孫朝夕王樹相輝，賓客遠迎，玳簪交映，悲夫展禽二黜，安仁再免，奚辭棘署俯集，桐華慘舒，則不繫陰陽喜愠，則不形顏色何嗟及矣。竟遊東岱之山，無所不知，旋閉南陽之墓。二年夏五月日，塋於萬年縣龜川鄉之平原。長子某官某，次子某官某，箕裘必復，花夢生光。隣人泣其悲，慟明主憂其毀，瘠觀其弔容，不無雙鶴之徵，察其成墳，自有百鳥之感。森森隴樹，漠漠郊烟，右玄灝而浩蕩，左驪山而起伏，杜陵萬家之邑，非復城池，滕公駟馬之銘，不知年代。其銘曰：

三續奇賞

卷三

辛

高陽積德武昭餘慶宅，銘開基封唐啓聖叶和萬國。平章百姓天叙諸侯，禮陳宗正周之曲阜，漢之平陸。地則葭葦，祥惟嶽瀆，鄉黨稱善，閨庭雍穆。始拜城門，即遊人祿大徵之位，益部之星卿，則有六四至冊。青州則有九八牧專，城既踐臺閣，仍司甲兵，倚伏無兆。遺甌有運，賈誼從王，栢譚佐郡，自忘寵辱，曾無喜。人去何歸，天高不問，東都門外，長樂宮邊，白馬旋。青島墓田，楸桁夾路，碑石書年，百代之後，朝陽之。

和州刺史凌君權厝誌

柳宗元

年月日尚書都官員外郎和州刺史連州司馬富春凌君諱準卒于桂陽佛寺。先是六月告于州刺史傅陵崔君曰：余嘗學黃帝書，切脉視病，今余肝伏以潛腎浮以代，將不臘而死，審矣。凡余之學孔氏爲忠孝禮信而事固大謬，卒不能有示乎世者，命也。臣道無以明乎國子道，無以成乎家，下之得罪于人，以謫從甌地上之得罰于天，以降被罪疾，余無以禦也。敢以鬼事爲累，又告爲老氏者，某曰：余生於辰，今之遇戊辰，戊衝也，吾命與脉叶其死矣乎？吾罪大懼不克歸。

三續奇賞

卷三

壬

柩於吾鄉，是州之南，有大岡不食，吾甚樂焉。子其以是葬，及是咸如其言云：孤夷仲求仲以其先人之善余也，勤以誌爲請，嗚呼！君字宗一，以孝弟聞于其鄉。杭州刺史常召君以訓于下，讀書爲文章，著漢後春秋二十餘萬言，又著六經解，圍人文集，未就有錄畧尚節氣，罪人之急，出貨力，猶棄糶，年一十以書千丞相承相以門試其文，日萬言，擢爲崇文館校書郎。又以金吾兵曹爲郊寧節度掌書記，淫之亂，以謀畫佐元戎，常有大功，累加大理評事，御史賜緡魚袋，秩節度判官，轉殿中丞，侍御史府喪罷職，後遷。

爲浙東廉訪使判官撫循罷人按驗汗吏吏人敬愛厥績以懋粹然而光聲聞于上召以爲翰林學士德宗崩適臣議三日乃下遺詔若獨抗危詞以語同列王臣盡其不可者十六七乃以旦日發喪六師萬劫安其分遂入尚書乃以文章侍從由本官參度支調發出納姦利衰止以連累出和州降連州居毋喪不得歸而二弟繼死不食哭泣遂喪其明以沒蓋君之行事如此其報應如此夫人高氏在越孤四人南仲殷仲在夫人所未至執友河東柳宗元哀君有道而不自於天下離愍逢尤天其生且又同過故哭以三續行賞

爲誌其詞哀焉銘曰

噫凌君生不淑學孔氏楊蔡郁好謨謀富天祿雖禁書贊推較觀靈龜獲貞卜從東越翊明牧罷人蘇汗吏役升侍從躬啓沃匡危疑典大福吏尚書徒隸肅佐經邦才用足道之蹟身則辱烏江垂九疑麓仍禍肉遺茲酷能知命無怨毒罪不泯死猶倖何以葬南嶺曲魂有靈故鄉復封茲壤喘骨肉爲之銘志陵谷

齊齊齋廣文苑英華卷之二十四

史官陳仁錫明卿用評選

墓誌類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贈工部侍郎張公

墓誌銘

歐陽修

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上柱國清河縣伯張公諱錫字貺之其先京兆長安人也其祖山甫從唐僖宗入蜀留不返蜀道王孟再亂絕於中國中國五代天下爲宋而蜀主張氏留蜀蓋亦已五世矣公得去爲漢陽人又二世而張氏遂以大顯公三續行賞

爲人方敏默爲善不倦而喜自晦歛若不欲人知其遇人怡怡若無所不可及視其發施於事者其義有可畏其守有不可奪其能有不可及既已則若未嘗有所爲者少喜讀書至其疾革猶不釋手自經史子集百家之說無不記覽通達而絕口不道於人故其晚始侍讀于中上嘗歎曰自吾得張錫日益有所聞以飛白爲博學二字賜之曰錫老矣恨得之晚也公初舉進士中大中祥符元年甲科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南昌縣遷萍鄉令政者作僕郎又知安遠縣徙知新州興學校以教新人新人有進士自公始再遷

太常博士監染院詔選能吏治畿縣公以選知東明
前爲令者闔門重簾以壅隔廢治公至則闔門去簾
告其人曰吾所治者三而已強恃力富恃貴刑恃贖
者吾所先也其人以謂公言簡必信法簡必嚴於是
豪勢者屈而善弱者伸縣以大治工部侍郎李及薦
公材堪御史上曰李及清慎人未嘗妄有所舉此可
信也迺以爲監察御史故相丁謂貶崖州至是議徙
內地公疏言謂姦邪弄國罪當死無可憐且大臣竄
逐本與天下棄之今從內還是違天下意由是止徙
道州王清昭應宮災坐火事劾當死者百餘人公疏

三續手實

卷五 墓誌銘

二

言天災可畏不可及以罪人而重天怒願益修德以
塞譴人迺獲免公於御史自監察歷殿中侍御史侍
御史知雜事於尚書爲員外郎郎中累官至諫議大
夫於外爲荆湖北路京東河北轉運使江淮兩浙荆
湖發運制置使利幾路安撫使知河中府滑州於三
司爲鹽鐵判官判句院歷鹽鐵度支戶部副使又嘗
權知諫院判三班審官院太常寺國子監於侍從爲
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翰林侍讀學士雖其自
晦其所居人皆以爲宜其在京東籍滿青齊濮濟鄆
六州之人冒耕河橋地收租縹緲歲二十八萬而六

州之民爭訟遂息其後言利者請稅天下橋渡以佐
軍公建言津梁利人而反稅之以爲害卒爭罷之平
居退讓未嘗肯爲人先妖賊王則反貝州兵圍久不
克而自河以非軍餉調發益急轉運使受命者以疾
留不行公自滑州權河非轉運使命至即日馳城下
軍須皆如其期其於取舍緩急常如此公居家有常
法雖貴顯衣服飲食如少賤時事毋至孝與族兄甚
相友愛人以爲同產公以皇祐元年七月十日遇疾
卒于京師享年六十有八上聞震悼以白金三百兩
賜其家特贈工部侍郎曾祖諱惟序不仕祖諱文真

三續手實

卷五 墓誌銘

二

使州錄事參軍贈太子中舍父諱龜從贈右諫議大
夫母南陽龐太君節氏自皇祖中舍君家于漢陽遂
葬之至公始葬汝州之襄城某鄉某原實五年閏七
月十七日也公初娶程氏再娶孫氏封樂安郡君先
公五十年而卒公子五人曰子駿子充子雲子諒子
真子真子充皆早卒於公之葬也子駿子雲皆爲大
理評事子諒大理寺丞有孫十人女三人長適虞部
員外郎杜樞次早幼適大理寺丞王緯銘曰
自足乎其中不求乎其外斯惟公之善矣仁能身於
必爲善有應而見嗟而壽胡不仰其遐嗚呼其奈何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墓誌銘

歐陽修

朝散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上輕車都尉賜夏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謝公諱絳字希深其先出於黃帝之後任姓之別爲十族謝其一也其國在南陽宛三代之際以微不見至詩嵩高始言周宣王使召公營謝邑以賜申伯蓋謝先以失國其子孫散亡以國爲姓歷秦漢魏益不顯至晉宋間謝氏出陳魏者始爲盛族公之皇考曰太子賓客諱濤其爵陳留伯至三子貴

卷三十四墓誌銘

四

公開國又爲陽夏男皆在陳郡故用其封後因爲陳魏人然其官已卒葬隨世而遷其譜自八世而下可見曰八代祖汾爲河南緱氏人至五代祖希圖始遷而南或葬或徙或遷水自皇考已上三代皆葬杭州之富陽公之祖二年四月丁卯來治鄧其年十一月己酉以疾卒于官以遠不克歸于南卽以明年八月得州之西南某山之陽遂以葬公享年四十有五初娶夏侯氏先卒今舉以附後娶高氏文安縣君三男六女男某皆將作監王海女一早亡尚幼公之卒其客歐陽修弔而哭于位退則歎曰初賓客之

薨修獲銘其德納諸富陽之原今又哭公之喪哭者在位莫如修舊蓋嘗銘其世矣廼論坎其終始曰公年十五起家試秘書省校書郎復舉進士中甲科以奉禮郎知潁州汝陰縣遷光祿寺丞上書論四民失業楊文公薦其材召試充秘閣校理再遷太常丞通判常州丁母晉陵罷君許氏憂服除遷太常博士用鄭氏經唐故事議昭武皇帝非受命祖不宜配享感生帝天聖中天下水旱而蝗河決壞滑州又上書用洪範五行京房傳推災異所以爲天譴告之意極陳時所闕失無所諱與修直宗國史遷祠部員外郎直三子貴

卷三十四墓誌銘

五

集賢院通判河南府移書丞相言歲肉嵩山官宜罷勿治又上書論妖人方術士不宜出入禁中請追所賜先生處士號歲滿權開封府判官再遷兵部員外郎爲三司度支判官上書論法禁密花透昔詔書云自內始今內人賜衣復下有司取之是爲法而自戾無以信天下又言後苑作官市龜筒亦禁物民間非所有有之爲犯法因請罷內作諸器皆以其職言又言有司多求上旨從中出而數更且謂號令數變則虧國體利害偏聽則惑聰明請者務欲各行而守者患於不一請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院然後行郭皇

后廢上書用詩白華引申后裏似以爲戒景祐元年
丁父憂服除召試知制誥判流內銓諫者言李照新
定樂不可用下其議議者久不決公爲兩議曰宋樂
用三世矣無文法不合占吾從舊迺署其一議曰從
新樂者異署議者皆從公署公爲人肅然自修平居
溫溫不妄喜怒及其臨事政言何其壯也雖或聽或
否或論高而不能行或後果如其言皆傳經據古切
中時病三代已來文章盛者稱西漢公於制誥尤得
其體世所謂常楊元白不足多也公既以文知名至
於爲政無所不達自汶陰已有能名佐常州至今常
三續奇賞
卷三
人思之錢思公守河南悉以事屬之是時莊獻明肅
太后莊懿太后起二陵於永安至於鐵石舂鏹不取
一物於民而是修國子學教諸生自遠而至者百餘
人舉而中第者十八九河南人聞公喪皆出涕諸生
畫像於學而祠之初吏部擬官以圭田有無爲均公
取州縣田霞其實者準其方之物費差爲多少揭之
省中它有名而無實者皆不用人以爲便天下之吏
有定職而無定員故選者常患其多而久積吏緣以
姦至公爲之選而集者有不逾旬而去天下皆稱其
平其遇事尤劇尤若簡而有餘及求知鄧州其治益

以寬靜爲本州遂無事先時有妖僧者以僞言誘民
男女數百人往往晝夜爲會凡六七年不廢公則取
其首惡二人寘之法餘一不問民始知公法可畏而
安於不苛南陽堰引湍水溉公田水之來遠而少能
及民而堰撤墩破公議復召信臣故渠以罷鄧人歲
役而以水與民大興學舍皆未就而卒始公來鄧食
其廩者四十餘人或疑其多及其喪爲之制服其治
衣櫛纔二婢至三從孤弟妹皆聚而食之卒之日廩
無餘粟家無餘貲入哭其堂櫬無新衣然平生喜賓
客談宴怡怡如也自少而仕凡三十年間自守不阿
而外亦不爲其異此其始終大節也銘曰
詩書不知命繁其偶不俾其隆安歸其咎惟德之明
惟仁之茂惟力之爲而公之有

翰林侍讀侍講學士王公墓誌銘

歐陽修

公諱洙字原叔其生始能言已知爲詩指物能賦既長學問自六經史記百氏之書至於圖緯陰陽五行律呂星官算法訓故字音無所不學學必通達如其

專家其語言初如不出諸口已而辨別條理發其精微聽者忘倦決疑請益人人必得其所欲故自其少也一時名臣賢士皆稱慕之其名聲著天下初舉進士爲廬州舒城尉坐事免官歸居南京故相臨淄晏公爲留守奇其文章待以客禮久之復調賀州富川三責守其

公諱洙字原叔其才留居應天府學教諸生會詔舉經術士爲學官京東轉運使舉公應詔召爲國子監直講遷大理評事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天章閣侍講直龍圖閣同判太常寺慶曆中小人有不便大臣說政者欲排去之未知所發而杜丞相子皆蘇舜欽爲其駁校理負時名所與交遊皆當世賢豪已而爲欽生監進奏院祠神會客爲御史所彈公以坐客貶知滁州徙知襄陽三州范文正公富丞相皆言王其學問經術識故事宜在朝廷復召爲檢討同判太常寺侍講充史館修撰拜知制誥權判吏部

流內銓至和元年九月爲翰林學士三年以親嫌改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嘉祐二年九月甲戌朔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一累官至尚書吏部郎中階朝散大夫勳輶車都尉爵開國伯食邑五百戶公爲人寬厚樂易孝於宗族信於朋友諸孤不能自立者皆爲之嫁娶始舉進士時與郭稹同保人有告稹冒冊者法當連坐王司召公問果保稹否不然可易也公言保之不可易也於是與稹俱罷公以文儒進用能因其所學爲上開陳其言緩而不迫天子常喜其說意有所欲必以問之無不能對嘗以塗金龍水牋爲飛

白詞林二字以褒之至於朝廷他有司前言故實皆就以考正既領太常寺內禮典撰定尤多常修集韻彙定史記前後漢書獨國朝會要鄉兵制度祖宗故事三朝經武聖賢皇帝中太享明堂翰林侍讀學士宋祁言明堂禮廢久必得通知古今之學者詔公共草其儀禮成撰大享明堂記又詔修雅樂晚唐書尤有古法著易傳一篇其他文章十有餘篇其施於爲政敏而有方襄州中廬貳兵騎前爲守者患之不能制公至因事召之悉集于庭告曰某時爲某事者非某人邪取其一二入冥于法餘悉不問兵始知恩

是時妖賊反貝州州縣無遠近皆警動佐吏勸公毋
給州卒教習者真兵公笑曰是欲防亂乎此所以使
人不_不安也_也在徐州遭歲大飢免民舟_舟筭_筭使得_得罷_罷勞
郡而出公私糴粟賑民所活尤多_有司上其最_最隆詔
書褒美其在朝廷多所論議遇人恂恂惟謹及既歿
而考其言皆當世要務公知制誥夏竦卒天子以東
宮舊恩賜謚文獻公曰此僖祖皇帝謚也封還其目
不為草蘇因曰前有司謚王溥為文獻章得象為文
憲字雖異而音同皆常敗於是太常更謚竦文莊而
溥得象皆易謚又嘗論宗戚近幸冒法干恩澤以亂

三續文獻公集卷之四

十

別賞又言天下民田稅不均而姦民逃亡有司失其
常稅請用郭諮孫琳千步開方為均田法頒之州縣
使因民訟稍稍均之可不擾而有司得復其常政近
時選_選諫官御史有執政之臣嘗薦舉者皆以嫌不用
公以謂士飭身勵行而大臣薦賢以報國以嫌廢之
是疑大臣而廢賢材不可及論河功邊食皆可施行
方公病時八月開邇英閣侍臣並進講讀而公獨病
天子思之遣使者問公病少間否能起而為予講耶
既而公病篤以卒天子震悼賜卹加等贈給事中特
賜謚曰文即以其年十月辛酉葬于應天府虞城縣

之孟諸鄉士山原公應天宋城人也曾祖諱厚祖諱
化贈太傅父諱彌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公初娶
董氏再娶胡氏皆先公卒又娶齊氏封高陽縣君子
男五人長曰史臣早卒次曰力臣太常寺太祝次欽
臣秘書省正字次陟臣將作監主簿次曾臣某官一
女適太常博士陳安道銘曰

惟王氏之先遠自三代下迄戰國商周齊魏其後之
人皆以王為氏故其為姓尤多於後世而太原之王
出周王子公世可考實太原人後家于宋遂以蕃延
惟其皇考是生八子公實其季其德克嗣播其休聲

三續文獻公集卷之四

土

以顯于仕人子之盛名然其考朝廷之臣
退食于家其子孫其不樂胡奪之年朝無不詢
士夫益友送其國門出涕引首子茲歸藏刻銘不朽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歐陽修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
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營多學者
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
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廸將以其弟之女妻
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
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
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詐孔給事道
輔爲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
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
三
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
禮莫不嘆嗟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
大夫其後介爲學官語于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
而未得其方也慶曆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
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
子監直講嘗召見通英閣說詩將以爲侍講而嫉之
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
往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處州商
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簽署應天府判官
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鼎等十餘人上言孫某

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爲國子監
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于
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爲大
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
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
哭賻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於
鄆州須城縣盧泉鄉之北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
註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
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
爲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
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
藏于祕閣先生一子大年尚幼銘曰
聖既歿經更戰焚逃藏脫亂僅傳存衆說乘之汨其
原惟迂自出雜僞真後生率甲習前聞有欲患之寡
政羣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子雲剔磨蔽蝕
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
名在斯文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王安石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郛州軍州事兼管內河堤勸農同羣牧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孔公者尚書工部侍郎贈尚書吏部侍郎諱景之子兖州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贈兵部尚書諱仁玉之孫兖州泗水縣主簿諱光嗣之曾孫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其仕當今天子天聖寶元之間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嘗知諫院矣上書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用上御藥羅崇勲罪狀當是時崇勲操權利與士大

三讀詩賞

卷五

十四

夫爲市而利用悍強不遜內外憚之嘗爲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廢引諫官御史伏閣以爭之求見上皆不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已蓋公事君之大節如此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終於大位爲天下惜者也公諱道輔字原魯初以進士釋褐補寧州軍事推官年少耳然斷獄議事已能使老吏憚驚遂遷大理寺丞知兖州仙源縣事又有能名其後嘗直史館侍制龍圖閣判三司理久憑由司登聞檢院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刑獄知許徐兗鄆泰五州留守南京而充鄆御史中丞皆再至所至官治數以

爭職不阿或緇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細也其在兖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某一言乃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爲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爲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初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數人故移其獄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上上固怪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汗朝廷而所坐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爲大臣道地故出知郛州公

三讀詩賞

卷五

十五

以寶元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于滑州之韋城驛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郭皇后位號而近臣有爲上言公明肅太后時事者上亦記公平生所爲故特贈公尚書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尚氏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賓之女生二男子曰洵今爲尚書屯田員外郎曰宗翰今爲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贈公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而以嘉祐七年十月壬寅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公廉於財樂振施遇故人子恩厚尤篤而尤不好鬼神機祥事在寧州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

傳以爲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即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視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道哉世多以此稱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畧也銘曰

展也孔公維志之求行有險夷不改其軌權彊所忌讒諂所警考終厥位寵祿優優維皇好直是錫公休序行納銘爲識諸幽

右領軍致仕王君墓誌銘

王安石

君王氏諱乙字次公其望在太原而實家大名之元城不知其始所以徙曾祖諱安當周世宗時爲閣門通事舍人祖諱延溫開寶中奉寧軍節度副使考諱奉誼右班殿直贈左武衛大將軍君嘗舉進士不中因獻其所藏書秘閣而上書言先臣某逮事許王於先皇帝有一日之幸臣實其子天子下其問驗以爲三班借職累遷至內殿崇班閣門祗候淮南東路都巡檢使皇祐二年年七十三以右領軍衛將軍致仕卒於海州而以嘉祐二年葬直州之揚子縣某鄉某

三續齊賢錄卷之五

原以後夫人劉氏附於是先夫人林氏既葬矣君強記博聞剛毅而聰明好讀書雖老矣讀書未嘗少止於窮人賤士苟義所在樂與之爲膠漆一欲以不直加我雖嚴賈人義終不爲受也數上書言事皆中世病而用事者多不聽聽者兩言耳又事之小者然當時蒙其利言楚州可去堰爲肺歲省卒二十一萬七千人錢一百三十萬米六萬八千石又言河陰可以茶鹽募入較而漕之河北爲十說以排三司之難三司不能細其一此當時蒙其利者也宋興百年大定於太宗至真宗內外富矣內外自是遂務以無爲養

息天下朝廷所尚賢良進士而將相大臣之世川君
方慨然懷古人趨赴功業之意欲起貧賤不勢左右
而以其辯智當人主衆固獨方用非其時卒以不合
嗚呼甚可悲也然天下不肖多畏惡君以其仇直而
幸其組歸不得意以老獨賢者哀之耳君子越石秦
州觀察判官其次子仁傑爲進士女二人嫁進士林
度陳州項城王簿宋造余嘗爲君僚而與其子越石
同年進士也銘其葬

強能吾瀛吾與之爲抗，羸者惴惴，吾與之爲讓，卒羸
于強，以室于行，維其心之亨，以實其聲也。

三

六

范景仁墓誌銘

蘇軾

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吾嘗景仁，其
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
下，二公益相得歡甚，皆自以爲莫及。曰吾與子生同
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二公既
約，更相爲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爲景仁傳
其畧曰：呂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
軾幸得游二公間，知其平生爲詳，蓋其用捨大節，皆
不謀而同。如仁宗時論立皇嗣，英宗時論濮安懿王
稱號，神宗時論新法，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
三

三

七

手故君嘗嘗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
然至於論鍾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
以知二公非苟同者。君實之沒，軾既狀其行事以授
景仁，景仁誌其墓而軾表其墓道。今景仁之墓其子
孫皆以爲君實既沒，非子誰當誌之？且吾先君子之
益友也，其可以辭。公姓范氏，諱鎮，字景仁，其先自長
安徙蜀。六世祖隆始葬成都之華陽，曾祖諱昌祐，妣
索氏，祖諱遜，妣張氏，累世皆不仕。考諱安，贈開府儀
同三司，妣李氏，贈榮國太夫人。龐氏，贈昌國太夫人。
開府以文藝節行爲蜀守，張詠所知，有子三人，長曰

錄終隴城令次日錯終衛尉寺丞公其季也四歲而孤從二兄爲學薛奎守蜀道遇鉉求士可客者鉉以公對公時年十八奎與語奇之曰大范恐不壽其季廊廟人也還朝與公俱或問奎入蜀所得曰得一偉人富以文學名於世時故相宋庠與弟祁名重一時見公稱之祁與爲布衣交由是名動場屋舉進士爲禮部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禮部第一人者必越次抗聲自陳因擢置上第公不肯自言至第七十九人乃出拜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釋褐爲新安主簿宋綬留守西京召置國子監使教諸生秩三讀所貴

滿又薦諸朝爲東監直講用參知政事王舉正薦召試學士院除館閣校勘充編修唐書官當遷丞宰相龐籍言公有異材恬於進取特除直秘閣爲開封府推官罷起居舍人知諫院兼管勾國子監上疏論民力困弊請約祖宗以來官吏兵數酌取其中爲定制以今賦入之數十七爲經費而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言古者家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鹽鐵轉運或判戶部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

司同制國用恭溫成皇后太常議禮前謂之閣後謂之閣陵宰相劉放前爲監護使後爲閣陵使公言嘗聞法吏舞法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問前後異同狀又請罷焚蒸餽繡珠玉以紓國用從之時有教凡內降不如律令者令中書樞密院及所屬九奏及一月而內臣無故敗官者一日至五六人公乞正大臣被詔故違不執奏之罪石全斌以護溫成葬除觀察使凡治葬事者皆遷兩官公言章獻章懿章惠三太后之葬推恩皆無此比乞追還全斌等告敕文彥博富弼入相百官郊迎時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三讀所貴

乞罷郊迎而除謁禁以通天下之情議減任子及開歲取士皆公發之又乞令宗室屬疎者補外官仁宗曰卿言是也而恐天下謂朕不能睦族耳公曰陛下甄別其賢者顯用之不沒其能乃所以睦族也雖不行至熙寧初卒如公言仁宗性寬容言事者務許以爲名或誣人陰私公獨引大體畧細故時陳執中爲相公嘗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中嬖妾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公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閣門之私非所以

責宰相識者趨之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恐不知所為公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曰太祖捨其子而立太宗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既薨真宗取宗室子養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願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擇宗室賢者異其禮物而試之政事以係天下心章累上不報因闕門請罪會有星變其占為急兵公言國本未立若變起倉卒禍不可以前料其孰急於此者乎今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以拒臣是陛下三續手實

欲為宗廟社稷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其意特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於死而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憂則其禍豈獨一死而已哉夫中變之禍死而無愧急兵之憂死且有罪願以此示大臣使自擇而審處焉聞者為之股栗除兼侍御史知雜事公以言不從固辭不受執政謂公上之不像大臣當建此策矣今聞言已入為之甚難公從移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速則濟緩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也諸公言今日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上而陳者

三公泣上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凡章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鬢髮為白朝廷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判流內銓修起居注除知制誥公雖罷言職而無歲不言備副事以仁宗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冀以感動上心及為知制誥正謝上殿面論之曰陛下許臣今夜三年矣願早定大計明年又因給事獻賦以諷其後韓琦卒定策立英宗遷翰林學士充史館修撰改右諫議大夫英宗即位遷給事中充仁宗山陵禮儀使坐誤遷宰臣官改翰林侍讀學士復為翰林學士中書奏請追尊濮安懿王下兩制議以為宜稱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非執政意更下尚書省集議已而臺諫爭言其不可乃下詔罷議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公時判太常寺率禮官上言濮宣帝於昭帝為孫光武於平帝為祖則其父容可以稱皇考然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安懿王則其失非特漢宣光武之比矣凡稱帝若皇考立寢廟論昭穆皆非是於是具列儀禮及漢儒論議魏明帝詔為五篇奏之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陳州陳飢公至三日發庫廩三萬貫石以貸不及奏監司緹之

急公上書自劾。詔原之。是歲大熟。所貸悉還。陳人至今思之。神宗即位。遷禮部侍郎。召還。復爲翰林學士。兼侍讀。羣牧使。旬當三班院。知通進銀臺司。公言。故事。門下封駁制。初省審章奏。糾舉違滯者。於所授勅。其後刊去。故職廢。廢請復之。使知所守。從之。糾察在京刑獄。王安石爲政。始變更法。公改常平爲青苗法。公上疏曰。常平之法。始於漢之盛時。視穀貴賤發歛。以便農末。最爲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亂。不足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與五十步之間耳。今有二人坐市貿易。一人下其直

三續前書

卷一百一十五

高

以相傾奪。則人皆知惡之。其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疏三上不報。適英閣進讀與呂惠卿爭論上前。因論舊法預買細絹。亦青苗之比。公曰。預買亦敝法也。若陛下躬尚節儉。府庫有餘。當并預買去之。索何更以爲比乎。韓琦上疏。極論新法之害。王安石使送條例司疏駁之。諫官李常乞罷。青苗錢安石令常分所公皆封還其詔。詔五下。公執如初。司馬光除樞密。朝廷光以所言不行。不敢就職。詔許訓免。公再封還。之上。知公不可奪。以詔直付光。不出門下。公奏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臺司。許之。會有

詔舉諫官。公以軾應詔。而御史知雜事景溫彈奏軾罪。公又舉孔文仲爲賢良。文仲對策極論新法之害。安石怒。罷文仲歸故官。公上疏爭之。不報。時年六十三。即上言。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致仕。疏五上。最後指言。安石以喜怒賞罰事。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安石大怒。自草制。極口詆公。落翰林學士。以本官致仕。聞者皆爲公懼。公上表謝。其畧曰。雖曰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又曰。望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蔽。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

三續前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一五

君之安石雖詆之。深人更以爲榮焉。公既退居。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輒置酒盡歡。或勸公稱疾杜門。公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爲令久之。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暮年而後還。軾得罪。下御史臺獄。索公與軾往來書疏文字。甚急。公猶上書救軾不已。朝廷有大事。輒言之。官制行。改正議大夫。今上即位。遷光祿大夫。初。英宗即位。祔仁宗主。而遷僖祖。及神宗即位。復還僖祖。而遷順祖。公上言。太祖起宋州。有天下。與漢高祖同。僖祖不當復還。乞下百官議。不報。及上即位。公又

言乞遷僖祖、正太祖東轡之位。時年幾八十矣。上言公在仁宗朝，首開建儲之議。其後大臣繼有奏，先帝追錄其言，存沒皆推恩，而鎮未嘗以語入。人亦莫爲言者。雖顏子不伐善，介之推不言祿，不能過也。悉以公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特詔長子清平縣令百揆改宣德郎，且起公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詔語有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爲我強起，無或憚勤。」公固辭不起。天下益高之。敗提舉嵩山崇福宮公仲兄之孫祖禹爲著作郎，謁告省公于許，因復賜詔及龍茶一合，存問甚厚。數月復

三續奇賞 卷三 內 墓誌銘

三

告老進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初，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樂三律。皇祐中，又使胡瑗等考正公與司馬光皆與公上疏論律尺之法，又與光往復論難。凡數萬言，自以爲獨得於心。元豐三年，神宗詔公與劉几定樂。公曰：「定樂當先正律。」上曰：「然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公作律尺，龠合升斗豆區，鬴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真黍，以定黃鍾。而劉几即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賚有加。公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與焉？」及提舉崇福宮，欲造樂獻之，自以爲嫌，乃先請致仕。既得謝，請太府銅爲

寄李

之逾年乃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二聖御延和殿，召執政同觀。賜詔嘉獎，以樂下太常，詔三省侍從臺閣之臣皆往觀焉。時公已屬疾，樂奏三日而薨。實元祐三年閏十二月癸卯朔，享年八十一。計聞輟視朝一日，贈右金紫光祿大夫，諡曰忠文公。雖以上壽貴顯，考終於家，無所憾者。而士大夫惜其以道德事明主，闕三世皆以剛方難合，故雖用而不盡。及上即位，求人如不及，厚禮以起公。而公已老，無意於世矣。故聞其喪，哭之皆哀。公清明坦夷，表裏洞達，過人以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及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

三續奇賞 卷五 墓誌銘

三

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篤於行義，奏請先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者，輒爲主之。客其家者常十餘人。雖僦居陋巷，席地而坐，飲食必均。兄鑑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公時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于人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名之曰百常，以公陰令爲承議郎。公少受學於鄉先生龐直溫，直溫之子昉卒於京師，公娶其女爲孫婦，養其妻子終身。其學本於六經仁義，口不道佛老申韓異端之說。其文清麗簡遠，學者以爲師法。凡三入翰林，知嘉祐二年六

年八年及治平二年貢舉門生滿天下貴顯者不可勝數詔修唐書仁宗實錄玉牒日歷類篇凡朝廷有大述作大議論未嘗不與契丹高麗皆與公文賦少時嘗賦長嘯却胡騎及奉使契丹虜目曰此長嘯公也其後兄子百祿亦使虜首問公安否有文集一百卷諫垣集十卷內制集三十卷外制集十卷正言三卷樂書三卷國朝韻對三卷國朝事始一卷東齋記事十卷刀筆八卷積勲在國累封蜀郡開國公食邑加至二千六百戶實封五百戶娶張氏追封清河郡君再娶李氏封長安郡君子男五人長曰燕

三續齊賢

卷三

主

孫本名而卒次百祿宣德郎監中岳廟次百祿承務郎先公一年卒次百歲太康王簿先公六年卒次百應承務郎女一人嘗適左司諫吳安詩復歸以卒孫男十人祖直襄州司戶參軍祖什長祖王簿祖野祖平假承務郎祖封右承奉郎祖耕承務郎祖淳祖舒祖京祖恩孫女六人曾孫女三人公晚家于許許人愛而敬之其薨也里人皆出涕以元祐四年八月已未葬于汝之襄城縣汝安鄉推賢里夫人李氏附葬始以詩賦爲名進士及爲館閣侍從以文學稱雖屢諫爭及論儲嗣事朝廷信其忠然事頗祕世亦未盡

知也其後議漢安懿王稱號守禮不回而名益重及論熙寧新法與王安石呂惠卿辨論至廢黜不用然後天下翕然師尊之無貴賤賢愚謂之景仁而不敢名有爲不義必畏公知之公既得謝賦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公愀然不樂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賦以是隄公銘曰

三續齊賢

卷三

主

凡物之生莫累於名人顧趨之以累爲榮神人無名欲知者希人顧憂之以希爲悲熙寧以來執擅茲器嗟二先生名所不置君實在洛公在頤昌皆欲忘民民不汝忘君實既來適歸于洛繫而維之莫之勝脫爲天相君爲君牧民道遠年徂卒徇以身公獨堅所三詔不起遂解天刑竟以樂死世皆謂公貴身賤名孰知其功聖人之清貪夫以廉懦夫以立不尸其功無喪無得君實之用出而時施如彼水火寧除渴饑公雖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山川出雲相望公維蜀人乃葬于汝子孫不忘尚告來者

龍圖閣學士滕公墓誌銘

蘇軾

神宗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初臨海內厲精爲治旁求天下以出異人得英偉大度之士滕公元發始見知于英祖而未及用嘗其姓名藏于禁中帝以是知之既見公姿度雄爽問天下所以治亂不思而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亂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公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網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不治帝太息曰天下名言也遂以右正言知制誥諫院開封府拜御史中丞翰林

三續奇賞 卷三 墓誌銘

三

學士且大用矣而公性疎達不疑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鬲帝知其誠盡事無鉅細人無親疎輒以問公或中夜降手詔使者旁午公隨事解答不自嫌外而執政方立新法天下洶洶恐公言而帝信之故相與造事訪公帝雖不疑然亦出公于外以翰林侍讀學士知鄆州移定與青留守南都徙齊鄆二州用公之意蓋未衰也而公之妻黨有犯法至大不道者小人因是出力擠公必欲殺之帝知其無罪落職知池州徙蔡未行政安州既罷入朝未對而左右不悅者又中以飛語復貶筠州士大夫

爲公慄或以爲且有後命公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乃上書自明帝覽之釋然即以爲湖州方且復用而帝升遐公請遣詔恤卹絕久之乃錄曰已矣吾無所自盡矣今上即位徙公爲蘇楊二州除公龍圖閣直學士復以爲鄆州徙真定河東治邊禦然威行西北號稱名將而宦官爲走馬者誣公病不任職詔徙許州御史論公守邊倚俸之狀且言其不病詔復留河東而公已老蓋年七十有一矣即力求淮南上不得已乃以龍圖閣學士知楊州未至而薨蓋元祐五年十月二十四日也方平歷事

三續奇賞 卷三 墓誌銘

三

三宗逮與天聖景祐間賢公卿遊公雖爲脫進而濟之資適往之氣益有前人風度以先帝神武英斷知公如此而終不大用每進小人輒譏之公嘗上章自訟有曰榮華顯功尚書滿篋即墨何罪毀言日聞天下而面悲之嗚呼命也夫公諱甫字元發其後避高魯王諱以字爲名而字達道東陽人也滕氏出周文王之子錯封於滕所謂滕叔繡者十一代祖令琮爲唐國子司業公琮生太常博士翼翼生贈戶部侍郎佐佐生贈禮部侍郎益益生戶部尚書贈右僕射珣珣生太中大夫睦州刺史邁邁生越州觀察推官

勸絳生祠部郎中文規文規生公之曾祖諱仁俊爲
温州永嘉令祖諱鑒不仕皇考諱高贈中大夫曾祖
毋祖毋皆范氏繼祖毋陳氏皇妣王氏追封太原郡
君生公之夕夢虎行月中而隨其室九歲能賦詩敏
捷過人范希文皇考舅也見公而奇之教以爲文希
文爲蘇州而安定胡先生瑗居于蘇公往從之門人
以千數第其文公常爲首嘗舉進士試于庭宋子京
奇其文擢爲第三人而以聲韻不中法罷之其後八
年復中第三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時孫元規守
錢塘一見公曰名臣也後當爲賢將授以治劇守邊
三續詩賞 卷四 是記
之要召試學士院充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除開封
府推官三司鹽鐵戶部判官同修起居注判戶部勾
院公在館閣未嘗就第兄執政故宰相不悅不遷者
十年既遇知神宗爲諫官知無不言然御史中丞王
陶論宰相不押班爲殿上以問公公曰宰相固有
罪然以爲殿扈則臣爲欺天陷人矣爲開封府三獄
皆滿公視事之日理出數百人決遣殆盡京師翁然
稱之爲御史中丞中書密院議邊事多不合趙鼎與
西人戰中書賞功而密院降約束郭遠修堡柵密院
方詰之而中書已下發詔矣公言戰守大事也安危

所寄今中書欲戰密院欲守何以令天下願勅大臣
凡戰守除帥議同而後下上善之諫官楊繪言宰相
不當以其子判鼓院上曰繪不習朝廷事鼓院傳達
而已何與於事公曰人有兩宰相者使其子傳達之
可乎且天下見宰相子在是豈敢復訴事上悟爲罷
之种諤擅築綏州且與薛向發諸路兵環慶保安皆
出剽掠西人復誘殺將官楊定公上疏極言亮祚已
納款不當失信邊隙一開兵連民疲必爲內憂京師
郡國地震公三上疏指陳致災之由大臣不悅出公
知秦州上面諭曰秦州非朕意也留不遣詔館伴樊
三續詩賞 卷四 是記
丹使前此館伴非其人使者議神塔子事往復紛然
是歲樊丹遣蕭林牙楊興公來聘朝廷憂之公見與
公開懷與語問其家世父祖事委曲詳盡興公驚且
喜不復論去歲事將去與公馬上泣別林牙謂興公
曰君與滕公善豈將留此乎上聞之大喜因公奏事
殿中數日朕欲罷卿執政卿逾月不對而大臣力薦
用唐介矣公曰臣恨未有死所報陛下知遇豈愛官
職者唐淑問孫覺言公短上不信悉以其言示公所
以慰勞公者甚厚公頓首曰陛下無所疑臣無所愧
足矣河朔地大震涌沙出水壞城池廬舍命公爲安

撫使官吏皆惺寢居民恐懼案家而茭舍公獨臥屋
下曰民恃吾以生屋摧民死吾當以身同之民始歸
安其室乃命葬死者食飢者除田稅察情更修堤防
繕甲兵督盜賊河朔遂安使還大臣將除公并州上
復留公開封府民有王穎者爲隣婦隱其金閤數尹
不能辯穎憤悶至病偃杖而訴於公公呼隣婦一問
得其情取金還穎穎奮身仰謝失偃所在投杖而出
一府大駭除翰林學士夏國主秉常被篡公言繼遷
死時李氏幾不立矣當時大臣不能分建諸豪乃以
全地王之至今爲患今秉常失位諸將爭權天以此

三責

三

遺陛下若再失此時悔將無及請擇一賢將假以重
權使經營分裂之可不勞而定百年之計也上奇之
策然不果用欲以公爲三司使力辭已而除公瀛州
安撫使公入頓首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能事黨人
願陛下少回昔日之眷無使臣爲黨人所快則天下
皆知事君爲得而事黨人爲無益矣上爲改容公以
皇考諱離高陽關乃除鄆州治盜有方不獨用威猛
時有所縱捨盜爲屏息移定州許入觀力言新法之
害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耳今爲郡守親見其害民
者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定州以上已宴郊外有報契

丹入寇邊民來逃者將吏大駭請起治兵公笑曰非
爾所知也益置酒作樂遣人諭逃者曰吾在此虜不
敢動使各歸業明日問之果妄諸將以是服公韓忠
彥使契丹楊興公迎勞問公所在且曰滕公可謂開
口見心矣忠彥歸奏上喜進公禮部侍郎使再任詔
曰寬嚴有體邊人安焉公因作堂以安邊名之公去
國既久而心在王室讀書五篇一日尊主勢二曰本
聖心三曰救人品四曰救朋黨五曰贊治道上之其
畧曰陛下聖神文武自足以幹運六合譬之青天白
日不必點綴自然清明識者題其言天下大旱詔求

三續

三

直言公上疏曰新法害民者陛下既知之矣但下一
手詔應熙寧二年以來所行新法有不便者悉罷則
民氣和而天意解矣富彥國之守青州也嘗置教閱
馬步軍九指揮彥國既去軍稍缺不補公至青復完
之至益額數千其後朝廷屢發諸路兵或喪失不還
惟青州兵至今爲盛其誦守池安皆以靜治聞飲酒
賦詩未嘗有過適意侍郎韓丕旅殯于安五十年矣
學士鄭獬安人也既沒十年貧不克葬公皆葬之著
作佐郎朱炎居喪以毀卒公既助其葬又爲買田廬
之勅使謝誼市物于安因緣爲姦民被其毒公密疏

姦狀上爲罷黜。譴自安定先生之亡，公常劄俸以贖其子，及爲湖州祭其墓，哭之慟。東南之士歸心焉。自楊徙鄆，歲方饑，乞淮南米二十萬石爲備。鄆有劇賊數人，公悉知其所舍，遣吏掩捕皆獲。吏民不知所出，郡學生食不給，民有爭公田二十年不決者，公曰：「學無食而以良田飽頑民乎？」乃請以爲學田，遂絕其訟。學者作新田詩以美之。時淮南京東皆大飢，公獨有所乞米爲備。召城中富民與約曰：「流民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并及汝矣。」吾得城外廢營地，欲爲席屋以待之。民曰：「諾。」爲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

三續奇賞 卷西

三六

以次授地，井器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甗者，無婦女汲老者，休民至如歸。上遣工部郎中王古按視之。廬舍道巷引繩基布肅然如營陣。古大驚，圖上其事。有詔褒美，益活五萬人。云：「徙真定乞以便宜除盜，許之。」然此公之去無一人死法外者。秋大熟，積飢之民方賴以生，而有司爭糴，糴貴公奏邊廩有餘，請罷糴二年，從之。徙知太原府，河東兵勞民貧，而上豪將吏皆利於有警，故喜作邊事。民不堪，命公始至，蕃族來賀，令曰：「謹斥候，無開邊隙，有寇而失備，與無寇而生事者皆斬。」自軍司馬沿邊安撫以下皆勸以軍

法。西人獵境上，河外諸將請益兵，公曰：「寇來則死之，吾不出一兵也。」河東十二將其四以備，其八以備西。八將更休，爲上下番。是歲八月，邊郡稱有警，請入將。皆上謂之防秋。公曰：「賊若并兵犯我，雖八將不敵也。若其不來，四將足矣。」卒遣更休，而將吏思甚，扣閣爭之。公指其頸曰：「吾已捨此矣。」頸可斷，其不可出，卒無寇。省芻粟十五萬。河東之所患者，鹽與和糴也。公稍更其法，明著稅額而通鹽，商配率糧草視物力高下而不以占田多少爲差。民以爲便，陽曲縣舊治城西汾決，徙城中縣廢爲萊田。公奏還之，使縣治堤防

三續奇賞 卷西

三七

如黃河民復成市，諸將駭列城者長吏或不恤，公誣以事有至死者，公奏立法將有罪，徙他郡。詔諸將聞之喜曰：「公保吾生，當報以死。」西夏請復故地，詔賜以四寨，而改蘆隸河東。公曰：「取城易，棄城難。昔棄囉瓦西人襲我，不備喪金帛不貲，且爲夷狄笑。乃命部將柴虎肅士元以兵護邊，號令嚴整，寇不敢近。無一瓦之失，將賜塞公請先盡界而後棄，不從。西人自得地則請凡盡界以緩德，城爲法從之。公曰：「若法緩德以二十里爲界，則兵墜去，邊虛有二十里，爲失百里矣。兵家以進退尺寸爲強弱，今一舉而失百里，不可

力爭之已而謀者得西人之謀曰吾將出勁兵於義
吳二寨之間劫漢使不得出兵則二寨亦棄矣公遂
復申前議章九上至數萬言議者謂近世名將無及
公者公爲文與詩英發妙麗每出一篇學者爭誦之
駕於行義事父母撫諸弟以孝友聞臨大事決大議
毅然不計死生至於已私則小心莊栗惟恐有過其
事上及與人交馭將吏待妻子奴婢一以至誠任自
大理評事至右光祿大夫職至龍圖閣學士勲至上
柱國爵至南陽郡開國侯食邑至一千六百戶實封
至八百戶贈銀青光祿大夫有文集二十卷娶李氏
三續奇賞
唐御史大夫杲筠之後杲卿之女累封建安郡君先
公卒贈永寧郡君子三人祐祔皆承奉郎祔尚幼女
五人長適朝請郎知楚州何洵直次適宣德郎祕書
省正字王栢早卒次適宣德郎太學博士王渙之次
復適王栢季適方平之子朝散郎南京通判恕孫男
六人將以元祐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癸酉葬于蘇州
長洲縣彭華鄉陽山之栗塢銘曰
天之降材千夫一人人之逢時千載一君生之既難
得之豈易而彼譏人曾不少置昔在帝堯其畏巧言
說說震驚雖庄亦然偉哉滕公廟廟之具帝欲用公

將起輒什賴帝之明雖什復與小試于邊戎秋是曆
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老成云亡吾誰與處若古有訓
無競維人公之治邊折衝精神猛虎在山暮霍茂遂
及其既亡撫牧所易公官三品以詩考終我銘之悲
夫豈爲公

故金漆水郡侯耶律公墓誌銘 元好問

金天興初元三月廿七日金昌府陷靜難軍節度使致仕漆水郡侯貞死之公遼族河間人初以護衛事章宗累遷左將軍貞祐丙子奉旨分領關陝軍朔方兵猝破潼關主帥訛可力不支失利於乾石壕之間將卒多被俘執公義不受辱引佩刀自刺且投大澗中刺不殊下澗數丈礙大樹而止明日朔方兵退左右求公得之扶昇歸洛陽事聞朝廷馳遣尚醫救之即拜同知河南府事未幾改孟州經畧使歷歸德知府西安軍節度使昌武軍節度使知河州再任昌武

三續齊賢 卷五 墓誌

四

入爲殿前右副都點檢換左副都武衛軍都指揮使河南改金昌府升中京以公權留守行帥府事俄拜靜難軍節度使明年請老間居洛陽至是城陷公族屬有在朔庭者大權者得公兵亂中將由孟津渡北行公嘆曰吾家世受國恩吾由侍衛起身至東旋節向在乾石壕已分一死今非行欲何求耶乃不食七日而死時年六十七夫人納合氏負遺骨葬靜難城後二年夫人歿乃合葬焉夫人在時嘗求子銘公墓其歿也其弟重以臨終之言爲託故畧爲次第之嗚呼世無史氏久矣遼人至盟將二百年至如南衙不

以誌之

三續齊賢 卷五 墓誌

四

至兵北司不理民縣長官專用文吏其間可記之事多矣泰和中詔修遼史書成尋有南遷之變簡冊散失世復不見今人語遼事至不知起滅凡幾主下者不論也通鑑長編所附見及亡遼錄北顧備問等書多敵國誹謗之辭可盡信邪正大初予爲史院編修官當時九朝實錄已具正書藏祕閣副在史院壬辰喋血之後又復與遼書等矣可不惜哉故二三年以來死而可書如承旨子正中郎將良佐御史仲寧尚書仲平大理德輝點檢阿散郎中道遠右司元吉省講議仁卿西帥楊沃衍奉御忙哥宰相子伯詳節婦

雷希顏墓誌銘

元好問

南渡以來天下稱宏傑之士三人曰高廷玉獻臣李純甫之純雷淵希顏獻臣雅以奇節自負名士喜從之游有衣冠龍門之目衛紹王時公卿大臣多言獻臣可任大事者紹王方重吏員輕進士至謂高廷玉人才非不佳恨其出身不正耳大安末自左右司郎官出爲河南府治中卒以高材爲尹所忌瘦死雒陽獄中之純以薊州軍事判官上書論天下事道陵奇之詔泰淮上軍仍驛遣之泰和中朝廷無事士大夫以宴飲爲常之純於朋會中或堅坐深念咄咄嗟惜

三寶寺賞卷三

聖

若自旦夕憂者或問之故之純曰中原以一部族待朔方兵然竟不知其牙帳所在吾見華人爲所魚肉去矣聞者訕笑之曰四方承平餘五六十年百姓無狗吠之聲果不以時自娛樂多妖言耶未幾北方兵動之純從軍還知大事已去無復仕進意湯然一放於酒木嘗一日不飲亦木嘗一飲不醉談笑此世若不足玩者貞祐未嘗召爲右司都事已而辭不用希顏正大初拜監察御史時王上新即位宵衣旰食思所以弘濟艱難者爲甚力希顏以爲天子富於春秋不能致之資乃拜章言五事大畧謂精神爲可養初

聖

心爲可保人君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不宜妄費日力以親有司之事上嘉納焉庚寅之冬朔方兵突入倒廻谷勢甚張平章芮公逆擊之突騎退走與壓路谷間不可勝美乘勢席卷則當有謝玄淝水之勝諸將相異同欲釋勿追奏至廷議亦以爲勿追便希顏上書以破朝臣孤注之論謂機不可失小勝不足保天所予不得不取引援深切灼然易見而王兵者沮之策爲不行後京兆鳳翔報北兵狼狽而西馬多不暇入衛數日後知無追兵乃聚而攻鳳翔朝廷始悔之至今以一日縱敵爲當國者之恨凡此三人者行輩

三寶寺賞卷三

聖

相交交甚歡然其志亦畧相同而希顏以名義自檢履行而必致之則與二子爲絕異也蓋自近朝士大夫始知有經濟之學一時有重名者非不多獨以獻臣爲稱首獻臣之後士論在之純之純之後在希顏希顏死遂有人物渺然之歎三人者皆無所遇合獨於希顏尤嗟惜之云希顏別字季默渾源人考諱思大定未仕爲同知北京路轉運使事希顏其暮子也崇慶三年中黃裳榜進士乙科釋褐涇州錄事不赴換東平府錄事以勞績遷領東阿縣令調徐州觀察判官石爲荆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轉應奉翰林文字

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考滿再任俄拜監察御史以公事免用宰相侯莘卿薦除太學博士還應奉終于翰林修撰累官大中大夫娶侯氏子男二人公孫入歲宜翁四歲女二人長嫁進士陳某其幼在室初希顏在東平東平河朔重兵處也驕將悍卒倚外寇爲重自行臺以下皆務爲摩相之希顏莅官所以自律者甚嚴出入軍中偃然不爲屈故頗有喧嘩者不數月閭巷聞家有希顏畫像雖大將亦不敢以新進書生遇之嘗爲戶部高尚書唐卿所辟權遂平縣事時年少氣銳擊豪右發奸伏一縣畏之稱爲神明

三總奇賞

書

及以御史巡行河南得賊吏尤不法者榜掠之有至四五百者道出遂平百姓相傳雷御史至豪猾望風遁去禁下一兵與權貴有連脫役遁田間時以藥毒殺民家馬牛而以小魚誘取之希顏捕得數以前後罪立杖殺之老幼聚觀萬口稱快馬爲不得行然亦坐是失官希顏三歲喪父七歲養於諸兄年十四五貧無以爲資乃以胄子入國學便能自樹立如成人不二十游公卿間太學諸人莫敢與之齒渡河後學益博文益奇名益重爲人軀幹雄偉鬚張口哆顏渥丹眼如望羊遇不平則疾惡之氣見於顏間或嚼齒

大罵不休雖痛自摧折粹亦不能變也食兼三四人飲至數斗不亂征酒淋漓談諧間作辭氣縱橫如戰國游士歌詠慷慨如關中豪傑料事成敗如宿將能得小人根株窟穴如古能吏其操心危慮患深則又似夫所謂孤臣孽子者平生慕孔融田疇陳元龍之爲人而人亦以古人期之故雖其文章號一代不數人而在希顏仍亦餘事耳希顏年四十六以正大八年辛卯八月二十有五日暴卒後三日葬戴樓門外三王寺之西若千步好問與太原王仲澤哭之因謂仲澤言星殞有占山石崩有占水斷流有占斯人已

三總奇賞

書

矣斯馬愛止不知於誰之屋耳其十月廿其由漢中道襄荆襄京師戒嚴銘曰維季默父起營平弱齡飛鸞振厥聲備具文武任公卿百出其一世已驚紫髯八尺傾漢庭前有趙張班自名日中中敵無遁情太息流涕請進兵拚聽不及馳迅霆一日可復齊百城天網四面開鯢鯨砥柱不挾洪濤傾壁君佐王正邦經或當著言垂日星一貫不起誰使令如秦而帝寧勿生不然亦當踏東夷元精炯炯賦子形溫焉寧與一物并千年紫氣鬱上征知有龍劍留泉扃何以驗之石有銘

易州太守郭君墓誌銘

劉因

金貞祐至南渡而元軍北還。是時河朔爲墟。蕩然無
統。強焉弱陵。衆焉寡暴。孰得而控制之。故其遺民自
相吞噬。殆盡。間有豪傑之姿者。則天必誘其衷。使聚
其鄉鄰。保其險阻。示以紀律。使不相犯。以相守望。卒
之事定而後復業。凡今所存。非其人。則其人之子孫
也。嗚呼。蓋亦無幾矣。而向之所謂豪傑者。後皆真擁
雄城。而爲大官。其子孫或沿襲取將相。凡其宗族故
舊。與同事者。亦皆布列在位。享富貴之樂。而其所賴
以存及其子孫。則爲之臣民而服其役。出租賦而祿

三續奇賞

卷六

之彼亦非幸也。蓋天以是報其功。人以是報其力。僅
適平而已。易之蔡國。張公系則當時開墾于易山諸
峯者。君其女兄子也。君諱弘敬。字彥禮。易州定興人。
曾祖安仁。祖儀。皆業農。考彥成。以諱謹。勤力爲蔡公
所倚任。嘗攝行元帥事。君性警敏。美姿容。讀書。孝
恭。公器之。復以女妻焉。丁未。授東鹿長。庚戌。遷易州
太守。壬子。改元。州易人以善教。請於復爲易州時。
官制未立。諸侯得自辟署。曰長。曰太守。皆從一時之
制。云。以甲寅三月十日卒。以是月三十一日葬于河
內之兆。子男一人。奉議大夫。謙。即夫人張氏出也。後

三十年。歲泣涕來請曰。謙不幸早孤。今思所以報吾
親。欲得先生長者一言。以銘其墓。託以不朽。庶幾少
慰人子之心。乃拜既許。又拜予迫於禮文。謙且備而
終銘之。銘曰。

生物爲心。乃厭其蕃。自涓涓而洪河。洪河滔滔。沃之
焦山。曾不思造物之艱難。顧茲方慘而有忻。苗然碩
果。孰斬天心。可觀史氏。命凡胡甚不仁。斬首曰級。昔
多是勤抑。不知取賞。于一時之所私事者。乃所以受
罰。于千萬世。公共之天。孰不知忌。此而獨使道家爲
知言。易山峩峩。答誰壁門。易山之民。今誰子孫。爲斯
三續奇賞

卷六

卷七

人之指也。爲斯人之子也。爲易州者。固宜斯人。茲實
其項。

先帝履玉燭之積氣應大賢之一期實生而知機撫
塵斯席敬非習起孝乃因心聚徒教習學侶成羣與
沛國劉瓛汝南周顒為友陸贄賀瑒之徒更道非而
承明中王文憲儉受詔撰禮未竟而卒屬在司徒文
宣王王以讓先生因廣加刊緝故以含文應居說六
典五恩之義或齊疾所不鎮孟嘉所未知皆折茲大
物成此良教小人道長每諷考槃之詩君子道消便
執天山之筮乃毀車挂冠拂衣東嶺始居若耶來從
秦望今上經綸天地權輿興業始徵為軍謀祭酒實

三續奇賞

卷三

四

名文若之舉且光彥先之選又徵特進右光祿大夫
高尚其事確乎不拔玄纁徒往束帛虛歸而給白衣
尚書條罔辭不受卒迄乎其山正衾在殯嘔鏤器與
玉衣充典入棺則常衣及書綬知與不知並懷惋愴
咸以人亡素楮禮隆文章沐泗預經扶風罷學開西
疑聖之德自此長淪高松引風之氣於茲永息余昔
在殊方亟枉輪迹欽風味道迢淹歲時既而位阻佳
宮奎垂咫尺不獲接經步至問春卿之病徐輪三反
入杜夷之舍痛祥雲之滅采悲列曜之晞暉追勸高
卿乃為銘曰

文範高世玄晏絕倫復有令德遠之與均誰與均此
嗚呼哲人第五肥遁餘軌尚遵司空開學其風不泯
傳茲孝敬曰悌且仁氣高瓔岳心虛谷神括羽衛固
舟與席珍既遊慧水兼引法輪談扇猶在鳴琴尚陳
如何不慙德素長淪寂寥巖穴荒涼渭濱橋曰隻雞
徐稱野素余欽夫子風期夙著蓄思含毫傳芳竊譽
沉礎雖貞玄泉無曙

三續奇賞

卷三

五

四

新安王生墓誌銘

劉因

勝子

新安王綱居母喪以哀毀致疾繼而其父病作而綱竟以憂終其師容城先生爲銘其墓其辭曰
禮之未制也人或徃情人之未知也禮有失乎生制禮之後爲學禮之人不俯就之而天禍是嬰如九原之可作將聲言以貴生雖然出繼有嗣終養有兄生沒其寧事有過厚薄休可驚吾當作銘

三續詩賞 卷五 墓誌類

平

孫伯英墓誌銘

元好問

伯英在太學時所與游皆一時名士故相程公日新判河南伯英居門下甚愛重之貞祐初中原受兵朝廷隔絕府治中高廷玉獻臣接納奇士號爲衣冠龍門大尹復與慈之會有爲飛語者云治中結客將據河以反遂爲尹所構凡所與往來者如雷淵希顏王之奇士衛辛愿敬之俱陷大獄危有一網之禍伯英出入府寺人爲出死力者多故得光事遁去依殷輔之商州變姓名從外家稱道人王守素會赦乃歸貞祐丙子子自太原南渡故人劉昂霄景玄愛伯英介

三續詩賞 卷五 墓誌類

五

予與之交因得過其家登高齋飲酒談笑有味使人久而厭伯英時年四十許困名湯已久重爲世故之所摧折稍收莊周列禦寇之書讀之視世味益漠然矣予意其本出將家氣甚高已浙節爲書生束以詩禮後亦嬰低偶以編籍見名其體雖不能平昔時一發見知縛虎之急一怒故在此已亂天下事無可爲思得毀裂冠見投鼠山海以高爲自便日暮途遠倒行而逆施之古人或爲抱關或仕徒認或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其畫皆出於無聊賴之至耳非本志也又明年客有來松山者云伯英其爲

黃冠師矣正大庚寅十月十九日歿于毫之太清宮

春秋五十有一因即其地葬之曾祖堅金初以軍功

贈龍虎衛上將軍隴州刺史祖汝楫武畧將軍魯山

今父鈞武義將軍昌州鹽使司判官室劉氏前歿于

璋珩同郡王好禮伯英初名邦傑後敗天和孫氏雄

州容城人居雒陽四世矣銘曰

馬逸野駕犢使破車霸畧所貪世議之拘我足天術

彼貴守固我材明堂彼求侏儒里出之與曹而昧昧

之與居俱腐草木孰別以區千百載而下或有機運

而問者又焉知其極世肆志自放於方之外以就壯

三韻奇賞 卷五 易處類 五五

熊先生墓誌銘

虞集

先生諱朋來字與可姓熊氏世爲豫章望族祖文炳

父希曾以宋淳祐丙午年生先生先生以咸淳甲戌

登進士第第四人授從事郎寶慶府僉書判官廳公

事未上而宋亡世祖皇帝初得江南常以名取士盡

欲得故國之賢能而用之尤重進士若故相留公夢

炎固已爲內相尚書而王君龍澤亦召拜行臺監察

御史先生名不在王御史下然不肯表祿荷進隱處

州里生徒受學者常百數十人因取朱子小學書提

要領以示之學者家傳其書幾徧天下時來鎮豫章

者多名公卿皆以客禮見先生先生和而不流分而

不狃儒者倚以爲重焉憲使魏公初與先生從容東

湖之上先生指其北涯曰徐孺子故居在焉太守陳

蕃之所表也而里門西向出曰佳華無所當矣魏公

感其意更表爲高士坊郡城外舊有宗源書院祠周

子兵興燬之先生得郡人黃氏故居於孺子宅東其

加葺焉徙其名表之公私爭致助儼然立爲學宮矣

劉公宣之持憲節也尤敬先生論經義無虛日間以

政事爲問先生慨然曰郡學上下釋奠諸生有與執

事者公固見之而是日有盜劫傷人者南昌賊曹執

不可得而
廢乃其

而掠之幸備者善桑不能自白誣之獄成矣耳目所
及尚有此又何問乎劉公曰有是哉即日審得實立
破械出此儒者以其械械賊曹諸公由是益知先生
之有用於世者而終不敢以事涸先生也會朝廷使
治書侍御史王公構銓外選於江西於是行省叅政
徐公琰李公世安郎中馬公昫憲使盧公克柔列薦
先生爲閩海提學使諸報聞而福州廬陵爲郡在東
南僞學之士爲最多朝廷大興文治加意此兩郡特
起先生連爲之教授先生所至考古篆籀文字調律
呂協歌詩以興雅樂制器定辭必則古式學者化焉
三續奇賞卷西

故其爲教有不止於詞章記問云者既歸有司以常
格調建矣簿不赴後又以福清州判官政仕先生一
視之漠如也更自號曰彭蠡釣徒而四方學者稱之
曰天慵先生云先生燕居絃雅瑟而聞歌以爲樂門
人歸之者日盛旁近舍皆滿至不能容先生懇懇爲
說經旨文義老益不倦得其所指授多爲聞人達官
舉進士者項背相望延祐甲寅天子獨斷以進士科
取士進士科廢已久官府咸不知其說以不稱明詔
爲懼獨江西行省諮問於先生動中軌度因以中請
四方得遵用之請先生爲考官則曰應試者十九吾

門不可而其後舉江南三行省皆卑辭厚禮致先生
至文先生以儒事爲重皆應之及對大廷先生所選
士居天下三之一焉初先生以周禮首薦鄉郡而今
制周官不與設科治載記者又絕不見先生煥以爲
言後得周尚之以禮經擢第習此經者漸廣由先生
啓之也英宗皇帝始采周禮親御聚冕祀太廟奮
然制禮作樂之事朝之大儒搢紳先生凜然恐不足
以當上意而翰林學士元公明善願言於朝以先生
爲薦未及召而至治三年五月先生卒矣享年七十
有八先生動止有常喜怒不形于色接賓客人人各
三續奇賞卷西

得其意去有文集三十卷其大者明乎禮樂之事關
於世教餘若天文地理方伎名物度數靡不精究焉
先生娶袁氏子男曰永先象先太古孫男曰昶昇昉
棟生寅生富以是年十二月望日葬先生於豫章城
南石馬之阡太古與其門人今陝西行省左丞康惇
前進士余貞曾翰等使以書來京師求銘集受而對
曰昔先生與我先君大史同年生友誼甚重集再
待制召復入史館道過豫章前先生之卒數月耳先
生以其所撰瑟賦二篇命集書之益有所屬集感焉
不數不書也先生之墓草至是三易矣銘其敢緩乎

故爲之銘曰

維昔先聖善韶放鄭律失音泯莫辨其正先生修德
興遭宋亡抱器永歌教成卿邦於皇盛德方被今石
沛乎迷作失此遺則疏越朱弦我則不聞欲知先生
視茲刻文

三寶子貴

五十六

婦人類

岐陽公主墓誌銘

杜牧

憲宗皇帝即位八年出嫡女冊封岐陽公主下嫁于
今工部尚書判度支杜公恂始憲宗時宰相權德輿
有婦獨孤郁爲翰林學士帝愛其材因命宰相曰我
有嫡女既笄可嫁德輿得婦獨孤郁我豈不得耶可
求其北後丞相吉甫進言曰前所奉詔臣謹搜其人
因名我烈祖司徒岐公曰有孫兒恂年始弱冠有德
行文學秀朗嚴整臣嘗爲司徒吏熟其家事官族世
婚習尚守治臣一皆付量疑恂可以奉詔帝即召尚
書見與語大悅授殿中少監服章金紫以元和八年
某月日王下嫁于杜氏上御正殿禮畢由西朝堂出
節婦鼓鐸儀物畢備引就昌化里賜第上御延喜後
駐止主輪尚書及賓侍酒食金帛素肉樂降嬪御送
行賜第堂有四廡續條藻櫺丹白其壁派龍首水爲
沼王外族因請願以尚父汾陽王大通里亭沼爲王
別館當其時隆貴顯榮莫與爲比王實憲宗皇帝嫡
女穆宗皇帝母妹敬宗皇帝今天子親姑尚父汾陽
王子儀外曾孫大皇太后始以正妃事憲宗以太后
太皇太后愛養三朝凡四十年德厚慈恕化充六宮
至以一女之愛降于杜氏建事舅姑杜氏大族其它

宜為婦禮者不超數十人至卑委怡順奉上撫下終日惕惕屏息拜一用家人禮度二十餘年人未嘗以以絲髮間指為貴驕始與尚書合謀曰上所賜奴婢卒不肯躬屈奏請納之上嘉嘆許可因錫其直悉自市寒賤可制指者自是閉門落然不聞人聲尚書讀書考今古治亂主職婦事承奉天族時歲獻饋吉凶聘助必親詣經手池壑館修闕越場種樹不數十年緡紳間雜然稱尚書為賢主婦尚書旋出為澧州刺史主後為尚書行郡縣開主且至殺牛羊大為數百人供其主從不二十人六七婢乘驢關其約所至不三續所賞

大宋
宋諱說以為其事尚書在澧州二年主始入山出中開不識刺史驢屏尚書治澧州考理行為天下第一後為大司農主其用節度使朝廷屈指比數以為凡有中外重難非尚書不可主賢益彰雖至宮闈貴亦不加尊敬姑家國太夫人寢疾比喪及葬主奉養夜不解帶親自嘗藥粥飯不經心手一不以進既而哭泣哀感動他人尚書後為忠武軍節度使所治許州創為節度府五十年南迫於蔡屋室庫廩主居無正堂處東支屋恬然六年許軍強雄且捍劇

寇自始多用武臣治各出已部曲家人疵政肥法習為循常有司用此比邊障遠地擲置不問民亦其心尚書再治之老民相率兩走闕下遞丞相馬叩頭乞留請樹生祠及詔追去攀緣携扶哭於道路尚書治外主治內尚書所至必稱崩前為名公偉人主實有內助焉穆宗以太皇太后教主尤為親信俯首益卑車服侍使愈自貶抑觀謂溫清外口不言他事訖穆宗朝人不以親貴稱當貞元時德宗行姑息之政王武俊王士真張孝忠子聯為國婿憲宗初寵于頃來朝以其子配以長女皆挾恩佩勢聚少俠狗馬為事三續所賞

日遊投馳道縱擊平人豪取民物官不敢問戚里相尚不以為窮自主降于尚書壁絕外之初怒中笑後皆敬畏累聖亦指示主德以誠警之至于今日主尚書顯重於中外戚里亦皆自檢歛隨長短為善於是舊俗滅不復有尚書自許奉急追詔主有疾小愈強不肯留曰去朝與敬宮縱死於道吾無恨以開成二年十一月某日薨於汝州長橋驛享年若干上廢朝三日某年十二月某日主喪至京師北及葬兩宮卑間相繼於道開成三年某月日上御正殿詔丞相嗣復攝中書令正衙宣冊謚曰莊淑大長公主某年月

日耕葬于萬年縣洪源鄉少陵原尚書先塋禮也生男二人長曰輔九年十歲次曰楊十始二歲女二人其於尚書爲從父弟得以貴銘銘曰

章武皇帝唐中興主刑于正妃教及嫡女婉婉帝子下嫁時賢影逐響客隨順纏綿杜氏大族枝蔓蟬聯上有舅姑高堂儼然螭綬龜章玉佩金軒養色悅意侍後承前人不我貴敬不我虔始終盡禮大小周旋餘二十年誰與間言貴不召驕富不期後具此四者條相首尾自古名士或泥於此孰謂帝子超脫擺弄婦職是勤夫言是指池荒館蔭屏外不履淑德系風三續奇賞卷三

天下傾耳宜乎壽考婦女嫁于不錫全社孰提神紀幽石有誌顯筆有史流于千祀

廣平郡太君張氏墓誌銘

歐陽修

故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贈禮部尚書號略陽公之夫人曰廣平郡太君張氏其先青州人後徙爲開封人也楊公諱大雅以文行知名於時彌有清節夫人佐公以勤儉治其家教子弟和宗族皆有法公以明道元年四月某日薨後二十有四年至和二年六月某日夫人以疾卒于高郵以嘉祐元年十二月某日葬于杭州錢塘縣屬奉鄉湖西村靈隱山祖塋之西夫人曾祖嗣當五代之亂不顯祖平舉三禮太宗皇帝爲晉王署平抑制爲人剛果有智謀以此尤見三續奇賞卷三

親信官至三司鹽鐵使父從古莊宅副使景德中以殿直從李繼隆軍擊契丹繼隆戰敗從古入見東繼隆所以敗之狀其言甚辯稱古會宜州蠻蠻乃以從古爲供奉官守宜州從古招降叛蠻快滿罷去以內殿崇班馮勵代之蠻復叛攻宜州斬勵而去告邊吏曰得張侯守宜州我則聽命即復遣從古守宜州凡七年蠻無事徙知濃州而宜州人陳進反攻嶺南驛召從古以爲巡撫副使與賊戰象州斬首萬餘級已破進留宜州以疾卒宜人爲立廟于州北韓妻嶺慶曆中蠻賊區希範攻宜桂轉運使杜杞禱兵于廟下

更其名曰制勝嶺。至今宜人祠之。蓋楊氏自漢以來。世有令譽。迨公千餘歲。常有顯人而張氏感烈。信于。一方。楊氏以德張氏以功。合二族之美。而夫人為淑。女為賢。如母享年六十。以壽終。公先娶漳南縣君張氏生子二人。曰洎虞。部貢外郎。曰濬。殿中丞。女三人。長適國子博士袁成師。次大理寺丞李嚴。次殿中丞溫嗣良。夫人生子男四人。曰添。大理寺丞。曰漸。奉禮郎。曰沆。太子中舍。曰瀾。衛尉寺丞。有女一人。歸于修女之適李氏者。今封武原縣太君。餘女及濬。添。漸。皆先夫人而亡。孫男十四人。嗚呼。惟德與功與賢。法皆三續奇賞。卷三 墓誌銘

宜銘銘曰

有邑清河。遂開其邦。又徙南陽。皆以夫榮。後用子封。京兆。慶平。宜其夫子有淑其子孫之思。考德有銘。

哥孝女墓誌銘

元好問

五臺縣天驕元吉為尚書左右司員外郎壬辰之冬。車駕東狩。元吉留汴梁。明年正月二十有三日。崔立舉兵反。殺二相。省中元吉被兵。劫其女。日夜悲泣。謂醫者療之。百方至。刳其股。雜他肉以進。而元吉竟不可。操時京城圍久。食且盡。間巷間有嫁妻以易一飽者。重以喋血之變。剽奪陵暴。無復人紀。女資孝弟。讀書知義理。思以大義自完。葬其父之明日。乃絕脰而死。士大夫賢之。有為泣下者。女字舜英。年二十二。嘗嫁為進士張伯豪妻。伯豪死。歸父母家。嗚呼。子辰之三續奇賞。卷三 墓誌銘

室三

亂。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子政右丞。大用御史大夫。仲寧戶部尚書。仲平大理德輝。點檢同徽郎中。道遠。有議議仁。鄉本。細作。哥字相子。伯祥。宿直將軍。長樂。明秀。參知政事。伯陽之夫人與孝女十數人而已。且有婦人焉。夫一豚存。不可謂之絕。一目張。不可謂之亂。一夫有立志。不可謂之土崩。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孝女合葬張氏墓。在某所。銘曰。

嬰政之妹。哭徇其季。千祀有傳。猶毒之世。嗟惟孝女之死。自遂。死而有知。及父於隊。以子則孝。以婦則義。

以斷則勇以中則智於今之人麟鳳之瑞莫析者名
天曰美器不於士夫一女之昇銘以表之并志予愧

三續奇賞

卷二

書

奇

卷終

奇賞齋廣文苑英華卷之二十五

古吳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行狀類

齊司空柳世隆行狀

沈約

公稟靈華嶽幼誕瑋璋清襟素履發乎韶州及長風
質洞遠儀止祥華動容合矩吐言被律時沈攸之狼
據陝西氣陵物上而太祖登庸作宰天歷在躬攸之
擒封豕之情愆今辦之力兄甲十萬鐵馬千群水陸
畏驚志窺皇邑公抗威川浹勇略紛紜顯晦有方出
沒無緒攸之乃反旆巨圓親受矢石增櫓乘堙嚴衝
三續奇賞
駕雄雲朔俯闕地穴斜通牛藏晚食負戶及汲公乃
綬衆以武應敵以奇靈鋒電曜威策雲舉事切三版
之危氣損九天之就殘寇外老逆黨內摧焚舟委甲
掬捐宵選公風標秀嶺器範弘潤茂乎辭彩雅善鼓
琴摘純蔡之高芬纂鍾磬之妙曲雖嬰拂世務而素
業無改臨姑蘇而想八桂登衡山而望九疑七紆邦
組三臨蕩甸五職瑞扇一司百揆固可以齊衡八凱
方駕五臣

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狀

齊履謙

公諱守敬字若思順德邢臺人生有異操不爲孺戲事祖榮號爲水翁通五經精於算數水利時太保劉文貞公左丞張忠宣公樞密張公易贊善王公恂同學於州西紫金山而文貞公復與爲水翁爲同志友以故俾公就學於文貞所先是順德城北有石橋以通達活泉水兵後橋爲泥潦淤沒失其所在公甫冠爲之審視地形按指其處而得之河東元公裕之文其事于石其曰里人郭生者即公是也中統三年張忠宣公薦公習知水利且巧思絕人蒙賜見上都便

三續奇賞

卷三十五 行狀類

二

殿公而陳水利六事其一中都舊漕河東至通州權以玉泉水引入行舟歲可省餽車錢六萬緡通州以南於蘭榆河口徑直開引由蒙村跳梁務至口州還河以避浮鷁洄盤淺風浪遠轉之患其二順德達活泉開入城中分爲三渠引出城東灌溉其地其三順德漕河東至古仁城失其故道沒民田一千三百餘頃此水開修成河其田即可耕種其河自小王村經渾沱合入御河通行舟楫其田復州東非渾沱合入合流處開引由滄陽郡鄆洛州承平下經鄆澤合入澧河其間可溉田三千餘頃其五鹽池河雖已流

溉尚有漏堰餘水東與丹河餘水相合開引東流至武陟縣北合入御河其間亦可溉田二千餘頃每奏一事上輒曰當務者此人真不爲素餐矣即授提舉諸路河渠四年加授銀符副河渠使至元改元從忠宣公行省西夏興復瀕河諸渠先是西夏瀕河五州皆有古渠其在中興州者一名唐來長袤四百里一名漢延長袤二百五十里其餘四州又有正渠十長袤各二百里支渠大小共六十八計溉田九萬餘頃兵亂以來廢壞淤淺公爲之因舊謀新更立牐堰役不踰時而渠皆通利夏人共爲立生祠於渠上二年

三續奇賞

卷三十五 行狀類

三

按都水少監公言謂自中興還特命衆順河而下四晝夜至東勝可通漕運及見查泊兀郎海古渠甚多可爲修理又言金時日燕京之西麻谷村分引瀟溝一支東流穿西山而出是謂金口其水自金口以東燕京以非溉田若干頃其利不可勝計兵興以來典守者懼有所失因以大石塞之今若按視故迹使水得通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廣京畿之漕上納其議公又言當於金口西預開減水口西南還大河令其深廣以防漲水突入之患衆服其能八年遷都水監十二年丞相伯顏公南征議立水驛命公行

視所便。自陵州至大名。又自濟州至沛縣。又南至呂梁。又自東十至網城。又自東平清河。逾黃河故道。至與御河相接。又自衛州御河至東平。又自東平西南水泊至御河。乃得濟州大名東平泗汶與御河相通形勢。爲圖奏之。十三年都水監併入工部。遂除工部郎中。是歲立局改治新曆。先時太保劉公以大明曆自遼金承用。二百餘年。浸以後天議欲修正。而堯至是江左既平。上思用其言。遂以公與贊善王公率南北日官分掌測驗。推步於下。而忠宣樞密二張公爲之主領。裁奏於上。復共薦前中書左丞許公。能推明曆理。俾參預之。公首言曆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此處天度相符。比量南北二極。約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欹側。公乃盡考其失而移置之。既又別圖棄壇以木爲重棚。創作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爲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嘗展管望之。未得其的。作候極儀極辰既位。天體斯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圖。莫若以圓求圓。作仰儀石有經緯。結而不動。公則易之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公則一之作證理儀。表高景虛。用象

非真。作景符。月雖有明。察景則難。作闕凡曆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以上凡十三等。又作正方案九表懸正儀座正儀。凡四等。爲四方行測者所用。又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日出入承短圖。凡五等。與上諸儀互相參考。十六年改局爲太史院。以贊善公爲太史令。公爲同知太史院事。給印章。立官府。是年奏進儀表式樣。公乃對御指陳理致。一一周悉。自朝至於日晏。上不爲倦。公因奏唐一行開元間。令南宮說天下測景。書中見者凡十三處。今疆宇比

唐尤大。若不遠方測驗。日月交食分數時刻不同。晝夜長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即日測驗入少。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測景。上可其奏。遂設監候官一十四員。分道相繼而出。先測得南海北極出地一十五度。夏至景在表南。長一尺一寸六分。晝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衛岳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日在表端無景。晝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嵩山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夏至景長一尺四寸八分。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和林北極出地四十五度。夏至景長三尺二寸四分。晝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鐵勒北極出地五十

五度夏至景長五尺一分晝七十刻夜三十刻北海
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夏至景長六尺七寸八分晝八
十二刻夜一十八刻繼又測得上都北極出地四十
三度少北京北極出地四十二度強益都北極出地
三十七度少登州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高麗北極
出地三十八度少西京北極出地四十度少太原北
極出地三十八度少安西府北極出地二十四度半
強興元北極出地三十三度半強成都北極出地三
十一度半強西涼州北極出地四十度強東平北極
出地三十五度太大名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京北
三續前篇 卷三十五 行狀類

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強陽城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
弱揚州北極出地三十三度鄂州北極出地三十一
度半吉州北極出地二十六度半雷州北極出地二
十度太慶州北極出地十九度太十七年新曆告成
拜太史令公與太史諸公同上奏曰臣等竊聞帝王
之事莫重於曆自黃帝迎日推策帝是以閏月定四
時成歲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及夏三曆無定
法周秦之間閏餘乖次西漢造三統曆百三十年而
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曆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
又百二十一年劉洪造乾象曆始悟月行有遲速又

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子曆始悟以月食衝檢日
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嘉曆始悟以朔
望及絃皆定大小餘又六十五年祖沖之造大明曆
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
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
留逆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曆頗采舊儀始用定
朔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曆以古曆章部元首
分度不齊始為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又六十
三年僧一行造大衍曆始以朔又四大三小定九服
三續前篇 卷三十五 行狀類

交食之異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曆始悟日食有
氣刻時三差又二百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曆始
悟食甚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曆經七
十改其創法者十有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欽惟
聖朝統一六合肇造區夏專命臣等改治新曆臣等
用創造簡儀高表憑其測到實數所考正者凡七事
一曰冬至自丙子年立冬後依每日測到晷景逐日
取對冬至前後日差同者為準得丁丑年冬至在戊
戌日夜半後八刻半又定丁丑夏至得在庚子日夜
半後七十刻又定戊寅冬至在癸卯日夜半後三十

三刻已卯冬至在戊申日夜半後五十七刻半庚辰冬至在癸丑日夜半後八十一刻半各減大明曆十八刻遠近相符而後應準二曰歲餘自劉宋大明曆以來凡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真數者有六用以相距各得其時合用歲餘今考驗四年相符不差仍自宋大明壬寅年距至今日八百一十年每歲合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其二十五分爲今曆歲餘合用之數三曰日躔用至元丁丑四月癸酉望月食既推求日躔得冬至日躔赤道其宿十度黃道箕九度有時仍憑每日測到太陽躔度或憑星測

三續奇賞

卷三十五 行數類

九

月或憑月測日或憑星度測日立術推算起自丁丑正月至己卯十二月凡三年共得一百三十四事皆憑於其與月食相符四曰月離自丁丑以來至今憑每日測到逐時太陰行度推算變從黃道求入轉極遲極疾并平行處前後九十三轉計五十一事內除去不真的外有三十事得大明曆入轉後天又因考驗交食加大明曆三十刻與天道合五曰入交自丁丑五月以來憑每日測到太陰去極度數比擬黃道去極度得月道交於黃道共得八事仍依日食法度推求皆有食分得入時刻與大明所差不多六曰

二十八宿距度自漢太初曆以來距度不同互有增減大明曆則於度下餘分附以太半少皆私意牽就未嘗實測其數今新儀皆細刻周天度分每度爲三十六分以距線代管窺宿度餘分並依實測不以私意牽就七曰日出入晝夜刻大明曆日出入晝夜刻皆據汴京爲準其刻數與大都不同今更以本方北極出地高下黃道出入內外度立術推求每日日出入晝夜刻得夏至極長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初二刻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極短日出辰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永爲定

三續奇賞

卷三十五 行數類

九

式所創法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用四正定氣立爲升降限立招差求得每日行分初末極差積度比古爲密二曰月行遲疾古曆皆用二十八限今以萬分日之八百二十分爲一限凡折爲三百三十六限依招差招差求得轉分進退其遲疾度數逐時不同蓋前所未有三曰黃赤道差舊法以一百一度相減相乘今依算術勾股弧矢方圓斜直所容求到度率積差率與天道實爲脗合四曰黃赤道內外度據累年實測內外極度二十三度九十分以圓容方直矢接勾股爲法求每日去極與所測相符五曰白道交

子游圖
月之開
公為
之三

周舊法黃道變推白道以斜求斜今夫立渾比量得月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擬以為法推逐月每交二十八宿度分於理為盡十九年太史王公卒時層雖領然其推步之式與夫立成之數尚皆未有定案公於是比次篇類整齊分抄裁為推步七卷立成二卷層議擬葉三卷轉神選擇二卷上中下三層註式十二卷二十三年繼為太史令遂上表奏進又有時候變注二卷修改源流一卷其測驗書有儀象法式二卷二至晷景考二十卷五星細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考一卷新測三續奇賞卷二十五行狀類

二十八舍雜座諸星入宿去極一卷新測無名諸星一卷月離考一卷並藏之官二十八年有言漕事便利者一謂滎河自永平挽舟踰嶺而上可至上都一謂瀘溝自府谷可至葶苈林朝廷令各試所說其謂滎河者至中道自知不可行而罷其謂瀘溝者令公與往亦為峭石所阻舟不得通而止公因至上都別陳水利十有一事其一大都運糧河不用一永泉舊源別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經兌山泊自西水門入城環匯於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出南水門合入舊運糧河每十里一置牐比至通州凡為牐七距牐

里許上重置斗門互為提闕以過舟止水上覽奏曰當速行之於是復置都水監俾公領之首事於二十九年之春告成於三十年之秋賜名曰通惠役與之日上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為之倡成待公指授而後行事置牐之處往往於地中偶值舊時輒木時人為之感服船既通行公私省便先時通州至大都陸運官糧歲若千萬石方秋霖雨驢畜或者不可勝計至是皆罷是秋車駕還自上都過積水潭見其舳舨蔽水天顧為之開懌特賜公錢一萬二千五百緡仍以舊職兼提調通惠河漕運事公又欲於澄清三續奇賞卷二十五行狀類

肅稱東引水與且里河接且立牐麗正門西令用畢得環城往來志不就而罷三十一年拜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事大德二年召公至上都議開鐵橋子渠公奏山水損年暴下井大為淤塞廣五七十步不可能政言於上費以公言為過猶其廣三之一明年大雨山水注下渠不能容深沒人畜盛帳幾危行殿翌日天子北狩謂宰臣曰郭太史神人也可惜不問其言七年詔內外官年及七十並罷致仕公以舊臣且朝廷所施為獨不許其請至今翰林太史司天官不致仕者咸自公始延祐三年某月日卒年八十六

公以純德實學爲世師法然其不可及者有三一曰水利之學二曰曆數之學三曰儀象制度之學決金口以下西山之推而京師材用是饒復唐來以溉瀕河之地而需夏軍備用足引汶泗以接江淮之派而燕吳漕運畢通建斗插以開白浮之源而公私陸費由省又前後條奏便宜凡二十餘事相沿河渠泊堰大小數百餘所其在西夏嘗挽舟過流而上究所謂河源者又嘗自孟門以東循黃河故道縱廣數百里間皆爲測量地平或可以分殺河勢或可以溉灌田土具有圖誌又嘗以海面較京師至汴梁地形高下之差謂汴梁之水去海甚遠其流峻急而京師之水去海至近其流且緩其言信而有徵此水利之學其不可及者也古曆天周與歲周小餘同於日度四分之一漢魏以來漸覺不齊遂有破分之說而立法未均任意進退公乃每以百年爲率小餘之下增損各一以之上推往古下驗方來無不脗合且自太初迄于大明名曆七十餘家其見施用於世者四十有三類多爲分換毋誇詭一時間有起出如宋元嘉唐大衍近世紀元不過三數然亦未臻至當考驗天事始雖親密旋已不效公所爲曆測驗既精設法詳備行

幾五十年未嘗一有先後天之差去積年日法之無爲分換毋之陋此曆數之學其不可及者也儀象既多蔽礙且距齒但有度刻而無細分以管望星漸外則所見漸展尤難取酌公所爲儀但用天常赤道四游三環三距設四游於赤道之上與相套在內同附直距於四游之外與雙環兩間同結線距端凡測日月星則以兩線相望勢取其正中所當之刻之度之分之秒之數舊八尺謂夏至之景尺有五寸千里而差一寸其說見於周官周髀等書千里而差一寸唐一行已嘗駁議八尺之表表庠景促古今承用未之或革公所爲表五倍其舊懸施橫梁每至日中以符窺夾測橫梁之景折取中數與舊表但取表之景者殊爲審當公於世祖朝進七寶燈漏今大明殿每朝會張設之其中鐘鼓皆應時自鳴又嘗進木牛流馬雖不盡得諸舊制亦自機妙成宗朝進櫃香漏又作屏風香漏行漏以備郊廟從幸大德二年起靈臺水渾渾天漏大小機輪凡二十有五皆以刻木爲衡牙轉相撥擊上爲渾象點畫周天星度日月二環斜絡其上象則隨天左旋日月二環各依行度退而右轉公又嘗欲倣張平子爲地動儀及候氣密室

事雖未就莫不究極指歸此儀象制度之學其不可及者也初公年十五六得石本蓮花漏圖已能盡究其理及隨張忠宣公奉使大名因大為鼓鑄即今靈臺所用銅壺又得尚書璇璣圖規斧為儀積土為臺以重二十八宿及諸大星及夫見用觀其規畫之簡便測望之精切功智不能私其議群衆無以參其功王太史剛克自用者也每至公所觀其匠制未嘗不為之心服魯齋先生言論為當代法因語及公以手加額曰天祐我元似此人世豈易得嗚呼其可謂度越千古矣

三續奇賞 卷三十五 行狀類

十四

勳名類

諸葛亮傳

陳壽

諸葛亮字孔明瑯陽郡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字君貢漢末為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為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穎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

三續奇賞 卷三十五 傳類

十五

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

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箚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三續奇賞

卷二十五 傳類

十六

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書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其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欲得出遂爲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爲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

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請曹公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

三續奇賞

十七

州何不違事之乎亮曰田橫奔之北士耳猶守義不降况劉豫州王室之出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蹙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

又荊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曹公敗于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為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沔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為軍

三續奇賞

卷之五

傳類

上八

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十六年，群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即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門，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為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人大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於是即帝位，策亮為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盡百姓，俱未能效於歲，丞相亮其悉朕

意，無怠輔朕之關，助宜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勗哉！」亮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隸校尉。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為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為與國。三年春，亮率衆南征。

三續奇賞

卷之五

傳類

上九

其秋，亮平南，軍資所出，國以富饒。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遂行，屯於沔陽。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率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成陣，曹真實謂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督張郃、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擊動失宜，大為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于漢中，戮謖以謝衆。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

聞其谷不戒之失，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常，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振旅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眾欲擊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詔策復丞相。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十二年春，亮悉大眾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狃。是

三續漢書

卷五十五

五

如北齊

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蓋君為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府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亮性長於巧思，損益建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為一集。景耀六年春，詔為亮立廟於沔陽，秋，魏鎮西將軍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亮弟均

三續漢書

卷五十五

五

官至長水校尉亮子瞻嗣爵

陳公弼傳

蘇軾

公諱希亮字公弼姓陳氏眉之青神人其先京兆人也唐廣明中始遷于眉曾祖延祿祖塿父顯忠皆不仕公幼孤好學年十六將從師其兄難之使治息錢三十餘萬公悉召取錢者焚其券而去學成乃召其兄之子庸諭使學遂與俱中天聖八年進士第里人表其閭曰三儒坊始為長沙縣浮屠有海印國師者交通權貴人肆為姦利人莫敢正視公捕其諸法一縣大聳去為零都老吏曾腆侮法粥獄以公少年易之公視事之日首得其重罪腆扣頭出血願自新公

三續前傳

三

戒而指之曾公弼以宋明助官進道子弟入學幸為善吏而子弟有過十第者至以成致民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災民訛言有禍至三老人行火公暴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毀誣何敢自屈勒巫為農者七十餘家及罷去父老送之出境去不可皆泣曰公捨我去緝衣老人復出矣以母老乞歸蜀得歸州臨津以母憂去官服除為開州府司錄福勝塔火官欲更造度用錢三萬萬公言民西方用兵願以此餽軍詔罷之先趙元昊未反諸州民趨禹上書論事且言元昊必反宰相以禹為狂言徙建州而

蘇

元昊果反禹自建州逃還京師上書自理宰相怒下禹開封府獄公言禹可賞不可罪與宰相爭不已上卒用公言以禹為徐州推官且欲以公為御史會外戚沈氏子以姦盜殺人事下獄未服公一問得其情驚什立成沈氏訴之詔御史劾公及諸掾史公曰殺此賊者獨我耳遂自引罪坐廢期年盜起京西殺守令富丞相薦公可用起知房州州素無兵備民凜凜欲亡去公以牢城卒祿山河戶得數百人日夜部勒聲振山南民恃以安盜不敢入境而殿侍雷甲以兵百餘人逐盜至竹山甲不能戢士所至為暴或告有

三續前傳

三

大盜入境且及門公自勒兵阻水拒之身居前行命士持滿無得發上皆植立如偶人甲射之不動乃下馬拜請歎口初不知公官軍也吏士請斬甲以徇公不可獨治為暴者十餘人勞其餘而遣之使甲以捕盜自贖時劇賊党軍子方張轉運使使供奉官崔德贊捕之德贊既失党軍子則以兵圍竹山民賊所害者曰何氏殺其父子三人梟首南陽市曰此党軍子也公察其冤下德贊獄未服而党軍子殺於商州詔賜何氏帛復其家流德贊通州或言華陰人張元走夏州為元昊謀臣詔徙其族百餘口於房議察出

人饒樂且次公曰元事虛實不可知使誠有之爲國者終不顧家徒堅其爲賊耳此又皆其跡爲無罪乃密以聞詔釋之老幼哭庭下曰今當還故鄉然奈何去父母乎至今張氏畫像祠焉代還執政欲以爲大理少卿公曰法吏守文非所願願得一郡以自效乃以爲宿州州跨汴爲橋水與橋爭率常壞舟公始作飛橋無柱至今汴汴皆飛橋移滑州奏事殿上仁宗皇帝勞之曰知卿疾惡無慾沈氏子事未行詔提舉河北便糴都轉運使魏瓘劾奏公擅增損物價已而瓘除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公乞廷辯既對上直公

三續奇賞卷二十五傳

五

奪瓘職知越州且欲用公公言臣與轉運使不和不得爲無罪力請還滑會河溢魚池歸且次公發禁兵捍之處於所當決吏民涕泣更諫公堅臥不動水亦漸退人此之王尊是歲盜起次句執濮州通判井溫上以爲憂問執政誰可用者未及對上曰吾言之矣乃以公爲曹州不逾月悉擒其黨淮南錢安等得運使皆言壽春守王正民不任職正民坐免詔上求傳往代之轉運使調里胥米而爲其役凡十三萬石間之折役米米翔貴民益饑公至固除之且求其事旁郡皆得除又言正民無罪職事辦治詔復以正民爲

鄂州從知廬州虎翼軍士屯壽春者以謀反誅而遷其餘不反者數百人於廬士方自疑不安一日有竊入府舍將爲不利者公笑曰此必醉耳貸而流之盡以其餘給左右使令且以守倉庫人爲公懼公益親信之士皆指心誓爲公先提點刑獄江東又移河北入爲開封府判官改判三司戶部勾院又兼開拆司崇州煮鹽凡十八井歲久滯竭而有司責課如初民破產蕪沒者三百一十五家公爲言還其所籍歲蠲三十餘萬斤三司簿書不治其滯留者自天禧以來未帳六百有四明道以來生事二百一十二萬公曰

三續奇賞卷二十五傳

五

夜課吏凡九月而去其三之二會接伴契丹使還自請補外乃以爲京西轉運使石塘河役兵叛其首周元自稱周大王震動汝洛間公問之卽日輕騎出按吏請以兵從公不許賊見公輕出意色閑和不能測則相與列訴道周公徐問其所苦命一老兵押之曰以是付某縣聽吾命既至今曰汝已自首皆無罪然必有首謀者衆不敢隱乃斬元以徇而流軍校一人其餘悉遣赴戍如初遷京東轉運使維州叅軍王康赴官道博平大猾有號截道虎者歐康及其女幾死吏不敢問博平隸河北公移捕甚急卒流之海島而

劫史故縱坐免者數人山東群盜爲之屏息徐州守
陳昭素以酷聞民不堪命他使皆不敢按公發其事
徐人至今德之移知鳳翔倉粟支十二年主者以腐
敗爲憂歲饑公發十二萬石以貸有司憂恐公以身
任之是歲大熟以新易陳官民皆便之于闕使者入
朝過秦州經略使以客禮享之使者驕甚留月餘壞
傳舍什物無數其徒入市掠飲食人戶晝閉公聞之
謂其僚曰吾嘗正勢丹使得其情虜人初不敢暴橫
皆譯者教之吾痛繩以法譯者懼則虜不敢動矣况
此小國乎乃使教練使持符告譯者曰入吾境有秋

三續奇賞 卷二十五 傳類

三

毫不如法吾目斬若取軍令狀以還使者亦素聞公
威名至則羅拜庭下公命坐兩廊飲食之讓出諸境
無一人譁者始州郡以酒相餉例皆私有之而法不
可公以遺游士之貧者既而曰此亦私也以家財償
之曰吾自効求去不已坐是分司西京未幾致仕
卒享年六十四仕至太常少卿贈工部侍郎要程氏
子四人悅今爲度支郎中恪卒於滑州推官恂今爲
大理寺丞慥未仕公善著書尤長於易有集十卷制
器尚象論十二篇辨鉤隱圖五十四篇爲人清勁寡
欲長不逾中人面瘦黑目光如冰平生不假人以色

自王公貴人皆嚴憚之見義勇於不計禍福必極其
志而後已所至姦民猾吏易心改行不改者必誅然
實出於仁恕故嚴而不殘以教學養士爲急輕財好
施篤於恩義少與蜀人朱輔游輔卒於京師母老子
少公養其母終身而以女妻其孤端平使與諸子游
學卒與悅同登進士第當蔭補子弟輒先其族人卒
不及其子慥公於軾之先君子爲丈人行而軾官於
鳳翔實從公二年方是時少年氣盛愚不更事屢與
公爭議至形於言色已而悔之竊嘗以爲古之遺直
而恨其不其用無大功名獨當時士大夫能言其所

三續奇賞 卷二十五 傳類

三七

爲公沒十有四年故人長老日以衰少恐遂就湮沒
欲私記其行事而恨不能詳得范景仁所爲公墓誌
又以所聞見補之爲公傳軾平生不爲行狀墓碑而
獨爲此文後有君子得以考覽焉贊日間之諸公長
者陳公弼而口嚴冷語言確訥好面折人士大夫相
與燕游間公弼至則語笑寡味飲酒不樂坐人稍稍
引去其天資如此然所立有絕人者諫大夫鄭昌有
言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淮南王謀反論公孫承
相若發蒙耳所憚獨汲黯使公弼端委立於朝其威
折衝於千里之外矣

郭太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家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遂辭就成阜屈伯彥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乃游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對曰吾夜觀乾象盡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並不應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身長八尺容貌魁

三

偉爽不特爲周遊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皆如此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後遭母憂有至孝稱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嚴論故宦官畏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閎得免焉遂閉門教授弟子以千數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爲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慟既而嘆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嗚呼哀止不知于誰之屋耳明年春卒于家時年四十

碑

三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者乃共刻碑碑蔡邕爲其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爲碑銘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初太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叔度累日不去或以問太叔曰奉高之器譬之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若千頃之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也已而果然太以是名聞天下後之好事或附益增張故多華辭不經又類卜相之書今錄其章章効於事者著之篇末左原者陳留人也爲郡學生犯法見斥林宗嘗遇諸路爲設酒飯以慰之謂曰昔

三

元

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駟卒爲齊之忠臣魏之名賢遠瑗顏回尚不能無過况其餘乎慎勿恚恨責躬而已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議林宗不絕惡人者對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原後忽更懷忿結客欲報諸生其日林宗在學原愧負前言因遂罷去後事露衆人咸謝服焉茅容字季偉陳留人也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茅容夷蹠相對容獨危坐愈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其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鷄爲饌林宗謂爲已設饌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

載田勸令學卒以成德孟敏字叔達鉅鹿楊氏人也客居太原荷甌墮地不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甌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因勸令遊學十年知名三公俱辟並不屈云庾乘字世遊潁川鄆陵人也少給事縣廷爲門士林宗見而拔之勸遊學官遂爲諸生備後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讎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爲貴後徵辟並不起號曰徵君來果字仲之扶風人也性輕悍意與人報讎爲郡縣所疾林宗乃訓之義方懼以禍敗果感悔叩頭謝罪遂改節自勸後以烈氣聞辟公府侍御

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姻見允而嘆口得婿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素方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訣之情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讓伏數允隱匿極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於時謝號字子微汝南召陵人也與陳留邊讓並善談論俱有盛名每共候林宗未嘗不連日達夜林宗謂門人曰二子英才有餘而並不入道惜乎既後不拘細行爲時所毀讓以輕侮曹操操殺之王柔字叔優弟澤字季道林宗同郡晉陽縣人也兄弟總角共候林宗以訪

才行所宜林宗曰叔優當以仕進顯季道當以經術通然違方改務亦不能至也後果如所言柔爲護匈奴中郎將澤爲代郡太守又識張孝仲幼教之中心范特租郵置之役召公子許偉康並出屠酤司馬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長信王長文韓文布李一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雲中丘李智師等六十人並以成名

王弼傳

何

弼字輔嗣何劭爲其傳曰弼幼而察慧年十餘始能言父業爲尚書郎時裴徽爲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見而異之問弼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無所不足尋亦爲傳蔽所知于時何晏爲吏部尚書甚奇弼嘆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正始中黃門侍郎累缺晏既用買充裴秀未整又議用弼時丁謚與晏爭衡致

三續前賞

卷二十五

傳記

三

高邑王黎於曹爽奏用黎於是以前補空郎初除親爽訪問爽爲屏左右而弼與論道移時無所他及爽以此輩之時爽專朝政當與共相進用弼通儒不治名高尋黎無幾時病亡爽用王忱代黎弼遂不得在門下晏爲之歎恨弼在臺既淺事功亦雅非所長蓋不留意焉淮南人劉陶善論從橫爲當時所推每與弼語常屈弼弼天才卓出當其所得莫能奪也性和理樂游晏解音律善投壺其論道以會之辭不如何晏自然有所援得多晏也頗以所長爲人故時爲士君子所疾弼與鍾會善會論議以接續爲家然每

踴之高致何晏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其精鍾

會等述之踴與不同以爲聖人拔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中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弼注易頤川人荀融難弼大衍義弼答其意自書以戲之曰夫明足以尋極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顏子之賢孔父之所預在然遇之不能無樂喪之不能無哀又常狹斯人以爲未能以情從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足下之量難已定乎削懷之內然而

三續前賞

卷二十五

傳記

三

臨論句溯何其相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於顏子可以無大過矣弼注老子爲之指略致有理說音道略論注易往仕有高麗言太原王濟好談病老莊常云見弼易注所悟者多然弼爲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正始十年曹爽廢以公事免其秋遇病疾亡時年二十四無子絕嗣弼之卒也晉景王聞之嗟歎者累日其爲高識所惜如此

何蕃傳

韓愈

立言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廿餘年矣。歲舉進士，學成行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博士，助教博士以狀中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群行焯焯者數十餘事，以之升於禮部。而以聞於天子。京師諸生以薦蕃名文說者，不可選紀。公卿大夫知蕃者，比肩立。莫為禮部為禮部者，率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人，父母具全，初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諸三績奇賞。卷二十五 傳類

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行諸太學猶者多施者不還也天將雨水氣上無澤於川澤淵豁之高下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抑有待於彼者歟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歟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

三績奇賞 卷二十五 傳類

馮燕傳

沈亞之

馮燕者魏家入父祖無間名燕少以意氣任事為擊毆聞雞賊魏市有爭財鬪者燕聞之往持殺不半遂沉匿四間官捕急遂亡滑益與對軍中少年難逢相得時相國賈公曉在滑能燕才留屬軍中他日出行里中見戶傍婦人弱袖而望者色甚台使人然其意遂室焉其夫滑將張嬰者也嬰聞其故累歐妻妻黨皆怨望會嬰從其類飲燕伺得間役偃寢中拒寢戶嬰還妻開戶納嬰以裾蔽燕燕卑脊步就蔽轉匿戶扇後而巾墮枕下與佩刀近嬰醉且眠燕指巾令其妻取妻取刀持燕燕熟視斷其妻頭遂持巾去明日嬰起見妻毀灰愕然欲出自白嬰隣以為妻嬰殺留縛之趣告妻黨皆來日常嫉歐吾女迺誣以過夫今復賊殺之矣安得他殺事即其他殺而安得獨全耶共持嬰且百餘苦遂不能言官家收繫殺人罪莫有辨者強伏其辜司法官小吏持什者數十人將嬰就市看者圍面千有餘人有一人排看者來呼曰無令不辜灰者吾竊其妻而又殺之當繫其妻就執有言人乃燕也司法官與俱見賈公盡以狀對賈公以狀問請歸其印以贖燕灰上義之下詔凡滑城或罪皆免

三頭奇賞 卷二十五 傳類

三

以孔說

亞之曰余尚大言而又好叙義事其賓黨耳目之所聞見而為余道元和中外郎劉元鼎語予真元年中

有馮燕事得傳焉嗚呼淫惑之心有甚水火可不畏哉而燕殺不義白不辜其古矣

三頭奇賞

卷二十五 傳類

三

金同知沁南軍節度使事楊公傳 姚燠

金之季年，天兵滋漲，庭臣專謀一力，惴惴以不幸。河外為懼，捷河之北，綿地數千里，信敵牧蒐其中，不敢認寸尺為己。舊時則有若洽海河間，恒山遼陽，易水，平陽，東莒，晉陽，上黨，九公，集創殘，餓羸之餘，收其竟，無事効。相繼亡敗，恒山聲言入援，蹶蹶不敢近京。師形法，擁衆自衛，獨上黨不首，鼠謀去就，提孤軍，闢府馬氏，根窟潞澤，沁輝，復孟衛七州之心，終始北捍者十二年，最名純臣。歲下，激義多節，或聲跡著者，襄

三讀齊世 卷三十五 傳類

三

垣銅觀，襄垣懸府五百里，朝觀襄垣，又百里，府控十餘壁，皆阻山為守，獨襄垣居易地，受敵西北，東三道之鋒，府藏井，得縣上招撫使顯守，不可半即版顯移縣衆往，始顯部將有楊公者，與顯同里，用武略，開顯戰，每未副往，連以勞得官，至是從守襄垣，籍其部衆，繞一旅合，縣民得千人，敵雖梗已，未嘗涉旬月，不一至，公開門，更之，盡止其，張夜所，其，凡戰，聖事，何，荷夕集，不以勞顯，若此者五年，其後，城，穿如，蓬室，石積其下者四里，各盡一射，人心，一不綫，髮，挫敵，以為難，稍引不通，會從顯，後上黨公再役潞州，皆再

有勞，詔進顯銀青榮祿大夫，沁州節度使，元帥左都

監行元帥府事，公懷遠大將軍，同知沁南軍節度使事，時縣官，獨用特性，其待戰勞，一資以官地，多人敵，懷數告身，無所上，舉選領，故仍治襄垣，公一日請顯，曰：以今形勢，襄垣今年跌，明年保無馬武，願分部曲，百人，立朝，親以發兵，衝顯，允以便版，公以前官行，鞫，提令公至治，柵北，靖處艱危中，且昔年聲呼，騰招，山，通谷，窺，稍出，集附，敵悉衆攻，公行夜至，隘樓，被衣止，宿其上，中敵偵刺，未殊，猶張空拳，搏數人，以偵顯，聞哭曰：銀吾翼矣，明年顯滅，又明年上黨公釋師，養安

三讀齊世 卷三十五 傳類

三

京，城一實，公言，公代人，辭，問少，孤，勸於，母，人，西，家，即今榮祿顯也，始顯以募兵，戍郡，邊戍，潞，改，武，有勞，調，睦，沈，司，銀，臨，沈，尤，深，地，戰，又有勞，遷，招，撫，縣，上取，上黨，節度，公一從行，死，事之，年生二十有九，後如千，年，子，仁，風，謂，楚，宜，傳，庶，他，日，職，館，者，得，淺，筆，以，承金史之漏云，仁風歷懷那洛三治中有善政

嗚呼余嘗得三卯錄讀之、蜀稱之慘誠忍言也、夫朱
 襪孫之歿而復生也、蜀民就歿、率五十人爲一聚以
 刀悉刺之、乃積其尸至莫疑、不復復刺之、襪孫尸積
 於下、莫刺者、倒不及、尸血淋漓、入襪孫口、夜半始蘇、
 制劊入林、匿他所、後出蜀、爲樞密使、嘗以示人、未
 嘗不泣下、賀靖權成却錄、城中骸骨一百四十萬、城
 外者不計、嗚呼、推是考、益可悲也、蜀者州史氏、由唐
 吏部侍郎儼從僖宗幸蜀、因家焉、其先墓在青神將
 二十世、宋世號名族、其出蜀也、今唯居湖州一房、讀

三續前

四

其遺事益悲之、史母程夫人、蘇忠公之母之族也、
 夫人將勇其家、下峽江、以索金腰、釋之、兵暴至、伏林
 莽、與賊相、日輸金、果可生、吾兄無資、不復能出、蜀
 史宗誠、無愧矣、縱得生、旦夕兵復至、亦決死、均歿、
 歿以全史兒、誠不恨、經見身歿、爲吾出、腰中金告兒、
 使速走、須史、兵果執、母謝以寶亡金、遂遇害、翼日、
 語于鄰、告史氏兒、甫十三、從草野得尸、如其言、
 以歸、且承圖其象、識曰史光、母年五十有四、嘉熙二
 年十月二十七日申時歿、兵難見、遂東南來、占籍湖
 州、刻意自奮、以右科爲湖東兵馬鈐轄、鈐轄生子圭

文嘉定儒學、教授嘉定生于台孫介魯孫台孫儒術
 通史文復有子幾人而史氏錄嘉熙至于今、且四傳
 矣、噫、蜀錄、秦帝入中夏、至于宋、凡一千五百餘年、文
 物大盛、絕不知有兵革、一旦掃削殆盡、迄今百餘年、
 遺墟敗棘、郡縣廢、幾半可哀也、已可哀也、已贊曰、
 婦人內德、不出門房、中歌、奏戰國而下、俱下幸以著
 非得已也、諄莫甚於歿、從容反復、烈士猶難之、況上
 女乎、歐陽公傳、斷臂婦人以愧馮道夫人以歿傳宗、
 承平世澤、於是乎見、作史者、烏得廢諸、

三續前

五

李節婦傳

揭傒斯

李節婦者姓馮氏名淑安字靜君大名入山東廉訪使時之孫湖州錄事汝弼之女山陰令東平李如忠之繼室也如忠初娶蒙古氏生子任數歲而卒繼室以馮氏生子任一歲而寡有遺腹子父沒兩月乃生名之曰伏計至東平李及蒙古之族相率至山陰盡取其貨及其子任以去馮乃賣釵釧質衣服權厝二喪于山陰巖山下獨携二子廬於墓時年始二十二唯布衣蔬食羸形苦節躬織紉為女師以自給居二十餘年教二子皆成學遂遷二喪反葬汶上邑人王三續奇賞

三續奇賞

卷三

設以中書平章政事在告為親臨其式而歸其象齊祭之人間之莫不嗟咨歎息有為泣下者李及蒙古之族皆大愧慚蓋見馮母子焉視子任反出已子上中書參知政事王士熙侍御史馬祖常禮部尚書李本魯神僧林學士吳澄集賢學士袁桶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國子司業李端太常博士柳貫輩爭為文章盛夸道之山東浙東羣有司交上其事于朝請褒異焉其子仕伏事母極孝皆掾太府有廉直聲而好學不佞史氏曰李之初喪也其族及其妻之屬能扶其二喪携其母子返乎汶水之上而撫存之其義孰

加焉乃不遠二千里而來直利其財也當時亦豈欲扶其數歲之子以去惡其無名耳以二族之人生長鄉里之邦乃不如一寡婦人哀哉馮氏其亦早有家教乎

三續奇賞

卷三

終

奇賞齋廣文苑英華卷之二十六

史官陳仁錫明卿

祭文類

黃州準赦祭百神文

杜牧

會昌二年歲次壬戌夏四月乙丑朔二十二日丁亥
皇帝御宣政殿百辟卿士稽首再拜敢上仁聖文武
至神大孝尊號于皇帝受冊禮畢迴御丹鳳樓因大
赦天下咸告天下刺史宜祭境內神祇有益於人者
可抽常所上賦以備供具故爲刺史實守黃州夏六
月甲子朔十八日辛巳伏準赦書得祭諸神因爲文

稱讚皇帝功德用饗神云皇帝嗣帝天師天付前王
中年造統天業慈仁寬恩聖明文武咸口誅誦口我
父母譬如嬰兒豈不可怒或口咬游苑大林溪嘴嚙
跳突千毛萬羽豹裂鵬擒其衆無伍皇帝口不匪我
不知言豈假汝未撫四夷未考百度天地宗廟未陳
簋簠如寐如寐如寐未食斥退狗馬未可以神或曰
飲酒順氣貌神與舊樂工習自祖父瑞器諸君千萬
侍女酬以觥斝助之歌舞富貴四海不樂何若皇帝
曰不如聞四海蝗蔽田畝或曰亢旱或曰淫雨殍老
孤寡未盡得所聞一有是首不能舉乃按暖良乃登

耆老夕思朝議伏覩約矩詳刑定法深刻不取探賈
典制酌之中古達師太宗近法憲祖休慄思惟不治
是懼四國既平六職攸序黍稷稻粱嘔啞俯俾父父
子子供養撫乳萬里齊倍實皇帝力緊眠而食罔知
其故皇帝乃曰予見郊廟嚴法物旂旗旒五帝坐壇
百神位站鬼疑盼贊捧爵是醴海外天內戎狄蠻夷
奇服異貌伏于除外觀喜時噪迴御丹鳳大赦四海
改元會昌戒諭有罪紹功嗣德披剔幽昧寒暑合節
風輕雨碎穀溫陳困畜繁膺大東南西北根岸壘紀
無有顛憚不識灾害三事大夫邦伯諸侯曰皇帝德
三續奇賞齋英華卷之二十六

古不能待謳歌詠詠安得可稱百工庶人亦有聚謀
拜章口呼願上大號神聽天聞欲揚皇帝之休帝曰
無功不可虛受懇請不已出涕叩頭皇帝不能止曰
予慙羞曰因大赦惟新九州不窮不詐不饑不偷有
窮有饑實吏之尤予實天吏許之省條約束教誡纖
悉丁寧品類細倖各當源流皇帝曰俞設眩耳目誠
爾竭力寒暑風雨宜神是酬匪神之力其誰能謀凡
爾守土各報爾望剝烹羹無愛羊牛天下聞命奔
走承事牧實遭遇亦忝刺史齊齋惕慄臨谷將墜視
牲濯爵不委下吏餽羞具潔罔有不備衣冠待曉坐

以假寐步及神宇。踰足屏氣。神實在前。故泰跪起詩。
不云乎。皇天上帝。伊誰云。愾。天憎罪人。天可指視。止。
歎其身。豈可傍熾。刺史有罪。可病。可死。其身未塞。可。
及。妻子無作。水旱以及閭里。皇帝仁聖。神祇聰明。唱。
和符同。相爲表裏。黃治雖遠。黃俗雖鄙。皇帝視之。遠。
近一致。洋洋在上。實提人紀。無負皇帝。自作羞愧。月。
維季夏。日維辛巳。實神降止。神如有言。我答。皇帝寒。
暑風雨。其期必至。瘳癘水旱。永永止弭。爾爲官人。勉。
爲前治。牧敬再拜。汗流霑地。

崇海文

陳子昂

萬歲通天二年月日清遼道軍海運度支大使虞部
郎中王玄珪敢以牲酒沉浮海王之神神之聽之我
國家昭列象胥恩養戎貊百蠻率職萬方攸同鮮卑
狂猖忘道倖亂人棄不保王師用征故有度遼諸軍
橫海諸將天子命我廣糧景從今旌甲雲屯樓船霧
集且欲浮碣石凌方壺襲朔裔即幽都而溟漲無倪
雲濤洞濤孤山遠島滿洞天波惟降肅恭祀典導鸞
首屏鯨魚呵風伯遇天吳使蒼猊不驚皇師允濟撥
恩剿靈安人定災蒼蒼群生非神孰賴無昏汨亂流
而作神功急急如律令

祭馬當山二水府文

呂誨

為河伯

惟神道靈水府雄據長江濟物利人哉在祀典然風波重阻帆樯交會物貨往還者商人之利也又如月官販壘侵漁下民重裝以還者貪利之吏也是皆行險徼幸日進千里而不知其徑者利加於中計於險易一有傾覆固其宜矣至若艤尾相齧率鍾致石遠奉公上固有期會豈得已者又况忠臣義士志軀報國一言忤時謫斥萬里雖葬於魚腹未歃仇人之欲與夫徇福誠異趣爾意天地設險阻舟楫濟不通皆有所謂神據險阻受國封爵濟物利人福善禍淫三續奇賞卷三十六 祭文五

乃其職而今有蛟甲蟲風鼓浪恣其驚濤危者是果威靈不能制耶彼安濟者皆具李耶六年中再得罪浩浩上者四移麾晉陽舟次于是適值風濤幾為淹溺三日未發故具牢醑禱祈所誠神其監焉

祭主龍文

獨孤及

陽駢陰伏女魃作孽孟夏不雨至于月后土將乾有穀恐竭天道下濟龍德正中宜其甘雨亦祥其風日歲與時俾和而豐胡屯其膏物乃殄瘁民用艱食神祇乏祀豈天不佑豈龍不智盍正直以是輔悃雲漢而下土詔列缺使舉火命商羊以鼓舞喻今為雲沛分為雨溱我主土頑毛之取我黍稷而膏之俾爾稼如流俾爾穗地均實爾為盛爾為樂無貽龍羞俾神我歎尚饗

三續奇賞卷三十六 祭文

六

祭龍文

白居易

維長慶三年歲次癸卯八月癸未朔二日甲申朝議
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守杭州刺史上柱國白居易
易率寮吏薦香火拜告于北方黑龍惟龍其色玄其
位坎其神壬癸與水通靈昨者歷禱四方寂然無應
今故虔誠潔意改命於黑龍龍無水欲何依神無靈
將恐歇澤能救物我實有望于龍物不自神龍豈無
求于我若三日之內一雨滂霑是龍之靈亦人之幸
禮無不報神其聽之急急如律令

龍既無知
亦何求

三續奇賞 卷三 祭文

七

祭城隍神祈雨文二首

杜牧

下土之人天實有之五穀豐實寒暑合節天實生之
也苗力甲而水涸之苗而秀而旱麥之饑則必死天
實殺之也天實有人生之孰敢言天之仁殺之孰敢
言天之不仁刺史吏也三歲一交如彼管庫敢有其
寶玉如彼傳舍敢治其居屋東海之順吏究殺之天
實究之殺吏可也東海之人於婦何辜而三年旱之
刺史性愚治或不至瀆其身可也絕其命可也吉福
殃惡止當其身胡為降旱毒被百姓謹書成懇本之
于天神能格天為我申聞

三續奇賞 卷三 祭文

八

大邑 張為刺史凡十六日未嘗為吏不知吏道黃境隣蔡
治出武大近五十年今行一切後有文吏未盡削除
伏臘節敘牒雜須史僅百輩公取于民里行四錄
侵竊十倍簡科民費半於公租刺史知之悉皆除去
鄉正村長強為之名豪者尸之得輟強車三萬戶中
多五百人刺史知之亦悉除去鼠絲之租而杜其二
錄租穀之賦斗耗其一升刺史知之亦悉除去吏頑
者皆而出之吏良者勉而進之民物吏錢交手為市
小大之獄面盡其詞棄於中者必守定令人曰非多

分三卷
目次

風俗不雜，刺史年少，事得親，其根矣。苗去其
莠矣，不侵不蠹，生沽自如。公庭晝日，不聞人聲。刺史
雖愚，可曰無過。方短不及怨，亦可也。殺亦可也。釋老
聊寡指苗，然苗將穗秀矣，忍令養死，以紀民命。古先
聖哲，一皆稱天，舉動行止，如天在旁，以爲天道。仁則
福之，惡則殺之。孤窮即憐之，無過即遂之。今早已久
恐無秋成，謹具刺史之所爲，下人之將絕，再告于神
神其如何。

三續奇賞 卷三 祭文

乙

祈雨祭漢景帝文

歐陽脩

縣有州帖祈雨諸祠，縣令至，恐以謂雨澤頗時，民不
至於不足，不敢以煩神之視聽。癸丑出于近郊，見民
稼之苗者，荒在草間。問之曰：待雨而後耘，耘又行見
老父曰：此月無雨，歲將不成。然後乃知前所謂雨澤
頗時者，徒見於城郭之近，而縣境數百里山陂田畝
之間，蓋未及也。脩以有罪爲令於此，宜勤民事，神以
塞其責。令既治，民獄訟之不用，又不求民之所急，至
去縣十餘里外，凡民之事，皆不能知。頑然慢于事，神
此脩爲罪，又甚于所以來爲令之罪。惟神爲漢明帝
生，能惠澤其民，布義行訓，咸靈之名，照臨後世而尤
信于此土之人，神其降休以答此土之民之信。

三續奇賞 卷三 祭文

十

和

祭城隍神文

歐陽脩

雨之害物多矣而城者神之所職不敢及他請言城役用民之力六萬九千工食民米一千五百石衆力方作雨則止之城功既成雨又壞之敢問雨者於神誰尸吏能知人不能知雨惟神有靈可與雨語吏竭其力神祐以靈各供其職無媿斯民

三續詩賞卷三祭文

上

祈雨祭漢高皇帝文

歐陽脩

吏有常職來官于滁者不三四歲而易也神食于此無窮已也神與吏於滁人孰親且久孰宜愛其人之深也滁人敢慢神而犯威靈也其畏信勤事于神也更於凡小事猶皆動有法令約束則有罰執若神之變化不測而能與民轉災爲福也吏朝夕拜禱彌旬越月而無所感動神之招呼風雲開闔陰陽而役使鬼物頃刻之間也令民田待雨急矣吏知人力不能爲猶竭其力而不得已况神之易爲也况滁人畏信勤事之久而親神宜愛之而又有可以轉災爲福三續詩賞卷三祭文

上二

告峨山龍湫文

劉因

次

嗚呼一邦之望有峨惟山山之精深聚而淵泉山川
惟形有神棲之雲雷雨露神實司之今是邦之凶旱
極矣豈神之靈坐視而不恤哉蓋雨暘之數出于天
非神之所得專也雨暘之咎由于人非神之所得而
釋也是以使神幽蓄靈潤雖欲發之而不得也雖然
山川之神受命于天而至佑下民者也今欲佑之而
不得矣則當爲之請命于天昭昭在上安有不從由
是言之神雖欲無責焉得而無責也且小民至愚窮
且極矣而無所歸誠則惟淫昏之鬼是求夫淫昏之
鬼乃神之所當屏黜而下民之求亦神之所當誘相
也今氣運已窮矣窮則必通或天降之雨則小民必
歸功於淫昏之鬼而惑信愈篤孰能禁之今是邦之
大夫致禱于神則是禱其所當禱矣既禱其所當禱
而當禱之神能隨其禱而應之以雨使既足而又周
浹焉庶小民之愚知天地之間自有名山大川之正
神實能闡開陰陽而神妙造化而境內吏民之所當
敬修其壇壝潔其牲幣而事之而向之所謂淫昏之
鬼者其不足信矣如是則人情世教或日此而變之
則鬼神之惠又不但一雨而已矣如其不然則是雲

三續奇賞 卷五 祭文

十四

雷之澤神其不可司之旱乾之虐神實不恤之天命
之職可怠而曠之惑邪之俗可助而成之又何望焉
又何望焉敢告

三續奇賞 卷五 祭文

十四

祭木瓜神文

杜牧

維會昌六年歲次丙寅某月某日某官某敬告于木瓜
山之神惟神聰明格天能降雲雨而有災早必能救
之前後刺史祈無不應去歲七月苗將萎死得神之
臨甘雨隨至偏然啗歲化為豐年仰神之靈感神之
德願新祠宇以崇祭祀今易卑隘變為華敞正位南
面廟貌嚴整風雲雨師伯必備侍衛禮儀通判森
然惟神繁雲在襟貽雨在衽視人如子消厚與之不
容商左不降疾疫千萬年間使池之人敬仰不怠伏
惟尚察

三續奇賞 卷五 祭文

十五

祭左丘明文

黃聯

噫嘻嗚呼天地何私鍾才特殊曾羅萬象器國八隅
堯形舜骨禹步湯超魏魏左丘千古德孤月尊骨慘
玉石泥淪何王何侯何王何奴鬼哭朝陽孤巢國都
丁艱憤辰閉目涕裾提簡磨鉛中杼踟躕仲丘經之
神居緯諸百王千法電樹霞鋪浮忠暴孝竄姦磔設
非官而賞弗芥而誅雲龍譎譎麟鳳怡愉星紀二十
驥如媒如後俗流躋履捷途跬步咫尺荆棘扶疎
鄉夾公殺不式不謨侵官盜位妃禁雅臺指白爲赤
驚聲駭愚太陽無色殘燈有餘惟聖作古降聖異區
三續奇賞 卷五 祭文

十六

四子于是折言厚誣仲舒劉向習異牽拘病在膏肓
徒信皮膚有漢後葉方漏本書子俊元凱怒氣虹舒
赤地申力橫流展圖大年條臻平原罔虞深然于祀
清風襲予時移事遠遂終反初陸渾嘆趙信吹空虛
黃踵成胃夸紫航朱方孩踟躕作氣跡跡骨乾忍弱
吻銀乳需張唇哆齒啾啾嘯嘯狂聖赫肅齊說泣
蚶口蟬腹怯稟只且張皇受納毫芒倖倖元而師
孰後而徒更唱迭和蜩喧燥呼噫嘻嗚呼有若子
食毋含腴有果之土爲儒賊儒古人有法礎爾之軀
少宰司寇木偶屍蛆折劍尺鐵土餘階階後復觀者

血迸精枯歲次庚寅倏道曹墟秀領參天苦霧冥紆
寐寐晷刻貯蟹冥符驚醒感嗟肅齋造祠酌水投文
噫嘻嗚呼

三續奇賞 卷五

孫全義縣伏波廟文

李商隱

年八月親祭處置使兼御史中丞鄭某謹遣全義縣
令韋必復以酒牢之奠昭賽于漢伏波將軍新息侯
馬公越城舊疆漢將遺廟一派湘水萬重楚山北顧
川表氏之臺悲同異日方汝水周公之渡感極當時
嗚呼昔也投隙建功因時立志隗將軍坐談西北棄
去無歸忍指松自降王姬雖來不起以若畫之眉宇
隔聚米之山川扶風里中詎守錢而爲虜德陽殿下
寧相馬以推工俟望關西超馳隴首事披冠帶誠姪
書成龍伯高之故人其言有所公孫述之刺客相待
三續奇賞 卷五 六
何慚焉踞啓行鑿溪請往銅留儲杜華普裝尸男兒
已立邊功壯士猶羞病死離湘之游利字依然豈獨
文宣之陵不生刺草更若武侯之墳仍有淡松向我
來思停車展敬一樽有典五馬忘歸及中望歲之祈
又辱有秋之澤雲興杜使軍統牆藩何煩王女之投
壺方聞天笑不待隗人之取箭已見風和氣爽黍稷
之馨用報京城之賜屬以時非行縣不獲躬詣靈壇
詞託煙波意傳天壤既酬三時之澤兼論千載之交
勿負至誠以孤玄契

吊長弘文辭

柳宗元

有周之衰兮邦國異圖臣乘君則兮王易爲侯威強
逆制兮鬱命輔幽珍蟲膠密兮肝膽爲仇姦權蒙貨
兮忠勇以劉伊時云作兮大夫之羞嗚呼危哉河渭
湏溢兮橫軀以抑嵩高斯時兮舉手排直壓弱之不
慮兮堅剛以爲式知死不可撓兮明章人極夫何大
夫之炳烈兮王不寤夫讒賊卒施快于懷狡兮恒就
制乎強國松栢之凋兮翁茸欣植盜驪折足兮罷驚
抗臆驚鳥之高翔兮孽狐惴而不食竊畏忌以群朋
今夫孰病百而伸一抵寡以校衆兮古聖人之所難
三續奇賞 卷五 祭文 十九
矧援虛以威懾兮茲固蹈殆而違安殺身之匪予戚
兮閔宗周之不完豈成城以夸功兮哀清廟之將殘
嫉彪子之肆誕兮彌皇覽以爲謾姑舍道以從世兮
焉用夫考古而登賢指白日而致憤兮卒類幽而不
列版上帝而飛精兮騁寥廓而殄絕燭焉雲以和煦
兮終冥冥以鬱結欲登山以號咷兮愈洋洋以超忽
心沅澗其不化兮形凝冰而自慄圖始而竟下兮非
大夫之操階瑕兮厄兮固衰世之道知不可而愈進
兮誓不偷以自好陳誠以定命兮侔貞臣以激爲友
比干之以仁類兮紂逢紂以不群伯夷與柳宗元

今孰克耽其遺塵而誠端之內勝兮雖者老其誰
古固有一死兮將若樂得其所大夫死終兮君子所
與嗚呼哀哉敬告忠甫

三續奇賞 卷五 祭文 十九

干

不辨

吊孟嘗君文

人固貴賤士無貴賤。人國如歸。望賓若金。出居。入尊。齊政。右。而。靡。強。左。顧。而。田。競。且。以。造。化。為。水。天地為舟。樂則齊。哀則同。憂。豈。區。區。之。國。而。大。邦。是。謀。瑣。瑣。之。身。而。名。利。是。求。畏。首。畏。尾。東。奔。西。囚。志。抗。于。木。偶。命。懸。于。狐。裘。

三續前文

二十一

祭周相公文

杜牧

維大和五年歲次辛未七月辛未朔八日戊寅故吏朝議郎持節湖州諸軍事守湖州刺史杜牧謹遣押衙司馬素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故相國僕射贈司徒周公之靈伏惟相公之道偏於天下至如牧者受恩最深爰自稚齒即蒙顧許及在官途援摯益至會昌之政柄者為誰念忍陰汗多逐良善救實泰幸亦在謫中黃岡大澤葭葦之場繼來池陽棲在孤島僻左五歲遭遇聖明收拾冤沉誅竄罪惡收於此際更遷相廬東下京江南走千里屈曲越嶂如入洞

三續前文

卷三

穴驚濤觸舟幾至傾沒萬山塚合鏡千餘家夜有哭烏書有赤霧病無與醫饑不兼食神暗偏寒行少臥多逐者紛紛歸輪相接惟牧遠慕其道益親相公憐憫極力振拔爰及作相首取西歸授之名曹帖以重職號國太子師市謀人歾而復生不足為喻旌旆西去并於都門賢士大夫無不攀惜皆口相公事若盡忠保道輕位大張公室盡開私門彼由釋者殿倚不進天下賢彥明知所趣重德壯年衆期再入牧收吳興繼奉手示但思休退不言疾恙計首忽至慟哭問天嗚呼蒼生未濟而喪吾用吾為蒼生慟豈獨私恩

想像音容思惟恩紀期於令嗣可以効歟吳洛相遠
逾於三千無因拜極兄歸九泉哭送使者致誠夏筵
伏惟尚饗

三續奇賞卷二十六 祭文類

三

莫相國令穆公文

李商隱

戊午歲丁未朔乙亥時男子王巖卒商隱叩頭哭奠
故相國贈司空彭陽公嗚呼昔燕飛塵從公車臨今
夢山阿送公哀哀古有從死今無奈何天平之年大
刀長戟將軍搏旁一人衣白十年忽然蜩宣甲化人
舉公憐人譜公焉公高如天恩卑如地脫蠶如蛇如
氣之易恩調京下公病梁山絕崖飛梁山行一千草
奏天子鑄辭墓門臨絕丁寧託爾而存公此去耶禁
不時歸鳳棲原上新舊袞衣有泉者路有夜者臺昔
之去者宜其在哉聖有夫子廉有伯夷浮龜沉鬼公
三續奇賞卷二十六 祭文類 廿四
其與之故山義義王豁在中送公而歸一世尚違嗚
呼

錄其要務郎中支

呂溫

年月日謹以云云之奠祭於宗尹郎中之靈其莊南
華之言物故則曰若巨室之僮歸人陶真白之語玄
機則曰雖顧仙不如才鬼逸矣高論嶄然深青有感
斯文獨在之子贊訂九曲華三峯陽亭之右陰晉
之東決濟佳氣勝鬱孤風生民之秀惟子之宗既懼
四知亦畏三誠昔佐赤符實毗皇極坦蕩王道昭宣
帝則丹青不朽琬琰是刻似日具東作辰在北子之
伯仲不忝前人粉飾賢路抑揚鴻紳雲間口下國華
席珍精龍捷陸突鶴精卓爾風標明然流品妍若
三續奇賞

不厚其多

春輝烈如冬涼燕石知魏齊子自審戒指路以光緒
畫登門而聲難售者價重難知者聲清波沙沫金
山是不魏鳥散花落子今有情劉儒十行孫弘三進
直路猶絃靈政如掃筆海驚波詞國翰草文場不寫
於中心冊苑空留於秘寶管千里國漢第一功建韓
汕碧啓幕遂紅賓高王擇韻令人同固不能加減陳
操亦可以喜怒恒公衣蕭含香省蕭臺柏亦管朝
青綠夜裝佐計相則生聚有經竹一官而後時
於世務滿言念金昆毀冠裂帶雪泣星奔生裏之別
枝半謝嶺頭之梅華空繁陟岡望凡詩客之情何任

歸隱見婦人入之恨猶存乃擢戎曹遠荒京令府與
清切以扶明聖不知者壽難言者命未謂季良之賢
已華曾參之病嗚呼平生世路纒繞交期添金甌米
百賦千詩桂林良嶠一片一枝終以浮沉因兼險大
封阜壤之摧落成老大之傷悲尚冀他年或陶朱夜
酒筵琴席燈闌月榭俱開愁別之襟並息分岐之駕
短景未果良辰示借竟鬱結於深衷倏淹淪於大化
沈南康解榻早降清光會稽繼組昨辱餘芳情分逾
極街哀更長三十年之間難追往事五十里之外正
恨殊鄉地開山深川寒樹古杳杳玄夜荒荒宿莽生
三續奇賞

金認石埋玉恨土奇莫絨詞呼風涕雨噫戲噫戲宗
尸之竟來否

祭孔中丞文

石介

昔公爲諫議大夫知兗州臣僚有以詩于篇獻上者
執政者即請進爲龍圖閣直學士上曰千有詩豈若
孔某一言即日拜公龍圖閣直學士公再爲中丞風
格益峻及公沒劉平賊歿於陣漢賊害忠良誣奏平
非賊始乃叛耳天子怒將夷平家平家胥靡就闕冤
號道途逢囑唱中丞來平家將叩中丞馬言其事兩
街賣販兒以數千懷白徒往訴尋是非孔中丞若乎
家慟哭而止噫至尊極者君至恩暗者民尊極則不
信愚暗則難開非公至忠豈能動尊極耶非公至誠

三續齊文

卷二十六 祭文類

二十七

豈能感愚暗耶動乎尊極感乎愚暗公之道格于上
下矣嗚呼公之生也君稱之公之歿也人感之公之
道全於歿生也夫道格于上下爲著全于歿生爲難
舉是二節公之道充于天地之間矣大冬殘臘風號
雲咽節物慘淡心肝摧折猶烟飯酒冷烈享誠
不享味公來降茲

祭文

爲李兵曹祭兄潁州刺史文

李商隱

年月日伏惟震天枝挺秀帝系傳芳片高肥厚重
佳時劇並斯茂先以馨香干鑒將用不德將用
千牛俄什諸儲逸意方超絕足暫繫爰佐輝儀
神京邑惟二宅曹實五兵地峻流急官閑政少
曉露伊洛秋明能吟之詞客伴作賦之賈生遂擢
充厨仍調湯席位列大朝名參內殿朱綬輝華銀龜
舊紫漢有宗正委之親賢東彼惟月人寧我先外夷
求勢天子憂遠皇華始賦紫綬俄懸雄其出塞之任
假以中臺之權不拜無恙於蘇武去節寧類於王焉

三續齊文

卷二十六 祭文類

二十八

止同爲國登龜難備只錦方爲好月非素黑自爲黑
曹時不知非子有感既先忘於絳灌遂不容於樂節
竟陵山水鍾離控扼名貴中嶺時瞻熊羆人以功遙
吾山謗得其明若仲其惠如春先除黜吏且治廢民
汗萊盡闢已室重新草莽木瑞歌去鳥語方大後還
俄嬰美疾積微而桓侯竟晚連命而徐公何意况
空驚遲遲未信誰知泉路之高低孰謂之遠近
永惟良配亦賢女師廢姜猶效君子是宜其宜其然
同穴有期河魴著詠皎日裁詩嗚呼哀哉

日時無期數去分刻言辭華屋草樹帶月源輝
自髮孤弟臨棺慟哭失慈撫於終身宛聲容之在目
心摧則冰炭交集血下而縋縋相續萬古永訣百身
何贖酒滿未御微乾未臨已矣伯氏來慰哀心

祭楊判官八弟文

唐次

維年日月姨兄開州刺史唐某以清酌庶羞之奠敬
祭于楊判官八弟之靈平生懿密重以嘉姻四海之
內惟君一人發自總角逮于知命遊遊讌寢一歌一
詠周流俯仰得君輝映野寺孤亭松門竹徑接襟援
手和神善性霜鶴唳天玉音在聽空室閑齋枯茶爛
柯目非偉生受勝相磨坐隱終日負進亦多歷歷笑
言其情若何歡事勝遊皆隨逝波事均榮感心冥貴
賤骨肉爲交肝膽相見嗚呼哀哉婉孌子幼妹爰居爾
室既結其稿載和琴瑟何年齡之脆促乃貞美之先
三續前賞 卷二十六 祭文類 三十
失悼手足之零落又吾人之凋歿以君之才以君之
藝合蹈豐福令上第行與命違道將時皆遭此仁
厚天胡不惠博雅兼君鎮此南土大昭機髦鵠鴻作
侶曾未累月中茲炎毒百藥無驗類齡愈促悵悵旅
魂淵淵鰥目日雖瞑而有恨竟強冠而可復加有傷
但况惟我親涕淚橫隨遍乎水甲想容色今如在覽
毫翰兮猶新嗚呼哀哉神理昭然幽途可覩悲心日
擗痛淚血瀝何疇日之歡愜變今辰之空閨歸葬猶
緩俟君家塋寬幸歸來安此幽宅嗚呼哀哉尚饗

祭裴氏妹文

李商隱

嗚呼哀哉。竄有行於元和之年。迄坐于會昌之歲。光陰迭代。三十餘秋。得不以既塋開窆。見之儀仗。卜舉歸宗之禮。不幸不祐。天實爲之。推心泣血。孰知所訴。恭惟先德。實紹玄風。良時不來。百里爲政。愛女二九。思託賢豪。誰爲行媒。來薦之于。雖琴瑟而著。詠終天壤。以興悲謂之何哉。繼以沉疴。舊祠無冀。奄忽羽違。時先君子以交辟。員來南轅。已幣接舊陰。於桃李寄。斃殯之松楸。此際兄弟。尚皆乳抱。空驚啼於不見。未識會於沉寃。溯水東西。半紀漂泊。某年方就傳家。難三續青賞。卷二十六 祭文 三十一

旋臻躬本。板輿以引。丹旌西海。無可歸之。九族無可倚之。親既附故丘。使同連。生人窮困。聞見無所及。衣裘外除。言其是急。乃占數東甸。備書販者。日就月將。漸立門構。清白之詞。幸無辱焉。既登太常之第。復忝天官之選。免跡縣政。刊書秘丘。榮養之志。繼而啓動之期。有漸而天。神降罰。艱棘再丁。弱弟幼妹。并未冠世。緒猶闕家。徒屢空。載惟家長之寄。偷存刻之命。號天叫地。五內崩摧。然亦以靈寓。經三紀歸附之禮。聞然未修。是冀苟全。劉摩叛。換逼近。懷城懼。惶焚發之。黃承。

遂以前月初吉。攝錄告靈。號步更郊。訪諸舊。何託旅。依依垂興。欲墮之悲。幾有將平之恨。斷手解體。何痛如之。灑血荒墟。飛走同感。伏深朝夕。二奠不。久難遂。道義叟一人。主張啓奉。抱頭捐背。戒以信誠。附身附棺。庶無遺闕。塋山榮水。實維我家。靈其永歸。無或栖寓。嗚呼哀哉。靈沉綿之際。殯肯之時。基初解。扶床猶能記。而長成之後。豈忘遷移。頃者以先姚年高。兼之多恙。每欲諮畫。即動作咸涕泣。既繁寢膳。稍減雖云。通禮亦所難言。荏苒于斯。非敢怠忽。今則南望顯考。東望嚴君。伯姨在前。猶女在後。克當寓三續青賞。卷二十六 祭文 三十一

殯歸養。幽都雖設者之兆宅。永安而有者之追攀。莫及。又以十二房舊城風水。爲災。胡于彭兒。范然派小。雖古無修墓者。在典經。而志禮約情。亦許通變。今則已於左坎。別卜鄰原。重具棺衾。再立封樹。通年難遇。周月異辰。兼小姪寄兒。亦來自濟。邑駭魂。稚魄依託。尊靈遠想。先域之旁。紫相。望重溝壑。陌萬古千秋。臨穴既垂。飲痛何極。唯安陽。阻妣未。仍世遺。憂。昨木卜孟春。便謀啓合會。雖店東下。逼近行營。烽火朝。然鼓。警夜動。雖徒步舉。觀古有其人。用之於今。或爲簡率。雖冠朝。則此禮。夕行首夏。已來亦有通吉。儻

天監孤藐神聽至誠獲以生茲危員遺託卽五服之內更無流寓之魂一門之中悉共歸全之地今交親饋遺朝暮饋餉收合盈餘節省費耗所望克終遺事豈敢溫飽微生苟有斯不誠亦神明誅責老舊僕使總餘兩人靈之組織餘工翰墨遺跡金收藏篋可用寄哀傷嗚呼哀哉葬天當年骨還舊土箕箒尋移於繼室兄弟空哭於歸魂終天銜冤心骨分裂胞胎氣頻寧有舊新叫號不開精靈何去寓詞寄奠血滴絨封靈其歸來省此哀殞傷痛蒼天苦孤蒼天伏惟尚饗

續齊書卷二十六祭文

三

仲雍哀辭

曹璠字仲雍魏太子之中子也三月而生五月而卒昔后稷之在寒渚關穀之在楚澤哀鳥惡虎而無風塵之災今之玄紉文茵無寒冰之慘羅幃綺帳暖於翔鳥之翼幽房閑宇密於雲夢之野慈母良保仁乎烏虎之情卒不能延期於暮載雖六旬而天歿彼孤蘭之眇眇亮成幹其畢榮哀綿綿於弱子早背世而潛形且四孟之未周將願之乎一齡陰雲回於素蓋悲風動其扶輪臨埏闕以獻歎淚流射而霑巾

續齊書卷二十六祭文

三

哀吾丘子文

李觀

古之道窮者接輿則歌吾丘子則哭哭者年志俱謝
怨不容於歌歌者聲跡可喻不欲取當世之議也然
吾丘子古之窮人也哀莫至焉仲尼方適於魯丘遇
於途衣無裙冠無綬不言於人人亦不自言吐梗茹
酸流於莽蒼之間涕交於頤隨而成淵聲薄於魏魏
一斷一連烏馬之相鳴雲爲之不能爲飛負者息游
者感仲尼亦停蓋爲之心惻顧門人之辨者往訊而
啼之吾丘子揮涕而言之曰太古之先有不宰者聚
五行之秀氣以爲人錢五行之大端以爲心人者以

三續奇賞

卷二上

李

謂靈於萬物者也其生必有依心者所謂棲於百行
者也其立必有從生必有依者親立必有從者君君
親之間必有交游非其親孝無所宣非其君忠無所
稱非有交游不能成其身三者人皆遂之則魯曾參
衛史魚齊管仲夷吾皆其遂者也子獨負之夫身年
復哀是故哭而哀然哀之中有三殺焉始者至於四
方希有一朝之養以爲父母昆弟之權遊罷乃還而
父母之墳已乾今思而哭之與不養之于同中事諸
侯之朝君無德而兵侵今思而哭之與亡國之臣同
復忠孝之間不聞天下之臣子子耻而交今思而哭

之與言無所信同夫忠本孝而生信載義而行三者
既虧於生非生行何行也泫然自沉與波而東流不
窮至今淒風言於黔婁柳下惠必爲之感敬言於伯
陽齧缺必謂之不通觀所以作哀吾丘子之文務勸
人之中庸

三續奇賞

卷二上

李

李

哭尹舍人詞

富 炳

亡友河南尹洙字師魯嘗為起居舍人直能圖閣知
渭州乙酉歲謫官漢東未幾稍遷于均疾且革訪醫
南陽以託范公公謂不効遂沒焉時卜官汶上又東徙
乎盧距其沒所遠甚歎師魯之不得見復不得撫其
視一祭其神因追思其平生所可矧恨未有以卒其
志為辭而哭之嗚呼人皆貴君實粹焉人皆富君實
窶焉人皆老君實夭焉吾知君為深是三者舉非君
之志不吾為哭哭必義始君作文世重淫麗諸家并
殊大道破碎漫漶費詞不立根抵號類嘯朋爭相教

三續奇賞

卷二十六 哭辭類

十七

悲上翔公卿下典書制君子厥時了不為意獨倡古
道以救其蔽時俊化之識文之詣今則亡矣使斯文
不能救其源而極其致吾是以哭之始君為學遭世
幸離掠取章句為文詞經有仁義曾非所治史有
褒貶亦弗以思君領而歎歎時之為鉤抉六籍潛心
以信上下百世出等而窺功不苟進習無匪義今則
亡矣使所學不能信于人而用于時吾是以哭之惟
文與學一事既充用而求豐于時窮雖海岳積資
而為德行乎已而已必裕形乎家而安必充今則亡
矣使賢者之行不能移人心而化大國吾是以哭之

積德既成道隨而生謀固不究動必有經列下矣

以蹇謫見黜于遠則以威懷取寧才型既出謫嫉以
典酷罰劇降慍色不形今則亡矣使君子之道不能
被天下而致太平吾是以哭之嗚呼師魯君生于時
實惟恢奇鍾此其美謂必有光大以奮康濟是期胡
既厚其稟而反速其萎凡粵中繼百亡一旋立落萍
下土天亦有所不知耶將冥冥上穹人固非其所司
耶何惡不必勢而善不必稔忠良而大險狼而耆汨
汨參錯顛倒乖睽天共武者世不欲常泰人不欲常
熙吾疑夫激者之論差不得而信之第於師魯哭無

三續奇賞

卷二十六 哭辭類

長

已而一哭而慟自哭而咽三哭而氣離門哭而腸絕
蘇而復哭哭又不足聊以寫吾之哭聲而寓于辭庶
不泯沒於良谷

哀穆先生文

并序

蘇舜欽

嗚呼穆伯長以明道元年夏客歿於淮西道中友人
蘇叔才于美作詩悼之遺人馳弔之痛夫道不光于
又次其一二行以鑑于世爲文哀之先生字伯長名
修幼嗜書不事章句必求道之本原皆志士徒無意
處熟習評論之性剛介善於背俗不肯下與庸人小
合願交者多固拒之議事堅明上下合古皆可錄然
好詆卿弼斥言時病謹細後生畏聞之又獨爲古文
其語深峭宏大蓋爲禮部格詩賦咸平中舉進士得
出身調泰州司法參軍牧守稱其才貳郡者惡之又
三續前賞卷二十六 哀辭類 三十九

嘗以言忤成郡者守知告貳者私黜史使誣告先生
賂其獄聚左證後召先生使衆參考之由是貶池州
中道竄跡閣下叩登聞鼓稱冤會貳郡者歿復受譴
於朝後累恩得爲蔡州參軍先生自廢朱書益勤
爲文章益根柢於道然聊以文干有位以故固其張
文飾守毫毫之上豪者作佛廟文飾使以騎召先生
作記記成竟不竄上名士以白金五斤遺之曰枉先
生之文願以此爲壽又使周旋者曰士所以遺者乞
其名于公圖不朽耳既而亟召士讓之投金庭下遂
似累乃郡士謝之終不受嘗語之曰寧區區糊口爲

旅人不爲匪人辱吾文也天聖末丞相有欲置爲學
官者耻詰謁之竟不得嘗客京師南河即中往往醉
暮歸邊地如不省持者夜半邸人請問其吟誦唱嘆
聲因隙窺之則張燈危坐片牘執卷亦出睜用是貸
其資毋喪徒跣自負視成瑩日誦孝經喪記未嘗悅
佛嘗飯浮屠氏也識者哀憐之或厚遺則必爲盜取
去不然且病或妻子卒後得柳子厚文刻貨之售者
甚少踰年積得百緡子輒歔將還淮西遇病氣結
塞簡中不下遂卒噫吁天之厭文久矣先生意以黜
廢窮苦終其身頗其道宜不容於今世然由賦數琦

三續前賞

卷二十六 哀辭類

四十一

安常雖兵賊惡少輩所辱困其節行至死不變有孤
儒且切遺文散墜不收伯長之道竟已矣乎初先生
或梁堅自解以書走上黨遺予欲訪其文俾予集序
之去年赴舉京師歷問人終不復得一篇惟有任中
正尚書家廟碑靜勝亭記徐生墓志蔡州塔記皆平
昔所爲又不足成卷今舅氏守蔡近以書使存其家
求所著文字未至間作文哀之道不勝於命命不
會於時吁嗟先生竟胡爲

祭維墳文

任孝恭

相稱冥然往代求圓石而無名遂矣遐年討方碑而不記封樹漂珍誰別羽商之家墳塋傾迴終迷庚癸之向近創此伽藍定須泥丸命彼碩人置茲屯邑不謂綸繩所用遂毀牛亭之基鐵錘所侵爰傷馬鬣之勢重使翠幕臨風佳城見日昔靈沼枯骨周王改以衣冠廣武橫尸漢主加其轡轡勒彼山虞獲顏陞於舊趾命茲匠者修反壤於故林還蟻結之文依似坊之勢幸得空陽大道無變無移京兆長阡勿迴勿徙庶幽魂遊止踐昔徑而不疑塗車往還瞻舊轍而猶在

三續齊東野語

罕

宋孝武宣貴妃誄并序

謝希逸

惟大明六年夏四月壬子宣貴妃薨律谷罷媛龍鄉輟曉照車去魏聯城辭趙皇帝痛掖毀之既聞悼泉途之已宮巡步檐而臨蕙路集重陽而望椒風嗚呼哀哉天寵方隆王姬下姻肅雍揆景陟岵爰臻國軫喪淑之傷家凝實庇之怨敢撰德於旂旒庶圖芳於鍾鼎其辭曰

玄丘烟幄瑤臺降芬高唐漢雨巫山鬱雲誕發蘭儀光啟玉度望月方娥瞻星比藝毓德素里棲景宸軒處麗絳綵浴出懋頤修詩貴道稱圖照言異訓如惺三續齊東野語

贊執九門綢緞史館客與經閣陳風稱藻臨衆分微游藝彈敷撫律窮機躊躇冬旁招悵秋輝展如之華寔邦之媛敬勳顯賜肅恭崇憲奉榮維約永慈以遜逮下延和臨明遠慈神靈集祖慶萬迎祥皇龍降式帝女金和聯踵帝額拔華均芳以落以收燭代輝梁視朔書乳製臺告祝八頌稿和六祈輟法衡總波容章翟殿車拾綵瑤光收華紫禁嗚呼哀哉惟軒夕改輟格長遠離宮天遂別展雲懸靈衣虛奠組紱空烟巾見餘袖匣有遺絃嗚呼哀哉靈氣朔方安羅純白露凝芳歲滄闌庭樹驚芳中帷響金鉉暖芳玉座寒

純孝，辨其俱愛共氣，推其同樂，仰昊天之恩，報怨凱
 風之徒，攀茫昧與春，寂寥餘慶，喪過于哀，棘實滅性，
 世覆冲華，國虛淵令，嗚呼哀哉，題湊既竟，過茲既辰，
 階撤兩奠，庭引雙輜，維慕維愛，曰：子曰身慟，皇情
 客物崩列，併於上曼，崇椒章而出，哀旬照殊策而去，
 城闐嗚呼，哀哉，經建春而右轉，循閭闔而還渡，旌委
 鬱於飛飛，能透達於步步，錯楚挽於槐風，唱邊蕭於
 松霧，涉姑蘇而環迴，望樂池而顧慕，嗚呼哀哉，晨輶
 解鳳，曉蓋俄金，山庭寢日，隧路抽陰，重扇闕兮，登已
 顯中泉，寂兮此夜，深銷神躬于壤末，散靈魄於天澤，
 三緣主禮，悲，
 晉乘氣兮，風德有，
 三

四續古文奇賞

四續古文奇賞
 文有二病在，
 好色刻文之多，汰文
 之色，則文傳或曰多
 可去色，不可去然松
 柏，什爲萬世之用，而
 舍身可以棟明堂，賞
 其餘非賞其色，自古
 奇人易敗，奇文易腐，
 未有不銷亡於斯二

者病不學誦論語有感一誦切磋琢磨奪其多再誦君親賢友易其色夫聰明盡而人力顯悟境窮而苦工現孔子與焉富人羶富文僵琢磨愈少藻縟愈多文不多奇矣必汰其色何也色身之力薄不可以事

親色身之膽寒不可以許國色身之情游不可以訂友賢賢易色始基之矣未也以立身事其親而溫清晨昏脉逾微以事親事其君而雷霆霜雪義更凜以天日盟其友而父母在不許以歿爲臣子拜自獻其

言入可以告君斯出
可以告友或出或處
或語或默難言之矣
學乎學乎俗稱一篇
好文字送歸泉下文
章好色之過也不寧
惟是自唐以來輓戰
卒有文愚黔首有疏
又不知送陣亡幾篇
送飢民幾篇文章好

色之過也國風好色
而範於雅頌文章好
色之防也文無浮艷
之色擇必精語必詳
則奇矣噫吾欲見賤
多賤色真實讀書者
而與之品文也且與
之品人也
皆
天啓五年乙丑中秋

日長洲陳仁錫題于

介石居



四續奇賞序

六

四續奇賞總目

卷之一

賦類

辭類

卷之二

詔制類

命令類

哀冊類

發引類

謚議類

卷之三

疏類一

治道疏

四續奇賞卷總目

卷之四

疏類二

災祥疏

官國疏

外家疏

卷之五

疏類三

禮儀疏

經筵疏

職司疏

卷之六

疏類四

邊事疏

卷之七

疏類五		、會計疏	、節儉疏	、刑禁疏
卷之八		、鹽鐵疏	、好尚疏	、劉子疏
表類上		、年禮表	、封禪表	、尊號表
卷之九		、勳進表	、傳位表	、貢赦表
表類下		、祥臨表		
卷之十		、聽政表		
表類下		、辭讓表	、謝上表	、荐人表
卷之十一		、進文表	、謝表	、雜表
策問類		、賢良策	、博通策	、進士策
策對類		、和試策	、會試策	、鄉試策
卷之十二		、賢良策	、長才廣度策	
論類一		、直書策	、辯策	
卷之十三		、論史	、論治	
論類二				

名理類		卷之十四	、論類三	卷之十五	、論類四
符命類		、上梁文類	卷之十六	、徵文類	、釋文類
連珠類		卷之十七	、露布類	、公移類	
卷之十八		、序類	、書序	、書後	
卷之十九		、序類二	、書序	、書後	
卷之二十		、序類二			
序類二					

文集序	卷之二十一	序類三	卷之二十二	序類四	卷之二十三	記類一	四續奇賞	卷之二十四	記類二	卷之二十五	記類三	卷之二十六	記類四	卷之二十七
應送序		蕭別序 名字序		宴會序 雜序		應送序 公署記	四續奇賞		學校記 祠廟記		池山記 堂記		軒齋記 雜記	
				詩賦序			卷總目		樓閣記 城堤記		亭記		圖書記 詩文記	
							四							

頌類上	卷之二十八	頌類下	卷之二十九	銘類	卷之三十	贊類	卷之三十一	笑類	四續奇賞	卷之三十二	啓類	卷之三十三	書類一	卷之三十四	書類二
									四續奇賞		投知啓 賀謝啓		政事書 求通書		雜記 雜記
				箴類				對類	卷總目				諫諍書		品藻書 家誠書
									五						雜記 雜記

、文字書
、藥書

卷之三十五

、書類二

、往復雜書

卷之三十六

、諸史類上

、論贊

卷之三十七

、諸史類下

、論

四續奇賞 卷總目

卷之三十八

六

諸子類上

尹子
管子
莊子
程子

劉子
元龜子

卷之三十九

諸子類下

呂子
東郭子
韓子
黃子

卷之四十

七類

卷之四十一

雜著類上

、雜文

卷之四十二

雜著類中

藝文
雜文
物類
詩

卷之四十三

雜著類下

雜文

卷之四十四

傳類

、賢高傳
、勳名傳
、節俠傳

四續奇賞 卷目錄

卷之四十五

七

碑類一

武功碑
家廟碑
岳墳碑
祠廟碑

卷之四十六

碑類二

祠宇碑
僧道碑
寺院碑
像塔碑

卷之四十七

碑類三

名碩碑
祠官碑

卷之四十八

碑類四

藩鎮碑
州將碑

卷之四十九

碑類五

將軍碑
命婦碑

高士碑

卷之五十

墓表類

卷之五十一

墓志類上

四續奇賞 卷目錄

職官墓志

八

卷之五十二

墓志類下

職官墓志
婦女墓志

將軍墓志

卷之五十三

行狀類

祭文類

誄辭類

哀辭類

四續古文奇賞總目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一

古吳陳仁錫明卿

賦類

擣素賦

漢班婕妤

鶴賦

唐路喬如

求志賦

宋晁補之

釋求志賦

宋晁補之

漫浪閣辭

宋晁補之

四續奇賞 卷一

梅素賦

班婕妤

測平分以知歲酌玉衡之初臨見禽華以應色聽霜
鶴之傳音佇風軒而結睇對愁雲之浮沉雖松梧之
貞脆豈榮影其異心若乃廣儲懸月暉水流清桂露
朝滿涼衿夕輕燕含蘭而未吐趙女抽簪而絕聲
改容飾而相命卷霜帛而下庭曳羅裾之綺靡振珠
珮之精明若乃盼睐生姿動容多製弱態含羞妖風
靡麗皎若明魄之并建煥若荷華之昭晰調鉛無以
玉其貌凝朱不能異其屏勝雲霞之適日似桃李之
向春紅黛相媚綺組流光笑笑移妍步步生芳兩顰

四續奇賞卷一

如點雙眉如張頰肌系液音性閑良於是役香作扣
或砧擇鷓鴣聲爭鳳音梧因虛而調遠桂山貞而響沉
散繁輕而浮捷節疎亮而清深含竿摠筑比玉兼金
不則不荒匪瑟匪琴或旅環而紆轡或相參而不雜
或將往而中還或已離而復合翔鴻為之徘徊落英
為之颯沓調非常律聲無定本任落手之參差從風
展之遠近或連躍而更投或暫舒而長卷清寡鸞之
命羣哀離鶴之歸晚荷是時也鍾期改聽伯牙弛琴
秦間絕響濮上傳音蕭史編管以振吹周王調笙以
象吟若乃窈窕姝妙之年齒閑貞專之性符皎日之

心計首疾之病歌采綠之章發東山之詠望明月而
撫心對秋風而掩鏡閱絞練之初成擇玄黃之妙匹
準華裁於笥時疑形異于今日想嬌奢之或至許椒
蘭之多衍薰醴製之無韻慮蛾眉之為愧懷百憂之
盈抱空千里芳飲淚後長袖於妍秋綴半月於蘭襟
表纖手於微縫庶見跡而知心計修路之遐復怨芳
非之易泄書既封而重題笥已緘而更結懸行客而
無言還空房而掩咽

四續奇賞卷一

鶴賦

路喬如

白鳥朱冠鼓翼池干舉修距而躍躍奮皓翅之俄俄
宛修頸而傾步啄沙積而相歡豈忘亦青之上忽池
籟而盤桓飲清流而不舉食柏梁而木安故知野禽
野性未脫籠樊賴吾王之廣愛雖禽鳥兮抱恩方騰
驤而鳴舞憑朱檻而為歡

內續奇賞

卷一

四

求志賦

晁補之

初余不自知恣合願求古人而與之游高平邑十大
野今魯東鄙而北鄰固余心其惆然兮求前聖又不
遠豈無鄰其可與謀兮治邴氏而俗泮幽離房誠不
忍兮棄此而莫能族執紼之青陽兮余先子乎東征
橫武林之大江兮雖始寧之南邑路會稽以周流兮
求歷山之所在昔封囑之世守兮以後夫而致刑越
懲恥于夫椒兮進樵女而抑心懿三臣以國霸兮卒
焉異夫出處行束薪而自言兮妻不忍而去助申
威于司馬兮卒隕聲以淮南野訴死于葵謗兮悲綽
約之亦微彼章陳之說囑兮既聘于甲夜何仲御
之清激兮而亦云駭大觀者紛回穴其莫識兮泮千
載而迹陳思苗山猶若茲兮又何悲乎曲水惟鄭公
之志約兮逢神人焉靡求山岬岬而谷紆兮風瀏瀏
乎旦暮敗吾何不可留此土兮竊悲越人之機豈其
食鮓而化音兮無所用吾之綫冬矐矐其多雨兮夏
痺熱以生蠶溪小之淺深兮舟上下而擊石吾遵夏
蓋之山兮聊以觀乎遠海吾先子之初服兮羌蓬道
而不收小人之有心兮猶不假器木余從于東安兮
依哲人而聞詒蜀蘇子之有屋兮漢遺化而多儒往

四續奇賞入卷一

六

者其不可及兮。易不從子之。歷朝余食乎山中。夕余宿乎江上。悲世俗之近市兮。余安能忍而處之。皆往余今樓李爲右兮。使王陽前示世解轡而馳石兮。緬余得此坦塗良。吾輒使環游兮。密吾牙使僕屬。掘九州而顧懷兮。夫安知余力之不足。選余生之留閨兮。歸將母乎故都。伏里門而畏隣兮。幽獨守此四隅。時命大謬兮。吾廷廷欲何之。慨永夏之宜養兮。霜發然其萃之增。歎歎以暇泣兮。殺身其安可守。惟榮而藩穴兮。雀鼠去而不舍。惜四序之不淹兮。春謁謁其既菲。攬卉木猶若茲兮。吾獨不聊此時。悲子仲之婉變。今僂其心以詩禮。吾不能操麻而坐閨兮。標束山而由食。歲早曠而不由兮。蟻又生余之場。屬歲秋之有殺兮。河出墳而湯湯于陵子之終。福兮。井上李其猶飽服芬芳而潔腹兮。夫豈不足以忘老。衆虎豕而好朝兮。咸得時而的。軀持水菜而需暑兮。余同知余賈之不售。思遐舉而莫從兮。心紡軫而盡傷。訊黃石以吉凶兮。棋十二而星羅口由小基大兮。何有顛沛。既非初志之敢期兮。曾何以知其所繫。煩清濟以去垢兮。芝九莖而爲華。宵倚楹而悲詭兮。時獨愛余之無緣。蕭死候之慷慨兮。孰云非食之故。濟澗淵之靈津。

四續奇賞入卷一

七

今橫中流而馳怒思城關之挑達兮。勉踵夫昔之人。昇之志于報兮。亦反求夫余身。小人不知學禮兮。畏罪罟之所尋。宋七世之炳靈兮。皇純佑此下土。與賢而授能兮。哀楚獨此黎庶。牧羊而肥兮。式亦用夫有聞辟雍之洋洋兮。字千日而糾紛連枉。以成雲兮。汗而爲雨。豈余不足于同門兮。獨惆悵而延佇先事而後得兮。惟其食者之責。舉九鼎于鯢淵兮。亦人假夫一臂。余張子之好修兮。寒博大而無朋。雪霏霏而宇凍兮。松栢不改其青。固黃子嘗語余兮。曰。此是爲明。月雖工師不以佩兮。保厥美亦未艾。彼嗟嗟爲已甚。今无浮石而沉木子雲之好思兮。亦聚諸其寂寞。虞氏之爲政兮。舉五臣而與言。彼霖霖之射谷兮。何足以容江潭之鱣。衆不容余之情兮。求余初猶未沐。起孤舉而遠尋兮。唯夫不足而論世。良惘惘而成漢兮。皓保忠而惜高。成功則去兮。曾何足以介其一毛。融躬行既辛。騁兮。出服美亦太靡。陳輜車與乘馬兮。恒榮亦曾乎富貴。蕃居室其不理兮。勞之志以四海元眉之淡然兮。无不以生而昧義。意豈第神所假兮。一何以相此之不祥。豈其莫忍鄰之梓兮。紛救國而得傷。嘉林宗之善哉兮。要成敗以不失寧。遵不知時之。

可爲兮。行漁瀬以畢世。嚼借康之蹈盡兮。愧孫子其
安補阮清舌而咎目兮。潛固自識而遠去謂道不可
爲兮。爲者敗之衆。寔然感不流兮。惟至人焉有之。泮
于祀而語鄰兮。孰與至人之服。意神龍之乘雲兮。吾
欲從焉。以足士生各有遇兮。吾何爲。從僚乎此時。會
霍菽不足以化兮。求余身其庶幾滋。爾以旨蓄兮。菊
以爲糗。修忠信以抑躁兮。夫安知余時之後。圖前聖
吾求。賴兮。攬百子與竝興。時翱翔于道與兮。歷年歲
以爲娛。

釋求志

四續奇賞 卷一

八一

求志自叙也。予從先人寓鉅野。又從先人仕會稽。又
從先人仕杭。余仕于漕仕于魏。而後仕于太學。故求
志所叙如此。高平邑于大野。謂高平鉅野縣也。魯人
好文學而獨邴氏以治富。魯人以不好文學趨利者
以邴氏故也。是見地理志。貨殖傳。雋房別房也。揚雄
云芳酷烈而不聞兮。不如繁而幽之離房。武林餘杭
也。始寧上虞也。歷山舜所耕也。封嶠防風氏禹執而
賜之者也。夫椒吳所棲勾踐之山。而西施蓋樵家女。
二臣大夫種范蠡信威司馬者嚴助也。曹娥父名盱。
章陳云者章丹陳珠二女巫。夜祠詭曉夏鏡兒而驚。

四續奇賞 卷一

七

走者也。而仲御亦嘗見賈充叩舷吳歌。致風雲于怪
之。仲御及統字也。苗山卽會稽山。曲水永和諸君所
集處。鄭弘遇神人于若耶溪云。願旦南風暮北風。夏
蓋上虞海旁山名。自此以上上虞事。東安杭州新城
也。予始見眉山蘇公于杭。故云。未予從于東安兮。依
哲人而開誼樓。李古善御者。王陽不馳九折坂者也。
予自謂至此乃知學之所趨。猶出荆棘險阻。得大塗
而思。驚也。環瀾棋局。考工治車說。車君子之器。車工
而後可以致遠。君子修而後可以涉世。自此以上新
城事。將母故都。予喪先人歸濟時也。予無數也。東
山。濟中。予所用處。比二年不山河決。卒不復于陵
子。子陵仲子也。虎牙猶參差。見甘泉賦。趣市者平旦
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掉臂而不顧。故云。衆虎牙
而好朝聞于時者也。世所用上靈棋者。曰是謂黃石
也。予免喪占之。繇曰。由小至大。無有顛沛。予自謂
非予志所期也。無清濟而以芝爲華。以况余不敢江
以。予時信魯漆室女中宵悲嘆。鄰人疑其欲嫁者
也。茂望之嘗爲小池。東門似自謂各從其志。予暮之
潛淵。予爲豫州事。挑達于教授。非京時事。予去非京
爲太學止。故曰。辟雍之洋洋。鯢桓九。名舉。無淵。

非一臂力然一臂亦有助也張子與太學同舍文潛也文潛不苟合于人黃魯直為明月篇遺之曰天地且美兮生此明月墜白虹兮賞朝日予愛之浮石沉木無是道也而証善者其言皆類此大才而小使之譬霖霖非鯉所游也求斯世而莫予和也則思古人焉孟子所謂是以論其世也故曰惟夫不足而論世自惘惘成漢至潛岡自識而遠去皆論世之事也馬融張禹驕靡相榮以車馬夸弟子皆不足言陳蕃范滂王允李膺李固以忠獫身亦可傷矣夫惟無心于為者為能為天下張良四皓所以成也知其不可而四續奇賞

卷一

十一

宋

十一

不為則若林宗淵明可矣有光武而嚴陵去之非也邈陵也阮籍在晉人中頗能自溺口不臧否人物而為青白眼給矣故曰阮清舌而咎目也餘子猶懷小人之中如捧土救河潰卒與之俱溺豈不痛乎故曰為者敗之懲數子之為而敗而不知時之可為又蔽矣而予又不足為矣故終欲求之于身

漫浪閣辭

晁補之

南康劉義仲壯興志操文義密知名于士大夫年四十矣而學問亦苦蓋不欲一日棄其力于無用也築屋廬山其先人之居自號曰漫浪翁意以比元結從仕與物皆不得已也豫章黃庭堅嘗直曰壯興未至寸翁行已立志不可謂漫浪者潁川晁補之無咎以為知言壯興曰請極其義補之曰唯其詞曰

沛高皇之受命分劉州守曰楚元老好詩而說義兮敬設醴于穆生歲始意而穆去兮申白笑而鉗市富傳孫而失國兮孤辟強之支子爰清淨而少欲兮以

四續奇賞

卷一

十一

宋

身悟于霍光寒孫向之浴問兮至者老而彌良曰泉賢和于朝兮萬物和于野粵百世而能調兮民胥來而鳳下惟劉有後于楚兮千歲發大道原流其芳以益遠兮偉壯興之不愆原惟博而好直兮向異世而復起與惟進而未已兮截向學亦不墜彼元結之信修兮羌何為此漫浪也將履中而晦外兮其德固天之放也惟漫浪之為言兮匪正則之嘉名豈其懲屈之北忠兮欲移以保生結當易之一爻兮幽人履而止吉與方壯而惡畫兮棄爾輔欲誰賴吾語于漫浪之可兮遺物往其庶幾荷畏人而群于人兮拭唾

而其猶殆朝聘望乎紫霄兮久歸次乎左蠡五老今
在上星子兮在下垂瀑介于高丘兮洞深林而北靡
飛梁亘于三峽兮倏異景而殊世青松屋兮桂宇辛
夷房兮梅戶蘭櫺兮菊糗猿體薦兮有若芳雲駟兮
霓輶歲將晏兮誰與游烟爲衣兮水爲佩君誰須兮
休之際吾以漫爲旌兮建彼犬虛之上也吾以浪爲
乘兮周彼八荒之外也狹萬里而不逢人兮御謁我
以宜止晚轟轟而曠洶洶兮羌何以辯乎明晦彌商
出于千仞兮群鳳過而北南彌幽徑于雷室兮列缺
驚而後先求佗僑而不得兮咸勃窣其在下乃山澤
固積方資之卷一
上二卷

而自晦兮忘其同物以迷世恩與波而上下今夫國
非駒之所喜亂口接輿詭而悟聖兮匪沮溺亦楚狂
聖與言而莫顧兮人以爲知乎大方既不足川吾中
兮吾將從回惠之所賦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二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詔制類

告諭伐魏詔

漢後主

命姚崇北伐制

唐蘇頌

遣陸象先按察制

唐蘇頌

幸新豐及同州制

唐蘇頌

授劉沔招撫迴鶻制

唐李德裕

授張仲武招撫迴鶻制

唐李德裕

與點受王書

唐李德裕

四續奇賞卷之二

命令類

魏受命述

魏耶耶淳

黃初五年令

魏曹植

黃初六年令

魏曹植

哀冊類

玄宗皇帝哀冊

唐王宣綰

文德皇后哀冊

齊顏延年

元祿太后哀冊

唐蕭昕

昭明太子哀冊

梁王均

發引類

神宗靈駕發引文

宋晁補之

欽慈皇后發引文

宋晁補之

皇太后靈駕發引文

宋陸游

謚議類

懿宗太后謚議

唐杜宣猷

晉謚恭世子議

唐白居易

謚房式議

唐白居易

謚于頔議

唐王彥威

駁楊綰謚議

唐梁肅

謚韓滉議

唐顧況

四續奇賞卷之二

謚孫奭議

宋宋祁

告諭伐魏詔

漢後主

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亡。古
今常數也。是以湯武脩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昔者
漢祚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昔者
竊執天衡，殘剝海內，懷無君之心，子不孤豎政，華亂
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
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于下。昭烈皇帝體明叡
之德，光濟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
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符讖，建位易號，丕
承天序，補弊興衰，保復廂業，膺誕皇綱，不墜于地。萬

四續奇賞

三

國未靖，早世遐邇，朕以幼冲，繼統鴻基，未習保傳之
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
在匡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
寐，不敢自逸，每崇菲薄，以益國用，勸分稼穡，以阜民
財，授才任能，以參其聽，斷思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劍
長驅，指討凶逆，未旗未舉，而不復聞喪，斯所謂不
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又天禍，恣睢河洛，阻兵
未弭，諸葛丞相弘毅忠壯，忘身愛國，先帝託以天下，
以勗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
領步騎二十萬眾，董督元戎，冀行天罰，除患寧亂，克

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籍總一疆眾，跨州兼土，所務

者大，然卒敗垓下，死于東城，宗族如焚，為笑千載，皆
不以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儼尤，天人所怨，奉時宜
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未克。吳王孫
權同恤災患，潛軍合謀，倚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
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請受節度大
軍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人事又
至，師貞勢并，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
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
人倒戈。今於虜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

四續奇賞

三

能棄邪從正，簞食帶漿，以迎王師者，固有常典，封寵
大小各有品級。魏之宗族，支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
逆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昔輔果絕親于智氏，
而蒙全宗之福，微子去殷，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
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迷沈不反，將以助亂，不式王
命，戮及妻孥，罔有攸救。廣宣恩威，貸以生機，
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肅布天下，使咸聞焉。

其文雖有
起伏不知
其意

命姚崇等北伐制

蘇頌

黃門朕聞上古聖王之政理則教之以戰陳之以兵
蓋威不聲而服不順也故始於禁暴終於偃革斯不
得已而用之朕以寡昧誕膺鴻業思欲率於動靜歸
之教化豈要荒之外奔爲匪人而亭育之中視則如
子可不遵我文軌修其貢賦歲時相望道路抵屬而
默啜素稱桀驁鳴鏑於狼居頃自懷柔屢書於象魏
朝廷所以許其通好議以和親使臣系齎繒帛侍于
令襲冠帶庶中國無事長城罷守戢于銷劍戟
者朕之意焉豈謂我盟不渝爾約斯背伊庭之誓遂
四續奇賞卷二

五

敢侵軼西北偏隅尚聞嘯聚雖掘其精銳而困於圍
逼此不虞之失也朕甚憐之犬羊無親不可恃信而
輕敵熊羆有勇威能宣威而制勝朕由是詢卿士之
奏攬英雄之心謀元帥而得佐軍恢遠圖而舉長策
隨時之義其在豫乎兵部尚書兼紫微令監修國史
上柱國梁國公姚崇天降其才日新厥德禮義爲本
居有四鄰莫敵是先生知千里以仲山甫之操管夷
吾之能智湧泉而不窮精貫日而愈勵信廟堂之柱
石鼎鼐之鹽梅必能奮爾六奇光我三傑可持節靈
武道行軍大憲管管內諸軍咸受節度右領軍衛大

將軍兼檢校單于大都護鎮守軍使張知遷充行
毅外方內直威而勇決自攝單于之臺惠則撫循咸
仰將軍之樹可中軍副大惣管權檢校原州都督李
欽憲家承將相器兼文武求古人之節臨事不回讀
前史之言好謀而斷可佐軍副大惣管檢校左威衛
將軍靈州都督呂休璟慎知邊要久探戎情誠期報
國去病安用家爲奮不顧身伯昭不持賊遺可右軍
副大惣管左驍衛將軍論弓仁石金吾衛大將軍勿
部珣左領軍衛將軍攝本衛將軍張直楷單于副都
護臧懷亮右領軍衛中郎將王海濱前朔州刺史劉
四續奇賞卷二

六

元指右武衛將軍楊楚客并州定清府果毅元肅然
等頗收爲用開張其敵懷才倜儻嘗邀百勝之功立
志經營備習九章之訓弓仁及詢並可前鋒惣管直
楷可左虞侯惣管懷亮可右虞侯惣管海濱元楷楚
客肅然等並可行軍惣管太僕少卿田崇璧廊州刺
史韓思復等強力從政精心在公知無不爲利有攸
往入數事典省關稱其閑練出綜條繁吏人畏其嚴
明崇璧可兼行軍長史思復可兼行軍司馬兵部郎
中李休光司勳郎中張徽忠兵部員外郎王上客刑
部員外郎楊欽明江州別駕李邕等或特達珪璋所

謂登壇之寶或翻翻書記曾聞及霽之詞可以光贊
出車弘宣入幕並可行軍判官靈武軍兵加滿十萬
人舊馬既少宜於內外開廐抽壯馬添滿六萬疋原
夏等州要害處亦量加馬其後軍兵六萬人馬二萬
疋先來點定宜令衛尉卿李延昌左羽林將軍楊敬
述等至冬檢閱且當處團結待後進止其有先鋒破
賊斬敵摧堅功效燭然者並委軍將便定功賞不須
限以常格總管以下有損失兵馬不能力戰棄軍逃
命者便殺其有棄軍入賊不能死節者妻子依叛
緣坐法凡此和衆誓于師兵執燕犀羣馬之雄屯斬

四庫全書

卷二

七

蛟擊龜之勇鼓聲沸野旌旗華雲豈式過於河塞方
震驚於沙漠於是乎善醪以信之芳餌以賞之戮揚
于之僕必行其令持獲其之兵不枉其法堅壁清野
則投石而有余追奔逐北則掃塵而無類俾權宜於
關外仍布告于天下暨勞永逸在此行焉王者施行

遣陸象先等依前按察制

錄頌

黃門古者協和弼弼時咨四岳桑遠能過明目達聰
以變於人也自仲散前朝制方肆直失於德者格之
以禮夫於禮者助之以刑故懼羅網而畏簡書必振
其綱而操其柄庶乎舉政之要也開歲天下諸州岳
牧先充本道按察誠以今之刺舉昔之宰連蓋欲爲
吏之黜陟審人之愁苦中念作姦犯科獲罪相次弃
木或尤于拙匠探葑不以于下體由是中命有司感
多敘用至于按察暫令休罷夫泉有魚矣雖見不祥
林有獸焉而爲之不採與其存而勿用孰若狎以玩
之俾使丁期後修其政銀青光祿大夫益州人都督
府長史姚嵩處置兵馬十世國完國公陸象先等早
經宏量深曉大體清能勵俗仁以敦風必將權豪檢
御昭明淑慝宣興化以樹善行責成而求當可依前
什餘各如故一事已上並推舊例處分本道所隸之
州有能遠不違使者仍令所司量宜分別未爲定額
訖奏聞主者施行

幸新豐及同州勅

蘇頌

勅虞之四刻且編區寓漢之三輔本同京師淳於古者考於今發乎通者應乎遠若順保之事缺則素於王制巡遊之典備則慮於人勞朕受命膺期勵精設教幸乾坤幽贊風雨咸若百物既阜三農已登同穎屬繁宗廟穆稷生於群國我無大桀實欣於歲取人有小康未果於時邁但左翊之地近入黃圖新豐之邑甫鄰青綺山川宮館咫尺相望欲過瀾亭而涉灊經沙阜而臨渭見彼耆耄問其疾苦察長吏之政恤黎甿之冤蓋所以展義陳詩觀風問俗始自畿甸化

四續奇賞

卷十一

千天下宜以今月二十五日幸長春宮停五日緣朝所須並令所司支備一事以上不得干擾朝會日唯量將飛騎萬騎行更不須別置兵馬及有自將喚朕此行之處不得進奉在路有須充苦州縣不能疏決者委御史金吾收狀為進各隨所職副朕意焉



授張仲武東面招撫迴鶻使制 李昉

門下古人云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其外則福生于內朕每念戎事務安生靈既獲遠圖宜恢長筭迴鶻可汗寄託塞上未歸虜庭近者遣使前門懇陳誠款宋人病告於子反朝鮮心附於樓船我之信臣實得要領幽州盧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觀察處置柳奚契丹兩蕃經略盧龍軍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蘭陵郡王食邑三千戶張仲武風雲感契見藻協誠自升將壇屢剪狂寇戈鋌亟聞於堊掃馬牛殆至於

四續奇賞

卷十二

谷量故能望影揣情已探致虜之術豈止聞風破膽益堅慕義之心達奏封章願申告諭彼所率服寧忘懷柔况虜騎往來疾於風雷沙場屢過介以山川臨敵應機困難統一管衛霍之襲虜允異道而征辛趙之擊罕羌兩從其志成于廟勝之策在與髦傑之臣俾爾膺揚旌其狼顧將服蠻夷之叛固在七擒勉思將帥之風無忘五利崇以夏官之秩委以統制之權當竭一心敬茲休命可親校兵部尚書充東面招撫迴鶻使其當道行營兵馬及奚契丹室韋等並自指揮餘如故主者施行

授劉沔招撫迴鶻制

李德裕

晉東漢中夏既寧，匈奴饑饉，臧宮請命，臨塞圖刻石之功。光武報云：「柔能制剛，弱能制強。」傳聞之事，常多失實。雖滅大寇，不如息人。朕每覽前史，爲之典歎。又以大舜修德，有苗歸心。周穆徂征，服不至固。存取亂，在擇良圖。迴鶻項以本國荐饑，落携二黠，曼斯乘其衰亂，遂覆危巢。既焚老上之庭，盡剪名王之族，可汗失地，遠客來附。塞垣朕言，念親姻不忘勲力，論以呼韓，美志漢氏。舊章戎不亂華，國之大典。且分兵食，救彼饑人，令歸漠南方，議贍恤，屬可汗久嬰。

回鶻書

卷二

上

五

與黠戛王書

李德裕

皇帝敕問黠戛王時及陽和想比佳適，注吾合素等王省表，并進馬事。具悉國王陰山雄勁，朔野英雄，包智略，以周身，推誠明而有衆，聲高夷落，威重蕃疆。專遣使臣，遠獻名馬，嚮化之誠，既展輪忠之効，頗明臨軒省章，報食嘉歎。眷言忠蓋，寧志寢興，頃於貞觀中，彼國常奉朝貢，亦授官爵，寵賜而還。爾後但訝音耗，久乖不知，中爲回鶻所隔，及覽來表，方嘉壯圖，蓄銳多年，乘機大舉，快雪冤憤，豁開心懷。回鶻之營壘，既平，國家之山河，不間，既爲隣境，遂閱貢章。又知破迴鶻之時，取得太和公主，特遣專使，送歸闕庭。雖聞行至中途，却爲回鶻所奪，在國王遵以禮義，推之和寧，遠同族之讎嫌，厚視隣之恩信，賢明如此，愧慰難名。回鶻項以失國爲詞，欲索相託，朕以勲親是念，拯卹屢加，曾不知恩漸開。上稔惡，賤非公主，侵暴平人，日尋干戈，時竊牛馬，朕爲全舊好，不下明詠。歲月滋深，邊防將倦，各用長策，繼彰殊勲。焚帳幕而公主歸還，透網難而元惡逃遁，願其餘類，何所寄生。國王遠聞，想同深慰，然猶恐奔竄尚有姦覓，又慮倭彼封疆，將復驚怨。國王亦須嚴爲備擬，善設機謀，同務討除，盡。

回鶻書

卷二

上

五

其根本無貽後患。勉繼前修。親仁善隣。惟彼與此。勿謂遐遠。常存寤思。因注吾合素回。且先詔示。其他禮命。續專遣使宣慰。想宜知悉。

親受命述

邯鄲淳

臣聞雅頌作於盛德。典謨興於茂功。德盛功茂。傳序弗忘。是故竹帛以載之。金石以聲之。垂諸來世。萬載彌光。陛下以聖德應斯。龍飛在位。其有天下也。恭已以受天子之籍。無爲而四海順風。若乃天地顯應。休徵祥瑞。以表聖德者。不可勝載。鑠乎煥顯。真神明之謳歎。於野執筆之徒咸竭文思。獻詩上頌。臣抱疾伏瘳。作書一篇。欲謂之頌。則不能雍容盛懿。列仲玄妙。欲謂之賦。又不能敷演洪烈。光揚緝熙。故思竭愚。稱受命述曰。

四續奇賞

卷二

上四

伊上天閭。載自民主。肇建歷聰。風聲陶唐。爲盛虞夏。受終殷周。革命有禪。而帝有代。而王禪代。雖殊大小。錄同。於是。以漢歷在魏。亦運歸黃也。是故大魏之業。皇耀震霆。肅清宇內。萬邦有祚。神義翼漢。奉禮不越。旅力戮心。茂亮洪烈。樹深根。以厚基。播醇澤。以釀味。含光而弗輝。貳翼而弗發。將俟聖嗣。是遠是達。聖嗣承統。爰宣重光。陳錫裕下。民悅無疆。三神宣降。四靈順方。元龜介王。應龍粹黃。若云魏德據茲。昌昌。南乃鳴玉。步壇。三指以俟。既受休命。龍旋鳳峙。耀耀穆穆。容止臨下有赫。允也天子。既受帝位。納璽要紱。

太常司燒升炮告類珪璋峨峨聖士排揀踰踰聖
御策以蒞。巍巍乎崇功。顯顯乎德容。信帝位之壯業。
天休之所鍾也。于時天地交和。日月光精。氣發不作。
風塵弭清。凡在壇場之位。舉目乎廣庭。莫不君臣和。
德咸玉色。而金聲。屢省萬幾。謀訪老成。治詠儒墨。策。
納公卿。昧旦孜孜。夕惕乾乾。務在諧萬國。叙彝倫。而。
折不若。懷遠人。混六合之風。納乎仁壽之門。刑措靡。
試。偃伯靡軍。然後乃勒功岱嶽。升中上玄。斯固我皇。
之大慕。思心之所存也。

四續奇賞

卷二

受命述二

左

黃初五年令

曹植

夫遠不可知者天也。近不可知者人也。傳曰。知人則。
哲。堯猶病諸諺曰。人心不同。若其面焉。唯女子與小。
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有怨。詩云。憂心悄悄。
愠于群小。自世間人或受寵而背恩。或無故而入。
叛。違顧左右。曠然無信。大嚼者。咋斷其舌。右手執斧。
左手執鉞。傷夷一身之中。尚有不可信。況于人手。唯。
無深瑕。潛孽。隱過。隱愆。乃可以爲人。諺曰。穀千鰲。不。
如養一驢。穀千養虎。大無益也。乃知韓昭侯之弊袴。
良有以也。使臣有三品。有可以仁義化者。有可以恩。
惠驅者。不足以導之。則當以刑罰使之。刑罰復不足。
以率之。則明主所不當。故唐堯至仁。不能容無益之。
子湯武至聖。不能養無益之臣。九折臂知爲良醫。吾。
知所以待下矣。諸吏各敬爾在位。孤推一槩之平功。
之宜賞。于疏必與罪之宜戮。在親不赦。此令之行。有。
若皎日于戲群臣其覽之哉。

四續奇賞

卷二

今

上

原

黃初六年令

曹植

身輕于鴻毛而謗重于泰山賴蒙帝王天地之仁違
百師之典議舍三千之首戾反我舊君使我切服雲
雨之施焉有量哉孤以何功而納斯賔富而不後寵
至不驕則周公其人也孤小人爾身更以榮為戚
者將恐簡易之尤出于細微脫爾之愆一朝復露
故欲修吾往業守吾初志欲使皇帝恩在摩天使孤
心常存此地將以全陛下厚德寃孤犬馬之年此難
能也然固欲行衆之難詩曰德輶如毛鮮克舉之此
之謂也

四續奇賞

卷二

七

賦

唐高祖神堯皇帝哀冊文

虞世南

維貞觀九年歲次癸未五月乙未朔六日庚子大行
太上皇崩于大接宮殿于前殿之西階也十月甲子
朔二十七日庚寅將遷座于獻陵禮也九天落構七
曜沉暉引鸞翽於兩關馬龍輜於六飛哀子嗣皇帝
諱捫崩心攀號泣血悲慕望其如在痛音顏之已
絕去昭景而不留即幽途而永訣孝以追遠哀惟慎
終爰詔史冊叙德宣風其詞曰

玄覽載籍遐聽皇王立德可久應邇期昂天基崇峻
帝系悠長虹耀降祉真氣呈祥葱珩朱紱熊軾龍章

四續奇賞

卷一

文

十八

書

契叶頑符誕生獻德彤雲晝聚黃星夕映舒卷潛躍
幾深道性地載天臨日暉川鏡歷試蒲岳風移俗正
火德云謝羣龍戰野蚩尤躍旗王良策馬拔山紇由
活天泯夏湯拱黎元帖危宗社提劍創業杖鉞事征
威臨雲動海運天行伐謀上畧制勝神兵尊王踐土
東宮中央庶惟上相任隆羣辟六階已平四門咸開
錫命金龜受命負辰君臨仁霑動植化感飛沉
殷輅周冕禹迹堯心制觚返樸抵璧藏金商俗未吹
遺氛阻亂少塞虔劉伊原叛換應變雷動乘機電斷

十角雲消三川水泮，漸以文教致諸王道制禮和樂。
尊備養老翠鳳栖桐丹魚在藻水浮玄貝附榮朱草。
威加海外澤被區中，要荒合軌觀譯遐通沒羽沉浪。
飛輪駕風降言釋負，有懷高謝候爾操陽，杳同姑射。
趨詩禮以承天稟，義方以成化，率應景福方期大年。
玉几奄及金勝遂驚絕五日之晨宵，逮于齡而上仙。
攀帷房以猶慕抱，劬躬以纏綿，嗚呼哀哉虔奉願託。
式遵遺志捐琛玉而不藏，叩胸甄以成器，貽儉德以。
爲纂垂風聲於後嗣，嗚呼哀哉永去天邑言遵紀市。
背沃野於神皋，越通川於渭浹，懷岐山之前跡，瞻新。
四續奇賞 卷二 十九

豐之昔里節哀噫以留思，旒聯翩而顧指悲風急而。
古木吟平野晦而愁雲起，嗚呼哀哉惟綴衣之如昨。
忽馳光之不駐，亟時逝而節吹俄涉新而履故，野蒼。
蒼以日衰歲稟稟而行暮，感物悲於氣序，銜哀踐於。
霜露泣逝水之東流，動喬山之風樹，踏厚地而無感。
仰高天而何訴，嗚呼哀哉曰聖與仁誰前誰後炎暑。
無金石之固，斷華異松喬之壽，孰歷世而長存，惟令。
名之不朽矧玄功與至德冠列辟而爲首，俾軼五而。
登主與造化而長久。

玄宗大明皇帝哀冊文

王 縉

維寶應元年歲次壬寅建巳月五日玄宗至道大聖。
大明孝皇帝崩于神龍殿旋殯于太極殿之西階畢。
以寶應二年三月甲辰朔十一日將遷座于泰陵禮。
也象物已設仙馭將飛空開脫屣無復求衣孝孫皇。
帝親臨遣真意延駐刻向池綍而涕流想山園而心。
割九天兮無所一往兮何極感貽美於孫謀俾述事。
於祖德其詞曰

天賦隋亂中原無主，人歸唐德上帝是輔，以聖易暴。
興文繼武義冠殷湯，威包漢祖仰膺歷數，光宅區寓。
四續奇賞 卷二 二十

惟皇得一承帝嗣五赫哉厥初萬物斯觀景龍之際。
乾儀反坤不利王室將開禍門呂危劉氏趙咏皇孫。
我獨杖劍神斯武貴上排開闔俯掃軒轅不驚宗廟。
大造黎元爲而不有禮備尊尊乃奉辟宗爰交寶命。
問安視膳純孝至敬維城之年左路之政一尊風兆。
百靈翼聖昭馬絕流水不敢競潛龍變海池。慶。
有開必先興王之盛語曰皇帝余德于勤。結。
以順非入隋之不可其命維新繼乾之大。以之均。
臨之以日生之以春寒者影信動植知仁九族既睦。
四門既賓天通之聖電斷之神求賢築虛就列縉紳。

漢書是應庶政必親刑指兵弭威加德馴戎狄解
瘴不勝座環賁爭入來有無恨駕鼓斤駿英
風雨時若示抵相因師於上古思與還淳然後訓
節焉作樂和焉東祠后土南郊上玄齋祭陵廟位號
山川教戰講武祈農籍田見旆問俗旌旗幸邊文物
蔽地英聲動天鳳巢麟擾甘露醴泉九尾三脊朱草
飛龍粉粉勃社每歲且千道德洋溢乾坤交泰成功
如何登封於岱太平如何是時無外才藝餘美帝王
之最樂究天人乙夜懃對文齊日月秋風靡逮推曆
正元調律平害札動雲落弦開葉碎揮琴弄廣教詞

四續奇賞 卷二

輕沛良辰可賞聽政方退鍾鼓屢陳君臣高會巍巍
蕩蕩四十餘載巡省順軌西南粵區命子出震繼明
握圖長驅猛士累剪封狐不失舊物言旋上都離宮
就養壽酒多娛習道久矣神仙遠乎嗚呼哀哉湖上
鑄閭海中斬孽忽乘紫氣長遊碧落千門萬戶孰無
天子家廓八達九衢雖有人芳寂寞淚雨於宸展
哭成雷於郊郭遺轍迹而徒攀葬衣冠而何託同軌
畢至初陵已開震鳳輦於仙仗降龍輶於帝臺儼將
行兮肅穆似有願兮徘徊過春城兮如送望暮山兮
謂來嗚呼哀哉壽元肇吉先天不違接嶠山之往隧

營金阜之玄扉擁馳道兮皆往獨宮車兮不歸原夜
藏晝終天戰輝文始建極武餘英威玄德不朽至道
惟微雖陰陽之與變化倖神聖兮安可希超前古以
作則遺後代以垂衣嗚呼哀哉

四續奇賞 卷二

宋文帝元皇后哀策

顏延年

惟元嘉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大行皇后崩于顯陽殿。九月二十七日將遷座于長寧陵。禮也。龍輅繼綽容翟結駟皇塗。昭列神路。幽嚴皇帝親臨輜輶。躬瞻宵載。銻遺儀於組紉。淪徂音乎珥珮。悲輔筵之移御。痛輦輪之重晦。降輿客位。撤奠殯階。乃命史臣累德述懷。其辭曰：

倫昭儼升。有物有憑。圓精初爍。芳祇始凝。昭哉世族。祥發慶曆。秘儀景圖。光玉繩。曷輝在陰。乘明將進。率禮蹈和。稱詩納順。爰自待年。金聲夙振。亦既有行。

南齊書

卷二

素草。增物象服。是加言觀。維則俾我王風。始基嬪德。惠問川流。芳猷淵寒。方江泳漢。載誼南國。伊昔不造。鴻化中微。用集寶命。仰陟天機。釋位公宮。登羅紫閣。欽若皇始。允迪前徽。孝達寧親。敬行宗祀。進思才淑。傍綜圖史。發音任詠。勅客成紀。靈政穆宣。房樂韶理。坤則順成。星軒潤飾。德之所屆。惟深必測。下節震騰。上清肅側。有來斯雍。無思不懷。仁道輔仁。司化莫斯。象物方條。祇授告沴。太和既融。收華委世。蘭殿長陰。椒塗弛衛。嗚呼哀哉。成涼在肆。杪秋即夢。籍夜流唱。曉月升魄。八神警引。五輅遷跡。嗷嗷儲嗣。哀哀列辟。

灑零玉墀。雨泗丹掖。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嗚呼哀哉。南背國門。北首山園。僕人按節。服馬顧轅。遙酸紫蓋。眇泣素軒。滅綵清都。夷體壽原。邑野淪藹。戎夏悲謹。來芳可述。往駕弗援。嗚呼哀哉。

南齊書

卷二

三

元獻皇太后哀冊文

蕭 昕

維寶應二年歲次癸卯閏正月乙巳朔十六日庚申
元獻皇太后啟殯于永昌之陵寢安神于細柳之亭
宮粵三月甲辰朔十三日乙卯將遷座于泰陵禮也
謚冊昭禮容車儼駕皇帝執通喪而在疚遵遠日以
戒期俾憫幽之荐及痛皇妣以御悲泣外郊而阻禮
將撤奠於有司命宗伯之貳職陳明德以爲詞其詞
曰

兩儀判質二曜分形乾剛坤順陽德陰靈頌風以婉
婦道惟聽王教斯立邦家以寧渭水定祥塗山協德

續前賞

卷二

哀

元

式敷陰教用光山川訓組克修黷繁是職維佩用警
副筭盡饒族承萬岳德備椒房福履蘭殿祥開畫堂
黃花張慶彤管昭芳美源佐譽堯母典唐靈夢沉彩
仙供聖體厚夜無疆重泉永隔義存政制禮備追冊
先志克遵愛臨故宅坤儀展敬敬迺四時聖教六行
蘭芳桂華霜破冰淨萬葉繁榮鸞迴金階元九萬葉
務先種律裁靡震驚宵淪眺朧系明聖之哀惟肅
必求乎華遠登才淑寧觀戲馬嘗往雲門愴農
莘野聯蹤禮禮凝彩璵珞有容志循節義一而肅雍
維德之行今聞不已緒輪羽蓋玉階正殿八節範於

人倫竟結華於地紀六官揮涕于清禁萬寓銜冤於
神理嗚呼哀哉宗祧永固濟哲膺期仁涵動植慶淡
華夷捧鏡奩而增歎臨甲觀而纏悲望松楸兮逾遠
感霜露兮何追湘川有君漢陵宜祀露衛攸心禮章
加數瑞雲呈紫而轉妍厥服變黃而無靈想層城於
北闕背壽原於東路應門寂寂以長閉同軌麟憐而
畢赴嗚呼哀哉閔泉闌兮有淪引池縈兮方昭吟古
水於靈囿迴悲風於渭橋繁笳凝而凄切輶旆轉而
蕭條衣替覆兮猶在香遠聞兮而不消嗚呼哀哉鳴
鶴奏而夙興服馬嚴而曉發慘河山之淑氣怨桃李
之芳月雖立極與觀圓繫迎光而禪設倚彤管兮有
悼休徵音兮無徵嗚呼哀哉

續前賞

卷一

哀

元

懿安皇太后哀冊文

封教

維大中二年歲次戊辰夏五月己未朔二十一日己卯懿安皇太后崩于興慶宮冷井殿旋殯于大內兩儀殿之西階粵十一月丁未朔二十六日壬午遷座于景陵之別寢命大尉具陳祖饋殿廷禮也池紉就列神攢啟封晴霜拂禁曙月驚空叶龜謀之吉兆儼蜃衛於行宮皇帝孝本自天禮期踰節仰遺令之是稟抑宸衷而敢越宵載既備祖庭爰設緬行珮之徂征駐輜輶之去轍顧謂簡冊克揚休烈臣教奉詔敢獻文曰

四續詩賞 卷二 哀書

二七七 唐

大圓清升大方渾凝日正陽德月司陰職人倫既分伉云慨云白晝之卑連帝之尊有國有家以君以親光光母后列列門閭屏胤中榮天枝外秀河祥岳祉蘭香玉美汾陽之孫月平之子有命榮集來頒帝宮奉維城之中饋光承里之華容赫赫憲皇龍潛未躍貽孫鍾紫極之慶知子奉青宮之樂惟后之明執禮而行莊敬必嚴於父道肅敬將俟乎鷄鳴及二聖歸真三光正色日朗黃道月盈霄帳中典是焚香教維則時諒肅竊功推輔翼服辭濯以敬其華煥嚴封拜以誠乎謙抑蘋藻潔饗於宗廟荷藟吟謳於宮掖高

祿有慶大電膺祥誕元良而立極續丕構而圖昌於是養素便殿齋心洞房宸嚴捧負孝道輝光噫馳騁

兮未幾迅朝露兮何常人代之推遷莫極仙家之日月猶長婦事三朝母臨五葉禮益上載恩方下接無何秘籙求真空門悟劫追弓劍之悠遠感霜露之履涉謂十地兮何躋謂丹梯兮可躡金屋不知其長往形管空遺乎舊法嗚呼哀哉姜嫄讓德任姒推名仰符軒耀俯順坤靈容範不遵乎箴史婉婉自恊乎柔明終厭浮代期歸福庭謝明時於清禁即修夜之玄局嗚呼哀哉蘭殿靈嚴椒房幽寂日下珠簾塵生粉

四續詩賞 卷二 哀書

二七八 唐

壁禁樹基芳煙慘宮瓦聽芳霜白瞻象設方如在祿禱兮成昔嗚呼哀哉車書畢會容衛周陳黃山指路清渭臨津姑射之雲霓自遠酈陽之蕭鼓空聞想冥冥於寒廓徒望望於逡巡嗚呼哀哉天上無歸人間一別盼三清之縹緲留四德之昭晰時者陽陽之詠書微卜筮之說版川古於新阡冀回歸於長生靈壽宮相重參差陵附之烟而仙路有期經緯瑞池之月嗚呼哀哉

昭明太子哀策文

王均

歷格我我龍驂弱步羽翹前驅雲旗北侍皇帝哀繼
明之寢曜痛嗣德之徂芳御武帳而悽愴臨甲觀而
增傷式稽令典載揚鴻烈詔撰德於銘旌永傳徽於
舞綴其辭曰

式載明兩實惟少陽儀天比峻儼景騰光唐哲晉期
旦暮斯在識洞機深量包瀛海立德不器至功弗宰
寬綽居心溫恭成性修襟孝友率由嚴敬咸有種德
惠和齊聖括囊流略包舉藝文編該細素殫極丘墳
騰塞先積儒墨區分瞻河開訓望魯揚芬雲物告微

四續奇賞 卷二

三九

殺沴寒象星霜恒昭山頽朽壤成儀上賓德音長往
具僚無蔭諒承女仰嗚呼哀哉首夏司開麥秋紀節
容衛徒馨青華萎絕書幌空張談筵罷設虛饋饌饌
孤燈曙曉嗚呼哀哉簡辰時日室舍龜負幽挺夙啟
玄宮獻成武成齊列文物增明昔遊漳水賓從無聲
今歸郊郭徒御相驚嗚呼哀哉昔絳闕以遠徂輔青
門而徐轉顧馳道而詎前望國都而不歸之隋坂之
嗚呼哀哉泥哀音於蕭瑟變愁容於天日羣草木之
森陰乃寒林之蕭瑟既將反而復疑如有非而遂失

龍天地其無心連永潛於哀殯嗚呼哀哉

四續奇賞 卷二

三

惠文太子哀冊文

蘇頌

維開元十四年歲次景寅四月己酉朔十九日丁卯

太子

太子太傅岐王範于洛冊諡惠文太子殯于正寢之西階仲夏景中將祔于橋陵禮也曉風北清明月西照列鐸枕以嚴鼓出軒除而滅燎皇帝咸深天倫寵異天人追遣奠於將遠慟哀懷其若新人以貞位文以光謚爰詔司存廼甄遺懿其詞曰

重玄之門唐系居尊五色之土岐封教古璫圖正位兄一弟二寶華承庇帝三王四常急難兮特詢以事竟扶翼兮能竭其志其志伊何程才則多武之以靖

四續詩賞卷一

哀

文之以和勇超東牟思奪東阿是日且雨乃云其他
麗許守成忠肅鍾美克順克比爲臣爲子河書聚學
沛易窮理它使露濡賦令雲起出客岳政入旗邦紀
終衛則徐武柏斯擬傳于元嗣欽若端士往錫朱旂
來朝紫微家入朝恩藩后增曜耳肯不問而不勝珍
華不共而不木楚謀或隱梁籍寧遠屬巡能以封還
傳升天而慶歸倚那芳揚名於后懿錦芳條榮可久
當貴兮十何不有聞忽兮曾莫之識嗚呼哀哉有欲
分濯華傳于泰天初辨時靈切乎思駿馬連蹄而交
使近臣駢命而按醫望君王玉弓何遲遲俯橋檻兮猶

若期至不至兮歎長辭悲其悲兮惟此悲外皆罷散

兮內獨漣而豈吾季之在哉崇后儲以謚之乎依橋
岳仁本京師莊泊文兮時能忍茲靈輜稍徐清道徐
被整承華之鹵簿昭德陽之宮觀樹陰陰於園門橋
耿耿於天潢盈軒總以廻復舊新哀以聚散然開
王若不勝喪慘天地之何心悲關山之已長夫儉爲
之德謙同其則有沒是靡惠文是徵存也高臺淺池
之不競歿也備物重器之不矜嗚呼哀哉典冊之有
憑惠文之有稱故奉先皇之松柏成太子之園陵嗚
呼哀哉

四續詩賞卷二

哀

北京為神宗靈駕發引告祭文 晁補之

薤露朝晡歎九齡之夢聞宮車晏出驚七月之期臻
崩天增杞國之思器考切堯人之慕因山克就同軌
具來羹牆痛劇于中宸弓劍哀纏丁群辟安如帝所
逍遙廣樂之觀空有人間惆悵汾河之詠戒塗維輦
接軫大匡竊守提封是虔告享風雲改色羽衛無暉
背通汴之神臯指清伊之吉壤惟宗祧傳聖謳歌訟
獄以咸歸而功德在人禮樂政刑之永悖不顯亦世
無疆惟休臣等祇奉官箴阻瞻輿髮攀號莫逮洒血
摧心

四續自賞 卷二 祭文

三十三 宋

禮部為欽慈皇后發引百官告祭文

晁補之

媽為舜氏本明德之方鼎陳以封實故家之始大
豈特活千人而有祚因當流入世而莫京允屬盛期
篤生碩媛葛之為裕儉可化于女工難則匪黷庶無
愴于朝事是用膺天眷命開國慶基肇烏至之裡郊
肆龍飛之澤寓而不逮東朝之養已驚仙馭之遊抱
泣珠襦初啓南阡之宅申哀寶冊載嚴西寢之封邈
永裕之真游霽欽慈之徽號雲章五字忍聞追遠之
聲風動萬人咸識因親之化將以胎休有焯垂佑無

四續自賞 卷二 祭文

三十四 宋

聖臣等陳刀官聯名誠祖竚攀仰莫引摧隕何具

皇太后靈駕發引祭文

陸游

風御上賓。玉衣永闕。生堯鈞弋。尚懷帝武之祥。從禹會稽。遂奉寢園之卜。母慈罔極。坤載無疆。方同流之畢來。悵東朝之已遠。然而繫難契潤。歸思聖上同安之誠。壽考康寧。躬享先后。莫致之福。庶功陽德。上隆下蟠。歷遠古而罕聞。知聖心之無憾。臣請雖有守常慕徒深。日斷招城神馳。翼御敢脩饋奠之禮。少致攀號之心。

懿宗先太后謚議

杜宜猷

議曰臣聞慶都誕堯。唐風稱盛。塗山育啟。夏道克昌。坤德既刑於邦家。帝錄方傳於悠久。况時風著。壹教自高。夢日昭其休祥。倪天表其鴻慶。晦耀未兆。逢時乃彰。殊榮不在於生前。稱禮必行於身後。詳觀國史。迷聰皇王步驟以來。其道一貫。伏惟先太后應二儀而作合。齊兩耀而降祥。汎流弄印之榮。道叶握圖之聖。柔明初進。慈儉用光。蘋蘩遵助。祭之儀絃。綏展親慈之禮。四德之姿始耀。六官之望攸歸。服浣濯而自修。抑華侈而不御。大行皇帝道資內助。禮冠中閭。越前代之遺聞。體降之盛則。二河之故難並。五麓之度方遙。進賢才而益基。蓄進封而奪志。子一人而不享其福。母四海而不居其尊。行成稽謨。言著箴誠。名器尚虛。於椒掖輝華。俄缺於桂輪。全德則崇備物。猶爽當海晏河清之日。屬賓天上漢之朝。劬軫皇情之深。新阡起。冊禁之慟。於是痛環佩之。感詩禮之無聞。爰詔近臣。俾詠明淑。神筭添何。寫悲情。豈八字之能倫。與三光而齊朗。歎緇緇之痛。陋撫存悼亡之詞。天文照臨。哀榮兼極。其後以大倚伏有徵。皇上繼明之初。遽思。虧復遂發。宮女。以內臣

恭告薦之誠度陵寢之制定遠近禮即兆焉山改馬
鼠之形就朗閣之式璣宮對立蘭殿煥開想像如親
於玉衣時靈疑遊於金屋上仙之日都天下於李
花追榮之辰國風空賦於若萊昔處虞嬪之列今當
文母之榮體內範而素潔因子貴而昭慶泰原松楸
佳氣久凝漢后禱禱盛禮俄及道光前古德冠後宮
發席感於賜衣軫孝思於遺鏡遂揚翟黻之禮以慰
昭靈之慈謹按易曰元者善之長謚法曰宜慈惠和
曰元又曰明德有功曰昭伏以先太后待年之初已
標仁慈之則僣極之後益彰柔煦之風得不謂宜慈
惠和平輔佐昌期才修除教克生聖嗣光殿中典得
不謂明德有功乎前上尊謚曰元昭皇太后謹議

四續齊書卷二

三七

晉書恭世子議

白居易

晉侯以驪姬之惑殺太子申生武謂申生得殺身成
仁之道是以晉人謚為恭世子載在方冊古今以為
然居易獨以為不然也大凡恭之義有三以孝保身
子之恭以正承命臣之恭以道守嗣君之恭若棄嗣
以非禮不可謂道受命於非義不可謂正殺身以非
罪不可謂孝三者率非恭也申生有焉而謚曰恭不
知其可若垂之承代以為訓戒居易懼後之臣子有
失大義守小節者將奔走之將欲商榷敢徵義類在
昔虞舜父頑母嚚舜既克諧瞽亦允若申生父之昏
姬之惡誠宜率子道以幾諫感君心以至誠雖生
之孝不侔於舜而獻公之頑亦不迨於瞽蓋以恭盻
之義俾不格於姦乎故咎之始形則齋慄祗載為虞
舜可也若不能及禍之將兆則讓位去國為吳太伯
可也若又不能及難之既作則全身遠害為公子重
耳可也三失無一得於是乎殺身於不義不祇陷父
於不德不慈負罪被名以至於死臣子之道不其感
歟夫以堯之聖書美曰允恭舜之孝書美曰克恭今
以申生之失道亦謂曰恭庸可稱乎周之也楚子
以霸王之器奄有荆蠻光啟宇土赫赫楚國出之而

四續齊書卷一

三八

與謚之爲恭，猶曰薄德。今申生殉其死，不顧其義輕其身，不圖其君，俾死之後，弑三君，殺十有五臣，實啟禍先。大亂晉國，則楚恭之得也。如彼申生之失也。若此，異德同謚，無乃不可乎？左氏修魯史，受經於仲尼，蓋仲尼之志，丘明從而明之，無善惡，無大小，莫不微婉而發揮焉。至於申生之死也，之謚也，畧而無議，何其謬哉！何以覈諸？且仲尼修春秋，明則有凡例，幽則有微旨。其有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率皆名以貶之。故書曰：晉侯殺其太子申生，不言晉人而書晉侯，且名太子者，蓋明晉侯不道，且罪申生，陷君。因讀奇賞 卷二 二十九

因讀奇賞 卷二

二十九

房式謚議

卓胤慶

議曰：式之在西蜀也，入人耳目，其事雖矣，固非愛之者所能粉飾，而文其論惡之者所能披挾，而張其說蜀之。此時雖女子小人，亦知兇聞斷頭之不可然爲其用者，乃救死於頸語，其無勇烈之心，斯可矣。豈可盡被其附麗之名乎？如式之於劉闢，旣不能去，又不能死，可謂求生害仁者也。而駁議曰：大節已虧，無乃過言哉？何從聞之闢之走西山也，召所疑畏者十數輩於庭，將盡殺之，然後去。而式在其間，賴蒼黃之際，開黨有維持者，僅免于難。推衡之論，則不當如是明矣。然居此時，有將見危授命之義，殺身成仁之道，詰之者，稱式無愧色，愚不信也。不如是，則式之去希烈也，理河南也，廉宣城也，何以無忠敬之目歟？愚論之曰：式也不疾任，承之目，不閉吉挹之口，乃罪也。無上皓素家之心，無譙玄受毒之志，其罪也。如聞之反天，天子棄墳墓，乃曰：願式說一夢以結其心，畧一牒以張其勢，豈其然乎？夫人臣不幸罹於是，惟死而已矣。然孟子曰：生吾所欲也，矧自軻已下哉？使死之易，則王諒、李業、虞俚、馮信不足貴也。意者非不可必死，望人乎？始不以不死罪之，以懷生貶之，是異論也。夫諱

者易其名者也。夫子曰：名以出信，不曰名之必可言也。名不正，則言不順，以至于刑罰不中，止謂此耳。夫豈容易哉？語曰：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恍惚之夢，駭議之外，無言者，深非所以昭示後世也。皋陶謫曰：五刑五用哉！言用刑必當其罪也。刑其支體，於一時猶須當其罪，矧刑其行義，揭之於千萬年歟？康誥曰：敬明乃罰，請依前謚爲領謹識。

贈太保于頔謚議

王彥威

謚曰于頔，剛毅特立，博遊文藝，蘊開物成務之志，爲從橫調禦之才。刺湖州，復南朝舊政，以溉人田，由是斥鹵生稻，梁歲時大化，得丁壯之物，籍者取什一代。貧人租入，故輕重以濟。江南旱濕，送終者無懸窆封樹之制，高則不隱，深則及泉，土繞周棺，水至露齒，頔悉命以官地收瘞，當時稱之爲蘇州。則繕完隄防，疏鑿畎澮，列樹以表道，決水以溉田，其爲襄陽當吳少誠弄兵，王師不乏糧，軍未嘗退表克吳房，即山生得賊將，遂以兵柄授之，推誠於人，有古將畧然，惜其不能善終。如始奉初以還，跋扈立名，滿盈不戒，則有司擬議之際，安可不善善而惡惡哉？元洪刺郡以官事被謫，中貴人衛命，部領便道之徒，所繇出于漢，頔遣命武士持刃捕，梓洪既就執，王人徒歸，又不奉詔出師，而西抵于鄧，軍聲甚雄，人聽日駭，夫師出以律，其出不命，時人不能識其指歸，王者功成而作樂，而侯則否，頔之反旆於蔡也，作文武順聖樂，貞元律萬務承寵綏，有司請編優詔許之事，出一時之澤樂，作諸侯之庭，良可惜哉！然則如頔者，是知樂之可作，而不知禮之不可作者也，遂其取衆爲政之術，蓋初以刊

與害去爲已任，而令行禁止，其源出於法家者流，文深意背，有犯無捨，至有屋誅同命之慘，然未嘗別白其罪，以示顯戮，人至于今而寃之，泊乎天如下降，元侯入覲，朝廷申婚姻之姻，復以宰相待之，則又子罪官貶而連起國獄，摺紳之論，寃益非之，謹按，蓋法殺戮，不幸曰厲，懷恨遂過曰厲，請謚爲厲，或曰，顧孫文學政事，而揚歷中外，卒當登壇，補袞之寄，推於事任，亦謂難能，則易其名者，宜兼舉美惡二字，以正褒貶，今特謚爲厲，或有未安，愚以爲不然，諱類能而授聖人之勸勉，議謚貴當有司之職，分禮經言謚，蓋節以

四續書賞

卷二

四十三

一惠，至於論諡之際，要當美惡咸在，細大無遺，諡乎謚名，則以優速，春秋之義也，况援其功不足以補過，其美不足以掩瑕，其馭下也任威以少恩，其事上也失忠與敬，謚之爲厲，不亦宜乎，勅賜謚曰思。

代太常答蘇端獻楊繪謚議

梁肅

謚曰有國之典，存以位叙其德，沒以謚易其名，名之小大，視德之美惡，蓋書其著而畧其微，要其終而明其義，故曰謚以尊名，節以一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楊文貞體淳素之質，協時中之德，爰自下列至于宰司，秉心不渝，動必由道，與立功立事，開物濟衆，不同，日語矣，而清儉厲俗，明哲保身，曰文與貞，在我惟允，秉公議者，其誰曰不然，今奉符謂公與元載交游，嘗爲載薦引，載之咎惡，悉歸於公，斯乃昧於觀行，定謚之義，且非君子成人之美也，請區而評之，昔荀爽爲

四續書賞

卷二

四十四

董卓所舉，後位三公，及卓敗，亂漢政，可謂甚矣，而漢史曾不以卓之過累於慈明，晏子陳氏俱事齊侯，陳志邪而晏志正，春秋亦不以陳之惡延於平仲，是知道不必合事，不必同則載之於公，其事可見，况當載秉鉞而公不參大政，載以時望慕我，我則靜而守中，因疎爲簡，適見清節，又有發載之惡，皆漏泄，故辭患自掇也，庸可救乎，及夫載覆其餽，公膺大任，任職月淺，屢以疾辭位，且不安安，可以寂寥啟悟而責之乎，昔季文子相三君，無食粟之馬，衣帛之妾，君子思楊公以大名厚位，出入三朝，無宅一區，無

論事正而
后之可謂
者即此處
亦不誤矣
極哉

志於清白交不諂諂可不謂貞乎掌訓誥秉鉉
成均貳宗伯潤色王度無替厥美加以敏而好學見
善如不及可不謂文乎謹按謚法稱貞之例有三清
白守節曰貞大憲克就曰貞憂國忘死曰貞文之義
有六經天緯地曰文道德博聞曰文愍人愛禮曰文
不耻下問曰文慈惠愛人曰文脩德來遠曰文名既
不備事亦殊貫又安可以二王三恪私廟家祭之闕
併責於一名哉若其美果在一則仕文伯孔文子
且無經緯天地之文孟武伯甯武子又非克定禍亂
之武若以廢禮不稱其名則滅孫辰縱逆祀不得謚
四續子實卷二 謚 四十五 唐

文管夷吾帶門反玷不得謚敬是知議名之道錄其
所長則捨其所短志其大行則遺其小節使善惡決
於一字褒貶垂於將來蓋先王制謚之方也若綜覈
名實於公論宜取坦然明白彰於遐邇者今或乘人
之意肆誣謗之辭所謂快取刺骨之說非正義也且
聖無全能才不必備以鄭公徵立言正色耻君不如
堯舜其節大矣而昧於知人許公壞國替道詔廷沮
邪計其志明矣終不能守故春秋爲賢者諱過傳稱
不以一青掩大德語曰無求備於一人蓋二公所以
爲文貞也若曰百行所歸九德咸事如周公之文宜

父之德然後擬謚則千古其嗣而謚典絕矣安在
二蘇魏足爲定制乎謹上參典禮近考故事楊公之
名請如前議云爾

四續子實卷二 謚 四十五 唐

太尉晉國公韓曄議

領 况

議曰韓曄天然風操自建名實取下威重允凝績用
項天下兵興務給財食月計億費王府一空中歲曄
領卜司徒實事出納平準齒革之財買還處衡之賦
邸無飲貨市均靡物加以寄用殆復充盈泊擁旄吳
楚封畧數千里盛名大烈豈而斯畏嚴令山鎮不可
輕沮論意維揚則張璠之謀戢矣飛書斬將則沈清
之亂平矣采衛邦伯文武陪寮怙勢之徒貧阻之族
莫不軋軋願顯如也且天寶以來江左無物產資贖
文法浸寬貪夫徇財小人趨利求茲官者十恒八九

四續子賞

卷一

曄能制勳絲克理莽過之所至刑必糾之非簡能
之不知方矯時而為理興元初姦尤偷變震驚我師
況首獻方物奔貢漢中慶賜遂行邦用由濟貞元初
歲不有秋泰將歉食上憂乏用人人心大搖曄發廩救
災不俟終日萬鍾繼至二輔斯給昔肅何轉漕關中
寇恂資用河內皆以勤王幹蠱推功第一若曄之言
則曄之功非細也爰命作相咨以財計用統籌賦漢
粟誠多超古之才高調主臣而已會登用日茂其道
未光然累行時庸可得而擬謚法曰慮國忘家曰忠
安君不念已危而忠濕安國荒饑濟君艱難屬時多

虞立權修賦危已彼怨忘家在公得非忠乎謚法曰
剛德克就曰肅執心決斷曰肅曄剛而得位師克以
貞今出惟行刑其必犯得非肅乎曰聞眾善不必求
備易名是其大者昔謝琰定謚特以忠肅褒崇何曾
議謚詔以忠肅追美稽曄勲勞無忝前烈伏請謚曰
忠肅謹議

四續子賞

卷一

贈尚書右僕射孫奭謚議

宋 卞

博士宋祁議曰僕射清明莊重體柔而用健陽印吸精儲爲英華在布衣韋帶有深沈不器之韻緩決渾冠賓于王門是時宋與四十餘歲天子上文嚮學開太平之原薪想髦士亢布臺閣而未有卓然以儒名家僕射由經生博貫前載乃以詩之多識書之知達易之賜而慊春秋之妙而微禮之肅雍樂之易良參勸講授爲薦紳倡始執據聖道泚汰羣疑斗杓所建遂成寒暑珩璜所觸自然宮徵歷官上庠居爲時宗既而籍內禁閣踐諫省駁曹之任久進其執出詭其

四庫全書

卷二

謚議

罕九

宋

贊皇公同職職系無關在寒王臣誼躬在說命朝夕納誨惟僕射來之愛莫助之屬今上濬明教切物色舊老實膺丹書之問進對華光之塗用階告猷式克辟聖相榮藉古寬中眇論惟僕射有之足以似之及宸幄歸道安車從駕天文褒餞士倫嗟挹俾者而艾以歿元身大君察朝行路相平賻布所須一出長府密章加等昭飭下泉信乎今終之高顯大雅之明哲矣謹按謚法體和居中善問周道曰宣如僕射處窮彌冲在醜忘兢不居物累不爲盜憎其讓如華宣其慎如子孺能體和矣內治家事外施邦政接士無私

言祝神無媿辭協用通介時其進退能居中矣行成束脩節貫華結終以碩望顯升師臣其所薦士皆足以經哲秉獻數貢皇極遜遠時譽常如不及以年得謝嚮考終之福生平素守鮮如晨葩信善問矣建白細次百餘篇傳經見義質聖行遠藏于冊府副在家楹推明則董仲舒博洽則劉向其周達矣節惠知行請謚曰宣謹議

四庫全書

卷二

謚議

五下

宋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三

疏類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治道

受詔疏

晉劉頌

上仁宗皇帝書

宋蘇洵

論軍國機要朝廷大體疏

宋田錫

四續奇賞 卷三

受訓

到
頃

臣昔奉河內臨辭受詔卿所言悉要事立小大數以
聞恒苦多事或不能悉有報勿以爲疑臣受詔之日
喜熙交集益思自竭用忘其鄙願以螢燭增輝重光
到郡草具所陳如左未及書上會臣嬰丁天罰寢頓
累年今謹封上前事臣雖才不經國言淺多違猶願
陛下垂省使臣微誠得經聖鑒不總弃於常案如有
足採冀補萬一伏見詔書開啟土宇以支百世封建
戚屬咸出之藩夫豈不懷公理然也樹國全制始成
於今超秦漢魏氏之局節紹五帝三代之絕跡功被
萬世流後裔巍巍盛美三五之君殆有慙於則
臣固自然而就之異乎絕迹之後更創之雖然付切
惟皇子於吳蜀臣之愚慮謂未盡善夫吳越割輕庸
蜀險阻此故發繫之所出易生風塵之地日自吳平
以來東南六州將士更守江表此時之至患也又內
兵外守吳人有不自信之心宜得壯王以鎮撫之使
內外各安其舊又孫氏爲國文武衆職數據天朝一
旦煙替同於編戶不識所蒙更生之恩而災困逼身
自謂失地利懷不靖今得長王以臨其國隨才授任
文武並叙十百役不出其鄉求富貴者取之於國

內兵得散新邦又安兩獲其所於事爲宜宜取同
姓諸王年二十以上人才高者分王吳蜀以其去近
就遠割裂土宇令倍於舊以徙封故地用王幼稚須
皇子長乃遣君之於事無晚也急所須地交得長主
此事宜也臣所陳封建今大義已舉然餘衆事倘有
足採以參成制故皆并列本事臣聞不憚危協之患
而願獻所見者盡忠之臣也垂聽逆耳甘納苦言者
濟世之君也臣以期運幸遇無諱之朝雖嘗抗疏陳
辭汎論政體猶未悉所見指言得失徒荷恩寵不異
凡流臣竊自愧不盡忠規無以上報謹列所見如左

固已漸頽矣自嘉平之初晉祚始基逮乎咸熙之末
其間累年雖鉞鉞屢斷剪除凶醜然其存者咸蒙遺
時之恩不執於法泰始之初陛下踐阼其所服乘皆
先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孫則其曾玄古人有言膏粱
之性難正故曰時遇叔世當此之秋天地之位始定
四海洗心整綱之會也然陛下猶以朋才因宜法寬
有由積之在素異於漢魏之先三祖崛起易朝之爲
未可一旦直繩御下誠時宜也然至所以爲政矯世
衆務自宜漸出公塗法正威斷日遷就肅譬由行冊
雖不橫截迅流然俄何所趣漸靡而往終得其濟積
微稍著以至於今可以言政而自泰始以來將三十
年政功美績未稱聖古凡諸事業不茂既往以陛下
明聖猶不及叔世之弊以成始初之隆傳之後世不
無慮下意者臣言豈不少繫聖心夫顧惟萬載之事
理在二端天下大器一安難傾一傾難正故慮經後
世者必精目下之政政安遺業使數世賴之若乃兼
建諸侯而樹藩屏深根固蒂則祚延無窮可以比跡
三代如或當身之政遺風餘烈不及後嗣雖樹親戚
而成國之制不建使夫後世獨任智力以安大業若
未盡其理雖經異時憂責猶追在陛下將如之何願

之所謂重臣者。今悉反忠而為任臣矣。何則。理無危勢。懷不自猜。存誠得者。不惕於邪故也。聖王知賢臣之不世及。輕重相持之勢。以御其臣。是以五等既列。臣無患慢。同於竭節。以徇其上。爵后既建。繼體賢節亦均。契等於無慮。且樹國荷固。則所任之臣。得賢益理。次委中智。亦足以安。何則。勢固易持故也。然則建邦苟盡其理。則無向不可。是以周室自成。康以下逮至宣王。宣王之後。到于赧王。其間歷載。朝無名臣。而宗廟不隳者。諸侯維持之也。故曰。為社稷計。莫若建國。夫邪正逆順者。人心之所繫服也。今之建置。宜

同續奇賞

卷三

七

七

型猶在十年之外。然後能令君臣各安其位。榮其所蒙。上下相持。用成藩輔。如今之為。適足以虧天府之藏。徒棄穀帛之資。無補鎮國衛上之勢也。古者封建既定。各有其國。後雖王之子孫。無復人土。此今事之必不行者也。若推親疎。轉有所廢。以有所樹。則是郡縣之職。非建國之制。今宜豫開此地。令十世之內。使親者得轉處。近十世之遠。近郊地盡。然後親疎相維。不得復如十世之內。然猶樹親有所遷。天下都滿。已滿數百千年矣。今方始封。而親疎倒施。其非所宜。宜更丈量天下土田方里之數。都更裂土分人。以王同姓。使親疎遠近。不相具宜。然後可以永安。古者封國大者不過十方百里。然後人數殷眾。境內必盈。其力足以備充制度。今雖一國。周環近將千里。然力實寡。不足以奉國典。所遇不同。故當因時制宜。以盡事宜。今宜令諸王國。容少而軍容多。然於古典所應有者。悉立其制。然非急所須。漸而備之。不得頓設也。須重甲器械。既具。群臣乃服。絲章倉庫已實。乃營宮室。百姓已足。乃備官司。境內充實。乃作禮樂。唯宗廟社稷。則先建之。至於境內之政。官人用才。自非內史國相。命于天子。其餘眾職。及民生之斷殺帛資。慶賞刑

同續奇賞

卷三

八

八

考所
則也

四續奇賞 卷三

九

成非封爵者悉得專之。今臣所舉二端，蓋事之大，其所不裁，應存二端之屬者，以此為率。今諸國本一，而之政耳。若備舊典，則官司以數事，所不須而以重制損實力。至于慶賞刑罰，所以御下之權不重，則無以威衆人而衛上。故臣之愚意，欲令諸侯權具，國容少而軍容多，然亦終于必備。今事為宜，周之建侯，長享其國，與王者並遠者，僅將千載，近者猶數百年。漢之諸王傳，祚暨至曾玄，人性不甚相遠，古今一揆，而短長甚遠，其故何邪？立意本殊，而制不同，故也。周之封建，使國重於君，公侯之身輕於社稷，故無道之君，不免誅放，與滅絕之義。故國時不泯，不免誅放。則臣思愚庸，必繼是無亡國也。諸侯思愚，然後軌道下無亡國。天子乘之，理勢自安。此周室所以長在也。漢之制置，君國輕重不殊，故諸王失度，陷于罪戮，國隨以亡。不崇與滅絕之序，故下無固國。天下無固國，天子弗上，勢孤無輔，故姦臣擅朝，易傾大業。今宜反漢之弊，修周舊跡，國君雖或失道，陷于誅絕，又無子應除，苟有始封支胤，不問遠近，必紹其祚。若無遺類，則虛建之。須皇子無以繼其統，然後建國無滅。又班固稱諸侯失國，亦由網密，今又空都完其檢，且

四續奇賞 卷三

十

建侯之理本經，盛衰大制，都定班之群后著晉丹青，書之玉版，藏之金匱，置諸宗廟，副在有司，寡弱小國，猶不可危，豈况萬乘之主，承難傾之邦，而加其上，則自然永久，居重固之安，可謂根深華滋而四維之也。臣之愚願，陛下置天下于自安之地，寄大業于固成之勢，則可以無遺憂矣。今闕間少名士，官司無高能，其故何也？清議不肅，人不立德，行在取容，故無名士。下不專局，又無考課，吏不竭節，故無高能。無高能則有疾世事，少名士則後進無準，故臣思立更課而肅清議。夫欲富貴而惡貧賤，人理然也。聖王大詰物情，知不可去，故直同公私之利而說其求道，使夫欲富者必先由貧，欲貴者必先安賤。安賤則不矜，不矜然後廉耻厲，守貧者必節欲，節欲然後操全。以此處務，乃得盡公盡公者，富貴之徒也。為無私者，終得其私，故公私之利同也。今欲富者不由貧，自欲富者不安賤，自得貴公私之塗既乖，而人情不能無私，私利不可以公得，則恒背公而橫務，是以風節日頽，公理漸替。人士富貴，非軌道之所得，以此為政，小在難期，然教頽來既久，難反一朝。又世放都靡，營欲比肩，群士渾然庸行，相似不可頻肅，甚殊黜陟也。且教不

不省
以

四續奇賞 卷三

十一

求盡善善在抑尤同後之中猶有甚泰使夫昧適情之樂者損其顯榮之貴俄在不鮮之地約已望其家儉德之報列于清官之上二業分流令各有家然俗放都奢不可頓肅故臣私慮願先從事于漸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人君至少同于天日故非垂聽所得周覽是以聖王之化執要而已委務于下而不以事自嬰也分職既定無所與焉非憚日昃之勤而牽於逸豫之虞誠以政體互然事勢致之也何則夫造創謀始逆闇是非以別能否其難察也既以施行因其成敗以分功罪其易識也易識在考終難察在造始故人君恒居其易則安人臣不處其難則亂今陛下每指事始而略於考終故群吏慮事懷成敗之思輕飾文采以避目下之重譴此政功所以未善也今人主能恒居易執要以御其下然後人臣功罪形于成敗之微無逃其誅賞故罪不可蔽功不可誣功不可誣則能者勸罪不可蔽則違慢日肅此爲國之大略也臣竊惟陛下聖心意在盡善懼政有違故精事始以求無失又以衆官勝任者少故不委務寧居日昃也臣之愚慮竊以爲今欲盡善故宜考終何則精始難校故也又群官多不勝任亦宜委務使能者得

四續奇賞 卷三

十二

以成功不能者得以老敗者可得而廢功成可得遂任然後賢能常居位以善事國劣不得以尸祿害政如此不已則勝任者漸多經年小久即群司徧得其人矣此校才考實政之至務也今人主不委事仰成而與諸下共造事始則功罪難分下不專事居官不久故能否不別何以驗之今世士人決不悉良能也又決不悉疲軟也然今欲舉一忠賢不知所賞求一負敗不知所罰及其免返自以犯法耳非不能也登進者自以累資及人間之譽耳非功實也若謂不然則當今之政未稱聖旨此其徵也陛下御今法爲政將三十年而功未日新其咎安在古人有言琴瑟不調甚者必改而更張凡臣所言誠政體之常然古今異宜所遇不同陛下縱未得盡仰成之理都委務於下至於今事應奏御者蠲除不急使要事得精可三分之二古者六卿分職冢宰爲師秦漢已來九列執事丞相都總今尚書制斷諸卿奉成於古制爲重事所不須然今未能省并可出衆事付外寺使得專之尚書爲其都統若丞相之爲惟立法創制死生之斷除名流徙退免大事及連度支之事臺乃奏處其餘外百皆專斷之歲終臺閣課功技簿而已此爲九

卿造制事始斷而行之尚書書主賞罰繩之其勢必愈考成司非而已於今親掌者動受成于上下之所失不得復以罪下歲終事功不建不知所責也夫監司以法舉罪獄官案劾盡實法吏陳辭守文大較雖同然至於施用監司與夫法獄體宜小異獄官惟實法吏唯文監司則欲舉大而略小何則夫細過微闕謬妄之失此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糾以法則朝野無立人此所謂欲理而反亂者也故善爲政者綱舉而網疏綱舉則所羅者廣網疏則小必漏所羅者廣則爲政不苛此爲政之要也而自近世以來爲監司者

四續奇賞

卷三

十三

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微過不足以害政舉之則微而益亂大綱不振則豪彊橫肆豪彊橫肆則百姓失職矣此錯所急而倒所務之由也今宜令有司反所常之政使天下可善化及此非難也人主不善碎密之案必責犯彊舉尤之奏當以盡公則害政之衰自然禽矣夫大姦犯政而亂兆庶之罪者類出富強而豪富者其力足憚其貨足欲是以官長顧勢而頓筆下吏縱姦思所司之不舉則謹密細以羅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似盡公而撓法不亮回已在其中矣非徒無益于政體清議乃由此而益傷古人有言曰君

子之過如日之蝕焉又曰過而能改又曰不貳過凡此數者皆是賢人君子不能無過之言也苟不至干害政則皆天網之所漏所犯在其大然後王誅所必加此舉罪深之大例者也故君子得全美以善事不善者必夷戮以警衆此爲政誅赦之準式也何則所爲賢人君子苟不能無過小疵不可以廢其身而輒繩以法則愧乎明時何則雖有所犯輕重甚殊于士君子之心受責不同而名不異者故不執之徒得引名自方以惑衆聽因各可亂假力取直故清議益傷也凡舉過彈違將以肅風論而整世教今舉小過

四續奇賞

卷三

十四

清議益損是以聖人深識人情而達政體故其稱曰不以一眚掩大德又曰赦小過舉賢才又曰無求備於一人故冕而前旒充牣塞耳意在善惡之報必取其尤然後簡而不漏大罪必誅法禁易全也何則害法在犯尤而謹搜微過何異放兇豹於公路而禁鼠盜于隅隙古人有言鉄鉞不用而刀鋸日弊不可以爲政此言大事緩而小事急也時政所失少有此類陛下宜方而求之乃得所務也夫權制不可以經常政平不可以守安此言攻守之術異也百姓雖愚望不虛生必因時而發有因而發則望不可奪事變異

前則時不可違明聖達政應赴之速不及下車故能
動令事機入得人情晉魏武帝分離天下使人後居
戶各在一方既事勢所須且意有曲爲權假一時以
赴所務非正典也然遂巡至今積年未改百姓雖身
丁其困而私怨不生誠以三方未悉蕩并知時未可
以求安息故也是以甘後如歸視險若夷至于平吳
之日天下懷靜而東南二方六州郡兵將士武吏戍
守江表或給京城運漕父南子北室家分離歲更不
寧又不習水土運後勤瘁並有死亡之患勢不可久
此宜大見處分以副人望魏氏錯後亦應改舊此二

國續奇賞

卷三

者各盡其理然賢者思懷德謳吟樂生必十倍于
今也自董卓作亂以至今近出百年四海勤瘁丁難
極矣六合渾并始于今日兆庶思享非虛望也然古
今異宜所遇不同誠亦未可以率遵在晉放息馬牛
然使受百役者不出其國兵備待事其鄉實在可爲
縱復不得悉然爲之苟盡其理可靜三分之二吏役
可不出千里之內但如斯而已天下所蒙已不訾矣
政務多端世事之未盡理者難徧以疏舉振領總綱
要在三條凡政欲靜靜在息役息役在無爲倉廩欲
實實在利農利農在平糶爲政欲著信著信在簡賢

簡賢在官久官久非難也連其班級官非才空不得
傍轉以終其課則事善矣平糶已有成制其未備者
可就周足則穀積矣無爲匪他却功作之勤抑似益
而損之利如斯而已則天下靜矣此三者既舉雖未
足以厚化然可以爲安有餘矣夫王者之利在生天
地自然之財農是也所立爲指于此事誠有功益苟
或妨農皆務所息此悉似益而損之謂也然今天下
自有事所必須不得止已或用功甚少而所濟至重
目下爲之雖少有廢而計終已大益農官有千百之
利及有妨害在始似如未急終作大患宜逆加功以

西續奇賞

卷三

六

寒其漸如河汴將合沉萊苟善則役不可息諸如此
類亦不得已已然事思緩急權計輕重自非近如此
類準以爲率乃可興爲其餘皆務在靜息然能善等
輕重權審其宜知可興可廢甚難了也自非上智遠
才不幹此任大創業之美勲在垂統使夫後世蒙賴
以安其爲安也雖昏猶明雖愚若智濟世功者寔在
善化之爲要在靜國至夫修飾宮署凡諸作役務爲
恒傷過泰不患不舉此將來所不須于陛下而自能
者也至于仰蒙前緒所憑冒者實在遺風繫人心餘
烈匡幼弱而今勤所不須以傷所憑鈞此二者何務

孰急陛下少垂思慮詳擇所安則大理盡矣世之
私議竊比陛下于孝文臣以爲聖德隆綏將在乎後
不在當今何則陛下龍飛鳳翔應期踐阼有創業之
勲矣掃滅彊吳奄征南越又有之矣以天子之貴而
躬行布衣之所難孝儉之德冠于百王又有之矣履
宦無細動成軌度又有之矣若善當身之政建藩屏
之固使晉代久長後世仰瞻遺跡校功考事實與湯
武比隆何孝文足云臣之此言非臣下褒上虛美常
辭其實然非所以資爲安之理或未盡善則恐良
史書勲不得遠盡弘美甚可惜也然不可使夫知政
四續奇賞 卷三 十七

之士得參聖慮經年小久終必有成願陛下少察臣
言

上仁宗皇帝書

蘇洵

嘉祐三年十二月一日
君州布衣臣蘇洵謹頓首
拜冒萬死上書皇帝閣下臣前月五日蒙本州錄到
中書劄子連牒臣以兩制議上翰林學士歐陽脩奏
臣所著權書衡論幾策二十二篇乞賜甄錄陛下過
聽召臣試策論舍人院仍令本州發遣臣赴闕臣本
田野匹夫名姓不登於州閭今一旦卒然被召實不
知其所以自通於朝廷承命悼恐不知所爲以陛下
躬至聖之資又有群公卿之賢與天下士大夫之衆
如臣等輩固宜不少有臣無臣不加損益臣不幸有
四續奇賞 卷三 十一
負薪之人不能奔走道路以副陛下搜揚之心憂惶
負罪無窮客處臣本凡才無路自進當少年時亦嘗
欲僥倖於陛下之日舉有司以爲不肯輒以擯落爲
退而處者十有餘年矣今雖欲勉疆扶病戮力亦自
知其疎拙終不能合有司之意恐重得罪以辱明詔
且陛下所爲千里而召臣者其意以臣爲能有所發
明以庶幾有補於聖政之萬一而臣之所以自結髮
讀書至于今茲犬馬之齒幾已五十而猶未敢廢者
其意亦欲効尺寸於當時以快平生之志耳今雖未
能奔伏闕下以累有司而猶不忍默然卒無一言而

已也。天下之事其深遠切至者。臣自惟疎淺。未敢遽言。而其近而易行淺而未見者。謹條爲十通。以塞明詔。其一曰。臣聞利之所在。天下趨之。是故千金之于欲有所爲。則百家之市無寧居者。古之聖人執其大利之權。以奔走天下。意有所嚮。則天下爭先爲之。今陛下有奔走天下之權。而不能用。何則。古者賞一人而天下勸。今陛下增秩拜官。動以千計。其人皆以爲已所自致。而不知戮力以報上之恩。至於臨事。誰當效用。此由陛下輕用其爵祿。使天下之士積口持久而得之。譬如傭力之人。計工而受直。雖與之千萬。豈

四續奇賞

卷三

家

九 宋

知德其主哉。是以雖有能者。亦無所施。以爲謹守繩墨。足以自致高位。官吏繁多。溢于局外。使陛下皇汲汲求以處之。而不暇擇其賢不肖。以病陛下之民。而耗竭大司農之錢穀。此議者所欲去而未得也。臣竊思之。蓋今制取天下之吏。自州縣令錄幕職而改京官者。皆未得其術。是以若此紛紛也。今雖擢貢舉官而遠其考重其舉官之罪。此適足以隔賢路而容不肖。且天下無事。雖庸人皆足以無過。一旦知官無所不爲。彼其舉者曰。此廉吏。此能吏。朝廷不知其所。以爲廉與能也。幸而未有敗事。則長爲廉與能也。雖

重其罪。未見有益。上下相蒙。請托公行。沮官六考求舉主五六人。此誰不能者。臣愚以爲舉人者。當使明者其述。曰。某人廉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廉。某人能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能。雖不必有非常之功。而皆有可紀之狀。其特曰。廉能而已者。不聽如此。則夫庸人雖無罪。而不足稱者。不得入其間。老於州縣。不足甚惜。而天下之吏。必皆務爲可稱之功。與民興利除害。惟恐不出諸已。此古之聖人所以驅天下之人而使爲善也。有功而賞。有罪而罰。其實一也。今降官罷任者。必奏曰。某人有某罪。其罪當然。然後朝廷

四續奇賞

卷三

家

二 宋

舉而行之。今名不著其所犯之由。而曰。此不才貪吏也。則於國朝廷安肯以空言而加之罪。今又何獨至於改官而聽其空言哉。是不思之甚也。或者以爲如此。則天下之吏務。爲可稱用意過當。生事以爲已功。漸不可長。臣以爲不然。蓋聖人必觀天下之勢。而爲之法。方天下初定。民厭勞役。則聖人務爲因循之政。與之休息。及其久安而無變。則必有不振之禍。是以聖人被其苟且之心。而作其怠惰之氣。漢之元成。惟不知此。以至於亂。今天下少惰矣。安有以激發其心。使踴躍於功名。以變其俗。況乎冗官紛紜如此。不

知所以飾之而又何疑於此乎且陛下與天下之士
相期於功名而母苟得此待之至深也若其宏才大
略不繫於小官而無聞焉者使兩制得以非常舉之
此天下亦不過幾人而已吏之有過而不得遷者亦
使得以功贖如此亦以示陛下之有所推恩而不惟
艱之也其二曰臣聞古者之制爵祿必皆孝悌忠信
脩潔博習聞於鄉黨而達於朝廷以得之及其後世
不然曲藝小數皆可以進然其得之也猶有以取之
其弊不若今之甚也今之用人最無謂者其所謂任
子乎因其父兄之資以得大官而又任其子弟子將
因續奇賞卷三 三

曉也今之制苟幸而其官至於河任者舉使任之不
問其始之何從而得之也且彼任於人不暇又安能
任人此猶借資之人而欲從之句貸不已難乎臣愚
以為父兄之所任而得官者雖至正即室皆不聽任
子弟唯其能自脩飾而越錄職次以至於清顯者乃
聽如此則天下之冗官必大衰少而公卿之後皆奮
志為學不待父兄之資其任而得官者知後不得復
任其子弟亦當勉疆不肯終老自棄於庸人此其為
益豈特一二而已其三曰臣聞自設官以來皆有考
績之法周室既亡其法廢絕自京房建考課之議其
後終不能行夫有官必有課有課必有賞罰有官而
無課是無官也有課而無賞罰是無課也無官無課
而欲求天下之大治臣不識也然歷千載而終莫
之行行之則益以紛亂而終不可其故何也天下
之吏不可以勝考今欲人人而課之必使入於九等
之中此宜其顛倒錯繆而不若無之為便也臣觀自
昔行考課者皆不得其術蓋天下之官皆有所屬之
長有功有罪其長皆得以舉刺如必人人而課之於
朝廷則其長為將安用惟其大吏無所屬而莫為之
長也則課之所宜加何者其位尊故課一人而其下

皆可整齊其數少故可以盡其能而不謬今天下所以不大治者守令丞尉賢不肖混淆而莫之辨也夫守令丞尉賢不肖之辨其咎在職司之不明職司之不明其咎在無所屬而莫爲之長陛下以無所屬之官而寄之以一路其賢不肖常使誰察之古之考績者皆從司會而至於天子古之司會卽今之尚書尚書既廢唯御史可以總察中外之官臣愚以爲可使朝臣議定職司考課之法而於御史臺別立考課之司中丞舉其大綱而屬官之中選彊明者一人以專治其事以舉刺多者爲上以舉刺少者爲中以四續奇賞

卷三

三

爲之賞罰其非常之功不之罪又當特有以償之使職司知有所懲勸則守令丞尉不容復有所依違而其所課者又不過數十人足以求得其實此所謂用力少而成功多計無便於此者矣今天下號爲太平其實方遠之民困已甚其咎皆在職司臣不敢盡言陛下試加採訪乃知臣言之不妄其四曰臣聞古者諸侯臣妾其境內而卿大夫之家亦各有臣陪臣之事其君如其君之事天子此無他其一境之內所以生殺予奪富貴貧賤者皆自我制也

固有以臣妾之也其後諸侯雖廢而自漢至唐猶有相若之勢何者其署置辟舉之權猶足以臣之也是故太守刺史坐於堂上州縣之吏拜於堂下雖奔走頓其誰曰不然自太祖受命收天下之尊歸之京師一命以上皆上所自署而大司農衣食之自宰相至於州縣吏雖貴賤相去甚遠而其實皆所與比肩而事主耳是以百餘年間天下不知有權臣之威而太守刺史猶用漢唐之制使州縣之吏事之如事君之禮皆受天子之爵皆食天子之祿不知其何以臣之也小吏之於大官不憂其有所不從唯恐其從之

卷三

三

起是於人守之庭不啻若僕妾唯唯不給故大吏常恣行不忌其下而小吏不能正以至於曲隨諂事助以爲虐其能中立而不撓者固已難矣此不足怪其勢固使然也夫州縣之吏位卑而祿薄法於民最近而易以爲姦朝廷所恃以制之者特以厲其廉隅全其節操而養其氣使知有所耻也且必有異材焉後將以爲公卿而安可薄哉其尤不可者今以縣令從州縣之禮夫縣令官雖卑其所負一縣之責與京朝官知縣等耳其吏胥人民習知其官長之拜伏於太

守之度如是之不威也故輕之輕之故易為姦此縣
今之所以為難也臣愚以為州縣之吏事太守可恭
遜卑抑不敢抗而已不至於通名贊拜趨走其下風
所以全士大夫之節且以儆大吏之不法者其五曰
臣聞為天下者必有所不可寬是以天下有急不求
其素所不用之人使天下不能幸其倉卒而取其祿
位唯聖人為能然何則其素所用者緩急足以使也
臨事而取者亦不足用矣傳曰寬則寵名譽之人急
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國家
用兵之時購方畧設武舉使天下屠沽健武皆能徒
曰貢士賞

執其可者而陛下親策之權畧之外便於弓馬可以
出入險阻勇而有謀者不過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
位試以守之任吏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
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斯亦足以濟矣
其六曰臣聞法不足以制天下以法而制天下法之
所不及天下斯欺之矣且法必有所不及也先王知
其有所不及是故存其大畧而濟之以至誠使天下
之所以不吾欺者未必皆吾法之所能禁亦其
所不忍而已人君御其大臣不可以用法如其左右
大臣而必待法而後能御也則其疎遠小吏當復何
四續奇賞 卷三 三六

今兩制知舉不免用封彌謄錄既奏而下御史親往
涖之察察如鞠大獄使不知誰人之辭又何其甚也
臣愚以爲如此之類一切徹去彼稍有知宜不忍負
若其猶有所欺也則亦天下之不才無耻者矣陛下
赫然震威誅一二人可以使天下姦吏重足而立想
聞朝廷之風亦必有僞儆非常之才爲陛下用也其
七曰臣聞爲天下者可以名器授人而不可以名器
許人人之不可以計日而知也久矣國家以科舉取
人四方之來者如市一旦使有司第之此固非真知
其才之高下大小也特以爲姑收之而已將試之爲

四續奇賞

卷三

疏

二十七

政而觀其悠久則必有大異不然者今進士三人之
中釋褐之日天下望爲鄉相不及十年未有不爲兩
制者且彼以其一日之長而擅終身之富貴舉而歸
之如有所負如此則雖天下之美材亦或怠而不修
其幸意恣行者人亦望風畏之不敢按此何爲者也
且又有甚不便者先王制其天下尊尊相高貴貴相
承使天下仰視朝廷之尊如泰山喬嶽非扳援所能
及苟非有大功與出群之才則不可以輕得其高位
是故天下知有所忌而不敢覲覲今五尺童子斐然
皆有意於公卿得之則不知愧不得則怨何則彼習

臣愚以爲奉使宜有常人唯其可者而不必均彼其
不能者陛下責之以文學政事不必疆之於言語之
間以收吾事而亦稍寬其法使得有所施且今世之
患以奉使爲艱免故必均而後可陛下平世使人而
皆得以辭免後有緩急使之出入死地將皆逃耶此
臣又非獨爲出使而言也其九曰臣聞刑之有赦其
來遠矣周制八議有可赦之人而無可赦之時自三
代之衰始聞有肆赦之令然皆因天下有非常之事
凶荒流離之後盜賊垢汙之餘於是而有沛然洗濯
於天下而猶不若今之因郊而赦使天下之凶民可

四續奇賞

卷三

疏

二十八

以逆知而僥倖也平時小民畏法不敢越趨當郊之
歲盜賊公行罪人滿獄爲天下者將何利於此而又
糜散帑廩以賞無用冗雜之兵一經大禮費以萬億
賦歛之不輕民之不聊生皆此之故也以陛下節用
愛民非不欲去此矣願以爲所從來久遠恐一旦去
之天下必以爲少恩而凶豪無賴之兵或因以爲辭
而生亂此其所以重改也蓋事有不可改而遂不改
者其憂必深改之則其禍必速惟其不失推恩而有
以救天下之弊者臣愚以爲先郊之歲可因事爲辭
特發大號如郊之赦與軍士之賜且告之曰吾於天

下非有惜乎推思也。惟是凶殘之民，知吾當救，輒以犯法以賊害吾良民。今而後，赦不於郊之歲，以為常制。天下之人，喜乎非郊之歲而得郊之賞也。何暇慮其後。其後四五年而行之，七八年而行之，又從而盡去之。天下晏然不知，而日以遠矣。且此出於五代之後，兵荒之間，所以姑息天下而安反側耳。後之人相承而不能去，以至於今。法令明甚，四方無虞，何畏而不改。今不為之計，使姦人猾吏養為盜賊而後取租賦，以啖驕兵乘之以饑饉，鮮不及亂矣。當此之時，欲為之計，其猶有及乎。其十曰：臣聞古者所以採庶人之議，為其疎賤而無嫌也。不知爵祿之可愛，故其言公不知君威之可畏，故其言直。今臣幸而未立于陛下之朝，無所愛惜，顧念於其心者，是以天下之事，陛下之諸臣所不敢盡言者，臣請得以僭言之。陛下擢用俊賢，思致太平。今幾年矣，事垂立而輒廢功，未成而旋去。陛下知其所以乎。陛下知其所以則，今之在位者皆足以有立。若猶未也，雖得賢臣千萬，天下終不可為。何者，小人之根未去也。陛下遇士大夫有禮，凡在位者不敢用褻狎戲嫚以求親媚於陛下，而讒言邪謀之所由至於朝廷者，天下之人皆以為陛下

知其一旦之可以僥倖而無難也。如此則匹夫輕朝廷，臣愚以為三人之中，苟優與一官，足以報其一日之長，館閣臺省，非舉不入。彼果不才者也，其安以入為彼果才者也，其何患無所舉。此非獨以愛惜名器，將以重朝廷耳。其八曰：臣聞古者敵國相覲，不覲其於山川之險，士馬之衆，相覲於人而已。高山大江，必有猛獸怪物，時見其威，故人不敢褻。夫不必戰勝而後服也，使之常有，所忌而不敢發，使吾常有所恃，而無所怯也。今以中國之大使，夷狄視之，不畏甚者，敢有煩言以潰亂吾聽，此其心不有所窺，其安能如此之無畏也。敵國有事，相待以將，無事相覲，以使。今之所謂使者，亦輕矣。曰：此人也，為此官也，則以為此使也。今歲以某來，歲當以某又來，歲當以某如縣令署役，必均而已矣。人之才固有所短而不可彌，其專對捷給勇敢，又非可以學致也。今必使疆之彼有愴惶，失次為夷狄笑而已。古者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今法令太密，使小吏洗簡記其旁，一足是輒隨而書之，雖有奇才辯士，亦安所效用。彼夷狄觀之以為樽俎談燕之間，尚不能辦軍旅之際，固空其無人也。如此將何以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哉。

不疎遠宦官之過陛下特以爲耳。月玩弄之臣而不
知其陰賊險詐爲害最大天下之小人無由至於陛
下之前故皆通於宦官。珠玉錦繡所以爲賂者絡繹
於道以間開離賢人之語陛下縱不聽用而大臣
常有所顧忌以不得盡其心臣故曰小人之根未去
也竊聞之道路陛下將有意去而疎之也若如所言
則天下之禍然臣方以爲憂而未敢賀也古之小人
有爲君子之所抑而反激爲天下之禍者臣每痛傷
之蓋東漢之衰宦官用事陽球爲司隸校尉發憤誅
王甫等數人磔其尸于道中常侍曹節節過而見之遂
自縊于堂
卷三
三
末
余誅陽球而宦官之用事過於王甫之末誅其後實
武何進又欲去之而反以遇害故漢之衰至於掃地
而不可救大君子之去小人惟能盡去乃無後患惟
陛下思宗廟社稷之重與天下之可畏既去之又去
之既疎之又疎之乃錙之餘必無患良縱有區區之
小節不過轉閱掃洒之勤無益於事惟能務絕其權
使朝廷清明而忠信嘉謨易以入則天下無事矣惟
陛下無使爲臣之所料而後世以臣爲知言不勝大
願曩臣所著二十二篇略言當世之要陛下雖以此
召臣然臣親朝廷之意特以其文采詞致稍有可嘉

而未必其言之可川也天下無事臣每狂言以
闕爲世笑然臣以爲必將有時而不迂闊也賈誼之
策不川於孝文之時而使主父偃之徒得其餘而而
施之於孝武之世大施之於孝武之世固不如用之
於孝文之時之易也臣雖不及古人惟陛下不以一
布衣之言而忽之不勝越次憂國之心效其所見且
非陛下召臣臣言無以至於朝廷今老矣恐後無由
復言故云云之多至於此也惟陛下寬之臣洵誠惶
誠懼頓首頓首謹書

論軍國機要朝廷大體

田錫

又近于
然多難
臣

臣伏念自恭諫垣今已周歲無一言可裨時政無一
善上蒼君恩蓋以陛下文明無事可諫朝廷公共無
事可言然尸祿曠官憂慙益切盡忠補過夙夜寧忘
今轍以軍國要機朝廷大體布在一疏上達四聰乞
陛下寬鉄鉞之誅容微臣盡芻蕘之見所謂冒萬死
而不顧當可言而不疑又伏念陛下登位已來未嘗
罪一直言未嘗戮一敢諫天慈寬裕磨瑩昭彰雖前
王好諫之心未如陛下而諫官敢言之節不及古人
不唯須陛下起擢之恩抑以腐臣子公忠之道何以
因續奇賞卷三 三十三

安一膳之飽何以安一裘之溫胡顏立侍從之班無
藝帶清華之職碌碌隨衆追追惜身不如馬之代勞
不及犬之吠盜臣所以奮發之志思有所伸激切之
詞不敢自隱伏乞陛下察而恕之又望陛下容而用
之臣所言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今爲陛下
引喻而言之臣聞古先聖人半籠天下弛張磨叨舒
卷人心使萬人之心如一心四海之意如一意其若
馭馬又如鑄金善馭者使之馳則馳使之止則止善
鑄者使之圓則圓使之方則方苟失其機又失其時
則萬人不一心四海不一意亦猶不善馭馬不善鑄

邪惡
又何

金使之馳而不馳使之止而不止使之圓而不同使
之方而不方若是則危與亂雖未萌而不得不憂不
懼故古人云居安思危又曰理不忘亂臣每念有唐
之末天下分離中原土疆不過千里自先帝恢張皇
業開闢天下平吳取蜀易如破竹唯河東道孽終不
能平洎陛下下一舉取之功名光大世宗先帝所不及
也然自河東破後聖駕廻旋諸軍之心皆望賞賜四
海之內亦俟需思豈謂陛下未單賞捷之恩未行策
勲之禮經今二載所謂踰時今北方之戎不來朝貢
幽州孤壘未復封疆臣以國家兵甲之強朝廷物力
之盛滅戎人甚易取幽州不難然自古制師番戎但
在示之以威德示之以威者不窮兵黷武不勞人費
財示之以德者比之如犬羊容之若天地或來朝貢
亦不阻其歸懷或背驩盟亦不怒其侵叛臣伏慮陛
下以幽州未取戎賊未平一旦又來擾邊萬乘復思
再駕欲快聖意欲展屠謀雖舉必成功動無遺筭然
臣請陛下武展郊禋之禮或行封禪之儀因此賞河
東之功因此示策勲之信人心觸忌者復悅軍功勞
苦者終酬帝澤滂沱物情通泰所謂陛下駕馭其意
鑄鑄其心使之馳則馳使之止則止使之圓則圓使

因續奇賞卷三 三十四

之方則方苟不以威信結其心恩惠取其意臣恐使之馳則止使之圓則方當是時陛下必念臣今日之言陛下必思臣今日之諫也此謂軍國之機一也又念交州未下戰士無功春秋謂師老費財兵書曰鈍兵挫銳臣聞聖人不務廣於邊鄙唯務廣於德業武有七德陛下何不廣之天生四夷陛下何須取之必若聖德日新皇風日遠遠夷自然入貢外域自然來降苟不來降又不入貢彼國自有災厲彼人自罹凶荒尚書曰惟德動天又曰四夷來王周易曰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天且弗違況四夷乎臣嘗讀韓詩外傳

四續詩賞

卷三

三六

言成王之時越裳來貢九驛而至周公問其所來其人口天無迅風疾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合性朝之昔太宗征遼魏徵苦諫及貞觀太平之後天下州郡三百有六十羈縻之州有八百屯田置戍悉在外荒豈是一一加兵然後方來內附今陛下取交州何速況大國取交州何用交州謂之庫海去者不習土風兵在彼中留滯頗久願陛下且罷斯役暫息南征交州未平不足損陛下功業交州既得不足光陛下威聲臣但以師老費財為可圖鈍兵挫銳為可惜蓋征討之役費用非輕皆生民苦力之

財悉諸國所供之費陛下惜經費之用聖陛下念征伐之勞此謂朝廷之大體一也臣嘗讀六典左右拾遺補闕掌供奉諫諍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諫臣又讀唐詩見給事中得以封駁詔書封謂封還詔書而不行駁謂駁正詔書之所失又起居郎起居舍人得在天階之下備書王者之言今來諫官寂無聲采設使詔書有所失審制敕而不可行給事中不敢封還而不行不敢駁正其所失給諫既不敢違上旨遺補又不敢貢直言其次起居郎起居舍人不得立軒陛之間不得紀言

四續詩賞

卷三

三六

動之事使聖朝好事或有所遺而不聞致陛下德音或有不知而不錄加之御史不敢彈奏左右丞今尚闕員又中書舍人是陛下近臣司陛下詔命臣每於起居日但見其隨班而進拜舞而迴未嘗見陛下召之與言未嘗聞陛下訪之以事臣慮其各有所見欲待問而方言各有所陳欲因便而方奏伏乞陛下或詢訪以事或宣召與言冀各盡其誠心兼得觀其器業又今三館之中雖有集賢院書籍而無集賢院職官雖有秘書省職官而無秘書省圖籍臣伏讀去年九月十一日所降制敕條貫百官仍於朝堂習儀及

委憲司中舉此則陛下思復古道大振朝綱臣唯見所習者儀未見所舉者職如職業各舉則威儀自嚴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禮法何患百官不整肅何患庶政不允登臣乞今後給事中得以封駁詔書起居郎得以紀錄言動御史得以彈奏諫官得以抗言左右丞得以糾轄臺司中書舍人得以祗應顧問中書舍人得備顧問則皇猷日新左右丞得轄臺司則風憲益整諫官抗言則陛下聞所未聞知所未知御史彈奏則百僚震悚一人尊嚴起居郎得在左右則盛時無遺固史大備給事中得以封駁則詔勅無誤

四續奇賞 卷三 宋

出政事無錯行此則朝廷之大體二也今天下一家海內萬里四方所奏犖下駢闐萬貨所歸京師富盛軍營馬監無不高嚴佛寺道宮悉皆壯麗陛下又新西苑復廣御池池若漢之昆明苑若周之靈囿足以爲陛下宴遊之所足以見聖朝宏大之規唯尚書省是前代所廢公署低隘南宮二十四司不在其間六尚書無本廳諸郎官無廳宇至於九寺三監寄在內前廊下加禮部無真院誠處非省垣每年考試舉人權就武成王廟非太平喻司之制度非清朝文物之規模乞陛下俟西苑畢功御池罷役重新省寺用列

職官此則朝廷之大體三也臣又尋於行路之次見有羈錮之囚荷以鐵枷不覺自駭不知其人所犯何罪又不知其囚復是何人臣謹按刑統准獄官令枷粗各有短長鉗鎖各有輕重制度尺寸並載刑書未見以鐵爲枷者也凡今州縣欲笞一小罪繫一輕囚必詳格文盡依典法奉國家所頒之律遵法寺所定之科以鐵爲枷事出法外伏乞陛下釐革此法免傷皇風昔唐太宗因看明堂圖見人五臟皆系於背聖慈惻隱於是免人徒刑況太平之時將刑措而不用至仁之主安欲恤以居先此則朝廷之大體四也臣

四續奇賞 卷三 宋

所言者要機乞陛下審而察之所舉者大體乞陛下採而用之臣不任懇懇思報激切屏營之至拜手頓首謹言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四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卷二

災祥

論日食對

漢杜 鄴

乞徵黃瓊等疏

漢郎 顗

論青蛇封事

漢謝 弼

弭災數事疏

漢郎 顗

論虹蜺降嘉德殿疏

漢楊 賜

論叙遷幸之由狀

唐陸 贄

四續古文奇賞 卷四

官聞

復子正位疏

唐蘇安恒

外家

論日食為竇氏封事

漢何丁 融

貴戚川威權疏

漢程 璜

嬖倖

論鄧萬封事

漢爰 延

宦官

論水災為伯榮疏

漢陳 忠

論中官養子襲爵書

漢張 綱

再論宦官書

漢襄 楷

陳劉瓚等為宦官所陷疏

漢陳 蕃

請誅宦官耶

漢陳 蕃

論盜賊疏

漢傅 燮

論宦官采女等事疏

漢呂 强

四續古文奇賞 卷四

二

上日食對

杜 鄴

臣聞禽息憂國碎首不恨，下和獻寶，刑足願之。臣幸得奉直言之詔，無二者之危，敢不極陳。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為其家陽，女雖貴，猶為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又以外孫為孝惠后，是時繼嗣不明，凡事多暗，晝昏冬雷之變，不可勝載。竊見陛下行不偏之政，每事約

四續奇賞 卷四

三 漢

卒不得遺，而又兼官奉使，願寵過故，及陽信侯業，皆緣私君國，非功義所止。諸外家兄弟，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布在列位，或典兵衛，或將軍屯，寵意并於一家，積貴之執，世所希見，所希聞也。至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桓雖隆，魯為作三軍，無以甚此。當拜之日，晡然日食，不在前後臨事而發者，明陛下謙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聽，所欲輒隨，有罪惡者不坐，率罰無功，能者畢受官爵，流漸積猥，正尤在是。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昔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象如此，殆不在他。由後視前，愈邑非之，逮身所行，不自鏡

四續奇賞 卷四

四 漢

見則以為可計之過者，疏賤獨偏見疑，內亦有此類。天變不空，保右世主，如此之至，奈何不應？臣聞野雞著怪，高宗溪動，大風暴過，成王怛然，願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以厭下心，則黎庶群生無不說喜。上帝百神，永還厥怒，禱祥福祿，何嫌不報。

臣前對七事要政急務宜於今者所當施用誠知愚淺不合聖聽人賤言廢當受誅罰征營惶怖靡知厝身臣聞刻舟劍楫將欲清江海也。窮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群龍爲用。文武創德。周召作輔。是以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詩云赫赫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宣王是賴。以致雍熙。陛下踐祚以來。勤心衆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是以災害屢臻。四國未寧。臣考之國典。驗之聞見。莫不以得賢爲功。失士爲敗。且賢者由處翔而後

四續奇賞

卷四

五

五

集賢以德進則其情不存。然後使君子耻貧賤而樂富貴矣。若有德不報。有言不酬。來無所樂。進無所趨。則皆懷歸。莫澤修其故志矣。夫求賢者。上以承天下。以爲人。不用之。則逆天。統違人望。逆天統則災青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災青降則下呼嗟。化不行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際之厄。其咎如此。豈可不剛健篤實。矜矜慄慄。以守天功。盛德大業乎。臣伏見光祿大夫江夏黃瓊。曉道樂術。清亮自然。被褐懷寶。含味經籍。又果於從政。明達變復。朝廷前加優寵。賓于上位。瓊入朝日淺。謀猷未就。因以喪病。致命遂志。老子口大

音希聲。大器晚成。善人爲國三年。乃立天下。莫不嘉朝廷有此良人。而復怪其不時。還任陛下。宜加隆崇之恩。極養賢之禮。徵及京師。以慰天下。又處士漢中李固。年四十。通游夏之藝。歷顯閔之仁。潔白之節。情同皎日。忠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古人。當世莫及。元精所生。王之佐臣。大之生固。必爲聖漢。宣蒙特徵。以示四方。夫有出倫之才。不應限以官次。昔顏子十八。天下歸仁。子奇釋齒。化阿有聲。若還瓊微固。任以時政。伊尹傳說。不足爲比。則可垂景光。致休祥矣。臣顓明不知人。伏聽衆言。百姓所歸。誠否共欺。願汎問百

四續奇賞

卷四

六

六

僚。設其名。行有一不合。則臣爲欺。國惟留聖神。不以人廢言。謹復條便四事。附奏於左。一事。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王者則天之象。因時之序。空閒發德。號爵賢命。士流寬大之澤。垂仁厚之德。順助元氣。含養庶類。知此則天文昭曜。星辰顯列。五緯循軌。四時和睦。不則太陽不光。天地涸竭。時氣錯逆。霍霧蔽日。自立春以來。累經旬朔。未見仁德有所施布。但聞罪罰。考掠之聲。夫天之應人。疾于影響。而自從人。歲常有蒙氣。月不舒光。日不宣曜。日者太陽。以象人君。政變于下。日應于天。清濁之

占隨政抑揚，天之見異事無虛作。豈獨陛下倦千萬
機帷幄之政有所闕歟？何天戒之數見也？臣願陛下
發揚乾綱，援引賢能，勤求機衡之寄，以獲斷金之和。
臣之所陳，輒以太陽為先者，明其不可久開，急於改
正，其異雖微，其事甚重。臣言雖約，其旨甚廣。惟陛下
乃審臣章，深留明思。

二事孔子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強，從解起。今
月九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消息之卦也。於此六日
之中，雷當發聲。發聲則歲氣和王，道興也。易曰：雷出
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雷者所以開

四續奇賞

卷四

七

發萌牙，辟陰除害，萬物須雷而解，資雨而潤，故經曰：雷以動之，而以潤之。王者崇寬大，順春令，則雷應節
不則發，動於冬，當震反潛，故易傳曰：當雷不雷，太陽
弱也。今蒙氣不除，日月變色，則其效也。天網恢恢，疎
而不失，隨時進退，應政得失，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
與日月合其明。聖人動作與天相應，雷者號令其德，
生養號令，殆廢當生而後則雷反作，其時無成，陛下
若欲除災，昭祉順天致和，宜察臣下尤酷害者，亟加
刑戮，以安黎元，則大皓悅和，雷聲乃發。

三事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與歲星合於房心。

太白在北，歲星在南，相推數寸，光芒交接，房心者天
帝明堂布政之宮，孝經鉤命決曰：歲星守心，年穀豐
尚書涉範記曰：月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重
留之重華者，謂歲星在心也。今太白從之交合明堂，
金木相賊而反相合，此以陰陵陽，臣下專權之異也。
房心東方其國主宋，石氏經曰：歲星在左，有年，出右
無年，今金木俱東，歲星在南，是為出右，恐年穀不成。
宋人飢也。陛下宜審詳明堂布政之務，然後妖異可
消，五緯順序矣。

四事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僭陽亦旱，陽無德者，人
君恩澤不施於人也。陰僭陽者，祿去公室，臣下專權
也。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朝廷芳
心廣為禱祈，薦祭山川，暴龍移市，臣聞皇天感不為
為偽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已。若令而可請降水，可攘
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
此也。立春以來，未見朝廷賞錄有功，表顯有德，存問
孤寡，賑恤貧弱，而但見洛陽都官奔車東西，收繫繼
介，半獄充盈，臣聞恭陵火處北有光曜，明此天災非
人之咎。丁丑大風掩蔽天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
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又連月無雨，將害粟麥，若

四續奇賞

卷四

八

一穀不登則飢者十三四矣陛下誠宜廣被恩澤貸贖元元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年之蓄者簡稅防災爲其方也願陛下早宣德澤以應天功若臣言不用朝政不改者立夏之後乃有澍雨於今之際未可望也若政變於朝而天不用則臣爲誣上愚不知量分當鼎鑊

論青蛇封事

謝弼

臣聞和氣應於有德妖異生乎失政上天告譴則王者思其愆政道或虧則姦臣當其罰夫蛇者陰氣所生鱗者甲兵之符也洪範傳曰厥極弱時則有蛇龍之孽又桀惑守亢裴回不去有近臣謀亂發於左右不知陛下所與從容帷幪之內親信者爲誰宜急斥黜以消天戒臣又聞惟池惟蛇女子之祥伏惟皇太后定策官閣援立聖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賈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昔周襄王不能敬

事其母戎狄遂至交侵孝和皇帝不絕賈氏之恩則世以爲美談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今以桓帝爲父豈得不以太后爲母哉援神契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邊境日蹙兵革蜂起自非孝道何以濟之願陛下仰慕有虞蒸蒸之化俯思凱風慰母之念臣又聞爵賞之設必酬庸勲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今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母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雨雹亦由於茲又故太傅陳蕃輔相陛下勤身王室夙夜靡懈而見陷得邪一旦誅滅其爲酷濫駭動天下而門生故吏並罷徙銅鞮身已往人百何賄宜還其家屬解除

禁網大台宰重器國命所寄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
斷斷首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必有折足覆餗之凶
可因災異並加罷黜微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
並居政事庶災患可消國祚惟永臣山藪頑闇未達
國典策曰無有所隱敢不盡愚用忘諱忌伏惟陛下
裁其誅罰

再災數事疏

郎顗

臣聞天垂妖象地見災符所以譴告人主責躬修德
使正機平衡流化興政也易內傳曰凡災異所生各
以其政變之則除消之亦除伏惟陛下躬日昃之聽
溫三省之勤思過念咎務消祗悔方今時俗奢佚淺
恩薄義夫救奢必於儉約拯薄無若敦厚安上理人
莫善於禮修禮遵約蓋惟上興革文變薄事不在下
故周南之德關雎政本本立道生風行草從澄其源
者流清潤其本者末濁天地之道其猶鼓簫以虛爲
德自近及遠者也伏見往年以來園陵數災炎光熾

猛驚動神靈易天人應曰君子不思適利則無澤
厥災孽火燒其宮又曰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災火
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炎火並作燒君室自頃繕理西
苑修復太學宮殿官府多所構飾昔盤庚遷殷去奢
節儉皇后早室盡力致美又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
仍舊貫何必改作臣愚以爲諸所繕修事可省減稟
卹貧人賑贍孤寡此天之意也人之慶也仁之本也
儉之要也焉有應天養人爲仁爲儉而不降福者哉
土者地祇陰性澄靜宜以施化之時敬而勿擾竊見
正月以來陰闇連日易內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

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也。又曰：欲德不用，厥
 異常陰，夫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
 猶久陰而不雨也。又頃前數日，寒過其節，冰既解，釋
 還復凝合。夫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此言日月相
 消，寒暑相避，以成物也。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
 而寒回，反時節由功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須立
 秋，順氣行罰，臣伏案飛候，參察眾政，以為立夏之後，
 當有震裂漏水之害。又比災惑失度，盈縮往來，涉歷
 與鬼環繞，軒轅火精南方夏之政也。政有失禮，不復
 夏令，則災惑失行。正月三日，至平九日，三公卦三公
 四續奇賞 卷四 十二
 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節彼南
 山，詠自周詩。股肱良哉，著于虞典。而今之在位，競託
 高虛，納累忠之奉，忘天下之憂。棲遲偃仰，發疾自逸。
 被策文得賜錢，即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
 消伏災眚，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舉牧守，委任三
 府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
 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綱疎，小綱
 數，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以發憤忘食，懇
 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興平，非不能而舉也。臣生
 長草野，不曉禁忌，披露肝膽，書不擇言，伏鎖鼎鑊，必

不敢恨謹請開奉章伏待重誅

四續奇賞 卷四

論虹蜺降嘉德殿書

楊賜

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國家休明、則鑒其德、邪辟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為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蜺蜺者也、於中乎、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方今內多嬖倖、外任小臣、上下並怨、譴諍盈路、是以災異屢見、前後丁寧、今復投蜺、可謂執矣、案春秋、譏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群

西續奇賞

卷四

五

小、造作賦說、以蟲篆小技、見寵於時、如驩堯其工、更相薦說、旬月之間、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鄧綽梁鵠、俱以便辟之性、佞辯之心、各受封爵、不次之寵、而今指紳之徒、委伏賦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弃捐清堅、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從小人之邪、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應蟬之誠、殆哉之危、莫過於今、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唯陛下慎經典之誠、圖變復之道、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

仲、外任山甫、斷絕尺一、抑止繁游、留思庶政、無敢怠、違、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老臣過受師傅之任、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其悽悽之心、哉、

西續奇賞

卷四

七

論叙遷幸之由狀

陸贄

唐書

臣前日蒙恩召見陛下叙說涇原叛卒驚犯宮闕及初行幸之事因自冠責辭旨過深臣奏云陛下引咎在躬誠堯舜至德之意臣竊有所見以爲致今日之患者群臣之罪也陛下又曰卿以君臣之禮不悉歸過於朕故有此言然自古國家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雖則是朕失德亦應事不由人未及對詔之間陛下遂言及宗統涕泗交集主要臣憤人理之常情激於衷不覺嗚咽旋屬游環請對臣言未獲畢辭今輟上煩以盡愚懇臣所謂致今日之患是群臣之

四續奇賞

卷四

十七

罪者非敢徒傷浮說苟寬聖懷事皆有由言庶可復自胡羯禍亂遺患未除朝廷因循久務奢養事多僭越禮闕會朝陛下神武統天將壹區宇乃命將帥四征不庭兇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行及三年徵師四方無遠不暨父子訣別夫妻分離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有餽送之者行者有鋒刃之憂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矣聚兵日衆供費日多常賦不充乃今促限促限纔畢復命加徵加徵既殫又使別配別配不足於是椎筭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滋章條目纖碎更不堪命人無聊生農桑廢於徵求膏血竭

四續奇賞

卷四

十七

於晉極市井愁苦室家怨咨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寧矣邊陲之戍用保封疆禁衛之師以備巡警二者或闕則生戎心國之大防莫重于此陛下急於靖難累遣東征邊備空虛親軍寡弱尋又搜閱私牧以取馬薄責將家以出兵凡有私牧者例元勳貴戚之門所謂將家者皆統帥岳牧之後是乃膏粱親委或者忠勞復除征徭固有常典今忽奪其畜牧事其子孫有乞假以給資裝有破產以營卒乘道路悽惻部曲感傷貴位崇勲就不解體加以聚斂之法較下尤嚴耶弟侯王戚輸屋稅裨販夫婦畢算緡錢貴而不見優近而不見異其爲憤感又甚諸方誅求轉繁庶類恐思與發無已群情動搖朝野譁然而京邑關畿不寧矣陛下又以百度弛廢志期肅清持義以掩恩任法以成理神降失於太速唐察傷於太精斷速則寡恕於人而疑似之間不容辯也察精則多猜于物而臆度之際未必然也寡恕則重臣懼禍及側之衆易生多猜則群下防嫌苟且之風漸扇是以叛亂繼起怨謗並興非常之虞億兆同慮惟陛下穆然安遠獨不得聞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重門無結草之禦環衛無誰何之人自古禍變之興未有若斯之易豈不

以乘我間隙因人攜離或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効其死所謂致今日之患是群臣之罪者豈徒言歟聖旨又以家國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應不由人者臣志性介劣學識庸淺凡是占筮秘術都不涉其源流至于興衰大端則嘗聞諸典籍書曰天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又曰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此則天所視聽皆因於人天降災祥皆考

四續奇賞

卷四

十九

其德非於人事之外別有天命也故祖伊責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之罪曰吾有命罔愆其侮此又捨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仲尼以爲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又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理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又曰視履考祥又曰吉凶者得失之象也夫易之爲書窮變知化其於性命可謂研精及乎論天人祐助之由

四續奇賞

卷四

二十一

辨安危理亂之故必本於履行得失而吉凶之報果焉此乃天命由人其義明矣春秋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又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禮義之則以定命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欺以取禍禮記引詩而釋之曰大雅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言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也又引書而釋之曰唐詩云惟命不於常言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此則聖哲之意六經會通皆爲禍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蓋人事著於下而天命降於上是以事有得失而命有吉凶天人之間影響相推詩書已後史傳相承理亂廢興大略可記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六經之教既如彼歷代明驗又如此尚恐其中有可疑者臣請復以近事證之自頃征討頗頻刑網稍密物力竭耗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湧靡定上自朝列下達蒸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故旋屬遼原叛卒果如衆庶所虞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知筭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關天命伏惟陛下鑒既往之得失建將來之令圖拯宗社貼危刷億兆憤耻在於審察時變博詢人謀王

化事修天祐自至恐不立推引厄運謂爲當然捷追
咎之誠沮惟新之望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
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理或生亂者恃理而
不修也亂或資理者遭亂而能思也無難失守者忽
萬機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興邦者涉庶事之艱而
知款慎也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
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勉勵而謹修之當至危至難
之機得其道則興濟其道則廢其間不容復有所悔
也惟陛下勤思焉熟計焉捨已以從衆焉達欲以遵
道焉遠儉嗇而親忠直焉推至誠而去逆詐焉杜讒
四續奇賞 卷四 三十一

沮之路廣諫諍之門焉掃求利之法務息人之術焉
錄片善片能以盡群材焉忘小瑕小怨俾無弃物焉
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勞神不苦力但在約之于心
耳又陛下大資睿哲有必致之具安得捨而不爲哉
斯道多誓之於心則可以感神明動天地朝施之於
事則可以服庶類懷萬方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
何患乎天下不寧昔太公以避狄而興周文以百里
而王是乃因危難而恢盛業由僻小而闢丕圖况陛
下稟英資承寶曆四海之利權由已列聖之德澤在
人苟能增修義有不濟至如東北群孽在再迪誅淫

原亂兵倉卒犯禁蓋上天保佑陛下恐陛下神武果
斷有輕天下之心使知艱難將永福祚可伏願海內
禍以答天戒新聖化以承天休勿謂時鍾厄運而自
疑勿謂事不由人而自解勤厲不息足至昇平豈止
盛滌氛氛旋復宮闕而已愚臣不勝區區憂國奉君
之至誠有所切辭不覺煩伏惟陛下不以人廢不直
以言廢直千慮一得或有取焉謹奏

四續奇賞 卷四

三十一

論日食爲寶氏封事

丁鴻

臣聞日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精盈毀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陰陵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權於外黨類強盛侵奪主執則日月薄食故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春秋日食三十六殺君三十二變不空生各以類應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以假人覽觀往古近察漢興傾危之禍靡不由之是以三桓專魯田氏擅齊六卿分晉諸呂握權統嗣幾移衰平之末廟不血食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

四續奇賞

卷四

二十七

得行其執也今大將軍雖欲救身自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符報雖奉符璽受臺敕不敢便去久者至數十日背王室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權盛也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垂象見戒以告人君問者月滿先節過望不虧此臣驕溢背君專功獨行也陛下未深覺悟故天重見戒誠宜畏懼以防其禍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若敕政責躬往漸防萌則凶妖銷滅害除禍奏矣夫壞崖破巖之水源自涸消于雲蔽日之木起於葱青禁微則易救末者難人

莫不忽於微細以致其大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後未然之明鏡也臣愚以爲左官外附之臣依託權門傾軋誹謗以求容媚者宜行一切之誅問者大將軍再出咸振州郡莫不賦歛吏人遣使貢賦大將軍雖不受而物不還主部署之吏無所畏懼縱行非法不伏罪辜故海內貪猾競爲姦吏小民吁嗟怨氣滿腹臣聞天不可以不測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強不剛則宰牧從橫宜因大變改政匡失以塞天意

四續奇賞

卷四

三十四



論竇氏封事

何 融

夫忠臣憂世犯主嚴顏譏刺責臣至以殺身滅家
猶爲之者何邪君臣義重有不得已也臣伏見往
國之厄亂家之將凶皆有所由較然易知昔鄭武姜
之幸叔段衛莊公之寵州吁愛而不教終至凶及由
見觀之愛子若此猶飢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
伏見大將軍竇憲始遭大憂公卿比奏欲令典幹國
事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想想勤勤言以深至天下
聞之莫不悅喜今踰年無幾大禮未終卒然中改兄
弟專朝憲乘三軍之重篤景總宮衛之權而虐用百

四續奇賞 卷四

第

五

姓奢侈借偏誅戮無罪肆心自快今者論議因威
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
言者以爲憲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已受言甫衷中伯
之功如憲等陷於罪辜則自求陳平周勃頭昌后之
權終不以憲等吉凶爲憂也臣故區區欲計策兩
安絕其聯絡塞其消洎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
號陛下有養泉之說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無滅
獲之議上安主父下存主母而不免於嚴怒臣伏惟
累祖蒙恩至臣八世復以愚陋旬年之間歷位備
機近每念厚德忽然忘生雖知言必夷滅而自戚自

盡者誠不忍目見其禍而懷默苟全斯馬郡尉雖
在弱冠有不隱之忠比請退身願柳家權可與交謀
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

四續奇賞 卷四

第

五

臣聞微子狎狂而去殷、叔孫通背秦而歸漢、彼非自疎其君時不可也、臣荷殊寵之恩、蒙值不諱之政、豈敢雷同受寵而以戴天履地、伏惟陛下應天授祚、歷值中興、當建太平之功、而未聞致化之道、蓋遠者難明、請以近事徵之、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綬、盈金積貨、至使議弄神器、改更主、稷豈不以執尊威、廣以致斯患乎、及其破壞、頭顱墮地、願為孤豚、豈百得哉、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以來、未有等比、陛下誠仁恩周

四續奇賞

卷四

王

治以親九族、然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摧折、而朝臣在位、莫肯正議、窮窮、皆更相佐附、臣恐威權外假、歸之良難、虎翼一奮、卒不可制、故孔子曰、吐珠於澤、誰能不令、老子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此最安危之極、戒祿之深計也、夫儉德之恭、政存約節、故文帝愛百金於露臺、飾帷帳於阜囊、或有譏其儉者、上曰、朕為天下守財耳、豈得妄用之哉、至倉穀腐而不可食、錢貫朽而不可校、今自初政以來、日月未久、費用賞賜、已不可算、歛天下之財、積無功之家、帑藏單盡、民物彫傷、卒有不虞、復當重賦百姓

隱

臣聞既生、亂可待也、昔成王之政、周公在前、邵公在後、畢公、左史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目見正容、耳聞正言、一日即位、天下曠然、言其法度素定也、今陛下有成王之尊、而無數子之位、雖欲崇雍熙、致太平、其可得乎、自去歲以來、災譴頻數、地坼天崩、高岸為國、修身恐懼、則轉禍為福、輕慢天戒、則其害彌深、願陛下親自勞鄙、研精致思、勉求忠貞之臣、誅遠佞、諂之黨、損玉堂之盛、尊天爵之重、則情欲之歡罷、安私之好、常王圖籍、陳列左右、心存匡國、所以久之、歷觀興王所以得之、庶災害可息、豐年可招矣

四續奇賞

卷四

王

王

論倖臣鄧萬封事

爰 延

臣聞天子尊無為上故天以為子位臨臣庶咸重四海動靜以禮則星辰順序意有邪僻則咎度錯違陛下以河南尹鄧萬有能潛之舊封為侯恩重公卿惠復宗室加頭引見與之對博上下嫖驩有虧尊嚴至謂之帝左右言官以容政德也故周公戒成王曰其勿其勿言愆愆也昔宋閔公與彊臣共博列婦人於兩廂此無以故大英武帝與倖臣李延年韓嫣同臥起尊寵重賜情欲無厭遂生驕淫之心行不義之事卒延年被戮嫣伏其辜夫愛之則不覺其過

內請今掌卷四 二十九

惡之則不知其善所以事多放濫物情生怨過王者賞人酬其功爵人以甄其德善人同處則日開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邪臣惑君亂安危主以非所言則悅於耳以非所行則說於目故今人君不能遠之仲尼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蓋聖人之明求也

皆光武皇帝與嚴光俱宿王天之異其夕即見夫以光武之聖德嚴光之高賢若臣合道而隆此變豈况陛下今所親幸以虞為貴以卑為尊哉惟陛下遠讒諛之人納謇謇之士除左右之權寵宦官之奸使積

善日熙佞惡消殄則乾災可除

善日熙賞卷四

論水災爲伯榮疏

陳忠

臣聞位非其人則庶事不敘庶事不敘則政有得失政有得失則感動陰陽妖變爲應陛下每引災自厚不責臣司臣司枉恩莫以爲負故天心未得隔并屢臻青冀之域滂雨漏河徐岱之濱海水益溢充豫蝗蝻滋生荆揚稻收儉薄并涼二羌戎叛戾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虛匱自西徂東杼柚將空臣聞洪範五事一曰貌貌以恭恭作肅貌傷則狂而致常雨春秋大水皆爲君上威儀不穆臨蒞不嚴臣下輕慢貴倖擅權陰氣盛彊陽不能祭故爲滂雨陛下以不得親奉

西續奇賞 卷四

三

孝德皇園廟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軒駟馬相望道路可謂孝至矣然臣竊聞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爲伯榮獨拜車下儀體上僭倖於人主長吏惶怖譴責或邪諂自媚發人脩道繕理亭傳多設儲峙徵役無度老弱相隨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匹頓路呼嗟莫不叩心河間託叔父之屬清河有陵廟之尊及剖符大臣皆猥爲伯榮屈節車下陛下不問必以陛下欲其然也伯榮之威重於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發必起於此昔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爲一拜而嫣受

歐刀之誅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職事巨細皆任賢能不立復令女使干錯萬機重察左右得無石顯泄漏之姦尚書納言得無趙昌請崇之詐公卿大臣得無朱博阿傳之援外屬近戚得無王鳳害商之謀若國政一由帝命王事每決於已則下不得偏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當齊止四方衆異不能爲害

西續奇賞 卷四

五

五



論中官養子襲爵書

張 綱

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尋大漢初隆及中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理爲易循易見但恭儉守節約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侍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人故家給人足夷狄聞中國優富任信道德所以姦謀自消而和氣感應而項者以來不遵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人驕之而復害之非愛人重器承天順道者也伏願陛下少留聖恩割損左右以奉天心

四續奇賞

卷四

壬

再論宦官書

裴 楷

臣伏見太白北入數日復出東方其占當有大兵中國弱四夷強臣又推步熒惑今當出而治必有陰謀皆由欲多覓結忠臣被戮德星所以久守執法亦爲此也陛下宜承天意理察兇獄爲劉瓚成瑨除罪辟追錄李雲杜衆等子孫夫天子事天不孝則日蝕星闕比年日蝕於正朔三光不明五緯錯亂前者官崇所獻神書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爲本亦有興國廣嗣之術其文易曉參同經典而順帝不行故國亂不興孝冲孝質類世短祚臣又聞之得主所好自非正道神爲生虐故周衰諸侯以力征相尚於是夏有申休宋萬彭生任邵之徒生於其時殷紂好色妲己是出葉公好龍真龍游廷今黃門常侍天刑之人陛下受待兼倍常寵縱爾未兆豈不爲此天官宦者星不在紫宮而在天市明當給使主市里也今乃反處常伯之位實非天意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貴尚無爲好生惡殺省慾去奢今陛下嗜慾不去殺罰過理既乖共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爲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情之至也天神遣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勝之

四續奇賞

卷四

壬

其守正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姪女歸婦極天下之
慾食肥飲美單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黃老乎

四續奇賞 卷四

圭漢

帝諸書

陳請劉瓚等爲宦官所陷疏 陳蕃

臣聞齊桓脩霸務爲內政春秋於魯小惡必書先
自整敕後以及人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
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
言以疎內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
位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尚恥愧失其先業況乃
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乎誠不愛
己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
天啓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鑒未遠
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
四續奇賞 卷四 圭漢
張汜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瓚南陽
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
在乎去惡至於陛下有何情怕而小人道長營惑聖
聽遂使天威爲之發怒如加刑謫已爲過甚況乃重
罰令伏歐刀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奉
公不撓疾惡如讎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宜之罪並
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從橫沒財已幸宣犯衆過成
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辱
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
專郡之誅而今左右羣賢惡傷黨類妄相交構致此

臣是言當復號詠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豫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一朝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積符瑞豈遠乎哉陛下雖厭毒臣言凡人主有自勉強敢以死陳

不報

論先去宦官後盜賊疏

傅燮

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熒發蕭牆而禍延四海也臣受戒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剋黃巾雖盛不足為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閹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甬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偽夫孝子受命於主市虎成三夫若不詳察真偽忠臣將復有往郵之戮矣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讜佞放逐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使臣身備鐵鉞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五

疏類三

古吳陳仁

魏明鄭安正選

禮儀

勸崇儒學疏

漢熒準

大臣行三年喪疏

漢陳忠

論濮王典禮疏

宋程頤

洪州請斷妖巫疏

宋夏竦

銓選

論犯贓并坐舉主書

漢楊倫

四續奇賞卷五

論中官及朝官賜名狀

唐陸贄

職司

論日食封事

漢馬嚴

日食論守令數易疏

漢左雄

上封事

唐張九齡

請每十州分置御史巡按疏

李嶠

論兩省臺司非統攝疏

宋李宗諤

用人

日食論用人疏

漢鄭興

舉訟

訟馬援書

漢朱勃

論替換李楚琳狀

唐陸贄

乞分別邪正劄子

宋蘇轍

辨杜韓范富書

宋歐陽修

論杜衍等罷政事狀

宋歐陽修

四續奇賞卷五

二

臣聞質直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舜聖德享
享爲善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
羣雄崩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
請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川日月之
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籍每饗
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雖關里之化
嬰相之事誠不足言又多徵名儒以充禮官如沛國
趙孝現邪承宮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或豐衣博
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廡故朝多
聞積奇賞卷五

諸儒之良華首之老每譙會則論難衍衍其求政化
詳覽羣言譬如振玉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
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
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衆百數化自聖躬流及蠻荒
匈奴造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
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蓋少
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竟論浮麗忘謇寒之
恩習謬之辭文史則去法律而學詆欺鑽錐刀之
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昔孝文寶后性
好黃老而清靜之化流景武之間臣愚以爲宜下明

詔博求幽隱發揚嚴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宮者徵詣
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
孫進其爵位使繼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如
此則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伏願陛下
推述先帝進業之道

大臣行三年喪疏

陳忠

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閤子雖要經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田餅之聲矣惟魯之恥言已不得終竟子道亦上之恥也而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

四續奇賞 卷五

六

代彭思永論濮王典禮

程頤

伏見近日以濮王稱親事言事之臣奏章交上中外論議沸騰此蓋執政大臣違亂典禮左右之臣不能開陳理道而致陛下聖心疑惑大義未明臣待罪忠府不得不為陛下明辨其事竊以濮王之生陛下而仁宗皇帝以陛下為嗣承祖宗大統則仁廟陛下之皇考陛下仁廟之適子濮王陛下所生之父於屬為伯陛下濮王出繼之子於屬為姪此天地大義生人大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易者也固非人意所能推移苟亂大倫人理滅矣陛下仁廟之子則曰父

四續奇賞 卷五

七

曰考曰親乃仁廟也若更稱濮王為親是有二親則是非之理昭然自明不待辯論而後見也然而聖意必欲稱之者豈非陛下大孝之心義雖出繼情厚本宗以濮王是生聖躬曰伯則無以異於諸父稱王則不殊於臣列思有以尊大使絕其等倫如此而已此豈陛下之私心哉蓋大義所當典禮之正天下之公論而執政大臣不能將順陛下大孝之心不知尊崇之道乃以非禮不正之號上累濮王致陛下於有過之地失天下之心貽亂倫之咎言事之臣又不能詳據典禮開明大義雖知稱親之非而不知為陛下推

所生之至恩明尊崇之正禮使漢王與諸父表等無有殊別此陛下之心所以難安而重違也臣以爲所生之父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故所繼主於大義所生者予至情至誠一心盡父子之道大義也不忘本宗盡其恩義至情也先王制禮本緣人情既明大義以正統緒復存至情以盡人心是故在喪服恩義別其所生蓋明至重與伯叔不同也此乃人情之順義理之正行於父毋之前亦無嫌間至於名稱統緒所繫若其無別斯亂大倫今漢王陛下之所生義極尊重無以復加以親爲稱有損

臣續奇賞 卷五

八

蓋何哉親與父同而所以不稱父者陛下以身繼大統仁廟父也在於人倫不可有貳故避父而稱親則是陛下明知稱父爲決不可也既避父而稱親則是親與父異此乃下人以邪說惑陛下言親義非一不止謂父臣以謂取父義則與稱父正父正同決然不可不取父義則其稱甚輕今宗室疎遠卑幼悉稱皇親加於所生深恐非當孝者以誠爲本乃以疑似無正定之名黷於所尊體屬不恭義有大害稱之於仁廟乃有嚮背之嫌去之於漢王不損所生之重絕無小益徒亂大倫臣料陛下之意不必須要稱親止

爲不加殊名無以別於臣列臣以爲不然推所生之義則不臣自明盡致恭之禮則其尊可兄況當揆量事體別立殊稱要在得盡尊崇不愆禮典言者皆欲以高官大國加於漢王此甚非知禮之言也先朝之封宜陛下之敢易爵秩之命豈陛下之敢加臣以爲當以漢王之子襲爵奉祀尊稱漢王爲漢國太王如此則自然殊號絕異等倫凡百禮數必皆稱情請舉一以爲率借如既置嗣襲必伸祭告當曰姪嗣皇帝名敢昭告于皇伯父漢國太王自然在漢王極尊崇之道於仁皇無嫌貳之失天理人心誠爲允合不獨

臣續奇賞

卷五

九

正今日之事可以爲萬世之法復惡議者以太字爲疑此則不然蓋繫於漢國下自於大統無嫌今親之稱大義未安言寧者論別不已前者既去後者復然雖使臺臣不言百官在位亦將繼進理不可奪勢不可遇事體如此終難固持仁宗皇帝在位日久海寓億兆涵被仁恩陛下嗣位之初功德未及天下而天下傾心愛戴者以陛下仁廟之子也今復聞以漢王爲親舍生之類發憤痛心蓋天下不知陛下之孝事仁宗皇帝格於天地尊愛漢王之意非肯以不義加之但見誤致名稱所以深懷疑慮謂漢王既復稱親

則仁廟不言自絕。群情訥懼。異論喧囂。大王者之孝在乎得四海之勸心。胡爲以不正無益之稱。使億兆之口。指斥謫譴。致濮王之靈。不安於上。臣料陛下仁孝。豈忍如斯。皆由左右之臣。不能爲陛下開明此理。在于神道不遠人情。故先聖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設如仁皇在位。濮王居藩。陛下既爲家嗣。復以親稱濮王。則仁皇豈不震怒。濮王豈不惻懼。是必君臣兄弟。立致釁隙。其視陛下當如何也。神靈如在。亦豈不然。以此觀之。陛下雖加名稱。濮王安肯當受。伏願陛下深思此理。去稱親之文。以明示天下。則祖宗

續奇賞 卷五

五

五

洪州請斷妖巫 夏 竦
臣聞左道亂俗。妖言惑衆。在昔之法。皆殺無赦。恭以姦臣逆節。狂賊亂規。多假鬼神。搖動耳目。漢之張角。晉之孫恩。偶失防閑。遂至屯聚。國家宜有嚴制。以肅多方。切以當州東引七閩。南控百粵。編氓右鬼。舊俗尚巫。在漢樂巴。已乖翦理。爰從近歲。傳習滋多。假託機祥。愚弄黎庶。勦絕性命。規取貨財。皆於所居塑畫。魁魑。陳列幡幟。鳴擊鼓角。謂之神壇。嬰襦襪。已令寄育。字曰壇留壇保之類。及其稍長。則傳習祿法。驅爲童隸。民之有病。則門施符術。禁絕往還。斥遠至親。屏去便物。家人營藥。則曰神不許服。病者欲飯。則云神未聽。殄率令病人。死於饑渴。泊至亡者。服則又言餘祟所憑。人不敢留。規以自入。若幸而獲免。家之所資。假神而言。無求不可。其間有孤子單族。首而幼妻。或絕戶以圖財。或害夫而納婦。浸淫既久。習熟爲常。民被非辜。不爲怪。奉之愈謹。信之益深。從其言。甚於典章。畏其威。重於官吏。奇神異像。圖繪歲增。邪錄妖符。傳爲日夥。小則鷄豚致祀。歛以還家。大則歌舞聚人。食其餘胙。婚葬出處。動必求師。劫盜鬪爭。行須作水。蠶耗衣食。眩惑里閭。設欲扇動。不難連結。在於

續奇賞 卷五

五

五

典憲具有章條其如法未勝姦孽弗瘳疾宜頒峻典以革妖風當州師至一千九百餘戶臣以勸令改業歸農及攻習鍼灸之脉所有首納妖妄神像符籙神衫神杖魂巾魂帽鍾角刀笏沙羅等一萬一千餘事也令焚毀及納官訖伏乞朝廷嚴賜條約所冀屏除巨害保省羣生壯漸防萌少裨萬一

諭犯賊并坐舉主書

楊倫

臣聞春秋誅惡及本本誅則惡消振表持領領正則毛理今任嘉所坐狼藉未受辜戮猥以貽身改典大郡自非案坐舉者無以禁絕姦萌往者湖陸令張疊蕭令駟賢徐州刺史劉福等案穢既章咸伏其誅而豺狼之吏至今不絕者豈非本舉之上不加之罪乎昔齊威之霸殺姦臣五人并及舉者以弭謗當斷不斷費石所戒夫聖王所以聽僮夫匹婦之言者猶塵加尚俗霧集淮海雖未有益不為損也惟陛下留神省察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陸贄

右欽敕奉宜聖旨比在奉天將士並賜名定難功臣
今宰臣等商量扈從中官辛苦至甚亦合依例並賜
此名朕以南衙朝士之中有經奉天重圍又似卿等
昨者奔走行在涉歷危險亦極艱難今不問中官朝
官但經重圍又到山南者並擬賜名定難功臣卿宜
商量豈不穩便者陛下惠霑執御仁洽庶寮念隨難
之憂危恤從巡之勞苦議增寵飾將錫嘉名事雖未
行意則已就凡在貴近固知銜恩厚旨淹詳復詢庸
庸績奇賞卷五 十五

賤惟精惟慎允謂防微顧省何知屬當下問臣若自
貪榮號傷懼怨憎因循順成不極所見心且知負如
天鑑何是以不揆言之淺深不計身之利害但輸狂
直唯聖所裁臣聞賞以懋庸名以彰行賞乖其庸則
忠實之効廢名浮於行則潰冒之弊興一足以撓國
一足以亂風俗授受之際豈容易哉頃以駐蹕奉
天迫於患難竟攘克逆實賴武人遂旌定難之勲特
賜功臣之目各頒符寶事亦會時所需雖多誰曰非
允至如官閑近侍班列具臣雖奔走恪居各循厥職
而驅除翦伐諒匪所任又屬皇輿再遷天禍未悔見

陸贄

危無補得謂功臣致寇方深孰立定難縱使遭罹困
通跋履崎嶇難則當之定將安保勞或有矣功其謂
何大凡有生之倫莫不各親其類賤彼貴我抑惟常
情黜異獎同亦是常性臣忝縉紳之列又當受賜之
科竊自校量猶知不可而況於公議乎況於介冑之
士乎人之多言靡所不至必謂陛下溺愛近習故徇
其苟得之情泥該群司以分其私昵之謫怨不在人
繫皆自微必將沮戰士激勵之心結勲臣憤恨之氣
所悅者寡所愠者多所與者虛名所失者實事所悅
者臣下之夸志所病者國家之大猷利害皎然不為
四續奇賞卷五 十六

雖辨且名者眾之所評也是曰公器亦為平端毀之
至精猶思相軋處或乖當安能勿踰以漢高之制服
雄豪太宗之削平區寓天下既定乃論功勲有蕭曹
之殊庸有房杜之碩畫戰守經略倬乎殊倫猶謂豐
沛故人刀筆文吏諸將不服頗相計揚乃至攘袂指
天拔劍擊柱偶語謀反誼譴訟寃矧今國步猶艱王
化未洽方資武力以殄寇讐茲非思倖競進之時文
儒角逐之日當功而獎尚恐未孚獎又非功固宜見
誚儻有節効尤著理當褒崇崇典甚多何必在此其
餘別無積用例徇驅馳且侯服乎甄錄非晚謹奏

論日食封事

馬 巖

漢書卷五

臣聞日者衆陽之長食者陰侵之徵書曰無曠庶官
天工人其代之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故考績黜陟以
明褒貶無功不黜明陰盛陵陽臣伏見方今刺史太
守專州典郡不務奉事盡心爲國而司察偏阿取與
自己同 爲尤異異則中以刑法不卽垂頭塞耳
採取賄賂今益州刺史朱醵楊州刺史倪說涼州刺
史尹業等每行考事輒有物故又選舉不實曾無貶
坐是使臣下得作威福也故事州郡所舉上奏司直
察能否以懲虛實今宜加防檢式遵前制丞相御史
四續奇賞 卷五 七 漢

親治職事唯丙吉以年老優游不案吏罪于是宰府
習爲常俗更共閑養以崇虛名或未曉其職使未遷
徙誠非建官賦祿之意宜救正之 各責以事州郡
所舉必得其人若不如言裁以法令傳曰上德以寬
服民其次莫如猛故火烈則人望而畏之水懦則人
狎而翫之爲政者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如此緩御有
體災眚消矣

足

守長數易疏

左 雄

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
之道必存考黜是以臯陶對禹貢在知人安人則惠
黎民懷之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以典
故詩云有渰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及
幽厲昏亂不自爲政褒貶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
深谷爲陵故其詩云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
之人胡爲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宗周既滅六國
并秦阮儒混典刻革五等更立郡縣縣設令長郡置
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
四續奇賞 卷五 漢

懷庶官錫奇救敝悅以濟難撫而循之至于文景天
下康又誠由玄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
于灰頽緣幾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
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歎曰民所以安而無怨者政
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爲吏數
變易則下不安業久于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
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内侯公卿缺
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于
茲爲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漢初至今三
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僞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

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以殺害不幸
爲威風聚斂整辦爲賢能以理已安民爲劣弱以奉
法循理爲不化兇鉗之戮生于睚眦覆尸之禍成于
喜怒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與同
疾疚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于亭傳責成于期月
言善不稱德論公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據檢者離毀
或囚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州宰不覆競共辟召
踊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
行賂復見沈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
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斯祿薄
四續奇賞卷五
九

車馬衣服一出于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
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沴不消
咎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拜爵王庭輿服有
庸而齊于匹豎叛命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惠育元
元也臣愚以爲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
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
命錮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
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
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弄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
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僞之端絕送迎

之役損賦斂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
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流光垂祚永世不刊

所部多
可作狀
法

上封事書

張九齡

五月二十日宣義郎左拾遺內供奉臣張九齡謹再
拜昧死上書開元神武皇帝陛下臣所上事以臣愚
見竝當時尤切不敢飾詞伏願陛下親覽可否之宜
幸甚幸甚臣伏以陛下自克清內難光宅天下常欲
躋人于富壽致國于太平聖慮每勤德音屢發然猶
黎人未息水旱為憂臣竊伏思之有由然矣臣聞乖
政之氣發為水旱天道雖遠其應甚速昔者東海枉
殺孝婦早者久之吏不明匹婦非命則天為之早
以昭其冤况今六合之間元元之衆莫不懸命于縣
令宅生于刺史陛下所與共理此方視于人者也
非其任徒有其名致旱之由豈惟孝婦一事而已是
以親人之任宜得其賢用才之道宜重其選而今刺
史縣令除京輔近處雄望之州刺史猶擇其人縣令
或備員而已其餘江淮、隴、蜀、三河諸處除大府之外
稍稍非才但于京官之中出為州縣者或是終身有
累有職無聲用于牧宰之間以為斥逐之地或因
附會遂忝高班比其勢衰且無他責又謂之不稱
職亦乃出為刺史至于武夫流外積資而得官或
經久不計于有才諸若此流盡為刺史其餘縣令

四續奇賞

卷五

三

四續奇賞

卷五

三

下固不可勝言蓋昨庶所繫國家之本務本務之職
反為奸進者所輕承弊之人每遭非才者所授陛下
聖化從此不宜皆由不重親人之選以成其弊而欲
天下和洽固不可得也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
宰百里莫不近有所重勸其所行臣竊怪近俗偏輕
此任今朝廷卿士入而不出于其私情遂自得計何
則京華之地衣冠所聚子弟之間身名所出從容附
會不勞而成一出外藩有異于此人情進取豈忘于
私但立法制之不敢違耳原其本意固私自欲今大
利在于京職而不在于外郡如此則智能之士欲利
之心日夜營營不肯復出為刺史縣令而陛下國家
之利方賴智能之士此輩既自固而不行在外者又
技癢而求入如此則智能之輩常無親人者陛下又
未格之以法無乃甚不可乎故臣愚以為欲理之本
莫若重刺史縣令此官誠重智能者可行正宜懸以
科條定其資歷凡不歷都督刺史有高第者不得入
為侍郎列卿不歷縣令有善政者亦不得入為臺郎
給舍雖即遠處都督刺史至于縣令以次差降以為
出入亦不得十年頻在京職又不得十年盡任外官
如此設科以救其失則內外通理萬姓獲安如積習

爲常遂其私計陛下獨資未盱食天下亦未之理也
又古之選用賢良取其稱職或遙聞而辟召或一見
而任之是以士修素行不圖僥倖群小不逮亦用息
心以故奸馬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未必理于上古
而事務日倍于前誠爲不正其本而設巧于末所謂
末者吏部條章動盈千百刀筆之吏辨折毫釐節制
搶攘溺于文墨胥徒之稱又緣隙而起臣以爲船造
簿書以備用人之遺忘耳今反求精于素煩不急于
人才亦何異選劍匣而磨劍刻舟以記岳之彌遠可爲
傷心凡有稱吏部之能者則曰從縣尉與主簿從主

四續奇賞

卷五

二十三

簿與縣丞斯選曹執文而善知官次者也惟據其合
與不合不論其賢與不肖大略如此豈不謬哉陛下
若不以吏部尚書侍郎爲賢必不授以職事尚書侍
郎既以賢而受委豈復不能知人人之難知雖自古
所慎而拔十得五其道可行今則執以格條責于謹
守幸其心能自覺者每選于所拔亦有三人五人若
又專固者則亦一人不拔據資配職自以爲能爲官
擇人初無此意故使時人有平配之議官曹無得賢
之實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是于聖朝有何裨益故臣
以爲選部之法弊于不變變法之易在陛下渙然行

四續奇賞

卷五

二十四

之假且今之銓衡欲自爲一亦限行之已父動必見
疑遂用因循益爲浮薄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卽
每年當管之內應有合選之色先委考其才行堪入
品流然後送臺臺又推擇據所用之多少爲州縣之
殿最一則州縣慎于所舉必取入官之才二則吏部
因其有成無多庸人之數縱有不在選者妄起怨端
且猶分謗于外臺不至喧譁于南省今則每歲選者
動以萬計京師米物爲之空虛豈多士若斯蓋淪溢
至此而欲仍舊致理難于改制祇益文法煩碎賢愚
混雜就中以一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君子從
此遺逸斯亦明代之闕政有識者之所歎息也又天
下雖廣朝廷雖衆而士之名賢誠可知也若使賢者
相親聽受不明事將已矣無復可說如知其賢能各
有品第每一官缺而不以次用之則是知而不爲焉
用彼相倡如諸司清要之職常用第一之人及要官
闕時或以下等叨選以故時議無高無下唯論得與
不得自然清議不立名節不修上善則守志而侯用
中人則躁求而易操其故何哉朝廷若以令名進人
士子亦以修名獲利而利之所出衆則趨焉已而名
利不出于清修所得多歸于人事其小者苟求輒得

一變而至阿私其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斯並教化漸漬使之必然故于用人之際不可不第其高下若高下有次不可妄于天下士流必刻意修飾思齊日衆刑政自清此興衰之大端安可不察易曰履霜堅冰至言聖人之見終始之微矣今所言上刺吏縣令等事一皆指實縱臣所欲變法不合時宜伏望更發睿圖及詢于執事作爲長筭振此頹風使官修其方人受其福天下幸甚伏惟陛下聰明神武動以聖斷正當可爲之運未行反本之法微臣企竊竊有所望伏願少留宸聽稍覽愚誠必無可施行棄之

四續奇賞

卷五

五

二十五

非晚臣不勝塵露裨補之誠

請每十州分置御史巡察疏

李嶠

陛下創置右臺分巡天下察吏人善惡觀風俗得失斯政途之綱紀禮法之準繩無以加也然猶有未折衷者臣請試論之夫禁網尚疎法令宜簡簡則法易行而不煩雜疎則所羅廣而無苛碎竊見垂拱三年諸道巡察使所奏科目凡有四十四件至于別准格敕令察訪者又有三十餘條而巡察使率是三月已後出都十一月終奏事時限迫促簿書填委晝夜奔逐以赴限期而每道所察文武官多至二十餘人少者一千已下皆須品量才行褒貶得失欲令曲盡行能則皆不暇此非敢墮職而慢于官也實才有限而力不及耳臣竊量其功程與其節制使器用于用力濟于時然後進退可以責成得失可以精覈矣又曰今之所察但准漢之六條推而廣之則無不包矣無爲多張科目空費簿書且朝廷萬機非無事也機事之動恒在四方是故冠蓋相望郵驛繼踵今巡使既出其外其州之事悉當委之則傳驛大減矣然則御史之職故不可得閑自非分州統理無由濟其繁務請大小相兼率州置御史一人以周年爲限使其親至屬縣或入閭里督察姦訛觀採風俗然後可以求

四續奇賞

卷五

二十六

其實效課其成功若此法果行必大裨政化且御史
出持霜簡入奏天關其于勵已自修奉職存憲比于
他吏可相百也若其案劾姦邪糾撻欺隱比于他吏
可相十也陛下試用臣言妙擇賢能委之心膂假溫
言以制之陳賞罰以勸之則莫不盡力而效死矣何
政事之不理何禁令之不行何妖孽之敢興哉

論兩省與臺司非統攝

李宗諤

臣接通典叙職官以三師三公門下中書兩省為先
而會要亦以兩省為首惟六典準周禮六官以尚書
省官居上而兩省亦在御史臺之前此不相統攝一
也唐開成三年御史臺奉宣令後遇延英開擬中謝
官委臺司前一日依官班具名銜奏其兩省官即令
本司前一日奏是兩省得以專達此不相統攝二也
朝會圖門下省典儀設版位御史中丞班在丹墀上
兩省官後立此不相統攝三也故事文武百官內殿
起居失儀左右巡使奏文武班內有官失儀請付外
四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
二十人
勘當時兩省官失儀即奏云供奉班內有官失儀請
付所司以此言之雖兩省官失儀左右巡使不敢請
付外勘當此不相統攝四也又御史臺上奏南衙文
武百官班簿門下中書兩省各奏本省班榜于此不
相統攝五也文武常參官每遇假告皆經御史臺陳
牒惟兩省官自左右正言以上假告直經宰相陳牒
遇正衙見辭謝文武常參官皆于朝堂四方館陳狀
兩紙惟兩省官上陳狀一紙既不與百官叙班亦無
臺參之禮此不相統攝六也文武常參官墓次並在
朝堂惟兩省官在中書門內每遇殿起居及大朝會

臨集茲設次在御史中丞之上蓋地望親近在憲司

之右此不相統攝七也王代開廷英奏事先宰相次兩省次御史中丞次三司使次京尹又常朝叙班御史中丞群官先入次東宮保傅次兩省官次左右僕射及朝退僕射先出兩省官次東宮保傅次御史丞群官夫以後入先出爲重不相統攝八也伏以中書門下兩省自正言以上皆天子侍從之官立朝叙班不與外司爲比故在正衙則與宰相重行而立通衙則與中丞分路而行常參則帥傳入于兩省之前朝會則臺官次于兩省之後地望特峻職業有殊官局四續奇賞卷五

烏足助于風威哉

日食論用人疏

鄭興

春秋以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人反德爲亂配則妖災生往年以來譴咎連見意者執事頗有關焉按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傳曰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于是百官降物君不舉避移時樂用鼓祝用幣史用辭今孟夏純乾用事陰氣未作其災尤重夫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變咎之來不可不與其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也堯知鯀不可用而用之者屈已之明因人之心也齊桓反政而相管仲晉文歸國而任郤穀者是不私其私擇人處位

四續奇賞卷五

也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若用功臣功臣用人位謬矣願陛下上師唐虞下覽齊晉以成屈已從衆之德以濟群臣讓善之功夫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項平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也今年正月繁霜自爾以來率多寒日此亦急咎之罰天子賢聖之君猶慈父之于孝子也丁寧申戒欲其反政故災變仍見此乃國之福也今陛下高明而群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博採廣謀納之策

訟馬授書

朱勃

臣聞主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于眾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爲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竊見故伏波將軍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問關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群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寧自知當要此郡之使微封侯之福邪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國計狐疑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四續奇賞卷五言三十一歲

四州及吳漢下隴真路斷隔惟獨狄道爲國堅守士民饑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諭羌戎謀如涌泉執如轉規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真全師進因糧敵人隴冀略平而獨守空郡兵動有功師進輒克鉢鉢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趾土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遂斬滅徵側克平一州問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爲得不進未必爲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心歸哉惟援得事

五言

朝廷二十二年非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僨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譏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竝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刻生者莫爲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醢于用賞約于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爲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于譴此鄒陽之所悲也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非有非不受投畀有昊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留思豎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四續奇賞卷五言三十一歲

春秋之義罪以功除聖王之祀臣有五義若援所聞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樂布哭彭越之義冒陳悲憤戰慄闕庭

家語
論語

論替換李楚琳狀

陸 贊

右欽淑奉旨聖旨李楚琳不可久在鳳翔欲候朕到日簡擇一人替楚琳充節度使楚琳別與一官便隨朕歸京既有迦駕諸軍威勢其盛因此替換亦是權宜卿宜商量穩便否者臣聞王者有作先懷永圖謀必可傳事必可繼不因利以苟得不乘便而幸成故能上下相安而理可長久也彼楚琳者固是亂人乘國難而肆逞其姦賊邦君而篡若其位按以典法是宜汚渚既屬多虞不遑致討乃分之以旄鉞又繼之以寵榮逮至南巡頗全外順道途無壅亦有賴焉雖

四續奇賞

卷五

三十三

朝命累加蓋非獲已然王言一出則不可渝繼聞若臣之恩猶須進退以禮今若因行幸之威勢假迎扈之甲兵易置以歸是同虜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禍變繁興為日久矣負累居位豈唯一人以此時巡後將安人以此撫御誰其感懷昔漢高僞遊韓信見獲功臣繼叛天下幾危征伐紛紜以至沒代其微倖之不可也如此陛下得不為至戒哉議者謂之權宜臣又未論其理夫權之為義取類權衡衡者稱也權者鍾也故權在于懸則物之多少可准權施于事則義之輕重不差其趣理也必取重

四續奇賞

卷五

三十三

而捨輕其遠禍也必擇輕而避重苟非明哲難盡精微故聖人貴之乃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言知機之難也今者甫平大亂將復天衢塗路所經首行脇奔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面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為權以任數為智君上行之必失眾臣下用之必陷身歷代之所以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夫以韓信才略當時莫儔且負嫌猜已遭告訐縱之足以亂區寓除之可以安國家幸而成擒猶謂失策當時被攻戰之害百代流詭詐之譏况楚琳卒伍凡庸賤賤品因時擾攘得肆猖狂非有陷堅殲敵之雄出奇制勝之略頗同狐鼠乘夜睚眦光既升勞日踰今郊畿已又武衛方嚴汧隴鎮守其西郊澤肥潤于其北顧是岐下若居掌中以楚琳瑣劣之資處堂中控握之地縱令踰躡何惡能為願陛下姑務含弘普安反側促駕適止錄功勛勅放唐書之恩布惟新之令然後徵章阜楚琳俾入分文武之職擇元勳宿望命出總岐隴之師則彼承詔欣榮奔走不暇安敢量介復勞誅鋤措置得宜萬無一跌何遽過動不為後圖仰希睿聰試更詳慮謹奏

乞分別邪正劄子

蘇轍

臣竊觀元祐以來朝廷改更弊事屏逐群枉上有忠厚之政下無聚斂之怨天下雖未大治而經今五年中外帖然莫以爲非者惟姦邪失職居外日夜窺伺便利規求復進不免百端游說動搖貴近臣愚竊深憂之若陛下不察其實大臣惑其邪說遂使忠邪雜進于朝以示廣大無所不容之意則冰炭同處必至交爭薰蕕共器又當遺臭朝廷之患自此始矣昔聖人作易內陽外陰內君子外小人則謂之泰內陰外陽內小人外君子則謂之否蓋小人不可使在朝廷

四續奇賞

卷五

三五

自古而然矣但當置之于外每加安存使無失其所不至憤恨無聊謀害君子則泰井之本意也昔東晉桓溫之亂諸桓親黨布滿中外及溫死謝安代之爲政以三桓分滄三州彼此無怨江左遂安故晉史稱安有經遠無競之美然臣竊謂謝安之于桓氏亦用之于外而已未嘗引之于內與之共政也向使安引桓氏而實諸朝人懷異心各欲自行其志則謝安將不能保其身而况安朝廷乎頃者一二大臣專務含養小人爲自便之計既小人內有所主故蔡確邢恕之流敢出妄言以欺愚惑衆及確恕被罪有司懲前

之失凡在外臣僚例蒙推沮盧秉何正臣皆身爲待

制而明堂薦子止得選人蒲宗孟曾布所犯明有典法而降官就職唯恐不甚明立痕迹以示異同爲朝廷欽怨此二者皆過矣故臣以爲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于收守四方奔走庶事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常使彼此如一無迹可指此朝廷之至計也近者朝廷用鄧溫伯爲翰林承旨而臺諫雜然進言指爲邪黨以謂小人必由此乘進臣嘗論溫伯之爲人粗有文藝無他大惡但性本柔弱委曲從人方王珪蔡確用事則順指如意及司馬光呂公著當

四續奇賞

卷五

三五

國亦脂韋其間若以其左右附麗無所損益遇流便轉緩急不可保誠信不爲過也若謂其懷挾姦詐能首爲亂階則甚矣蓋臺諫之言溫伯則過至爲朝廷遠慮則未爲過也故臣願陛下謹守元祐之初政又而彌堅慎用左右之近臣無雜邪正至于在外臣子以恩意待之使嫌隙無自而生愛戴以忘其死則重拱無爲安意爲善愈久而愈無患矣臣不勝區區博採公議而効之左右伏乞宣諭大臣共敦斯義勿謂不預改史之政輒懷異同之心如此而後朝廷安矣

上皇帝辨杜韓范富書

歐陽修

臣聞士不忘身不為忠言不逆耳不為諫故臣不避
群邪切齒之禍敢干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明察臣
愚懇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
所親任之臣一旦相繼罷去天下之士皆共知其有
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臣雖供職在外事
不審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譏害忠賢其說不遠欲
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則必須誣
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聚善人尚在則未
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一求瑕

四續奇賞 卷五

三

三

亦在此
二行外

惟一指以為朋則可一時盡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
主知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
所惡必須此語方可傾之臣料衍等四人皆蒙陛下
聖恩最厚而忽一時逐去弼與仲淹荷陛下委任尤
深而忽遭離間臣謂必有小人以朋黨專權之說上
惑聖聰者臣請試辨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議議開
于中外天下賢士爭相仰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
難辨明自近年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
可見其不為朋黨也蓋杜衍為人清慎而謹守規矩
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正而質直弼則明

聖恩最厚

敏果銳四人為性既各不同雖同歸于盡忠而其所
見各異于議事之際故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
滕宗諤仲淹則力請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
急修邊備富弼則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又如
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平水落城事韓琦則是尹洙
而非劉滄仲淹則是劉滄而非尹洙此數事尤彰著
陛下素所知者此四臣者可謂天下至公之賢也平
日閑居則相稱美之不暇及為國議事則公言廷諍
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見衍等四人真得漢史所謂忠
臣不和之節而小人譏為朋黨可謂誣矣夫有國之

四續奇賞 卷五

三

三

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然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
已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權者得
名位則可行故好權之臣必貪位自陛下召琦與仲
淹于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富弼三
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皆再三懇讓讓者愈
切陛下用之愈堅臣見其避讓太繁不見其好權貪
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
為陛下見其皆未作事乃特開天章召而賜坐受以
紙筆使其條事然眾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
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特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

等條列大事而施行。弼等遲回又近一月方敢略
條數事。然仲淹深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更張故其
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冀
皆有效。弼姓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多舉祖宗
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
事便行。臣方怪弼等蒙陛下如此堅意。委任督責。丁
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已曰專權
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宜撫聖朝。常遣大臣。况自中
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面勞困。及于天
下。北虜乘隙遠盟。而動其書辭。侮慢至有貴國祖宗

四續奇賞

卷五

三十八

之言。陛下憤恥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志
買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凌之患。感陛下
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國家之前恥。沿
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
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
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
臧否。不遺故于下官百辟之中。特選得此數人。驟加
擢用。失止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
人一旦去。而使群邪相質于內。四夷相賀。
此臣所為陛下惜之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

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
輕矣。惟願陛下拒絕群譖。委任不疑。使盡其所為。倘
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
營之時。如弼與琦。豈可置之閑處。伏望陛下早辨譏
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是前歲召入。諫院十月
之內。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方思君寵至深。未知報
効之所。今群邪爭進。譏巧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
報國之秋。豈可緘言而避罪。敢竭愚智。惟陛下擇之。

四續奇賞

卷五

三十九

三十九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殿陽修

臣聞士不忘身不為忠言不逆耳不為諫故臣不避
群邪切齒之禍敢干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明幸加
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
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罷黜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
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雖供職在外事不盡
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譏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
良善則不過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則必須誣以專
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眾善人尚在則未為小
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二求瑕惟有

四續青賞 卷五 四十一

指以為明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彼知過而蒙
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故須
此說方可傾之臣料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
逐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以朋黨專
權之說上惑聖聰臣請試辨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
讜論聞于中外天下賢士爭相慕慕當時姦臣誣作
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
其臨事可以辨也蓋衍為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
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正而質直弼則明敏而
果銳四人為性既各不同雖皆歸于盡忠而其所見

各異故于辦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
仲淹則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
邊備富弼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
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
沔仲淹則是劉沔而非尹洙此數事尤彰著陛下素
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天下至公之賢也平日閑居
則相稱美之不暇為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私以
此而言臣見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
而小人譏為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
下之得專也然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已來不見

四續青賞 卷五 四十一

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權者待名位則可
行故好權之臣必貪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下陝西
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富弼三命學士兩
命樞密副使每一命皆再三懇讓讓者愈切陛下用
之愈堅臣見其避讓大繁不見其好權貪位也及陛
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為陛下見
其皆未作事乃特開天章召而賜坐受以紙筆使其
條事然眾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對有所述
因此又煩聖慈特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弼等條列
大事而施行弼等遲回又近一月方敢略條數事然

伸淹深練世務必知凡有難猛更張故其所陳志在
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其皆有効船
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多舉祖宗故事請陛
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便行臣
方怪卿等蒙陛下如此堅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
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已曰專權者豈不誣
哉至如兩路宜撫聖朝常遣大臣况自中國之威近
年不振故元昊叛遼一方而勞困及于天下非虜乘
機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至有貴國祖宗之言陛下
憤恥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志質和莫大
四續奇賞 卷五 四三

之辱則等見中國累年侵凌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
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國家之前恥沿山傍海不
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錫等用心本
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
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見不遺
故于千官百辟之中特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正
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川敵國之福也今此數人
一旦罷去而使群邪相質于內四夷相質于外此臣
所為陛下惜之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
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惟願

臣等拒絕群謗委任不疑使盡其所為猶有裨補方
今南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如
獨與琦豈可置之閑處伏望陛下早辨讒巧特加同
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內七受
聖恩而致身兩制方思君寵至深未知報効之所今
群邪爭進讒巧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秋
豈可緘言而避罪敢竭愚瞽惟陛下擇之臣無任祈
天待罪懇激屏營之至臣修昧死再拜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六

疏類四

古吳曲仁錫明卿

邊事

置西域副校尉議

漢班勇

諫擊匈奴疏

漢魯恭

論北單于不當立封事

漢表安

自任擊羌疏

漢段熲

自訟疏

漢皇甫規

乞擇沿邊牧守疏

漢陳龜

四續奇賞卷六

請罷姚州屯戍疏

唐張柬之

論澶淵事宜疏

宋寇準

論時事

宋韓琦

論北事書

宋晁補之

安南罪言

宋晁補之

置西域副校尉議

班勇

晉孝武皇帝思匈奴疆盛兼總百蠻以通障海於是
開通西域離其黨與論者以爲奪匈奴府藏斷其右
臂遭王莽篡盜徵求無厭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
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疆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
攻敦煌河西諸郡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故
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間者羌
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直
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怨憤思樂事漢其路無從
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爲其害故也今
曹宗徒恥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
度當時之宜也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
悔無及已况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
暴短於海內臣愚以爲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
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
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
焉耆龜茲徑路南疆鄯善于冥心膽北扞匈奴東近
敦煌如此誠便

尚書問勇曰今立副校尉何以爲便又置長史
也據開利害云何勇對曰

此段外
何亦宜

管承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煌後置副校尉於車師既為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漢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蘭足以招附其心愚以為便長樂衛尉鐔顯廷尉蔡毋參司隸校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以并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為邊害乎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為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執必弱則為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打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并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必復有晝閉之徵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抱屯戍之費若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太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絡繹遣使求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為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為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為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

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為富仇讎之財增暴夷之勢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財費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絕執歸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誠便

四續奇賞

卷六

四

莫

諫擊匈奴疏

魯恭

陛下親勞聖思日昃不食憂在軍役誠欲以安定北
番爲人除患定萬世之計也臣伏獨思之未見其便
社稷之計萬人之命在於一舉數年以來秋稼不熟
人食不足倉庫空虛國無蓄積會新遭大憂人懷恐
患陛下躬大聖之德履至孝之行盡諒陰三年聽於
冢宰百姓闕然三時不聞警蹕之音莫不懷思皇皇
若有求而不得今乃以盛春之月興發軍役擾動天
下以事戎夷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元正時由內及
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

四續奇賞

卷六

奏

五

奏

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爲之舛錯況於人乎故
愛人者必有天報昔太王重人命而去邠故獲上天
之祐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蹲夷踞肆與鳥獸無
別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汙辱善人是以聖王之
制羈縻不絕而已今邊境無事宜當修仁行義尚於
無爲令家給人足安業樂產夫人道盡於下則陰陽
和於上祥風時雨覆被遠方夷狄重譯而至矣豈
有乎盈缶終來有它吉言甘雨沛我之至誠來有
而吉已夫以德勝人者昌以力勝人者亡今匈奴爲
鮮卑新殺遠藏於史侯河西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

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前太僕祭彤遠出
塞外卒不見一胡而兵困矣白山之難不絕如綫都
護昭友士卒死者如積起今被其辜赤孤寡哀思之
心未弭仁者念之以爲累息奈何復欲壞其迹不贖
患難乎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使者在道分
部督趣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三輔并涼少
南麥根枯焦牛死日甚此其不合天心之效也羣僚
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奈何以一人之計弄萬人之
命不卹其言乎上觀天心中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
失臣恐中國不爲中國貴徒何奴而已哉惟陛下留
聖恩休罷士卒以順天心

四續奇賞

卷六

六

奏



論并單于不當立封事

袁安

臣聞功有難圖。不可豫見。事有易斷。較然不疑。伏惟
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也。
恩德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孝明皇帝奉承先
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代塞北。至于章和之初。降
者十萬餘人。議者欲置之遼東。至遼東太尉宋由
光祿勳耿秉。皆以爲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
下奉承鴻業。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師討伐。席卷北庭。
此誠宜明祖宗崇立弘勳者也。宜審其終以成厥功。
伏念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
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
業。况屯屯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
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由
秉實知書議。而欲背弃先恩。夫言行君子之樞機。賞
罰理國之綱紀。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
今若失信于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信誓矣。又烏桓鮮
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讐。今立其弟。則二
虜懷怨。兵食可廢。信不可去。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
費直歲一億九千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
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

四續奇賞

卷六

七

漢

自任擊羌疏

段熲

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輒弱易制。所以北陳愚慮。思爲
永寧之策。而中郎張奐說虜寇難破。宜用招降。聖朝
明監信納。誓言故臣謀得行。奐計不用。事執相反。遂
懷猜恨。信叛羌之訴。飾潤辭意。云臣兵累見折。又
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血流
汚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爲害。中興以
來。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以
反覆。攻沒縣邑。剽略人物。發冢露尸。禍及生死。上天
震怒。假手行誅。昔邢爲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兩臣
動。兵涉夏連。獲其附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
不爲災傷。下察人事。衆和師克。自橋門以西。洛川以
東。故宮縣邑。吏相通屬。非爲深險絕域之地。車騎安
行。無應折衝。案奐與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
平寇。庸欲修文戰伐。招降續敵。延辭空說。潛而無徵。
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煎當亂邊。
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爲鯁。故遠識之士。以
爲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爲羌所創毒。而欲令降
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
故臣奉大漢之威。建久長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

四續奇賞

卷六

八

漢

殖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期年所耗未半，
而修冠殘燼，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
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

四續奇賞 卷六

自訟疏

皇甫規

四年之秋，戎醜蠢戾，爰自西州，侵及涇陽，舊都駭思，
朝廷西顧，明詔不以臣愚，駕急使軍，就道幸棠，威靈
遂振，國命羌戎，諸種大小，稽首輒移，書營郡以訪誅
納，所省之費一億以上，以爲忠臣之義，不敢告勞，故
恥以片言自及微效，然比方先事，庶免罪悔，前踐州
界，先奏郡守孫儁，次及屬國都尉李翕，軍御史張
稟，旅師南征，又上梁州刺史郭閔，漢陽太守趙熹，陳
其過惡，執據大辟，凡此五官，交黨半國，其餘墨殺下
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
父之，賊賊贊馳車懷糧，步走交構，豪門，諸流，陽端云
臣私報諸差，謝其錢貨，若臣以私財，則家無餘石，如
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
遺匈奴，以官婦，鑄烏孫以公主，今臣但費千萬，以懷
叛羌，則良臣之才，略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昔義達
理，手自承初以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動資巨億，有
旋車完封，爲之權門，而各成功，立厚加封，賞今臣還
官本上，糾舉諸郡，絕交離親，戮辱舊，故衆謗陰害，固
共宜也，臣雖汗穢，廉潔無聞，今見覆沒，恥痛實深，傳
稱處死，不澤音，謹冒昧略上。

乞擇沿邊牧守疏

陳龜

臣龜蒙恩累世馳騁邊陲雖展鷹犬之用頗難胡虜之虞竟骸不返薦享狐狸猶無以塞厚責答萬分也至臣頑鴛器無鉛刀一割之用過受國恩榮秩兼優生年死日承懼不報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為相蠻夷不恭拔卒為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任上懸聖朝下思素餐雖歿軀體無所云補今西州邊鄙土地堵塙鞍馬為居射獵為業男家耕稼之利女乏機杼之饒守塞候望縣命鋒鏑聞急長驅去不圖反自頃年以來匈奴數攻營郡殘殺長吏侮略良細戰夫身膏沙漠居人首係馬鞍或舉國掩戶盡種灰滅孤兒寡婦號哭空城野無青草室如懸磬雖令生氣實同枯朽往歲并州水雨災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闕老者慮不終年少壯懼於困尼陛下以百姓為子品庶以陛下為父焉可不日晷勞神垂撫循之恩哉唐堯親捨其子以禪虞舜者是欲民遭聖君不令遇惡主也故古公杖策其民五倍文王西伯天下歸之豈復與金釐寶以為民惠乎近孝文皇帝感一女子之言除肉刑之法體德行仁為漢賢主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武之業臨朝聽政而未留聖意且牧守不

四續奇賞

卷六

上

漢

良或出中官懼逆上旨取過日前呼嗟之聲招致災害胡虜凶悍因衰緣隙而今倉庫殫於豺狼之口功業無銖兩之效皆由將帥不忠聚姦所致前涼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半政未踰時功效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姦殘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今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隸補除更始則善更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虜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

四續奇賞

卷六

漢

上

漢

諸罷姚州屯戍表

張柬之

臣某言臣伏聞姚州者古哀牢之傳國絕域荒外山高水深自生人以來泊于後代不與中國交通前漢唐蒙開夜郎滇花而哀牢不附至光武末年始請內屬漢置永昌郡以統理之乃收其鹽布甌之稅以利中土其國西通大秦南通交趾奇珍異寶進貢歲時不缺劉備據有巴蜀常以甲兵不充及備死諸葛亮五月渡瀘收其金銀鹽布以益軍儲使張伯岐選其勁卒利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自亮南征之後國以富饒甲兵充足由此言之則前代置郡其利頗深

四續奇賞

卷六

三

今臨布之利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軍行實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千人受役疲弊肝腦塗地臣竊為國家惜之漢以得利既多歷博南山涉蘭倉水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怨行若作歌曰歷博南山越蘭津渡蘭倉為他人蓋言漢貪珍奇監布之利而為蠻夷之所驅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歌今滅杜國儲費用日廣而使陛下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於國家無絲髮之利在百姓受終身之酷臣竊為國家痛之往者諸葛亮破南中使夷人自相統

領不置漢官亦不留兵鎮守人間其故亮言置留兵

有三不易大率以置官吏漢雜居猜嫌必起留兵運糧為患更重忽若反叛勞費更多但粗設紀綱自然久定臣竊以亮之此策妙得羈縻蠻夷之術今姚府所置之官既無安寧靜寇之心又無苟亮且縱且擒之技惟知詭謀陰符恣情割剝貪叨剽略積以為常扇動酋豪造成朋黨背支詭笑取媚蠻夷拜跪趨伏無復懸恥提挈子弟唱引克思聚會一擲累萬劍南通逃中原亡命有二千餘戶見散在此州專以掠奪為業姚州本龍朔中武陵縣主簿石子仁奏置

四續奇賞

卷六

三

之後長史李孝謙幸文德為群蠻所殺前朝遣郎將趙武賁討擊及蜀兵應時破敗臣竊以為姚州軍李義德等往郎將劉惠基在陣戰死其州遂廢臣竊以諸葛亮稱置官留兵有三不易其言遂驗至垂拱四年蠻郎將王善寶昆州刺史饒乾福又請置州委官廩課稅自出姚府管內吏不勞擾蜀中及置州後錄事參軍李稜為蠻所殺延載中司馬成瑊奏請於滇南置鎮七所遣蜀兵防守自此蜀中無事于今不息且姚州總管五十七人巨猾難容不可勝數國家設官分職本以化俗防姦無恥無虞之理此今

不問夷夏，負罪並深，見道路劫殺，不能禁止，臣恐一朝驚擾，爲禍轉大，伏乞省罷姚州，使隸萬府，歲時朝覲，同之蕃國，瀘南諸鎮，亦皆悉廢於瀘，非置關百姓自非奉使入蕃，不許交通來往，增萬府兵，選擇清良宰牧，以統理之，臣愚將爲穩便。

四續奇賞 卷六

論瀘瀾事宜

寇準

臣伏奉聖旨，望畫河井邊事，及將來駕起與不起至河處者，一臣伏觀邊奏，大戎游騎已至深所，以東竊緣三路大軍，見在定州，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又威虜軍等處，東路深趙貝冀滄德等州，別無大軍駐泊，必慮虜騎近東南下塞，輕騎打劫，不惟老小驚駭，兼使賊盜團聚，直至天雄軍以來，人戶驚移，若不早張軍勢，必恐轉啓戎心，臣欲乞先舉起天雄軍兵馬一萬人，往貝州駐泊，令周瑩杜彥鈞孫全照部轄，若是虜騎在近，仰仰近城覓便掩殺，兼令間道將文字

四續奇賞 卷六

十一

與石普開承翰照會掩殺番賊，近召募強壯，入賊界燒蕩鄉村，劫殺人口，仍乞照管南北道路，多差人探報番賊次第聞奏，及報天雄軍一則，貴安人心，二則張得軍勢，以疑敵人之計，三則石普開承翰等開土師北來，壯得軍威，四則與邢洛地里不遙，張得犄角之勢，一隨駕兵士衛扈宸居，固不可以大戎交鋒原野，以爭勝負，大雄軍至貝州，兵馬大駕未起，已前不過三萬人，萬一大戎至貝州，已南下塞，游騎漸更南來，仰須那起定州兵馬三萬以上，人騎令桑贊等結陣南來，鎮州及令河東雷有終手下兵士出上門路。

與定州兵馬會合相度事勢緊慢那至洛州以東方

可聖駕順動假萬乘之天聲合數路之兵勢更令

王超等在定州近城排布照應魏能張凝楊延朗田

徽等處兵馬令作會合次第及前來累降指揮索拽

候抽移得定州河東兵馬附近始得幸大名一或恐

萬一定州兵馬被大戎於鎮定關下寨抽那不起邢

洛之北游騎侵掠天雄軍東北縣分老小大段驚移

定分定州三路精兵差在彼將帥等會合及分魏

張凝楊延朗田徽兵馬漸那向東傍城寨牽拽

此則大戎必有後顧之患亦未敢輕議懸軍深入

四續奇賞卷六

若起車駕不起轉恐番戎殘害生靈或是黎輅親征

亦須過大河即且幸澶淵就近易為制置會合兵馬

兼控扼津梁右臣叨列宰司素無奇略即承清問令

聲鄙誠伏觀皇帝陛下睿智淵深聖猷宏遠固已坐

籌而決勝尚猶虛已以詢謀兼彼大戎頗乏糧糈惟

腥膻之衆必懷首尾之憂豈敢顧大軍但圖深入

然亦慮其因役須至過有防震煩瀆天聰伏增戰懼

論時事

韓琦

臣聞漢文帝慕高惠承平之後躬行節儉國治民富

刑措不用時賈誼上書言事尚以為可慟哭太息豈

其過哉蓋憂深思遠圖長久之計欲大漢之業垂千

萬世而無窮者也今陛下紹三聖之休列仁德遠被

天下大定民樂其生者八十餘載矣而臣切觀時事

謂可晝夜泣血非直慟哭太息者何哉蓋以西非二

虜禍發已成而求下泰然不知朝廷之危宗社之未

安也臣今不服膺有援引請粗陳其大槩切以契丹

宅大漠跨遼東據全燕數十郡之雄東服高麗西臣

四續奇賞卷六

元昊自五代迄今垂百餘年與中原抗衡日益昌熾

至於典章文物飲食服玩之盛盡習漢風故虜氣愈

驕自以為昔時元魏之不若也非如漢之匈奴唐之

突厥本以夷狄自處與中國好尚之異也近者復幸

朝廷西方用兵違約遣使求割關南之地以啓爭端

朝廷愛念生民為之隱忍歲益金幣之數且固前盟

而尚邀獻納之好謀招納亡命雖外示臣節而內恃

兵力至元昊則好亂逞志西併并源諸蕃以拓境土

自度種落強盛故僭號背恩北連契丹欲成鼎峙之

勢非如繼遷管年跳梁於銀夏之間耳且元昊累歲

盜邊官軍燦明今乘定川全勝之氣而遣人納和則知其計愈深而其事可虞也。議者或謂昨假契丹傳導之力必事無不合。豈不思契丹既能使元昊罷兵則必能使元昊舉兵乎。況比來辭禮驕抗殊未屈下比虜之言既已無驗亦恐有合從之策夾困中原朝廷若軫西民之勞暫求休養元元且以金帛啗之待以不臣之禮臣恐契丹聞之謂朝廷事力已屈則又遣使移書過邊導大之稱或求朝廷不可從之事雖其誓約然後驅太羊之衆直趨大河復使元昊舉兵深寇關輔當是時未審朝廷以何術而禦之哉若委

四續奇賞 卷六

十九

而歸於藩臣專事北寇陛下親御六師臨澶淵以待之即未知今之將卒事力與環衛統帥比真宗北征時何如哉如欲駐蹕北京以張軍勢臣恐虜衆由德博渡河直趨京師則朝廷根本之地宗廟宮寢府庫倉庫百官六軍室家所在而一無城守之備陛下可以擁北京之衆却行而救之乎臣所以謂可晝夜泣血者誠愛及于此冀陛下下一寤而急爲拯救也朝廷若謂今之盟約尚可固結則前三十年之信誓朝廷何負二虜而一旦違之哉彼豺狼之心見利而動又可推誠而待之乎夫得以先見預爲之防則功逸而

類

事集若變生倉卒駭而圖之雖使良平復生爲陛下計亦不能及矣臣是以夙夜思之朝廷若不大新紀律則必不能革時弊而弭大患臣輒書當今所宜先行者七事條列以獻其大略一曰清政本夫樞密院本兵之地今所立多苛碎纖末之務中書公事雖不預聞恐亦類此謂宜詔中書樞密院事有例者若爲法可擬進者無面奏其餘微瑣可悉歸有司使得從容謀議賜對之際專論大事二曰念邊事今政府修故事纔午即出欲稍留則恐疑衆退朝食罷忽遽簽書而去何暇議及疆事哉謂宜須未正方出延此一

四續奇賞 卷六

二十

時以書邊論三日擢材賢自承平以來用人以文選之法故遺才甚多近中書樞密院求一武臣代郭永祐緊要累日不能得謂宜倣祖宗舊制於文武中不次超擢以試其能四曰備河止自北虜通好三十餘年武備漸廢近慢書之至驟然莫知所謂宜選轉運使二員密授經略責以歲月使營守禦之備則我待之有素也五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熟戶殆盡麟府勢孤絕宜責本道師度險要建城堡省轉餉爲待久之計六曰收民心祖宗置內藏庫益備水旱兵革之用非私蓄財而克已欲也自用兵以來財

用匱竭宜稍出金帛以佐邊用民力可寬而衆心安矣七曰營洛邑今帝都無城隍之固以備非常議與葺則爲張皇勞民不若陰營洛邑以爲遊幸之所歲運太倉羨餘之粟以實其廩庾皇居壯矣

上皇帝論北事書

晁補之

後月疏

臣晁補之謹齋戒擇日昧死上書皇帝陛下臣窮年抱經志願局促絲衣紵絮多學無益竊其野人自曝之溫輒昧廣厦重裘之煥退無尸祝尊狙之位進干庖人操刀之職不計僭越冒言天下之事陛下赦其狂瞽而矜其市井草莽有介然之心一賜察省天下幸甚天下之治莫大于制禮作樂而臣之愚以謂二事有在于施設之後者其所先舉者以定天下晏然則禮不制而備樂不作而洽凡此所缺特北胡一事而已臣思之至深以謂陛下神道設教紀綱既正天下大光赫居而高拱百工安職四民樂業矣而不能無一朝之事或經聖慮者庶幾在此迺臣之狂瞽而深思所至有取焉一則臣區區窮年抱經志願局促猶不爲絲衣紵絮多學無益夫豈惟天下幸甚臣之師教臣亦若此也非謂猖狂敢言故疆使天下百年有爲兵不得藏今四野肅清邊不告遠而縉紳先生四方寒士或北首憤憤爭道利害者非願于太平無爲之時生事覓功特以中國之地前王之舊有未復而已獻言陳計者踵相接于國陛下優而容之如假種借耕久貸不償亦不以券責豈非周慎再思萬舉

萬全以謂將欲取之必固予之不欲以所重試所輕哉。內治未具不遑外憂心腹既寧手足當治以今準管莫利此時置而不念何以異夫宿雨坳池科斗所涿不以時去設不害事而龜鼃日喧乃臣之所願爲陛下深思者特曰以中國之師責中國之地得地而師解不爲無名如此而已陛下知兵之道愈於黃帝復古之功過於宣王披圖在目長想遠慮則窮髮龍堆螻蟻藏情不待前箸而臣私憂過計竊不自揆忘已之愚不敢膠柱鼓瑟御馬以書陛下下一發天光使得竭忠則言而有罪非臣所敢避也夫北胡之盛莫

四續奇賞入卷六

書

二十七

盛漢唐而所以制胡亦唐漢爲得三王以前事則經見戰國之際人自爲防徧舉悉數則孰與四庫之書終始爲備百執之謀同異致詳故臣輒皆置而不論論漢唐之所以制其強者其強可制則方其弱時不論可知漢病匈奴唐病突厥至于畿內鳴鏑渭橋按轡後宮辱於魏表宗室降於絕域其形如此之通也然而列五單于滅兩突厥擒回紇制延陀漠南塞北皆漢之賦虛龍松漠皆唐之府臣深思至此然後知北胡之盛雖莫盛漢唐而所以制胡亦漢唐爲得也冒頓烏維力足以弊漢而武帝雄才數戰不倦匈奴

絕幕自以漢不能至而漢率二三歲一出或二千里不見一人故匈奴至於孕重墮續極苦之夫搏鼠當庭善道易失灌垣燠穴則生無聊賴故欲戰在我則不欲戰在敵此其情自昔然也頡利突利進如燄風而太宗知兵善戰虜在其術中而不悟兩陣馳語二主坐攜六騎臨水群酋奪魄靈剗之境曰我將滅之命有司更所與書爲詔若勅思摩孱懦至感恩流涕願爲一犬守吠北門蓋五十年無突厥患臣嘗壯二主以謂得一時之權置三主之事則漢唐之事猶在中策何遑無策乎今臣又計之耶律雖桀驁其疆

四續奇賞入卷六

書

二十四

亦未有以過匈奴突厥者陛下神武不殺高越而世制之得術可使繞指惟上之命何至越百餘年而不暇營哉臣請爲陛下言契丹可取之形五古者北胡無大君長種落部族不相統攝擗搏鬪擊強者爲制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勝不相推敗不相愛尺地一民不自保而有也無城郭邑居故其民遷徙難制無耕田作業故其人食足不勞無文書約束故其人一而易使無營陣行伍故其人戰自趨利彼以其智力之全不治四者而一之於鞍馬射獵中國亦以其智力難治四者日夜不息而以應戎狄之至閑故其自

視常以無法勝中國。利則烏合譟而從人不利。則雲散四方。欲追無所。自冒頓盡有北垂之地。胡人始不安其舊。而有侈心。尺地一民皆欲保而有之。不能去也。其後衛律教單于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粟。或者以謂胡不能守降。及唐世尤以合中國之好爲重。至佩印綬服爵命。廢一置一皆決於胡廷。亡虜之在中國者。或樂而忘歸。胡人自是益雜中國之俗。乃臣以今料之。則盧龍范陽中國故地。又非特如此而已。城郭邑居。耕田作業。文書約束。營陣行伍。四者皆因漢俗。而胡無一焉。雜處而交治。欲其背而胡不知強勉之。

保謹特有天命。而德光之暴以爲晉之立。自我晉亦不勝其德。而屈從。驕子不制。日以漸大。割地弗厭。至踐中國。此如黔中之驢。土所不產。方其一鳴虎爲遠遁。而其技止此。亦足悲也。夫人之情勝則驕。驕則不自彊。乘秋冰霜則水涸之腐草猶足。以爭明於陰夜。天寒既至。萬物將肅。則莫或使之。一夕而零。其理然也。環與明與賢皆柔懦不事事。隆緒稱多謀。不能復振焉。宗真好樂。兩母爭權。至內相殘。當是時。皆有可乘之隙。而中國不取。迄于今四十年。彼其君苟非有過人之才。臣知今日之治。與環明宗真未大異也。夫知敵之主。知敵之將。則每戰不殆。彼曲我直。我整彼亂。此其可取之形二也。石氏之割地。當其需人之力。制命在外。無以異於晉惠公河外之刳城。買人而已。無積仁累義之資。一朝而有天下。舉天下之大。億億然常恐其不能守。何暇重割地哉。窮室之人。驟獲千金。不能經營。販夫孺子。皆得以起。而制其弊。富家巨室。力足以仁。其四鄰則四鄰之外。所衣食者。猶我有也。尚誰得而害之哉。石氏既亡。京師不守。中國爲之一虛。當時人君。內憂其腹心。外病其四鄰。中國狼顧自救之不暇。故胡人得以竊計其不及。圖已而跳踉。

虛喝求以堅中國不動之心，至於柴周天下小定，以其享國之日淺，乃能用一朝之議，一戰而勝，以復三關，由是言之，胡雖彊，中國雖積，襄之緒猶足以勝之。況治朝哉！耶律朗時，胡已浸盛，柴周之取三關，蓋人有告之者，曰：此本漢地，何惜之有？然則彼其平居，齧然不顧，跳踉虛喝，豈固敢吝其非已，有之分爲所常守之資哉？求以堅中國不動之心而已。今國家百年太平，而陛下神武不殺，倚越前古，心有所懷，感動萬里，柴周叔世臣豈敢議然以今天下言之，運偶聖人，時在千一，富萬柴周，力萬柴周，將賢則萬柴周，士勇

四續奇賞 卷六

三七

則萬柴周，斷而必行，鬼神且避，以憚小寇，勢易破竹，此其可取之形三也。太祖龍興，不折一矢，不馳一馬，而有天下，天下稽顙而稱臣，五國委命而下吏，夏商之興，莫若此之捷也。當是時，舉中國之兵十二萬而已。太宗皇帝繼以神武之資，經營四方，至于大定，并汾之討，師久於外，雖迄奏功，然倉廩之羨，士卒之銳，殫憊於河東，太宗爲社稷長慮，慨然太息，有恢復心，士不弛弓馬，不解勒倍道兼行，越數百里，一日出塞，金鼓之聲如在天上，虜不素備，而燕城遂圍，分軍收城，所向輒靡，天下以謂遂無胡矣。幽燕之人老弱登

以開創之
上卷六
有胡語

埤而整，乘輿無意復戰，虜之計自謂力不足抗，乃爲先聲張言，兵至，號五十萬。太宗重愛民命，不肯以力服虜，欲退修德以懷之，而師久翔，翔士馬南首，亦有怠意，幾舉而捨燕，既釋圍而諸將所下，輒復爲胡蓋。臣聞之城中，有謀執其帥而降者，王師既還，莫不泣下。雖然，胡人自是始有疑中國之心，四方已定，中國厚兵，景德之役，乘中國不虞，大舉來寇，聖北巡天，意助順，虜弩竊發，遂頃達覽，虜相顧自失，屈首請命，亦無復圖志。當時之議，以謂乘勝席捲，兩翼遮前，大軍從後，可使無遺噍，而天子嘉其既服，亦棄不戮虜

四續奇賞 卷六

三八

痛自懲艾，以謂中國不可得而侮也。夫太宗以收并汾之餘力，計議無素，倉卒非狩，然而一舉幾復，章聖以定出不虞，至犯輔郡，出師逆擊，然而一戰遂却。況今陛下席祖宗積累之舊，虜不加彊，而中國之盛，則倍前日，肉食之謀，芻蕘之言，垂數十年已，審已備計，成而動，何慮不獲，此其可取之形四也。太祖神武有希世之謀，御將訓兵，臨機料敵，出人意表，故天下之衆宰制役使，如視嬰兒，嘗謂胡人之衆不過二十萬，吾以十練購一胡，二百萬練足矣。以太祖神武左才之將，不減衛霍，滅越滅吳，滅江南，滅蜀，滅河東，天

下巴安四方之金帛充於內府士卒平居無事奕博
超距志意無所騁當是時中國特不舉設有虜虜
能禦之者天下百年無水旱兵革法度致修人物阜
安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山積水委漢唐所無則成
太祖之志臣以謂固在於今日陛下建學設科使爲
士者知兵頒教立法使爲兵者知戰十有餘年愴慢
疲軟之氣既復拯矣而堅甲利兵羨於四邊徧州小
戍不移而具臣竊以北道三數者言之通都要路一
庫之藏足以衣被十萬况濟之以大司馬之備也單
騎西征編師南略河湟六城交州九郡歸命內附不
四續奇賞卷六
三十九

虜者實難以樊噲之驍悍自意得十萬之衆足以橫
行於匈奴而或者曰樊噲可斬夫使好奇之人不度
是非不量利害高論而悅懷其言固甚可喜然空語
無施於實事則陛下尚誰取之今臣則不然舉二十
萬衆度百日程非三年經營之不可借使以國家之
一朝而可集銜枚縛馬口千里奄至雖計甚秘而
人固有知之者矣縣十計州塘水之浸以彼入非易
故我入亦難阻塞而陣燕亦起而拒白溝之南兵難
衆食雖充非勝不能入也臣請爲陛下効臣之狂計
若者尉陀畔越漢兵出豫章出會稽而唐蒙獨上
四續奇賞卷六
四十

之兵宜易入兩翼倍縱則燕之東西可擾矣東軍入平州戰且誘以稍西待附於瓦橋之大軍西軍入雲州戰且略翔翔爭蔚朔之間而東以牽制敵勢敵必分軍以禦雲州然後瓦橋之大軍與東軍合勢而倍入則涿州新城不戰而可收東軍既奔平州平州備少懈然後渤海之精甲可以乘閑入平州平州下則管并舉矣乃間使渤海之師通高麗曰中國責故地高麗宜以爾兵從而析渤海之精甲三千背道絕險以徑中京之南緣古北之後奪關而守之謹守勿戰虜狼顧自救然後雲州之西軍鼓而東以取易州而

四續奇賞卷六

三十二

與大軍合吾兵益張乃稍乘勝逐北則燕城可圍矣度燕城之大二十七里而止一人而守地六尺三圍之則滿卒三萬守地無餘以二十萬衆頓燕南攻而圍之若適三萬則是野戰以拒虜之大軍者猶十七萬也度虜之大軍亦不過二十萬盡燕城之大而以五萬人實之不能容矣虜之名統軍在燕城者其所護契丹奚渤海其馬數才滿三萬而其曰侍衛在燕城者騎一萬步一萬而止借使臣所聞未實虜能益之度燕城之大不過容五萬則既勃蹊矣而大軍相持俟囊未決其勢不相救以三萬銳師濟以臨衝雲

梯之械并力而急攻間使張良陳平不愛千金從反間以啗城中臣虜之子孫能以禍福諭其衆使內附者許以封侯萬戶之賞彼其在虜或身居將相而服衣食飲不免於與卑之賤一聞德音宜有發憤內應如望并汾之師者一人有心則舉燕城之內其勢益矣燕城可圖則山前後之地雖未盡復可徐致也臣又率臣之意料之使虜能出上策中國之師始動虜無空國逆戰亦以二十萬拒大軍而更練奇兵間道它徑反乘我隙我大軍遠戍深討而虜兵出於不意釋燕而自圖則前功一發而盡廢欲勿釋耶而自治

四續奇賞卷六

三十二

未可安能治人然而舉塞上十許州言之大軍出瓦橋矣又五萬出滄五萬出代虜亦以貝軍三析之而應我滄冀其右而霸與信安保定介其間使堅壁勿戰則虜雖出奇兵亦必不能入霸入信安入保定代翼其左而保與廣信安肅介其間使堅壁勿戰則虜雖能出奇兵亦必不能入保入廣信入安肅何則吾爲之守者素也置是數者自渤海之東言之操舟於水固非虜之所宜便而其所不當忽萬一可虞意者其西北之疆乎晉唐安祿山以范陽亂稱兵道朔中犯京兆不月耳臣嘗考之圖志則祿山所行自燕

而西其跡具存不可不察也國家方恢復河湟全秦之力河湟之所仰戴者思慮而豫防之益全秦之地以待虜之出於不意如此而已臣又率臣之意料之今單于之才不聞其孰毅雄勇敢爲難制如冒頓烏維顏利突利等輩比者其左右賢王谷蠡亦非有如張訖所稱閼特勒聯欲谷之徒超卓過人之才帖帖然慕中國學文字工語言是口尚乳臭安知出土策哉虜計出於數者而皆不能遂則臣之所料不過舉國興師烏合蟻聚而已使虜先能扼古壯口而守之渤海之舟師無以伺其利則我東軍扼獮老待家私

四續奇賞

卷六

三三

亭口之右以西軍扼挑峪紫荊金坡口之左使其東西不能出奇而後大軍鼓行而陣以挑其前虜進不能拒退無所逃不力戰求勝則必有內顧自保之心此在兵法所謂窮寇臣請勿薄勿逼緩而持之置曹王居庸等關而無脅以開其生路我亦視白溝之南塘水之浸所從歸者狹何以異於淮陰泝水之傳食東西與北三面薄阻而背阻塘水則士卒無所往其心宜周當是時陛下得人如韓信使乘其會則攘而扼之於井陘莫利乎此顧爲陛下將者如何耳臨衝雲梯器械致修士力致完以中國之善攻而加不能

善守之虜則二十七里之地而之何爲而不下燕城下空其積以賞戰士以臣度之三年可以無飛輓自京東西與河朔之列郡更輦輜穀以資之臨以重臣列亭障於外燕可守也陛下以河湟六城之富孰與全燕河湟遠遠城素空虛中國且能保而寶之則全燕之富其易守可知也惟其城郭邑居耕田作業文書約束營陣行伍無一不出中國之舊令以中國之法守之其民宜易安燕城既守則凡石氏之故地猶不盡舉者未之有也雖然臣猶有說者則在乎先勝而後戰夫入人之地欲其不迷不可以不知地素

四續奇賞

卷六

三三

人之情欲其不匿不可以不明間地可知間可明而軍無選鋒則兵不可以交有選鋒而不較長短不合外助則雖多猶寡也臣請爲陛下言所以必勝之道陛下誠得數十將用之則何患夫四五者爲今之慮士已知兵兵已知戰而臣獨過計以謂今選於班列以將名官者患未試而已夫將欲興大事不可以無重臣重臣君所信功業已試可使士卒素附可使四夷知畏可使位重德亦重可使權重威亦重可使舉一軍二十萬之衆而重臣得其人軍之命定矣千夫長萬未長才各不同則舉二十萬之軍大吏偏裨一

百人而後可也。夫安能皆得重臣者而使之將委之有司之選耶？則天下必有蕭何之至明，然後可以知韓信之未試。不然，則趙括之易言不窮，天下幾何其不以言而信之人之才，有不能治一妻一妾者，有不能耘三畝之宅者，持籌挾筭，擇甲百萬，守地千里，脩然不勞乎其間，忘昔之短也，平居自喜，祖湯而按劍，志如飄風，而聞金鼓之聲，失氣而死，此人之情也。然則將其可以不試哉？天下之言兵曰微妙者，祖孫吳，然臣以謂是何以異於宋人之遺券，密數其齒而曰：吾富可待，豈不誤哉？陛下知人能哲與？人事選大將，

萬家而爲之吏者，二百人所試者在此而已。子文之治兵，終朝而罷，不戮一人；子玉之治兵，終日而罷，斃七人。買一人耳，然而君子與子文、李廣之行軍，逆水草不擊，斗程不識之行軍，嚴斥候，擊斗自衛，然而士卒樂李廣將之才，固不可而一也。孫武之試於吳也，以婦人，孫臏之試於齊也，以上中下馬用之於婦人，用之於馳馬，非將之常也。兩人者，唯其無所不可用，以成功，故卒之武能將，吳以入郢，臏能將齊，以却魏，豈不用其試哉？驪山之閱天下，擐戎服以令賢

如郭元振幾以失軍容而諫而薛訥解脫乃獨有不動之軍，教使然也。今天下之吏以將名官，握兵柄，習軍事者，環列於輔郡，逾數千人，平居無事，大車駟馬，洋洋乎國中，與之言兵而不能者，幾人？若此，臣豈敢以爲遂乏才哉？凡所以必待試而後可用者，特不敢以能之於平居無事，而信其用之於倉卒擾攘也。陛下知人則哲，能官人，用人之仁，去其食用人之勇，去其暴用人之智，去其詐，皆得其所以用，則向之四王者，凡可以委之夫將而巳，以二十萬之軍度百日而後罷，廝役在焉，人日補二升，則率兩日而食非萬石不可。百日則百萬，千日則千萬，邊儲不足以給，則不可不權而入之於民。今天下之買爵者，緡錢五千，高得一尉，下乃助教，極矣。爲之說者曰：商賈之子孫，不可以揭而加之於民上，此爲說者之過也。天下無賴之民，游守不業，計窮力盡者，皆起而爲兵，能犯矢石，致頭首，有一日之勞，則紆朱懷金，美爵厚廩，往往而加之民上者，皆是也。何獨至於民而疑之？天下之民，不幸而陷於盜賊，白日殺人而奪之財，亦可弃矣。甚者，窟山林，晨夜聚，肅州里爲之搖動，其中有一人焉，造利而自言，則賞千金而命之官，未始疑也，則失商

賈之本意雖其類則賤刳未至於盜賊哉臣請為賈
爵如漢故事惟勿為郎而已其餘皆可易之以它秩
得北朝籍與京師官率能入粟於邊滿三萬石者為
之等級以授事定而止不過假百人粟可充也晉武
帝用晁錯議卒弱匈奴乃臣區區意竊在此陛下幸
聽焉則其詳有司可得而講也何謂之地夫四夷之
與中國其土地風俗剛柔險易之不同猶之城市之
與山林並得其宜各便其欲未嘗同也百蠻之地皆
阻山負海遠者去王畿數千里一隅有故不得已而
應就其近者調之則兵少不足以用欲置大軍則病

國續奇賞卷六

三

三

通甲之遠自尾衛決余卒不收設或遂能之其上
地風俗皆非國之所習知萃百萬之衆而頓絕敵之
下欲深入不可欲致敵不能譬之逐兔置林過穴而
失則良皆逸足猶翔翔傍徨雖巧而無所効其理然
也東南西南群夷若絕遠致險論其近而與中國比
者則莫若吐胡古者非胡則本非與中國近日比也
踰塞而北至于寒露遠野人跡所不至者乃稍折也
舉蓋李牧破林胡雖斥地千里而胡不能害自漢至
唐迄于五代始侵尋曼而後有中國之地自王畿而
言則白溝之南千里而北

事十日而傳之可斷城郭邑居漢也耕田作業漢也
支書約宋漢也營陣行伍漢也舉山前後之地而言
之無為而非漢者臣嘗披圖而觀起白溝趨燕城二
百里而止居庸曹王大安悉谷崕峴之山環抱如其
而燕城時其中自白溝而北衆山而南燕城之四隅
在實中者其地如掌由燕城之三隅東西與北衆山
之塞川關要害遠者不過四百里近乃二百里而止
山其不可陟也水非不可涉也土地風氣水泉百物
之產又非中國之所不習也徒可徒騎可騎車可車
何動而不可圖正可正奇可奇伏可伏何動而不如

國續奇賞卷六

三

三

公積為陛下將者如何耳何謂明問夫書生之論以
謂仁義之兵無術而自勝此臣讀孫子至所謂貴莫
厚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
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臣始不信今少知之夫
使仁義之兵無術而自勝則敵衆我寡亦勝亦敗我
弱不勝敵實我府亦勝敵逸我勞亦勝敵有德無
備亦勝而聖人者何事乎教民七年而後印成而其
曰亦教民戰是謂棄之者又何用也夫仁義王者所
以無敵於天下不得已而去焉兵可去而去仁義則
不安至于不得已而用兵仁義非可忘而所謂擅焉

者蓋聖人亦多有之而未嘗去也孫武無王佐之才而其言有用於王者之事固非平日之所宜先也故非聖智不能用非仁義不能使非微妙不能得其真如此而已聖君參之以獲夷狄之心賢將持之以制三軍之命士卒獲之以幸封侯之賞夷狄服之則四境不能以是一日而安其理然也秦得由余而公國宿燕入秦開而東胡破漢厚關氏而鼠竄解唐語突利而頡利疑此中國之以間勝夷狄者也韓王信在胡而匈奴入中原盧綰在胡而匈奴入上谷中行說在胡而漢不得美幣市匈奴以至於唐突厥以萬榮

四續奇賞

卷六

四續奇賞

卷六

四十

尚念之乎臣讀史書至此則慨然知燕之地七大夫之子孫宜有發憤不辱飲氣南首而望王師者徒患無以發之耳以契丹之舊法言之其得漢人皆僕妾役之仕宦而顯者歸見其主如舊禮殺漢人而以牛馬償之弗誅也迨蕭氏乃始徙漢人益北居而以契丹奚渤海之民雜處幽薊殺漢人者如殺人之罪自以謂漢人之子孫可懷矣然臣度之燕之人皆謹厚朴茂世漢種也終不能晉而胡白溝新城崎立而相望漢之俗良美也不幸而子孫世世為虜漢人不忘起首者不忘視勢不可矣天下誠不乏張良陳平之

擊臨之則既墮而應狼顧部踵則身在平地夫誰肯舉足而蹈其危使爲士卒者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夫然後顧平地不爲安蹈大壑不爲患則攻何患堅城戰何患堅陣哉吳起臨陣有一大不勝其勇遽前取首而還吳起曰雖勇非吾法也斬之吐蕃通奉天渾瑊進單騎馳之挾虜一將躍而出一軍皆譟臣以爲若此者皆可賞勿誅而吳起反之此用兵之過也鋒可選然而不校長短則臣以謂兵不可以交何則天下皆以此胡爲善用兵而臣獨計胡非能出奇合變循還無窮也顧其長在騎卽而巳自圖志言之多

四續奇賞

卷六

書

四十一

馬之地半出於胡而其能挽弓騎射蓋亦天性使然越武靈王變服從胡騎射而由是以取中山此其爲策之得者非以其所長制其長哉月頃控絃百萬白登之圍駢駢驅自各以其方之色自古以馬戰未有如此之盛者也漢武帝中年統意馬備阡陌之間盛或成群此戰數勝匈奴罷極矣而其後亦以馬少不能復出則度漢之能以其長弊匈奴亦在騎不在徒明矣唐薛延陀不知以所長抗中國而自恃其數以徙勝執馬者既收而徒不能復爲卒以取敗胡人自是益自知其短於徒而中國亦暴其所長而得制之

比者朝廷置騎射又教民蓄馬意良而法美矣而或者民之馬雖蓄而未教故臣以謂置義勇置保甲則民馬皆可以假而習夫馬生其水土則人心可知然而教訓之不安以之當胡馬之新羈朝夕馳騁乎荆棘斥澤之地體安而心調者恐非敵也陛下誠用臣說則義勇保甲之籍於民者方其教時皆使之習騎騎不足則更借之乎民馬嘗入而藉諸官者奇假之則民力不勞而馬不病不過三年天下皆可用之馬以是佐軍則漢之戰何以易此雖然猶有所需者則外助而已自昔爲國未嘗不以夷狄制夷狄其說以

四續奇賞

卷六

書

四十二

謂海濱之蚌鷸兩自斃而後人能并得之匈奴方病漢而烏孫昆彌亦自以不得與中國通漢魏烏孫撫諸夷以孤匈奴之外援校尉常惠護五將軍兵擊胡而昆彌常力戰爲漢軍鋒所殺過當匈奴遂虛於是丁令及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而匈奴折其兵支三敵國以南與漢爭一旦之命卒以困弱至于裂五單于昆彌與有助也臣嘗譬之鄉邑之小盜三人而爲輩則百不得以力擒一人焉爭財而不平則二人者不制而自弊何則其素相知者審也陛下南面負展冠帶而朝百夷四海之內入荒之外心有所

懷惟上之所命適者高麗折於胡不敢越遼而西以効其一日之力於中國陛下能撫之至絕海蹈越綿數千里而入貢闕廷陛下嘉納遣使報聘增美於祖宗之禮臣聞之其國見使者至皆懷喜擡道自慶未始獲也彼其折於胡久矣宜有以逞其志如烏孫昆彌者而臣未敢言焉凡此數者陛下得一重臣而委之與在廷一二之士嘗得預聞服心者皆可以使之緝而議然後臣之策庶幾乎可効也兵旣定石氏之故地已復臣請謹封疆嚴斥候戒邊吏無得以非中國之地而利絲毫以爲功且示聖人以天下爲度而

四續奇賞

卷六

四

臣信以結之虜雖失燕知其本中國之舊而不以爲吾中國亦與之講好修聘惟猶管時可使知伯氏之會已沒齒而無怨言此百世之計也臣身未嘗爲吏則凡國中之議是非利害不知其果何從姑以臣深思所得發於獻獻憤憤之忠而不能以自揜者獻之闕下陛下好問如虛鑒亦幸擇焉韓愈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故臣至此猶願致其愚者則曰必行而已以臣之切而學壯而欲行之心而又幸出於聖人之世三代之時以戴非常之治沫無窮之休懷去博帶學古人之事而名諸生之列每聞陛下德音雖在

非草莽欣喜自幸如第五倫其所願伸嘆道說功求補於萬一者豈特此書之所教而已然臣竊以謂禮樂爲大而必其所先舉者已定天下晏然然後禮不制而備樂不作而洽區區之愚益在于此臣身賤跡外其學甚野輒敢不避鈇質之誅而冒言其所不當預之事懷不能忍憤憤自致無以異於傳之所謂怒龜而幸人君之一式陛下揭日月之光而節屋之幽得以容則臣踈遠之言庶幾乎可採而無罪若乃妄獻私之賤而不知聖人之世三代之時非常之治無窮之休親逢之會爲難遭則臣之僥倖不

四續奇賞

卷六

其失時亦極矣伏惟陛下萬機之暇下幸甚天下幸甚臣無任俯伏待詔之誠惶誠恐謹死再拜

臣希之昧死言臣聞杜牧曰國家大事牧不當言實言之有罪則自以其書爲罪言安南之舉賤臣之言之亦罪也夫仁懷義率智謀信結而出之以勇闢然而鼓堂然而陣身被堅執銳奮臂大呼以先三軍使三軍之士進旅退旅如驅群羊如視嬰兒與之往與之來莫知所之若是者臣不能布策扶輿迎日計月望雲占風觀星候氣雷聲雨沐虹垂霧橫常珥光怪背建向破從孤擊虛六窮三刑生王因死以察害凶以明利吉使三軍之士逆之以止順之以行不厭不

至死無所畏若是者臣不能畫地聚米相險度火左青石白前鳥後龜無常天牢無處龍首高峻逆背而知向林木之隱險蔭之陵一迂一直一退一進使三軍之士所由以入所從以歸交住地絕不失地宜若是者臣不能馳一乘之車掉三寸之舌不甲不兵以行賊營曉以禍福諭以利害使賊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可以無戰而屈人之兵若是者臣不能深溝高壘以待示以所害欲戰不可三時務農一時習武百姓家給人足雞犬相聞使賊不敢南下而獵外蠻夷而遠於海微聞奔傳內外爲一若是者臣

不能臣負不能之才臣以少孤不幸墮在荆棘泥塗之中荒楚幽穢不得預聞下土之議而私慕庶人所傳語者是足以不勝犬馬心願効一言雖然凡所言者亦非曰能之特其理勢之然否可道者也自交趾犯順侵軼郡縣溪嶺騷然檄書日聞陛下任愛遠民若保赤子憂勤宵旰思所以禁止安集者臣雖不備行列有自有耻莫非王臣故忘其怯懦以自試鉄鉞之誅謹參古驗今先論其所宜勝與所爲未可取者而次條愚計於後以獨執事者擇焉傳曰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又曰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謂之

應兵兵應者勝陛下以父道育四國四國所宜歡欣咸以子來而交趾不道乃干大順陛下謀于心謀于卿士以遠庶民設壇授鉞應而討之兵應者勝此其理勢必勝一也兵起之初五管莫備賊至城下市合不知而邕州刺史蘇緘家世儒者不識金華汗馬之勞卒遇天變乃能奮不顧身閉城乘壘連關密轉以嬰賊鋒兵敗不屈血染砧几妻子女婦駢頭爲戮將吏借死者至數十人遠近聳動爭欲伏節前驅者此其理勢必勝二也陛下卽位以來精意武備設監置官以重軍器金鐵皮革筋膠添精良百選刀稍矛

槍戟楯蔽櫓矢弩雷鎧鼓旗角凡軍之須一切奏
具北益黃河之水以滿隋渠南採豫章之木以爲船
一船所載當中國車數十量船艦千艘以濟南師此
其理勢必勝三也交趾之地不過中國一大郡叫呼
跳梁不足以越千里疲弊空窶不足以支數歲陛下
神武天旋雷動莫不蠢然況此小寇制之得術捐五
管一城足以當賊有餘何至嘵嘵以煩執事者今折
中國之衆五一以伐之如舉岱山壓焉邪此其理勢
必勝四也陛下謀臣計士布列中外適一事命一將
皆試可乃遣而比歲更武舉之科親延於廷訊以計

四續奇賞

卷六

書

四十七

朱

天下小兒孺子莫不踴躍憤憤爭試劍馳馬請
議以希功名其作新振起亦勇氣百倍矣交趾微
尉小國其人腥臊雜處非素知兵能出奇合變也乍
聚乍散非有常性鈔掠奪擊與邊人爭一旦之命此
如攫鳥逸獸雖角爪牙皆輕利足奮而不知人能以
器械圍罟獲之此其理勢必勝五也雖然勝可萬全
而有未可取者此事之情不可不察也陛下方拓西
疆指圖授策以取熙河六城如探懷中物虜逃遁不
敢窺境上將狙近功士飽新賞帶甲十萬乘勝南指
有輕交趾心臣以謂姑無謂交趾小蜂蠆有毒不可

忽也傳曰鳥窮則隊獸窮則搏人窮則詐昔魯人與
邾人戰魯畢邾不設備而禦之邾人敗魯使我軍不
知察此交趾亦弱以堅我我迫其窮使姦謀得恃此
其理勢或宋可取一也中國陰陽之中土氣和適其
生物如之故極寒甚熱皆是傷病百越之地少陰多
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故性能暑三月五月春草黃
茅風霧瘴氛上炎下潦颶風之所扇鼓且土多毒蟲
蚋蛇沙虱過而踣者猶十三四焉今以舉大軍宿之
其間久而不召殭者病弱者死奚暇爭功利哉此其
理勢或未可取二也古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故軍

四續奇賞

卷六

書

四十八

朱

輜重則亡無委積則亡無糧食則亡臣請以漢賈
捐之所論羌軍實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論千里
費四十餘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錢續之今交趾
之遠非特羌軍也且輟畿內禁卒及調河北京東戍
兵五六萬以伐之倍道兼行三月而後至以臣計之
人日糈二升則五萬人之費日千石也行三月日千
石舍未畢陳未定而十萬石之粟去矣使其淹回未
有成績其爲費可勝言哉孫子曰智將務食於敵食
敵一鍾當吾二十鍾意科一石當吾二十石此計平
地千里之法也今以京師直交趾五倍而言之則何

二十鍾二十石而後可以當賊之一矧其俗又非
專以五穀爲養也木實草根魚鼈蚌蜃之爲餽且其
土之所出足以給其人安坐而待我若此雖十年不
病闕食也傳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持久非遠行之
利此其理勢或米可取三也平陸之軍習於車攻閑
於騎關路蹢厚土大步疾走左旋右折出入往來蕩
蕩坦坦不可障阨而以之入於東南之幽前則重山
後則複溪左則大阜右則深谷積石叢篠車以摧輪
馬以敗蹄擇土計地若不容足縱行則絕首尾衡行
則絕兩翼往不知所來不知所返而賊生死其地

卷六

聖元

其人如猴狖下上坂險筋力百倍於華人條起忽止
過去已至從之如搏景不可得也傳曰不用鄉導不
能得地利利者兵之助故孟子所記亦先地利而
後天時而將士非素知此其理勢或未可取四也畿
內禁卒固天下材之選賞罰素信約束素明卒勇亦
當百矣然臣竊計之設比營而擇或取左遺右或取
右遺左參差不齊聚爲一軍則少非同巷長非並舍
資賜不偕受調發不俱行雖一之以旗鼓畫戰日不
能以相識夜戰聲不能以相知則臨事難濟而河且
京東之卒又半雜新軍虓虜貧窶不任田畝徒博飲

酒計窮力盡之人乃起而爲兵一旦遂驅之戰不惟
不足勝戈甲爲病而其往也皆有戚戚羈旅之懷夫
戰勇氣也氣不盈不可必勝此其理勢或未可取五
也凡此較然易見雖五尺童子能道之而臣所以獨
不自已區區爲國私憂過計者非以交趾果能爲足
掣病也以謂遠勞王師戰久不決則事將不能無弊
不可不察也夫交趾實古揚州之南境自三代盛時
列荒服之外不及以政秦并天下略定楊粵以謫戍
守五嶺與越雜處以至漢而任置尉陀亦數以其地
叛當是時有閩越東越南越東甌西甌謂之百越交

卷六

聖元

支身項臂徒跣俗相習以鼻飲父子男女同川而浴
今其地負海倚山阻險僻迂師行之道可以爲正焉
奇爲伏者非特一途而已也蓋漢初遣王恢傳安國
擊越亦一出豫章一出會稽時唐蒙亦使越人食
蒙以蜀枸醬蒙歸因又上書通夜郎浮船梓柯以擊
越人不意其後路傳德爲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潯水
按圖潯水蓋出於連州楊僕爲樓船將軍出豫章下
潯浦按圖潯浦蓋出於廣州故歸義越侯二人爲人
船下潯浦軍出零陵下潯水按圖潯水蓋出於桂州

驍義侯之巴蜀罪人下狎柯。狎柯卽唐蒙所通道起
夜郎者也。於是五將軍咸會。越人或降或亡。南越平
爲九郡。至建武中。交趾女子側賊叛。馬援將平之。援
始自合浦。經海而行。隨山刊道。蓋千餘里。如浪泊其
溪。無功居風下。雋壺頭之路。凡圖記可見。往往援所
行也。今其計謀所長。不可得而知。所可知者。其出入
往來死生之地。髮髯具在。師旅所從。不可不察也。臣
又以今言之。居後踵前。固不必皆出前人之舊。而其
大槩瀕湖以南。要害之地。朝廷因以分屯。迭進。至於
明越餘杭海上諸郡。負海無障。塞中國所素不虞者。

四續奇賞

卷六

書

五

宋

臣願亦拙修守禦。備游寇。凡此非特以待交趾而已。
臣又以今料之。使賊能爲狂計。固不出于三。若外有
合衆。據關守隘。以老我師。我頓兵絕徼之下。雖日遲
久。欲戰不可。引去則賊又復至。回軍轉陣。返而赴之。
賊又入保如初。如是數年。則邊人未有息肩之期。此
計上也。若開關闢戶。誤我以弱。設計誘我。
且戰且却。我易而不戒。乃亟入之以墮賊計中。賊度
我歸遠。以奇兵斷後。我進無所得。欲退不能。此計中
也。若棄關不守。鼓行出隘。唐突侵軼。疾戰自快。輕勇
悍卒。分散四擊。大則劫城。小則掠屯。其入吾之地。恐

不深。其爭吾之利。恐不及我。主彼客彼。輕我重我。衆
彼寡難。豈可勝此計下也。賊出上計。利在賊。出中計。
利害半出。下計魚爛亡矣。臣又以今料之。賊必不能
出上計。何則。海外遠國。固非交趾之弱所能恃。雖近
有群獠。又非固爲交趾役也。况敢侮王國乎。意者輔
車相依。唇亡齒寒。有不自安之心。今臣姑置遠者而
不論。論羣獠之近者。則亦不可無所以待之。今見朝
廷舉大兵。欲滅交趾。彼其中能無介然疑似之心哉。
臣獨計以謂。誠能擇使者如鄼食其司馬。相如陸賈
班超等輩。乘朝持節。以寬大鎮之。告以朝廷誅叛逆
四續奇賞

卷六

書

五

宋

賊卽伏行罷兵矣。能從中國討賊。及反間致頭首。計
所得以賞。以身從者。賞以身。以家從者。祿以家。以
鄉從者。封以鄉。以縣從者。侯。以縣從者。不能悉從。可以
少定其志。則是不戰而賊之形已窘矣。臣又料之。賊
無他助。其上計不能悉用。下者猶參上計。而雜中計。
參上計。據關守隘。以老我師。我雖衆。無所用之。請以
大軍當其衝。虛張形勢。以疑賊。而陰擇精兵爲三四
間道絕徑。或薄其左。或突其右。設奇取之。兵法所謂
攻其所不守也。晉蜀姜維拒劍關。鄧艾乃潛自陰平
行。無人之地。七百里。鑿山通道。崎嶇險絕。以擅自累。

轉而下士卒皆緣崖攀木魚貫而進卒降劉禪此設
奇者也雜中計開關戶以誘致我我雖衆亦無必
入請留大軍屯其後而以驍銳佯從之輕足利兵以
爲前行分屯折隊伏於兩旁勿薄勿迫遠而挑之偶
勝無追不勝疾歸奔金道鼓拔衆以馳賊貪吾獲可
邀於阨卒前遇伏其衆必覆兵法所謂引而去之令
敵半出而擊之利者也營北戎侵鄭公子突口使勇
而無剛者管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戎勝不
相推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
從之遂破戎師此設伏者也賊出上中而不利將悉
四續奇賞 卷六 五

衆皆出以徵幸於其下計是固中國之利也請勉日
而取之晉魏祖伐關中賊每一部至魏祖輒喜破賊
諸將問其故魏祖曰關中道遠賊若依險阻征之不
一二年不可下也今皆來集衆雖多軍無適主一舉
可滅諸將皆服語曰連雞不俱棲可離而解賊衆之
謂也此三說者譬之九不能出於盤其大槩如此然
兵無常數故隨所動而應之前必有滅寇之說而后
繼之者得以起添竈之智顧爲陛下將者何如耳賊
出下計而又不利將大走遠遁亡海絕道以保窟穴
臣請按甲勿從語曰按甲勿從何以立威於天下異

臣幸所以犯喉夜將討者懼不勝使幸勝奈何幾
衆而奔之且賊窮無所知此如雨鼠鬬穴中將勇
者勝臣則以謂不然兩鼠鬬穴中將內鼠勝且欲搏
賊大海之間其勢必與之相從於舟楫夫使吾三晉
齊魯之人失夷曠而爲樓船關艦浮之狂瀾之中平
居無事目亂心悖而况乘以倉猝微風搖檣一夫蕩
櫓我衆駭矣又何暇與之校強弱勝負哉蓋前世語
水戰以謂越人能入水負舟而杜牧所傳鄭年者能
沒海樓其地五十里不啻今海上賈人亦往往遇水
寇鑿舟沉焉此其非中國所用以取勝故也故臣請
四續奇賞 卷六 五

按甲勿從而更設策修備以待之且陛下富有天下
地漸日月之窟府龍山海之藏非以交趾羸陵安定
苟屈靡柔曲陽比帶稽徐西干龍編朱戡封溪望海
卑阨不毛方尺圍寸之地爲足有也又非以交趾生
犀馴象古貝文螺琥珀翡翠虎皮蛟革蕉紵桂蠹詠
奇不法殫瑣極細之物爲足寶也不得已而問其罪
足以威懾小寇使之悔過効順歸命中國而已賊既
定臣請循古更選仁厚勇略堪任將帥者以爲五管
諸州刺史太守以歲月鎮撫其民而因其家之可任
者置土兵如保甲以時教習土兵之外乃募游軍而

就擇將吏其地平居無事謹養而善別之以周知其心有故王臣失勢欲復見其功者聚為一卒有死事之人比弟欲為之報仇者聚為一卒有貧窮忿怒將快其志者聚為一卒有故賢人虜欲昭迹揚名者聚為一卒有故奢靡負犯之人欲逃其耻者聚為一卒加賜而時慰焉使之居其地服其俗安其水土便其械用因其糧食得以無煩執事而坐制其弊乃可以得志此百世之計也臣身非安南將吏民庶又不親與交趾接也安能周知其虛實短長利害所在曰今日出某道取某屯明日出某道取某聚某道可以

四續奇賞不卷六

七

五十五

四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七

古吳陳仁錫明卿

疏類五

財計

上太后勸成德政疏

論導行費疏

刑禁

改前世苛俗疏

災異言刑政疏

勿增科禁奏

四續奇賞不卷七

斷獄不盡三冬議

復肉刑疏孔融上誹謗書

駁為父報仇議

鹽鐵

罷鹽鐵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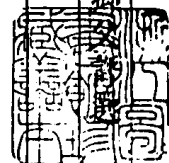
好尚

諫營大像表

劄子

輪對劄子

上殿劄子



漢馬廖

漢呂强

漢陳寵

漢襄楷

漢杜林

漢孔融

漢孔僖

漢張敏

賢良文學

唐張廷珪

宋黃震

宋陸游

終

上太后勸孝德政疏

馬 廖

臣案前世詔令以百姓不足起於世尚奢靡昔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于哀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政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更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躬服厚繒斥去華飾素簡所安發自聖性此誠上合天心下順民望浩大之福

四續奇賞 卷七

漢書

莫尚于此陛下既已得之自然猶宜加以勉勵法太宗之降德戒成哀之不終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誠令斯事一竟則四海誦德聲薰天地神明可通金石可勒而況於行仁心乎況於行令願置章坐側以當辟人夜誦之音

論導行費疏

呂 強

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欲諸郡之實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中尚方之織中府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轍又阿媚之臣好諛諂私容前姑息自此而進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受試任用責以成功若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尚書舉劾請下廷尉案覆虛實行其誅罰今但任尚書或復勅用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責尚書亦

四續奇賞 卷七

漢書

復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自勞苦乎夫立言無類過之咎明鏡無見疵之尤如惡立言以記過則不當學也不欲明鏡之見疵則不當照也願陛下詳思臣言不以記過見疵為責

政論正音修疏

陳 龜

臣聞上之政賞不濫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濫不濫於唐堯著典青災肆赦周公作戒勿設威狄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由此言之聖賢之政以刑罰爲首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則宜濟之以寬陛下卽位率由此義數詔羣僚弘崇晏晏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笞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爲政猶張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僑之仁政諱四續奇賞卷七

四續奇賞

卷七

卷七

五

降先王之道爲滌煩苛之法輕薄舊楚以廣至德以奉天心

災異言政刑暴濫疏

襄 楷

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堯舜雖聖必歷象日月星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百年之壽爲萬世之法臣切見去歲五月熒惑入太微犯帝坐出端門不軌常道其閏月庚辰太白入房犯心小星震動中耀中耀天王也傍小星者天子也夫太微天廷五帝之坐而金火罰星陽光其中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今年歲星久守太微逆行西至掖門還竊執法歲爲木精好生惡殺而滯留不去者咎在仁德不修誅罰太酷前七年十二月熒惑與歲星俱入軒轅四續奇賞卷七

四續奇賞

卷七

五

逆行四十餘日而鄧皇后薨其冬大寒殺鳥獸魚鼈城傍竹栢之葉有傷枯者臣聞於師曰栢傷竹枯不出三年天子當之今洛陽城中人夜無故叫呼云有火光人聲正誼於占亦與竹栢枯同自春夏以來連有霜雹及大雨霽而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邪其所誅剪皆合人望而陛下受閭閻之譖乃遠加考逮三公上書乞哀瓚等不見採察而嚴被譴讓憂國之臣將遂杜口矣臣聞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自陛下卽位以來頻行誅伐樂施孫鄧並見族滅其從坐者又

非其數李雲上書明主所不當諱杜衆乞死諒以感
悟聖朝曾無赦宥而并被殘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冤
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永平
舊典諸當重論皆須冬獄先請後刑所以重人命也
頃數十歲以來州郡翫習又欲避請諫之煩輒託疾
病多死牢獄長吏殺生自己死者多非其罪魂神冤
結無所歸訴淫厲疾疫自此而起管文王一妻誕致
十子今宮女數千未聞慶育宜修德省刑以廣螽斯
之祚又七年六月十三日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歿長
可數十丈扶風有星隕爲石聲聞三郡天龍形狀不
一大小無常故周易况之大人帝王以爲符瑞或聞
河內龍死諱以爲蛇夫龍能變化蛇亦有神皆不當
死昔秦之將哀華山神操壁以授鄭客曰今年祖龍
死始皇逃之死於沙丘王莽天鳳二年訛言黃山宮
有死龍之異後漢誅莽光武復興虛言猶然况於實
邪夫星辰麗天猶萬國之附王者也下將畔上故星
亦畔天石者安類墜者失勢春秋五石隕宋其後襄
公爲楚所執秦之亡也石隕東郡今隕扶風與先帝
園陵相近不有大喪必有畔逆案春秋以來及古帝
王未有河清及學門自壞者也臣以爲河者諸侯位

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爲陽
諫侯欲爲帝也太學天子教化之宮其門無故自壞
者言文德將衰教化廢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
平今天垂異地吐祿人痛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
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爲異也臣前上琅
邪宮崇受于吉神書不合明聽臣聞布穀鳴於孟夏
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志信人有賤而言忠臣雖
至賤誠願賜清問極盡所言

勿增科禁奏

杜林

夫人情控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失得故破矩爲圓斲雕爲樸蠲除苛政更立疎網海內歡忻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果桃李之饋集以成臧小事無妨於義以爲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通爲敝彌深臣愚以爲宜如舊制不令

四續奇賞

卷七

八

斷獄不盡三冬議

陳寵

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時令曰諸生蕩安形體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若以此時行刑則殷周歲首皆當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趨獄刑無留罪明大刑畢在立冬也又孟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若以降威怒不可謂寧若以行大刑不可謂靜議者咸

四續奇賞

卷七

九

曰早之所由咎在政律臣以爲殷周斷獄不以三微而化致康寧無有災害自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災往往爲患由此言之災害自爲他應不以政律爲虐政四時行刑聖漢初興政從簡易蕭何草律季秋論囚俱遊立春之月而不計天地之正二王之春實頗有違陛下探幽析微允執其中革百載之失建承平之功上有迎春之敬下有奉微之惠稽春秋之文當月令之意聖功美業不宜中疑書奏帝

呂祖謙曰章帝以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義無
拘獄所刑之政命勿以十一月十二月報

復肉刑議

孔融

古者敦龐善否不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
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
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役之以
殘弃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斲朝涉之脛天下謂
爲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刑一人是下常
有千八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
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不歸正風沙亂齊伊
戾禍宋趙高英布爲禍于秦漢不能止人遂爲非也
適足絕人還爲善耳雖忠如魯權信如卞和智如孫
不荀革其政者也

臣之意意以爲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若爲直說書傳實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爲善則天下之善咸歸焉。其不善則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不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且陛下卽位以來。政教未過。而德澤有加天下所具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俊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爲計。徒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卽死耳。願天下之人。必回視易慮。

以此事關陛下心。自今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臣之所以不愛其死。猶敢極言者。誠爲陛下深惜此人。業陛下若不自惜。則臣何賴焉。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昭管仲。然後羣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爲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有司卒然見譴。得便蒙枉。不得自敘。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過察之。臣等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請闕伏誦。

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殺。若開相容。恕者爲定。法者則是。故設姦萌。生長罪隙。孔占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春秋之義。子不報讎。非子也。而法不爲之。滅者以相殺之路。不可開也。今託義者得減。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非所以導在醜。不爭之義。又輕侮之比。寢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顧望。彌復增甚。難以垂之萬載。臣聞師言。救文莫如質。故高帝去煩苛之法。爲三章之約。建初

臣等。有收於古者。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敝。臣敏蒙恩。特見拔擢。愚心所不曉。迷意所不解。誠不敢苟闕。案議。臣伏見孔子垂經典。臯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爲非也。未曉輕侮之法。將以何禁。必不能使不相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執憲之吏。復容其姦枉。議者或曰。平法當先論生。臣愚以爲天地之性。唯人爲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趨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敝。記曰。利一害百人。去賊郭天。春生秋殺。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卽爲災。秋一物華。則爲異。王者承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經律。願陛下留

意下民。考尋利害。廣令平議。天下幸甚。

四續奇賞 卷七

十四

漢

罷鹽鐵議

賢良文學

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文學劉曰
竊聞治人之道防浮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
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
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
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願悉罷之御
史大夫桑弘羊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
邊足用之本罷之不便文學曰有國家者不患寡而
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
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
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悅服仁政無敵于天下惡
用費哉大夫曰古之立國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
用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
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于財者
商賈不備也養生送終之具待高而通待工而成故
聖人作爲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
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鐵官
以贍農民閭閻輸以足民財鹽鐵均輸萬民所戴仰
而取之者也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于食
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于財

四續奇賞 卷七

漢

一五

大利可畏
其部也

其部也

者不務民用而浮巧衆也高帝禁商不得仕宦所以
遏貪鄙之俗也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爲非况
上之爲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
貪士貪則庶民盜是開利孔爲民罪梯也大夫曰均
輸則民齊勞逸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平準所以平
萬物而便百姓非開利孔爲民罪梯者也文學曰古
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女
工效其功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
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恣留難農民重
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擅市則吏容姦豪

四續奇賞卷七

六

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賣姦利收賤以取貴
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
非以爲利而賣物也大夫口家人有寶器尚而藏
之况人主之山海乎夫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澤之
中非豪民不處其間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胸臆
人君有畏焉山海之利所賦贍窮以成私威私威
積而逆節之心作今縱民於權利罷鹽鐵以資彊暴
遂其貪心衆邪羣聚私門成黨則彈禦日以不制而
兼并之徒姦形成矣文學曰民人藏於家諸侯藏於
國天子藏於海內故民人以垣墻爲蔽閉天子以四

海爲垣墻天子通諸侯升自阼階諸侯納管鍵執策
而聽命示莫爲主也正者不畜聚下藏於民遠浮利
務民之義義禮並則民化止若是雖湯武生于世無
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歐冶之任何姦之能成三桓專
魯六卿分晉不以鹽鐵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
廷一家害百家在蕭牆而不在胸臆也大夫曰故扇
水都尉彭祖寧言鹽鐵品令甚明卒徒衣食縣官作
鑄鐵器給用甚衆無妨於民今總一鹽鐵非獨爲利
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肌膚禁淫侈絕并兼之路也
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爲下之專利也鐵器兵刃天

四續奇賞卷七

七

下大用非衆庶所宜事也豪民欲擅山海以致富業
故沮事者衆文學曰扇水都尉所言一切之術非若
國子民之道也陛下繼孝武皇帝之後公卿宜思所
以安集百姓致利除害輔明主以仁義即位六年公
卿無請減除不急之官省罷機利之人陛下令郡國
賢良文學議三五之道六藝之風陳安危利害之分
指意燦然今公卿辯議未有所定所謂抱小利而忘
大利者也大夫曰管商君相秦也設百倍之利收山
澤之稅國富民彊蓄積有餘是以征敵伐國攘地斥
境不賦百姓而師以贍故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

河而民不苦。今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之費務蓄積以備乏絕有益於國無害於人文學曰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當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而見其害也且利非從天來不由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之失也夫李梅多者來年爲之衰新穀熟者舊穀爲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而況于人事乎故利於此者必耗於彼商鞅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其後秦日以危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用不竭乎大夫曰諸侯以國爲家其憂在內天子以八極爲境其慮在外

四續奇賞

卷七

七

故守小者用非功巨者用大是以縣官開園池掘山海致利以助貢賦修溝渠立諸農廣田收盛苑囿太僕水衡少府大農歲課諸入田牧之利池鹽之假及非邊置田官以贍諸用而猶未足今欲罷之上下俱殫困乏之應也雖節用如之何其可文學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贍其欲秦兼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贍非守小而用非者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諺曰厨有腐肉國有饑民廐有肥馬路有餓人今狗馬之養蟲獸之食豈特腐肉秣馬之類哉無用

四續奇賞

之官不急之作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其本而與百姓爭鷹草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家也夫男耕女績天下之大業也古者分地而處之是以業無不食之地國無乏作之民今縣官多張苑囿公田池澤公家有郭假之名而利歸權家三輔迫近山河地狹人衆四方並臻粟米不能相贍公田轉假桑榆菜菓不殖地力不盡愚以爲非先帝所開苑囿池鹽可賦歸之於民縣官租稅而已夫如是匹夫之力盡於南畝匹婦之力盡於麻枲田野闢麻枲治則上下俱行何困乏

四續奇賞

卷七

七

之有大夫默然視丞相御史文學曰今天下合爲一家利末惡欲行淫巧惡欲施大夫君以心計策國用構諸侯參以酒榷咸陽孔僅增以鹽鐵江充耕谷之等名以鋒銳言利末之事析秋毫無可爲矣然國家衰耗城郭空虛故非崇仁義無以化民非力本農無以富邦也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爲畝什而籍一先帝憐百姓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墮民不務田作飢寒及已固其理也鹽鐵又何過乎文學曰什一而籍民之力也豐耗美惡與民共之故曰什一天下之中正也今田雖三十而頃

私出稅樂歲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年飢餓而必求足加之以口賦更歸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農夫悉其所得或假貸而益之是以百姓力耕疾作而饑寒遂及已也御史曰古者十五入大學與小役二十而冠與戎事五十以上血脉溢剛曰艾壯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今陛下寬力役之政二十三始賦五十六而免所以輔者壯而息老艾也下有治其田里老者修其塘園則無饑寒之患不治其水而訟縣官亦悖矣文學曰十九以下爲殤未成人也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可以從戎事五十以上曰艾老杖於家

四續奇賞

卷七

二十一

不從力役所以扶不足而息高年也鄉飲酒者老異饌所以優耆老而明養老也今五十以上至六十與子孫服轉輸給繇役非養老之意也古有大喪者君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也今或僵尸衰絰而從戎事非所以子百姓順孝悌之心也陛下富於春秋委任大臣公卿輔政政教未均故庶人議也御史默然不答大夫曰明主愛勞萬人思念北邊故舉賢良文學高第將欲觀殊議異策以聽庶幾云諸生無能出奇計徒守空言不知取舍之宜時世之變此豈明主所欲聞哉文學曰諸生對策殊路

同歸指在於崇禮義退財利復往古之道臣當世之失宜可行者焉執事聞於明禮而喻於利未沮事墮議以故至今未決也太夫視文學悒悒而不言丞相史曰辯國家之政事論執政之得失何不徐徐道理相喻何至切切如此乎賢良文學皆離席曰鄙人固陋狂言以逆執事夫藥酒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諸生之諄諄乃公卿之良藥鍼石也大夫色少寬賢良曰今以近世觀之世殊而事異文景之際建亢之始民朴而歸本吏廉而自重殷殷屯屯人衍而家富今政非改而教非易也何世之彌薄

四續奇賞

卷七

主

而俗之滋衰也竊問問里長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溫暖而不靡器質朴牢而致用馬足以易步卓足以載酒足以合歡而不湛樂足以理心而不淫入無宴樂之閒出無佚游之觀行卽負羸止則鉏耰用約而財饒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華養生適而不奢大臣正而無欲執政寬而不苛故黎民寧其性百吏保其官建元始崇文修德其後邪臣各以伎藝虧亂至治外障山海內興諸利揚可告緝江充禁服張大革令杜周治獄夏蘭之屬妄搏王溫舒之徒妄殺殘吏萌起擾亂良民當此之時百姓不保其首領豪

富莫必其族姓聖主覺焉乃誅滅殘賊以塞天下之
責居民肆然復安然其禍累世不復瘡痍至今未息
故百官尚有殘賊之政而強宰尚有強奪之心大臣
擅權而斷擊豪猾多黨而侵凌富貴奢侈賤賤殺
女工難成而易弊車器難就而易敗常民文杯盡案
婢妾衣紵履絲匹庶裨飯肉食無而爲有貧而強夸
生不養死厚葬殯家造女繒純滿車富者欲過貧者
欲及是以民年急歲促寡耻而少廉刑非誅惡而姦
猶不止也大夫曰吾以賢良爲少愈乃反若胡車之
相隨乎賢良曰宮室與馬衣服器械喪祭食飲聲色

四續奇賞

卷七

三

玩好人情之所不能已也故聖人爲之制度以防之
聞者士大夫務於權利忌於禮義故百姓倣效頗踰
制度古者衣服不中制器械不中用不粥於市今民
間雕琢不中之物刻畫無用之器古者庶人之乘者
馬足以代其勞而已今富者連車列騎駢貳輻輳夫
一馬伏櫪當中家六口之食而丁男一人之事古者
庶人耄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象而已今富者繡繡
羅執中者系綈錦繡常民而被后妃之服襄人而居
婚姻之飾古者庶人櫛食藜藿非鄉飲酒膜臘祭祀
無酒肉今閭巷無故烹殺相聚野外負粟而往學肉

而歸夫一豕之肉得中作之收十五斗粟富丁男半
月之食古者庶人春秋修其祖祠以時有事于五祀
蓋無出門之祭今富者祈名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
倡儺像古者德行求福故祭祀而寡仁義求吉故卜
筮而希今世俗將於行而求於鬼忘於禮而篤於祭
古者土鼓黃袍擊木拊石以盡其歡及後卿大夫有
管磬士有琴瑟今富者鐘鼓五樂歌兒數曹中者鳴
竿調瑟鄭舞趙謳古者瓦棺露尸木版聖周其後桐
棺不衣米棹不斷今富者繡棺題漆中者梓棺梗棹
古者明器有形無實示民不用也後則有醢醢之藏

四續奇賞

卷七

三

桐馬偶人其物不備今厚資多藏用如生人古者不
封不樹反虞祭於寢無廟堂之位其後則封之庶人
之墳半仞其高可隱今富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臺
榭連閣集觀增樓古者隣有喪春不相舂巷不歌謠
孔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今俗因人之喪以
求酒肉幸與小坐則責辦歌舞俳優連笑伎戲古者
嫁娶之服未之以記虞夏之後表布內絰骨笄象珥
封君夫人加錦尚聚而已今富者皮衣朱髻繁路環
佩古者事生盡愛送死盡哀今生不能致其愛敬死
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弊者則以爲

孝黎民慕效至于發屋賣業古者夫婦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後士一妻大夫二諸侯姪娣而已今諸侯百數卿大夫十數中者侍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怨曠失時男或放死無匹古者不以兵力徇於禽獸不奪民財以養狗馬是以財併而力有餘今猛獸奇蟲不可以耕耘而今當耕耘者養食之百姓或短褐不完而犬馬衣文繡黎民或糠糟不接而禽獸食肉夫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琢財用之蠹也衣服靡麗布帛之蠹也狗馬食人食五穀之蠹也口腹從恣魚肉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漏

四續奇賞 卷七

三

積不禁田野之蠹也喪祭無度傷生之蠹也且墮於五色耳管於五音體極輕薄口窮其脆功積其用財盡於不急故國病聚不足則身危丞相曰治軍不足奈何賢良曰昔晏子相齊民奢示之以儉民儉示之以禮今公卿大夫誠能節車輿適衣服躬親節儉率以敦朴罷園池損田宅內無事乎市列外無事乎山澤農夫有所施其功女工有所弼其業如是則氣脉和平而無聚不足之患矣大夫曰咎公孫布被兒寬練袍衣若僕妾食若庸夫淮南逆於內蠻夷暴外盜賊不為禁奢侈不為節何聚不足之能治

民曰文景之際建元之始大臣尚有爭引寸正之義自此以後多承意從欲少敢直言面議而止刺因公而徇私故武安丞相訟園田爭曲直於人主之前夫九層之臺一傾公輸子不能正本朝一邪伊望不能復故公孫丞相兒大夫側身行道分祿以養賢平已以下士無行人子羽之繼而葛繹彭侯墮壞其緒毀其客館議堂以為馬廐婦舍無養士之禮而尚驕矜之色廉恥陵遲而爭於利矣大夫勃然作色然而不應丞相曰以賢良文學之議則有司蒙素餐之恥使賢良而親民偉仕亦未見其能醫百姓之疾也賢良

四續奇賞 卷八

五

曰談何容易而況行之乎今欲下箴石通門則恐有盛胡之累懷鐵案艾則被不工之名狼跋其胡載寔其尾君子之路行止之道固狹耳大夫曰今守相古之方伯專制千里善惡在已已不能耳道何秩之有哉賢良曰今吏道壅而不選富者以財賈官勇者以死射功戲車鼎躍咸出補吏累功積日或至卿相擅生殺之柄專萬民之命是以往者郡國黎民相乘而不能理或至鋸頸殺不辜而不能正執紀綱非其道故也古者封賢祿能不過百里之中而為都疆番不過五十猶以為一人之身明不能照聰不能達故

立卿大夫以仿之、而政治乃備、今守相無古諸侯之賢、而泄千里之政、主一郡之衆、一人之身治亂在已、千里與之轉化、不可不熟擇也、故人主有私人之財、不私人以官、大夫曰吏多不良矣、又侵漁百姓、長吏厲諸小吏、小吏厲諸百姓、賢良曰、今小吏祿薄、郡國繇役遠至三輔、常居則匱於衣食、有故則賣畜鬻產、不徒是也、府求之縣、縣求之鄉、鄉安取之哉、夫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其身、故貪鄙在率、不在下、教訓在政、不在民、大夫曰、君子內潔已而不能教於彼、周公不能正管蔡之邪、子產不能正鄧皙之偶、今

四續奇賞 卷七

二十七

而勿喜、夫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已之能、得姦猶弋者、觀鳥獸、挂罟羅而喜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百姓足而知榮辱、方今之務在罷鹽鐵、退權、均分土地、趨本業、養桑麻、盡地力、則民自富、民無飢寒之憂、則教可成也、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夫如是、則民徙義而從善、入孝而出悌、何暴慢之有、大夫曰、縣官鑄農器、使民務本、不營於末、則無飢寒之累、鹽鐵何害而罷、賢良曰、農天下之大業也、鐵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則用力少而得作多、功用不具、則田疇荒而穀不殖、往時鹽與五穀同價、器利而中用、今縣

四續奇賞 卷七

二十七

一二責之、有司豈能縛其手足、而使之無爲、非哉、賢良曰、春秋誠、刺不及庶人、責其率也、古者大夫將臨刑、聲色不御、恥不能以化、而傷其不全也、政教闇而不著、百姓蹙而不扶、若此、則何以爲民父母、大夫曰、人君不畜惡民、農夫不畜惡草、鋤惡草而聚苗成、刑惡民而萬夫悅、故刑所以正民、鉏所以別苗也、賢良曰、刑之於治、猶策之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策、御者有策而勿用、今廢其紀綱而不能張、壞其禮義而不能防、陷民於罔從、而獵之以刑、是猶開其闕、牢發以毒矢也、管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

逐罷議

鍊白司馬坂營大像表

伏廷珪

臣廷珪言夫佛者以覺知為義因心而成不可以諸相見也故經云若以色見我以形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此明真如之果不外求也陛下信心歸依發弘誓願壯其塔廟廣其尊容已遍於天下久矣蓋有住於相而行布施非最上第一希有之法何以言之經云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及恒河沙等身命布於其福甚多若人於此經中受持及四句偈等為人演說其福勝彼如律所言則陛下傾四海之財殫萬人之力窮山之木以為塔極治

四續奇賞

卷七

三八

之金以為象雖勞則甚矣費則多矣而所獲福緣不愈於禪房之匹大沙門之末學受持精進端坐思理亦明矣臣竊為陛下小之今陛下廣樹薰修又置精舍則經云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蓋有為之法不足高也況此營建事殿土木或開發盤礴峻築基陛或填川濶通轉採斫碾壓蟲蟻動盈巨億豈佛標坐夏之義愍蠢動而不忍害其生哉今陛下何以為之又役鬼不可唯人是督通計丁匠率多貧窶朝驅暮役勞筋力骨單食飢飲晨炊星飯飢渴所致疾疹交集豈佛標徒行之義愍畜獸而不忍傷其力哉今陛

下何以為之又營築之資僧尼是稅雖乞丐所致而

貧闕猶多郡縣徵歛星火逼迫或謀計靡所或鬻賣以充怨聲載路和氣未洽豈佛標隨喜之義愍愚民而不忍奪其產哉今陛下何以為之且邊朔未寧軍旅日給天下虛竭海內勞弊伏惟陛下傾之重之思菩薩之行為益一切衆生應如是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故其福德若東南面北四維上下虛空不可思量矣何必慙慙於住相凋蒼生之業崇不急之務乎臣以昔政論之則宜安邊境蓄府庫養人力以釋教論之則宜救苦厄滅諸相崇無為伏願陛下察

四續奇賞

卷七

三八

臣之愚行佛之意務以理為尚不以人

甚謹言

戊辰輪對劄子

黃震

臣一界底僚獲當輪對此正祖宗立法使微臣皆得盡言為聖子神孫博盡下情之地臣雖至愚何敢不思報稱願臣樸陋語言不知決擇惟陛下深念祖宗立法之意視此甚事并以臣言為不識忌諱而特加垂聽焉臣聞人主當常存天下萬世之慮不當徒徇目前一時之安如以目前一時而論則陛下之所值何其可喜之多也如以天下萬世而論則陛下之所值何其可憂之甚也臣愚不敢泛引姑以至近之事為證先皇帝在御四十一年以言天災則旱火荐泰

四續奇賞

卷七

九十一

三十一

江清震被國都幾無以莫枕以言人情則殷旅泊洞群卒相挺赤子所在而弄兵以言狄患則殘金之虛弱未已降虜之反噬至韃韃復以自古所無之暴風忽南下極而至於投鞭斷江凡其變故幾無寧歲王食不甘就就度日至今思之猶使人髮立神竦而自陛下踐阼于今五年天時常順人心粗定三邊亦無大警陛下自視孰與先皇帝乃幸而所值若此此所謂可喜之多者也然此正不可以為喜者也千金之子縱有世業猶當深思盛衰之變以力圖保守之策陛下今日所值之時果何如時也太祖太宗際天所

臣一界底僚獲當輪對此正祖宗立法使微臣皆得盡言為聖子神孫博盡下情之地臣雖至愚何敢不思報稱願臣樸陋語言不知決擇惟陛下深念祖宗立法之意視此甚事并以臣言為不識忌諱而特加垂聽焉臣聞人主當常存天下萬世之慮不當徒徇目前一時之安如以目前一時而論則陛下之所值何其可喜之多也如以天下萬世而論則陛下之所值何其可憂之甚也臣愚不敢泛引姑以至近之事為證先皇帝在御四十一年以言天災則旱火荐泰

四續奇賞

卷七

九十二

三十一

覆之天下至南渡僅有其半高宗南渡之天下至端平以後所能實有而籍焉者又幾止於半之半而又綠此民日以窮兵日以窮財日以匱士大日以無耻民窮之極至於浙若內地亦多私相殺奪一旦潰裂何以救藥兵弱之極至於所在尺籍多是閒民冒請脫有緩急何所倚仗則匱之極至於州縣皆已焦竭大農猶苦乏支驛駁至於壞爛不可收拾至若士大夫又多徂於流俗漸變初心既欲享好官之實又欲保好人之名兼跨彼此之兩間自以和平為得計而不知幾成西漢之風矣蘇軾有言平居既無犯顏敢諫之士臨難必無捐軀殉義之人風俗至此最為可悲其餘貪養小夫則又在所不足論者也夫以境土日感如此而凡所維持之具又日壞如此陛下試思知此不已患將安極此所謂可憂之甚者也向使陛下踐阼之初即如先皇帝早歷艱難則思其難以圖其易正自未必非福奈何承甚可憂之勢乃有適可喜之幸踐阼五年以來無一動容變色之慮居則惟見湖山歌舞之已久官居服食之便安而凡京襄淮蜀之荒殘中原河北之狐兔未必關於念慮也出則惟見儀衛法物之寒途簾幃粉飾之夾道而凡驅

臣恐陛下真以目前一時爲可安遂至於忘天下萬世之慮矣陛下聖性高明聖學日新前古興亡洞在心目臣亦何敢遽謂陛下因其安而忘其慮蓋亦竊有所疑也自昔人主之能保天下者其要有四上祇天命下畏民若外憂敵國而要以人言爲脉絡凡其實有祇畏憂虞之心未有不驗於屈已受言之際先皇帝備經艱難而終保治安者亦以當時三人言動及危亡不惟不以爲忤又能惻怛而聽信之爾頃者一再言官之出臺本未必非遷除之常也而或者已

四續奇賞

卷七

孔子三

三二 宋

妄意其論諫不合一二輪對官之救奏本未見有嬰拂之迹也而或者已相戒其無及時事大事之有無既非臣之所得知言之臆度亦豈臣之所敢信及宗陽官之建本一細事耳言者固未爲知體陛下乃果一切不之聽陛下獨不思一官之建否其事小而言路之通塞其事大耶使國家之事或有大於此者亦將侵尋自用聞人言於不足卹而可耶國家唯以公議爲元氣人主唯以納諫爲盛德陛下春秋方富外間早有難於受諫之疑聞係異日天豈小小使陛下而真有祇畏憂虞之心當不若此此臣竊意因目前

一時之安遂至於忘天下萬世之慮者也且臣轉觀近事已非昨比雖目前亦未可遽以爲安而甚矣幸之不可以常得也陛下所幸者天時之常順而近者霖潦連月江浙多浸既雖開霽終不調適則歲事可憂矣所幸者人心之粗定而近者京城咫尺羣愚嘯聚既雖捕戮不過威勝則民情難保矣所幸者三邊之無大警而近者重慶爲西蜀一綫之脉既燬于火光州金剛臺爲淮西襟要之口又燬于火况其造舟運糧忽又聞於諸閩之探報則虜情愈不可測矣夫此三者豈容併見設不幸年穀果荒饑民羣擾而又

四續奇賞

卷七

孔子四

三三 宋

外寇乘之國將何以爲國而今則皆有其兆矣陛下及此安得不超然覽聳然懼自畏目前之安而深爲天下萬世之慮耶陛下而真爲天下萬世之慮亦豈他有甚高難行之說不過於民之窮兵之弱財之匱士大夫之無恥四者承加之意而已民之窮雖已極陛下真以天下萬世爲慮而亟救之則民可使立蘇何也民困於椎剝爾陛下斷斷自今視內藏封樁左帑爲一家那朝廷之財補大農之闕而凡積欠虛數無藝煎迫之苦一洗之乃擇賢守令再整州縣則困於椎剝者立蘇矣否則大農不得已迫州縣以應宣

限州縣亦不得已刻百姓以辦綱解。雖日頒寬卹之
詔。祇隨空談。誰能爲陛下卹其民者。陛下之民益窮。
而天下日趨於壞矣。如之何而不早自慮也。兵之弱
雖已極。陛下真以天下萬世爲慮。而亟治之。則兵可
使立強。何也。兵情於閑散。爾陛下斷自今飭內外
軍將訓練。無虛日所養。必所用。所用必所養。而凡卹
第占破市井買名之弊盡絕之。仍詔臺諫官常切覈
察。則情於剴散者立強矣。否則管軍者惟事驅役。營
運前帶甲軍貪不聊生。典郡者惟事刺賣名糧。而廂
禁軍大半游手。雖時出招募之令。反增虛費。誰能爲
四續奇賞 卷七 札子五 三四 宋

陛下練其兵者。陛下之兵益弱。而天下日趨於壞矣。
如之何而不早自慮也。財之匱雖已極。陛下真以天
下萬世爲慮。而亟籌節之。則財可使立裕。何也。財耗
於冗費。爾陛下斷斷自今內而宮掖近。而宦寺燕飲
非泛之。猶賜佛老無益之禱祠。軍員占借之。財支吏
祿。寄名之。預請入人而覆之。事事而節之。極而至如
養軍。最爲國家巨費。又能不于其多而于其精。乃總
一歲之入。酌爲一歲之用。則耗於冗費者亦且立裕
矣。否則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其入愈多。其出愈
不。賀榘他求理財之策。不過適以自戕其根本。誰復

爲陛下憂及後患者。陛下之財益匱。而天下日趨於
壞矣。如之何而不早自慮也。民之日窮。兵之日弱。財
之日匱。三者臣皆察。察言之已有所不忍。士大夫者
皆天民之秀。天之所生。以遺陛下。臣亦何忍敢以無
恥爲言。忱以國之所興。立者以士大夫士大夫所能
爲國之與立者。以氣節使。氣節消磨。而爲和平。則賢
者幾成無益於人國。此乃世運命脉之所繫。社稷安
危之所關。非但如貪養小夫可厭。可辱。不過一時一
事之失而已也。臣自願陛下恢張聖聽。表厲直言。以
洗濯其晶明之質。以養其剛大之氣。使視人間之
四續奇賞 卷七 札子五 三五 宋

富貴如浮雲。而以天下之利害爲切已。社稷靈長終
必賴此。次願陛下精擇剛方有識之士。專任鈐曹。甄
別之權。以博采當今之舉。望以破去吏文之纏繞。使
廉能得以吐氣。而貪鄙無所容。奸功庸顯。著將必出
此。又願陛下預於三歲科舉之前。申嚴祖宗科舉之
法。以明白區處。燈後之納卷。以剛決痛戢。游手之撓
羣。使真才不困。從容達顯。而兼人富民。不以雷同假
手。而俾得則仕進。各于其正。又必權輿於此。他若京
學生歲補太學。不過十一人。又不過分取三歲一補
之元額。願乃盡率天下而路使。大年陷爲流落。不肯

注釋
而長洲獨
多重國者
合之

併別無措置之方惟苗稅力出在聚勢亦只得且令
人戶以荒熟處相補佃納且已有放未為不恤然而
官司之苦人戶誰知人戶之苦官司當察使朝廷無
續放一分之說則元放之數在州府安得不行況今
浙右三郡之災猶幸平江為輕惟本縣湊沒處稍多
向設不幸如安吉等郡管下全沒又將何所取苗今
亦只得以前情郡計兩權其宜或於朝廷續放一分
之外更與寬之一分則民拜一分之賜自古恤災之
政惟寬租減賦為先今雖適當郡計築底事動掣肘
尚且幹無為有衰粥散米街市之民歡聲雷動況農
民根本之事又豈可不量與斟酌若曰朝廷止放一
分在州府不當擅自增放則朝廷元曾盡放推廣上
恩消沮民怨此正為君牧民之責非專擅也量減有
恩人必速納其視今來強迫而未應正亦未為失利
其人微位下不敢俗越盡言仰恃大府寬恤之仁見
見人戶號訴之苦輒轉以上聞無任俯伏俟命之至

四續奇賞

卷七

三六

上殿劄子

陸游

臣伏讀御製蘇軾贊有曰手抉雲漢幹造化機氣高
天下乃克為之嗚呼陛下之言典謨也軾死且九十
年士大夫徒知尊誦其文而未有知文之妙在於
氣高天下者今陛下獨衣而出之豈惟軾死且不朽
所以遺學者顧不厚哉然臣竊謂天下萬事皆當以
氣為主軾特用之於文爾趙普氣蓋諸國故能成混
一之功寇準氣吞醜虜故能成却敵之功范仲淹氣
歷艱夏故西師而元昊款伏狄青氣懾嶺海故南征
而智高殄滅至於韓琦富弼文彥博之勲勞唐玠包
拯孔道輔之風節大抵以氣為主而已蓋氣勝事則
事舉氣勝敵則敵服勇者之關富者之博非有他也
直以氣勝之耳今天下才者衆矣而臣猶有憂者正
以任重道遠之氣未能盡及古人也方無事時亦何
所賴此一旦或有非常陛下擇群臣使之假威而董
三軍操節而論萬里雖得賢忠焉之不足不食養
臨事迫遽心動色變則其舉措豈不誤事耶伏
望萬機之餘留神于此而起之毋使臣等而後成之
毋使沮折及乎人才爭奮士氣日倍則陛下
所使而已且吳蜀閩楚之俗其渾厚勁朴固已不及

最在斯
尤在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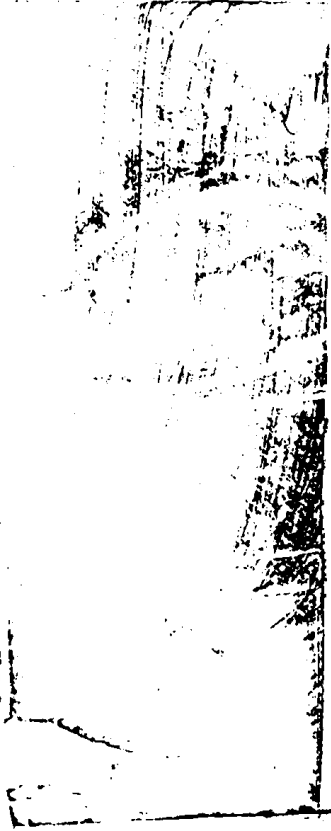
四續奇賞

卷七

三七

中原矣若夫日趨于拘窘怯薄之域臣竊思國勢之
凌弱也不勝私憂犯分獻言恭惟陛下裁赦取逆止

西漢子貢
卷七
列子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八

古吳陳仁

表類

郊禮

賀南郊表

封禪

勸封禪表

尊號

加神龍尊號表

請上尊號表

西漢子貢
卷之八

賀冊尊號表

賀上尊號表

勸進

勸進唐中宗表

勸進梁元帝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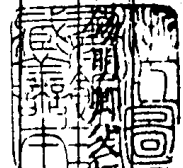
上漢帝表

傳位

賀傳位於皇太子表

賀赦

賀赦表



明倫彙編

唐令狐楚

唐上官儀

唐蘇頌

唐韓愈

唐韓愈

唐李商隱

晉劉琨

梁徐陵

漢羣臣

周庾信

唐李商隱

百官賀冬至表

唐許敬宗

祥瑞

奏慶山醴泉表

唐張說

奏辨日有瑞氣表

唐元稹

奏羊乳麀表

唐張說

奏天下祥瑞表

宋林希

聽政

賀斷獄表

唐崔融

四續奇賞 卷之八

二

爲桂府王珙中丞賀南郊表 令狐楚

臣某言伏奉十一月十日制書南郊大禮畢大赦天下者湛恩麗鴻大號渙汗際天接地執不慶幸中賀臣聞禘嘗之禮所以仁祖禘也郊祀之儀所以尊天地也五帝之前黃曆上鼓致其敬敬有餘矣而禮不足三王以降金壘玉帛備其禮禮有餘矣而敬不聞泰之增封也覬望神仙漢之郊丘也禳除災害雖無文而威秩終有廢而莫舉猶可以編在方冊垂其鴻名豈若國家恭文質于六經之中陛下酌損益於百代之後既昊天之承命得黎人之歡心九穀有年四

四續奇賞 卷之八

方無事然後固吉土迎長日咸池屢舞太簇登歌萬靈周旋之位百神知饗獻之節雲歛而紫燎高達風清而肅穆遠聞信大報之無私亦玄鑑之不昧臣當時集軍州官吏僧道百姓等丁寧宣示訖惟天之意莫過於細微如日之輝不隔於幽遠頑鈍知感恩神懷柔何則刑莫大於成獄陛下捨之罪無輕重恩莫深於延賞陛下推之澤及存歿行道求志敢於直言者既許以親覽觸鱗呈潮屏於遠方者又移之近却減來歲之新稅昭其儉也桑土歲之逋債弘諸仁也念勲臣而樹勲者益勸尊有德而不德者知慙賜

傳

羸老有粟帛之優、禮神祇無牲幣之愛、此所謂幽室
盡曉枯條、遍春雷雨作、而蟄蟲昭蘇、疾風行而窮鳥
飛舞、率士臣下不勝大慶、况臣蒙被恩澤、獲生類
會守遠郡、阻窺盛禮、徘徊天外、目與心斷、無任抃躍
戀結之心、謹遺突將王清朝等奉表陳賀以聞

四續奇賞 卷八

四

勅封禪表

上官儀

臣某等言、臣聞乾元惟大、播四序而無言、坤儀蓋厚
寧萬象而復一、至於號均三大、體覆載以曲成、聖表
千齡、順剛柔以藏用、是以可久、可大、永固皇王之緒
貞觀貞明、獨照陶鈞之上、故可登封泰嶽、類帝以尊
天降禪肅然、禋宗以厚地、伏惟陛下、膺圖紹錄、儀天
纂鏡、受昭華而光寶位、正璇衡而握金符、銷伏螭而
綴上玄、剪應龍而清下濟、於是靈臺偃相、暢敷理輪
刑政肅清、削和茶之繁蕪、雅頌先烈、激圓海之漪瀾
就月幽覃、則燭龍開景、薰風遠暢、則蟠木增華、沒羽
浮金之章、昭載筆於仙室、韋韞升衽之首、襲長纓於
蘭綺、九疇式序、七德攸宣、發神化之丹青、敷禮義之
粉澤、既而睿德潛通、至誠冥召、禎圖載啟、神物發輝
雙觚呈班、馴擾於君囿、九芝獻彩、燭耀於帝池、大史
標祥、鏡流千里、卿雲表脫、凝華五色、江茅鄒黍、歲時
鱗萃、東鯉西鵠、日月波屬、鴻符巨慶、疇可詳言、誠恐
岱郊竹筵、遂云壘望、仰臣某等、誠惶誠恐、死罪死罪、永
言遐載、絢綺前徽、王迹之所、歲榮帝圖之所、安遠龍
官結繩之后、鳥紀垂衣之君、治定功成、俱備升中之
禮、聖清海晏、咸申謁欵之誠、異世同符、千載一揆、諒

四續奇賞 卷八

五

以增高益厚式酬靈睞陛下德光宙始文煥震初薦
蘿而因萬物典哀而濟下元鑄範生靈張四維於地
絡締構函夏建八柱於玄樞宏規絕跡功無與二駕
三五而逞集超八九而騰驤加以璇曆啟徵躔南至
於朔旦金鼓問罪削左袵於交河固可恭柴燎之展
采穆靈壇之裡敬焉得徇小節於冲挹忘至公之鴻
典絕三神之歡拒萬方之志雖復翹心天路未留三
舍之感延佇帝閣逾邈九霄之望伏惟陛下紆瑤池
之泚鬱屈姑射之凝神酌令典於中樽遵時邁於羸
屣採公卿之嘉議覽摺紳之謠辭逸記車輓頻章再
四續前賞卷八六

組詔兩師以先路命風伯以清塵六飛紫旆九旗
列榮光承幟非煙翼衡轡瑞而嘉肆觀瘞玉而恭儲
祉方使日觀增華仙閣改飾神光霄映若流照於春
陵雲色盡開似疑暉於豐谷表咸池於翠岳萬歲叶
其殷薦席藁結於紫壇八神歆其明祀籠千古之偉
觀孕七百之不業臣等命與時偕濯景昌運優游東
閣之內惓惓南風之絃棲息蓬山之阿弋釣先皇之
道至於朝猷國紀頗踐奧隅陛下推而不居竊所未
喻謹云梁之典缺懷庭之儀沮神主之欲漏貪天之
譖伏願果其日出照茲傾陽之心油然而作雲降其離

罪之澤庶使飛英騰茂秘玉檢而退傳手舞足蹈
翠華於喬嶽云

四續前賞卷八

將加神龍尊號官請公除表 錄 頌

臣某等官臣聞君親之義臣子同極陛下至孝純深將固三年之典臣等盡忠懇倒佇迴三舍之暉是則陛下達先后之遺命臣等忝聖人之嚴旨違命幾於過戚不可以稱孝忤旨嫌於必諍不可以稱忠所以莫顧犯鱗共甘碎首臣等中謝臣又聞之王者代天理物爲天所子猶至公以臨大寶非獨善以崇小節由是漢之國章始從權以變禮晉之廷議故屈已以因除擁萬乘之尊有萬機之政者示不得同於凡也前王著於不刊其來久矣四聖則常追遠俯而就之

四續奇賞 卷八

九 唐

陛下罔極之思通哀是執所不忍言莫之省奏遂令霜露多變日月其除皆臣之至愚誠未感聖天意若曰助陛下以非常之功人謀協從尊陛下以非常之號者欲陛下司龍紀受龍圖祇分祉而建皇極擁神休而奉清廟者也故天有景貺不可拒者審矣國有茂典不可廢者明矣鍾鼓不擊不足以旅庭冕旒不施不足以端展未有磨其冊缺其儀乎臣等茫然悉未能喻况哀戚有制故非同日變通適道甫及載赫誠宜奪因心之慕稽順時之請當建鴻名以承上帝則所直者大所枉者小罔不格于上下通於神祇

太陽之光曜乘和氣之充塞伏願陛下全之臣等昧死以聞期於必遂

四續奇賞 卷八

請上尊號表

韓愈

臣某言臣得所管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及書算律等
七管學生沈周封等二百人狀稱身雖賤微然皆以
選擇得備學生讀六藝之文脩先王之道粗有知識
皆由上恩天子整齊乾坤出入神聖經營乎無爲之
業游息乎混元之官不謀於廷不戰於野坐收冀部
旋定幽都析木天街星宿清濁北嶽繫閭神鬼受職
地彌天區界軼海外舜之十有二州周之七百餘國
章亥所步禹契所書四面輻湊各修貢職西戎之首
北虜之渠怛威愧德失據狼狽收其種落逃遁遠去
四續奇賞卷八表
十一唐
來獻羊馬千里不絕功既如此德又如彼爰初嗣位
首去姦孽隨所顧指應時清寧哀天下之鰥寡釋四
海之繫結左右前後莫匪俊良小大之材咸盡其用
無所誅詰一和以仁由是五穀歲登百瑞時見六府
三事惟序惟歌昔者姁皇殺黑龍以濟冀州堯誅九
嬰以定下土血兵刻力僅就厥功以方吾君一何遠
也堯之在位七十餘載戒飭咨嗟以致平治孔子之
聖自云三年有成今自嗣位已來歲有餘耳鑒此功
德其何捷哉置郵傳命未足以喻以非常之功襲尋
常之號以冠古之美屈守文之名臣子之誠闕而不

奏天號人稱不滿事實斯亦措紳先生之過也謂臣
官居師長不言謂何考其所陳中於義理天人合願
不謀而同非臣之愚所敢隱蔽輒冒死以聞伏乞天
恩特允誠志令公卿大夫得竭思慮取正於經以定
大號有司備禮擇日以頒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四續奇賞卷八表

十一唐

賀冊尊號表

韓愈

臣某言伏聞宰相公卿百官及關輔百姓耆老等以
陛下功崇德鉅天成地平宜加號於殊常以昭示於
來代載陳情效懇到再三陛下仰稽乾文俯順人志
乃以新秋首序令月吉辰發揚鴻休膺受顯冊天人
交慶日月揚光寰海之間含生之類抃歡踴躍以歌
以舞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體仁長人之謂元發
而中節之謂和無所不通之謂聖妙算無方之謂神
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先天不違之謂
法天道濟天下之謂應道伏惟元和聖神文武法天

國續奇賞

卷八

七

應道皇帝陛下子育億兆視之如傷可謂體仁長人
矣喜怒以類刑賞不差可謂發而中節矣明照無私
幽隱畢達可謂無所不通矣發號出令雲行雨施可
謂妙算無方矣三光順軌草木遂長可謂經緯天地
矣除剽寇盜宇縣清夷可謂戡定禍亂矣風雨以時
祥瑞幅奏可謂先天而天不違矣國內無饑寒四夷
皆朝貢可謂道濟天下矣衆美備具名實相當赫赫
巍巍超今冠古方當講明堂璧雍之事撰太山梁父
之儀搜三代之逸禮補百王之漏典時乘六龍肆觀
東后微臣幸生聖代觸犯刑章假息海隅死亡無日

瞻望宸極心竟飛揚有斥棄之非無自新之望曾不
與鳥獸率舞蠻夷縱觀焉此啗恨抱痛負耻且愆無
任感恩戀闕懇逼傍徨之至謹奉表陳實以聞

國續奇賞

卷八

十四

爲河南盧尹賀上尊號表

李商隱

臣某言臣得本道進奏院狀如宰臣某等奉太上尊號以光洪休耀列聖之睿圖表三宮之慈訓凡在生物孰不歡心臣某中賀臣聞善言天者必推功於黃覆善言日者必詠德於大明然後物仰玄穹人知景曜皇王擬象今古同規伏惟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陛下體天垂蔭法日輪輝弘上德以繼戎啟下武而膺運頃從臨御旋致治平雨順風調時推順適苗蟊葉虫坐致消亡是以銀甕石碑非烟浪井神而告瑞史不絕書且獺鬻爲災周秦乏策金四續奇賞卷八表十五

行火運不絕於侵陵瀚海陰山幾淪於約誓而敢乘衰運來犯昌朝陛下乃赫以天威授之宏略一伐而單于僅免三鼓而貴主來還滅大邦之仇讐擣累聖之忿憤及晉陽逐師代馬斤羈陛下又濬發宸襟委諸廟黃浹辰而前軍就路逾月而元惡膏磔淨豐派之寇竊舉陶唐之故俗最爾路子復生孽童脫縶翼止樞拒詔據九折之險有五州之人藪澤通逃貢土上租稅陛下又遠揚神斷深詔徂征合鎮魏之強藩出韓彭之銳將夷其巢窟去彼根株清明王之舊宮復金橋之故地曾非曠歲集此丕功固已至化潛融

事光於玉板玄機獨運理溢於瑤編况又志切希惟道存冲漠慕遺蹤於姑射載動堯心思順請於崆峒欽勞軒拜遠惟聖祖載佇神孫仰異法皆祛多門就掩麟殿正玄元之座鳳書招黃老之徒將以休有萬齡臨茲兆衆使成踐壽昌之域俱遊富庶之鄉親乎煥平盛矣美矣故得人祇叶欲華夏均懷願加尊顯之稱以報財成之美宰臣等果能陳大義允建鴻名伊尹暨湯咸有一德咎繇謨禹克濟九功述盡善於王猷標其美於帝錄南山稱壽北辰降光永終無極之年長奉上清之號臣幸丁昌運方守洛京空深戀闕之誠不在稱觴之列舉頭見日雖悲千里之遙測管窺天且慶百生之幸無任徘徊望闕蹈舞踴躍之至

四續奇賞卷八表

十六

勅進表

劉琨

建興五年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北并冀幽三州諸軍事領護軍匈奴中郎將司空并州刺史廣武侯臣琨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州諸軍事撫軍大將軍冀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臣匹碑頓首死罪上書臣琨臣匹碑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天生蒸民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神牧黎元聖帝明王鑒其若此知天地不可以乏養故屈其身以奉之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所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世三五以降靡不由之臣琨臣匹碑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皇帝曆景命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惠澤作於有虞卜年過於周氏自元康以來艱禍繁興永嘉之際氛厲彌昏宸極失御登遐醜裔國家之危有若綴旒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誕授欽明服膺聰哲玉質幼彰金聲夙振家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羣生懷來蘇之望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荐臻國未忘難寇害興逆胡劉曜縱逸西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臣等奉表使還

四續奇賞

卷八

十八

勅

仍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沉虜廷神器流離再辱荒逆臣每覽史籍視之前載厄運之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沉臣等荷寵三世位厠典司承問震惶精爽飛越且悲且惋五情無主舉哀朔垂上下泣血臣琨臣匹碑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天命未改歷數有歸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啟聖明是以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爲五伯之長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主諸侯之盟社稷靡安必將有以扶其危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伏惟陛下玄德通於神明聖安合於兩儀應命世之期紹千載之運大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兆圖讖垂典自京畿隕喪九服崩離天下踴然無所歸懷雖有夏之遺夷并宗姬之離犬戎蔑以過之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矣柔服以德伐叛以刑抗明威以攝不類伏大順以肅宇內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旣暢則遐方企踵百揆時序於上四門穆穆於下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爲美談宣王之興周詩以爲休詠况茂勲格于皇天清輝光于四海蒼生顚然莫不欣戴聲教所加願爲臣妾者哉且宣皇之胤惟有陛下億兆攸

四續奇賞

卷八

十八

歸會無與二茂祚大誓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謳歌者無不吟詠徽猷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天地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允洽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為休徵者蓋有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衆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兩夏之趣昧死以上尊號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為務不以小行為先以黔首為憂不以克讓為事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溥天傾首之望則所謂生繁華於姑蕢育豐肌於朽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臣現

臣匹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方今鍾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後寇窺竄伺國瑕隙齊人波蕩無所繫心安可以廢而不恤哉陛下雖欲遠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昔惠公虜秦晉國秦穆公却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因國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羣臣輯穆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陛下明並日月無虛不燭深謀遠慮出自曾懷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進覲人神開泰之路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臣

等各忝守方職在遐外不得陪列闕庭共觀盛禮踊躍之懷望周極謹上臣現謹遣兼左長史右司馬臣溫主簿臣辟問訓臣礪遣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清太守領右長史高平亭侯臣榮劬輜車將軍開內侯臣郭穆奉表臣現臣匹磾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勸進梁元帝表

徐陵

臣陵言臣聞封唐有聖、還承帝書之家、居代維賢、終
纂高皇之祚、無爲稱於華島、至若表於乘衣而撥亂
反正、非聞前至如金行重作、源出東莞、炎運猶昌
枝分、南頓豈得掩顯姓於軒轅、非才子於顓頊、莫不
因時多難、俱繼神宗者也、伏惟皇帝陛下、出震等於
助華、鳴謙同於且夷、握靈秉欽、將在御天王、勝珠衡
先彰元后、神祇所合、非惟太室之祥、圖讎斯歸、何止
堯門之瑞、若夫大孝聖人之心、中庸君子之德、固以
作訓生民、貽風多士、一日二日、研覽萬機、允文允武、
四續奇賞 卷八 二十二

包羅羣藝、擬茲三大、賓是四門、歷試諸賢、咸熙成績、
斯無得而稱也、自無妄爲象鍾禍上、京邑流災、割
宗蕩墜、則頭鐵額、與暴皇年封、狝脩蛇、行災中國、靈
心所宅、下武其典、望紫極而行號、瞻丹陵而殞慟、家
寶將報、天賜黃鳥之旗、國害宜誅、神奉玄狐之錄、杜
李軼於河津、征胡謙於海岱、滕公擁劍、雄氣張、
交兵、風神彌勇、忠誠貫於日月、孝義感於水霜、如雷
如霆、非龍非虎、前驅效命、元惡斯殲、旣挂膽於西
方、燃脂於東市、蚩尤三塚、寧謂嚴誅、王莽千段、非
明罰、青羌亦狄、同界狼豺、胡服夷言、咸爲京觀、邦

濟濟、還見隆平、宗祀愔愔、方承多福、自氛氲渾沌之
世、驪連栗陸之君、卦起龍圖、文因鳥跡、雲師火帝、非
無戰陣之風、堯誓湯征、咸用干戈之道、星經東井、時
破嶺、雷震南陽、初平尋邑、未有援三靈之已墜、救
四海之羣飛、赫赫明明、莫行天罰、美如當今之感者
也、於是卿雲似蓋、晨耿姚鄉、甘露如珠、朝垂原野、芝
房感德、咸出銅池、莫英伺辰、無榮、以東漸玄
兎西踰、白狼高柳、生風扶桑、銜日、莫不編名、屬國、歸
貢、鴻臚荒服、來賓、還還司慶、其文昭武、穆附、粵也如
彼、天平地成、功業也如此、又應旁求、掌故、詢詔、天官
四續奇賞 卷八 二十二

勸酌繁昌、經營高邑、宗王啟輿、非勞武德之侯、清
無虞、何事長安之邸、揚龍旂、以饗帝御、鳳辰、以承天
曆、數在躬、時容爲讓、去七月二十四日、兼散騎常侍
柳惔等、至鄴、伏承聖旨、謙冲、爲而不宰、或云洛陽木
復、函谷無泥、旋駕金陵、方膺天囑、愚謂天庭、少昊井
有定居、漢祖殷宗、皆無恒宅、登封岱嶽、且署明堂、
待荆州、時行司隸、何必西瞻虎踞、乃建王宮、南望土
頭、方稱天關、抑又聞之、玄珪旣錫、蒼玉無陳、乃棧
之愆期、非苞茅之不貢、雲和之瑟、久廢、永、孤竹之
管、無聞、方澤、豈不懼歟、伏願陛下、因百

邦之命豈遠巡固讓方示石戶之農高謝爲君徒弘弘箕山之容未知上德之不德惟見聖人之不仁率土翹翹蒼生何望昔蘇季張儀違鄉負俗尚復招三方以事趙請六國以尊秦况臣等預奉皇華親承朝命珪璋特達通聘河陽貂珥雍容盟漳水加牢貶館隨世汗隆瞻望鄉關誠均休戚但輕生不造命與時爭等一介之行人同三危之遠擯承間內殿事絕耿弇之因封秦邊城私等劉琨之哭不勝區區之至謹拜表以聞臣陵云

四續奇賞

卷八表

三

上漢帝表

羣臣

昔唐堯至聖而四凶在朝周成仁賢而四作難高后稱制而諸呂竊命孝昭幼冲而上官逆謀害馮世寵藉殿國權窮凶極亂社稷幾危非大舜周公朱虛傅陸則不能流放禽討安危定傾伏惟陛下誕安聖德統理萬邦而遭厄運不造之艱董卓首難蕩覆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皇后太子煬殺見害剝亂天下殘毀民物久令陛下蒙塵憂厄幽處虛邑人神無主過絕王命朕昧皇極欲盜神器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豫荆益三州牧宜城亭侯備受朝爵秩念在輔力以殉國難觀其機兆赫然憤發與車騎將軍車承同謀誅操將安國家克寧舊都會承機事不密令操游魂得逞長惡殘汎海內臣等每懼王室大有閭閻之禍小育定安之憂夙夜惴惴戰慄累息昔在虞書敦序九族周監二代封建同姓詩著其義歷載長久漢興之初割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卒折諸呂之難而成太宗之基臣等以備肺腑枝葉宗子藩翰心有國家念在弭亂自操破於漢中海內英雄望風蟻附而爵號不顯九錫未加非所以鎮衛社稷光昭萬世也奉辭在外禮命斷絕昔河西太守梁統等值漢中興

四續奇賞

卷八表

三

限於山河。位同權均。不能相率。咸推賢融。以爲元帥。卒立敘績。摧破隗囂。今社稷之難。急於隴蜀。操計存天下。內殘群寮。朝廷有蕭牆之危。而禦侮未建。可爲寒心。臣等輒依舊典。封備漢中王。拜大司馬。董齊六軍。糾合同盟。掃滅凶逆。以漢中巴蜀廣漢犍爲爲國。所置依漢初諸侯王故典。夫權宜之制。苟利社稷。專之可也。然後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矯罪。雖死無恨。

賀傳位於皇太子表

庾信

臣某言。伏見二月十九日。詔傳位於皇太子。昔者隆居弱水。登庸有優劣之殊。來朝櫟陽。繼體有君臣之異。不得與夫天之兩日日之再中。並曜聯輝。重明雙照。同年而語矣。伏惟天元皇帝。惟聖作聖。惟親尊親。降意於與能。鳴謙於神。罷欲令百二相和。先問揖讓之風。天下無爲。早識吾君之子。是以運獨見之明。行非常之事先。天不違後天。而奉皇太子。身貞萬國。道照四門。夙膺再命之符。實允基天之命。非關復子明辟。異於遷虞事。夏既損既益。尚或二天。爲離爲火。何

妨兩口。且平陽蒲坂。賢臣則二十五人。顯項高辛。才子則一十六族。與此計事。何遠無成。契乎鼓之。軒乎舞之。自當八風通慶。雲舉五老同遊。三星運曜。豈直雙龍再賜。九辯重飛而已哉。皇帝藐然姑射。正當乘雲馭龍。問道崆峒。豈復先秋水落。臣生預堯年時。逢舜日觀。惟新之慶。實倍萬情。

賀赦表

李吉甫

臣某言伏奉今月日赦詔自上下下由衷草草參天地之大名貴聖文之崇號休氣宛秀彌漫雲天燦景昭華光融草樹臣誠歡誠踊再舞再蹈者有以副萬國之歡情增九廟之炳靈矣臣聞孝子事父誠奉其色忠臣事君將順其美皆殊外獎情實內殷超邁盈耳之言適會因心之義所以然也伏惟陛下道弘一德功蓋四時辰象局以煥其文雷霆無以雄其武固以業振今替事溢名言雖僉臣子之謀莫究圓方之廣所謂塞元命起兆人羣岳騰聲長河變色宜其雷

四續奇賞

卷八

振於地慶蟄戶之出幽日飛於天賀之開明是以神魚載舞祥鳳載鳴况於人壽况於榮位乎徒張三寸之舌不足以談聖猷空指七尺之軀不足以報明主無任大慶欣抃倍百之至謹遣所部宣德郎某表陳賀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百官賀朔旦冬至表

許敬宗

臣聞乾坤資始上元開曆象之端日月還流朔旦正旋衡之本事韞有形之表理遂無物之先故能運彼玄樞財成庶類麗茲黃道孕育群生唯聖則天允執在躬之曆惟皇作極必叶履端之契所以書稱敬受易曰明時克正降平無非此道伏惟皇帝陛下聲凝秘籙巧弘造化縱如神之玄覽體不言于四海發就目之光華同無私于七曜階賞循略阿鳳吟辰元精究開闢之初握先窮名數之始裁炎涼于玉管節雨露于金渾道格彼蒼不露無外八紘受朔盡入封疆

四續奇賞

卷八

三

九傳承風遠遁文軌昆蟲涵于凱澤草木沈于榮光由是上感天而下漏泉不愛道而効其實肇一元于甲子致希世之貞符挾五始于長至播光前之茂禮伏見宣義郎李淳風表稱竊見古曆分日起于子半助得今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而故太史多傳仁均微苟異張曹玄法咸餘稍多于初為朔遂至三刻用乖天正然自初及半日月全未相離辨則大初中皆符合奉勅付有司及術者詳加考定宜議奉聞于是鴻生碩儒咸稽茂典研精覃思供者古文圖一祭酒臣孔穎達十有一人與尚書八座參議得大咸

以爲仁均定期事有微差淳風推校理尤精密謹按漢書云古者黃帝合而不死應劭云曆合天心而得僊也又按益部耆舊傳云洛下閭改顓頊法更作太初曆自云後八百歲此曆差一日有聖人出定之斯乃差日濫觴久著之于冥兆聖出之驗叶當今之有徵簡會八百之期遠叶九仙之道臣等緬惟遠古曆考前王若乃萌氣黃鍾兆根玄乳闢其幽而藏其用窺其與而開其文列聖存而不論故無得而稱也自圖書爰始三統騰號皇王以來六家分軫帝軒垂憲大撓洎其洪源伯禹嗣典小正窮其至順命義叔于四續奇賞

卷八

三十

唐曆考箕子于周年或以玄乙司分翠虬定箭登清臺而索隱揆圭表以知微事緒多途無聞感應猶且各稱書契竝擯鴻名改年號以應元符禮日觀而爲稱首豈與夫兩儀同德五緯齊明景延南正星經北流聯珠候朔的皪清漢之間合璧規天徘徊紫霄之上校先代之優劣豈同年而語哉庶當玉輅徐輪金泥秘檢塗山之下會百神而合符介丘之側朝萬玉而光輝天人交際不亦休歟臣等生屬壽昌累逢祉福至于今慶曠古無倚何幸如之親承旦暮不任欣躍之至

爲留守作慶山醴泉表

張說

臣某言臣聞至德洞微天鑒不遠休徵秘景時和則見是知綿代瞻曆慶祥經帝王有必感之符神靈無虛出之瑞伏惟天冊金輪聖神皇帝陛下金鏡御天璇衡考政欽若玄象弘濟蒼旼茂功將大造混成純化與陽和俱扇朝百神之樂職宅萬國之歡心嘉氣內充滂雨外息豈止搖風紀月之草刻蔚於階厨儀簫御籙之禽相鳴於戶閤而已固有發禎厚載抽睨泉源表玄德之潛通顯黃祇之昭報臣去六月二十五日得所部萬年縣令鄭國忠狀稱去六月十四日續奇賞

卷八

三十一

日縣界靈山鄉有慶山見醴泉出臣謹率司戶參軍孫履而對山側百姓檢問得狀其山平地湧拔周圍數里如置三峯齊高百仞山見之日天青如雲異雷雨之遷徙非崖岸之驚震歛爾隆崇巍然葱鬱吁而如舊草樹不移驗益地之祥圖知太乙之靈化山南又有醴泉三道引注三池分流接潤連山對浦各深丈餘廣百步味色甘潔特異常泉比僊藥於軒后均愈疾於漢代臣按孫氏瑞應圖曰慶山者德茂則生臣又按自武通曰醴泉者義泉也可以養老常出於京師禮斗威儀曰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醴泉

湧潛潭巴曰君臣和德道度叶中則醴泉出臣竊以五行推之六月土王神在未母之象也土爲宮君之義也水爲智土爲信水伏於土臣之道也水相於金子之佐也今土以月王而高水從土制而靜天意若曰母王君尊良臣善相仁化致理德茂時平之應也臣又以山爲鎮國水實利人縣有萬年之名山得三仙之類此蓋金契景福寶祚昌圖邦固不移之基君永無疆之壽自永昌之後迄于茲辰地寶屢昇神山再聳未若連巖結屨並必疏耳萃瑞同區二美齊舉高視今古曾無擬議信可以紀元立號薦廟登郊彰國續奇賞

卷八

卷八

卷八

辨日旁瑞氣狀

元 植

今月二日日旁瑞氣右奉宣其日日上有橫赤五色氣鮮明黃潤日兩邊各有嘉氣內赤外青宰相稱賀云是五色雲見不知是否者臣謹按乙巳占有赤氣橫在日上謂之戴其分當益土進爵推戴人君之家又人君當立王侯封建親戚以爲覆祐之徵竊見其日除王偕郭釗田布等官則陛下凡有舉措盡合天心微臣所引占書悉皆明驗伏請以戴氣宣付史官不可誤書五色雲又云青赤短小在日旁謂之珥微曲向日謂之抱珥者綴珥之象天子有喜兼有和親之事又當拜將抱者扶抱向就之象隣國臣佐來降天子有喜賀之事子孫之慶臣下忠誠輔主國中歡喜和合今北狄和親西戎通好時者承允請命其日三將同昇萬姓歡呼四方來賀亦可謂陛下凡有舉措盡合天心微臣所引占書悉皆明驗伏乞亦以抱珥宣付史官不可誤書五色雲見以前件圖籍作載如古伏以五色慶雲蓋是小瑞戴氣抱珥所謂殊祥宰臣忽遽之間未暇精究其事此皆陛下禮行郊廟誠達神祇展百拜而忘疲入九室而流涕近臣與感上帝垂休克呈捧日之祥以展動天之德微臣同霑

侍從別感恩慈方當鼓舞之時恨不叫呼而賀然臣
以爲陛下特宜手勅宰臣云今月二日卿等所言且
旁五色雲見參驗圖書蓋是戴珥之象此皆祖宗積
慶特示子孫之祥豈冲耿微誠能致吳穹之貺宜令
所司擇日告廟上以奉高祖無窮之祐次報憲宗有
截之功誕告華夷並令知悉若此則陛下感通之德
已見九霄推讓之風將傳萬葉爛然宸翰手勅以示
於天下煥乎天文撰詔自生於聖旨事超萬古道冠
百王伏惟天恩密賜裁察

爲留守奏羊乳麋表

張說

臣某言臣聞靈感無方每先時以見象神監不昧必
憑物以示人有德著而休歸或祥來而事應伏惟天
策金輪聖神皇帝陛下端冕馭天舞干素遠南越瑞
貢久通譯而歸仁西域奇山近隨方而應聖臣今月
得所部萬年縣令鄭國忠狀送新出慶山下殺牝羊
乳麋鹿一頭狎擾因依動息隨戀如生所產若素同
羣理有可嘉事無前例臣聞異物相育外方慕化之
徵野畜自馴荒服來王之兆必有遠夷解辯歡心百
獸之庭獮俗懷音稽首三朝之會臣言可驗翹足是
期昔馬或生羊易占得人安之體夫時養遠天鏡顯
代康之文援此比蹤實爲同貫况復晨飲醴浦夕下
靈山驕仙杏之奇花拾嘉禾之餘穗羊積甚王應慶
踰銀晦朔未移祥符累集福應之盛今古未聞臣忝
尹京都屢薦嘉瑞慶忭之至無倍恒流謹差某官奉
表隨進

尚書禮部元會奏天下祥瑞表 林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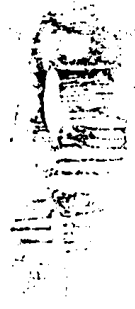
臣珪等言。昔書禮部得元豐五年天下所上祥瑞。宣徽南院使判北京臣拱辰。承議郎提舉河北常平等事臣宜之。通議大夫知秦州臣公孺。龍圖閣侍制知青州臣紹正。議大夫知安州臣甫。朝議大夫知興元府臣景華。朝奉大夫知榮州臣震。西上閣門使知雄州臣舜卿。禮賓使知安肅軍臣孝綽。文思使知憲州臣詵。朝散郎知鼎州臣伋。知歙州臣堯封。朝奉郎知蜀州臣少連。承議郎知安德軍臣從諒。知利州臣山等。言所部有芝生於州宅寺觀殿閣柱有七莖者一。四續奇賞 卷八 宋 三六

異畝同類之禾。巢鵲可附而窺池。龍可泰而投謂宜作爲聲詩。而奏於郊廟。深詔太史。而著之簡編。以永無疆之休。以昭特起之蹟。考諸已往。固可謂絕世之殊祥。抑而弗宜。猶以爲盛德之餘事。自時所經。殆不絕書。今者駕鸞輅以充明庭。揮黃鍾而御太極。典禮大備。官儀一新。殊方駿奔。重驛輻湊。白昔辮髮卉裳。霸縻之所未至。踰沙軼漠。言語之所未通。咸奉玉帛。而介九賓。襲衣冠而獻萬壽。烜赫威德。冠古超今。巍巍煌煌。傳示亡極。鋪張王會之衆。美褒對皇家之盛。容臣等恭率有司。伏尋故事。稽參圖牒。宜先衆齒之。

四續奇賞 卷八 宋

三七

珍數道。句肱敢上龍墀之奏。歡呼拊膺。倍萬常情。



爲百官賀斷獄甘露降表

崔融

臣某等文武百官若干人言一昨伏見御史中丞吉
項稱某日承制推法司斷事惡逆者會赦不免謀反
者會赦從流主上以爲輕重不當陷入人罪制曰君
親無將將而必誅安有忠孝同極而流罪異貫若此
者豈欽恤之意耶旋命主司奏上沿革謹按貞觀律
唯有十卷其捕亡斷獄兩卷乃是永徽二年長孫無
忌等奏加果非庭堅所制百寮蒙誓一朝開鑿聖鑒
玄通有如影響自發德音之後每夜觸處有甘露降
者臣等臣等聞刑罰者人之鞭策號令者國之舟車

四續奇賞

卷八

三八

所以懲惡止姦輔政助化故軒轅之爲君也設法而
天下安樂陶唐之爲帝也察令而天下昭明然則不
令而誅不教而殺是虐人也法不勝姦刑不制罪是
陷人也所以知懸之象魏布以都鄙是謂禁人爲非
銘之鐘鼎錡之金石是謂至天之責爲人上者可不
務乎若乃前主所是疏爲律後上所是疏爲令事有
不合於古不務於時則弛而更張矯以歸正正刑三
而改文質再而復王禮不相襲帝樂不相沿夫何爲
乎亦云適時而已惟天冊金輪聖神皇帝陛下躬明
哲之性秉淑聖之姿順風雨以發生乘雷電以震耀

推功天地所以告成太室致孝祖考所以宗祀明堂
陳寶鼎於帝庭正土圭於王邑能事畢訟聲與冤積
之氣不彰刑殘之尸復育斷獄四百愈鑒察於淳源
科條三千尚劬勞於畫象日者有司奏牘議事不明
大聖當樞因人軫慮但臣之事主猶子之事親父子
則身體髮膚君臣則股肱元首由忠入孝義在俱全
履霜堅冰法無異罰曲禮垂教子處滯官之條大傳
立文臣從滿室之坐何以繞經赦宥頃隔刑書反逆
首條而遂生惡逆未生而猶死下上督殿顛倒衣裳
遂使吏生淫巧人無常禁逆節所以時萌凶黨由其
四續奇賞

卷八

三九

或在夫立殺止殺制刑息刑重其死然後生峻其法
然後禁禮以齊君子刑以齊小人非唯聞義而輸忘
固亦知教而遷善斷彫爲樸自然登至道之初墨蒙
赭衣何必獨上皇之代銓也法也念茲在茲昔者仲
尼修春秋亂臣賊子懼梁靖撰七序竊位素食慙况
我大君財成上帝制作昭昭焉若日月之代明燦燦
焉似星辰之錯行有典有則是彛是訓懷生幸生而
有餘羣下瞻仰而不足蕭相國措疲泰法窺天無階
杜武庫參定漢章踏地失措誠可以垂後誠可以達
幽至人無心靈契昭於玄極昊天有命神物萃於休

期與風未行其露頻降亦何止言善而星退躬禱而雲來夫其素夜繁灑芳滋豐溢叢駢六氣之英搖動二儀之粹匝園林而並潤溥郡邑而同霑漢宮無假於玉孟魏殿不勞於瓊尉臣等謹按甘露者美露也一名膏露一名天酒其凝如脂其甘如飴蓋神靈之精仁瑞之澤稽命徵云稱謚正名則葦竹受甘露孫氏圖云王者積氣茂則降於草木食之壽援神契云天子刑於四海德洞淪冥則甘露降鵬冠子曰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空中及萬露則膏露下自武通云甘露之降則百物無不盛也陛下俯迴冲聰親四續奇賞宋六奏四十一唐定律文必也正名果符稽命是使孟堅持論談功德而未詳抱朴裁書稱太平而不盡上可以輔聖躬之壽下可以延庶物之和言之動天一至於臣等庇廕昌運接景清朝常勉志於克家每勤誠於報國恭聞大典伏覽殊臣知拱極之尊子識睢陽之慶無任林鐘之至謹請朝堂奉表稱賀以聞仍請宣付所司頒告遐邇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九

古吳陳仁錫明卿文辭選

表類

讓官

代史館相公讓官表

唐錢 栩

謝上

謝平原內史表

晉陸 機

黃州謝上表

宋王禹偁

亳州謝到任表

宋晁補之

河中府謝到任表

宋晁補之

四續奇賞宋六奏四十一唐

進書

上三國志表

晉裴松之

進張巡傳表

唐李 翰

進通鑑表

宋司馬光

進尊堯集表

宋陳 瓘

謝賜通鑑表

宋張舜民

進新唐書表

宋歐陽修

謝賜校定通鑑表

宋晁補之

薦人

荀彧功表

魏元 帝

理劉司空表

晉盧 諶

謝置守家人表

晉張士杰

遺表

代濮陽公表

唐李商隱

代安平公表

唐李商隱

雜表

爲蘇弘暉謝舉表

唐陳子昂

請折免表

唐張廷珪

代請雪安思順表

唐邵 訖

爲謝宣平表

唐李商隱

四續奇賞 卷九

左黃州表

唐元 結

代史館相公讓官第一表

臣某言伏奉今月十三日制命授臣某階某官仍加
食邑一千戶今日獲於延英親承民造歷懇陳讓未
賜允從臣某誠感誠衷頓首頓首臣聞衽席之上讓
而坐下人猶犯齒朝廷之位讓而就賤人猶犯責人
情之間讓猶如此況其不讓無犯則難而復台輔至
崇鈞軸至重頃年陛下擢臣秉政莫獲固辭已怪戾
於當時敢因循於今日伏惟尊號皇帝陛下於君臣
之際今古所希有善必知有過必掩使之夾輔恐不
光昭故重器崇名煥耀而常思假寵進言論道周旋
而盡鑒推誠上感天心臣非木偶今之讓爵益思生
災猶慮天下之人將有所犯敢於翰墨略布肺腑且
陛下示以外恩增其貴秩當庶事苟同未稱在衆心
必以爲非旒展寓臨宗祏權設有兵革未能載戰有
法制未盡公行凡此憂虞不遑寤寐茲以受命可謂
稱乎聖澤纔流謫言亦至縱朝行爲臣緝結願寰海
必自沸騰則上有私於輔佐之間而臣 啓災咎之
不繇是終始揣度進退驚疑以此拜章實期得請陛
下加臣以渥澤不若使臣合物情寵臣以光華不若
遣臣免災咎儼人言不息天咎必來焉得自隱自欺

四續奇賞 卷九

表

三

唐

不披不露懇伏惟洞開睿鑒俯循愚衷且造粗安
更容陳力廣至明之惠罷已降之書昭示四方用新
聖政臣某無任感激惶思屏營之至

第二表

臣某言伏奉今月某日批詔具承聖旨臣昨者固辭
寵休有異常等然始以謙讓爲說終以災咎自陳未
能使動天心上迴睿渥復頒卬血進拜封章直舉其
言冀蒙昭允臣某誠迫懇伏惟陛下寬明有制聰
哲成文揚憲祖宣祖之風冀元和大中之運故欲治
而尚亂欲泰而未安潛測聖懷常縈百慮臣爲宰輔

四續奇賞

卷九

表

四

唐

得不周知且自去秋以來國步未復臣思人事所
揣人情內激肺腸有如湯火陛下當食不美當寐不
甘欲以攻苦食淡之心抱公滅私之道致陛下之理
釋陛下之憂然而再秉機權未能致此者蓋臣去已
之事尚有因循防患之謀率多容易若臣去已必決
防患必專天下之憂庶幾稍改而祿位輕授之弊近
歲愈深上自侯王下至卒伍受爵賞者所承不重荷
恩澤者所感不深蓋緣族類之間踰謬者衆不重則
無以勸其戮力不深則何以激其盡心因之且不稟
朝廷不畏法度不稟必亂不畏必危本末之間實出

於此今臣責爲四輔重有萬機階秩就加朝廷常典
又何必辭讓謙讓而違君命也但欲審度去就明辭
否臧以臣法已決烈之心拒天下越等干求之患使
爵賞不濫與恩澤不妄加則承之者必重感之者必
深如此自凜朝廷自畏法度有患可弭有難可平此
事非所難爲祇在陛下明察倘或信其誠請遂寢新
恩則君臣之志氣大同理道之根源必正若陛下不
顧其說在臣亦欲何爲但抱憂惶難居夾輔有渝斯
語是謂明欺君道始終聖情深淺祗期遂志不敢匿
情再顯冕旒若臨泉谷臣某無任迫切惶恐俟命允

四續奇賞

卷九

表

五

唐

許之至

第三表

臣某言臣昨者再獻封章實披肝膽而詔書批諭恩
澤滋深有志未從有言未納雖屬沍寒之候不勝流
汗之憂臣某誠悻誠惕臣聞帝王以國事之重倚於
輔相者既觀衆直之誠必責理平之效故責之必信
信之必終然則歷覽古今此乃明君遇賢臣之事今
陛下明惠非臣獨知臣之非賢人共知耳而待罪之
位非次久居陛下知臣之心處臣之地每升便殿常
認聖慈謂臣輸寫甚忠舉措多直每忝大政皆聽淺

謀有間之言無從而入至如一昨忽構羣邪奏密而左右不知禍鉅而本根已固雖傾陷盡闕於大事而諸傷先在於微臣陛下知臣素無它腸知彼但肆譏口聰明一寤孽斷不疑否則臣永抱幽冤已當誅殛弃逐奸臣之日忽降渥恩蓋欲使中外之人明知遇臣益厚以茲銜謝詎並尋常則臣自此事君自此執政每圖報効且令何如所以固讓重恩深申血懇昨者所陳章孝始末以去已為言蓋欲以人情所難為臣願為之於今日陛下所賜之異寵臣願却之於此時將使萬邦盡驚致理因茲約束冀漸和平若臣冒

四續奇賞

卷九

表

六

唐

寵不辭何術可制天下至大至切不得不然今陛下未察愚衷頃加聖澤與向來知臣之旨昨者保臣之心顯有不同臣將何託前所謂離離謙讓臣實不為伏望陛下以所奉之書靜賜膚覽察其陳讓之懇匪以沽名為利於國家不避震怒倘陛下將期復國別欲任賢臣迫切之心以示有絕之旨則當避賢而退不敢更煩聖聰竊則此言得遂堅請臣其無任拜首瞻天涓血殞涕懇激徬徨之至

第四表

臣某言今月十八日延英敷奏親獲固讓官榮徒荷

聖恩未從丹悃今日又聞芝檢復聞綸言莫應鋪陳尚今祗受臣某誠懇誠迫臣聞高下相遠者天地也而天地之氣必通所以四時周旋萬物生欲尊卑相懸者君臣也而君臣之道必合所以統理諸華肅齊底政天地不通則萬物失君臣不合則庶政乖今臣讓爵推誠極言防患拜章累日答詔三臨聖俞未迴愚衷無隱耻君道之難合思庶政之特乖內負沉憂若罹昭憲是以泣邀神助往覺竟飛伏念此心匪緣它事推誠為國防患為君恭惟睿慈寧忍不察且朝廷之勢不強於藩方輔相之權見侵於將帥廢毀我法制殘虐我生靈臣常結憤於胸中陛下亦興歎於南而固欲乘機革弊因事抑強二者之能不假奇術但所行必正所作無私祇於賞罰之間必與物情相順陛下中命宰臣奉之聲噴皆披頑嚚可化而將帥見侵之患日息則朝廷不強之勢日興固害政理之大經罔累聖明之全思將使國平時泰不慮不憂陛下若弃此不從是怠於中興之志矣臣之痛惜如割肌膚心腹腎腸傾寫燈燭臣血可改臣軀可糜已決之心則不可奪臣某叩頭屈膝無任流涕泣血精爽殞越之至

四續奇賞

卷九

表

七

唐

第五表

臣某言臣今月某日延焚而獲陳讓後復拜封章詔
諭又臨懇啟未遂臣某誠誠慄頓首頓首臣聞琴瑟有不調者尚或改而張之辯士之言良史必記朝廷命官之典故大於琴瑟之弦公輔求理之謀亦重於辯士之說况所命者宰相崇高之秩所謀者邦國臨制之機而臣等堅辭必防它患陛下固奪將啓後艱它患若生後艱何救且臣伏思陸贄以忠信事憲宗皇帝建中初方爲侍從之臣事繁安危言皆激切有不納者必能力爭當彼寇難之時憲宗欲加尊號

四續奇賞

卷九

八

訪於陸贄遂獻忠言以爲大憲猶存中區多梗是天意去就之際人情向背之秋若使重益美名必累中興之業德宗英寤遂納忠言當時轉禍之期實若走丸之速然則以近臣直道奪聖主鴻名有犯之言莫甚於此今臣議官辭爵與彼輕重不同而於危難之中陳匡救之力愛君爲國心則無殊若者惠字再閱披陳具明損益今臣曰上直疏陛下未察愚誠是何恩澤之深全惑是非之理感泣懇懇知臣者天然陛下處多難之時欲繼惠祖之美彼則深思利害聽一學士之苦言今則可見否臧阻三宰臣之固請臣是

以極疑此事是皇天誠陛下之心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今若尚令批諭抑與寵私則臣耻陛下不如德宗臣亦自耻不如陸贄臣自知其耻天下得不其然積耻成憂積憂生疾心神錯亂舉措顛危祇於旬時必當覆餗便須永弃不見中興以是而思生不如死臣言至此臣意可憐唯在聖明速賜聽允臣某無任俯伏鳴咽以身候命之

第六表

臣某言同心同德是爲亂臣五獻封章繼陳懇惻復升便殿累貢切言天高而曾不少聞日近而未嘗俯

四續奇賞

卷九

九

照臣某誠憂誠迫頓首頓首臣聞詩云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仲尼刪詩此言不去則古之爲君者非惜其臣而欲以爵亡之也蓋勸忠勞昭典冊無以加於爵位也古之爲臣者非惡其爵而欲讓之也蓋定是非畏盈滿無以加於謙讓也得受爵之宜無不存也夫讓爵之宜無不亡也古人所謂亡者彼亦不過其身既而有益於君亡亦可也苟或亡身敗國無益於君致亂階於一時流惡名於千載今臣之不讓是長亂階且陛下觀天下之事理乎觀宰臣之心忠乎若天下已理宰臣不忠陛下迫以爵位致其危亡臣則

張目而歸何害於國若天下未理宰臣則忠陛下不
聽若言須加重爵臣則碎首而退何利於國臣之不
畏其亡但當未理之時不可更長亂階也所謂未理
則非聖德有所不能蓋天下承弊日深諸侯不順
理故臣欲以今日之讓制天下承弊之風而正其不
順也不革承弊不正不順而望萬人再安四方無事
者是抱薪救火其可撲滅乎言出臣口事痛臣心假
使嚴旨復歸臣則終讓而已奚自拜疏却類叩關臣
某無任流涕哽切進退屏營之至

四續奇賞

卷九

十

謝平原內史表

陸機

陪臣陸機言今月九日魏郡太守遣兼丞張合資板
詔書印綬假爲平原內史拜受祗竦不知所裁臣本
出自敵國世無先臣宣力之效才非丘園耿介之秀
皇澤廣被惠濟無遠擢自羣萃累蒙榮紫進入朝九載
歷官有六身登三閣官成兩宮服冕乘軒仰齒貴游
振景拔迹領選同列施重山岳義足反沒遭國顛沛
無節可紀雖蒙曠竄臣獨何顏俛首頓膝憂愧若厲
而橫爲故齊王罔所見枉陷誣臣與衆人共作禪文
幽執困園當爲誅始臣之微誠不負天地倉卒之際

四續奇賞

卷九

十一

慮有逼迫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袁瑜中書侍郎馮
熊尚書右丞崔基廷尉正領榮汝陰太守曹武思所
以獲免陰蒙避迴崎嶇自刻片言隻字不關其間事
蹤筆跡皆可相校而一朝翻然更以爲罪最爾之生
尚不足各區區本懷實有可悲畏逼天威即罪惟謹
雖口結舌不敢上訴所天莫大之靈日經聖聽肝血
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難慷慨而不能不恨恨者唯
此而已重蒙陛下愷悌之宥迴霜救電使不聞越復
得扶老攜幼生出獄戶懷金拖紫退就散輩感恩惟
答五情震悼踴天踏地若無所容不悟日月之明遂

曲照雲雨之澤。而及朽瘁。忘臣弱才身無足采。於臣零落。罪有可察。可削丹青。得夷平民。則塵洗天波。誦絕衆口。臣之始望。尚未至。是假辱大命。顯授符虎。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並芳。陸沉之羽。復與翔鴻。振翼。雖安國免。徒起糾青。組張敵亡。命坐致朱軒。方臣所荷。未足爲泰。豈臣蒙垢。合吝所宜。泰竊非臣毀宗夷族。所能上報。喜懼參井。悲慙哽結。拘守常憲。宿便道之官。不得束身奔走。稽顙城闕。瞻係天衢。馳心輦轂。臣不勝屏營延叩。謹拜表以聞。

四續奇賞

卷九

表

十二

齊

貴州謝上表

王禹偁

乍移近侍。猶奉專城。循省尤遠。彌深感泣。伏以貴州地連雲夢。城倚大江。唐時版籍二萬家。稅錢三萬貫。今人戶不備一萬。稅錢止及六千。雖久樂昇平。尚未臻富庶。永言養活。亦藉循良。如臣庸愚。曷副憂寄。謹當勤求人瘼。遵奉詔條。窒塞謫訟之民。東溲險滑之吏。敢言課最。庶免曠遺。況當求理之朝。必爲無言之政。伏念臣叨司帝誥。又歷周星。既不會上殿。求見天顏。又不曾拜章。論列時事。入直則閉閣待制。退朝則杜門讀書。雖每日起居實繁。中抱疾不敢求假。恐煩四續奇賞。卷九。表。已盡建隆四年。見成一十七卷。雖然。未經進御。自謂小有可觀。忽坐流言。不容絕筆。大譏謗之口。聖賢難逃。周公爲鴟鴞之詩。仲尼有桓桓之歎。蓋行高於人。則人所忌。名出於衆。則衆所排。自古及今。鮮不如此。伏望皇帝陛下。雷霆震怒。日月迴光。鑒曾參之殺。人稍寬。投杼察顏回之盜。節或出如簣末。令君子之道消。惟賴聖人之在上。況臣孤貧無援。文。修身。省附離權。臣祇是遭逢我先帝。但以心無隨時出一言。不愧於神明。議一事。必歸於直。直。熅於

羣小誠有謗詞謀及卿士豈無公論以至兩朝掌
諸四任詞臣紫垣景泰於舊人白首不離於郎署以
後臣之行已遇陛下之至公久當辯明未敢伸理
今則上國千里長淮一隅雖云守土之榮未免請居
之難霜摧風貶芝蘭之性終香日遠天高葵藿之心
未死仰望旒宸不勝涕洟

此表慷慨自靈恐於對君尚少雍容

四續奇賞

卷九

五

十四

宋

亳州謝到任表

晁補之

臣補之言臣昨知齊州緣舊公坐正月十日准勅降
通判南京礙親回避九月三日准勅就差通判亳州
于當月二十五日到任上訖咎悔難追已更寒暑嫌
疑自列敢憚道塗再服寬恩重增感涕臣補之誠惶
誠懼稽首頓首伏念臣粗知學問木之材能仕豈為
貧懸居卑之亦分家雖積善傷餘慶之色微嘗念居
不可以求安福孰先于無禍故六年遷徙甘苦困于
米鹽而群從凋零祇自憐其形影未敢當江湖飛集
之數何足掛朝廷論議之間每欽有過無大之仁則

公于小官
可願為之
以現出

四續奇賞

卷九

十五

思見危致命之義本誠以事孰明此心諒與金之已
多誠望鹿之何有但知揣已皆是踰涯恭惟皇帝陛
下惟時憲天常善教物稽先朝之美意與治古以同
興謂湯湯民無能名佑啓我以正故業業日致其孝
義序思不忘蓋欲得萬國之歡心足以斂五福而敷
錫雖其微鄙不終棄捐重念臣頃迫養親久從補外
昨由公坐得謫止以依官連書亦既累年實更三放
事雖自致情則無他庶省循苟免于人非或前洗稍
容于國是大馬能報况服冠裾榜櫟無堪猶足煇燎
終自知其死所不敢愛于身先瞻望闕廷臣無任感

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內續奇賞

卷九

十六

河中府謝到任表

晁補之

起廢來還薦更郎選屬廢爲請復假藩麾初見吏民
敬宣條敘明恩未報感涕徒揮伏念臣稟生拙踰遭
世隆盛知寡尤所以干祿非日能之謂崇德在于安
身終不近也董心自艾補劓無期雨露不私旬朔亦
奮惟兩朝之聖政在太史之冊書首亦非才忝于群
俊青天白日道至大而難慕黑髮丹心力不能而知
止卒緣累懇因得便私與自劇曹什之名闕差焉不
勞于吉日乞漿更值于豐年散族再收帝餽皆飽斯
蓋伏遇皇帝陛下欽五福以敷錫協萬邦于時雍重
四續奇賞

卷九

表

晁補之

上三國志注表

裴松之

臣聞智周則萬里自賓，鑒遠則物無遺。照雖盡性窮微，深不可識。至於緒餘所寄，則必接乎纖迹。是以體備之量，猶曰好察邇言。畜德之厚，在於多識往行。伏惟陛下道該淵極，神超妙物。睟光日新，郁哉彌盛。雖一貫墳典，怡心玄贖，猶復降懷近諄，博觀興廢。將以總括前蹤，胎海來世。臣前被詔使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國志。壽書銓叙可觀，事多審正。誠游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於略，時有所脫漏。臣奉旨尋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傍摭遺逸。按三國雖歷年不遠，四續奇賞

卷九表

九

而事關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注紀紛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附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內，以備異聞。若乃紕謬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自就撰集，已垂期月。寫校始訖，謹封上呈。竊惟續事，以衆色成文。審以兼采，為味故能使脣素。有華甘賡，本質臣寔願之。顧慙二物，雖自整勵，分絕藻績。既謝淮南食時之敏，又微荅簡斐然之作。淹留無成，祇獲翰墨。不足以酬聖旨，少塞愆責。愧懼

之深若塵淵谷

四續奇賞

卷九表

三

進張巡中丞傳表

李翰

臣聞聖主褒死難之士有死事之孤或親推輜車或追建封邑厚死有以慰生撫存有以答亡然後君臣之義貫以生死激勸之道著於存亡君所以不遺於臣臣所以不背其君君恩臣節於是乎立伏見故御史中丞贈揚州大都督張巡生於昌時少習儒訓屬逆胡構亂凶虐滔天挺身下位忠勇奮發率烏合之衆當漁陽之鋒賊時竊據洛陽控引幽朔驅其猛銳吞噬河南巡前守雍丘潰其心腹及魯吳十萬之師棄甲於宛葉哥舒以天下之衆敗績於潼關兩宮出

四續奇賞

卷九

唐

居萬國波蕩賊遂僭盜神器鳴時兩京南臨漢江西逼岐雍羣師遷延而不進列郡望風而出奔而巡獨守孤城不爲之卻賊乃撓山巡後議圖江淮巡退軍睢陽扼其咽喉前後拒守自春徂冬大戰數十小戰數百以少擊衆以弱制強出奇無窮制勝如神殺其克醜凡九十餘萬賊所以不敢越睢陽而取江淮江淮所以保全者巡之力也城孤糧盡外救不至猶奮羸起病摧鋒陷堅俾三年之士噉膚而食知死不判及城陷見執終無撓詞顧此克徒精貫白日雖古之忠烈何以加焉伏以光天文武大聖孝皇帝陛下聰

明矣思睿哲神武提一旅之衆復配天之業賞功優

節大齊羣臣遂贈揚州官及其子此誠陛下發德音之美也而議者或罪巡以食人惡巡以守死臣切痛之今臣敢取十倫以議巡過以塞衆口惟聖聰鑒焉臣聞人稟教以立身刑原情而定罪故事有虧教則人道不列刑有非罪則王法不加忠者臣之教恕者法之情今巡握節而死非虧教也析骸而憂非本情也春秋之義以功覆過咎繇之典容過宥刑故大易之戒遏惡揚善爲國之體錄用棄瑕今衆議巡罪是廢君臣之教絀忠義之節不以功掩過不以刑恕情

四續奇賞

卷九

唐

善遏惡揚錄瑕棄用非所以獎人倫明勸戒也且逆胡背德人鬼所讐朝廷衣冠沐恩累代大臣將相從逆比肩而巡朝廷不登坐安不與不階一伍之衆不假一節之權威肅義旅奮身死節此巡之忠大矣賊勢憑凌連兵百萬巡以數千之衆橫而制之若無巡則無睢陽無睢陽則無江淮賊若因江淮之資兵彌廣財彌積根結盤據西向以拒王師雖終於殲夷而曠日持久國家以六師震其西巡以堅壘扼其東故陝鄂一戰而犬羊北走王師因之而勢勝聲勢纔接而城陷此天意使巡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師至而

巡死也。此巡之功大矣。古者列國諸侯或相侵伐，猶有分災救患之義。況諸將同受國恩，奉辭代罪乎？巡所以固守者，非惟懷獨克之志，亦以恃諸軍之救。救不至而食盡，食既盡而人乖，其本圖非其素志，則巡之情可求矣。設使巡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之衆以全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况非其素志乎？在周典之三宥，其一曰宥過失，故語巡之忠則可以教世，教議巡之功則可以繫中興。原巡之情則可以宥過失，昔夫子制春秋，明褒貶，齊桓將封禪，略而不書。晉文公召王河陽，書而諱之，蓋以匡救之功大。四續奇賞 卷九 表 三

誠百世之義也。臣少與巡游，巡之平生臣所知悉。今巡死大難，不觀休明，惟期令名是其榮祿。若不時紀錄，日月寢悠，或掩而不傳，或傳而不實，而巡生死不遇，誠可悲焉。臣敢採所聞得其親覩，撰傳一卷，昧死獻上，伏惟陛下大明在上，廣運臨下，仁遐之德，洽于艱難，有善必紀，無微不錄，倘以臣所撰編列史官，雖退死丘壑，骨而不朽，臣翰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四續奇賞 卷九 表

三

進資治通

先奉勅編集歷代

鑑今已了畢者伏

爲皆出天下獨於

厭每患仙固以來

況於人主日有萬

冗長舉不之要取

法惡可爲戒者爲

私家力薄無由可

文明之治思歷覽

四續奇賞

編集臣夙昔所願

帝仍命自選辟官

閣三館秘閣書籍

供果餌以內臣爲

未進御先帝遣稟

以冠序錫之嘉名

兩朝知待如此其

况官陛下俯從所

臺及提舉嵩山崇

給之祿秩不責職

竭所有目力不足

廣盈積浩如烟海

終五代凡一千三

又略舉事目年經

參考羣書評其同

百五十四卷自治

抵牾不敢自保罪

庶十有五年雖身

不在陛下左右願

四續奇賞

用酬大恩愚竭涸

昏近歲子無幾神

之意以滿聞之熱

之得夫嘉善矜惡

無前之全治何四

泉志願承畢矣謹

謝賜資治通鑑表

張舜民

臨政願治乃明主之用心受詔修書皆儒臣之能事成而進御寵以匪頒何彼下臣遽霑優賜恭惟英宗皇帝生知典學性好觀書豈止求之多聞實欲輔之自得然萬機叢委載籍紛繁自學者不得適窺况人主何暇周覽思有所述頗難其人時若人哉莫如光者結尚方之筆札奉三館之圖書許自辟官用資檢討量加常俸不責課程上下馳騁於數千載之間出入將隨於十九年之內其間明君良臣箴規議論切磨之精語名將循吏方略條教魁梧之偉功休咎庶四續奇賞

卷九表

二十七

證之原天人相與之際扶植姦究褒崇善良綱羅羣言囊括舊史如海之藏珍值魚龍之無數如山之包草木鳥獸之難名披分猷濟之末流蔽映彫蟲之小技旅游東國常屢歎於斯文留滯終南遂克終於先業雖古者興亡事迹固已燦然而光之筋力精神於此盡矣尚書官之督責熟諳俚俗之謗誣卒成一代之書仰副兩朝之志揭爲通鑑時則弗迷資被治原拾茲安出神宗皇帝欲講筵而進讀振翰以賜名製序而冠其篇端鏤板而布之天下仰君臣之際會已極丹青何父子之淪亡忽悲風露豈謂門墻之

舊物退收鉛槧之微功開卷涕洟拜嘉汗浹此乃伏遇皇帝陛下聰明迪祖宵旰思皇留神於乙夜之勤訪問於西清之輿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數寧大業持載烝民安所寶之儉慈格無疆之壽考遠追三鑑坐振四維顧一介之靡遺與羣賢而樂共儲無億石曾非菽水之憂家有賜書留作子孫之寶

四續奇賞

卷九表

二十八

進四明尊堯集表

陳 瑾

臣竊以猷猷愛君精誠雖至易義議政迂闊難行蔡向不習而常傾片陋敢期於得獻獨因春斷許負危衷中伏念臣雖止下材犬馬賤質數罪固多於擢髮舍生無意於兼魚初欲糜捐終難緘默因續前言之緒聊輸垂絕之忠非敢有善善惡惡之辭但欲明尊卑卑之義此螻蟻所能知也在縉紳安可藐然八十卷之私書奪此與彼十九年之懿績可從而達陛下於繼述之初首辨明於茲事微臣持將順之志在流竄而靡忘鋪張痛詆之言編類厚誣之語初謂

四續奇賞

卷九

熙寧之輔不魏有商之臣於成湯敢肆厥欺疑安石有所弗忍及究觀於對筆始粗見其游辭因思大典之久誣益願忘軀而往訴合浦十論中舊疏之餘言四明八門撮其要於一序實欲彰火德之盛不敢畏王氏之強寧碎首於邦誅忍設心於國是彼效尤於往轍亦苟逞於陳編難以縷闕略舉綱要謂堯祖監誅無罪謂真宗矯誣上天誦薄裕陵攫奪先美以託訓為籍口之術以歸過為自舉之媒但矜詆訾之極工罔顧威靈之如在幾乎罵矣豈不痛哉讀其書寧忍終篇稽其文可為流涕代言之筆謹自其徒為儒

四續奇賞

卷九

三

宗首善之宮登塑其形為坐像禮官舞禮而行誦史書獻伎而請觀光乎仲尼乃予聖父之贊比諸孔子實卡等輕君之情彼衰周之僻王棄真儒之將聖當時不得配太廟之饗後世所以廣上丁之祠今比安石為欽王之臣則方神考為何代之主又况一人幸學列辟班隨至尊拜伏於爐前故臣驕倨而坐視百官氣鬱多士心寒自有華夏以來無此悖倒之禮神考之再相安石始終不過乎九年安石之屏迹金陵棄置不召者十載八字威加於鄧綰萬機獨運於元豐豈可於善述之時忽崇此不遜之像因懷先朝四續奇賞

光書之于簡、呂公著行之於朝、不以稽弊爲心、徒發
鎖浮之議、負安石者、重加黜責、欺神考者、略不誰何、
遂至於枝蔓而難圖、豈非由偏助之太過、雖當時未
見誣史而先朝自有聖批、恬不奉行、養成乖悖、蒙蔽
裕陵之衆美、眩耀鍾山之一書、四輔之行、謀畫本生
於日錄、三衛之設、規模初定於新經、密審乎鄧蹇之
安排、草草乎京摠之傳授、考其音聲、則篋唱而填和、
譬諸手足、則左弱而右強、凝如冰山、烈若原火、愚公
老矣、益堅、平險之心、精衛眇然、未捨填波之願、歿而
後已、志不可渝、望離隔於戴盆、夢不忘於馳閭、丹誠

四續奇賞 卷九 表

三十一 宋

上格、天語遙詢、要觀尊主之恭、緩議好時之罪、淵冰
在念、泉礫寧逃、恭惟皇帝陛下、天大普容、日明偏照、
覽歷歷記勅之史、倣虞夏林詩之官、咨典議於多方、
謚私書之百嘏、勞暴堯緒、孜孜乎善繼之勤、武廣文
聲、斤斤乎不承之美、茲所謂一人之慶、可以得萬國
之歡、凡有識知、孰不將順、天地尊卑之已定、首足上
下之宜、分孔志在乎春秋、漢律嚴於名分、載上者皆
知此義、尊堯者豈獨臣書、燕馬以市、骨爲先、湯驪者
必將來矣、鄭侯防川之難、自今其然、默乎臣命
可危、衆口難追、伏望皇帝陛下、念臣等上閭

臣積禍於敢恭以尺朽之廢材、貢一得之愚慮、言多
妄發、事則有稽、宣宗當紹憲之時、寧容德裕之奪語、
武帝以述景爲事、忍視馬遷之短辭、父子至情、古今
一揆、不懲謗史之罪、則何以謝過於宗廟、不毀坐像
之悖、則何以示順於華夷、國是方強、勢難遽改、大器
至重要、在深思、庶乎苗莠之分、始於冠履之辨、至美
成於剛健、大患生乎因循、儒宗數人、自是一家之說、
聖主獨斷、乃爲我宋之休、天心篤愛之、甚明、人情企
想而有待、解神考在天之怒、成聖主奉先之仁、克果
斷於蔡方人、將大覺善光、揚於堯績、上可無爲、於一
四續奇賞 卷九 表

三十一 宋

聖一矢之中、成允文允武之業、臣將獻駿惠、太平之
頌、豈特進狂簡不裁之書、胸臆無奇、但盡恭於文字、
筋骸已憊、當致命於君親、仰酬再造之恩、退聽一成
之議、闔門待盡、殞首知歸

進修新唐書表

歐陽修

竊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終所以治亂興衰之蹟與其典章制度之美宜其粲然著在簡冊而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益又百有五十年然後得以發揮幽昧補緝闕亡黜正僞謬克備一家之史以爲萬世之傳成之至難理若有待伏惟尊號皇帝陛下有虞舜之智而好問躬大禹之聖而克勤天下和平民物安樂而猶垂心積精以求治要日與鴻生舊學講誦六經考覽前古以謂商周以來爲國長久惟漢與唐而不幸接乎五代衰四續奇賞卷九

臺宋

十有七年成二百二十五卷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至於名篇著日有華有固立傳紀實或增或損義類凡例皆有據依纖悉網條具載別錄臣公亮典司事領徒費日月誠不足以成大典稱明詔無任慙懼戰汗屏營之至

四續奇賞卷九

臺宋

謝賜校定資治通鑑表

魏補之

述奏院遞到校定資治通鑑所牒伏蒙聖恩賜資治通鑑若干冊付臣者先朝稽古之意名臣叙事之成書甚難來世所考故之丹鉛之補頌蒙細帙之頒臣補之中譯伏以英宗皇帝睿哲生知憂勤遠慮欲觀歷世君臣張弛之跡以知千秋治亂得失之原深詔耆儒特加撰錄神宗皇帝孝思善繼聖學博通三臣竝封不特詩亡之歎五季更授厥惟麟止之終發于雲漢之章賜以龜鏡之目恭惟皇帝陛下論唐虞而圖治舉元愷而佐功興亡灼知履省觀于乙夜忠而續奇賞卷九表

王五

卷九 功表

魏元帝

昔袁紹作逆連兵官渡時衆寡權單圖欲還許尚書令荀彧深建宜往之便遠恢進討之略起發爲心革易愚慮堅管固守徵其軍實遂摧撲之寇則而西安紹既破敗臣糧亦盡將合河北之規改就荊州造策或復備陳得失用移臣議故得反旆冀之以一四州向使臣退軍官渡紹必鼓行而前敵人懷利以自百臣衆怯沮以喪氣有必敗之形無一捷之執彼若南征劉表委衆充豫饑軍深入踰越江河利既難要將失本據而後建二策以士爲存以禍爲福謀殊功異

四續奇賞

卷九

三六

臣所不及先帝貴指蹤之功薄博獲之賞古人尚慷慨之規下收拔之力原其績效足享高爵而海內未論其亦所受不侔其功臣誠惜之乞重平議增疇尸也

聖劉司空表

盧湛

臣聞經國之體在於崇明典刑立政之務在於因循
關塞汎方岳之臣殺生之柄而可不正其枉直以杜
其邪邪哉竊見故司空廣武侯現。在惠帝播遷之際
值羣后鼎沸之難。勑力皇家。義誠彌厲。躬統華夷。親
受矢石。超受首。呂。朗。而縛社稷。克寧。鑾輿。反。蜀。奉
迎之。勲。現。實。為。略。此。現。效。忠。之一。驗。也。其。後。并。州。刺
史。東。嬴。公。騰。以。晉。川。荒。置。移。鎮。臨。漳。大。原。西。河。盡。從
三。魏。現。受。任。并。州。屬。承。其。弊。到。官。之。日。遺。戶。無。幾。當
易。危。之。勢。處。難。濟。之。土。鳩。集。傷。疾。撫。和。戎。狄。數。年。之
四。續。奇。賞。卷。九。表

以備佐方。緣綱維不舉。無緣處荷大任。坐居三司。是
以陛下登祚。便引愆告。遜前後章表。具陳誠狀。尋令
從事中郎臣續。添以華綬。節傳奉還。本朝與匹。碑使
榮邵。期一時俱發。又匹。碑以現。王。室。大。臣。懼。奪。已。威
重。忌。現。之。形。漸。彰。於。外。現。知。其。如。此。慮。不。可。久。欲。遣
妻。息。大。小。盡。詣。京。城。以。其。門。室。一。委。陛。下。有。征。舉。之
會。則。身。充。一。卒。若。匹。碑。縱。內。應。則。妻。息。可。免。其。令。臣
潛。密。宣。此。旨。求。詔。勅。路。次。令。相。迎。衛。會。王。成。從。平。陽
逃。來。說。南。陽。王。保。稱。號。隴。右。士。眾。甚。盛。當。移。關。中。匹
碑。聞。此。私。懷。顧。望。留。傳。榮。邵。欲。遣。前。舉。鴻。臚。邊。邈。奉
四。續。奇。賞。卷。九。表

臣聞經國之體在於崇明典刑立政之務在於因循
關塞汎方岳之臣殺生之柄而可不正其枉直以杜
其邪邪哉竊見故司空廣武侯現。在惠帝播遷之際
值羣后鼎沸之難。勑力皇家。義誠彌厲。躬統華夷。親
受矢石。超受首。呂。朗。而縛社稷。克寧。鑾輿。反。蜀。奉
迎之。勲。現。實。為。略。此。現。效。忠。之一。驗。也。其。後。并。州。刺
史。東。嬴。公。騰。以。晉。川。荒。置。移。鎮。臨。漳。大。原。西。河。盡。從
三。魏。現。受。任。并。州。屬。承。其。弊。到。官。之。日。遺。戶。無。幾。當
易。危。之。勢。處。難。濟。之。土。鳩。集。傷。疾。撫。和。戎。狄。數。年。之
四。續。奇。賞。卷。九。表

使前保。傳。獨。南。言。其。此。事。遂。不。許。引。路。甘。誠。赤。心
卒。不。上。達。匹。碑。兄。眷。喪。亡。嗣。子。幼。弱。欲。因。奔。喪。奪。取
其。國。又。自。以。欺。國。陵。家。懷。邪。樂。禍。恐。父。母。宗。黨。不。容
其。罪。是以。卷。甲。塞。弓。陰。圖。作。亂。欲。害。其。從。叔。驎。從。弟
末。等。等。以。取。其。國。匹。碑。親。信。密。告。驎。波。驎。波。乃。遣。人
距。之。匹。碑。倖。以。身。免。百。姓。謂。匹。碑。已。沒。皆。憑。何。現。若
現。于。時。有。害。匹。碑。之。情。則。居。然。可。擒。不。復。勞。於。人。力
自。此。之。後。上。下。並。離。匹。碑。遂。欲。盡。勒。胡。晉。徙。居。上。谷
現。深。不。然。之。勸。移。歷。次。南。憑。朝。廷。匹。碑。不。能。納。反。禍
害。父。息。四。人。從。兄。三。息。同。時。并。命。現。未。遇。害。知。匹。碑

必有禍心。語臣等云：受國厚恩，不能克報，雖才略不及，亦由遇此厄運，人誰不死？死生命也。唯恨下不能效節於一方，上不得歸誠於陛下，聲言慷慨，動於左右。匹碑既害，現橫加誣謗，言現欲關神器，謀圖不軌，現無逆器，頑固之思，又無信布懼誅之情，踴躍亂亡之際，夾肩異類之間，而有如此之心，哉！雖臧獲之愚，廝養之召，猶不為之況，在國士之列，忠節先著者乎？匹碑之害，現稱陛下密詔，現有罪陛下，下加誅，自當肆諸市朝，與衆棄之，不令殊俗之豎，幾台輔之臣，亦已明矣。然則擅詔有罪，雖小必誅，矯制有功，雖大不四續奇賞卷九

章與刑以經序萬國，而現受害非所寃痛，已甚未聞朝廷有以甄論昔壹關三老訟衛太子之罪，各承劉向薛陳湯之功，下足以明功罪之分，上足以悟聖主之懷。臣等相考以來，世受殊遇，入侍翠輦，出躬彤管，弗克負荷，播越遐荒，與現周旋，接事終始，是以仰慕三臣在昔之義，謹陳末旨，以上聞，仰希聖朝曲賜哀察。

爲吳令謝詢求爲諸孫置守冢人表

張士杰

臣聞成湯肇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春秋征伐則晉修虞祀燕祭齊廟夫一國爲一人典先賢爲後愚廢誠仁聖所哀悼而不忍也故三王敦繼絕之德春秋貴承服之義昔漢高受命追存六國凡諸絕祚一時並祀親與項羽對爭存亡逮羽之死臨哭其喪將以位尊侔尊力贊均勢雖功奪其成而恩與其敗且暴興疾顛禮之若舊殘戮之尸乃以公葬若使羽位承前緒世有哲王一朝力屈全身從命則楚廟不

四續奇賞

卷九

四十一

降有後可冀伏惟人皆應天順民武成止戈西戎有印序之人京邑開哭蜀之館與滅加乎萬國繼絕接千百世雖三五以道商周稱仁洋洋之美未足以喻是以孫氏雖家失哭祚而族蒙晉榮子弟量才比肩追服使金侯服佩青千里當時受恩多有過望臣聞春雨潤木自葉流根鵲鳴恤功愛子及室故天稱罔極之恩聖有綢繆之惠追惟吳僞武烈皇帝遭漢室之弱值亂臣之疆首唱義兵先衆犯難破董卓於陽人濟神器於甄井咸震羣狡名顯往朝相王才武弱冠承業招百越之士奮鷹揚之勢西赴許都將迎幼

主雖元勳未終然至忠已著夫家積義勇之基世傳扶危之業進爲狗漢之臣退爲開吳之主而恭尊絕於三葉國陵殘於薪采臣竊悼之伏見吳平之初明詔追錄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二君並宜應書故舉勞則力輸先代論德則惠存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冠從坐則異世已輕若列先賢之數蒙詔書之恩裁加表異以寵亡靈則人望克厭誰不曰宜二君私奴多在墓側今爲平民乞差五人緇其徭役使四時修護頽毀掃除塗墓永以爲常

四續奇賞

卷九

四十二

代僕射漢陽公遺表

李商隱

臣某言臣聞螻蟻知雨雖通感於玄天游柳望秋必
凋華於厚夜况臣攝生寡要將命無方寒暑頓侵精
神坐竭竈乏傳薪之火餘燭幾何隙無留影之駒殘
光即盡叩心變關忍死封章斗白日而不迴望青天
而永訣臣某中謝臣雖忝族本實將家自先臣出
惣郊圻遇任大國靜無師旅被服元化翺翔盛時遂
與季弟參無供以詞場就貢久而不調因以上書自
薦求通于時願試芸香作吏始茲仕於惠宗瑞節臨
戒彼分憂于陛下雖性分有限而忠誠不移固無韓

四續奇賞卷九

四十三

彭為將之能實慕趙實散財之義兩踰嶺嶠門建牙
旗約已潔身絕井分少良田五頃慮莫及於孫子厚
祿萬鍾惠顯露於賓客恭承詔命以守藩條而掌事
者徒以元和中呂元膺留守東都李師古潛謀洛邑
託以郡邸入之甲兵臣當時為元膺賓僚值師古稱
發監衫不脫竹簡仍持因為麾兵虜其渠帥遂以將
材相許戎統見期頤頤遐途纂修舊服光陰荏苒遷
授頻仍昨者分領許昌兼臨河內當上黨阻兵之始
足薛董拒部之初臣方將奮勵疲駑指揮精銳所冀
解鞍亦秋息駕晉城大攘蜂蠆之羣以雪入神之憤

四續奇賞卷九

四十四

自前月某日後軍聲大振賊勢稍衰人一心士而
其勇鷙頗有相曾無定遠之期馬革裹尸實負伏波
之願而精誠靡著素心見違振抱之意方堅就木之
期俄及忽自今月某日疾生腹藏弊及筋骸藥劑之
攻擊愈深神理之禱祠無益固已騰名鬼錄收氣入
寰復燃無望於死灰更起難同於什樹然臣素窺長
者曾慕達人省於變化之端相識死生之理豈其有
貪富貴敢冀延長但以未報國恩未誅賊黨視胃長
免對弓箕弩思犬馬以自悲悼鍾漏之先迫志有所
在傷如之何撫節而乏淚以流伏歿而無血可畧臣
某中謝其行營三軍已舉勝差某官某河陽留務差
某官某懷州留務差某官某訖並皆授之方略各有
司存至於旬日必無逗撓臣又伏思任司農大卿之
日授忠武統帥之時紫殿承恩彤庭入對躬瞻亮日
親沐外風獲觀陛下神武之姿獲聞陛下憂勤之旨
即非菴小寇東土微奴亦何足煩陛下之甲兵汗陛
下之鈇鏃伏望時推明略光闡睿圖內則收惠裕讓
夷紳絃之嘉謨外則任彥佐允達宰河之威力廓清
華夏昭薦祖宗然後痊玉勒成鏤金車
復何恨焉臣精爽已厲言辭大氣無雙

而莫勝口不能言飯用具而何益故園千里明君萬
年永將覆載之恩長入幽明之路殘竟不昧雖溫序
之恩歸枯骨有知遇杜回而必抗迴望聖代表彌不
能無任荒悞攀戀之至

代安平公遺表

李商隱

臣某言臣聞風葉露葉榮落之安何定夏朝冬日短
長之數難移臣幸屬昌期謬登貴位行年五十五歷
官二十三念犬馬之常斯疾亦非夭柰君親之厚施
生以無酬是以時及含珠命餘屬續心猶向闕手尚
封章撫躬而氣息奄然繼生而方寸亂矣臣某
臣少而鬻肩長乃遭逢長將直道而從實以明經入
任王畿作吏非州縣之職徒勞侯國從知愧軍旅之
事未學憲宗皇帝謂臣剛決擢以憲司穆宗皇帝謂
臣才能登之郎選恭霜威而無所摧拉歷星紀而有
臣續奇賞卷九
系次踰旋屬皇帝陛下大明御宇至道承乾澄汰之
初臣不居有過超躍之際臣獨出常倫高選掖垣
規未効入居瑣闥論駁無聞自去年秋來典河關兼
臨劍服唯當靜而阜俗清以繩奸粗致豐饒幸逃甫
責豈意陛下謂臣卷有三縣未稱其能謂臣出以一
麾未足為貴爰降綸綍移之藩方錫以海隅與之畿
鎮將吾君之號果萬計使得惣齊聯吾君之壯不三
人以居巡屬時雖相羨臣實深憂既辱聖恩果遭鬼
瞰况臣素無微恙未及左年方思高掛饋魚不燃宜
燭成陛下此屋可封之化分陛下下夫不獲之憂志

臣仲大期俄迫忽自今月十日夜暴染霍亂并嘔
脊氣痠當時檢驗方書煎和藥物百計療治一絲瘳
除至十一日辰時轉加困劇漸不支持想彼孤魂已
遊岱嶽念茲二豎徒訪泰醫對印執符碎心殞首人
之到此命也如何懸深而乏力以言泣盡而無血可
繼臣某誠思誠戀頓首頓首臣當道三將軍主筆前
使李文悅例差監軍使元順通勾當訖臣與順通雖
近同王事已備見公才假之統臨必能和協其團練
觀察兩使事差都團練巡官盧源勾當訖臣亦授之
方略示以規模伏惟聖明不至憂軫臣精神危促言
回續奇賞 卷九

為副大總管營大將軍蘇弘暉謝罪表
陳子昂
臣聞僉稅不獎周王致其大戮將軍失律漢制被其
嚴刑未有逆命矯天而通登鼓之罰亡師沮衆遂寬
戴杜之誅伏惟天冊金輪皇帝陛下肅恭上帝子育
羣生萬國所以宅心百蠻由其屈歷而契丹兇狡敢
竊邊陲毒虐生靈暴殄天物皇兵順伐仗仁義以義
行窮寇奸回憑險阻而猶闢臣等仁虧聖略知昧詭
圖遂以熊羆之師挫於大羊之旅誠合結纓軍壘抵
罪國章陛下以堯舜深仁且緩三苗之伐禹湯罪已
不與萬方之辜遂得齒劍餘寬更參授道之
之鬼復同挾纊之恩四夷慕義以來雖
作曜於矣身起字誠是圖將士同心誓雪
殤魂其情思抗什國之望臣等殉義志士報恩維
不勝感激慶戴之至

請河北遭旱澇州準式折免表 張廷珪

臣廷珪言伏見景龍二年三月十一日勅河南北各
蠶倍多風土異宜租庸須別自今以後河南河北蠶
熟依限即輸庸調秋苗若損唯令折租乃為常式者
臣聞皇天無私覆后土無私載日月無私鑒陰陽無
私毓是以明王聖帝則而像之慶浹萬邦政敷一德
故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反無側王道正直伏
惟聖朝御曆皇極在人正朔所覃率土奉若百年于
茲矣頃子災歲重賦饑人頓革彝典特開變例雖施
蠶貂之邦臣愚猶知不可况此兩道枕倚大河南接
四續奇賞 卷九 五

神州北通天邑郡縣雄劇人物昌阜既類股肱之地
尤宜得其欣心豈可知其土風異其俗誠不恤災患
而殫其財力者即以桑蠶別加徵稅至如隴右百姓
羊馬是資山南諸州椒漆為利其為銅錫鉛錯貨自
嚴通蠶蛤魚鹽財自海殖土物惟性錯貢方隅咸有
滂年並無他稅早歲各準常規豈獨斯人外之王度
且天災所降年穀莫登在于平弱或至殍殣生理既
其難恃人心固未易安就其憂危載空杼軸窮斯漙
矣將無不至臣効官穎服在河南每見部人眾稱冤
苦伏思景龍之際時多賊臣有若宗楚客紀處訥武

四年多
成臣典

延秀章溫等被虧日月專擅威權各食封通河南河
北屬當水旱屢致蠲除因而遂矯制命固非先朝之
本意也伏願陛下廣天成之德均子育之愛式崇大
體追復舊章許河南河北有水旱處依貞觀永徽故
事一半令式折免則在蒼生不勝幸甚謹因所部法
司參軍鄭玄亮奏澇損謹附表以聞

四續奇賞 卷九

五

朝豈惟天下歸仁實亦幽明欽德

四續奇賞 卷九

表

五十一

為王侍御確謝宣弔并聘贈表 李商隱

草土臣確言今月某日某官呂述某官任疇等至奉
將聖旨以臣父某官某亡歿賜弔臣等并聘贈臣亡
父布帛三百疋米粟二百石者大夜銜輝窮泉漏澤
以殞以越終哀且榮臣某中謝臣先臣某託體元侯
策名任子象賢傳劍餘力攻書歷七朝而在公秉二
道而非墜氛興赤狄兵聚晉城先臣受律臨戎忘家
徇衆士卒均食罔媿於前修廊廡散金遠齊於舊說
上憑王略下振軍威旬月之間慶捷相繼並親桴三
鼓躬運九章如臣弟兄皆冒矢石豈意奇功垂立大

四續奇賞 卷九

五十三

願莫從傳餘失時略血成疾奄至凋落長遠盛明此
皆由臣等抱檠既深就養無素遂延家難仰側哀憐
尚偷生於畧刻亦何顏於天地伏惟皇帝陛下悼深
撫枕悲軫開盤降惻冊於上公厚聘禮於遺體咎魏
優死事止分食邑之餘漢養孤兒但有羽林之聚方
於今日彼媿推恩叶號失容戴履無所軍前結草必
自於幽靈石上澆松敢忘於遺訓無任感恩流殞之
主

邪歌
何去思

左黃州表

元結

乾元已亥，贊善大夫左振山爲黃州刺史，下車黃人，
歌曰：我欲逃鄉里，我欲去墳墓。左公今既來，誰忍棄
之去。於戲！天下兵興，今七年矣。淮河之北，千里荒草，
自關已東，海濱之南，屯兵百萬，不勝征稅，豈獨黃人，
能使其人忍不去者？誰曰不可煩乎？後一歲，黃人又
歌曰：吾鄉有鬼，巫惑人人，不知天子正尊信左公能
殺之。於戲！近年已來，以陰陽變，惟將鬼神之道，罔上
惑下，得尊重於當時者，日見斯人。黃之巫女亦以妖
妄得蒙恩澤，朝廷不問州縣，惟其意公忿而殺之，則
西續奇賞 卷九 五十四 唐

使司諫貳，豈獨來久知左公者？誰曰不可煩乎？三年
遷侍御史，判金州刺史，將去黃人，多去思，故爲黃人
作表。如左氏世系左公歷官及黃之門生故吏與巫
女事，則前陽左公悉記之。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十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策問類

策賢良問

唐顏師古

策博通問

唐陸贄

策進士問

唐韓愈

策問

宋晁補之

國學私試策問

元姚登孫

私試策問

元吳微

會試策問

元袁桷

四續奇賞 卷之十

會試策問

元歐陽玄

鄉試策問

元歐陽玄

鄉試策問

元黃潛

策賢良問

顏師古

問學以從政昔賢令則博文強識君子所尚結髮升朝敷衽受職開物成務率由茲道是以登高能賦可列大夫試諷讀篇乃得爲史然而筭祀悠邈載籍繁縟仰雖多罕能擇練今將少論古昔庶異見聞勿用浮辭當陳指要九流七略題目何施八體六書名義焉在三皇五帝諸說不同列次區分誰者爲允翠爲玄扈臨之而安得緣純黃玉所表其奚事陰康驪畜行序孰當封鉅大填胡寧游處形魚昌僕出何典詰窮蟬聲望厥類惟何管仲文景既醜何貴子產深

四續奇賞

卷十

二

練實厚何俾周鼎所存議者幾物齊使所樂卒用何牲罷絀諸侯何名三十六都褒貶將相何謂二十二入至如象葉之精乎棄口木難之巧乎異端著于簡謀何所沮勸學綜古今想宜究悉一二顯析無憚米

策博通墳典達于教化科問

陸贄

問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鴻休獲主神器任大守重懼不克堪思與賢士大夫共康理道虛襟以佇側席以求而群議紛然所見異指或率古議而不變或趨時會而不經係違以來七年于茲矣國制多闕朕甚惡焉今子大夫博習典墳深明教化褒然充舉咸造于庭其極慮精思以論朕心之未寤仲尼叙禮樂刪詩書修春秋廣易道六經之義所向各殊豈學者修行理當區別將聖人立意本異旨宗源施之于時孰爲先後考之于道何者淺深差次等倫指明其義夫

四續奇賞

卷十

三

知本乃能通于變學古所以行于今今之教人則異于是工祝陳禮樂之器而不知其情生徒誦禮樂之文而不究其事欲人無惑其可得耶將華前非固有良術竟舜帥天下以義比屋可封桀紂帥天下以暴比屋可戮然則上之化下罔或不從而三仁四凶較然同異有教無類豈虛言耶作樂遺風尚諸昔典夫至雅必淡至音必希文侯列國之賢君豈曰則惟恐寐矧彼流俗其能化乎將天地同和災殄不臻人

不憂姦慝不萌何施何爲以至于此王者制理必因具時故忠敬賢文更變迭救三代之際罔不由之自

秦割古法漢雜伯道紛綸千紀王教不興國家接周
隋之餘俗未淳一處都邑者利巧而無恥躬田畝者
朴野而近愚尚文則彌長其澆風復質則莫救其鄙
俗立教之本將安所從自昔哲王唯此三正互用後
之術士乃言五運相生漢應火行則周爲木德禮猶
尚赤義則頗乖永言于義莫識厥理九流得失之論
歷代興亡之由王鄭釋禮之異同公穀傳經之優劣
必精心考究用沃虛懷

進士策問

韓愈

問春秋之時百有餘國皆有大夫士詳于傳者無國
無賢人焉其餘皆足以充其位不聞有無其人而闕
其官者春秋之後其書尤詳以至于吳蜀魏下及晉
氏之亂國分如錯鉢讀其書亦皆有人焉今天下九
州四海其爲土地大矣國之舉士內以明經進士外
有方維大臣之薦其餘以門地勳力進者又有倍于
是其爲門戶多矣而自御史臺尚書省以至于中書
門下省咸不足其官豈今之人不及于古之人耶何
求而不得也夫子之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
聞續奇賞 卷十 五

策問

昆補之

介與之士
征伐之
少矣

四續奇賞

卷十

策問

六

問自晉爲國以謂禦戎無上策夫時異事異便則爲制顧議者不察爾策豈有定不可乎晉初奴席冒頓之始固能以其力爲中國患絕塞而北自以漢不能至而漢卒二三歲一出或二千里不見一人匈奴亦罷極苦之竊譬夫持鼠當爾善通易失灌垣煙充則生無聊頓故欲戰在我則不欲戰在敵其理然也自漢群臣多剛韓安國議而後世亦或以王恢馬邑無功爲解迄于今紛紛無適從然其大要所出則不過千兩塗指紳之儒則詩和親介問之士則言征伐是

問人之生須菽粟以食布帛以衣生理之所不能一朝闕則皇皇從之爲二者故也聖人有以日中爲市不欲使各滯其用以相妨將使之通工易事而兩得則錢幣於是乎生焉事無常勢時有重輕故民患重則有子權切而行焉所以爲輕民患輕則有毋權子而行焉所以爲重輕重之權惟其時也然則今欲施之奈何古者生財有大道故菽粟布帛之出如流源

很戾純束隣里足以相仁則錢幣安得而重哉耕之爲事也勞織之爲事也優方春而作寒暑易矣然後僅得衣且食則不昏作勞之民以是爲趨利緩故游手而坐都市朝懷千金暮賈百金則飲酒博奕嬉戲以自如操菽粟布帛而餐者過市見欺十償七八則售矣于此雖欲錢幣輕安可哉夫先王有所不得已而權焉以濟民用今使天下皆弃本而爭趨則可乎饑未嘗食之也寒未嘗衣之也山嶽之藏不竭鼓鑄之工不息而天下之民皆曰錢幣爲不足然則操利勢者宜何如以究斯患哉願極言之

四續奇賞

卷十

策問

七

問自晉爲國馬政尚矣阜馬佚特馳有教駒有攻而執而散而罔以綱惡而頒良比毛而齊物即田而從戎其事載于經可考也牡馬騶牝王室之所廢公室之所修詩人與之然則馬之于政豈緩哉乎城之役猛將如雲謀臣如雨而困驪白驂驪之騎絕漢之戰匈奴爭章憤憤罷極苦之而以馬少不能復出故後之制軍疆弱視焉上有常德以立武事將賢士勇器利食充而眷顧未忘有稽天討者萬一在此比設監牧之官又詔民畜馬意良而法美矣爲今之慮民馬取于五路取諸其產則或良而病不皆出取非其產

則或出而病不能省良。又有合二者之說從西北什一之種變。淮浙熱湖之類。則卑宜高。小宜大。而又所病者。淮橘汶貉。地氣之化也。夫講萬歲毛仲之附以錯諸今。以民則不勞。以馬則可用。其說何取。

問用兵之法。太上貴仁義。其次務節制。下政無之。齊隆技擊。魏恃武卒。秦矜銳士。是數國者。措諸兵法。為不得已。雖然。法無常是。與事軫轉。觀其所以。日夜教訓。整齊其民而用之。豈固無得哉。錙金論賞。利在一首疾呼。斬決忽如飛鳥。此齊技擊之得也。然何為而不可以遇魏之武卒。犀兕三屬。服矢五十。贏糧而趨。

四續奇賞

卷十

宋

宋

及莽百里。此魏武卒之得也。然何為而不可以遇秦之銳士。忸以慶管。離以刑罰。復五甲首。而隸鄉里。此秦銳士之得也。然何為而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而桓文之節制。在兵法為可道。在秦兵之精悍。為不亢者。何以也。謂數國者。皆于賞略利之兵。庸徒需賞之道。苟使一時無所短長。則其得失宜維。利害各異。而卒之秦。所以強。魏所以弱。齊所以又弱。者。其故且安在也。反而用之。使騎劫將疆。田單將弱。則疆弱之勢。於此乎未辨。敢問兵之失得。利害勝負之義。在將乎。非也。齊戰疾。皆子之所慎。則諸君亦安得曰。未之聞。

也而已哉。

問天下有治法。無治時。聖人有因時無因法。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夫所是者。情也。一人之情。千萬人之情。是也。則立法以御世。舍情何以哉。政不足以仁民。而民陷於罪焉者多。則因事設法。綿綿日出。單若蔓草。降秦而言。求其不苛。且濫。若漢與唐者。幾希。蕭何所作。其存不可以枚數也。而歷世所傳律令。具在本朝。因之以為理。其日改月降。損益濟治。則以年繫之。曰某勑者。而巳。事或先王未之有。則以勑從事。凡此亦趨人情之所安否乎。然律令不變如。

四續奇賞

卷十

宋

宋

經勑損益之如緯。前之所下。今日而益。今之所用。後日而損。欲吏習而民安。可得哉。夫教化未明。習俗未成。則解而更張。所以為善治。政行豐美之後。則法也。猶四時也。與民為信焉者也。其可以無素定耶。嘗試循之三王。驗之漢唐。宜之當時。成一代。昔以遺天下。其筆則筆削。則制是非。詳畧奈何。士大夫學焉。以入官。大者出入經術。細者析毫剖芒。屑屑而甲乙明白。當事至於坐堂據案。木索在前。愀然有得其情者。則施施論決。若不由于巳。出曰。法吾無如之何也。豈國家至仁。惻怛先有司之意耶。諸君舉于鄉。而所習者。

皆以在位曠達不事事爲高其小人皆以在下無法守爲便故風俗靡靡棟折牆壞疾痺不能舉至有不喜送喪裸裎言笑續經飲酒子字其父而不以爲非獨一裴顏惜其不尊儒區區焉舉衆論而排之曰老子有以而然其舉靜一之義合於易之損益艮節論老子固無事於合易設有合特四象而已乎否則頗之意始將以知白守黑受天下垢往諸子之委響也至于阮瞻對王戎則又曰將無同以聖人貴名教而老莊明自然從而異之抑瞻與戎亦可謂知言者非耶道德仁義禮儒者同焉今必曰絕仁棄義禮者亂之首則二三子亦安得不暗然喜之至爲是頌也而不振哉而王通猶曰非老莊之罪其故何也問尚書之設吏部實先諸曹夫群天下之才而官之其賢不肖能鄙相與殊情其情若勒其過若功參差異宜使一人焉長之一人焉貳之必若權衡之於輕重誠陳於此而物解乎彼無所或欺而宜輕哉上若稽古訓建厥官而吏部之選爲特盛豈以夫八柄之所廢置有在于茲者然也今官制三省之屬與寺監長貳內自兩制外逮使者皆命于朝廷而吏部所掌間擬丞簿拾是則郎守以降凡州縣吏目常調者而

有在于是則平日之論議願遂聞之問孔子沒儒者能以其學明天下莫如楊雄雄習孔子後世學焉以嬰諸聖則其爲說宜若考之而無不當者今雄書論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遷曰實錄夫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郁郁乎其文之盛抑立事而已也不然則雄之言何獨取諸此也富而醖其失也誣則左氏之品藻也何有甚多疏略或有抵牾則太史遷之實錄也何有然而曰品藻曰實錄辭達如楊雄豈苟乎哉或曰有所是有所非亦品藻也於此乎長而已不害其爲誣無所增無所損亦實錄也於此乎長而已不害其爲抵牾悟則雄之意又信若是者非耶聞也見也無所從考則君子不論三者其書固在非疑且殆則學者之所安得而闕也問楊子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爾及其提提仁義絕滅禮樂吾無取焉爾善言老子者獨楊子引而合之中庸無間然晉之衰二三子者學其說而不明自何晏王弼唱於其前以謂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而不存夫無之以爲利有之以爲用此老子語也獨曰無可乎阮籍王衍又相與學而過之籍有重名衍爲三公天下化焉清談有餘而無補于救亂其君子

已校其有勞無罪與封歲月之久近任舉之多寡流
品之清濁以爲升降按格而授之不逃錮錄法固良
矣然天下之士必其在數者而才則用之必其不在
數者而才雖才也以其不在數者則不用必其在數
者而不才雖不才也以其在數者則用之若是可乎
以謂舉而付諸有司聽其自擇則廢置之權王所獨
任雖大宰能以其事詔之而已有司何預焉亦將使
之遵成法治成事一斷於格無所專達則又以中銓
名職卒所謂甄拔者安在抑上欲有用非親且近不
求諸有司之所升降取捨則長才秀民何自而知哉
四續奇賞 卷十 十三

由漢而來此職寢重其間能以鑑裁清日名一時誰
者爲盛幸條其說以備上之采焉

問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王者務養民以德而已德不
足有威愛然而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同功後
世不原上德而務威愛或失則猛或失則寬恭愛允
而同功者有矣未有威克而濟者也始自平斧將相
方刀沛公入關民之望之猶鮮逢西江也文景恭儉
繼以休息天下滋殖刑用不試而循吏出焉公文
翁皆謹身帥先居以廉平王黃朱龔鄭邵之徒所居
民富所去見思嗚呼盛矣而治優柔網漏谷舟民衣

食有餘豪傑少年或稍與推埋飲酒亂齊氏自賜氏
兩高定襄寺門誅死者貽藉國中股弁而吏治亦從
而酷矣夫數十年間上所以爲治下所以爲俗未大
異也而吏緣之政寬猛殊勢若戰冰炭其故何也豈
其上賞罰好惡之端亦有以致此耶將吏以一切相
師成風遂往不反耶抑所謂循吏如龔黃者使之在
三代時其治安所比也而仇直若郅都守正若趙禹
又安得名酷吏而已哉或曰奉法循理亦可以爲治
則髡髻之所固已莫勝不然鷹擊毛摯又不可以爲
治將來先王所以用威愛之道宜必有以也
四續奇賞 卷十 十三

問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鞶猶犬羊之鞶所貴
乎文者以其有別也聖人則炳君子則蔚小人則華
見乎外不揜乎內者如此故古之觀人者觀焉蓋莫
慎于漢漢之文同風三代其一時行旅類是而陵夷
晉宋之際亂矣士大夫相與爲言語於鞍馬流離之
間因以靡靡不能復振譬之草木百鳥灼然其華
然其鳴也忽物化聲承借盡而好事者猶往往而傳
溺其淫辭以誦法度獨一王通起而論之知其亦有
君子之心而知其亦有小人或傲或治或怨或織或
夸鄙而貪詭而捷以謂皆古之不利人夫玩其文不

索其實遂往不返則風俗斯殆而通於此能辭而指之則通也亦可謂知言者非耶本朝以言取人蓋文盛矣士平居出孝入弟行有餘力然後學文而有司一日之進退則卒不在行今歲幾乎亦欲因其言而觀焉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孰能正之必曰以言取人失之宰予孔子猶病則通此其能知者復何以也願并聞之

問古者敷奏以言庶言同則釋土有大事與天下共之所以防壅蔽而近公正也漢有諫大夫有諍郎有博士凡朝廷法出令下事之張弛皆得以所見預計

四續奇賞 卷十

宋

十四

論故漢之文章炳然可觀後世因之有百官轉對或五日起居言事或閣門拜章至于建隆淳化之盛亦時舉焉蓋其餘也今官制自通直郎而上皆升朝官夫仕而位王朝朝之事何不可言大抵警蹕簪組在庭贊謁而出無所預朝事豈天子以來多敢開敢言之意哉今欲如

剛六經惟禮若疆人而人之情不可以無禮袒而却起其坐大嗽則市人亦且睥睨去之常試狃豆于士君子之間端冕而坐則雖有小人猶將歛顏色愧其不似而欲其似況天下之人其始不肯小人哉此言

者重冠禮所以謹其始也嗚呼禮之本意非亡而禮之文淑柳宗元記孫氏冠其子曰某子冠畢則有曳箱却立而外廷大笑者天下不以非外廷而以固孫已甚矣士君子之好禮者微也上比臨軒悼禮俗之未形以下詢諸生學士諸生學士蓋講議洽開然或不免于溺辭章而晦法度禮用不舉今欲舉三代之遺而求所以施諸今其義何以三加彌尊而弁服之制不同可得聞乎冠于阼懸于客位爰字孔嘉使之弃幼志而順成德若是可也以見于母而母拜之以見于兄而兄拜之不已泰重乎曰成人而與為禮歟

四續奇賞 卷十

宋

十五

則文夫之冠也父命之母也兄也則禮答父也則不與為禮何哉無大大冠禮古也而公侯有冠禮為夏之末造則古者冠禮蓋獨施于士抑童子未成人而願得與士齒其說又安取

問為國之所患法亡限而輕重斂散之權不幹于公庶民農工商賈乘賄取予富至侔封君或不佐縣官之急而貪與拙者益困故為之法曰更繇租賦鹽酒茶礬其物有禁絲麻竹木鳥獸魚鼈果麻有筭上取焉輕十一重十二下賴焉多十九寡十八由漢以來未之改也雖然法日設貨日出民用不加少而縣官

儒林堂
不宣
詩亦然

其增耗而爲之賞罰其明且具矣而吏目趨事比不
增民疾作赴上而病於莫瞻凡此何也夫人才無常
是可則用之要驥驥以千里責狸狌以捕鼠用所在
也賣醬脩酒酒則胃肅連騎馬擊擊鍾彼其以
匹夫操是權而移之則與千乘同利乃至官師有司
之貴禁凡自我莫之或奪而董董乎維日不足顧匪
拙歟朱公在越而越疆適陶則三致千金卜式牧羊
而肥以致卿士以謂治國猶治家則將欲與利盡試
求之朱卜之間抑可哉

四續奇賞

卷十

集

十六

宋

國學私試策問

姚登孫

三典之政以曆承爲先故歷代之典以正朔爲重昔
三聖授受皆以歷數爲言良以是歟堯舜之事尙矣
夏以建寅爲正則天時之政而人事之善也孔子嘗
以告顏子顏不以爲萬世不可改歟一變而商則用
丑爲正再變而周則用子爲正說者曰一王之典將
有以新天下之耳目則正其首事也不得以相襲然
歟儒者以子爲天統丑爲地統寅爲人統說者曰天
開于子地闢于丑人生于寅故是三建者皆可以爲
正後儒遂爲子者天之春故周爲以正丑者地之春
四續奇賞 卷十 十七 元
故商以爲正寅者人之春故夏以爲正是正卯春也
然則大冬嚴寒之月固可以爲春則亦毋怪夫秦人
之以亥爲正歟大禹與書學者之所質信而無惑焉
者今書所載月數皆以寅紀詩之月數亦寅也爾七
月之詩云無衣無褐何以卒歲則季冬之言也曰爲
改歲入此宰處則言冬之言也然則商人固有二政
歟而說改月者曰孟子周人也其言七八月則夏五
六月其言十一月十二月則夏九月十月也然則孔
子亦周人也傾日行夏之時何歟夫孔孟學者之所
折衷焉者而立言之典如此學者將孰從歟

人之言曰天者理而已。自儒者之有是言也。而世之言天者。率求之于微妙茫忽之際。而遂以其穹隆崑崙晡晡夜運行者爲粗迹。廢而不議。可不思歟。古之言天有穹天者。言其象穹然也。有蓋天者。言其形非高南下如倚蓋然也。有渾天者。言其體渾渾然也。世之人起而見之。仰而戴之。不知其說可不可歟。堯大聖人也。史記其放勛之實。莫先于欽若天象之事。學者顧欲以爲粗迹。掃而不議。得無與堯典戾歟。夫天之所以爲天者。日也。月也。星辰也。歷家以天爲天。以日月五星爲天之緯。其說曰周天之體。凡三百六十五度。天者左旋自東而西。一日行三百六十五度。日月五星右旋自西而東。日最遲。日行天一度。月次遲。日行天十三度。有奇。五星次速。日古及今。歷家通用其說。以爲測候之準。則可信乎。且儒者之說不然。以天左旋。一日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而常過一度。日月五星亦左旋。日一日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止而不及天一度。月一日行周天不及天十三度。有奇。五星皆然。此其說自關中大儒發之。而考亭先生得其說。手書先書之。有傳世爲天下道可也。其參政模索至精。且詳左旋之說。將以祛千古之惑。非苟焉者而好家。

之論與漢唐諸儒之說並行于世皆以爲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何者爲皆馳歟諸生其參酌厥中條詳言之著千篇毋徒曰吾非替臾焉知天道儒者之學貴乎明體以適用苟志于用矣通今者語古則或乖泥古者適今則難合二者交病焉謂之有用可歟事之最古而便于民者莫井田若也者北閭旋黨州而爲郡自都里鄆鄆縣而爲遂自井邑丘甸縣而爲都自黃帝至周公非千五百年不能備其成之何難歟至孟子時木久也諸侯已去其籍而不可得之何其壞之速歟秦廢經界立阡陌而田始弊阡陌可開也四續前篇

卷七

元

之士可不却顧而長慮歟昔橫渠先生慨然有意于
三代之治以為經界不正雖欲言治皆苟而已期以
數年復井田之法與學者議買田二方而并書之以
惟先生之法于當今可行也苟志于行亦無不可歟
諸生為有用之學豈無志橫渠之志者歟要使酌之
古而合施之今而使田制以大議論也願詳言之

私試策問

吳 澂

治天下之事多矣有司嘗可今古以為其事之大者
十有二稽之古而不能無疑曷可行于今歟試因職
時務者議之古者曹子有教何教乎師保有訓何訓
乎顯忠諸呂之謀亂與奮節甘露變故之後者孰優
精忠于賢否混淆與抗疏朝廷草創者孰劣上書美
莽何謬歟醉入賦詩何迂歟願聞所以得公族之道
古者力牧之外何以有六相禹皋之外何以有十六
相丞弼欲斬二千石與置部刺史而相府不相干者
孰非丞相欲斬戲臣與小臣加官而相府不相統者
四續奇賞 卷十
孰是蕭曹舊隙何以同心姚宋不同何以戮力嚴明
寬厚何以相資善謀善斷何以相用醇謹自飭才何
劣而係天下安危二十四考何量歟二黨交攻量何
隘而為天下輕重二十餘年何才與願聞所以為宰
相之道古者諫無官王事無關後世置諫大夫世道
不古御史為傳命記事果得乎御史為平章政事果
失乎摺補闕以增直臣氣為諫議有諫臣風者孰優
以中大夫守東海諫官補刺史者孰劣守饒州而登
事不肯草制可法歟除刺史而舍人封駁可嘉歟願
聞所以得臺諫之道古者金馬承明之署作與設中

西續奇賞 卷十

三三

書之官孰是尚書侍郎之起草與立學士之號者孰
 非取譽于貞觀與德音除書者同乎齊名于元和與
 號大手筆者異乎賜以宮錦與下詔而俾卒泣涕者
 孰賢贈以玉帶與賜詔而王遠效順者孰勝願聞所
 以得兩制之道直者東觀禁中之名同乎弘文崇文
 秘書之號異乎秘書府居于外何所始秘書閣藏于
 外何所因劉章元成施讐周堪何官楊雄班固傅毅
 何職黃香盧植蔡邕馬融與馬懷素褚無量何所顯
 乎賈逵丁鴻與張說徐堅元澹何以名乎願聞所以
 得館閣之道古者左右史與內使何所殊大小史與
 外使何以異蘭臺掌圖籍與禁中注記孰優太史
 居丞相上與史館于門下省者孰是三墳五典紀之
 何人春秋特託作之何氏章程必付杜元功必藏
 御史何意乎太史必職司馬科斗必職東家何足歟
 邵太宗觀史與邵文宗者孰賢邵張說託言與邵李
 德裕者孰智願聞所以得史館之道古者樞人巡省
 四方與掾史分制諸郡同乎刺史秋平權重與州牧
 秋重權專異乎刺史楊州奏二千石罪與刺史冀州
 不察長吏者孰優不肯杖小史與不肯捕蝗者孰劣
 補職三百不以私撓設學校變風俗與與刺史者孰

西續奇賞 卷十

三三

勝單造賊壘毀淫祠破機祥與三衛坐者孰負百城
 聞風而震悚果賢乎奸賊望風而解纆果得乎願聞
 所以得監司之道古者六官掌于司馬孰為將漢唐
 大將府衙孰為帥韓彭衛霍之功孰多靖節光弼之
 才孰愈繁臺簡注而上客何以誅設壇寵拜而恢房
 何以器漢中可戰則職非輕乎荊州可和則和非怯
 乎朝受詔夕引道與軍旅俎豆者孰是卯受命辰出
 師與廟堂朝歌者孰非詩禮強晉而學春秋者何以
 有陳濟之弁輕裘平吳而作文賦者何以有河橋之
 敗趙不敢東匈奴不敢寇愈于毀家而紓國難者乎
 胡不敢南突厥不敢噬愈于匈奴未滅河以家為者
 乎願聞所以得將帥之道古者渤海潁川之良果拜
 守相輒見問之功乎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豈側門
 侯進上之過乎由榮陽為中大夫與上蔡拒河南守
 者何如道不拾遺不犯竟與江陵反風不其伏虎
 者何以肥卿之才何以稱益昌山陽之才何以美溫
 賞王成何謂賢士不識真卿何以復國德化三典與
 忠信善孰優民不敢欺與民不忍欺孰善願聞所
 以得守令之道古者學校庠序之名同乎司樂學政
 國子之訓異乎六德六舞干戈羽籥之制何以殊禮

樂詩書卿司徒之教何以別置子弟員五十人而至百人千人而至三千人何以盛國橋億萬計費舍千八百室與每歲課三科歲復增二科何以精國子三百人太學五百人四門千三百人又何以盛鹿鳴之歌燕堂之琴舉成遠尚盡何以精博士弟子領于太常得乎國子監隸太常寺當乎舉司隸之幡與抹朱穆皇甫規者孰優拒朱泚之亂與褒陳仲舉留陽城者孰勝教牢修之書何以乎嗾張顯之誣何以乎願聞所以得學校之道古者選部有尚書何所始尚書有吏部吏部有侍郎何所自用人不分流品故有以

四續奇賞

卷十

二十四元

引滙蹶張致相致何必官必取之法律而財賦必取之入粟補官乎選官清鑑與詳密者何如平允與請謁不行者何若山公啓事與二十年天下無遺才者孰優余皆覽與十二年留得人者孰是或無藻鑑或賢否難通與復白之議孰非或較覈失實或大納賄賂與市瓜之說孰劣願聞所以得銓選之道古者八元八愷誰之苗裔鄧號毛原何所自出仕者世祿與三衛三衛之制何以殊崇德象賢于武遷文收何以異多悉之夫三策之才與元城之守節孰優細柳之凡朱崖之排與蕭育之賢孰優任太子洗馬太子庶

子與校書郎博士弟子者孰勝任侍中司空與爲郎爲中郎將者孰負父任與兄任孰賢乎族父任與宗家任孰愈乎教子以諄者何故教子以容者何爲或謂任子不通古今果當乎或謂雜色入流者果宜乎願聞所以得任子之道若此十二事者曷爲而不戾于古曷爲可行于今其詳言之有司將以觀有用之學

四續奇賞

卷十

二十五元

會試策問

袁 桶

夫書者仰古之史也孔子刪述自唐虞二典以訖于周之文侯之命附以費誓秦誓而三墳八索九丘諸書皆芟而不錄至其約史記修春秋託始于魯公隱元年實周平王之四十九年也褒善貶惡特書屢書至獲麟而絕筆前乎唐虞之所著豈不過于文侯之命等篇而去彼取此泝平王而上沿獲麟而下豈無可紀之事而絕不爲書是皆有深意存焉司馬子長創爲史記首軒轅以逮漢武或有孔子所芟者子長乃從而錄之後人翕然以爲有良史之才愛其雄深

四續奇賞卷十

三六元

雅健凡操史筆者如班固陳壽諸儒爭相瞻視是祖是式而未有取法于春秋者焉聖言玄遠匪常人所可擬其彷彿邪自荀悅倣左氏傳爲漢記體制稍爲近古于是袁宏孫盛之徒並爲編年之書而學者或忽而不習終不若子長史記盛行于世司馬公編資治通鑑造端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繫年叙事立漢唐以終五代勒成一家之言淵乎博哉此近代所未有也其亦得聖人之意否乎我國家隆平百年功成治定禮樂方興纂述萬世之鴻規敷開無窮之不續吾儒之事也故樂與諸君子討論之諸君子

游心載籍聞見滋廣其于書春秋之所始終史記通鑑之所以製作必詳究而明辨之矣願聞其說

四續奇賞卷十

三

三七元

會試策問

歐陽玄

蓋聞三代以來經國之制至于今而不朽者未有盛于九府圖法者也。國初楮幣量時度宜歲久變通執所必至與若稽古歷山莊山之鑄先王茂政民無損瘠將使錢楮通行矧茲時與事會然而輕重之則歟散之方可以行之永久者必有良法矣伊欲重不至于病鈔法輕不至于貴國資欲可以益于公散可以便于私以至廣鼓鑄之所而不滋僞盡坑冶之利而不厲民平貿易之價而不偏均遠近之用而不滯新不至貽將來之弊舊不至廢前代之成官有典守而

附錄奇賞

卷十

三十八

不允于設其鑄有中買而不煩于立禁因好之品量銖兩之適等遠邇畢來而舶無逸出之患私藏盡發而人無告訐之虞若是者何以各臻于善歟諸君子學古而通今苟有以裕國而庇民者其悉心以對無

鄉試策問

黃潛

三代法制見于經者惟周官一書大綱小紀詳略相因其言人事悉矣然稽之尚書王制孟子之書有不能盡同者何歟或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迹或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果何所折衷歟周衰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是書何以獨存歟漢除挾書之律是書最後出而冬官亡矣時以考工記足之或者排其非是考工有記果出于誰歟或又謂三百六十之屬已散見于五官冬官果未嘗亡歟國家以經術取士而是書不列科目豈以劉歆蘇綽王安石輩用之而不驗

附錄奇賞

卷一

三十九

歟抑他有可議者歟厥今朝廷內建六曹蓋言六官之遺意豈其成法固在所取歟抑猶有可奉而行者歟諸君子爲有用之學宜熟講之矣願聞其說

卿試策問

歐陽玄

誦唐風者慕堯之遺俗歌曲雅者念周之初基載籍可稽也國家龍興朔方渾厚之風雄武之氣所以度越百王奄有四海者也當是時國人忠君親上之誠一出天性既而高昌親附乾竺大夏諸國景從域葱嶺民流沙碣石以非祁連以西皆隸職方收其豪傑而用之亦既尊尚國人之習而服被其風矣承平既久散處宇內名爵之所砥礪才諳之所滋演捷出自家朱有紀極雖風氣大開文治加盛孰有然者然而黜浮而崇雅去滯而還淳豈無其道歟親筆札者兼西續奇賞卷十

文

西續古文奇賞卷之十一

古吳陳仁

策類

對

順帝問賢良策對

漢李固

梁太后問賢良策對

漢皇甫規

長才廣度策對

唐張倚

賢良方正策對

唐蘇晉

直言極諫策對

唐穆質

直言極諫策對

唐舒元褒

西續奇賞卷十

直言極諫策對

唐劉黃

雜策

叙燕

宋尹洙

息戍

宋尹洙

根本

宋石介

擇使

宋孫洙

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實有山川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爲災斯皆闕之天心效於成事者也夫化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今之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宣雕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侵奪王威改亂嫡嗣至今聖躬狼狽親遇其難既拔自困殆龍興

四續奇賞卷之十一

又

即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敝之後易致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實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聖賢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亂之恩豈忘爵賞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按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大功勩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閭氏位號太

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其退速也今

梁氏成爲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選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使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客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任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僞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爲設常禁同之中臣管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官人失才害

四續奇賞卷之十一

二

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侯羊述等無佗功惠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尤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厥罰下民卒瘁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執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

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
叩樹本。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懼。此
言動之於內而應於外者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
可蹉跌。閒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暫啓。則仁義道
塞。刑罰不能復禁化。導以之浸壞。此天下之紀綱。當
今之急務。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招會羣儒。引問得
失。指摘變象。以求天意。其言有中理。即時施行。顯拔
其人。以表能者。則聖聽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又
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制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
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
則論者歷舉升平可致也。臣所以收陳思昔日昧目
聞者。僅或皇天微令。微臣覺悟。陛下宜熟察臣
言。憐赦臣死。

梁太后問賢良策

皇甫規

對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以復安。
後遭奸偽。威分近習。畜貨聚馬。戲詭是聞。又因緣嬖
倖。受賂賣爵。輕使賓客。交錯其間。天下擾擾。從亂如
歸。故每有征戰。鮮不挫傷。官民並竭。上下窮虛。臣在
關西。竊聽風聲。未聞國家有所先後。而威福之來。咸
歸權倖。陛下體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初。拔用忠
貞。其餘維綱。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地震
之後。霧氣白濁。日月不光。旱魃為虐。大賊從橫。流血
川野。庶品不安。譴誠累至。始以奸臣權重之所致也。
其常侍尤無狀者。亟使黜逐。披掃內宦。收入財賄。以
塞痛怨。以答天譴。今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處周
邵之任。為社稷之鎮。加與王室。世為姻族。今日立彌
離尊可也。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急
之務。割減鷹犬。無益之飾。夫若者舟也。人者水也。羣
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
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
惠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
之道哉。凡諸宿習。酒徒戲客。皆耳納邪聲。口出詭言。
耳心遊遊。唱造不義。亦宜更斥。以懲不軌。今其等深

思得賢之福、失入之累、又在位素餐、尚書怠職、有司
依違、莫肯糾察、故使陛下專受詔、諛之言、不聞戶牖
之外、臣誠知阿諛有禍、深言近禍、豈敢隱心以避誅
責乎、臣生長邊遠、希涉紫庭、怖懼失守、言不盡心

長才廣度沉遠下條策對

張倚

昔者明王之御天下也、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之以
后、王化之以師、長用人弗及私昵、建官惟在賢才、夫
難知非獨在於今日、故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自生
人以來、有國之主、莫不得賢則治、失賢則亂、此乃自
然之義、百王不能易也、是知賢人君子、國之所急、詩
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言人君
得其賢臣、所以成其美化、廣其基業也、邈觀歷代、聖
王之求賢哲也、義匪一途、或精選以取之、或降訪以
得之、有常之經、載而始獲、有求之不日而便至、遲速
之理、雖異、輔弼之職、不殊、黃帝勞於夢想、而感力牧
誠之至也、唐堯移於疇咨、而致夔龍、訪之審也、至唐
虞之黜陟、幽明三考、就績夏禹之顧盼、空谷之起成
名、殷宗託夢於傅巖、姬文造心於渭水、此六君者可
謂勤於求賢、而至於用人也、故能使元凱就績、申甫
登朝、道濟五臣、功宣十亂、康良作誦、喜起成歌、人無
險諛之情、代有虛無之樂、山庚入詠、天保爲詩、下懷
報主之心、上荷受大之陳、書曰、百餘師師、百工惟時
庶績其凝、此之謂也、斯並政符大道、理合至公、委質
能臣之一德、所以天工可代人爵、攸宜憑久化、以濟

哀濟藉深功而安宇宙暨戰國之代王道寢微各作英賢或雜或霸楚襄勞持金之聘燕昭躬擁篲之禮空聞借弼之議未覩升平之業雖桓公之有仲父晉侯之獲趙文委任責成共登霸道唯勤鬪爭之理不務淳和之績而動乖王度舉違帝典故五尺童子耻之不諱况所由離亂何其早也秦皇不仁虐亂是極儒生填於坑井詩書滅於煙火忠貞清白以爲徒苦諂佞邪媚謂之至公卒以覆亡爲後代誠實由遠賢近佞使之然也漢高祖雖不好儒然亦任用英傑登壇而禮韓信輟洗而迎酈生委蕭曹以股肱寄張陳

四續奇賞

卷十一

策

以社稷至孝武之仁儒學漸該採董仲舒之策始令郡國貢舉於是賢良方正之士務委雲集其是錯公孫弘匡衡蕭望之輩並繼踵而至故當文章之代雖爲得人詩稱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漢所以寧者亦士之力也光武仗吳起以立功任賈充以起事投奇取異決自於心爰至顯宗中興於茲爲盛由此而兩漢之代數百年間陟止黜邪褒善貶惡雖不懷唐虞之法亦去煩苛亂幾乎大成矣逮獻帝之際奸猾縱橫升必以財進不由道於是縉紳潔白之士疾之若讐乃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

泥高第良將怯如龜至乃懸爵而賣之列價而爭之守正道者以爲陸沉由斜徑者謂之智變衣冠爲之失序賢哲由是潛藏遂使社稷喪亡後嗣覆滅悲夫此伐檀所以興刺黍苗所以勞歌無他故焉賢人不得進也及乎當塗啓運典午開基陳羣制九品之條劉毅興八損之權故曹羲疾其闊遠孫楚以爲鬼錄遂令權要歸於中正威福去於天朝臧否任情品藻乖次求齊之季梁隋之末聘士求賢罕聞稽古棟橈鼎折唯見陵夷既同自鄒之譏詎勞更僕之說聖上覽百王之得失立萬代之規模大開舉爾之科廣陳

四續奇賞

卷十一

策

訓迪之典用與不用賢否各稱其能材與不材輪擷並當其任小人去位疾之猶若寇讐君子盈朝求之恒如不及故得百僚無濡九有升平不聞濡翼之議永絕爛頭之謂仲長亡越級之論賈生無調下之悲今欲遠服尤禹之蹤近奔劉曹之法增秩令其求任錫帛許其不遷使官不易能職遵代掌雖優賢之義有所會通而隨時之談或恐未可何則太古敦朴務靜人希敦朴則易淳務靜人希則易理故不勞而功可就今聖明無事才多俗阜俗阜則事煩才多則理劇必資明哲獨任不以避嫌但使委得其人數選何

妨化理如其用失其理久任豈廢功虧愚管所窺以爲如此大體期於不濫所務在於得賢苟違此途未知其可謹對

四續奇賞

卷十一

某

九

賢良方正科策對

蘇晉

物以類昇方以類降故小火趨拾未始離乎類也所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雲從龍風從虎時其效歟矧惟生人懷五常含好惡自然之勢也安可處非其類乎斯固士君子砥行立名伸首抗迹思欲奮迅泥滓凌邁雲漢與鸞鳳爲伍矣豈不能折其鋒沮其目誠謂類有聚羣有分下流不可久居且無其時猶欲千進之若此況乎師曠傾耳卞氏拭目將欲察異音求奇彩苟有留者誰肯遷延於解衣之試哉策曰薦來之法抑有多途取捨之方莫能折衷何則舍光隱迹四續奇賞卷十一某

不盜處士之名介立寒徒安獲知己之薦舉進之法應有通規取捨之言日無蓋善者大人洪範然則局其心飾其狀不可知也貌不可窮以言將爲辭者不可也求乎其端或有可知矣夫天之嚴乎其上者施人以氣地之設乎其下者成人以形高下之間不可逃者形氣而已矣氣之積者彰乎形形之動者感乎物彰於形故可以察察感於物故可以類求察其象長短之材可並矣求其類邪正之氣可識矣雖則含光隱迹介立不羣終不能以形逃不能以氣隱明矣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以化理
正其德

虞哉古聖王之觀人也。朱嘗越於是取捨之言非不盡善也。但夫懷詐飾偽舉世有之。于祿者不盡善舉人者不盡智。或以勢逼或以利興。觀象察言以難其識。附威藉利。諛媚其心。有於此者。則取捨之方何所施矣。嗚呼。負舟登山。誠難事也。策曰。文武之道。方冊所不墜。德怨之報。人情之大綱。射為諸侯。杜預無穿札之力。士為知己。崔洪有挽弓之悔。相國澤宮。失之遠矣。子皮鮑叔。夫何有哉。夫射者先王所以定人之心。和人之志。亦以示其威儀耳。以為諸侯分我茅土。育我黎蒸。撫有威衡。持乘生殺。當審心定志。敷惠遵和。故為其立飲射之法。以導達其志。不在穿札貫射矣。子曰。射不主皮。即其義也。則夫麗龜賈石者。將武夫之伎耳。非不侮鯨鯢。保其社稷之業。夫有大功者。獲大賞。異哉。當陽。誠無間然矣。古之君子。冠帶而步於朝。則必有益於時矣。以為益時者。莫先於進賢。苟得其人。則沒齒無怨矣。又何可顧望。默識乎。子曰。定其交而後求。夫古之人。定其交者。將弘濟時務。免清世幾。思夫道不吾行。才為時弃。是用定其交。求其達。豈徒啗餽存於情之所好哉。若以情之所好相求。則是使僻比周之人。豈得為文雅君子乎。崔侯必不以

挽弓為侮。使手皮。為國產。叔牙舉夷。吾終不能光。典鄭邦。匡合齊社。亦未足以紛昭載藉矣。策曰。舉賢受賞。非才有罰。國柄所加。期乎必當驗之。從政效無限斷之年。試以文才智。有遲速之別。知而不舉。間譏竊位。舉非其人。寧當顯戮。臧孫之犯。既是虛刑。子文之辜。復當何典。內外齊舉。援親豈不致嫌。師錫具陳。行慶又誰為首。夫天之平分萬物。體不俱舉。有其才疑者。童其首。揮其異者。兩其足。惠不必備。才難盡善。其人善於政者。不必有其文。工於詞者。不必敏其事。書曰。無求備於一人。詳矣。先王均其曲直。任之事宜。物各有其長。工拙不相害矣。故書曰。明試以言。車服以庸。則先試其人。以官備在方冊矣。夫政有序。化有漸。而有險夷。功有隱顯。為政者當責其歲晚。不可中道而廢也。施政立憲。不過乎三年。人情大可見也。孔子曰。暮月而化。成書曰。三載考績。何得無限斷之年。歟。夫文者。其能書理。論宜道其業。非得意之實。乃無意之筌。歟。夫傳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又曰。非文難以自達。苟欲考之。文詞求之。遲速則志有可得。在政期享。言之無文。用亦何害。且夫官爵者。至公之器也。為賢者。至公之道也。君子持至公之道。守至公之

器進思盡忠何可回隱復僂薦嫌疑親讐之間哉
者先王之立制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舉非其實
實其阿黨之誅薦得其人介以禁征之賞行慶之典
不偏于師錫矣時理則德存世亂則道喪難乎魯無
君子楚不足徵使子文安居城氏無咎痛哉政不離
矣不有仲尼薦賈之喻千載之後何知其過焉謹對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策對 穆質

臣聞帝王之理殊塗而諫諍之道一致五諫之要同
歸而直諫之用為急今朝廷之不聞直聲久矣伏惟
陛下採唐堯師錫之義降禹湯罪已之詞詳延直臣
博求失政自近古已來憂勞思理未有如此其至者
且何患乎不得為堯舜而已若欲陛下之德與天比
崇欲陛下之名與天無極斯乃天之意也臣之志也
不然者臣當退從作者七人之八耳孰為來哉制策
曰上古有道之君垂拱無為以臨四海不理而人化
不勞而事成星辰軌道風雨時若邈乎其不可繼何
施而臻此歟三代以來制作滋廣異文質之辨明刑
賞之鄉威之以刑導之以禮敦其俗而彌薄防其人
而益偷豈澆淳必繫於時耶將聖賢間生而莫之振
也臣聞三皇以道化五帝以德化故曰修己以安百
姓垂衣而化天下天何言哉帝何力哉無為而已遂
性而已至道既往至德寢衰而三代之士先之以禮
義故有法度之制質文之變高其隄防崇其刑辟不
臻大化迄可小康上古之君三代之主教道既異勞
逸自殊則知理之盛衰皆德所致效在德有優劣非
時有澆淳繼三代者其路殺可知矣制策曰朕祗膺

累聖之業，猥居兆人之上，虔恭刻厲，如恐墜失，憂念庶務，夕惕晨興，臣聞舜禹日兢湯武日業，皆前代帝王之所以爲理，憂勤之至也。竊聞陛下憂勞大道，勤績庶務，無大無小，必躬必親，靡不關心，靡不經手，勤亦至矣。憂亦至矣。然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弊古人云：人生處代，如白駒過隙耳。何忽自苦如此？又陛下一則罪已，二則罪已。若然者，復何用宰相乎？何用有司乎？制策曰：永惟前王之典，慕是則仰大禹以崇儉。法高宗以求賢，興夏啓之征，作周文之伐，旌孝弟，舉直言，養高年，敦本業，均平徭賦，黜陟幽明，厲精孜孜，直言養高年，敦本業，均平徭賦，黜陟幽明，厲精孜孜，勤亦至矣。然而浮靡不化，不行暴亂，不懲姦犯，不息五教，猶鬱七臣未聘，郊黨廢尚齒之儀，蒸然無安土之志，賦入日減，而私室愈貧，廉察口增，而吏道愈濫。意者朕不明歟？勢不可歟？何古今之事同而得失之效異也？思欲刻革前弊，創立新規，施之於事，而易從考之於文，而有據備。陳本末，將舉而行，臣聞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陛下追惟前王之典，慕是稽古之道也。然陛下師古爲理也，欲何爲乎？爲皇乎？爲帝乎？爲王乎？驅天下之人，欲令歸忠耶？歸敬耶？歸文耶？漢文帝以清淨爲宗，近稱刑措，漢宣帝以刑

各律下，亦謂出典自昔以來，未有不舉綱而目正，不澄源而流清者矣。此亦陛下熟聞之矣。是憲是則之，宜更申明之，使在下者有所趨也。臣聞大禹稱三王首者，以其卑宮室，菲飲食，裕人克己，儉之至也。其道堙沒，不嗣久矣。惟陛下獨能師而行之，苟論言之可復，則天下之可化，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者也。臣聞自古求賢，各以類至。三皇師其臣，五帝友其臣，三王臣其臣。欲爲王，則行取臣之禮，自管欲爲帝，則行取友之禮，欲爲王，則行取臣之禮，自管哲王，則有感夢而行，傳巖惟肖，則有協卜而出，渭濱親裁，則有平辭以厚禮，湯命五返於處士，則有可就不可屈，備獨三顧於草廬，此皆陛下備聞之矣。臣竊見國家取賢之道，其禮部吏部失之遠矣。則制策之舉，最爲高科，以臣言之，不待無弊，且陛下弓自不出，玄纁深藏，無聘問之先，有投刺自媒者，無較輪之禮，有躡屣而來者，支離於京闕，會計於有司，又廣張節文，妄設條格，禁御約束，降諸盜賊，防賢之意，其於防姦，崎嶇困辱，曠日永久，然則一觀天顏，一承聖問，臣恐皇主佐略，不可由此而致也。今之所得者，乃臣輩瑣瑣者耳。彊名曰賢，賢者固如是耶？厚顏包羞，臣竊

自笑則高宗求賢之意似或不然此國家最弊之務
伏惟陛下加思重而慎之陛下文可經天地武可定
禍亂我武載張則河殤亡命之寇既以枯朝自滅我
支載修則淮瀕通遼之醜可以不日自來道冠古今
功格上下夏啓周發曾何足云陛下旌孝弟而孝弟
未能化人旌之未得其實也舉直言而直言未得上
達舉之不以其人也養高年則廢禮已久永有聞焉
敦本業則失農者多鮮有勸者平均徭稅而怨嗟日
生姦賊之吏未去也黜陟幽明而善惡同貫考課之
法未精也陛下師崇儉之遺訓則浮靡何患不革而

四續奇賞

卷十一

十七

王之典譽必用則理化何患不行化行則暴亂懲奸
犯息然後禮義可決五教自宣矣七臣者豈非孝經
所謂天子有爭臣七人乎今朝廷列官致位有以諫
爲名者左右前後拾遺補闕其數甚衆不止七人使
陛下有木索之嘆其過將有所歸矣以陛下養高年
之禮著于上則鄉黨不廢尚齒之儀均征之法行于
吏則蒸黎有安上之志安土則樂業樂業則務本務
本則典農興農則家給家給則賦不減而人不貧矣
吏道愈淫者吏不精也臣竊見吏部課最者遣其實
以資歷爲優試材者失其本以書判爲上加以檢驗

滋章簡牘繁操頓耗淹滯吏緣爲姦事壅於上權移
於下胥徒末品得擅官府所以財賄公行不殊市道
量職求直價若平準古則爲官擇人今則爲財擇官
反古害今其弊如是又有通經之目試文之科不同
歸於吏部選之至於此雖廉察日增固不及也若刻
革前弊明詔固當疾行創立新規微臣以爲不可且
烈祖之憲章未改前王之法度繁然得極如毛在克
已而已何必改作然後成功因人之欲順天之時則
易從行古之道得理之中則有據制策曰自頃陰陽
舛候侵沴沴與仍歲旱蝗稼穡不稔上天作孽必有

四續奇賞

卷上

十八

由然屢爲凶災其咎安在傳曰時之不义厥罰且
又曰亢湯水旱數之常也二者相反其誰云從人靡
蓋藏國無庫積版屢延卿士詢訪謀猷至乃咸允食
之徒罷不急之務既聞嘉話亦已遂行而停廢之餘
所費猶廣欲轉輸於江徼則遠不及期將搜粟於關
中則擾而無獲節軍食則功臣懷怨者吏員則多士
靡歸中心浩然罔知攸濟臣聞旱蝗者積諸洪範爲
言不义之罰也言之不义令之不信也言者西方金
也金失其性爲木所傷木東方少陽古云陽勝所以
爲旱陽亢亢極氣又鬱蒸則介蟲爲孽螽斯爲害臣

見比年旱魃為害已甚矣。則洪範之徵亦明矣。無乃陛下詔令不信乎。抑又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其握兵者不本乎仁義。貪於殘戮。人用愁苦。怨氣積下。以傷陰陽之和也。則國家兵先於河北。旱蝗適之。次及河南。旱亦隨後。次關中。關中又蝗。旱既仍。歲蝗亦比年無。乃陛下用兵者不詳其道也。臣謹稽古典。參於歷代。禳除異術。祈禱多門。至若貶食省用。稼穡圭璧。求邪於幻術。覲福於釋流。土龍矯首於通衢。羣巫分袖而鼓舞。此又從人之欲也。至若兩漢舊儀。三公當免。卜式著議。弘羊可烹。此又一時之事也。然俱非救

西續奇賞

卷七

十九

旱之本。去災之道。則有一郡一邑。宰牧勸郵人。隱情達神明。或以身禳。或以心禱。蝗且出境。旱不為災。牧宰之微。尚或臻此。况陛下尊為天子。德為聖人。神動而天從。氣使而時變。至誠所感。何往不通。臣伏見陛下去年八月二日所下德音。趨正殿而不居。損常膳而不御。議獄緩死。掩骼埋胔。詔文始青。害氣將究。詔書始下。和氣自生。故不旬朝之間。兇崇殲殄。兵革偃息。甘雨荐降。氛災自銷。天之監人也。明矣。速矣。然則陛下之德。有以動天。天且不違。况於鬼神乎。若堯湯之災。陰陽之數。此則先儒之言略矣。小臣不敢

傳疑。惟洪範之徵信也。謹而言之。陛下鑒之可也。臣聞堯之水湯之旱。而國無損瘠者。蓄積多而備先具也。今國家或時不雨。一歲不登。堯湯比之。懸矣。人至困竭。國為空虛者。備之不早。頃所以賦歛無極。怨讟日盈。權須詭求。朝令夕具。豈不以兵食乎。今蒲同勞師既還。關輔生人。纔息不急軍食。不煩軍須。則搜粟關中。重擾未可。轉輸江徼。雖遠可期。關兵食以廩儲。雖節食。猶慮費用者多。則功臣何因而懷怨。擇賢才以實官。雖省員。猶慮曠職者眾。則多士何愛而靡歸。臣聞方內之理亂。由君上之所執。上有所執。則下有

西續奇賞

卷七

二十

所守。臣竊觀國。或似或不然。無可久之。聞無常。之制用。無本末舉。無條綱。任運而行。應急而化。有之。觸用。濟江河。如亂絲之棼。望成綸綍。所以遇運則福至。遇厄則禍生。遇歲惡則勞。遇歲豐則逸。坐迎天命。不關人心。聖心浩然。罔知攸濟者。乃葵倫不敘之。故制策曰。子大夫蘊蓄才器。通明古今。副我虛求。森然就列。臣聞之。殊味極時之難災。畢志直書。無有所隱。此乃陛下厚禮眾君子之意。臣微員。足以當之。若臣者。生為唐人。馬牛之齒。甫以壯矣。道不得行。身不得遂。陋矣。賤矣。與螻蟻何異。然詩書天人之際。皇王

經緯之道三墳六經先流百氏前王沿革之要歷代
興亡所由既嘗經之于心頗亦備之于學雖未之究
可略而言至若時政之損益任賢之得失刑辟之有
輕有重生人之裁判裁病臣又耳或有所妄聞身遠
與寡莫為之先且無因至陛下言之爾皇天后土宗
廟社稷實宜知臣之心每用憤發惻隱憂慮激於
肝血藏於體思有以一陳之久矣蒙陛下開天地之
德降雷雨之施深詔執事旁延郡國俾有賢良方正
直言極諫之舉臣也幸苟有志人乃舉之此亦上天
降祐皇唐使陛下錫臣此便得有路索言之於上也
四續奇賞 卷十一 三十一

若賢與良則臣豈敢惟諫與直或有可觀言不直諫
不極是微臣不忠之罪孤陛下虛聽之德也如至忌
諛諛諛諛諛附律肺醢醢戮戮戮戮刑此乃昏主暴
君亡國之具亦陛下之所明知故臣不復有虞於聖
朝耳是敢竭慮極愚指陳其切是耶納而行之非也
容而宥之所謂言之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謹對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對

舒元襄

臣久訝今之天道運行地力負載生生滋息皆與堯
舜禹湯之時不異及言其理亂安危則邈然數千里
而遠臣因靜索其源蓋由時君之所致也在禹以夏
土祭以夏亡在湯以殷王紂以殷亡是古今有異耶
直人事而已矣臣嘗病之願抱血誠而寫置於天子
之前天路甚高無由上達所以卒歲於悵如抱沉痾
天意似知臣有移時之術而能懇懇不已幸使臣不
為霜露所薄而無犬馬之疾得遭遇陛下嗣位之日
首以直言極諫徵夫賢良方正之士而虛心以問之
四續奇賞 卷十一 三十二

此乃五帝三王之所難行而一朝陛下盡能行之所
謂天地交泰之時也臣不敢思繼繼就湯鑒之諫願
盡吐成敗利害之根願解天下之元元倒懸之急也
亦不枝蔓藻飾以為言上緣聖問下切人情度陛下
必能行之者而後言之伏惟陛下察其忠而聽其直
實天下幸甚謹昧死上言制策曰古人云希顏之徒
亦顏之流又曰舜何人也余何人也予竊不讓欲追
蹤乎三代俯視乎二漢陶今俗於至道蹟先人於泰
和子大夫皆蘊器應薦憤憤悱悱思所以奮者於日
久矣當極其慮開予鬱滯者陛下首問及此有以見

聖人思理之深也。臣聞楊雄有希顏之言。顏淵有慕聖之語。皆謂生雖異代。但行其道。即其人也。今陛下蘊上聖之姿。執大寶以御乎人。夫寒暄發於咳唾。生死繫於喜怒。其力與天地爭大。其財與泉源不窮。臣竊謂以此之力。提五岳而舉乎四海也。今賜策曰。予不讓欲追蹤乎三代。俯視乎二漢。此乃陛下謙光之至也。微臣敢不拜舞稱賀。條列而言乎。臣聞三代之理。以義化天下。其猶天地之無不覆載。日月之無不照臨。雖負至聖之姿。常若不足。在求賢以輔。張諫以規。憂天下之憂。樂天下之樂。未嘗枉一物而私其功也。三代之後。亦求其所理之門。何者。足以立功而親人。此道苟失。在本常有思天下之苦。既不知其若必輕用其人。所謂輕用者。非謂日殺不辜。蓋以天下之力。既困而上之用。無節上之用。無節則有轉。茲滿壑之患。生於無節。足以爲生人之刀鋸也。又有甚於此者。則爵祿偏於興臺。威福生於左右。刑罰不足。法令不行。天下昏亂。猶不知覺。自以爲萬代之安。以此求理。何異緣木而求魚哉。今陛下欲追蹤乎三代。則莫若用三代之理。何者。伏望陛下以其德理天下。則思求賢以廣其覆載。以貞明並日月。則思納諫以助

四續奇賞 卷十一

三十三

其照臨察逆耳之言。則知其爲端士而進用之。聞悅心之語。則辨其爲邪諂而斥遠之。御一膳。思天下之饑。披一裘。思天下之凍。覽國史。思祖宗創業之艱難。觀貢賦。思黎民耕織之勤苦。居宮殿。思棟宇之勤勞。視嬪嬙。思離曠之怨恨。聲色遊宴。悟伐性之言。馳騁攻獵。念垂堂之戒。裝六軍。無令侍寵。抑近習。無縱威權。無使有求恩之名。無使有得幸之號。無使內干外政。無使中奪外權。無垂餘喜之賞。無行遷怒之罰。無求悅目之華。無好蕩心之巧。此乃三代明王理天下之術也。陛下誠能慕之。則宜法而行之。行之不已。自然遠超於三代矣。臣俯視二漢。乎此則陶令位於主道。跡兆人於泰和。豈勞聖慮。裁制策曰。大禮樂刑政。理之具也。禮樂謂威儀升降。鏗鐃拊擊也。刑罰謂旱天時節地利和神人齊風俗也。刑政謂科條章令。繁文申約也。將務乎愧心格耻。設防備微也。必有其論。何方致之者。臣聞禮樂刑政。理天下之本也。三代之理。未始不先於禮。禮明則君臣父子長幼尊卑。識其分而人倫之序正矣。人倫之序正。則和順孝慈之慶。感於上所。以阜天時也。貴賤之位。別於內。則奢侈耗盡之弊。息於外。此所以節地利也。自然上下

四續奇賞 卷十一

三十四

交泰而天下之志悅。天下之心悅，因可以達於樂。樂達則神人自然和矣。神人和，則風俗自然齊矣。仲尼曰：「安上理人，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此之謂乎。固非謂夫歲饑，井降，鏹鎗拊擊也。伏惟陛下舉三代禮樂而行之，而不以形聲之爲貴，則可以阜天時，節地利，和神人，而齊風俗。刑政者，國家之大典，臣聞貞觀之理，刑政甚明。夫刑者，期於無刑；政者，期於無政。蓋以一人而齊天下，能用之者，則理不能用之者，則亂。刑設而不犯，畫一之謂也。政立而不易，必行之理也。然後能去奸宄，懲暴亂，而養育黎人也。然其

四續奇賞

卷十一

字五

患在於任情好惡，遠近雷同，雖亮亦不可爲理也。況今人人自爲強禦，欲其愧心，格趾設防，銷微無由得也。何以言之？今軍伍之人，陛下之人也；府縣之人，亦陛下之人也。既皆陛下之人，則刑政所宜共守。今有惰遊無賴之人，不修木業，輸貨權配，苟求微利，一入北軍，張彰附勢，憑託附籍，恣行兇頑，執憲與尹京者持陛下刑政以繩其罪。主者則云：「彼越局而挫我也。」遂夸其威權以固護之。持刑政者無由而禁，徒有城狐社鼠之歎耳。此陛下刑政不行於穀下也。其遠者乎？其外則守土之臣，或多自開戶，煽征徭，擅稅，不本

制條。刑罪重輕，率於胸臆。此陛下刑政不行於內地。況其遠者乎？伏惟陛下明於用刑，則可與期於無刑矣。豈止於愧心耻格乎？率力爲政，則可與期於無政矣。豈止於設防鎗鏹乎？伏惟陛下徵貞觀刑政而行之，則天下之人有耻且格矣。制策曰：「四人混處，遷於異物，歷代以降，皆所共患。士本於儒，而有詭道之行，農尚篤固，而多損本之心，工繕用物，而作雕磨之器，商通有無，而貴難得之貨，思矯其弊，必有其術者。」臣聞明君在上，制四人之業，不使爲異物所遷。今士之爲儒，非不强學而有詭道之行者，其弊自陛下親巧

四續奇賞

卷十一

字五

諛而踴躍者也。農人之業，非不篤固，而多損本之心者，其弊自陛下嗜珍味而忘非薄也。工人之業，非不專而作雕磨之器者，其弊自陛下厭朴素而尚淫巧也。商人之利，非不多而貴難得之貨者，其弊自陛下貴珠玉而賤布帛也。伏惟陛下斥巧諛，則士無詭道之行矣。絕珍味，則農無棄本之心矣。碎淫巧，則工無雕磨之器矣。賤珠玉，則商無難得之貨矣。矯弊之術，其在此乎？夫矯弊在先，原其本，然後責其末。何者？制士人之祿，使稍優寬，農人之稅，使加薄，酌工人之庸，使當而來，商人之貨，使其通如此，自然各修其業矣。

復敢有爲異物所遷則陛下之刑政存焉制策曰漢高之基稱蕭曹孝宣之興稱丙魏朕觀其書燦焉盡在我國家之盛其紀年則曰貞觀開元其輔相則曰房杜姚宋朕觀其書則拔羣絕類者不能相遠然兩朝之盛四子之能不可誣也將與元化合德謀謀而無際歟者臣聞元首以輔弼典理自古王者期建非常之業則必有非常之人以佐之漢之高祖資蕭曹孝宣憑丙魏一則以創業一則以中興其道可得而知也漢祖起於布衣以有天下大敵未滅日月持久蕭曹匡輔謀計居多所以覺其功業盛也孝宣起於

四續奇賞 卷十一

二十六

人間霍光殺方親政事然霍光雖乘時之功不通經術非王者之佐弊政尤多丙魏秉桴之餘以易股肱之任卒致中興所以覺其輔佐之勞也我太宗玄宗明聖之資海內從化而房杜姚宋當至理之代皆盡啓沃之力咸有匡輔之道主聖臣賢君臣道合是以貞觀開元與漢之功臣有異而兩朝功德事業光乎史冊陛下以拔羣絕類之不相遠者臣謂所謂主聖臣賢道合交泰正史氏無德而稱焉制策曰口食至多而聖闕者情供億至衆而財官是空官無闕員而家食者告國德澤仍臻而鰥弱者未贍必有其肯何

以辨之毋泛毋畧毋游說毋隱情以副虛求朕將親覽陛下終問及此有以見聖心憂勤之至也微臣敢有所隱而不盡言乎陛下以口食至多而聖闕者情供億至衆而財官是空非止失勤儉之化而下棄其本不務乎夫欲聖闕多而財賦足者莫若勸人之務本務本在百姓樂其業而墾土以教樹桑以絲此者取之於厚地厚地之出如泉源焉豈有窮竭耶今捨此不務而欲聖闕之不惜不可得也今陛下官室池臺之盛則人務採伐而輒趨斧斤之利此耕夫十去其一也後宮羅綺錦紅者數千人日費數千金此耕

四續奇賞 卷十一

二十七

夫十去其一也尚食之饌窮海陸之珍以充上方一飯之資亦中人百家之產此耕夫十去其一也龍馬與鷹犬之多皆使廩養之其芻粟梁肉之供一物之命有甚於人此耕夫十去其一也車輿服玩皆錯以兼金鍍以美玉或文犀瑇瑁大貝明珠齒革羽毛異極奇採之者或航溟海梯崇山力盡不同繼之以成此耕夫十去其一也有假于浮屠削髮感衆而建立寺宇刻彫像形度天下之多不下數十萬此耕夫十去其一也姦吏理人苟以應辦爲先急徵其租厚納其賦以媚於左右此耕夫十去其一也上當奇

通商通無用之貨上好技巧則工作無用之器器與
貨皆出於人力乃委於無用之地此耕夫十去其一
也此數者乃困生人之力而竭國用之甚者陛下誠
能慕乎茅茨之化繩浮屠惑衆之教抑姦吏賦歛之
心閉工商無用之事則百民皆歸本而聚闕矣何慮
乎口食至多哉陛下誠能節嬪嬙之侍斥大馬之繁
減海陸之溢省車輿服玩之珍則賦自然足何慮乎
供億之衆哉故語有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使伊傅
復生爲陛下計者不能易此也陛下以官無闕員而
家食者告困豈非擇才授任之不明歟遷轉課績之

四續奇賞 卷十一 第一

二十八

不廢歟今自三事及群有司皆有其官官有其職
成在於歲滿則轉不知陛下何以選而後之哉臣聞
前日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言內外各用其人爲理而
天下安寧也今多士盈朝而使陛下憂勞若此雖無
闕員將何用哉其失文王以寧之謂也陛下何不
於其局而考其課績有其效者則用之無其效者則
退之如此則尸素充員者鮮何憂乎宗室而告困哉
陛下以德澤屢降而鰥弱者未贖豈非方之臣爲
進退其恩者耶竊見今主守之臣與聚歛之臣巧計
萬端割剝生人膏血兩稅之外徵率雜科以爲非時

之進富貴下條件而陛下恩澤於是有月進時進朝賀之進
羨餘之進不減下當進之時表章上言皆云臣自方圓不援
陛下百姓舉此一節則明其欺詐甚矣今長吏節度
觀察刺史之家其奢者家僮數百人其儉者不下百

人以其祿俸自給尚且不足必重歛於人以繼之則
明知其所進非祿俸也既非祿俸而云不擾百姓將
何得哉所以兩稅之外常有誅求鹽鐵權酷重苛詭
稅託爲進奏般次相運水陸轉輸半入私家今天下
之人流離棄業日益困矣而陛下無由知之雖仍降
德澤德澤不流則鰥弱者從何而贖陛下聞之得不爲
四續奇賞 卷十一 第一

二十九

少軫聖慮少軫聖心臣竊謂陛下將不忍聞也陛下
倘察臣之言特回聖意爲思之物有司籍天下
定之租賦禁奸臣非法之誅求減鹽鐵權酷之誅
絕天下無端之進奉如此則德澤自降天下之人
獲餘息富而庶矣豈虛乎鰥弱之不贖哉然請問所
及皆當今之切者微臣上言亦已盡矣陛下察而行
之在陛下留心庶政而法其兢兢業業者而已何者
陛下春秋鼎盛上荷十二聖之重構自即位以來當
日昨不視朝大臣憂懼百辟惴惴進諫者詞音懇切
陛下既嘉其忠亦允其請然宰相卿士未有轉時之

對則萬幾之重其關幾時加之千門之深羽衛之隔則堂上之遠豈止於千里哉陛下雄傑聰明極思慮而憂天下何由而得雖曰徵賢良爲直諫又何益於理故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推是而言則天下理亂不由陛下而致其由誰乎臣所謂留心庶政而法其兢兢業業者蓋由此也況今大弊未去其可忽之耶臣所謂大弊者在法吏之舞文權臣之弄柄朋黨連結貨賄公行以中外重位出入迭居名器輕於糞土公侯徧於頑駑恣行威福所傷暴殘諫官不敢論御史不敢糾雖陛下有天下之

四續奇賞

卷十一

三十一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對

劉 賁

謁衣小臣賁沐浴齋戒伏於彤庭之下謹頓首上言皇帝陛下臣誠不佞有匡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時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但懷憤抑鬱思有時而一發耳常欲與庶人議於道商旅誦於市得通上聽一悟上心雖被妖言之罪無所悔焉况逢陛下以至德嗣興以大明垂照詢求過闕咨訪賢良下制中外舉能直言極諫者臣既辱斯舉專承大問敢不悉意以言至於上之所忌時之所禁權幸之所惡有司之所與奪臣愚不識伏惟陛下少加優容不使聖朝有讜直而受戮者乃天下之幸也非臣之所望也謹昧死以對伏以聖策有思先古之理念玄默之化將欲通天人以濟俗和陰陽之煦物見陛下慕道之誠也臣以爲哲王之理其則不遠惟陛下致之道何如耳伏以聖策有祗荷不構而不敢荒寧奉若謨訓而罔有怠忽見陛下憂勞之至也若夫任賢揚厲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者成敗心有所未達以下情蔽而不得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達欲俗之化也在修己以先

四續奇賞

卷十一

三十一

四續奇賞 卷十一 策

三
三

之欲氣之和也。在遂性以導之。故災旱在致乎精誠。廣播植在視乎食力。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繁。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豪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生徒惰業。由學校之官廢。列郡于禁。由授任非人。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伏以聖策有擇官濟理之心。阜財發號之嘆。見陛下教化之本也。且進人以行。則枝葉安有難辨乎。防下以禮。則耻格安有不形乎。念生寡而食衆。則可罷斥惰游。念令煩而理鮮。要在察其行否。憚延群彥。願陛下必細其言。造庭待問。則小臣其敢愛死。伏以聖策有求賢箴闕之言。審政辨庶之令。見陛下咨訪之心。勤也。遂小臣屏灯蒙之志。則弊革于前。守陛下念康濟之言。則惠敷于下。邪正之道。分而理。古可述。禮樂之方。著而和。氣克充。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權。嚴尤所陳。無寂上之策。元凱之所先。不若唐亮之考績。叔子之所務。不若虞舜之舉。且俱非大德之中庸。未可爲上聖之龜鑑。又何足爲陛下道之哉。或有以繫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者。臣請披瀝肝膽。爲陛下別白。而重言之。臣前所言。皆王之理。其則不遠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始終不懈而已。臣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始也。春秋以

高
通
下

四續奇賞 卷十一 策

三
三

元加於歲。以春加於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始終。必法於天者。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既能謹其始。又能謹其終。懋而修之。勤而行之。則可以執契而居簡。無爲而不宰矣。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矣。又安有三代循環之弊。而爲巧偽滋熾之漸乎。臣故曰。惟陛下致之之道。何如耳。臣前所謂若夫任賢。揚厲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者。實以陛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今陛下不以國家存亡之計。社稷安危之策。而降於請問。臣未知陛下以爲布衣之臣。不足以定大計也。抑或萬機之勤。而聖慮有所未至耶。不然。何宜憂者而不先憂乎。臣以爲陛下之所慮者。宜先憂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此四者。乃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既艱。難而成之。胡可容易而守之。晉太祖墜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業。玄宗繼其明。至于陛下。二百有餘載矣。其間明聖相因。擾亂繼作。未有不委用賢士。親近正人。而能紹興徽烈者也。或

一日不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耻萬古爲恨臣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晉董仲舒爲漢武帝言之畧矣。其所未盡者。臣得爲陛下備而陳之。夫繼故必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故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臣又按春秋閹寺殺吳子餘祭。書其名。春秋譏其疎遠賢士。昵近刑人。有不君之道矣。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戒。將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而履正道。將杜篡弑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殘。親骨鯁之彥。輔臣得以

國續奇賞

卷七十一

上

專其任。庶寮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蔡邕五六人。天下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福相。勢傾海內。群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於蕭牆。奸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矣。此宮闈之所以將變也。臣謹按春秋魯定公元年春王不書正月者。春秋以爲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况皇儲未建。郊祀未修。將相之識不歸。名分之宜不定。此社稷之所以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王札子殺召

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而此書者。重其專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君。君之所操者在命。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于晉。書其歸者。以其能逐君側之惡人。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身爲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爲義。則政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此海內所以多亂也。故樊噲排闥而雪涕。袁盎當車以抗詞。京房發憤以殞身。竇武不

國續奇賞

卷七十一

上

顧而畢命。此陛下皆明知之耳。臣謹按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君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陰重之機。處父所以及於賊。故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洩其事。則下不敢盡言。故傳有造膝說詞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爲陛下言之。慮陛下必不能用之。陛下既忽之而不用。必洩其言。臣下既言之而不行。必嬰其禍。適足以鉗直臣之口。而重姦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故低徊鬱塞。以俟陛下感悟。然後盡其啓沃耳。陛下向

不以聽朝之餘。明御便殿。召當時賢相與舊德老臣。訪持變安危之謀。求定傾救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脇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愛其所宜愛。既不得理於前。當理於後。不得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終任賢之効。無肝食之憂矣。臣前所謂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者。臣聞堯舜之爲君。而天下大理者。以其能任九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其舉。不二其業。不侵其職。居官惟其能。左右惟其賢。元凱在下。雖微而必舉。四凶在朝。雖強而必誅。考其安危。明其取舍。至秦之二代。漢之元成。咸願惜國如唐虞。致身如堯舜。而終敗亡者。以其不見安危之機。不明取舍之道。不任大臣。不辨奸人。不親忠良。不遠讒佞。伏願陛下察唐虞之所以興。而景行於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於後。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而庶官無賢士。今綱紀未絕。典刑猶在人。誰不欲致身爲王臣。致時爲昇平。陛下何忽而不用之邪。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其惡如四凶。其詐如趙高。其姦如恭顯者。陛下又何憚而不去之邪。神器固有歸。天命固有分。祖宗固有靈。忠臣固有心。陛下其

四續奇賞

卷十一

三六

念之哉。管秦之亡也。失於強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強暴則則臣畏威而害上。微弱則姦臣擅權而震主。臣伏見敬宗皇帝不慮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社其漸。則祖宗之鴻緒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臣前所謂陛下心有所未達。以下情塞而不得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者。且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無由而知。則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無由而信。臣謹按春秋書梁亡。不書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思慮昏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爲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然。以自取其滅亡也。臣聞國

四續奇賞

卷十一

三七

四海困窮處處流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餓寒孤獨者不得存老幼疾病者不得養加以國權兵柄專在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奸吏貪祿而弄法冤痛之聲上達于九天下入于九泉鬼神爲之怨怒陰陽爲之愆錯君門九重而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貪盜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旦夕卽不幸因之以師旅繼之以凶荒臣以謂陳勝吳廣不獨生於秦赤眉黃巾不獨生於漢臣所以爲陛下發憤扼腕腐心泣血耳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何由而知之乎有子惠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

乎致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者固其然也臣聞晉漢元帝卽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美然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好兒日強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自陛下御宇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息自喜復生於灰亡之中也伏願陛下慎終如始以寒萬方之望誠宜捐國權以歸其相持兵柄以歸其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奸吏貪祿之害惟忠賢是近惟正直是用內寵便辟無所聽焉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統之以利煦之以和教之以孝慈導之以德

義去耳目之塞通上下之情俾萬國歡康兆人蘇息則心無所不達而信無所不孚矣臣所言欲人之化也在修己以先之者臣聞德以修己教以導人修己也則人不勸而自至導人也則人敦行而率從是以君子欲政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從化豈不以立教之旨未盡其方耶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爲明臣以匡時爲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匡時則固本而守法賢不任則重責不足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人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之使必至化之使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邪邪不臣其左右舉賢正不遺其疎遠則化洽於朝廷矣愛人其教本分職而奉法修其身以及其人始於中而成於外則化行於天下矣臣前所言欲氣之正也在安其情以和之者當納人於仁壽也夫欲人之仁壽也在乎立制度修教化夫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歛輕賦歛輕則人富矣教化修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則仁義興焉既安則壽考生焉仁壽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應於上故

災害不作休祥存臻四方底寧萬物咸遂矣臣前所言救旱災在致乎精誠者臣謹按春秋魯僖公一年之中三書不雨者以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魯文公二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人君無憫人之心也存信致精誠而不害物文無憫恤而變成災陛下誠能有恤人之心則無成災之變矣臣前所言廣播植在視乎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繁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人力皆勤矣願陛下察百事之用以廣三時之務則播植不怠矣臣前所言國庫平

西續奇賞

卷十一

蓄本乎元食尚繁者臣謹按春秋減膳於告饑於齊春秋譏其國雖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饑臣願斥游惰之徒以督其耕植省不急之務以賑其元則庫蓄不乏矣臣前所言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由國家取人不盡其材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聲而不求其實故人之趨進也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嚴考課之實定遷序之制則多端之吏道息矣臣前所言豪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謹按春秋齊桓公監諸侯不書日而葵丘之盟特以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

天下武臣
宜其諸

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夫官者五帝三皇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盡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臣聞古者因井田以制軍職問農事以修武備提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可以保乂邦家式遏亂略暨太宗皇帝肇建邦典亦置府兵臺省軍衛文武參掌居閒歲則索弓力積將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修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則

西續奇賞

卷十一

不然矣官不知兵精止於奉朝請大將不主兵事止於養勳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階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嫉文職如仇讐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奸兇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縻藩臣干陵宰輔墜裂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馭英豪有藏奸觀變之心無仗節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耶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還軍伍之職修舊署之官近崇貞觀之規遠復成周之制自邦

畿以刑于萬國始天子而達乎諸侯則可以制豪猾之強無踰檢之患矣臣前所言生徒惰業由學校之官廢者蓋以國家貴其祿而賤其能先其事而後其行故庶官乏通經之學諸生無修業之心矣臣前所言列郡于禁出授任非其人者臣以為制史之任理亂之根本繫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抑豪猾恩可以惠孤寡強可以禦奸寇政可以移風俗其將校曾經戰陣及功臣子弟各請隨宜酬賞如無理人之術者不當授任其官則絕于禁之患矣臣前所言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者臣請以官位祿秩制其器用

無悔焉今臣非不知言察而禍應計行而身戮益所以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人命之寵哉管龍逢死而啓殷比干死而啓周酈生死而啓漢陳蕃死而啓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敢薦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受戮於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四子遊於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爲啓之哉至於人主之政教之疵前日之弊臣既言之矣若乃流下土之患何近古之理而致其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上之所陳者實以臣親承聖問敢不條對雖臣之愚以爲未及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敬奉宗祀以教人孝養高年以教人悃育百姓以教人慈調元氣以煦育扁太和於仁壽可以追遠而無爲端拱而成化至若念陶鈞之道在擇宰相而任之使離造化之柄念保定之功在擇庶官而任之使專職業之守分萬姓之愁痛在擇長吏而任之使明惠養之術自然言足以爲天下教勸足以爲人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宵衣旰食勞神惕慮然後以政其理哉謹對

叙燕

尹洙

戰國世燕最弱、二漢叛臣持燕挾虜、茂能自固、以公孫伯珪之彊、卒制於袁氏、獨慕容乘石勒亂、乃并趙、雖勝敗異術、大槩論其彊弱、燕不能加趙、趙魏一則燕固不敵唐、三盜連衡、百餘年、虜未嘗越燕、侵趙、魏是燕獨能支虜也、自燕覆於虜、虜日熾、大顯、世雖復三關、尚未盡燕南地、國初虜與并合、勢益張、然止命偏師備禦、師伐蜀、伐吳、秦、然不以兩河爲顧、是趙魏足以制虜、明矣、并寇既平、悉天下銳、專力於虜、不能據尺寸地、頃嘗以百萬衆、駐趙魏、訖敵退、莫敢抗、

四續奇賞 卷十一 策 四十五

世多咎其不戰、然我衆、我城、我內、我心、戰不必勝、不勝則事亟矣、故不戰、未當咎也、原其弊、在兵不分、設兵爲三壁、于爭地、犄角以疑其兵、頓堅城之下、求間夾擊、無不勝矣、蓋兵不分、有六弊、使敵首尾以背戰、無他支梧、一也、我衆則士怠、二也、前世善用兵者、必問幾何、今以十才盡主之三也、大衆儼非彼、遂驅無復顧忌、四也、重兵一屬、根本虛弱、緘人易以干說、五也、雖委大柄、不無疑貳、復命貴臣監督、進皆由中御、失於應變、六也、兵分則盡易其弊、是有六利也、勝敗兵家常勢、悉內以擊外、失則舉所有以弃之、行堅記

水哥舒翰潼關是也、是則制敵在謀、不在衆、以趙魏燕南、益以山西民、足以守、兵足以戰、分而帥之、將得專制、就使偏師挫衄、他衆尚奮、詎能繫國安危哉、故師覆于外、而本根不撓者、善敗也、晉者六國有地千里、師敗於秦、散而復振、幾百戰、猶未及其都、守國之固也、陳勝項梁舉關東之衆、朝敗而夕滅、析造之勢也、以天下之廣、謀其國、不若千里之固、而襲新造之勢、微幸於一戰、庸非惑哉、兵久弭、士大夫誦聖、謂百世不復用、非甚妄者、不談然、兵果廢、則已儻後世復用之、鑒此少以悟世主、故述其勝敗云、

四續奇賞 卷十一 策 四十五

息戍

尹沐

國家割弃朔方、西師不出三十年，而亭徼千里環重兵以戍之。雖種落屢擾，即時輯定，然屯戍費亦已甚矣。西戎爲寇遠，自周世西漢先零、東漢燒當、晉氐、唐秃髮，歷朝侵軼，爲國劇患。興師定律，皆有成功而勞弊中國。東漢尤甚，費用常以億計。孝安世羌叛，十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及段紀明用裁五千四億，而剪滅殆盡。今西北涇原、邠寧、泰鳳、廊延四帥戍卒十餘萬，一卒歲給無慮二萬。平騎卒與冗卒較，其中者總廩給之數，恩賞不在四續奇賞卷十一

焉。以十萬較之，歲用二十億。自靈武罷兵，計費六百萬。億方前世數倍矣。平世屯戍，且猶若是，後雖無它警，不可一日輟去。是十萬衆有益而無損明也。國家厚利募商入粟，傾四方之貨，然無水漕之運，所輓致亦不過被邊數郡爾。歲不常登，原有常給，項年亦嘗稍贖矣。儻其乘我薦飢，我心濟師，饋餉當出於關中。則水戰而西，復已困，可不慮哉。按唐府兵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爲今之計，莫若籍丁民爲兵，擬唐置府，頗損其數。又今邊鄙雖有解兵之制，然止極塞數郡，民藉寡少，不足備敵。料京兆、西井數

郡上戶可十餘萬，中家半之，當得兵六七萬。質其賦，無它易賦以泉石者，不易以五穀。畜馬者又獨其難徭民，幸於庇宗，樂然隸藉，農隙講事，登材武者爲什長隊正。盛秋旬閱常若寇至，以關內河東勁兵傅之，盡罷京師禁旅，慎簡守師，分其統專，其任分統則柄不重，專任則將益勵。堅於守備，習其形勢，積粟多教士銳，使虜衆無隙可窺，不戰而懼，兵志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其廟勝之策乎。

四續奇賞

卷十一

四十七

根本

石介

善爲天下者不視其治亂視民而已矣民者國之根本也天下雖亂民心未離不足憂也天下雖治民心離可憂也人皆曰天下國家孰爲天下孰爲國家民而已有民則有天下有國家無民則天下空虛矣國家名號矣空虛不可居名號不足守然則民其與天下存亡乎其與國家衰盛乎自古四夷不能亡國大臣不能亡國惟民能亡國民國之根本也未有根本亡而枝葉存者故桀之亡以民也紂之亡亦以民也秦之亡亦以民也漢有平城之危諸呂之難七國之亂上莽之奪漢終不亡民心未去也唐有武氏之變祿山之禍思明朱泚宗權希烈諸侯之叛唐終不亡民心未去也大四夷大巨非不能亡國民心尚在也觀漢高神文景唐太宗其有以結民心之固王莽奪取漢已亡矣而民尚思漢思宋已故光武乘之中興武氏祿山滔泚思明宗權希烈諸侯之亂唐已亡矣而民尚思唐思宋已故終至於三百年民之本叛也雖四夷之知諸侯之位大國之勢足以移國是傾天下而終不能亡也莽等不能亡漢武氏祿山諸寇不能亡唐是也民之叛也雖以百里雖以匹夫猶能亡

卦

國湯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商陳勝以匹夫亡秦是也噫民之未叛也雖四夷諸侯大臣不臣不能亡國況匹夫民之叛也雖匹夫猶能亡國況四夷乎矧諸侯乎矧大臣乎噫爲天下國家者可不務民乎書曰可畏非民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故古之天子重民也不敢侮於饑寒民雖匹夫也有奸雄有豪傑有義勇伊尹呂望義勇也陳勝豪傑也黃巢奸雄也伊尹呂望不忍桀紂之民塗炭奮於耕釣起佐湯武放桀紂紂義勇矣夫陳勝不堪秦之民役苦憤然舉兵以誅秦秦桀矣夫黃巢何唐之隙因民之飢聚兵以擾天下奸雄矣夫書曰可畏非民有奸雄有豪傑有義勇可不畏乎是以聖人不敢侮於鰥寡蓋不可以匹夫待民也孟子謂民貴社稷次君輕蓋不敢以萬乘驕民也吁昏君庸主不知民爲天下國家之根本以草莽視民以鹿豕視民故民雖叛天下國家傾喪嗚呼民可忽哉臣觀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真宗皇帝皇帝陛下養民勸矣愛心至矣然而天下之民困其故何哉郡守縣令濫矣僧尼多也祠廟繁也差役重也支移遠也貢獻勞也館驛弊也更易數也兼并盛也游惰衆也今欲息民之困在

郡守縣令減僧尼禁祠廟省差役罷支移亭貢獻充館驛久使任抑兼井斥游惰謹求其利病而各置于篇

釋使

孫沐

責使君之
五太極

今北虜強抗中夏若古之大敵國聘問歲至日窺吾國家之隙舉侮甚矣朝廷比遣使介初不擇人頗無辨對之才可使張明中國之威信以警伏戎虜之心者苟欲以戎人幣賜寵之故所遣使人不復有稱於絕域者徒侈潔車服整飾騶旅以夸視於夷落細禮曲謹悉受訓策屈膝虜庭拜望跪起少不敢輒異還上語記一辭不中繩度則按以重罪遣削黜矣雖復間選左右名惠方重之臣然皆束於儀矩屈辭憤結俯仰上下雖有勁辭直氣奇謀博辯刀筆在後蓄不四續奇賞 卷十一 一
得發其毅然欲存國大體者法吏反以為生事而立遷之故妄庸之臣苟欲畢事低首下視暗不敢高吐氣甚者欲發狂疾以自免或對館人醉舞跳跟笑呼妄詭重為點虜之所嫺笑彼戎主方驕吾以繁禮妄說之未足怪也至於墮首之胡館勞王人者亦復狂誕晨夜皆邀狂王人屢省而蹇仰自便甚可怪也大以堂堂中國而一介之使如此折辱天威隨損臣命臣切羞之管漢鄭衆不忍持大漢節對也表獨拜而拔刀自誓唐商侑堅立不動責可汗之失禮李景略以氣制梅祿坐受其拜近者晉天福中王權猶曰義

不能稽顙於穹廬之長。而建詔得罪。欣然就貶。故大節之士。直躬狷義者。非私一身。而以尊主上重國家也。今陛下待虜過厚。責使者之法太密。故不復有儼偉節之士。立威名於戎虜。而使虜知中國之多賢也。而使者亦復氣息奄然。不自振起。唯戎人之所媿視。而踞俟之。臣聞古之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定社稷者。專之可也。又曰。受命不受辭。何則。機事之會。閒不容一息。樽俎之間。折衝萬里。豈復拘以應對之細。夫容貌之苛謹哉。陛下宜與大臣預擇。廷臣辯論。通古今。剛直有威望者。俾使北庭。使一言足以雄中。四續奇賞 卷十一 五十二

終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十二

古吳陳仁錫明卿文評選

論類

經史

六家指要論

漢司馬談

六代論

魏曹 問

編年紀傳論

唐皇甫湜

西晉論

宋何去非

漢論

宋石 介

隋論

宋李清臣

四續奇賞 卷十二

五代論

宋蘇 轍

漢武帝論

宋石 介

漢昭帝論

宋蘇 轍

漢光武論

宋蘇 轍

諸葛亮論

漢袁孝若

管蔡論

晉稽 康

辨曾參論

唐李 觀

管仲論

唐元 結

鼎錯論

唐李 觀

周公論

宋王安石

石慶論

宋秦觀

劉丁執賢論

宋蘇軾

論治

徙戎論

晉江統

應正論

唐王志愔

戶口人丁論

唐杜佑

敢言論

宋張耒

四續奇賞 卷十二

二

六家指要論

司馬談

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叙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叙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難盡用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結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君唱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上勞而臣佚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離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發衰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亂

爲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

大順不可失也。夫儒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採椽不斲，飯土簋，飲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率。故天下共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勢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也。要曰強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

附錄奇賞 卷十二 論

四

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毀而少恩者，尊主卑臣，明分職，不習指諭，越雖有不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及其意，刺決於名，時失人情，故曰使人僇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興舍，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群臣並至，使

豈其神形
亦其本節
用之一端

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款。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今大道混混冥冥，光輝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附錄奇賞 卷十二 論

五

六代論

曹元問

昔夏殷周之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受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進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寢以陵遲吳楚憑江四續奇賞卷十二 六十一

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道宗姬盛情散於曾懷逆謀消於唇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為三晉滅於楚鄭兼於韓暨乎戰國諸姬微矣唯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強秦南畏齊楚故滅亡匪遑相恤至於王叔降為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謫詐之術征伐禍東雖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根固帶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觀周之弊將以為

小弱兄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錫之上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為衛衛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焚列服肱獨任臂腹浮舟江海捐弃楫櫂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十弟功臣千有餘歲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偏說而絀其義至於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偏說而絀其義至於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

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偏說而絀其義至於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

故漢朝倉三丈之劍驅鳥集之衆五年之中而成
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功立勲未有若漢祖之易者
也夫伐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理勢然也
漢鑒秦之失封伯者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
下所以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疆大
磐石膠固東存未虛授命于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
故也向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
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城
下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
之患賈誼曰諸侯疆盛長亂起奸夫欲天下之治安

四續奇賞

卷十一

八

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
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
從至於孝景猥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疎
者震恐吳楚唱謀五國從風兆發高祖嬰成文景山
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
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
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命自是之後齊分爲七趙分
爲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
租稅不預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于
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

葉落則根本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排
擠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
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平
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爲田常之亂高拱而
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
社稷猶懼不得爲臣妾或乃爲之符命頌莽恩德豈
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
逆於哀平之際也徒以權輕勢弱不能有定爾賴光
武皇帝挺不世之姿擒王莽于已成紹漢嗣於既絕
斯豈非宗子之力邪而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

四續奇賞

卷十二

九

制踵亡國之法而僥倖無疆之期至于桓靈闇豎執
衛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夢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
權於下本末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
沸姦內並爭宗廟焚爲灰燼宮室變爲莽藪居九州
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
資兼神武之畧耻王綱之廢絕懲漢室之傾覆龍飛
蕪湖鳳翔究象掃除凶逆剪滅鯨鯢迎帝西京定都
顯邑德動大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
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
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子弟王空虛之

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京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
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之
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代之業也且今之州牧
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將有千里之士兼軍武之任
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問
與相維持非所以疆幹弱枝備萬一之慮也今之用
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
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於百人之上使夫廉
高之士畢志於衡輓之內才能之人耻與非類為伍
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族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
四續前實卷上
根朽則葉枯枝繁者隆根條落者木旅故語曰百足
之蟲至死不僵扶之者眾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夫且
斯基不可舍卒而廢也然則立皆為之有
漸建之有漸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
葉皆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寒之以
黑壤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何暇繁育哉夫樹
猶親戚上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
其離叛危急將如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
也有而設備以懼亡也故風疾至而無摧拔之憂天
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編年紀傳論 皇甫湜

論曰古史編年至漢史司馬遷始更其制而為紀傳
相承至今無以移之歷代論者以遷為率私意蓋古
法紀傳煩漫不如編年予以為合聖人之經者以心
不以跡得良史之體者在適不在同編年紀傳繫於
皆之所宜才之所長者耳何常之有故是非與眾人
同辯善惡得聖人之中不虛美不隱惡則為紀為傳
為編年是皆良史矣若論不足以折星極辭不足以
壯無窮雖為紀傳編年斯皆罪人且編年之作豈非
以事繁日以日繫月以月繫皆以皆繫年者哉司馬
四續前實卷十二
氏作紀以項羽承秦以呂后接之亦以歷年不可中
廢年不可闕故書也觀其作傳之意將以包該事跡
參貫語語纖悉百代之務成就一家之說必新制度
而聘才力焉又編年之史宋於次第率於詳略必舉
其大綱而簡於敘事是以多闕載多逸文乃別為著
錄以備時之語言而盡事之本末故春秋之作則為
尚書左氏之外又為國語可復省左史於右合外傳
於內哉則今之則繁離之則異削之則闕予長病其
然也出太古之軌鑿無窮之門作為紀傳世家表志
首尾具叙錄表裏相發明庶為得中以是無媿太初

以來千有餘歲史臣接躅文人比踵卒不能有所改張奉而遵行傳以相授斯亦奇矣唯荀氏爲漢紀裴氏爲宋略強欲復古皆爲編年然其善辭嘉言細事詳正所遺多矣如覽正史方能備明則褒貶得失章章於是矣今之作者苟能遵紀傳之體裁同春秋之是非文敵逕固直蹤南董亦無上矣儻謬乎此則雖服仲尼之服手握絕麟之筆等古人之章句署王正之月日謂之好古則可矣顧其書何如哉

西晉論

何去非

天下之禍不思其有可觀之迹而發於近而患其無可窺之形而發於遠有迹之可觀雖甚愚怯必加所警備而發於近者其毒淺無形之可窺雖甚智勇亦忽於防閑而發於遠者其毒常深昔者五胡之禍晉室其起者非一朝一夕也探其基而積之乃在於數百歲之淹緩國更三姓而歷君數十平居常日不見其有可窺之形是以一發而莫之能支夫非無形也蓋爲禍之形常隱於福爲福之形常隱於禍人見其爲今日之禍福而已不就其所隱而逆窺之是以四續奇賞

卷十二

論

於其未發皆莫觀其昭然之形此其爲禍至於不可勝救也先王之制夷狄於要荒也甚惡其猾夏而亂華未嘗不欲驅懷而擯之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夷蠻戎狄之君立於四門之外使無與乎備物盛禮之觀後世之君幸其衰敝而悅其向服也因內侮而親之其事卒於漢之孝宣漸於世祖而盛於魏武或空其國而罷徵塞之警或藉其兵而爲寇敵之扞夫既去其備而又役其力可謂世主之大欲國家之盛福矣不知積之既久而大禍之所伏一旦洶然而發若決於水矣之能過晉爲不幸而適當之以其平居常日

不觀其昭然之形故也。昔者孝宣承武帝攘擊匈奴之威，曾五單于內爭，始納呼韓邪使之依阻塞下，稍通五原而來其朝。至於孝元而呼韓邪乃願保塞，而請罷邊備，賴侯應之策以爲自孝武攘之，募非奪其陰山匈奴失所，蔽隱毋過陰山，未嘗不哭其喪亡也。今罷備塞，則示之大利，元帝雖報謝焉，自是胡人亦浸而南，顧漢亦甚悅其來而不之却也。世相因，匈奴日逐之至，遂建南庭以安納之，稍內居之，西河美稷而其諸部因遂屯守北地朔方五原代郡雲中定襄鴈門之七郡，而河西之地鞠爲虜區，如徙叛羌錯置四裔，奇賞卷上。

十四

三輔，魏武復大徙武都之民以實關隴，用禦蜀寇，而匈奴五郡皆居汾晉而近有割據矣。於晉之興，入于中原，半爲夷，居元，漢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人也，而居上黨，魏氏羌也，而居扶風，符氏氏也，而居臨晉，慕容廆也，而居昌黎，種族日蕃，其居處飲食皆冠華矣，而其桀暴貪悍樂鬪喜亂之志態，則無時而變也。是以元海一倡而并雍之胡乘時四起，自長淮之北無復晉土，而爲戰國者幾二百年，所謂發於遼而爲毒深也。雖然，彼之內徙而聽役也，亦迫於制服之威，而其情未嘗不懷土而思返國，甚怨夫中國羈拘

發

而賤侮之也。是以劉氏發憤而反，千晉事雖不濟而劉氏諸帥未嘗一日而忘之也。自魏而上非無明智之主，足以察究微，然孫萬世之慮然皆安其內附，或樂用其力，惟恐不能鳩合而收役之，雖有夫爲禍之形，皆不爲之深思遠慮，就其所伏而消厭之，由晉而下自武帝之平一吳會，徧撫天下，固無藉乎夷狄之助矣。苟於此時有能探其所伏之禍而逆制焉，因其懷逐之情，加之恩意，以導其行爲之假建名號而廣資之，使各以種族而還之，舊土彼樂引輕去而惟恐其後也。然後嚴斥障塞，使有華夷內外之辨，後四裔奇賞卷上。

十五

雖有警則無至發於肘腋之間，而彼不可勝言之禍矣。雖然，自非明智果斷之上爲子孫後世之慮，則不能決於有爲以救其未發之深禍也。彼晉武自平一吳會，方以侈欲形于天下，其能及此乎？雖郭欽抗疏，江統著論，其言反復切至，皆恬然不爲省方，抱虎而熟寐，爾嗟乎爲天下者無恃其爲平日之福而忽其所隱之禍也。

噫嘻王道其駁於漢乎湯革夏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禹之道周革商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湯之道漢革秦不能盡循周之道王道於斯駁焉夫井田三王之法也什一三王之制也封建三王之治也射鄉三王之禮也學校三王之教也度量以齊衣服以章宮室以等三王之訓也三王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五十者養于鄉六十者養于國七十者養于學孤獨鰥寡皆有常俸周

四續青賞卷十二

七

衰王道息秦并天下遂盡滅三王之道漢革秦之道已矣不能革秦之弊猶襲秦之政而井田卒不用也什一卒不行也射鄉卒不舉也學校卒不興也度量卒不齊也衣服卒不章也宮室卒不等也市廛而稅關譏而征林麓川澤不以時而入用民之力無日五十六十七十者不養孤寡鰥獨無常餼三王之道不復非秦之罪也漢之罪也桀滅夏道湯亦受命克承禹烈故夏之民歸于商不見商之政而見禹之政商之民歸于周不見周之政而見湯之政秦滅周道漢亦受命不襲周之政而沿秦之弊立漢之政故秦之

民歸于漢見漢之政而不見周之政蓋以漢之禮樂易三王之禮樂也以漢之制度易三王之制度也以漢之爵賞易三王之爵賞也以漢之法律易三王之法以漢之政令易三王之政令也噫漢順天應人以仁易暴以治易亂三王之舉其始何如如此其盛哉其終何如如此其卑哉三王建大中之道置而不行區區襲秦之餘立漢之法可惜矣

四續青賞卷十二

七

隋論

李清臣

治天下者以王道不可爲之以吏治吏治可以苟天下之安而不可久也純以王道而治者三代是也吏治與王道雜然而用者漢唐是也純用吏治者隋文是也自禹至於桀自湯至於紂自武王至於赧三代之長各數十世安而不變者幾二千年自高祖至于孝平自光武至于獻帝自高祖太宗至于僖昭茲三姓者或四百年或三百年不及於三代之長而有過於歷若隋文帝之有天下于時亦可謂之治乎而寡事矣然纔二世二十九年而亡其故何也吏治與王道之效不同也故三代王道而長漢唐雜之以吏治而不及於三代隋文專以吏治而不及於漢唐是非王道與吏治厚薄之效邪隋文之九年滅陳而天下始一爲勵于爲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晏五品以上引之論事宿衛之人傳餐而食至于兵革不用天下無游食之人戶口歲增過於兩漢其富庶而康樂如此常人之謂太平而識者皆知其不能久也何者無禮義以維持其政無忠信以團結其臣教化不足以導其民紀綱不足以防其後一切以智數勸

察爲能處三王之位而卑卑爲任智數嚴文法此特

吏才之用者乎非王者爲也故王隆謂其終以不學爲累而房喬于清平之時獨知其將亡彼或用王道而常爲百世慮國作之永人可得而近測之哉嘗觀于三代其爲治之旨皆本于仁義禮樂先教化而後刑名厚道德而薄功賞其始雖若迂闊而其成以至千兵寢刑措暴災百姓之耳目浸積涵養百姓之骨體其勢播大固如置方於平土之上天下之形可以漸亂而不可以亟壞也未世中主德既不及于古才亦不至於道所用者皆俗人而所尚者皆細法爭于功用勇於擊斷謂解書刀筆之間可以爲治語之以

王道則傾首而切笑強者爲之及其盛猶可以自守一方小鋒則怨心紛然內外皆爲之擾動急豪果其敝而起其虐天下如驅羊而蕩王業如振敝器耳是故民衆而益亂地大而益危嗚呼彼安知三代有長久難動之法乎後之王者鑒於三代兩漢隋唐之事不恃吏治之安而留意于王道其可以長有天下之民矣

五代論

蘇轍

昔者商周之興始於殷契而至湯武凡數百年之間而後得志於天下其成功甚難而享天下之利至緩也然桀紂既滅天下下朝諸侯自處於天子之尊而下無不服之志誅一匹夫而天下遂定蓋其用力亦甚易而無勞也至於秦漢之際其英雄豪傑之士逐天下之利惟恐不及而開天下之釁惟恐其後之也奮臂於大澤而天下之士雲合響應轉戰終日而關地千里其取天下若此其無難也然天下已定君臣之分既明分裂海內以王諸將將以傳之無窮百世

四續奇賞

卷十二

二十

而不變而數歲之間功臣大國反者如蜩毛而起是何其取之之易而守之之難也若夫五代干戈之際其事雖不足道然觀其帝王起于匹夫鞭笞海內戰勝攻取而自梁以來不及百年天下五擅遠者不過數十歲其知慮曾不足以及其後世此亦甚可怪也蓋嘗聞之梁之亡其父子兄弟自相屠滅害用其民而天下叛周之亡適遭聖人之興而不能以自立此二者君子之所以不疑於其間也而後唐之莊宗明宗與晉漢之高祖皆以英武特異之姿據天下太平之地及其子孫材力智勇亦皆有以過人者然終以

敗亂而不可解此其勢必有以自取之也蓋唐漢之亂始於功臣而晉之亂始於戊狄皆以其易取天下之過也莊宗之亂晉高祖以兵趨夷門而後天下定于明宗後唐之亡匈奴被張達之兵而後天下定于晉匈奴之禍周高祖發南征之議而後天下定于漢故唐滅于晉晉亂于匈奴而漢亡於周蓋功臣負其創業之勲而匈奴恃其驅除之勞以要天子聽之則不可以久安而誅之則足以召天下之亂戮一功臣天下遂並起而軋之矣故唐奪晉高祖之權而亡晉絕匈奴之和親而滅漢誅楊侗史掌而周人不服以

四續奇賞

卷十三

王

及於禍彼其初無功臣無匈奴不與而功臣匈奴卒起而滅之故古之聖人有可以取天下之資而不川有可以乘天下之勢而不顧撫循其民以待天下之自至此非以為苟仁而已矣誠以為天下之不可以易取也欲求天下而求之于易故凡事之可以就天下者無所不為也無所不為而就天下天下既安而不之改則非長久之計也改之而不顧此必有以忤天下之心者矣昔者晉獻公既沒公子重耳在翟里克殺奚齊卓子而召重耳重耳不敢入秦伯使公子絳往平且告以晉國之亂將有所立於公子重耳

再拜而辭亦不敢當也至於夷吾聞召而起以汾陽之田百萬命里克以負蔡之田九十萬命丕鄭而秦奉以河外列城五及其既入而背內外之略殺里克丕鄭而發兵以絕秦兵敗身虜不復其國而後文公徐起而收之大臣援之於內而秦楚推之於外既及而霸于諸侯唯其不求入而人人之無賂於內外既及而其勢可以自入此所以反國而無後憂也其後劉季起於豐沛之間從天下武勇之士入關以誅暴秦降于嬰當此之時功冠諸侯其勢遂可以至於帝王此皆沛公之所自爲而諸將不與也然至追項籍

四續奇賞

卷十二

十二

於固陵兵敗諸將不至乃捐數千里之地以與韓彭越而此兩人卒負其功皆叛而不可制故夫取天下不可以徒恃于一時之利則必將有百歲不已之患此謂不及遠也

漢武帝論

蘇轍

天下利害不難知矣士大夫心平而氣定高不爲名所眩下不爲利所怵者類能知之人主生于深宮其聞天下事至鮮矣如其一不達其二見其利不睹其害而奸名貪利之臣探其情而逢其惡則利害之實亂矣漢武帝即位三年年未二十開越舉兵關東隴東醜告急帝問太尉田蚡蚡曰越人相攻其常事耳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帝使嚴助難蚡曰時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存之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救尚何所懇帝詔蚡議而使助待節發

四續奇賞

卷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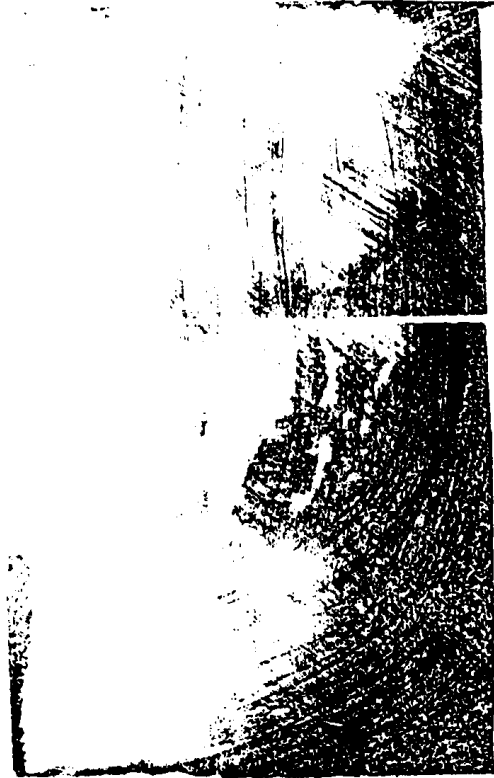
十二

會稽兵救之自是征南越伐朝鮮計西南夷兵革之禍加於四夷矣後匈奴請和親大行王恢請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請許其和帝從安國議矣明年馬邑蒙恬嘗因假言匈奴初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帝使公卿議之安國慨往反議其言帝從恢議使請置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覺之而去兵出無功自是匈奴犯邊終武帝無寧歲天下之人以此二者田蚡韓安國皆知其非而迫于利口不能自伸武帝志求功名不究利害之實而遽從之及其後廣關塞而起五國黔首耗散內則

骨肉相殘役雖過自咎而事已不救矣然嚴助交
通淮南張湯論殺之王恢以不擊何奴亦坐并市二
人皆罪不至死而不免大戮豈非首禍致罪天之所
不赦故耶

四續奇賞 卷十二

古本



漢昭帝論

蘇 徹

周成王以管蔡之言疑周公及遭風雷之變發金縢
之書而後釋然知其非也漢昭帝聞燕王之請霍光
懼不敢入帝召見光謂之曰燕王言將軍都郎道上
稱蹕又擅調益幕府校尉二事屬爾燕王何自知之
且將軍欲為非不待校尉左右聞者皆伏其明光由
是獲安而燕王與上官皆敗故議者以為昭帝之賢
過於成王然成王享國四十餘年治致刑措及其將
崩命召公卑公相康王臨死生之變其言琅然不亂
昭帝享國十三年甫及冠功未見于天下其不及

四續奇賞 卷十二

上五

成王者亦遠矣天壽雖出于天然人事當參焉故曰
以為成王之壽考周公之功也昭帝之短折霍光之
過也昔晉平公有蠱疾醫和視之曰是謂近女非鬼
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有國之大臣其
寵祿而任其大節有咎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以
此譏趙孟趙孟受之不辭而霍光何逃焉成王之賢
也周公為師召公為保左右前後皆賢也雖以賢人
之資而起居飲食日與之接逮其壯且老之時
矣其能安富貴易生死恭無忌憚者乎
惟一霍光光雖忠信篤實而天壽無常

此人生壽
命壽之六
身有耳

事者惟一張安世所與。幾事惟一田延年士之通經術識義理者。光不識也。其後雖聞久陰不用之言。而貴夏侯勝感蒯瞶之事。而賢雋不疑。然後亦不任也。使昭帝居深宮近嬖倖。雖天資明斷。而無以養之。朝夕害之者眾矣。而安能久遠乎。人主不幸。未嘗更事而履大位。富得篤學深識之士。日與之居。示之以邪正。曉之以是非。觀之以治亂。使之久而安之。知類通達。強力而不反。然後雖其自用而無害。此大臣之職也。不然。小人先之悅之。以聲色犬馬縱之以馳騁田獵。侈之以宮室器服。志氣已亂。然後入之以說。說變亂是非。移易白黑。紛然無所不至。小足以害其身。而大足以亂天下。大臣雖欲有言。不可及矣。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故人必知道而後知愛身。知愛身而後知愛人。知愛人而後知保天下。故吾論三宗享國長久皆學道之力。至漢昭帝惜其有過人之明。而莫能導之以學。故重論之以爲此霍光之過也。

國續奇賞 卷十二

三六

漢光武論

蘇轍

高帝舉天下後世之重屬之大臣。大臣亦盡其心力以報之。故呂氏之亂。平勃得真力焉。誅產祿。立文帝。若反覆手之易。當是時。大臣權任之甚盛。風流相接。至申屠嘉猶召辱鄧通。議斬晁錯。而文景不以爲屈。則高帝之用人。其重如此。孝武之後。此風衰矣。大臣用舍。僅如僕隸。武帝之老也。將立少主。知非大臣不可。乃委任霍光。霍光之權。在諸臣右。故能翊昭建宣。天下莫敢異議。至于宣帝。雖明察有餘。而性本忌刻。非張安世之謹畏。陳萬年之順從。鮮有能容者。惡楊惲。益寬饒。害趙廣漢。皆廷許。悍然無惴懼之意。高才之士。側足而後其朝。陵遲至于元成。朝無重臣。成王氏之禍。故莽以斗筭之才。濟之以欺罔。而士無一人敢指其非者。光武之興。雖文武之畧。足以鼓舞一世。而不知用人之長。以濟其所不足。幸而子孫皆賢。權在人主。故其害不見。及和帝幼少。竇后擅朝。竇憲兄弟安橫。殺都卿侯暢於朝。事發。請擊匈奴。奴以自贖。及其成功。又欲立非單于。以樹恩。罔位。袁安任隗。皆以三宗守義。力爭而不能勝。幸而憲以逆謀敗。蓋光武不任大臣之積其弊。乃見于此。其後漢日以衰及。

國續奇賞 卷十二

三七

其誅問學。立順帝功。出於宦官。黜清河王。殺李固。害成於外。威大臣。皆無所與。及其末流。梁冀之害重天。下不能容。復假宦官。功去之。宦官之害極天下。不能堪。至召外兵。助之。外兵既入。而東漢之祚盡矣。蓋光武不僭大臣之勢。極于此。夫人君不能皆賢。君有不能而屬之。大臣朝廷之正也。事出於正。則其成多。其敗少。歷觀古今。大臣任事而禍至於不測者。必有故也。今畏忌大臣。而使宅人得乘其隙。不在外戚。必在宦官。外戚宦官。更相屠滅。至以外兵繼之。嗚呼。殆哉。

諸葛亮論

袁孝若

袁子曰。或問諸葛亮何如人也。袁子曰。張飛關羽與劉備俱起於手腹心之臣。而武人也。晚得諸葛亮。因以爲佐相。而群臣悅服。劉備足信亮沉重故也。及其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即以爲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賓。行者不寇。芻蕘者不獵。如在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

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諸葛亮有焉。又問諸葛亮始出隴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人反應之。若亮速進。則三郡非中國之有也。而亮徐行不進。既而官兵上隴。三郡復亮無尺寸之功。失此機何也。袁子曰。蜀兵輕銳。良將少。亮始出。未知中國強弱。是以疑而當之。且大會者不求近功。所以不進也。口何以知其疑也。袁子曰。初出。遲重屯營。重複後轉降。未進兵。欲戰亮勇。而能問三郡。反而不速。應此其疑微也。曰。何以知其勇而能問也。袁子曰。亮之在街亭也。前軍大破。亮屯去數里。不救。官兵相接。又徐行。此其勇也。

易於勢大
難於不
速也

亮之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則易動堅重則可以進退亮法令明賞罰信士卒用命赴險而不顧此所以能開也曰亮帥數萬之衆其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是其奇者也所置營壘非籠閭洞淵離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勞費而徒爲師好何也袁子曰蜀人輕銳亮故堅用之曰何以明其然也袁子曰亮治實而不治名志大而所欲遠非求近速者也曰亮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此非急務何也袁子曰小國賢才少故欲其尊嚴也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銳朝會不華路無輟人夫本立故

四續奇賞卷十二論

本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此所以勸其功也曰子之論諸葛亮則有誇也以亮之才而少其功何也袁子曰亮持本者也其於應變則非所長也故不敢用其短曰然則吾子美之何也袁子曰此固賢者之遠矣安可以備體責也夫能知所短而不用此賢者之大也知所短則知所長矣夫前識與言而不中亮之所不用也此吾之所謂可也

管蔡論

楷康

或問曰案記管蔡流言叛戾東都周公征討誅以凶逆頑惡顯著流名千里且明父聖兄曾不鑒凶愚於幼雅覺無良之子第而乃使理亂殷之弊民顯榮爵於藩國使惡積罪成終遇禍害於理不通心無所安願聞其說答曰善哉子之問也答文武之用管蔡以實周公之誅管蔡以權事顯實理流故令時人全謂管蔡爲頑凶方爲吾子論之夫管蔡皆服教殉義忠誠自然是以文王列而顯之發且二聖舉而任之非以情親而相私也乃所以崇德禮賢濟殷弊民緩輔

四續奇賞卷十二論

三

武庚以與頑俗功業有績故曠世不廢名冠當時列爲藩臣逮至武辛嗣誦勿冲周公踐政率朝諸侯思光前義以降王業而管蔡服教不違聖惜幸遇大變不能自通忠疑乃心思在王室遂乃抗言率衆欲除國患冀存天子甘心毀曰斯乃愚誠憤發所以微福也成王太悟周公顯復一化齊俗義以斷恩雖內信如心外體不立稱與叛亂所惠者廣是以隱忍授刑流涕行誅示以賞罰不避親戚榮爵所顯必鍾盛德戮遣所施必加有罪斯乃爲教之正今之朝議管蔡雖懷忠抱誠要爲罪誅罪誅已顯不得復理內必幽

伏罪惡逐章幽章之路大殊故令奕世未蒙發起然
論者誠名信行便以管蔡為惡不知管蔡之惡乃所
以令三聖為不明也若三聖未為不明則聖不祐惡
而任頑凶不容於時世則管蔡無取私無父兄而見
任必以忠良則二叔故為淑善矣今若木三聖之用
明思顯授之實理推忠賢之閭權論為國之大紀則
二叔之良乃顯三聖之用也以流言之故有緣周公
之誅是矣且周公居攝邵公不悅惟此言則管蔡懷
疑未為不賢而忠賢可不達權三聖未為用惡而周
公不得不誅若此三聖所用信良周公之誅得宜管
蔡之心見理爾乃大義得通外內兼叙無損義旨
則時論亦得釋然而大解也

四續章

卷十一

論

三十一

辨曾參不為孔門十哲論

李觀

論曰客有言曰仲尼聖人也曾參孝子也十哲者仲
尼門人也察其能孝於家能忠於君能友於兄弟能
信於友朋可以臨事可以成章故加其美目也而曾
參雖不聞兼此數者乃其近者小者而仲尼區別四
科前後十哲曾參不及者何也主人對之曰噫非仲
尼於此異也四科十哲之名乃一時之言也非燕居
之時門人盡在而言也於時仲尼聞於陳畏於匡曾
參不在從行之中故仲尼言在左右者揚其德行言
語政事文學皆可邀時之遇行已之材不得者是以
四續章
卷十二
論
三十二
美而類之傷而歎之非曾參不當此數子也使曾子
於時得與數子從行則仲尼之聖不遺參之孝不後
冉伯牛仲弓之目也必矣客於是稱謝而退或若止
之曰客之問知其一本知其二主人對得其理未得
其大且仲尼聖之德值多難之代周遊輻輳不
遇天下仕魯不終聘過宋伐樹之衛不用適楚逢患
而四科之徒未嘗離其起居關其絃誦不以師道窮
而日妨已之進不以身之私而越去終日溫溫孜孜
提攜負荷從其行止如手足羽翼時仲尼有仁思德
慮未言者顏回軼參之故謂之德行矣仲尼言有所

陳未達而端木賜輒達之故謂之言語矣子路勇貌
果正之一也侍仲尼而不善之道不得人焉故謂之
政事矣子游子夏之文春秋之外得與仲尼論之故
謂之文學矣故數子居則講仲尼之道行役則任仲
尼之事而曾參安則在焉思難則未嘗有用焉且夫
孝者人性常然也不至者非人也參苟至之乃得為
人矣夫何異也且甘哲之徒孰有非孝乎而參獨以
有孝之名加其數子之長故不得與之同日也何謂
不在從行之中而遺之也夫孝者不止於家也事君
慎其事忠其命乃孝也事師聘其道敬其事乃孝也
西續奇賞卷十二論
三十四唐

西續奇賞卷十二論

三十四唐

不去危即安不冒利背謗乃孝也而參不單其事
不能冒義背利矣乃孝其孝也非孝也子從儒守學
宜識所言何言之介也主人指已而起曰爾之雅則
爾矣如何斯可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管仲論

元結

自兵興以來今三十年論者多云得如管仲者一人
以輔人主當見天下太平矣元子異之曰嗚呼是何
言之誤耶彼管仲者人耳止可與議私家畜養之計
止可以脩鄉里畎澮之事如此仲可當焉至於相諸
侯材量已似不足致齊及霸材量極矣使仲見帝土
之道識興國之禮則天子之國不衰諸侯之國不盛
如曰不然請有所說仲之相齊及齊強富則合諸其
君恢復王室節正諸侯君若惑之則引禍福以喻之
君既聽矣然後約諸侯曰今王室將卑諸侯更強文
西續奇賞卷十二論
三十五唐

此元子可
隱而不
出也

是亦管仲
之義也

國不敢怙強、此誠長世之策、若天子國亡、則諸侯交爭、兵戈相臨、誰為強者、則安得世世禮讓相服、宗廟血食、我是故力勸諸侯尊天子、今某國猶豫、宜往問之、若不從約、則與諸侯率其伐之、分其疆土、遷其子孫、留百里之地、奉其宗社、下為諸侯廣子孫之業、上為天子除不順之臣、何如、如此則諸侯誰敢不從、後定天子封畿、諸侯疆域、與服器玩禮樂法度、征賦貢輸、自齊魯節正節正、即定乃其盟曰、有貳約者、當請命天子、廢其驕凶、以立恭順、廢其荒惑、以立明哲、敢不聽者、伐而分之、如初約、制定於是、諸侯先各造四續奇賞

卷十二

三十七

耶於天子之恭諸侯乃相率朝覲已而從天子齊故拜宗廟禮畢天子誓曰於戲王室之卑久矣予不敢望皇天后土之所覆載將旦暮阜隸於諸侯不可則願全肌膚下見先王今諸侯不忘先王之大德不忘先公之忠烈其力正王室俾予主先王宗祀予若昏荒淫虐不納諫諍失先王法度上不能奉宗祀下不能安人民爾諸侯當理爾軍卒修爾矛戟約爾列國罪予凶惡嗣立明辟予若能日勉孱弱力遵先王法度上奉宗祀下安人民爾諸侯當保爾疆域安爾人民終爾貞賦共予郊祀予有此誓豈云及予將及來

楚考烈王

世予敢以此誓誓於宗廟予敢以此誓誓於天地諸侯聞天子之誓相率盟曰天子有誓俾我諸侯世世得力扶王室使先王先公德業永長諸侯其各銘之于誓傳之後嗣我諸侯重自約曰諸侯有昏當如前盟若天子昏惑不嗣虐亂天下諸侯當力共規諷諫諍如甚不可則我諸侯共率禮兵及王之畿復諫諍如初又甚不可則進禮兵及王之郊終不可則進禮兵及王之宮兵及官矣當以宗廟之憂咨之當以人民之悲咨之當以天子昔誓咨之當以諸侯昔盟咨之以不敢欺先王先公告之以不敢欺皇天后土四續奇賞

卷十二

三十七

則皇之天子本為奴矣諸侯之國本為亡矣奉於天下本不足矣如曰仲才及也君不從也仲知及也時不可也則仲曾足謀也乎君不從也則仲曾足為也乎時之不可也與況今日之兵不可以不義節制不可以盟誓禁止如仲之罪欲何為乎

晁錯論

李觀

觀讀漢史見景帝殺御史大夫晁錯以姑息吳王濞痛其非罪也故直筆以議按錯穎川人起於諸生事文帝為太常掌故以英詞射策累擢為中大夫及景帝即位極言獻替未嘗不忠於心乃命副丞相錯所以推心不顧恩永漢室而忠諸侯侈大上書請削其土是用窮其翼而固其本也。錯之志豈有負漢哉。原吳濞之反誠有由然。間人骨肉而塞小忿自非上達能不生怨。怨端既立臣節安附。欲無為逆終不可得已。蓋以南方富殖而諸夏初又狂夫為計。料勝一

四續奇賞

卷十一

三十八

舉遂搖長舌交構七國借誅削之名景帝無非常之見而聽亂臣一說乃斬錯不問黃在紆難而七國之兵曾不少減是以察其來不為錯明矣。且袁盎與錯宿不相善。況景帝豈不知二臣之不叶而聽偏議是為臣報隙也。若宗社何及。鄧公吳選乃欽哉。長悲益為天子之羞。爾始高帝封濞於吳以誡東南之必亂。于時豈有錯割地之議。蓋天之曆數有埋亂也。脫使無濞國以絕其道無條侯以耀其武則秦之鹿復駭盜之肉可食。初錯介然孤立指畫高議大臣疾小臣。惟人人束約各欲傳力其父知其必戮也而深病之。

見

錯曰所以尊君上安宗廟父曰劉氏安。晁氏危矣。晁不忍見禍及先禍死矣。噫史臣責錯之父不逮趙括母何具。鄒也人趙括持必敗之勢而母言于趙王不可使將及括失律母以先見獲宥。晁錯用至忠之器與必敗之勢異也。其父雖愚禍至奈其子所等國之大事也。且使括母言之足稱明婦人也。使錯父言之是沮其子為忠也。孰可擬議。或人有復言錯也則有矣而智不足愚則不爾。夫忠所以補君智所以濟身。苟周濟身則忠有不遂忠有不遂是臣不臣亦何生為。賊由袁盎昧在景帝非智之短時不與也。古云直

四續奇賞

卷十一

三十九

木先伐愚智何足道哉

門解
我解

周公

王安石

甚哉荀卿之好妄也。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贊而見者，十人還贊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有餘人。是誠周公之所為，則何周公之小也。夫聖人為政於天下也，吾初無為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脩也。故三代之制立庠於黨，立序於遂，立學於國，而盡其道以爲養士教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者，而固無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誠若荀卿之言，則春申孟嘗之行亂世之事也，豈足爲周公乎？且聖世之士各有其業，講道習藝，應日之不足，皆假於遊公卿之門。哉彼遊公卿之門，求公卿之禮者，皆戰國之奸民而毛遂侯贏之徒也。荀卿生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著之天下，而惑於亂世之俗，遂以爲聖世之士亦若是而已。亦已過也。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與則周公豈唯執贊見之而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不賢，不足與共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爲禮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與濟人於淦，洎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蓋君子之爲政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

如安有之
若見者矣

人ノ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之爲政，則宜立學校之法於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惟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周公亦可謂愚也。又曰：仰祿之士猶可驕，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夫君子之不驕，雖閭室不敢自慢，豈爲其人之仰祿而可以驕乎？嗚呼！所謂君子者，貴其能不易乎世也。荀卿生於亂世，而遂以亂世之事量聖人後世之士，尊荀卿以爲大儒，而繼孟子者，吾不之信矣。

四續奇賞八卷十二

四上

石慶論

秦觀

臣聞漢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內修法度外接胡粵封泰山塞決河朝廷多事丞相李蔡嚴一翟趙周公孫賀劉屈氂之屬皆以罪伏誅其免者平津侯公孫洪牧丘侯石慶而已平津以賢良爲舉首用經術取漢相下論有餘習文法吏事其免故宜牧丘鄙人耳爲相已非其分又以全終何也蓋慶之終於相位非其才智之足以自免也事勢之流相微使然而已矣何則夫君之與臣猶陰之與陽也陰勝而借陽則發生之道缺陽勝而偏陰則刻制之功

四續奇賞卷十二

四十二

虧借實生偏偏亦生借兩者無有是謂大和萬物以生變化以成方武帝即位之始富於春秋武安侯用蚡以肺腑爲丞相相移人主上滋不平特以太后之故隱忍而不發當此之時臣疆君弱陰勝而借陽武安侯既死上懲其事盡收威柄於掌握之中大臣取充位而已稍不如意則痛法以繩之自丞相以下皆皇恐救過而不暇當此之時君疆臣弱陽勝而偏陰夫豪傑之士類多自重莫肯少殺其鋒鄙人則惟恐失之無所不至也當君疆臣弱陽勝偏陰之時雖有豪傑安得而用雖用之安得而終然則用之而終者

推鄙人而後可也慶爲相時九卿更進用事不關決於慶慶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正言嘗欲治上近臣反受其過上書乞骸骨詔報反宅自以爲得計既而不知所爲復起視事嗚呼此其所以見容于武帝者歟夫慶終于相位是田蚡之所致也故曰事勢之流相微使然而已矣然則平津之免也洪之才術雖不與慶同日而語至於朝奏暮議開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如此之類則與慶相去爲幾何耶弘與慶爲人不同其所以獲免者一也蓋是時非持丞相也

四續奇賞卷十二

四十三

如東方朔枚皋司馬相如嚴助吾丘壽王朱買臣主父偃之屬號爲左右親幸之臣而亦多以罪誅唯相如稱疾避事朔皋不執持論以此獲免由是觀之武帝之廷臣鄙人者多矣豈特慶也哉故淮南王謀反惟懼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弘等如發策耳嗚呼如汲黯者可謂豪傑之士也

劉愷丁鴻執賢

蘇軾

君子之爲善非特以適己自便而已其取於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與我也其予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受於我也我可以取之而其人不可以與我君子不取我可以予之而其人不可受君子不予既爲已慮之又爲人謀之取之必可予之必可受若已爲君子而使人爲小人是亦去小人無幾耳東漢劉愷讓其弟荆而詔聽之丁鴻亦以陽狂讓其弟而其友人鮑駿責之以義鴻乃就封其始自以爲義而行之其終也知其不義而復之以其能復之知其始之所行

四續奇賞卷十二論

四十四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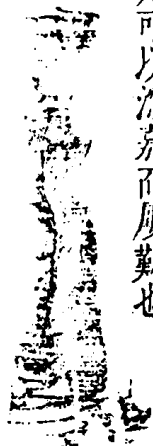
非詐也此范氏之所以賢鴻而下體也其論稱太伯伯夷未始有其讓也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及後世徇其名而昧其致於是詭激之行興矣若劉愷之徒讓其弟使弟受非服而已受其名不已過乎丁鴻之心主於忠愛何其終悟而從義也范氏之所賢者固已得之矣而其未盡者請得畢其說夫先王之制立長所以明宗明宗所以防亂非有意私其長而沮其少也天下與諸侯皆有大祖其後天下有一國皆受之太祖而非已之所得專右也天子不敢以其太祖之天下與人諸侯不敢以其太祖之國與人天

下之通義也夫劉愷丁鴻之國不知二子所自致耶將亦受之其先祖耶受之其先祖而傳之於所不當立之人雖其弟之親與途人均耳夫吳太伯伯夷非所以爲法也太伯將以服周之王業而伯夷將以訓天下之讓而爲是詭時特異之行皆非所以爲法也今劉愷舉國而讓其弟非獨使弟受非服之爲過也將以壞先主防亂之法輕其先祖之國而徇爲是非常之行考之以禮繩之以法而愷之罪大矣然漢世士大夫多以此爲名者安順桓靈之世士皆反道矯情以盜一時之名蓋其弊始于西漢之世韋元成以

四續奇賞卷十二論

四十五宋

族讓其弟而爲世主所賢天下高之故漸以成俗履常而蹈易者世以爲無能而損之則丁鴻之復於中道尤可以添嘉而屢歎也



敘事申領
行大商世

夫夷蠻戎狄謂之四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贄幣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殊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川谷阻險之地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為其弱則畏服強則侵叛雖有賢聖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通化率導而以恩德柔懷也當其異也以殷之高宗而德于鬼方有周文王而思昆夷獫狁高祖困于四續奇賞卷十二

四六

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鄆瞞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若綫齊桓攘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片尼稱管仲之力加左衽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戰國方盛楚吞蠻氏晉翦陸渾趙武胡服開榆中之地秦雄咸陽滅義渠之戎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嶺長城戎卒億計雖師役煩殷寇賊橫暴然一世之功戎虜奔却當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興而都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輔禹貢雍州宗周豐鎬之舊也及至王莽之敗赤眉因之西都荒毀百姓流亡建武中以四續奇賞卷十二

四七

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反羌使其餘種于關中居馬明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強且苦漢人役之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氏以為行衛于是群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鄯陽之征在甲委兵與尸喪師前後相繼諸戎遂熾至于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輒關侵及河內及遣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于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罷任尚馬賢僅乃克之此所以為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由禦者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社

腋疾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
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狂悖終于覆敗段熲臨衝
自西徂東雍州之戎常爲國患中世之寇惟此爲大
漢末之亂關中殘滅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
一彼一此魏武皇帝令將軍夏侯妙才討叛氏阿貴
千萬等後因拔奔漢中遂徙武都之種于秦川欲以
弱寇強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執非所
以爲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
沃物豐厥田上上加以涇渭之流溉其畝鹵鄭國白
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饒敵號一鍾百姓誦詠其殷實

四續奇賞

卷十二

四六

帝王之都每居爲居本開我武在此土也非我族
類其心必異其狄志難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遂之
纖服士庶僞爲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于骨髓
至于善育眾盛則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
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
控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側
此必然之執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
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
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民出還右著
陰平武都之界原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

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難立得其所
上合往古卽敘之義下爲盛世永久之規縱有猾
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閡山河雖爲寇暴
所害不廣是以充國計明能以數萬之衆制群羌之
命有征無戰全軍獨剋雖有謀謀深計廟勝遠圖豈
不以華夷異處戎夏區別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
也哉難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老
師十萬水旱之害薦饑累荒疫癘之災札瘥天昏凶
逆旣戮悔惡初附且款且畏咸懷危懼百乳愁苦異
人同慮望寧息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露誠宜鎮之

四續奇賞

卷十二

四九

以安豫而子方欲作事起徙興功使疲弊之衆
徙自猜之寇以無禦之人逐之食之虜恐其力枯
緒茅不卒遂成離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
復橫出矣客曰羌戎狡獪擅相號署攻城野戰傷害
牧守也兵衆寡最離寒暑矣而今異類瓦解同種土
崩老幼擊虜丁壯降散禽離獸進不能相一子以此
等尚披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執
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于此乎曰無有餘
力執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
進退由已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

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
無違也迨其死亡散流離遇未鳩與關中之人戶皆
爲警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
事也爲之于未有理之于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
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值因必濟遇否
能通今于遭弊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
勤而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
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
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
于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

四續奇賞

卷十二

五十一

其種族自使相贈而秦地之人得其半殺此爲計行
者以原糧遺居者以積倉竟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
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永
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
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基拓迹謀及子孫者也并
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漢宣之世乘餒殘破
國內五裂後合爲二呼韓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
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單于復求降附遂令
入塞居于漠南數世之後亦輒叛戾故何照梁觀戎
也漢征中平中以黃巾賊起發調其兵部衆不從而

殺羌渠由是干彌扶羅求助于漢以討其賊仍值世
喪亂遂乘機而作南掠趙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
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
之際以六部大強分爲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爲四于
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于穀遠今
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于西戎然其天性
驍勇弓馬便利倍于氏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
州之域可爲寒心榮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正始中
幽州刺史毋丘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戶
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

四續奇賞

卷十二

五十二

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嚙況于夷狄
能不爲變但顧其微弱裁力不陳耳夫爲邦者患不
在貧而在不均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土
庶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論
發達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戎華夏讎介
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于計爲長

應正論 并序

王志愔

志愔為大理正奏言法令者人之隄防隄防不正則人無禁竊見大理官僚多不奉法以縱罪為寬恕以守文為苛刻臣肅執刑典實恐為眾所謗臣常者應正論以見微志因上之其論曰

臣嘗讀易至萃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六二引吉無咎注曰居萃之時體柔當位處坤之中已獨處正與眾相殊異操而聚民之多僻獨正者危未能變體以遠于害故必見引然後乃吉而無咎也王肅曰六二與九五相與俱履真正引由迎也為吉所迎何咎之

四續奇賞 卷十二

五十二

有未嘗不報書而致曰居中理正事之常體見引照咎道亦宜然有客聞而感之因謂僕曰今主上文明域中理定君累司典憲不務和同處正之志雖存見引之吉難應行之于已余竊懼焉僕欲往降階揖客而謝曰補遺闕于象賦用讜言為已任以蒙養正見引獲吉應此道也仁何遠哉昔咎繇謨虞登朝作士設教理訓開物成務是以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終賊刑刑故無小于是舜美其事曰汝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子理刑期于無刑人協于中時乃功懋哉故孔子歎其正曰舜舉皋陶不仁者遠此非明辟執

四續奇賞 卷十二

五十三

法大人見引之應乎季孫行父之事君也舉竊寶之愆黜受邑之賞明善惡而糾惡議爵賞以塞違在虞舜之功居二十之一主司得行其道時君不以為嫌此非已獨處正引吉而無咎矣乎觀漁于棠臧伯正色賂臯在廟臧伯抗詞言者得盡其忠聞之不加其罪故春秋稱臧氏之正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此非異操而聚引吉之所致乎魏絳理直晉侯乃復其位邾人辭順趙盾不伐其國此非正體未變為吉所迎者乎夫在上垂拱臣下守制若正應乎上乃引吉于下而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交戰于臂臆之中懷疑乎

在其中矣。昔任延爲武威太守，漢帝誡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上下雷同，非國家之福。善事上官，不敢奉詔。」任延雅奏漢帝，是其正言。此則歸正不回，手旨順義，不以忤懷見忌。斯亦違而合道。晏子春秋，景公見梁丘據，曰：「據，與我和乎？」晏子曰：「此同也，非和也。」夫和者，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鹹。今據也，君甘亦甘，所謂同也。安得爲和？是知濟鹽梅以調羹，乃適平心之味，獻可替否而論道，乃恢正體之節。俟引正而遵度，故曰物貴相和而不同。劉晏山辨和同之義，有旨哉。若以不同見議，未

印續奇賞 卷十二

五四

敢開誨客曰：「和同乖訓，則以間之援法成而不變者，豈恤獄之寬憲耶？」書曰：「御衆以寬，傳曰寬則得衆，若以嚴綜物，異乎寬政矣。」對曰：「刑賞二柄，惟人主操之。崇厚寬是，謂皇王之德，慎之曰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守法者，有司也。以道義法者，君上也。然則非人臣之所操。後魏游肇之爲廷尉也，魏帝嘗私勅肇有所怨，肇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可令臣之曲筆也？」肇知任寬恕是君道，曲從非臣節。人武達斯肯不料其傍恕乎？以平刑爲峻，將曲法爲寬，謹守憲章，號爲密網。內律云：「釋種虧戒律，一曰誅五百。」

人如來不救其罪，豈謂佛法爲殘刻耶？老子道德經云：「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豈謂道教爲凝峻耶？家語曰：「王者之誅有五，而竊盜不預焉。卽心辯言傷之，流禮記亦陳四殺，破律亂名之謂也。豈是儒學執禁，孔子深文哉？」此三教之用法者，所以明貞誅重玄猷，存天網立人極也。然則乾象震曜天道，明威齊衆，惟刑百王所以垂範折人，以法三后，于是成功。所務掌憲決平，斯廷尉之職耳。易曰：「家人嗃嗃，無咎。」女子嘻嘻，終吝。嚴于其家，可移于國。何有昔崔寔達于理體，而作政論，仲長統曰：「凡爲人君，宜寫政論一通，置諸坐側。」

印續奇賞 卷十二

五五

其大慨云：「爲國者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者也。然則稱嚴者不必喻條越制，安網重罰在于施擯，括以爲枉，用平典以禁非刑，故有常罰輕無捨人，不易犯防之難越故也。但人懷吏濁，積賦深而曰以寬理之，可以輕過，何異乎命王良御，駟捨銜轡于奔縱，請俞跗攻疾，停藥石于膚腠，適見軟駕轉逸，膏盲更深，醫人僕東，何功之有？又爲僕曰：「成法之變爲唯帝王之令。」歟？昔曰何爲其然也？昔漢武帝甥昭平君殺人，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論刑，左右爲言：「武帝垂涕歎曰：『法今者高帝之所造也。』用親故撓先帝之法，吾何面目？」

入高廟。又下。賈人乃可。其奏近代隋文帝子秦

王俊爲井州總管。以奢縱。免官。僕射楊素曰。王陛下
愛子。請於其過。文帝曰。法不可違。若如公意。我是王
兒之父。非兆民之父。何不別制天子兒律乎。我安能
虧法乎。不許。於是帝王操法。叶于禮經。不變之義也。
況于秋官典獄司。應盡事。而可變動者乎。我皇容哲
登宸高視。巖巖之上。幸衡明允。就列輯穆。廟堂之下
乾坤交泰。月光華。應續其凝。衆功咸理。聚以正也。
僕幸利見。人引其吉焉。斯養正于下位。中正是託
子何懼乎。太子子育。行之其出處二途而已。出則策
頭續奇賞。卷十二

五十六

五十六

戶口人丁論

杜 莊

昔賢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子適衛。冉
子僕曰。美哉庶矣。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
又何加焉。曰。教之。故知國足。則人康。家足。則教從。反
是而理者。未之有也。夫家足。不在于逃稅。國足。不在
于重斂。若逃稅。則不土著。而人貧。重斂。則多養。贏而
國貧。不其然乎。三代以前。井田定賦。秦華周制。漢因
秦法。魏晉以降。名數雖繁。亦有良規。可救時弊。昔東
晉之宅江南也。慕容苻姚。迭居中土。人無定本。傷理
爲深。遂有庚戌土斷之令。則國豐俗阜。實由于茲。其

四續奇賞 卷十二

五十七

後法制廢弛。舊弊復起。義熙之際。重舉而行。已然之
効。著在前志。隋受周禪。得戶二百六十萬。開元二十
平陳。又收戶五十萬。泊于大業二年。于戈不用。十
八載有戶八百九十萬矣。其時承元魏之亂。周齊分
據。暴君慢吏。賦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網繁
索。姦偽尤滋。高煩規冗。俗之病。建輪籍之法。于是定
其名。輕其數。于是使人知浮客被強。家收半木之賦。
爲編戶。木公上蒙輕減之征。先以敷其信。後行其令。
慕庶懷忠。如無所容。隋氏資儲。通于天下。俗康人阜。
庠之力。焉力伴管葛道亞伊。呂近代已來。未之有也。

國家貞觀之中有戶三百萬至天寶末百三十餘年
幾如隋氏之盛聖唐之盛適于西漢約計天下編戶
合踰元始之間而名籍所少三百餘萬直以選賢授
仕多在藝文才與職乖法因事弊察循名責實之義
闕考言詢事之道乖崇秩之所至美價之所歸不無
輕薄之曹浮華之位習程典親簿領謂之淺俗務根
本去枝葉因以迂闊風流相尚奔競相驅職事委于
郡胥賄賂行于公府而至此也自建中初天下編戶
一百三十萬賴分命黜陟重爲按比收入公稅增倍
其餘遂令賦有常規人知定制貪冒之吏莫得生奸

四續奇賞 卷十二

辛小

狡猾之賊皆使其籍誠適時之令曲枉弊之良圖而
使臣制置各殊或有輕重不一仍屬多故兵革爲典
浮冗之輩今則衆矣復輸之數亦以闕矣舊額既在
見人漸難詳今日之宜酌晉隋故事版圖可
征籍自減其半賦既均一人知稅輕免流離之患益
農桑之業安人濟用莫過于斯矣古之理人也在于
同知人數乃均其事役則庶功以興國富家足教敷
化被風齊俗和天然故災沴不生悖亂不起所以周
官有比閭族黨州鄉縣遂均輸之制維持其政綱紀
其人孟冬司徒獻人數于王王拜而受之其後之守

之如此之重也及理道乖方版圖脫漏人如鳥獸飛
走莫制家以之乏國以之貧奸宄漸興傾覆不恤斯
政之大者遠者將求理平之道非無其本歟

四續奇賞 卷十二

辛小

敢言論

張 表

漢王鳳以外戚輔政，殺王章以杜天下能言之口，而梅福以南昌尉上書，顯攻之而不忌。唐文宗時，官人握禁兵，制天子，樞密使權過宰相，誰敢少忤其意而劉蕡對策，肆言其惡，斥其篡弑廢立之罪，而明皇時，李林甫為相，幾二十年，固寵市權，愚瞽其君，內助楊氏之勢，外成祿山之亂，補闕杜璡嘗再上書論事，斥為下邳令，林甫以語動其餘曰：「立仗馬終日無聲，飲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絕矣。夫林甫之威，未慘于漢庭之外戚，唐文宗四續奇賞卷十二

之官官也。而梅福劉蕡敢犯之，而林甫徒以區區區區斥而天下之士震怖如畏虎狼，此其故何也？王鳳得政之初，帝失德未深，猶可與論道理，商成敗，而漢之公卿猶有賢智忠義之士也。文帝大和二年，名臣在朝者如裴度李絳章處厚之徒，猶數人。公卿侍從之間，差可告語，其勢足以持典刑也。故此二子者，非妄發恣行而心實有所持也。若林甫之時，人主淫昏于上，視天下之治亂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不可與言矣。而朝廷之士有一介之善，皆能自愛，而林甫斥逐之而無餘矣。國中空無人，上下內外皆使若尸

昏者也。而天下之士雖欲有言，何時以救其禍乎？此人之所甚畏也。嗚呼！國無善人，國非其國也。可不懼哉！明皇嘗論林甫曰：「此子妬賢嫉能，無與為此，則其時人物可知也。」

終
四續奇賞卷十二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十三

古吳陳仁錫明卿文評題

名理

游俠論

游俠論

仁孝論

辨和同論

辨道論

陰德論

運命論

釋私論

演慎論

安身論

莊論

勸學論

辨命論

三惑論

誠節論

從道論

養生論

漢荀悅

漢延篤

漢劉梁

魏曹植

魏曹植

魏李康

晉嵇康

晉傅亮

晉潘尼

晉王廄

梁簡文帝

梁劉峻

唐王廄

唐王廄

唐李翱

唐牛僧孺

遊俠論

荀悅

世有三遊德之賊也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

於世者謂之遊俠。飭辯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執者謂之遊說。色取仁以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為權利者謂之遊符。此三者傷道害德敗法惑世亂之所由生也。國有四民各脩其業不由四民之業者謂之姦民。姦民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三遊生於季世制度不立綱紀弛廢以毀譽為榮辱以喜怒為賞罰是以奔走馳騁越職僭度飭華靡實競趣時利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愛忘脩身之道而求衆人之譽割衣食之業以供饗宴之好苞苴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書記繁於公文私務衆於官事於是流俗成而正道壞矣。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善惡要於功罪而不淫於毀譽聽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名而指其實故虛偽之行不得設誣罔之辭不得行有罪惡者無僥倖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貨賂無所用養之以仁惠文之以禮樂則風俗定而大化成就矣。

仁孝論

延篤

觀夫仁孝之辯紛然異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據可謂篤論矣夫人二致同源總率百行非復銖兩輕重必定前後之數也而如欲分其大較體而名之則孝在事親仁施品物施物則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於已歸已前事寡濟時則功多推此以言仁則遠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隱而章近取諸身則耳有聽受之用目有察見之明足有致遠之勞手有飾衛之功功雖顯外本之者心也遠取諸物草木之生始於萌

四續奇賞

卷十三

三

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本根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兩兼者也如必對其優劣則仁以枝葉扶疏爲大孝以心體本根爲先可無訟也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序回參

各從其
稱者也

辯和同論

劉梁

夫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爲害有惡而爲美其故何乎蓋明智之所得闇僞之所失也是以君子之於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以義焉得由和與失由同起故以可濟否謂之和好惡不殊謂之同春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以濟其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同如水焉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栗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是以君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以救過爲正以匡惡爲忠晉楚恭王有疾曰不穀不惠失先君之緒懷楚國之師若以宗廟之靈得保首領以歿

四續奇賞

卷十三

四

請爲靈若厲大夫許諸及其卒也子囊曰不然夫事君者從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此違而得道者也及靈王驕淫竿尹申亥從王之欲以殯於乾谿殉之二女此順而失義者也鄢陵之役晉楚對戰陽穀獻酒子反以斃此愛而害之者也臧武仲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季孫之愛我美疢也疾毒滋厚石猶生我此惡而爲美者也孔子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而不順施而不恕矣蓋善其知義譏其違道也夫知而違之僞也不知而失之闇也

爲論可以
決世可以
事若

聞與偽焉其患一也故君之行動則思義不爲利回
不爲義疚進退周旋唯道是務苟失其道則兄弟不
阿苟得其義雖仇讐不廢故解狐蒙祁奚之薦二叔
蘇以增忤取進申侯以愛從見退考之以義也故曰
不在逆順以義爲斷不在憎愛以道爲貴記曰愛而
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考義之謂也

四續奇賞 卷十三

元 獎

附
錄
中
環
外
紀
于
此

辯道論

曹植

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盧江有左慈
陽城有郗儉善辟穀悉號數百歲所以集之魏國者
誠恐此人之徒接姦龍以欺衆行妖惡以惑民豈復
欲觀神仙于瀛洲求安期于邊海釋金輅而顧雲興
弄文驥而來飛龍哉夫帝者位殊萬國富有天下威
尊彰明齊光日月宮殿闕庭焜耀紫微何願乎王母
之宮崑崙之域哉夫豈鳥被致不如百官之美也素
女嫦娥不若椒房之麗也雲衣羽裳不若黼黻之飾
也駕螭載霓不若乘輿之盛也瓊蓋玉華不若玉圭
之潔也而顧爲匹夫所問納虛妄之辭信眩惑之說
降禮以招非臣傾產以供虛求散玉爵以榮之清閒
結以居之經年累稔終無一驗雖復誅其身滅其族
終然足以爲天下笑矣若夫玄黃所以娛目鐙錯
所以聳耳娛如所以招先芻豢所以悅口也何以甘
無味之味棄無聲之樂觀無形之色然後情快哉

四續奇賞 卷十三

六

陰德論

石介

夫天辟乎上地辟乎下君辟乎中天地人異位而同治也天地之治曰禍福君之治曰刑賞其出一也皆隨其善惡而散布之善斯賞惡斯刑是謂順天地天地順而風雨和百穀嘉惡斯賞善斯刑是謂逆天地天地逆而陰陽乖四時悖三才之道不相離其應如影響禍福刑賞豈異出乎夫人不達天地君之治昧禍福刑賞之所出行君威命執君刑柄發仁布令代君誅賞而誣誣焉守小慈陷小仁不肯去一姦人刑一有罪皆曰存陰德其大旨謂不殺一人不傷一物則天地神明之所福也苟不以已之喜怒以天下之喜怒哀傷為難多天地神明福之矣苟不以天下之喜怒哀而以已之喜怒而害一人損一物天地神明固禍之矣且天地能覆載而不能明示禍福于人樹之以君假其刑賞以嚮背善惡人君能刑賞而不能親行黜陟于下任之以臣假其威權以進退貪良良者進之君賞之也天福之也奚其德哉貪者退之君刑之也天禍之也奚其化哉以進退于人謂德仇在已乎歟天而無君也州方千里牧非其人千里受弊邑方百里宰非其人百里受弊使一牧一宰有罪而置其

誅孰多千里百里無其辜而受其弊是仁一牧宰而不仁于千里也暴我鯨鯢虐我惻黎天地君所欲除而存之違天地君也違天地君而曰存陰德則安矣白額虎暴而害物周處殺之而獲福兩頭蛇之害人死叔敖斬之而得報尸而官塗而民其官塗額虎兩頭蛇之比也而能除之陰德隆而無窮矣

運命論

李康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所隆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玄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文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羣龍見而聖人用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太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

四續奇賞

卷上

九

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以游於羣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也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然則張良

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官叔孫豹之嘔豎牛也禍成於庚宗吉甫成敗各以數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襄以武興者六八而謀及成王定鼎於郊邨卜世三十七年七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二霸之後禮樂陵遲文薄之弊漸於靈景辯詐之偽成於七國酷烈之極積於亡秦文章之貴弁於漢祖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揖讓於規矩之內閭閻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孟軻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天下卒至于溺而不可援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驅騁於

四續奇賞

卷上

十 魏

侯師之西河之人蕭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問其言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然則聖人所以爲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水也通之斯爲川焉塞之斯爲淵焉升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土潤體清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清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夫忠直之迂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推出

四續奇賞

卷士

十一

於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衆必非之前監不遠覆車繼軌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求成其名而歷謗議於當時彼所以處之蓋有存矣子思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命之將昌尚之興於殷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亦而自得之遇矣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恥之而弗爲乎蓋亦知爲之而弗得矣凡希世苟合之士遼蔭戚施之人俛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間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

響以聞看爲精神以向背爲變通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故遂潔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賄淫其聲色眠眠然自以爲得矣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知伍子胥之錮鏹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蓋笑蕭望之跋躐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故夫達者之筭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爲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

四續奇賞

卷士

十二

之爲天子不如仲尼之爲倍臣也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爲三公不如楊雄仲舒之聞其門也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其爲實乎則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其爲名乎則善惡書于史策毀譽流於千載賞罰懸乎天道吉凶灼乎鬼神貴乎貴也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譬命駕而游五都之市與天下之貴畢陳矣塞裳而涉汶陽之丘則天下之稼如雲矣樵紵而守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拔社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璵璠之

珍可觀矣夫如是也。為物甚眾。為已甚。森不受其升。而奇其神風。驚塵起。散而不止。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為見身名之親疎。分榮辱之客主哉。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昌其官也。古之君子。蓋耻得之而弗能治也。不耻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乎邪正之分。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筭。其昭然矣。故君子舍彼取此。若夫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四續奇賞 卷十一 十三 號

其人天動星回。而辰極猶居其所。璇璣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

釋私論

稽康

夫稱君子者。心無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氣靜神虛。心不存於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繫於所欲。故能審微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是故言君子。則以無措為臣。以通物為美。言小人。則以匿情為非。以違道為閼。何者。匿情。陰。也。小人之至惡。虛心。無措。君子之篤行也。是以大道若及。吾無身。吾又何患。無以生為貴者。是賢於貴生也。由斯而言。夫至人之用心。固不存有所措。是故伊尹。棄。於殷。湯。救世濟而名顯。周且不顧賢而隱行。故假攝而化隆。夷吾不匿情於齊桓。故國霸而主尊。其用心豈為身而繫乎私哉。故管子曰。君子行遠。忘其為身。斯言是矣。君子之行賢也。不察於有度而設行也。仁心無邪。不讓於善而後正也。顯情無措。不論於是而後為也。是故傲然忘賢而賢與度會。忽然任心而心與善遇。儼然無措而事與是俱也。故論公私者。雖云一作終於事與是俱而已。志通。邪無所。而不匿者。不可謂無私。雖欲之。伐善情之。遠道無所抱。而不顯者。不可謂不公。今執必公之理。以繩必公之情。使夫雖為善者。不

難於有私。雖欲之伐善。不陷於不公。重其名而貴其心。則是非之情不得不顯矣。是非必顯。有善者無匿情之不是。有非者不加不公之大。非無不是。則善莫不得無大非。則莫過其非。乃所以救其非也。非徒盡善。亦所以偶不善也。夫善以盡善。非以救非。而況乎以是非之至者。故善之與不善。物之至者也。若處二物之間。所往者必以公成而私敗。同用一器而有成有敗。夫公私者成敗之途。而吉凶之門乎。故物至而不移者寡。不至而在用者衆。若質乎中人之性。運乎在用之質。而栖古烈。擬足公塗。值心而言。則言無不

四續奇賞 卷十三

十五

是觸情而行。則事無不吉。於是乎同之所措者。乃非所指也。俗之所私者。乃非所私也。言不計乎得失。而遇善行不準乎是非。而遇吉。豈公成私敗之數乎。夫如是也。又何措之有哉。故里見顯盜。晉文愷悌。勃鞞號罪。忠立身有繆賢吐。露言納名。稱漸離告。誠一堂流涕。然數子皆以投命之禍。臨不測之機。表露心識。獨以安全。況乎君子無彼人之罪。而有其善乎。措善之情。其所病也。唯病病是以不病病。而能療。資於療矣。然事亦有似非而非。非類是而非是者。可不察也。故變通之機。或有矜以至讓。食以致廉。以成

水青

智忍以濟仁。然矜吝之時。不可謂無廉。情忍之形。不可謂無仁。此似非而非非者也。或讒言似信。不可謂有誠。激盜似忠。不可謂無私。此類是而非是也。故乃論其用心。定其所趨。執其辭。而準其禮。察其情。以準其變。肆乎所始。名其所終。則夫行私之情。不得因乎似非而容其非。淑亮之心。不得陷乎似是而負其是。故實是以暫非。而後顯實。非以暫是。而後明公私交顯。則行私者無所冀。而淑亮者無所負矣。行私者無所冀。則思改其非。立功者無所忌。則行之無疑。此大始之道也。故主妾覆醴。以罪受戮。王陵庭爭。而陳平

四續奇賞 卷十三

十六

順。吉於是。觀之非。似非非者乎。明君子之為行。顯公私之所在。闔堂盈階。莫不寓目。而曰善人也。然肯願退讓。而舍私者。不復同耳。抱而匿情。不改者。誠神以交於所惑。而體以溺於常。名心以制於所懼。而情有繫於所欲。咸自以為有是。而莫賢乎已。未有功非之慘。駭心之禍。遂莫能收情。自以反弃名。以任實。乃心有是。而匿之以私。志有善。而措之為惡。不措所措。而措所不措。不求所以不措之理。而求所以為措之道。故時為措。而闇於措。是以不措為措。措為工。唯思隱之不微。唯患匿之不密。故有矜忤之容。以觀常人

矯飾之言以要俗譽謂永年良規莫盛於茲終日馳思莫闕其外故能成其私之體而喪其自然之質也於是隱匿之情必存乎心偽怠之機必形乎事若是則是非之議既明賞罰之實又焉不知冒廢之可以無景而患景之不匿不知無措之可以無患而患措之不以豈不哀哉是以申侯荷順取奔楚秦宰誅虢私卒享其禍由是言之未有抱隱顧私而身立清世匿非藏情而信著明名者也君子既有其質又觀其鑒貴夫亮達布而存之惡夫矜吝而遠之所措一非而內貴乎神賤隱一闕而外慙其形言無苟諱而行無苟隱不以愛之而苟善不以惡之而苟非心無矜而情無所繫體清神正而是非允當忠感明天子而信薦千萬民寄胃懷於八荒垂坦蕩以承日斯非賢人君子高行之美莫者乎或問曰第五倫有私乎

吾兄子有疾吾一夕十往省而反寐自安吾子有疾終朝不往視而通夜不得眠若是可謂私乎

私也答曰是非也非私也夫私以不言為名公以盡言為稱善以無名為體非以有措為負今第五倫顯情是非無私也矜往不眠是有非也無私而有非者無措之志也夫言無措者不齊於必盡也言多吝

者不具於不言而已故多吝有非無措有是然無措之所以有是以志無所尚心無所欲達乎大道之情動以自則無道以至非也抱一而無措則無私無非兼有二義乃為絕美耳若非而能言者是賢於不言之私非無情以非之大者也今第五倫有非而能顯不可謂不公也所顯是非不可謂有措也有非而謂私不可謂不惑公私之理也

演慎論

傅亮

大道有言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易曰括囊無咎慎
不害也又曰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王也文王小
心大雅詠其多福仲由好勇馮河貽其苦箴虞書著
慎身之譽周廟銘陞坐之側因斯以談所以保身全
德其莫尚於慎乎夫四道好謙三材忌滿祥萃虛室
鬼瞰高屋豐屋有鄰家之災聘食無百年之寶然而
狗欲厚生者忽而不戒知進退者曾莫之懲前車
已摧後鑒不息乘危以庶安行險而微幸於是有顛
墜覆亡之禍殘生天命之繫其故何哉流溺忘反而

四續奇賞

卷十三

十九

蕭梁書
大都府
冰之

以身輕於物也故晉之君子同名爵於香餌故傾危
不及思憂患而豫防則針石無用洪流鑿於涓涓合
拱挫於纖粟介焉是式色斯而舉悟高鳥以風逝鑑
醴酒而投綬夫豈蔽著而後謀通患結而後思復云
雖以營內喪表張以冷外失中齊秦有守一之敗偏
故也神脩全表裏寧一營魄內澄百骸外固邪氣不
能襲憂患不能及然可以語至而言極矣夫以稿子
之抗心希古絕羈獨放五難之根既拔立生之道無

累人患始乎盡矣徒以忽防於鍾呂肆言於禹湯禍
機發於毫端逸嗣綴於垂舉觀夫貽書良友則匪厚
味於耳疏關其思患也若無繼而乘奔其慎禍也

猶履兵而臨谷或振褐高棲揭竿獨往或保約違豐
安于卑位故漆園外楚忘在龜轡商洛遐遊畏此駟
馬年神辭色殷鑒於崔慶張臨挹滿灼戒乎桑霍若
君子將終三塗則賢鄙之分既明全喪之實又顯非
知之難慎之惟艱慎也者言行之樞管乎夫據圖揮
刃思夫弗為臨淵登峭莫不惴惴何則害交故慮篤
患切而思深故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慎微之謂

四續奇賞

卷十三

二十一

也故應子涉坎休然為戒差之一毫嗟猶如此況乎
觸害犯機自投死地禍福之具內充外斥陵九折於
叩焚之衝波於呂梁傾側成於俄頃性命哀而莫救
嗚呼嗚呼故語有之曰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
傷禍之門爾慎而已矣

安身論

潘尼

蓋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諱定其交而後求篤其志而後行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幾也行者安危之決也故君子不妄動也動必適其道不徒語也語必經於理不苟求也求必造於義不虛行也行必由於正夫然後能免或繫之凶享自天之祐故身不安則殆言不從則悖交不勝則惑行不篤則危四者行乎中則患憂接乎外矣憂患之接必生於四續奇賞卷十三

卷十三

二十一

自私自利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欲苟不濟能無爭乎私苟不從能無伐乎人人自私家家有欲衆欲並爭羣私交伐爭則亂之萌也伐則怨之府也怨亂既構危害及之得不思乎然奔本要末之徒知進退之士莫不飾才錢智拙鋒摧頽傾側乎勢利之交馳騁乎當塗之務則有丹冠之朋野有結綬之友黨與熾於前榮身扇其大權則赴者鱗集失寵則散者瓦解求利則託劍之權爭路則構刻骨之隙於是浮僞波騰曲辯雲沸寒暑殊聲朝夕異價驚寒布奔放之跡鈐刀競

學身

一割之用至於愛惡相攻與奪交戰訓誨嗜毀譽縱橫君子務小人伐技風類於上俗獎於下禍結而恨爭之不殫患至而悔伐之未辯大者傾國喪家次則覆身滅祀其故何邪豈不始於私欲而終於爭哉君子則不然知自私之害公也故後外其身知有欲之傷德也故遠絕榮利知爭競之遭災也故犯而不校知好伐之招怨也故有功而不德安身而不為私故身正則私全慎言而不適欲故言濟而欲從定交而不求益故交立而益厚謹行而不求名故行成而名美止則立乎無私之域行則出乎不爭之塗

四續奇賞

卷十三

二十一

必將通天下之理而濟萬物之性天下猶我故與天下同其欲已猶萬物故與萬物同其利夫能保其安者非謂崇生之厚而耽逸豫之樂也不忘危而已有其進者非謂窮貴寵之榮而藉名位之重也不忘退而已有其治者非謂嚴刑政之威而明司察之禁也不忘亂而已故寢達室隱陋巷披短褐茹荼藿環堵而居易衣而出荷存乎道非不安也雖車馬駑駘文軒服黼黻御方丈重門而處成列而行不習兵之齊榮用天時分地利井布永安數澤沾體塗足而後食有崇乎德非不進也雖居高位賀重祿而權衡

本理身生
人重而詞
音其公人
外而管生
之文大都
生而後其
詞音教下
明

機秘功蓋當時勢倖人主不得與之比遠遺意慮
沒才智忘肝膽弃形器貌若無能志若不及苟正乎
心非不治也雖繁計策廣術藝審刑名峻法制文辯
流離議論絕世不得與之爭功故安也者安乎道者
也進也者進乎德者也治也者治乎心者也未有安
身而不能保國家進德而不能處富貴治心而不能
治萬物者也然思危所以求安慮退所以能進思亂
所以保治戒亡所以獲存也若乃弱志虛心曠神遠
致徙倚乎不拔之根浮遊乎無垠之外不自貴於物
而物宗焉不自重於人而人敬焉可親而不可慢也
四續奇賞 卷十三 下三

可尊而不可遠也親之如不足天下莫之能抑也舉
之如易勝而當世莫之能困也達則濟其道而不榮
也窮則善其身而不悶也用則立於上而非爭也舍
則藏於下而非讓也夫榮之所不能動者則辱之所
不能加也利之所不能勸者則害之所不能嬰也譽
之所不能益者則毀之所不能損也今之學者誠能
釋自私之心寒有欲之求杜交爭之原去矜伐之態
動則行乎至通之路靜則入乎大順之門泰則用乎
寥廓之宇不則淪乎渾冥之泉邪氣不能干其度外
物不能擾其神哀樂不能盪其守死生不能易其真

而以造化爲工匠天地爲陶鈞名位爲糟粕勢利爲
埃塵治其內而不飾其外求諸已而不假諸人忠肅
以奉上愛敬以事親可以御一體可以牧萬民可以
處富貴可以安賤貧經盛衰而不改則庶幾能安身
矣

四續奇賞 卷十三 下四

莊論

王坦之

伊單開之辰執徐之歲萬物權輿之時季秋遙夜之月先生徘徊翔翔迎風而遊往還乎赤水之上來登乎隱淦之丘臨乎曲轍之道顧乎泮泮之州恍然而止忽然而休不識曩之所以行今之所以留悵然而無樂慨然而歸白素焉平晝間若隱几而彈琴于是緒紳好事之徒相與聞之共議撰辭合句啓所常疑乃闢鑿整飭嚮齒先引推年躡踵相隨俱進奕奕然步臚臚然視投跡蹈階趨而翔至蓋肩而坐恭袖而檢猶豫相林莫肯先占有一人是其中雄桀也乃怒

四續奇賞

卷十三

二十五

目擊勢而大言曰吾生平唐虞之後長乎文武之裔遊乎成康之隆盛乎今者之世誦乎六經之教習乎五儒之迹被沙衣冠飛翻垂曲裾揚雙鵞有日矣而未聞乎至道之要有以異之于斯乎且大人稱之細人承之願聞至教以發其疑先生曰何哉子之所疑者客曰大道貴生地道貴貞聖人修之以建其名吉凶有分是非有經務利高勢惡死重生故天下安而大功成也今莊周乃齊禍福而一死生以天地爲一物以萬類爲一指無乃激惑以失真而自以爲誠是也于是先王乃撫琴客與慨然而歎俛而微笑仰而

流盼嗟喻精神言其所見曰昔人有欲觀于閭峰之上者希冕服弊輜至于崑崙之下沒而不及端冕者常服之飾驛驛者凡乘之耳非所以矯騰增城之止遊玄圃之中也且燭龍之光不照一堂之上鍾山之口不談曲室之內今吾將墮崔嵬之高杜衍慢之流言子之所由幾其寤而獲及乎天地生于自然萬物生于天地自然者無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內故萬物生焉當其無外誰謂異乎當其有內誰謂殊乎地流其燥天拉其濕月東出日西入隨以相從解而後合升謂之陽降謂之陰在地謂之理在天謂之

四續奇賞

卷十三

二十六

文蒸謂之雨散謂之風炎謂之火凝謂之水形謂之石象謂之星朔謂之朝晦謂之冥通謂之川回謂之淵平謂之土積謂之山男女同位山澤通氣雷風不相射水火不相薄天地合其德日月順其光自然一體則萬物經其常入謂之幽出謂之章一氣盛衰變化而不傷是以重陰雷電非異出也天地日月非殊物也故曰自其異者視之則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則萬物一體也人生天地之中體自然之形身者陰陽之精氣也性者五形之正性也情者遊魂之變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馭者也以生言之則物無

不壽推之以死則物無不夭。自小視之則萬物莫不
小。由大觀之則萬物莫不大。殤子為壽彭祖為夭秋
毫為大太山為小故以死生為一貫是非為一條也
別而言之則鬚眉異名合而說之則體之一毛也彼
六經之言分處之數也莊周之云致意之辭也大而
臨之則至極無外小而理之則物有其制夫守什五
之數審左右之名一曲之說也循自然佳天地者寥
廓之談也凡耳目之名分之施處官不易司舉奉其
身非以絕手足裂肢體也然後世之好異者不顧其
本各言我而已矣何待于彼殘生害性還為警敵斷

因續奇賞

卷十三

二十七

割肢體不以為痛目視色而不顧耳之所聞耳聲聽
而不待心之所思心奔欲而不適性之所安故疾疴
萌則生不盡禍亂作則萬物殘矣至人者恬于生而
靜于死生恬則情不惑死靜則神不離故能與陰陽
化而不易從天地變而不移生究其壽死循其宜心
氣平治不消不虧是以廣成子處崆峒之山以入無
窮之門軒轅登崑崙之阜而遺玄珠之根此則潛身
有易以為活而離本者難與永存也馮夷不遇海若
則不以已為小雲將不失于其鴻濛則無以知其少
由斯言之自是者不章自建者不立守其有者有據

也儒墨之後堅白並起吉凶連物得失在心結徒聚
黨辯說相侵昔大齊之雄三晉之士嘗相與瞋目張
膽分別此矣咸以為百年之生難致而日月之蹉無
常皆盛僕馬修衣裳美珠玉飾帷牆出媚君上人斯
父兄矯厲才智竟遂縱橫家以彗于殘國以才臣亡
故不終其天年而大自割繫其于世俗也是以山中
之木本大而莫得復萬數竅相和忽焉自已夫鴈之
不存無其質而濁其文死生無變而龜之見寶知吉
凶也故至人清其質而濁其文死生無變而未始有
云夫別言者壞道之談也折辯者毀德之端也氣分

因續奇賞

卷十三

二十八

者一身之疾也。心者萬物之患也。故夫裴東馬賦
者行以離支虛有成敗者生而求敵踰阻攻險者趙
氏之人也。舉山嶺海者燕楚之人也。莊周見其若此
故述道德之妙叙無為之本寓言以廣之假物以延
之聊以娛無為之心而逍遙于一世豈將以希咸陽
之門而與稷下爭辯也哉。夫善接人者導焉而已無
所逆之故公孟季子水繡而見墨子弗攻中山季
心有提攜而為子不距因其所以來用其所以不
而奉之使自奉之發而開之使自舒之且莊周之書
何足道哉猶未聞夫太始之論玄古之微言乎。更能

不害于物而形以生物無所毀而神以清形神在我而道德成忠信不離而上下平茲容今談而同古齊說而意殊是心能守其本而口發不相須也于是二三子者風搖波蕩相視肺腑亂大而退踟躕失跡隨而望之耳後頗亦以是知其無實喪氣而慙愧于衰僻也

勸醫論

梁簡文帝

勸醫曰天地之中唯人最靈人之所重莫過于命雖脩短有分天壽懸天然而寒暑反常嗜欲乖節故虛寒痼首致幾不同伐性爛腸摧年匪一拯斯之要實在于良方故祇域醫王明于釋典如太師乃以醫王為號以如來能煩惱病祇能治四大乖為故亦有騷人之詠彭城秦國之稱和緩季良之遇盧氏號子之值越人爰至九市飛仙長生妙道猶變六一于金液改三七于銀九蓄玉匣之秘研紫書之奧桃膠何是非斗靡遜其刑金漿非遠明珠還恥其價能使業門之下披覽獨聞雜視之傍蕭梓猶在周禮疾醫掌萬民之疾凡民之有病者分而治之歲終則各書其所治而人于醫師知其愈與不愈以為後法之戒也至如研積玄理考覈儒宗盡日清談終夜講習始學則日墟尚談積功則為師乃著日就月將方稱碩學專經之後猶須劇談細羅愈廣鉤深理見厭飲不窮惟日不足又若為詩則多須見意或古或今或雅或俗皆須寓目詳其去取然後麗辭方吐逸韻乃生豈有秉筆不訊而能善詩塞兌不談而能善義楊子雲言讀賦千首則能為賦况醫之為道九部之詠其精百藥

之品難究察色辨聲其功其秘秋辛夏苦幾微難識
而比之術者未嘗稽合會無討論多以少差之時涉
獵方疏略知甘草爲甜桂心爲辣便是宴取自足經
方浪棄同庚數之讀莊子異孔丘之婦周易然而疾
者求我又不能盡意攻治假使不能爲地自可卽爲
己益所以然者若無隔貴賤精加消息以前驗後自
可解之日知所亡至成妙術而又告以不能也治疾
者衆必以益滋潤寒惡之者多愛之者鮮是則日處
百方月爲千治未嘗不輕其難性任其死生浮華之
功于何而得及其愛深親屬情切支肌患起膏肓病
則難手實卷七十三
與府俞雖欲盡其治功思無所出故以故然本不素
冒辛難改變故也周靡庶應常止發頭腦之病夢也
弓窮反救列魚之疾思不出於中爲教上醫者忘志
于玄極揚已名于秋帳其可謂乎公道困窮于所宜
至誠當思此意更與具美非真善乎後亦是功
絕其比夫脫一鶴于權衡活萬魚于池水不可同
日而論

辨命論

劉孝標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
時有在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余謂士之宜
通無非命也故謹述天書因言其致云爾臣觀管輅
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實汾內之名傑望日者卜祝之
流乎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
歟然則高才而無貴仕饔餐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
獨公明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天關紛綸莫
知其辨仲任蔽其源于長闢其惑至於鴟冠鸞膺必
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譏譴離離異
因續奇賞卷七十三
又主上
端斯起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于玄品其流而未
詳其本嘗試言之曰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
主謂之自然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
得不知所以得鼓動陶鑄而不爲功庶幾混成而非
其力生之無學毒之心死之豈虞創之志墜之淵泉
非其怒升之霄漢非其悅蕩乎大手萬寶以之化確
乎純乎一作而不易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
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能預聖智不
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啓短則不可
殺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焉至德未能踰上

智所不免是以放勳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
流石文公逮其尾宜尼絕其糧顏回敗其叢蘭冉耕
歌其茅苜夷叔斃叔媛之言子與田臧倉之訴聖賢
且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至乃伍員浮屍於江流三
閭沈骸於湘渚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
郎署君山鴻漸鍛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翻於
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近世有沛國劉嘯嘯
弟璉並一時秀士也嘯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
善誘服膺儒行璉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王必亭亭高
竦不雜風塵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而官有

四續奇賞

卷十三

三三系

徵於竹節不登於執戟相次徂落宗祀無異四所
雨賢以...則...之...相......皆...於
當年...才...而...用...候...草木以共...與...而...同...
膏...平原...填川谷...壇...而無聞者...可...此
則宰衡之與...隸...容...彭之與...殤子...賴之與...陽
文之與...敦洽...咸得之於自然不假迫於才智故曰死
生有命富貴在天斯之謂矣然命體周流變化非一
或先...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濟
交錯...紛迴還...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
而其道容微寂寥忽恍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

御初以放靈亦憑人而成象譬天王之冕旒任百官
以司職而或者觀湯武之龍躍謂龜亂在神功聞孔
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視彭韓之豹變謂鸞致
人爵見張栢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豈知有力者運
之而趨乎故言而非命有六蔽焉爾請陳其梗槩夫
靡顏賊理多鳴嚙類形之異也朝秀晨終龜鶴千歲
年之殊也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辨也同知三者
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
十其蔽一也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目龜文公侯之
相撫鏡知其將刑壓紐顯其膺錄星虹樞電昭聖德

四續奇賞

卷十三

三三系

之符夜哭聚雲鬱典王之瑞皆兆發於前期渙汗於
後葉若謂驅貔虎奮尺劍入紫微升帝道則本建宵
冥之情未測神明之鼓其蔽二也空桑之里...成洪
川曆陽之都化為魚鼈楚師屠漢卒睢河...流秦
人坑趙士洪聲若雷震火炎崑岳礫石與...災
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伊...之
始...焉能抗之哉其蔽三也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
瑕夏后之璽不能無考故亭伯死於縣長相如卒於
閭令才引不備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緣之鴻輝殘
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若然者主父偃公孫

弘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
今忽如過隙湓死霜露其爲詬耻豈崔馬之流乎及
至開東閣列五鼎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
智先非而終是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
妍蚩其蔽四也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故重華立而
元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
闇主衆明君寡而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接翼机踵武
於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於巖石之下橫謂廢典
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
鳩毒以誅殺爲道德以蒸報爲仁義雖大風立於青

四續奇賞

卷五

三

丘鑿齒奮於華野比於狼戾曾何足喻自金行不競
天地版蕩左帶沸脣乘間電發遂覆溥洛傾五都居
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與三皇競其張黎五帝
角其區宇種落繁熾充物神州嗚呼福善禍淫徒虛
言耳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滑之以人其蔽六
也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
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
也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絳中庸在於所習是以
素絲無恒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故季路學
於仲尼厲風霜之節楚穆謀於潘崇成弒逆之禍而

聖學

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山之善不能忘其結
則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在乎命也或以鬼神害盈
大輔德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殷帝自窮千里夷雲
若使善惡無徵未洽斯義且于公高門以待封侯
掃墓以望喪此君子所以自煙不息也若使仁而無
報義爲脩善立名乎斯得延之謂也夫聖人之言顯
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測或立教以進
言命也今以片言辯其要趣何異乎死之類而論
春秋之變哉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珪璧

四續奇賞

卷七

三

斯辟于叟種德不逮勛華之高延年發龜未其東陵
之酷暴爲善一爲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察與冰其跡
蕩蕩上帝豈如是乎詩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故善
人爲善焉有意哉夫貪穢衆進芻豢衣狐貉裝水紬
觀窈眇之奇舞聽雲和之琴瑟此小人之所急非有
求而焉也豈有德而義教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
風潤贈先王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
然則君子居正而遠小人無可奈何識其
不由智力造而不召來也 而而不直死而不感
垂臺夏屋不能悅其神土室編蓬未足愛其不充

誦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

四續奇賞 卷十三

三六

三惑論

王啟

予謂外也
之人於邪
無可惡之
德行五節
世可尚之
事功在也
物也

炙轂子曰漢史載楊秉能三不惑歷代以爲美也然
三惑之中利病各異論曰夫惑於酒者敗賢能損道
德廢家業顛狂致疾生於身軀夭折壽考故須識於
過度也且阮藉劉伶陶潛畢卓皆惑於酒悉無所成
至於得溺酒名而已夫惑色者壞禮樂損門風傷殘
形骸耗金帛怨雖不飲於夷夏政且有妨於霸王
齊桓內寵如夫人者六姬外嬖豎豹雍巫衛靈同解
浴者三人內愛南子外淫彌瑕之類是也夫惑於財
者小則亡身破家大則辱先滅國聚鹿臺之錢積巨
四續奇賞 卷十三 三七
橋之梁拾胎拾卵惟利是求盜壁攫金刑戮不恕而
又必厚於已而薄於人則義不及於宗親恩不加於
左右如此必不得人心而失衆情孟子曰推恩足以
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故君視臣如手足則
臣視君如腹心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斯之謂也
苟專利矣則嘉言令猷弗得聞矣過謬錯誤莫得知
矣近侍者傳刀以懷憾疎遠者聚謀而待聲誠堂一
髮身首分離傳口象有齒以焚其軀賄故也又曰匹
夫無罪懷璧其罪則三惑之甚其在茲乎昔漢高祖
使陶何說黥布歸漢布既謁漢王倍慢布悔來欲自

殺及就舍供帳與高皇無異布乃大悅燕丹之奉荆卿也于女玩好恣其所欲然後渡易水不以爲寒刺秦王視死如歸夫懸布荆軻雄傑之士也猶以服餌聲色變以移志況今將帥士伍乃中才之士乎若不結之以信義厚之以恩賞彼安肯效命死節爲貪鄙倖倖之主哉故士有言曰爾之財賄尚惜我之性命詎可輕捐古語云使人造舟車猶豐酒食冀彼竭機功則舟無毀溺之患車免顛覆之憂今驅策賢能駕御英傑飾其言以誘掖矯禮貌以卑和欲其盡赤誠竭計策其用飽密以誇賺嬰兒曾不知聰明之士見

四續奇賞

卷上三篇

三八

其用瞻鏡其詐僞亦持虛以待虛設詐以禦詐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衆人遇我我以衆人報之頃刻玩印賢豪放上曹公慢易天下問分是知三惑之中酒者致之可失色者放之可失財者下愚之醜行也致放逐刑戮所宜加投界豺虎投界有吳以謝乎衆

失

誠節論

王叔

史轂子曰漢史著誠節立名之士謂其能執一不回死義不顧雖湯問之威霜刃之刑不能脇之故節義彰明顯於後世存無愧於英後沒無作於神靈蕩蕩然偃於暗室之中堂堂然行於日月之下卓爲人傑乃有節有義之士也夫能如此者亦賢哲之一體客曰誠如是無乃滯於變通而能成功則拙杖節死義可矣既不能杖節死義又不能變通成功此謂之偷生無耻之夫昔李陵降匈奴又要成功致老母伏誅妻子弃市斯始規變通而終爲負義且臨患難履願

四續奇賞

卷上三篇

三九

危雖商賈小人居沽賤品猶能相拯於窮蹙尚乃任情於依託矧乎頂章甫冠拖綫掖衣口誦先聖之文胸懷德義之典且曰儒士而無慷慨之心不有風雲之操亦何以見分明之男子磊落之士夫昔如敬通不修廉隅杜篤請求無厭班固諂竇以作威馬融黨梁而黷貨丁儀貪婪而乞賄路粹哺啜而無耻皆文儒之所賤貞介之所羞夫士無信不可以立身無義不可以立名無節不可以成功無忠不可以成事四者不懷則情同犬豕行比豺狼安足以齒於人倫哉客曰先生斯論不亦傷於嫉惡太甚乎對曰嫉惡不

善不能不
可存半個
雖若

甚則好善不篤若見惡不能去則邪佞之人羣臻知
善不能用則賢良之士引去苟懷誠節安得不嫉詔
諛今公卿席客我馮諉毛遂之忠誠侯伯懷質肆李
閻祖珽之欺詐或受賂賣主奉越以事吳或首鼠兩
端觀成而望敗窮其操心奸宄蓬蔭戚施與夫誠節
之士執一不回死義不顧者亦何遼廓論未已客曰
若乎先王之論誠亦富茂迺欽衽而退

因續奇賞 卷十三

四十

從道論

李 翱

中材之人局於書而惑於衆而傳言違衆不祥書云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躬以爲言出於內則可守而
爲恒則中人之惑者多矣何者君子從乎道也不從
乎衆也道之公余將是之豈知天下黨言而非之道
之私余將非之豈知天下謦言皆是耶將是之豈圖
是之之利乎將非之豈圖非之之害乎故大道可存
是非可恒也小人則不然將是之先攫其利已將非
之先怖其害已然則遠害者心是而非之視利者心
非而是之故所以大道喪是非汨人倫壞邪說勝庸

因續奇賞 卷十三

四十一

世之生
其言也
其言也
其言也
其言也

可使衆言必聽衆說必從之耶且夫天下唯唯知道
者幾何人哉使天下皆賢人則從衆可也使天下賢
人二小人三其可以從乎況貪人以利從則富者之
言勝余人以生從則威者之言勝中人以名從則捐
者之言勝而君子之處衆則諄諄然如愚怡怡然如
愚當言而默者三遊同而器異則默者近而真遠則
默者及而時未則默小人俱不然所以君子慎言而
小人飾言君子侯時而小人徇時也然則君子默於
衆小人默於獨皆事勢牽之豈心願耶學而從之者
得以擇之矣嗚呼治世少而亂世多賢者一伸而邪

者百勝在上者言貴和而不貴正在下者言貴從而
不貴得設使一室之中一人唱而千人和一人和
人訥則見在是矣雖欲言之羣而說之矣當是則見
在是和者人之喜默者人之怨吾寧從從而惟怒乎
寧違道而從衆乎斯以辯之而而較是非也或曰
衆可違而不可從不知乎曰未也子怯於名而勇
於實吾非衆之首衆非吾之從君子允其力而已則
奚以違理不吾之間辭非人必從君子耳其聲而已
則奚以違所謂君子者進退周旋羣獨語默不失其
正而不徇其害者盡在此而已矣

四續奇賞

卷十三

四三

養生論

牛僧孺

僧孺嘗讀嵇康養生論曰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下可
數百年至於調節嗜慾全息正氣誠盡養生之能著
僧孺以養身之於養生難與易相遠也所以康能者
其論而陷大辟蓋能其易不能其難者也且天地稟
生之道衆而貴之者寡然而貴乎生以有用於道也
生而無用焉貴其生矣而又況康不能養乎哉且康
居於是世能忘名利之名而不能使人忘其名能忘
其情慾之情而不能自忘其情能防已喜怒於內而
不能防人之喜怒於外雖其名利情慾喜怒之心不

四續奇賞

卷十三

四三

改乎內而能致其康寧焉碩大焉猶善養者之大也
肥脂適足使屠賸之刃促乎已矣出而處語而默是
養其生者也處而語出而默生其喪矣且焉溺焉道
無邪行無詭言中規行中矩而得其時是養生於出
處者也孔焉孟焉可而仕否而返是養生於出處語
默之間者也若中散者栖乎下不可謂出揚其名不
可謂默非出處則在用中於禮義人倫之道也禮者
禮之施也而肆情傲物蔑棄冠服是禮之大喪也禮
喪而道喪則鍾會欲無怒晉王欲不刑之可得也
然康之爲人區區不列於中人豈欲引而謂之哉以

析文垂論則人之中者引而惑必衆故不得不明也
 先人有求生以害人有殺身以成仁又有患難以相
 死此得則死此則得道德得死而爲壽不以非道德生
 而爲壽也仁如比干而剖死直如屈原而溺死廉如
 介推而焚死忠如蕭望之而樂死而道存洋洋乎不
 已予謂所存之生至遠大是能養生者若碌碌愚生
 可以五常之道爲人子焉知其壽歟焉知其昆蟲歟
 木石歟靈蛇千年予不知其壽也石有時而泐子不
 知其久也葵能衛其足子不知其全也若康之養生
 有類是也適爲下矣又況不能類之者哉嗚呼能養
 生之道者生死長短可也

四庫全書

卷十三

四庫全書

四庫古文奇賞卷之十四

古吳陳仁錫

論類

國本中論刑法

宋葉適

國本下論用刑

宋葉適

官法上論考課

宋葉適

體道論竊弄威柄之奸

宋葉適

理財上

宋葉適

理財下

宋葉適

願禁軍弓手上兵

宋葉適

四庫全書

卷十四

兵總論言兵財

宋葉適

兵權上

宋葉適

論吏胥

宋葉適

四屯駐兵

宋葉適

兵論論收藩鎮兵

宋葉適

論沿邊守禦

宋葉適

民事下論井田

宋葉適

國本中論刑法

葉適

卓然特立
不可不察

臣聞刑法所以待天下之有罪雖至親隆貴不得輒私而雖至親隆貴不能無罪則刑法不得不明然臣以爲人主能使其臣無犯君之法不當以刑法御其臣夫人主之所與共守其國家者自宰相以下至于一命之士皆必得天下之賢材而用之其不能無犯法者不得居也當舜之時既放棄共鯀驩兜之徒其所與爲臣工岳牧者皆忠肅和惠明允篤誠之士故其治化之成至于匹夫小民猶無犯法者而况其官師乎其後周文武最能得天下之賢材而用之遇以

西續奇賞 卷十四 論

二

信厚而折旋之以禮樂故其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翼翼翼翼上攸宜夫聚賢材于朝而分之以百官之事被服有雲龍藻火之章駕乘有和鸞旗旄之節以至奉牲幣執豆蓬薦告宗廟類祀天神其盛若此而桎梏廢放黜削殺戮之人安得參于其間揚雄有言曰周之士也貴夫士貴而後官貴官貴而後國貴國貴而後主尊然則周文武之所以貴其士禮其臣者能使之無犯法而未嘗以刑法御之者也凡不能無犯法之人而材諸位則不免于以法御之有以刑法御其臣之心則方其唯諾殿上委任專寵若將

罪

西續奇賞 卷十四 論

三

有腹心股肱之寄者俄而桎梏廢放黜削殺戮無所寬貸而其臣亦不能自必也故輕爲姦而多犯法嗚呼此非國家之利也漢高祖嘗裂數千里地使大功臣十數人南面而稱王既而禽滅蒯酈至于宗族無有遺類其臣遂以禽獸自比故後世子孫習見前事不難于高爵重位以寵秩不肖之人而亦輕于以鉞鉞刀鋸加其身唐太宗嘗喜張猛古所上大寶箴以爲愛已一旦以治獄疑似違命斬之謂盧祖尚文武忠義使督交趾祖尚再三辭行亦誅死于朝堂而不以爲慳其臣如王珪魏徵號爲面折庭爭亦莫有以爲非者然則當時以刑法御其下而快喜怒于殺戮雖高祖太宗之明不能免也噫以刑法御其下將以防姦臣而豈有意于輕殺人也哉自今攷之其姦臣未必得罪而延頸就戮前後相類者皆喜人君子也夫不能以禮化姦臣之心而以刑濫忠臣之罰國家豈便焉適所以借姦臣而爲之資耳蓋舜文王之意遠周衰而亡歷秦漢隋唐而不復興至于藝祖太宗而後盡去而世帝王苛刻猜忍之意一以寬大誠信進退禮節遇其臣下受禪之始因其故相委任若舊六年而後罷太宗召拜近臣嘗命擇良日曰朕欲

其保終吉也。慮多遜事發當時以爲所坐大逆法既具矣。以其嘗典國事。止命竄流。蓋漢之三公無以善去位者。不自殺則受誅。其輕甚者。猶以醜辭策之。而自真宗仁宗以來。執政大臣之將去也。必使之連疏。自乞若將不得已。而後從者。又爲之遷官加賜而付以重地。前世之臣以諫諍忤旨而死者皆是也。祖宗不惟不怒。又遷擢之。以至于公卿。神宗嘗疑其臣之罷情而不任職者。當汰而不忍。始益宮觀之員。廩之以粟而不責以事。後遂爲定法。其後輩惇弄權。嘗欲興劉摯之獄以殺黨人。而哲宗不從。蔡京當國。又欲殺天下士。而徽宗不聽。紹興初。誤聽宰相誅諫官二人。尋復自悔。下詔責躬以謝天下。故雖權臣用事。二十年間。子奪情意而無殺士大大之禍。夫進人以禮。退人以義。而不以刑法御其臣者。無過于祖宗之世。蓋秦漢之風息滅不繼。而舜文王之意復興。天下之臣自有怯懦過當舉手畏法者矣。未有強悍不遜傲者。自便者也。若其逆亂反側起于父兄子弟之間者。豈不復有也。夫不以刑法御臣下。而與臣下共守法。此豈非祖宗爲國之本意。而舜文王之俗然歟。

四續奇賞卷十四

四庫

國本下論用刑

葉適

臣惟歷代用刑各有輕重。不能盡舉。然大要其君賢而所任者仁人也。則用刑當輕。其君不賢而所任者非仁人也。則用刑當重。非惟用刑爲然也。而歷代之議刑者。亦莫不然。蓋其入君子也。則議刑常輕。其入小人也。則議刑常重。故觀其所用。可以知其國觀其所議。可以知其人。然而未也。蓋其君賢君也。而用刑不免於過重。其人君子也。而議刑亦不免於過重。以爲重刑所以致治。非重刑而天下不可治者。是可嘆也。天下苦秦之刑重而欲輕之久矣。然而隨其時之輕重而終於不能輕一代之刑。夫後世有天下之長者。莫若漢與唐。其能求所以輕刑之意者。亦莫若漢與唐。而卒之能輕一代之刑者。莫若吾宋也。漢唐之時。雖號治世。猶多造大獄。根連株逮。或數千里會逮。久者積數歲而不解。公卿以下重足待命。其論因報而郡之內。一日有殺至數百人。凡此者。今天下之所未嘗有也。五代暴亂。承用重刑。盜一錢以上輒坐死。而秦唐相繼。升合銖兩之犯。至無生出者。狂狹所用尤峻。雖無法。不啻若桀紂。祖宗之世。或漸輕之。或盡除之。而慘刑具五刑相收連坐之刑。皆漢唐之所

四續奇賞卷十四

五庫

常用者此亦今天下之所未嘗見聞也。夫以前世用刑之重而民亦無畏刑之心。茲長其悍虐。視性命生歿。如且暮。或白晝挺刃。殺人於市。或報仇行俠。而天下大姓姦豪。皆持生殺人之權。殺人未必歿。傷人未必刑。而弱子幼弟。有竊息而不敢言者。少年亡賴。募人於獄。官寺之外。商旅至不敢行。若此。今皆民之所無也。夫天下之俗。燕趙強果。齊楚輕鬪。蜀人多怨。至於激其所耻。動其所憤。皆有不畏死之心。惟至仁可以柔之。雖其自充於盜賊者。亦非重法之所能治。此今日之所以用刑獨輕於前世。而民之自愛而畏法。

西續奇賞 卷十四

六

亦遠過於前世也。雖然。今世之用刑。比漢唐為輕。比三代則為重。而後世之所以制刑者。則雖三代不能及也。夫山澤之產。三代雖不以與民。而亦未嘗禁民以自利。均田輕稅。而民無為生之苦。惟其狼戾不遜。以身犯法者。乃得而刑誅之。要之。今世之民。自得罪者。其實無幾。而生鹽茶榷酤。及他此巧法田役賦稅之不齊。以陷於罪者。十分之居其六七矣。故曰。比三代之刑為重。三代之肉刑也。其刑雖省。而一或行之。則其肢體殘壞。至於終身亦已甚矣。文王周公蓋相承而不能變。而論者則以為後世之刑。不及上世之

刑創不可輕開正為此也

西續奇賞 卷十四

七

肉刑也。豈不痛哉。嗚呼。後世之制。刑人於三代。今既行之矣。今世之用刑。重於三代。顧未能輕也。則恤之而已。矣。然則祖宗之恤刑。可謂至矣。以恤刑之仁。行制刑之仁。輕於漢唐。而庶幾於三代。深者無公名。平者無後患。重失入之坐。厚雪冤之實。是故無智力之治。無兵甲之強。無險要之固。德澤雖未大。利於天下而民不攜貳。天下安寧。室家相保。未嘗有匹夫橫行之變。下人謀上之奸者。能隆禮以御其臣。而恤刑以愛其民。故此二者。國家之大本。無窮之祚。不可變之俗也。故臣之不自。以為誠使天下之賢君。不免有重刑之心。而天下之君子。不免有重議刑之心者。其禍最大。其憂最甚。此不可以不極慮而深言也。嗚呼。有自來矣。求一切之治。而不知天下之情。怒一人之罪。而有并嫉天下之意。用一朝之法。貽無窮之患。而不察也。豈不過哉。夫二百餘年之國本。在是。天下安之也久矣。培之使益堅。養之使不傷。夫誰得而動之。不顧而變其安危之端。心自是始。雖賈誼陸贄復生。為今日計。未有以易此也。

官法上論考課

葉適

夫課羣臣當以實實不能課當課以名名以致實實以致名有一不失是謂尊主之經失實夫名則其主經以此爲治雖勤弗成徒弊之時天下之患莫甚於水生民之事莫重於稷國家之政莫甚於禮樂典刑而諸侯之治州各有牧堯舜既選天下之賢聖各以其所長專治一職而不制可否於其間然而必爲之法曰三載其考爾之績三考而陟黜之以此課其官而官之長亦各自課於其屬法簡而令必行故其可見之効不惟施之一時而遺利餘澤又能及於後世

四續奇賞

卷十四

八

之事亦因以治是之謂名夫堯舜之實不求其名吾祖宗之名不責其實然而名以致實實以致名二者不同而均足以治人主尊安而天下無事矣噫使天下之賢聖不廢舊法雖天下之中材亦得自附於善人君子之名此豈非其課名實之本意與後世號漢宣帝爲能行責實之政然以臣論之徒役役焉且夕程其文書殿最之課耳高才賢士欲自有以建立終不可得至於法令細密器械精巧此特百工俗吏之所能爲者耳責羣臣以百工俗吏之所能爲而又親持權柄以行其雜霸之道臣主俱勞而善政益衰烏

四續奇賞

卷十四

九

觀所謂實耶是之謂人實東漢之末名在下下以名高取必於上上不能堪因而害之兩晉之世名在上上取清談不事之名位爲王公而無職可舉江左相以專尚名品而下皆有傲誕矜侈之意無益於治是之謂失名且彼任其所尚各自以爲能器使羣臣而行其課賞而豈悟其失哉臣不佞切言今世之故以課之以實耶則天下之人其在大官重職者未有以實能是事也則亦偷墮苟容虛文亡實而已矣

未得其所以爲實也。以爲課之以名耶。則今官司之要。自宰相之外。有樞近之臣。有侍從講讀之員。有諫官御史之選。爾然未見有卓然名於其間曰某爲某。某爲某。借某人足以重其事。如祖宗之世。則必其不知者而已矣。則必其名爲具位而無取者而已矣。則必敗名毀節而後得在此而已矣。是未得其所以爲名也。天下望治如醒者之願醒。痛者之願痊也。十四五年矣。而羣臣百官。未知名實之所在。闕若之何哉。雖然。臣以爲今天下之治。則亦有意於爲實也。而未知其所以爲實。何者。今之所謂實者。不過若漢宣帝附續奇賞卷十四 論 十一 宋

耳。夫擇天下之賢才。與之共政。而乃欲責之以百工俗吏之所能。彼安肯悅然爲之耶。悅然爲之者。百工而已。且俗吏而已。耳。上之所授用。所賞幸。所驟取而後退。皆以退而今且進者。皆可得而考也。凡其有未及宣帝者乎。彼其誠所謂實者。固且不出於今之實也。而上不察焉。怒其不爲實。而不喜其爲名。又從而廢之。是以願退者不任焉。骨鯁者不任焉。溫雅沉厚老成以局度量識自計者。舉不任焉。故諫官御史或無人焉。翰墨制誥或無人焉。大者至於丞相之立。或無人焉。是其無人也。則曰羣臣百官之不足用。

也。不足用。則上不免於自用。然則今之世。舉羣臣百官以爲不足用。而上自用也。非所以聲天下也。非所以威夷狄也。非所以消奸雄而防未然也。夫所貴乎人主者。以天下皆爲已用而已。不必自用。自用則人主尊。而其國威失實。與名則幾乎輕。嗚呼。若是者。其無以一人而使之失乎。

體道論竊弄威柄之奸

葉適

臣聞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生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不可爲也不可執也無偏無黨而蕩蕩乎民莫能名是以先王察才頒政量能授職設爲宰輔以經邦國以理陰陽以制卿士以撫四夷而又使夫通世務明治體多識前言往行者繩愆糾謬而議論之故能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彼昏不知或獨任宰輔或偏信諍臣或嘗推誠爲其所誤而兩棄之甚矣其惑也故書史特詳書爲萬世誡者如秦之李斯趙高漢之王莽董卓唐之李

四續音賞

卷十四

十二

宋

私交諸族潛蘊譟訴劫殺親王訖未嘗有得其死者漢武之志豈以其嘗獨任宰輔者如彼偏信諍臣則又如此故兩疏之耶由是詭誕之士奇邪之術乘隙而進無正救者故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邪怪巡遊亡度哀痛之詔由是作矣臣聞仁宗之御天下也民到於今稱頌威美而不置者豈有他哉不爲不執無偏無黨如天運之無積故民心歸而海內服也觀其用言者以罪范仲淹之黨反翻然而悟皆大用之唐介以彈文彥博貶未幾而復其官以衆言黜歐陽修因范鎮一言而留之機圓術妙可不務乎臣竊觀陛下卽位以來獨任宰輔計行言聽莫之敢抗汲引黨與沸騰於朝臣恐其禍在戚而陛下厭之以故收轍而偏信諍臣以墮於漢武之失而不思此若或委心腹寄耳目於近習則禍愈亟矣可不謹哉

四續音賞

卷十四

十三

宋

此篇亦
標本亦
古今

理財上

葉適

夫理財與聚歛異。今之言理財者聚歛而已矣。非獨
今之言理財者也。自周衰而其義失。以爲取諸民而
供上用。故謂之理財。而其善者則取之巧而民不知。
上有餘而下不困。斯其爲理財而已矣。故君子避理
財之名而小人執理財之權。夫君子不知其義而徒
有仁義之意。以爲理之者必取之也。是故避之而弗
爲。小人無仁義之意。而有聚歛之資。雖非有益於已。
而務以多取爲悅。是故當之而不辭。執之而弗置。而
其上亦以君子爲不能也。故舉天下之大計。屬之小

四續奇賞

卷十四

十四

人雖明知其負天下之不義。而莫之卽以爲是。固當
然而不疑也。嗚呼。使君子避理財之名。小人執理財
之權。而上之任用。亦出於小人。而無疑民之受病。國
之受謫。何時而已。夫聚天下之人。則不可以無衣食
之具。衣食之具。或此有而彼亡。或彼多而此寡。或不
求則伏而不見。或無節則散而莫收。或清濁而浸微。
或水竭而不繼。或其源雖在而浚導之無法。斯其流
壅遏而不行。是故以天下之財。與天下共理之者。大
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財而爲聖君賢臣
上者也。若是者。其上之用度。固已沛然滿足而不匱。

四續奇賞

卷十四

十五

夫後世之論。則以爲小人善理財。而聖賢不爲利也。
聖賢誠不爲利也。上下不給。而聖賢不知所以通之。
徒曰我不爲利也。此其所以使小人爲之。而無疑歟。
熙寧之大臣。慕周公之理財。爲市易之司。以奪商賈
之贏。分天下以債。而取其什二之息。曰此周公泉府
之法也。天下之爲君子者。又從而爭之曰。此非周公
之法也。周公不爲利也。其人又從而解之曰。此其周
公之法也。聖人之意。六經之書。而後世不足以知之。
以此嗤笑其辨者。然而其法行。而天下終以大弊。故
今之君子。真以爲聖賢不理財。官理財者。必小人而
後可矣。夫泉府之法。歛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
以其賈賣之。其賒者。祭祀喪紀。皆有數。而以國服爲
之息。若此者。真周公所爲也。何者。當是時。天下號爲
齊民。未有特富者也。開闢歛散。輕重之權。一出於上。
若此。而使之耕築之室。而使之居衣食之具。無不
畢備。然而祭祀喪紀。猶有所不足。而取於常數之外。
若是者。周公不與。而誰與之。將無以克其用。而遂與
之也。則民一切仰以充其費。無名故賒。而貸之。使以
日數償。而以其所服者爲息。且其市之不售貨之滯
於民用者。民不足於此。而上不歛之。則爲不仁。然則

二者之法非周公誰爲之。蓋三代固行之矣。今天下之民不齊久矣。開闢歛散輕重之權不一出於上。而富人大賈分而有之。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而速奪之可乎。奪之可也。嫉其自利而欲爲國利可乎。嗚呼。居今之世。周公固不行是法矣。夫學周公之法於數千歲之後。世異時殊。不可行而行之。固不足以理財也。謂周公不爲是法。而以聖賢之道。不出於理財者。是足爲深知周公乎。且使周公爲之。固不以自利。雖百取而不害。而况其盡與之乎。然則奈何。君子遺理財之名。苟欲以不言利爲義。坐視小人爲之。亦以爲當。

四續奇賞 卷十四

十六

然而無惟也。徒從其後。頻感而議之。厲色而爭之。耳。然則仁者固於是耶。今天下之財亦可得而畧計矣。黃帝堯舜以不用之在天下。今具不知取者幾也。秦漢之後。創取於民。後世日以增益。今其棄而不求者幾也。天下之遺利。天下之所不知不得而用之者幾也。抑猶有上之所未歛者乎。抑已盡歛而不可復加歟。然則有民而後有君。有天下而後有國。有君有國而後有君與國之用。非民之不以與其上也。而不足者何。說今之理財者。自即之歟。爲天下理之歟。父有子。子闔其大門。日取其子。而不知其後將以富其父。

歟。抑愛其子者。必使之與其父歟。抑孝其親者。固將盡困其子歟。抑其父固其其子之財者歟。然則今之開闢歛散輕重之權。有餘不足之數。可以一辭而決矣。奈何以聚歛爲理財。而其上至於使小人君子以爲不當理財。而聽其絕而不繼。若是者。何以爲君子哉。

四續奇賞 卷十四

十七

理財下

葉適

使天下疑已不可爲天下臨財則疑其取見患則疑其避勢相軋權相傾之際則疑其謀若此者雖匹夫不能自立於鄉黨天下之人其所以力爲忠信廉潔之行者未必其心安之以爲當然蓋將以求免乎天下之疑也故雖矯亢過情捨利就害而不敢憚焉一節之疑足以傷其終身之信此固人情之所甚懼也噫蛇未必噬也而人疑其螫虎未必搏也而人疑其暴有麟鳳之德而後見之者無疑心雖然麟與鳳不常出於天下而天下亦安得而不疑古之聖人所爲

四續奇賞

卷十四

十八

大過乎人者理天下之財而天下不疑其利擅天下之有而天下不疑其貪政令之行雖未必能知其意而終不疑其害已故聖人之於天下無不可爲者以其所以信服天下者明也後世之君用民之財未必如三代之多役民之力未必如三代之煩常爲安靜之令數出寬大之言而天下終疑之而不置不亦悲夫今國家之患法度未立號令未信財用未足欲有所爲而不能遂君此者不足爲大憂也而其憂則在乎未能免天下之疑何者天子仁孝恭儉服御簡約宮中之費可悉布於海內而無毫髮之私此亦足以

明其無所取於天下矣一方水旱憂見顏色或特出使人申命長吏通財移粟惟恐在後奏疏蠲除不問緡石來輒報可此亦足以明其深自結於天下矣而天下終不能無疑於其間某欠某負詔書已釋放矣民猶不信也曰此後豈不將復征之也開坐畫一條什無數謂之寬恤至深切矣民猶不信也曰此其文案未嘗不具也或特建一官或創立一司其事未見也而民已逆疑之曰此必將以興某利也下自一縣今而上至掌國計之近臣未必皆有取民之意也未必不與民也而民又皆疑之曰此其挾國之重以病

四續奇賞

卷十四

十九

已也天子以大義安天下非爲苟且而已矣將用以威虜而復北方也今也不出門閭之近而天下皆以利疑之矣是猶可與有爲邪夫當天下之皆疑此不可以力勝而辨解也宜退而考其原今天下有百萬之兵不耕不戰而仰食於官北有強大之虜以未復之仇而歲取吾重賂官吏之數日益而不損而貴臣之員多不省事而坐食厚祿大明示天下以無所用財之門而後天下無疑心若是者其無所用耶然則雖上不能不自疑其爲利也天下獨敢不疑其利之耶嗚呼數世之富人食指衆矣用財侈矣而田疇不

愈於舊使之能慨然一旦自貶損而還其初乎是獨何憂雖然蓋未有能之者也於是賣田囑鬻寶器以克之使不至於大貧竭盡索然無聊而不止今天下欲爲大貧竭盡索然無聊之術耶又豈特上下相疑而已也天下之人私相與言者必曰今之官不可爲也伯夷之廉必改爲跖躡之橫尾生之信必智爲狙公之欺而非跖躡非狙公則其事不可以濟然而不敢以其情告於上其告於上者姑曰陛下至仁法令明備羣臣奉行不謹而因以誅求於其中故朝廷雖惇重信而使民不能無疑耳上豈將以爲然耶臣敢

四續奇賞

卷十四

二十一

言其情今天下之財用責於戶部戶部急諸道無道各急其州州又自急其縣而縣莫不皆急其民天下之交相爲急也事勢使然急其盡樂爲桑弘羊之所爲耶使天下之用誠有常數而戶部以天下之稅當之而有餘則戶部必不以困諸道無道必不以困其州而州若縣獨何以自困其民耶使其真桑弘羊之流固且不暇而況其不爲弘羊者耶所畏者上每以所不足責其臣使群臣以不足而後見其財然則若是者固教天下之爲弘羊者也昔劉晏當肅代衰亂之際天下多事故謂晏能以不足爲有餘此出

於不幸耳以今較之猶爲平世而奈何以不足責其臣而謂群臣以不足而後見其財歟豈不爲有事者地歟天下方議更爲貢賦之籍鈎考其會而悉書之使一縷以上上無不知其所自出而州縣不敢強取於民噫今州縣號爲難治一縷以上既在籍矣而州縣之用於何取之若此者天下愈疑矣

四續奇賞

卷十四

二十一

宋

廂禁軍弓手土兵

葉適

廂軍供雜役禁軍教戰守弓手爲縣之巡徼土兵則爲鄉之控扼夫供役有兵巡徼有兵控扼有兵大州四五千人中州三千人小州猶二千人計一兵之費其正廩給之者居其一焉因兵而置營伍將校其上則路分鈐轄總管者居其一焉恩賜閱視借請券食者居其一焉緣兵之虛弊虧公病私者又居其一焉民之所謂第一等戶盡其賦入不足以衣食一兵今州郡二稅之正籍盡以上供者及其所趨辦酒稅糴名籍以上供者朝廷既有以養大兵矣而州郡又以

四續奇賞

卷十四

十三

其自當用度者又盡以養廂禁土兵又有配隸之罪人牢狴克塞亦州郡所養然則財安得不匱而民安得不困乎夫所以養兵者爲其有事而戰不爲其無事而備也無事而備則必有不養之兵而後可今養之於無事竭州縣之力以衣食之固非所以戰也則雖有百萬之兵而不免自貶爲至弱之國乃其勞之宜然爾世之論曰養兵之患無智愚所同知然而不能去者不可去也不可去者動衆害事弊未除而亂先作也夫畏其動衆害事以爲弊未除而害先作此向庸人之常情耳而以爲養兵之患無智愚所同知

則非也何者誠不知而已知其爲患則早夜之所思命令之所出必使之至於無動衆害事可以除弊而不作亂以幸天下國家也豈恣其如此而徒曰必動衆皆事哉故不減宿衛屯駐之大兵則國力不寬不減廂禁弓手土兵則州郡之力不寬夫立法定制於重滯繁擾之中以困民爲安強以耗國爲仁惠以疲士大夫之精力爲用材以人心益困所守益卑者爲遠識以不可舉動者爲體國以養兵不戰爲銷姦雄之心遂至於怠警耶葉諸華廢天命禮壞樂失積衆弊而莫能革者宿衛屯駐之兵困之於上廂禁弓手土兵困之於下而已陛下思之於外而不圖其內意行其所難而不實爲其所易者何哉

四續奇賞

卷十四

十三

兵總論言兵財

葉適

今事之最大者而當極論論之得其要而當先施行者一財也二兵也雖然財之所以爲大事者由兵之爲大事而已其舉措爲興廢之決無先於此世之言兵者竟塞爛漫可開而不可聽可聽而不可行者無他焉言古者簡易徑省無兵之患而有兵之利然而而接乎今之異勢異宜而不可用也則古者雖善而何益言今者繁密重滯有兵之患而無兵之利然而習乎今之既安既成而不可改也則今雖不善而何損雖然此非真擇利害以定取捨者也誠使真擇利害

四續奇賞

卷十四

二十四

以定取捨則雖不必簡易徑省以慕古人之名而今日之兵其有患而無利曉然庸人皆能言之豈可不急圖而亟變乎蓋管仲之三代之兵乘兩漢之郡國管仲之內政隋唐之府衛此古人之美名也自府衛變而爲召募召募之法壞而邊兵始重於是藩鎮之起收藩鎮之重勢而人主聚兵以自將爲名竭天下之力以養之及人主不能自用而恣任已不專於一將矣而四顧茫然無所統一於是內則常憂其自敗外則不足以制患至於有莫大之兵而受夷狄無窮之禍此非今世之所謂實患者乎美名不必

慕是各度其時之所能行者可以言智矣實患不能

制是又不知其時之所當變此不可以言智也姑試言兵之常制以合今日之事有四有邊兵有宿衛兵有大將屯兵有州郡守兵邊兵者因其地練其兵不待內地之兵食而固徽塞也宿衛兵者因都邑所近之民教成而番上與募士雜國廩其半而不全其養也大將屯兵者悉用募士而教其精銳全養之而已州郡守兵者以州郡之人守之而不以州郡之力養之也故兵制各行而兵力不聚然後有百萬之兵而不困於財矣故進則能戰退則能守而不受侮於夷

四續奇賞

卷十四

二十五

狄今也一之邊兵募也宿衛募也大將屯兵昔有舊人而今募以補之使成軍也州郡守兵昔之禁兵消盡而今募其人名之曰禁兵也四者皆募而竭國力以養之是徒知募而供其衣食耳此所以竭國力而不足以養百萬之兵也力則已困用則不可故進不可戰退不可守百人跳梁而一方震動而夷狄之侵侮無時而可禁也臣願陛下深慮定計以分四者之兵而變今之法不過二年法行制定財不足爲大憂而兵可用矣

兵權

葉適

言之實者無奇而厭聽故天下多奇言而言兵爲尤奇人主慨然欲聞天下之言則其言得以入而言兵者入之爲最深奇言漫衍於天下而天下反皆以奇爲常是以天下未知兵而習爲多殺人之術上未用兵而先有輕殺人之心嗚呼孰能知其爲天下之大禍也平居無事常言兵計其衆可襲某城可攻某地最利宜先原以制敵敵有上中下計當出於某吾以何道應之其將某爲良可以反間以離之可用灰土以刺之某兵亂可半渡以薄之倍道以掩之某處蔑

四續奇賞

卷十四

三

章蔽屬林麓深阻可用伏兵某爲奇道可用以出敵不意或欲爲辨士說下其腹心大臣或使內潰或使來降或自請爲將用其術以制勝或乞乘傳招集豪傑不費糧糈甲兵自以義民殺虜古陣法兵法凡幾家今不可循用宜損益何事刀梁弓弩今未精者有幾更爲擊伐之技或乞試上前或請頒其法於諸將或言時不可失坐論無益今當并進益取敵地以自爲守其事難兵變或言臣歲月浸晚恨不及功名乞一試敵或言古者取天下凡幾其故術猶在今當何所用雖使若少緩終當有成其言邊亭敵地風沙蒼

奔用雪凍饑戰士哭聲器械解弛使人憂悲恐懼至論讐恥憤激腹自按劍或廣大其意下城得地所過牛酒迎勞王師復故境土天下一家使人慰喜洋洋然欲不計勝負存亡而爲之其或已在親要朝夕開說素所狎昵縱言不顧或踈遠求進嘗試上心或山林草澤之士請求獻見或在外之臣無以固結恩寵走馬面諭密疏入中或因緣稱薦無以爲名必挾兵說以自重且其開口議論容止不動聲音偉然問荅縱橫不可窮詰至於超乘負矢意氣果決而其上固已壯之矣凡此者皆奇言也人主慨然而樂聽之雖

四續奇賞

卷十四

三

未必用而其輕殺人之念已動於中矣凡此者其意非真以爲見於事也以爲言之不得不奇也非謀國也非慮患也中一時之欲而已者也然而未必有用者有時而用矣漢武帝聽王恢計欲擒單于單于不可得擒而漢首事結禍無已天下幾亡宋文帝用江湛徐湛之言意封狼居胥一旦魏氏臨江林陵之人擔而立者累月元嘉之政衰焉夫不顧計天下之舉而聽一夫之奇言者彼其初固不知其患之也今天下之士好爲奇言而言兵爲尤奇者

一、其好惡之相形權利之相誘奇言盛而實

息矣凡向之能爲實者今未有不特而爲奇者也雖然臣有憂於此而亦切以爲賀焉何者天下之能爲奇言者衆也昔日之奇今日之腐壞而無用者也朝對藩論耳目煩矣聽聞熟矣庶幾其厭之乎庶幾其可以實言乎雖然實言不足聽也五穀之味澹然不與衆味俱皆未者不能食也其所以食之而不敢廢者畏其不食則饑而死而衆味不能救焉耳故夫有聞實言於今世如畏不食五穀之疾者而後其言可得而聽也何謂實言今世或有以爲兵端可畏易開難合厚賂請和可以持久此偷安姑息之論也兵何嘗一日而不可用乎顧其用何如耳故不多殺人則兵可用邦本不搖則兵可用不橫歛不急征則兵可用將非小人則兵可用天下雖不畏戰而亦不好戰則兵可用視北方如南方則兵可用功成而患不立外關而內不知雖不免於用詐而差稱其術雖大終其國而能不矜其事若是者其兵無不可用也夫水居者如游岸居者如緣此其勢也游而不溺雖游可也緣而不墜雖緣可也故凡今世爲用兵之奇言者本有不犯是數患者也犯是數患者如游者之必溺緣者之必墜而曰吾不顧而自爲也而可乎孫武吳

四續奇賞

卷十四

三八

起積直孫臏巧於用兵今雖無之不足慮伊尹太公張良諸葛亮智於謀國今雖未有不足憂其實言之不可亂者止於如此

四續奇賞

卷十四

三九

論吏胥

葉適

何謂吏胥之害。從古患之非直一日也。而今爲甚者。蓋自崇寧極於宣和。士大夫之職業。雖皮膚蹇淺者。亦不復脩治。而專從事於奔走。進取其簿書期會。一切惟吏胥之聽。而吏胥固窟穴權勢。熏炙濫恩。橫賜自占優渥。比渡江之後。文字散逸。舊法徃例盡用。省記輕重。予奪惟意所出。其最驕橫者三省樞密院吏部七司戶刑若他曹外。賂從而傲視。又其常情耳。故今號爲公人。世界又以官無封建。皆指實而言也。且公卿大臣之位。其人不足以居之。俛首刮席。條令憲法。多所不諳。而寄命於吏。此固然也。然雖使得其人而居之。如昔人所謂伊尹傳說之儔。而以夫區區條令憲法。仍爲不曉。而與是吏人共事。終亦不可。然則今世吏胥之害。無間乎官之得其人。與不得其人。而要以爲當革而已矣。府史胥徒自有國以來。所同有也。然必有上不侵官。下不病民。以自治其事。而聽命焉。而秦漢之敝法。屈天下之豪傑。出刀筆。選而至三公。今幸已甄別品流。而其餘敝盡去。且又皆以天下經常之事。立爲成書。以付之彼吏。得知之。而官不得知焉。此其爲害。又過於秦漢。何者。今百司之吏。其爵

西漢奇賞 卷四

三十一

西漢奇賞 卷四

三十一

其祿徃往有士大夫之所不敢望。漢之公府掾諸卿主事。辟召皆天下名士。其權柄足以搖守相者。今所謂都祿錄行首主事之類是也。此直以鞭撻刑戮待之。而高爵厚祿若是何哉。今官冗而無所置之士大夫。不習國家臺省故事。一旦冒居其位。見侮於吏。今胡不使新進士及任子之應仕者。更迭爲之。三考而滿。常調則出官。州縣才能超異者。或遂錄之。若此則有三利。士人顧惜終身畏法。尚義受財。鬻獄必大減。少吏曹清。則庶務舉。且因以習士大夫使之有材而無至於今世之偷情一利也。更迭爲之。無根窟穴之患。無保引私名之敝。而封建之勢。因以去矣。二利也。增員百餘。稍去冗官之患。待缺擇地。爭奪伺候之風。亦漸衰息。三利也。得三利去三害。此亦非有勞民動衆之難者。京師紀綱之首吏曹清。則諸司州縣之吏。盡亦必少異於今日。蓋結托于請有所不行。予決衆事。整齊簿書。不爲疑貳。則下亦知畏故也。

四屯駐兵

葉適

附錄
信備世之

敢問四大兵者知其爲今日之深患乎使知其爲深患豈有積五十年之久而不求所以處此者然則亦不如而已矣自靖康破壞維揚倉卒海道艱難杭越草郡天下遠者命令不通近者橫潰莫制國家無明具之威信以驅使強悍而諸將自誇豪雄劉光世張俊吳玠兄弟韓世忠岳飛各以成軍雄視海內其玩寇養毒無若劉光世其任數避事無若張俊當是時也廩稍惟其所賦功勳其所奏將校之祿多於兵卒之數朝廷以轉運使主餽餉隨意詠剝無復顧惜

附錄
卷十四

三十三

志意威滿仇疾互生而上下同以爲患矣及張俊收光世兵柄制馭無策呂祉以疎俊趣之一旦殺帥卷甲而遁其後秦檜慮不及遠急於求和以屈辱爲安者益憂諸將之兵未易收浸成疽贅則非特北方不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故於諸軍支遣之數分天下之財特命朝臣以總領之以爲喉舌出納之要諸將之兵盡隸御前將帥雖出於軍中而易置皆由於人土以示臂指相使之勢向之大將或殺或廢惕息俟命而後江左得以少安故知其爲深患者若此而已雖然以秦檜之慮不及遠也不止以屈辱爲安而

附錄
卷十四

三十三

直以合之所措者爲大功疲盡南方之財力以養此四大兵備備然常有不足之患檜徒坐視而不恤也檜久於其位老疾而後來者習見而不復知但以爲當然故朝廷以四大兵爲命而民財四都副統制因之而侵削兵食因之而貴倖因之以掣制將權彙弊相承無甚於此而况不戰既久老成消耗新補情偷瑣戰之兵十無四五氣勢懦弱加以役使回易交賂償負家小日增生養不足怨嗟嗷嗷聞於中外昔祖宗竭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兵前世之所無有而今日竭南方之財以養四屯駐之兵又祖宗之所無有也夫以地言之則北爲重以財言之則南爲多運吾之資財兵強士飽事力雄富以此取地於北不必智者而後知其可爲也今奈何盡耗於三十萬之疲卒釐五六十之積弊以爲庸將腐閣賣當富貴之地則陛下之遠業將安所託乎陛下誠奮然欲大有爲於天下雖不可掩抑之素志以謀夫不同覆轍者之深憚必自是始使兵制定而城州縣之供餽以蘇息窮民種種基本於是厲其兵使必關厲其將使不憚一再當虜而勝負決矣兵以少而後強財以少而後富其說甚簡其策甚要其行之甚易也

兵論論收藩鎮兵

葉適

將職於兵
唐制兵
何王不知

自唐至德以後節度專地以抗上今喜怒叛服在於
啓刻而藩鎮之禍當時以為大論矣然國體於前
可言也未久而將擅於兵將之所為唯兵之聽是以
劫脅朝廷故國擅於將人皆知之將擅於兵則不知
也大歷正元之間節度固已為士卒所立唐末猶其
而五代接於本朝之初人主之興廢皆羣卒為之推
戴一出天下俯首聽命而不敢較而論者特以為其
憂在於藩鎮豈不疎哉太祖既稍收節度兵柄故太
兵使極少治兵使極嚴所以平一僭亂威服海內者

四續奇賞 卷十四

三四

太祖統御紀綱之力非恃兵以為固者也羣臣不考
本末不察事勢忘昔日士卒奮呼專上無禮之患而
反以為太祖之所以立國者其要在兵都於大梁無
形勢之險其險以兵大都於大梁因周漢之舊而非
太祖擇而都之也使果恃兵以為固則連營百萬身
自增之不待後世也其數乃不滿二十萬何哉不以
兵強前世帝王之常道也况太祖之兵不滿二十萬
其非恃兵以為固也决矣召募之日廣供餽之日增
益備拱淳熙以後契丹橫不可制而然耳康定慶曆
謀國日誤恃兵為國之說大熾不禁而天下始有百

可為
大都之

兵法與
之則於

萬之兵務天下以奉兵而其治無可為者矣而上下

方揚揚然以為得計為之治文書聚計試器用衰世
衰刻之術取於民以啗之而猶不足及其不可用也
則又為之俛首以事驕虜而使之自安於營伍之中
也故王安石欲為神宗講所以銷兵之術知兵之不
勝養而猶不悟藉兵之不必多教諸路保甲至四五
十萬陰欲以代正兵正兵不可代而保甲化天下之
民皆為兵於是虛耗之形見而天下之勢愈弱矣元
祐廢罷保甲史臣以為太祖設階級之法什伍壯士
以銷奸雄之心兵制最明而百餘年無禍亂王安石

四續奇賞 卷十四

三五

不足以知此者實錄所載蓋當時議論之本原也雖
然王安石則信不足以知此而不為王安石者豈能
知之哉至於紹聖以後則又甚矣保甲復治正兵自
若內外俱耗本末並廢大觀正和中保甲之數至六
十七萬二法皆獎名其實亡故軍制大壞而士卒不
能受甲荷戈平民相梗化為盜賊幹離不始扶兵纔
萬餘長驅而至莫有敵者倉卒遣人召自徒以勤王
京師失守則勤王之人寇掠遍天下矣嗚呼痛哉養
兵以自固多兵以自禍不用兵以自敗未有甚於本
朝者也而議者猶曰恃兵之固制兵之善可因而不

可改可增而不可損是厚誣太祖而重誤國家也。加以四屯駐之兵又皆所未有以數倍祖宗之財用投於四總領之巨壑而州郡又各以廂禁兵自困侵削民力至於空盡問其外禦則曰請和不暇問其內備則曰倉卒可虞統制統領總轄路鈴將兵之官充滿天下坐糜厚祿而兵未嘗有一日之用方今國本已有難治之弊敵未見有難破之驗徒以自困於兵浸淫重滯不能輕利其一曰四屯駐大兵之患其二曰州郡廂禁土兵弓手之患去一患而得一利一州之兵患去則一州利一方之兵患去則一方利兵患去而不革者哉

四續奇賞

卷十四

論

三十六宋

論治邊守禦

葉適

新史敏彥盜亡唐其一因王處存定京師悲唐室屏翰皆為朱溫剪覆甚於夷狄荆舒之害其二謂王重榮似霸而非其三惜楊行密無霸材不能提兵為四亦傳以興王重其四鄙高仁厚田頌朱延壽材之足為吳蜀之老大唐自天寶失馭無故瓜分為藩鎮夷虜盜賊據天下要會百餘年禍日深內有中官為疽梗廢生殺出其手至於驕卒銳民相扇四起壞於黃巢秦宗權極朱溫李克用裨劫特剝倏敗忽成隨所建置而得將相坐待滅盡豈有救法尚欲責重榮行審相文之功而以管仲狐偃望其下耶歷觀前世周晉以諸侯王漢以外戚宦豎秦及隋唐以盜賊其勢已成雖聖賢復出無益之空談猶不能容口而況為之者欲措于哉已往之事不足追議本朝立國幸無前世之患獨有夷狄對立須為服務使弱而常安中於屈服何所計惜然當真宗仁宗太平盛時已不敢保中原至靖康果失之自建炎以後所願保有者江淮吳蜀而已然元水一渡江則東西兩浙皆震蕩幾不可立中間凌突淮漢聲言渡江縱橫破碎難於補葺者凡數四焉夫極盛不免衰微之形已

四續奇賞

卷十四

論

三十七宋

安常有覆亡之懼所恃者惟有納賂請和堅守不新約耳况舊虜番亡與新虜並行人事草創和威永好直指江淮所在城戍望風奔遁我雖無虛政應德可以召亡而虜威所加自然有土崩瓦解之勢然則安樂無虜引日玩歲而傾壞常臨於目前未知執事者何以救之是其證雖與前世不同而同歸於亡則有甚矣故余素論常欲於公邊牢作家計壯固藩牆以保堂與之安且漢淮沃壤形勝控扼直以並塞視爲棄物今若取淮五十里間比其室廬時其耕稼什伍而用之虜來必捍於垣墜之上長戟勁弩持滿以待

國朝奇賞

卷十四

論

三八

則自此以南人情帖然蚤臥晏起無朝夕之憂矣此今日救法百年之利也或曰自古未有公邊二千餘里糜費數千億萬尺寸而守其地若是之拙首然不思今日甚有費數千萬億爲無益之用歲歲無窮未嘗敢一毫削損而獨此之吝何哉又請以一家譬之富者多積厚藏廣宅美室聚子孫而居何嘗不高墻垣實僮僕備守不使強隣暴客輕輒窺伺而後得安之天下與一家何異盡沿邊道里費數千億萬尺寸備守乃事理當然安有袒裼空洞示人以室家之好皇皇於內而反不汲汲於外者歟孔子曰微管仲

吾其被髮左衽矣不然以堯舜文武所傳之衣冠禮樂道德仁義將一舉而棄之吾不知所稅駕矣

國朝奇賞

卷十四

三八

民事下論井田

葉適

今之言愛民者臣知其說矣俗吏見近事儒者好遠謀故小者欲抑奪兼并之家以寬細民而大者則欲復古井田之制使其民悉得其利夫抑兼并之術吏之疆敏有必行之於州縣者矣而井田之制百年之間士方且相與按圖而畫之轉以相授而自嫌其迂未敢有以告於上者雖告亦莫之聽也夫二說者其爲論雖可通而皆非有益於當世爲治之道終不在此且不得天下之田盡在官則不可以爲井而臣以爲雖得天下之田盡在官文武周公復出而治天下

四續奇賞

卷十四

四十一

亦不必爲井何者其爲法瑣細煩密非今天下之所能爲昔者自黃帝至於成周天子所自治者皆是一國之地是以尺寸步畝可歷見於鄉途之中而置官師役民夫正疆界治溝洫終歲辛苦以井田爲事而諸侯亦各自治其國百世不移故井田之法可頒於天下然江漢以南離淄以東其不能爲者不強使也今天下爲一國雖有郡縣吏皆總於上率二三歲一代其間大吏有不能一歲半歲而代去者是將使誰爲之手就使爲之非少假十數歲不能定也此十數歲之內天下將不暇耕乎井田之制雖先廢於商鞅

而後諸侯亡封建絕井田雖在亦不能獨存矣故井田封建相待而行者也夫畝遂溝洫環田而爲之間田而畝之要以爲人力備盡望之而可觀而得粟之多寡則無異於後世且大陂長堰固山爲源鍾引流潦視時決之法簡而易周力少而用博使後世之治無愧於三代則爲田之利使民自養於中亦獨何異於古故後世之所以爲不如三代者罪在於不能使天下無貧民不在乎田之必爲井不爲井也夫已遠者不追已廢者難因今故堰遺陂在百年之外猶防衆流卽之渺然瀰漫千頃者如其湮淤絕滅尚不可

四續奇賞

卷十四

四十二

求而況井田遠在數千歲之上今其阡陌連亘墟聚遷改益欲求商鞅之所變且不可得矣孔孟生衰周之時井田雖不治而其大約具在故勤勤以經界爲意歎息先王之良法廢壞於暴君汙吏之手後之儒者乃欲以其耳目所不聞不見之遺言顧從而効之亦嗟嘆惜以爲不可廢豈不難乎井田既然矣今俗吏欲抑兼并破富人以扶貧弱者意則善矣此可隨時施之於其所治耳非上之所恃以爲治也夫州縣獄訟繁多終日之力不能勝大半爲富人訟是

權轉歸於富人其積非一世也小民之無田者假田於富人得田而無以為耕借資於富人歲時有急求於富人有甚者庸作奴婢歸於富人游手末作俳優伎藝傳食於富人而又上當輸官雜出無數吏常有非時之責無以應上命常取具於富人然則富人者州縣之本上下之賴也富人為天子養小民又供上用雖厚取贏以自封殖計其勤勞亦畧相當耳迺其豪暴過甚兼取無已者吏當教戒之不可教戒隨事而治之使之自改則止矣不宜豫置嫉惡於其心苟欲以立威取名也夫人主既未能自養小民而吏先

國朝奇賞

卷十四

以破壞富人為事徒使其客主相怨有不安之心此非善為治者也故臣以為儒者復井田之學可罷而俗吏抑兼井富人之意可損因時施習觀世立法誠使制度立於上十年之後無甚富甚貧之民庶井不制而自已使天下速得生養之利此天子與其臣民共為之不然古井田終不可行今之制度又不使虛設談相眩上下垂將俗吏以卑為實儒者以高為名天下何從而治哉

論罷宏詞科

葉適

法或生於相激宏詞之廢久矣紹聖之初既盡罷詞賦而患天下應用之文由此遂絕始立博學宏詞科其後又為詞學兼茂科其為法尤不切事實何者朝廷詔誥典冊之文當使簡直宏太敷暢義理以風曉天下典謨訓誥諸書是也孔氏錄為經常之辭以教後世而百王不能易可謂重矣至兩漢制誥詞意短陋不復矜矯其為一蓋當時之人所貴者武功所重者經術而文辭者雖其士人諱然相矜尚而朝廷忽畧之大要去刀筆吏之所能無幾也然其深厚溫雅

國朝奇賞

卷十四

猶稱雄於後世而自漢以來莫有能及者乃四六對偶辭藻之類不以及宋齊此真所謂漢刀筆吏能之而不肯作者而今世謂之奇文絕技以此取天下士而用之於朝廷何哉自詞科之興其最貴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為陋而無用士大夫以對偶視切用事精的相誇至有以一聯之上而遂擢終身之官爵者此風熾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後居卿相顯人祖父子孫相望於要地者率詞科之人也其人未嘗知義也其學未嘗知方也其材未嘗中節也操紙援筆以為比偶之詞又未嘗成於心而本其源流

於古人也是何所取而以卿相顯人待之相承而不能革哉。且有甚悖於者。自熙寧以經術造士也。固患天下之習爲詞賦之浮華。而不達於實用。凡王安石之與神宗。往反極論。至於盡擯斥一時之文人。其意曉然矣。紹聖崇寧。號爲追述熙寧。既禁其仕者。不爲詞賦。而反以美官誘其已仕者。使其爲宏詞。是始以經義開進之。而終以文詞蔽陷之也。士何所折其故。既以爲宏詞。則其人已自絕於道德性命之本統。而以爲天下之所能者。盡於區區之曲藝。則其患又不特舉朝廷之高爵厚祿以與之而已也。反使人材四續奇賞卷十四

四續奇賞

卷十四

四

一

終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十五

論類

西漢雜論

楚元王傳第六

宋晁補之

陸賈傳第十三

宋晁補之

淮南王傳第十四

宋晁補之

石奮傳第十六

宋晁補之

晁錯傳第十九

宋晁補之

汲黯傳第二十

宋晁補之

四續奇賞

卷十五

張釋之傳第二十

宋晁補之

鄭當時傳第二十

宋晁補之

鄒陽傳第二十一

宋晁補之

枚乘傳第二十一

宋晁補之

李廣傳第二十四

宋晁補之

衛青傳第二十五

宋晁補之

唐書雜論

玄宗紀第八

宋晁補之

肅宗紀第十

宋晁補之

代宗紀第十一

宋晁補之

文宗紀第十七	宋晁補之
唐志第四	宋晁補之
唐志三十	宋晁補之
李勣傳第七	宋晁補之
張亮傳第十九	宋晁補之
岑文本第二十	宋晁補之
魏元忠第四十二	宋晁補之
張仁愿傳第四十三	宋晁補之
高仙芝傳第五十四	宋晁補之
顏真卿傳第七十八	宋晁補之
李晟傳第七十九	宋晁補之
李鄴傳第一百七	宋晁補之
元稹傳第一百十六	宋晁補之
裴度傳第一百二十	宋晁補之
楊嗣復傳第一百二十五	宋晁補之
張仲武傳第一百三十	宋晁補之
五代雜論	
新史唐紀第六卷 第七卷	
第十卷 第七十二卷	

西漢雜論 晁補之

右楚元王傳第六德附傳光威震人主權傾天下德畏其盛而懼婚此在常情不能無望也御史承脂諶德以誹謗詔獄而德相良折獄用御史力至免虧厥人此在常情不能無說也然德拒疏已而光不旋於利而不怨御史阿已欲而光以說之不以道而不說抑光可謂賢矣以是持滿雖百世不傾可也而坐牽於楚妻之愛忍許后事不自以是負天下至於覆宗世謂霍氏之禍萌於驂乘亦光不早辯類其勲名哀哉

右陸賈傳第十三誅產祿迎文帝天下後世皆知其爲平勃朱虛東牟之功謂賈有逢時之助耳雖如孝文深德大臣之立已而謂章與居始謀立者猶誦其功然問一歲終立二人爲王至賈之功則無人爲言之文帝亦不圖也以陳平之智百發百中而方其端居深念不知所出微賈發之安知與勃深相結使彼不疑而後可與成功哉管蔡之事斷可見矣

聖如周公賢如召公而召公不悅故周室幾危况勃稚少文昧於處姑安能不疑平而觀木萌以成不計哉然賈一言而兩人成謀社稷之計出其掌中

祿如竟陸之易。指劉氏如太山之安。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豈不信哉。然乎始起微時。有功當賞。不忘魏無知高帝。固以為不肯本者。及此智。竊計用得。買一言而免深禍。成大勳。事定國安。而已伏樂。願忘賈本圖。不聞其為。上言之上。亦莫之省。賈亦不自言而條然。事外樂以忘利。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陸賈以之。

右淮南王傳第十四

辟陽罪應大戮

不止於三

而諸王擅殺列侯罪亦無赦

文帝知辟陽之足以得死而傷厲王之為母報仇又以兄弟恩故屈法赦長可謂

寬矣。內假手於人以去元惡。而外不害親親之仁。寬之可施。南其高此。然而竟以是驕淮南。使速敗。故傳曰。寬難。

右石奮傳第十六。奮為善。若固有之。不以是近名。故人服也。下宮門式路馬。禮也。自漢以來。行之者少。或猶非其誠。舜禹行趨人。猶以為賤。今世有一切。拾聖人之迹。而為之。莊子所謂。冠枝木之冠。帶。死之骨。獨經。求之徒。無補世治。豈但人不知化。之不笑。議而娥。掛之則可矣。肯慕而化之哉。誠矯。僞欺世度聖人之事。皆已才智之所不能及。而寧盜。

其迹。者以誑。豈俗而不知察。故人皆以。若奮之出。者。恭謹。不知名之為可近。則此所以當世不謫。後人尊之。不然。父子一切不知學問。徒歷。塵不為過而已。何以隱然為漢忠孝子。古今仰之。若此哉。

右韞錯傳第十九。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函人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函矢至。匠凡世之所須。闕一不可。四人者。各以其技。食功。心何所異。而矢人與。獨被不仁之名。故擇術者。必慎其初。韞錯治尚書。明帝王之論。與董

賈同稱。惟其初以申商刑名之學。雜之故。不純於儒。

至欲用術數。教太子。終被陷直刻深之名。豈必其資

近是耶。亦術不可不慎也。觀其論三王。莫不本於人

情。如生而不傷。厚而不。不危。與夫取人以已

內恕。及人所惡。不難所欲。不禁至諷。孝文以絕。奉。乳

法除苛解。寬大愛人者。此豈申商之所及哉。然錯

已學其術矣。不幸議論時有之。故世得以議已欲

一酒之不可也。若其所行事。亦不過。諸侯。大。欲

稍削之。與案。差。盜。受。吳。王。金。諸侯。試。驕。盜。賊。賄。固不

得不治。此豈一切俗吏。則名刻深之意乎。會。難。亂。錯

得以吳楚反事藉其口而錯責以冤誅其後鄧公黜
孝景以錯尊京師萬世之利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
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而景帝亦喟然恨之班固亦曰
錯雖不終世哀其忠則是錯之始成其是非固已白
矣而司馬遷獨以謂變古亂常不死則亡大錯豫為
國計慮山東反者抗言而削之豈變古亂常哉若指
其所欲更令三十章者耶則當時文帝既不盡聽而
諸侯固已譴諱以不盡聽未嘗行之言而實其變古
亂常之罪嗟乎遷亦不能無牽於世議哉

右張釋之傳第二十八人物者補官古無此也出於秦
四續奇賞卷十五

漢兵興用度不足權宜為之然賢如釋之願出於其
間至位九卿漢廷臣無出其右者卜式亦以賢官少
御史大夫全典汲黯同稱賢臣夫人材豈有虛品之
異哉至於爰盜父故為奸盜漢用當材亦不謂其所
從來盜子爵可貴何不可乎雖公孫弘虛爵之吏以
科舉進亦未有以酌然先數子者後世一切以科舉
經得取士公卿貴人恰曰科舉則不能至至人物補
官僅得一命以脫民伍多矣何古取之難不必以學
雖賤且易如彼而賢者多後世擇之精非學不可
貴且難如此而不肖者眾也政教在上風俗在下本

易論也。自其次言之。以天下為一家。無為同異。以君
子待小人。則中人慕義。皆勉而為君子。以家為天下
家人。自有心。以小人待君子。則中人趨利。皆流而為
小人。則亦無疑乎取之難。而賢多擇之精。而不肖者
眾。如此其反也。

右汲黯傳第二十黯為人修潔方正秉義嫉和故漢
君臣皆嚴憚之而黯亦居之不疑自丞相弘上宴見
或不冠而不冠望見黯避帷中則黯為上所敬如此
下憚之可知矣淮南王謀反憂黯守節而至說弘曰
如發蒙則黯為遠臣所憚如此近臣憚之可知矣然

四續奇賞卷十五

六一

則黯為人難以嚴勝者而考其行事乃大不然黯生
朝數犯顏直諫而居官臨民則務清靜責大責小
細不苟文法凜乎可謂有持平不撓寬大長者之風
矣張湯深文巧詆陷人於罪黯嫉其刻當質湯於上
前公以此無稱此豈嚴者之所及哉渾邪王之降
也長安令以馬不具當斬而黯曰令無罪賈人與市
坐當死五百人而黯曰愚民無知此豈嚴者之所及
哉然則黯平居嚴而臨事寬管阜陶敎九德曰寬而
栗夫栗則不寬寬則不栗自其性之弊不能反也故
寬而栗成德為難乃黯平居嚴而臨事寬則黯于卑

陶九德，益具寬果，且有常人。君彰之，則國達言而天下治。寧乎可謂有持平不撓寬大長者之風矣。而世之好爲一切之論者，徒以曠善而折人之過，不合者弗忍見，至士不附，因病黜以嚴，夫而折人之過，不合者弗忍見，此自黜之短，然猶出於嫉惡者，至黜受者，恤民仁心爲質，引義無窮，則嚴何足以名之哉。自晉君臣勢異，全論其行事，則一以孝文爲君寬矣，而其餘肉刑益以嚴致乎，亦猶黜以嚴名，而持議乃出於寬，大人豈可與世之好爲一切之論論君子哉。

右鄭當時傳第二十班固語孝武時人材之盛曰推

兩續奇賞

卷十五

文論

七

賢則韓安國鄭當時，信哉是言。非仁心愛士慕義無窮，則孰能若此也。故孟子以謂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漢詔亦曰：通食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漢一時名臣好善者，不可勝數，而韓鄭獨稱推賢，豈但人事應受上賞，而天亦不得以不祥蒙之，不然則以舞文酷烈之張湯，身爲世戮，大當勦絕其類，而徒以達賢之問，其良而有子如安世，君子長者當貴，令終如此，不然，是過何德哉。雖然，古者行已畏人知，君子之好善也，性不能已，其有爲之也，若吾人之長恐可及，亦足矣。今置賢於郊，以夜繼日，則凡惡近名，畏招權利者，

所敬而避也。當是時，大臣同時有位，任此責者多矣，而當時以列卿居京，都四郊之來者，皆欲迎受而身主之。何哉？夫戰國公子，以得士相傾奪，賓客無誰，何歸斯受之，彼有爲爲之也。而當時長者，何所傾奪而爲是？豈去戰國未遠，其氣俗尚爾？當時但貪於得士，忘避此耶？士所深忌者，在近名。近名則必懼毀懼毀，則必患失。當時不幸類此，故其蔽至於在朝，延和承意不敢甚斥，滅否之東朝觀之初，是魏其不堅，故上怒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夫平生長短，兩人於上前未

兩續奇賞

卷十五

八

病於公室，公議當任，則不堅彼哉，然則當時知名士上意亦倚以爲次矣。非其臨事失望，婦嬰之態，見則廷臣森然皆不語者，何由獨得轅下之罵哉？孟子論得下惠聖之和，以爲自世之師，然語和之敝曰：不恭極不恭之實曰：君子不山夫柳下惠一人之身也，引而不發，可以助於聖，排而下之，其不恭迥不得爲君子也。嗚呼，是而恭難哉。

右鄒陽傳第二十一善哉陽之諫吳也，可謂微矣。澤數十年謀反，白頭與事事未發，而陽隨其反謀，豈不殆哉。澤實陰連齊趙外事三越以孕大禍，而陽爲不

知者言胡亦益進越亦益深爲大王患之蘇林以謂微言梁弁淮陽之兵漢折西河而下以破難其計故錯亂其語若吳爲愛助漢者其意深矣漢之不納則未知其智足以察此與憚不之察也其智足以察陽之知其謀而難斥言耶則固不敢誅陽誅陽則是自發其機其事敗矣其憚不之察以陽爲誠不知其謀而謂陽信其愛助漢耶則曰陽不足以知吾事亦不誅矣故姑爲不納此陽所以觸危奔履猛虎而脫身無足疑也至其從孝王也孝王倚帝少弟與太后之愛出入驕恣而又昵其邪臣勝詭計無不從陽與枚

參廓之士回而汙行以事詔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殉公嚴毅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夫陽正以忠信介於詔諛見惡而得囚又昌言忠信力指詔諛不屈以求免然而勝詭終不能見害孝王卒以爲上客然後知士從容則可以謀全窮則不可以計免亦直而已矣孔子曰水火尚可以忠信誠心親之而況於人乎後孝王敗勝詭皆自殺孝王乃德陽而益親然則孝王豈終不肖者哉班固論齊桓公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爲善可與爲惡是謂中人孝王信勝詭而危用陽語而安夫人主有中之質孰不可與語上哉右枚乘傳第二十一漢始萌反謀而未發也鄒陽枚乘皆其客皆諫陽詞微乘詞危漢雖皆不聽而亦皆不害之蓋害之則事未發而先聞是以不敢此漢之情也里乘已去吳漢已舉兵遂事不諫乘復說之何補哉夫漢爲藩臣連六國之兵以鄉漢借使耕誅而兵罷漢復能泰然無事而歸國漢終能漠然不問而捨漢哉乘之智亦足以及此然曰愛漢與吳之民命其可矣至梁孝王顯求嗣漢乘與陽亦皆其客陽諫而乘不敢至此愧陽矣何則游始微謀惡先誅士後

已舉事，奚鄙人言，乘揣其情度幾言之而無患，至孝
王無所忌憚，欲必其求，雖漢廷臣悍如爰盎而敢於
刺殺之，至孝乘而陽何足道哉，故陽以爭下獄，垂死
乘以不敢諫，依違得全，其矣，且乘名梁客，食其食而
反殺其禍，於陽得無愧哉，故班固亦謂陽有智略而
不及乘，此其意也，然乘文辭過陽其所為七發，豈信
如比自陽已下不及也。

右李廣傳第三十四為國患無人才不患無其時人
才無時而不可用也，又如孝文時內難方夷外患未
釋，宜且夜求才若不及之際也，有臣如李廣足任將

西漢書卷十五

士

帥且在左右，又自知奇其能，若遇時，萬戶侯不足道
者矣，何孝文能用馮唐之言，還魏尚於其遠，而不能
用已之所知，起李廣於其近也，傳曰：天下雖安，忘戰
必危，豈必如高祖新造，擾攘之國，然後為有其時自
太尉入其軍，諸呂喋血，漢本當一日而去，其後文景
世之盛，匈奴侵盜，干戈日尋，所急者將帥之才耳，李
何自文帝已奇廣，乃至武帝三世而不用，廣雖曰用
矣，亦不盡其才，虛虛乎以誤人役，尚不足欲責其成
功，可得哉，霍去病軍數有天幸，廣結髮數奇，功名一
切聽於天命，不復計其才，不才則廣之不獲於衛霍

間，何疑哉，廣孫陵亦有廣風，其不逢類，竇武帝以
廣為青龍將軍，且密戒青不令廣獨當匈奴，乃移前
并於右廣，微一當匈奴，竟不可，又遣陵為貳師將，輜
重而陵願自當一隊，乃怒曰：將惡相屬耶，卒與步不
與騎二事類也，廣不為前軍，從回遠，陵步兵少，無後
繼，安得功利，又大將軍方以姊子夫寵武師，以女弟
李夫人寵，皆躡士大夫，擅兵柄，武帝固信青，不信廣，
任廣利，不任陵，廣與陵僅在其指蹤，所養閭閻，收死固
宜，嗟乎武帝安知用奇士哉。

右衛青傳第二十五青無卓犖才能其起奴隸臨士

西漢書卷十五

士

大夫也，彼以其肺腑寵，又班固言其軍數有天幸，不
破敗也，合二幸以得封侯為大將軍，似不足言也，然
其所以起微賤，極榮榮而不顛，則非徒二幸亦青知
止足，持謙畏罪，以能保之也，其曰抗等三人，何收受
封是言也，則雖以奴隸加上大夫之上，可矣，至周勃
諸將錄建以明威，而青自以言肺腑附待罪，不患無威
深斥霸論，以謂其失臣意，則非徒可以加士大夫之
上，蓋堂堂乎有漢大臣之風矣，雖欲不貴且侯而不
終譽亦不可得也。

唐書雜論

晁補之

右玄宗紀第八自東漢以來守令權輕益甚夫赦囚上澤也而玄宗使牧宰得自量事處置最為近古開元之治抑有由矣

右肅宗紀第十將吏還師阻兵自此始前此未有也時大寇嗣興餘黨未殄朝廷置不暇問警方搏虎探噬而豺攘其猪捨之宜也然因是以萌藩鎮戕主擅相立之患惜哉故國多事奸人必乘隙窺利觀幸通誅李文饒寧捨澤潞而詰十五里明光甲之欺夫行政必先理鼠偷鼠偷不捨則磨牙者思矣

因續奇賞

卷十五

史記

十三

宋

右代宗第十一代宗之時朝廷方疆人才猶盛足以有爲前此梁崇義殺李昭據襄州遂授以節度使李懷王遂侯希逸據淄青遂授以知留後事威令已不行於藩鎮而姑息之患始起矣迺區區欲以轉運使檢察其科役信美而不能行真兒戲哉

右文宗紀第十七下仇士良初殺涯等之數日相卿輩今石又十數日石奏刑殺過多輩又陳理道士曰我每思正觀開元之時觀今日之事憤氣填膺方是時士良輩新屠滅訓注等家握兵自防京師詭言屢驚石等放出微議已勇過孟賁矣又從諛近在澤

路擁兵間所難若欲以清君側者士良雖悍已復股栗從諛意雖不爲朝廷而詞順可恃而文宗石等亦終不能借此以正士良之誅特新遭大變又以投鼠忌器竟估估不能誰何而士良泰然以寵祿終忠臣之窮百世不洗功名遂會難哉難哉

右志第四玄宗時事也崇道德慈儉之意尊老氏以爲姓祖未害於理也唐同泰言瑞石於天后朝亦封雒水神爲顯聖侯於其側置縣立碑與玄宗事無異也而開元間盧履冰以爲言玄宗立詔罷毀夫武氏則心知同泰之僞而假威鬼神以惑天下如王莽意

因續奇賞

卷十五

十四

宋

耳至玄宗既深嫉同泰之僞而甘受李渾王玄真之誣出於誠心冀幸以爲信然者則是事與武氏同而其惑迺武氏之所不惑而僞爲之者以其英武好治苟有蔽焉不免於欺如此況中才以降哉高駢在四川安南時諸侯震恐真百夫特也氣凌萬衆能誰何而昌用之一巫家子奴材妄智睢盱其側如幻師之玩木人口目贊足惟所牽掣忽指空中曰仙人過驢則四拜雖莫知何向而終不疑也豈識不若巫家子哉惟其富貴已極嗜好已足但觀不死恐不可得故入以其所覲而不可得者嚼之惑自此入無不至

矣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右志第三十武氏初萌僭意驕情盜名如漢王莽而才過之此惡人而擇利害審者也置厓達竟於閣下而遣使戮人於海隅取好譽於前立實威於後故不出房闥而國祚遂移當時大臣皆拱手聽命朝不圖夕而子昂乃獨以疎賤抗言其過雖不見省亦不罪也至有功以職事爭則不唯不罪而又從之何哉蓋亦心知死者之冤而利在殺故寧藉酷吏使驅除豈昏不察哉又時時聽納有所縱捨以徵收天下豪傑之心故曰才過王莽當時忠賢事之者衆如狄梁公

附錄奇賞

卷十五

十五

之不屈不但免禍而亦終用其言相張柬之寧不知是數人將有爲哉自知以女子在此位足以次且終吾身而已天下之祥必有歸也故晚節稍弛權以圖存又賴承之者其子也以不及於大戮故曰擇利害審

右李勣傳第七太宗知勣不負李密固可以託孤矣且以天下傳子何所疑而爲是哉勣事太宗寵遇已極誠忠臣即身受非常之眷自當以道事君固其休戚豈必剛主有恩如私臣者而後可哉無罪而出之徵收恩於高宗太宗待勣既已薄而勣又無學問

忠於所事而不能爲國遠慮使其主不陷於惡然後爲忠至阿其所好倉猝定立武氏禍流國家新史以謂不幾於一言而喪邦者意自古如此者少獨勣事當之也

右張亮傳第十九亮延術士問引長之識又養子五百人何爲乎道裕言反形未具非也君親無將亮之狂悖足以得死但法吏惡文深道裕論附輕其人平允可知太宗用之是也然則太宗非比言者之衆而拒道裕也不得不拒非拒道裕之獨而誅亮也不得不誅非記人前日不用之言而用其後日之身也不

附錄奇賞

卷十五

十六

得不用其慶賞刑威於此兩得矣司馬遷明李陵非降漢武疑其爲陵游說而當遷腐刑陵或能報漢亦未可知而漢武疑遷已有此坐至道裕言亮反則未具而亮狂悖實已著矣太宗不惟不罪道裕而又用之其明智太度豈漢武所能庶幾哉

右一本傳第二十武氏以牝雞託正陽之威逆理而行之下不能誰何雖專以告訐慝亂人心然亦有道焉曰內亂而外治內不亂則不能安且自快外不治則此位不可以持久故誣長倩以大逆而錄于義以嬰官示不以私病公此豪傑尚氣者之所以

壘以守，則兵食非十倍不可，使力能守之，亦可暫而不可久也。休瓌之慮遠矣。兵在攻取，亦無常勝。若前有堅敵，勢必退守，而無退守之城，亦不可。此似皆水祗可一用，而防戍難施也。元楷之計得矣。

右高仙芝傳第五十四尚亭之敗諸葛孔明以馬謖違節制戮之以徇而習鑿齒非之以謂明法勝材不師三敗之道亮志清中原成師而出謾舉動失利戮之以徇似未過也而尚以見譏開元天寶太平日久寢出不意河北根本一朝盡陷顧責常清輩率市井白丁獨當其鋒銳敗不亦宜哉東都旣覆仙芝度往

必奔沒遠保潼關。未爲全失。且二將名驍勇。敝而使過。未必無後効。而以令誠一言。奔走危迫之中。自割其手足。既不足以勵諸將。而徒沮士心。時既乏人。至舉數十萬衆付之哥舒翰。而廢憤晉之人。紆臣又從旁逼遣之。一戰大潰。幾覆宗社。惜哉。

名顯典卿傳第七十八魯公早嘗爲御史有聲矣特
固忠惡而出之有君如玄宗有臣如魯公且在御史
其不親且近也而天子至不識其形狀臨事節見乃
聲散夫賢人君子固難進不苟自售而讒諂之蔽
明亦甚矣

右李晟傳德宗時朝廷微弱藩鎮益彊四方圍起而
僭叛而晟忠義威略足以走李懷光剪朱泚而復京
師其領鳳翔而請楚琳以往蓋因欲以申朝廷之典
憲而能叛軍亂將使知悔罪而効順焉計甚遠且不
可失之會也而德宗昏怯流離之餘不復圖遠使鑑
之無辜竟莫伸洗楚琳奴隸得以次且嗚呼惜哉以
謂初復京師務安反側則前此涇州亦殺其帥馮河
清而立田希鑒晟至鳳翔首誅希鑑而戮害河清者
三十人而涇人益靖不敢思亂何獨楚琳之慮耶
右李鄴傳第一百十七鄴嘗隨李懷光軍中輸忠朝廷

內傳

卷十五

九

節義素著及為藩鎮稱有威重其恥緣承確以得相
至開紫微下竟謝去數日可謂終始不污矣不然從
管仲此者多矣誰肯自謂我非管仲之材而不為耶
至其孫嶠得相為劉崇望哭麻不知其過乃十有自
辨竟以得政然不數月遂及王行瑜之禍人皆悲遠
至於如此

右元稹傳第一百十六稹初登制策為諫官少年氣
銳論事有聲以微自激昂於忠善者而資檢校近
權利因崔潭峽及宮人誦歌詞獲知穆宗昵其浮華
便冒台銓贈判度事無驗而其他蹤跡不能拾也

相果惡人不出其門界也然稹之寵用宰相苟豎承
微不惡不可得也至言五更朝時不能制淚此妾婢
媚主乞憐求復之詞嗚呼邵夫可與事君也哉

右裴度傳第一百二十高宗肅主尚能悔中使採竹
縱暴之罪而不加長史擅囚王人之罪下制慰勉發
於至誠以憲宗之賢不能不昵五坊鷹犬之習欲以
近讒殺守法吏非賢相忠言幾陷不道荀卿論蔽之
為禍可勝言哉

右度傳度始為中丞藩臣悍族已有刺客之變而勇
不畏難竟殲寇孽晚以昌言詆譏弘簡劉承偕之姦

內傳

卷十五

三

加以元稹李逢吉之徒構誣百端而張權輿非衣之
諱仍出於昭忠時度之不及於禍幸也蓋起禁中宮
車晏駕能以耳密中四宰相喋血節市度猶橫身抗
議全活者數十家唐史臣有微管仲者其左袒之論
度之終始為國亦足矣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聖人稱
之况度不但保身者而已也至謂勅王播進茂餘焉
王君子所少豈度心哉蕭何買田宅以自污亦或以
為不如張良者事韓信是不然何人物雖愧良而用
人皆高祖所誦人傳賴以取天下者非其功高地危
有遠禍意計皆不出於此韓信之事斷可識矣

碎殺何足以識其污與潔哉。

右楊嗣復傳第一百二十五嗣復與李珣朋比以排
鄭覃陳夷行覃夷行皆傷訐直而文宗用是意屬嗣
復輩為罷覃等又嗣復父於陵以考牛李制策上第
見排於李吉甫嗣復因善其父門下人事事與之同
黨人蔓延惡甲建乙不為朝廷計至於如此文宗雖
患之而無剛明之才聽言屢惑兩可不察竟逐正人
嗣復事主不可謂忠而人物亦無足言然其對文宗
言天后輕用官爵皆自圖之計用人當歷試乃見能
否拔卒為將非治平之事此其智識亦可謂宰相器
也。
四續奇賞 卷十五 二十二

右張仲武傳第一百三十德裕在朝威令行於四方
以澤潞之近且強劉從諫與稹巢穴深固如此而殺
然建謀不推群議指日蕩覆力豈不足以圖南胤之
范陽未立之仲武哉范陽去朝廷遠其澤潞巢穴疾
尤也且其退戎虜自安史以來扭習借援易後難靖
若知其則山東皆動或緣以生事又紹是日河甘故
事不可遽改行秦絳為叛而仲武請代數雖本有功
情有間矣因而撫之尚有名也後亦卒因仲武厚回
賜威加非秋始謀為不惑矣不然將卒殺帥因人遷

節旄與夫阻兵自表伐叛而意實在節旄者亦相去
幾何哉。

四續奇賞 卷十五 二十二

五代雜論

苑補之

右新史唐紀第六第七卷莊宗之入汴也。詞源先文封丘門克之。即拜中書令。明宗之南也。得從河兵在後。而軍聲大振。即討賊王承業。非族類以爲己姓。而用其功以取天下。功高位迫。而不知圖之禍。可勝言哉。然莊宗始與梁戰。河上明宗功爲多。統以弱於倡樂明宗收之。其理固宜。至明宗春秋已高。從珂之勢既迫。大臣屢言。忍而不斷。以貽後患。爲可惜也。夫雖然。明宗與從珂所以篡入而有之。其跡略同。而明宗於五代享國差久而從珂不旋踵而敗。則亦各其才之分也。

四續奇賞 卷十五

三三

右新史第十一卷五代惟梁唐並立。夾河百戰。而唐得之。梁又內亂。其失國固無可疑者。皆取於唐。漢取於晉。周取於漢。皆然。豈非以危疑促禍。惟其草昧。君臣之分未定。而藉人之力以取大寶。一人得之。一人從後而伺之。至其已迫。反爲所取。曾不疑。人德不足。以相君臣。又幸於舊恩。以不早歸。此理也。終哉。故必有聖人出。而後天下大定。非此理也。右新史第六十九卷。莊宗能嗣其先志。復仇。振敵。遂滅梁。而有天下。當此之時。威震諸侯。季興惶懼。首以

張朝如莊宗之言。未大失也。而季興迷知其無能爲。自此遂安枕無動王意。而莊宗不終其業。亦卒如其所料。觀季興雖始以奴隸乘時亂離。至擁旌鼓。然智識如此。其跨有十州。傳子若孫。豈偶然哉。

右新史第七十二卷論者謂戰國時如燕趙小國。內禦加敵。外攘戎虜。孤立而無患。不問其以幣賂事人而偷安也。其說信然。觀仁恭非有英傑之才。內因太原之討。且殫其力。以求附梁。慮士不暇。而猶能外病契丹。至反以馬。仁恭求不侵擾。惟恐不得。然後知晉燕趙之所以守其國者。亦必有說。而後世恨曰。虜

四續奇賞 卷十五

三十四

益強。大非古也。此至以中國今久。不能一日忘此顧憂。夫使遠臣處國如燕趙。仁恭之圖已事。而朝廷不預此唐之盛時。所以用三節度。擇邊而無憂也。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十六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檄文類

爲表紹檄豫州文

魏陳琳

檄吳將校部曲文

魏陳琳

檄蜀文

魏鍾士會

討桓玄檄文

宋劉裕

代徐敬業檄天下文

唐駱賓王

爲濮陽公檄劉稹文

唐李商隱

露布類

四續奇賞卷十六

李晟收西京露布

唐于公異

移文類

爲侯景叛移梁朝文

齊魏收

中狀類

薦州縣官中省狀

宋黃震

權大洲縣申平江府狀

宋黃震

公移類

曉諭貧富升降榜

宋黃震

再諭上下榜

宋黃震

爲表紹檄豫州

陳琳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擬也曩者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已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祖宗焚滅汙辱至今永爲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于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

四續奇賞卷十六

二

地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攜養因賊假位與金革璽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贊閣遺配本無懿德獠狻鋒協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于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取用故遂與操同符合謀校以裨師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佞短略輕進易退傷夷折劬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脩完備輯表行東郡太守領兗州刺史被以虎文獎蹙威柄冀獲秦師一剋之報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割剝元

元朝野史卷九 江太師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
言正色論不阿親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受灰滅
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
放躬破於除方地奪牛呂布彷徨東甯踰據無所慕
府惟驅餘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旌援
甲席卷起征金鼓響振布衆奔沮拯其死亡之患復
其方伯之位則幕府無德于充土之民而有大造于
操也後會登駕反旆虜寇攻時冀州方有北鄙之
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勣就發遣操使繕脩
郊廟翊衛勿主操便放志專行有遷當御省禁卑侮

四續奇賞 卷十六

三 魏

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
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談者受顯誅腹議
者蒙隱戮百寮鉗口道路以目尚書記朝會公卿充
貢品而已故太尉楊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
毗睨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
恩綱又議郎趙彥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
聽改容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
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毀顯桑梓松栢猶
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槨尸掠取金
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

摸金校尉所過舉實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
桀虜之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慘苛料方
互設覆轍充蹊坑穿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
是以充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載籍
無道之臣貪殘酷烈于操爲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
整訓加緒含容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
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爲梟雄往者
伐鼓征公孫瓚疆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
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升北濟
會其行人發露璣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

四續奇賞 卷十六

四 魏

耳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爲前
登大羊殘醜消淪山谷於是操師震懼晨夜遁遁也
據敖倉阻河爲固欲以螭蟻之衆禦隆車之陸幕府
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
獲之士騎良弓勁弩之勢井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澤
大軍北黃河而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掩其後雷震
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燭飛蓬覆滄海以沃燥
炭有何不滅者哉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
冀或故營部曲感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其餘充豫之
民及呂布張揚之遺衆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

州連郡有威有名者十有餘輩其餘鋒悍特起鷙視
狼顧爭爲梟雄者不可勝數然皆伏缺嬰鉞首腰分
離雲散原燎罔有孑遺近者關中諸將復相合聚積
爲叛亂阻二華據河渭驅率羌胡齊鋒東向氣高志
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鉞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
鼓而破伏尸千萬流血漂櫓此皆天下所共知也是
後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通逆逆脫
走還涼州復欲鳴吠逆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
並爲唇齒又鎮南將軍張魯負固不恭皆我王誅所
當先加故且觀兵旅旆復整六師長驅西征致天下

四續奇賞

卷六

七

誅偏將涉隴則建約梟夷於首萬里軍入散關則羣
氏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進臨漢中則陽平不守
十萬之師土崩魚爛張魯速竄走入巴中懷恩悔過
委質還降巴夷王朴胡賁邑侯杜濩各帥種落共舉
巴郡以奉王職鉦鼓一動二方俱定利盡四海兵不
徒若此之事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
能立也聖朝寬仁覆載允信允文大啓爵命以示四
方魯及胡濩皆享萬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
邑胡濩子弟部曲將校爲列侯將軍已下千有餘人
百姓安堵四民友業而建約之屬皆爲鯨鯢超之妻

罕焚首金城父母嬰孩覆尸許市非國家鍾禍於彼
降福于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然夫鷙鳥之擊先高
攫鷙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退也今者枳棘剪扞
戎夏以清萬里肅清六師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
衆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厨及六郡烏桓丁令屠各湟
中羌僰靈奮靡卷自壽春而南又使征西將軍夏侯
淵等率精兵五萬及武都氏羌巴漢銳卒南臨汶江
搃據庸蜀江夏襄陽諸軍橫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船
橫海之師直指吳會萬里剋期五道並入權之期命
於是至矣丞相銜奉國威爲人除害元惡大憝必當

四續奇賞

卷六

八

梟夷至于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疾故每破滅
疆敵未嘗不務在先降後誅拔將取才各盡其用是
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領望風響應昔袁術僭逆
王誅將加則廬江太守劉勲先舉其郡還歸國家呂
布作亂師臨下邳張遼侯成率衆出降還討駐固薛
洪慘尚開城就化官度之役則張郃高與舉事立功
後討表尚則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陰夔射聲
校尉郭昭臨陣來降圍守鄴城則將軍蘇游反爲內
應審配兒子開門入兵既誅表譚則幽州大將焦觸
攻逐袁熙舉縣來服凡此之輩數百人皆忠壯果烈

有智有仁，悉與丞相參圖畫策，折衝討難，交敵寒旗，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哉？誠乃天啓其心，計深慮遠，審邪正之津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伸變化，唯道所存，故乃建丘山之功，享不訾之祿，朝爲仇虜，夕爲上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爲福者也。若夫說誘甘言，懷實小惠，泥滯苟且，沒而不覺，隨波漂流，與燦俱滅者，亦甚衆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昔歲軍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衆，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雷霆，難以冀矣。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事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孫輔兄也，而權殺之，賊義殘仁，莫斯爲甚。乃神靈之通罪，下民所同讐，率僞之人，謂之內賊，是故伊等去，不爲僞德，飛廉死，不可謂賢，何者？去就之道，各有宜也。丞相深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我輩近親，叔英秀出高崎，若名海內，虞文緒砥礪清節，耿學刻古，周泰明當世，僞彥德行脩明，皆宜膺受，多偏保又子孫，而周盛門戶，無辜被戮，遺類流離，湮沒林莽，言之可爲愴然。聞魏周榮虞仲翔各紹堂構，德顯祖揚名，又諸將校，係權婚親，皆我國家良寶，利

器而並見，驅逐雨絕於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相隨顛沒，不亦哀乎？蓋鳳鳴高岡，以遠矧羅賢聖之德也。鶴鳴之鳥，巢于葦若，若折于破下，愚之惑也。今江東之地，無異葦若，諸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弘，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與衆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應顯祿，福之上也，如其未能，量大小以存易亡，亦其次也。夫係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蹠，螻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何則？以其所全者重，以其所弃者輕，若乃樂禍懷寧，迷而忘復，聞大雅之所保，背先賢之去就，忽朝陽之安甘，折若悲木，日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救之，亦無及已，故令往購募，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如詔，律令。

檄蜀文

鍾士會

詩明不似
魏及晉
之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我太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區夏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王化此三祖所以顧懷遺志也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爲匪民慙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受六師冀行天罰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並進右之行軍以仁爲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今鎮西奉辭銜命摧統戎車廣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志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詔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新野因蹟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興隆大好中更背違弃同即置諸葛孔明皇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勞動我邊境我民思之國家多故未遑脩九伐之征也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爲匪民慙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受六師冀行天罰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並進右之行軍以仁爲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今鎮西奉辭銜命摧統戎車廣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志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詔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新野因蹟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興隆大好中更背違弃同即置諸葛孔明皇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勞動我邊境我民思之國家多故未遑脩九伐之征也今

四續奇賞 卷十六

十二 魏

四續奇賞 卷十六

十二 魏

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比年曾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共親見蜀侯見命于秦公孫述授首于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公所備聞也明者見危于無形智者規福于未萌是以微子去商長爲周賓陳平背項立功于漢豈宴樂鴟毒懷祿而不變哉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往者吳將孫壹舉衆內附位爲上司寵秩殊異文欽唐咨爲國大害叛主讎賊還爲戎首咨困偏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像聞國事壹等窮蹙歸命猶加上寵况巴蜀賢智見機而作者哉誠能深鑒成敗遠蹈高蹈投跡微子之蹤措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源來裔百姓士民安堵樂業不易市不迴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計豈不美與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也各具宣布咸使知聞

文如松下
風可驚也

討桓玄檄

劉裕

大成敗相因，理不常泰。狡焉肆虐，或遇聖明。自我大
晉，屢邁陽九，隆安以來，皇家多故。貞良弊于豺狼，忠
臣碎于虎口。逆臣桓玄，敢肆陵慢，阻兵荆郢，肆暴都
邑。天未忘難，凶力寔繁。踰年之間，遂傾皇祚。主上播
越流，幸非所神，器沈辱，七廟毀墜。雖夏后之罹浞豷，
有漢之遭莽卓，方之于茲，未足為喻。自玄篡之于今，
歷載彌年，亢旱人不聊生，士庶疲于轉輸。文武困于
版築，室家分析，父子乖離。豈唯大東有杆軸之悲，標
梅有傾筐之怨而已哉！仰觀天文，俯察人事，此而可

四續奇賞

卷六

十一

存孰有可亡，凡在有心，誰不扼腕。裕等所以叩心泣
血，不遑啓處者也。是故夕寐宵興，投獎忠烈，潛構崎
嶇，過于履虎，乘機奮發，義不圖全。輔國將軍劉毅廣
武將軍何無忌鎮北主簿孟昶兖州主簿魏詠之寧
遠將軍劉道規龍驤參軍劉藩鎮威將軍檀憑之等
思烈斷金，精貫白日，荷戈侯奮志，在畢命。益州刺史
馬超馬里齊契，掃定荆楚。江州刺史郭昶之奉迎主
上，官軍陽鎮北將軍王元德等並率部曲，保據石
頭，揚武將軍諸葛長人，收集義士，已據歷陽。征虜參
軍庾曠之等，潛相連結，以為內應。同力協契，所在蓬

起，即日斬偽徐州刺史安成王修，青州刺史弘義，眾
既集，文武爭先咸謂不有一統，則人無以緝。裕辭不
獲命，遂總軍要，庶上憑祖宗之靈，下啓義夫之節。剪
馘逆逆，清京華，公侯諸君，或世樹忠貞，或身荷爵
寵，而並俛眉，獨堅無由自效。顧瞻周道，寧不吊乎！今
日之舉，良其會也。裕以虛薄，才非古人，受任于既
之運，契接於已替之機，丹誠未宣，感慨憤激，望雲
以永懷，眄山川以增佇。投檄之日，神馳賊庭。

四續奇賞

卷六

十一

十一

代徐敬業傳檄天下文

路賓王

為臨朝豺豕行武氏者人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歲穢亂春宮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房之嬖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于瑱翟陷吾君於聚應加以他蜴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殺君醢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君之愛子幽之于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燕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殽帝后識夏庭之遽

四續奇賞

卷六

唐

十五

袁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胤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舊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心爰舉義旗誓清妖孽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羣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黃旗臣復之功何遠邊聲動而北風起劍氣衝而南斗平噲鳴則山岳崩頽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居漢地或時周親或膺重寄于爪牙或受顧命于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倘能轉

徐敬業
能平

禍為禍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功無廢舊君之命凡諸爵賞共指山河若其眷戀窮城徘徊岐路坐昧先機之兆必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復是誰家之天下移檄州郡咸使知聞

四續奇賞

卷十六

十六

唐

詩其文可
歌可神

為濮陽公檄劉頊文

李商隱

足下前以肺肝布諸簡素仰承復命猶事技詞夫豈告者之不忠抑乃聽之而未審擇福莫若重澤禍莫若輕一去不迴者良時一失不復者機事噫嘻執事誰與為謀延首北風心焉如灼是以再陳禍福用釋危疑言不避煩理在易了丁寧懇款至于再三者誠以某與先太師相國俱沐天光並為藩后昔云與國今則親隣而大年不登同盟未至歛具纔畢襚衣莫陳乃勝後生遽乘先訓遷延朝命迷失臣職不思先轍之忠將覆樂書之族此僕隸之所共惋兒女之所

因續奇賞

卷十六

七

同悲況某擁節臨戎援旗誓眾封疆甚通音旨猶存忍欲賣之以為己功間之以開戎役將祛未寤欲罷不能願思苦口之言以定束身之計昔先太尉相公常蹈亂邦不從逆命翻身歸國全家受封居薛之西為國之屏棄代之際人情帖然太師相公以早副軍牙久從征旆事君之節已著居喪之禮又彰故乃獎其象賢仍以舊服納職貢賦十五餘年于我唐為忠臣于劉氏為孝子人之不幸天亦難忱纔加壯室之年奄有壞梁之歎主上深固義烈是降優恩蓋將顯足下之門為列藩之式不欲劉氏有自立之師上黨

卷之

為事恩之軍俾之還朝以聽故命其義甚著其恩莫

借昨者秘不發喪已踰一月安而拒詔又歷數旬秘喪則于孝子未聞拒詔則于忠臣已失失忠于國家孝于家望此用人由茲保族是亦坐薪言泰巢幕云安智士之所寒心謀夫之所辭舌矧于僕者得不動心竊計足下之懷執事之論當以趙氏傳子魏氏襲侯欲以遂巡希恩顧望謀立耳夫事殊者趣異勢別者跡睽胡度其始而議其終塞其華而尋其實願為足下一二而陳之趙魏三侯于其先也親則父子于其人也職則副戎賞罰得以相參恩威得以相抗故

因續奇賞

卷十六

十八

朝廷推而與之今足下之于太師也地則相近職非副戎賞罰未嘗相參恩威未嘗相抗稽喪則于義與拒詔則于事乖此趙魏二侯信事殊而勢別矣此施之于太師趙魏則為繼代象賢之美施之于足下足下則為自立擅命之尤得失之間其理甚白又計足下未必不恃太師之好賢于士重義輕財吳國之錢往往而有梁園之客比比而來將倚以為藩藩託以為羽翼使之謀取使以數求細而思之此又非計止高則羶羊自至泉涸則沉玉自來已立然後人歸身正然後士附語有之曰政亂則勇者不為關德薄則

賢者不爲謀。故具渾有奸而鄒陽去。燕惠無德而樂生奔。晉寵大夫卒。成分國之禍。衛多君子。孰救渡河之哉。此之前車。得不深鏡。代憲四祖文明。維興當時。燕趙中山。淮陽齊魯。連結者幾姓。旅拒者幾侯。咸逆天用人。皆惠忘德。據指掌之地。謂可逃刑。倚親戚之私。謂能取信。一旦地空家破。首裂支分。闇者不能爲謀。明者固以先去。悔而莫及。未如之何。先太尉與李洧尚書齊之密。庶楊太保與蘇肇給事蔡之鑒。親並據要地方。州領精甲。銳卒及其王師。戾止我武。惟揚則割地。驅人以降。送款輸忠。以入。非不顧密戚。非不念懿親。非不思恩。非不懷惠。直以逆順是逼。死生實難。能與其同休。不能與其共戚。故也。況足下大未佳。齊蔡久未及李。具將以其人動于不義。僕固恐風沙之國。縛主之卒。重生彭寵之家。不義之侯。更出。又計足下當恃太行九折之險。部內數州之饒。兵士尚強。倉儲且足。謂得支久謀。而使安危哉。此心自棄。何連肯李相。而相國用彼州之人。破朱滔于燕國。用田悅于魏郡。連兵轉戰。綿歲經時。而路人夫死不敢哭。子死不敢悲。何者。李相國奉討逆之命。爲勤王之師。義著而誠順故也。及盧從史釋喪就位。賣降冀功。將乘

四續奇賞

卷六

十九唐

討伐之時。欲肆兇邪之性。計未就而人神已怒。事未立而兵衆已離。以萬夫之長。因一卒之手。驅轡北闕。棄屍南荒。而潞之人猶老者捫膺。少者扼腕。謂朝廷不即顯戮。深爲失刑。其故何哉。以從史不義不脛去。安就危。衆黜其謀。下不爲用。故也。三師去就。非因傳聞。爲技之人。鮑背之叟。知其本末。尚能言之。則太行之險。固不爲勸者之守。數州之衆。固不爲邪者之徒。此又其不足恃也。由此言之。則何以敗名譽。敗家聲。何事捨君命。何道求死士。何計得人心。此僕者所以對按忘食。推枕不寢。爲足下惜。爲足下危。而不知其所以然也。況太師比者養牛添卒。畜馬訓兵。旁招武幹之材。中舉將軍之令。然而輕于遠近。頗有是非。雖朝廷推赤心。弘大度。然而不逞者已有乖異之說。橫義者屢興悖惡之歎。人之多言。亦可畏也。誰爲來者。宜其弭之。今足下背季父引進之恩。失大朝文誥之令。則是實先太師之浮議。彰昭義君之有謀。爲人姪則致叔父于不忠。爲人孫則敗乃祖於無後。亦何以對燕趙之士。見齊魯之人耶。又計足下旬日之前。造次爲慮。今茲追改。懼有後艱。此左右者不明而咨詢之未盡也。近者李尚書祐。董常侍重質之輩。並親爲

四續奇賞

卷六

二十唐

既將拒我官軍納質。示匪人效。用于戎首。久乃來復。尚蒙殊恩。皆受郡符。威鎮旗鼓。不能悉數。厥徒實繁。豈有足下藉兩代之餘資。弄數萬之舊旅。俛首聽命。舉宗効誠。則朝廷又豈以一日之稽遲。片辭之疑異。而致足下于不測。沮足下於後至。故事具存。可以明驗。幸請自來。多福無辱。前人護龍旆。以歸洛師。乘衆芻而朝魏闕。必當勲庸繼代。富貴通身。無爲隣道所資。使作他人之福。倘淹歸款。未整來軒。戎臣鼓勇以爭先。天子赫斯而降怒。金玦一受。牙璋四馳。魏衛壓其東南。晉趙出其西北。拔距投石者數逾萬計。科

四續奇賞

卷十六

王唐

頭擊手者動以千羣。兼驅挽虎之材。官仍率射。鴨之都督。感義則日月能駐。物憤則砂石可吞。使兵用火。焚城將水灌魏。趣邢郡趙出洛州。分二大都之間。是古平原之地。車甲盡輸于此。境糗糧反聚于他人。恃河北而河北無儲。倚山東而山東不守。以兩州之殘殍。抗百道之奇兵。比累卵而未危。寄孤根于何所。則老夫不佞亦有志焉。願驅敢死之徒。以從諸侯之末。下飛狐之口。入天井之關。巨浪難防。長飈易扇。此際必當驚地底之鼓角。駭樓上之柳衝。喪貝躋陵。飛走之期既絕。投戎散地。灰釘之望斯窮。自然麾下平生。

盡忘舊愛。帳中親信。即起他謀。辱先祖之神靈。爲明時之哂笑。靜言其漸。良以驚魂。今故再遣使車。重申丹素。惟鑒前代之成敗。訪歷事之賓客。思反道敗德之難念。順令畏威之易時。以吉日蹈茲坦塗。勿餒劉氏之魂。勿汙潞人之俗。封帛增欵。含毫益酸。延望還章。用以上表成敗之舉。慎惟圖之。不宣。河陽三城節度使王茂元頓首。

四續奇賞

卷十六

王唐

西平王李晟收西京露布

于公異

神策軍京畿渭北商華鄆坊丹延等州兵馬副元帥
李晟於苑牆內神廟倉東南連白苑破逆賊朱泚兵
馬收復上都露布事尚書兵部臣聞春司生榮秋司
殺伐芳終始煦嫺則不能成歲功仁則順成暴則殘
滅若一貫邪正則不能建大中是以春秋序行則通
天和而毋元氣德刑具舉則協王道而經變倫亂由
是除兵不可去堯舜禹湯之德統元立極之君或制
五兵或張九伐蓋欲儀刑亮戾又安生靈補雍熙之
未治佐聲教之不暨有以然者抑實爲焉伏惟皇帝

因續奇賞卷十六

十三

陛下博博法于乾坤貞明侔于日月陶埏六籍夫正
萬邦揚高祖太宗之耿光奉肅宗代宗之丕烈自纂
承前緒高居穆清率上承有截之風懷生無不遂之
性頃者邊鄙或聳于戈爰設有征無戰許察溪首領
之誅陸梁背誕涇原生肘腋之變逆賊朱泚所以反
身凶德假嗣兵徒熒惑我生入僭賊我神器聚爲起
陳之物異彼官聞散作句始之妖幸于驪犬先皇帝
懷柔河朔敷佑下人錄其率化之類加以登朝之禮
恩澤汪濊集凡庶之風名器燦灼加開茸之華謂平
桀將馴大和殊不知惡木生槎枿之笑瘕狗吠公

年之主所屬鑒與順動郊畿駐蹕而此乃嗜兇命醜

阻兵安忍長戟指關流矢射天宰高鏑以鼠牙毒王
師以蠱尾罪浮昇泥惡貫崇竟是以萬方糾怒九服
驚騰思齒劍者投袂而興爭停刃者不期而會屬賊
臣聞霧陰貨凶謀中緩雷延之誅遂延頃刻之命臣
是用祗承廢筭恭行天罰擇衣登壇明君親之大義
禡牙宜社假神祇之幽贊以今月二十五日更總領
師徒直趨都邑畧瀚灘而揚旆瞰園游而下營土濠
雲舒木柵林植養威蓄銳直殄元兇卧鼓偃旗猶輕
小利賊初陵犯畧以憂矣謂其氣竭而來歸尚敢尸

四續奇賞卷十六

十四

居而作周敵若可縱師多矣爲遂至二十七日會諸
將于中權占勝風于大旆未鼓而人心粗勵先庚而
軍不震嚴各懷報主之誠蓋泮復讐之刃臣知其可
用遂此疾驅五月二十八日寅時華州鎮國軍節度
使駱元亢神策行營商州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尚可
孤本軍副使都知兵馬使御史大夫吳說都虞候兼
御史大夫邢君牙京西行營都知兵馬使檢校工部
尚書監御史廂兵馬使御史大夫康英俊隴州節度
右衛兵馬使郭審金又權又成神策行營商州節度
都虞候彭元俊等受命于牙旗之下分麾于禁門之

列將士等超乘買勇免冒啓行夾川陸而左旋右抽抵丘陵而侵澤布護聲塞宇宙氣雄鉦鼓陳兵于光泰門外悉銳于神廳倉東綠垣全以成塵滋水潤而爲地左廣未歸于舊壘前偏已交于賊鋒若降于天若出于地賊師姚令言張芝等志懷剽狡心尚憑陵作忠盡謀力則不及怙亂賊義氣則有餘勢如颶馳衆若蜂集橫列堅陣勢連高岡猶張躍之鱗更舉螳螂之臂衛前兵馬使兼御史大夫王必知牙官兼刀斧將兼御史中丞史萬頃等自相誓約又令軍行指麾而貌兇作威感激而風雲動色遂先登進擊深

西續奇賞 卷十六 唐布

二十五

入合攻七擒連發而星馳兩翼旁行而雲合霜刃吐光而揮霍躍鼓騰聲而隱麟賊方土崩我乃雷霆乘其蹈藉遂至于上蘭取彼鯨鯢直通乎中禁段誠諫賊之心脊既就生擒淫原將賊之羽毛終制死命顧其係頸求活投戈乞降崩騰于秦莽之間震慄于旌麾之下臣以其今桑汙俗昔實平人推赤心以加何敷位而咸一姚令言等力行王師退而復合思鳥將夢尚顧危巢孤就擒猶守舊穴自矜及中拒而復攻譁譟之聲山傾而河泄鼓鼙之氣雲闔而電奔屏翳發向敵之風回祿扇燎原之焰馬逸不止人怒

未舒旣自北而徂南竟與屍而折首又使決勝軍節度使工部尚書唐良臣右廂兵馬使御史大夫趙光錡義武軍兵馬使楊萬榮左步軍使御史大夫孟曰華馬將軍田子奇霍去傲郝觀等華州節度使左廂先軍兵馬使馬英華右先鋒兵馬使董泚神策行營商州節度兵馬使賈直金右廂左都虞候張望都等領馬步爲副勢均破浪攻若決河雖其盜武庫之五兵憑官垣之萬雉及茲翦滅才欲乘陵曾無鐔刃之鋒已失藩籬之固遂生擒僞署侍中董泰中書侍郎平將事蔣鎮左僕射同平章事張光晃兵馬使李倩

西續奇賞 卷十六 唐布

二十六

敬釁等連賊朱泚與同惡姚令言張芝等輾轉走出臣已遣兵馬使田子奇等追躡計即臬臬臣竊以此賊包藏逆謀參會內德侵殄其氣豺武其心背先皇亭育之恩傷陛下玄默之化漢之笮卓未足等夷晉有敦玄自當超軼子暴其父陰侵于陽自古未有如此之大者也或者上天之意中微于巨唐中興之期先啓于陛下然則王師奮伐勢無駐于建隄醜類擒獲功有輕于折箠猶慙密網尚反隻輪誠當盡敵之時更發追亡之騎且稍分體未即燃燄快憶兆之歡心復宗社之深耻即當臬戮用申刑典今已肅清宮

禁祗謁寢園鍾簾不移廟貌如故蓋為宸極之所垂
祐列聖之所雄都神扶業業之傾天降穰穰之福不
然豈免于毀圯之患崩剝之虞者哉此皆上天降鑒
眷慮潛施制兵要于事先規雄武于毅內再造可封
之俗因縻不戰之功左武右文銷鋒鑄鐔澹乎準胥
之代冥然葛天之風臣謬寄台司幸當統師乏吉甫
之文武缺卻縠之詩書此皆諸衆叶心羣帥宣力非
臣庸瑣敢自矜太臣不勝慶快之極謹差監軍使王
敬親牙觀御史大夫符郡王邵張少引謹奉露布以
聞

四續奇賞

卷十六

露布

二七唐

為侯景叛移梁朝文

魏 取

夫化成萬物分界九道紀之以山河照之以日月方
足圖首含氣呈形咸摠之于聖人畢會之以朝市皇
魏應街甲之秘圖納封金之寶命萬方為宅四海為
家卜世靈長將踰八百天壤之間朝不別焉唯夫三
江五湖九蠻百濮其地如掌人鳥未分瞻星昧環拱
之方託水迷朝宗之義積蠅為衆長蛇稱長石田無
菽粟之用衆人非聲教所孚是以年歷三偽棄而不
有豈力不足蓋所未徵而陸梁塗泥時軼疆鄙天討
所遺理存惡殺自二紀及茲中原多故未清區宇文

四續奇賞

卷十六

二八唐

武重勳伯伯歸職有懷勞止將令動植俱仰克心遂
冠蓋括途衆皆提告排誠蹶然類識王道授衣禮節
拜首雖在屬戚所以為高止戈故能稱大方知風沙
交臂不待其車有苗納款未勞征伐而庸夫為善希
能令終狂人克念更知徒語聞利無匹夫之信好靈
有助罪之心白頭為賊曾莫自探嘉文濟功甘丁荷
舊恩猶檢次之禍詎識江浦之禽侯景一豎微蔑民
患上家人倫士操本自不倫直以少從羈勒頗習趨
走明奉名器事出爾朱藏情諂笑唯利是視義兵同
舉祥胡覆族雖孤祭首丘事非小人而忘恩背公景

獨先事不義不信自此可知但丁公之戮時有未可
大澤山龍蛇並育遂容其悔非棄其瑕穢任以
將率授以兵符庶其被鞍銜鍊盡力馳驟指蹤投繯
擒是或擒而弱才負重折足是慮置之不爭之地虛
出韓鄭之閒曾無戰伐之勤可言摧陷之績歲往年
徂幸無可紀而腹心羣小信納逃亡劫奪行道侵掠
民庶流離遠隔王法有異驍馬將出朱筆且行自貽
伊戚予不知欲登爾主人乃圖逆節拔本塞源以委
身賊虜違省居民禍源滋蔓義手曲躬千里唯諾賤
賤相依忻同離羣以木位屬以東方外曰臣主內

四續奇賞

卷十六

二十九

深骨肉安危契濶約以死生拯其鼎鑊之命全其
粉之福時不暇泐翻然易慮遂相掩擊事劇仇讐反
覆剽獲其非此類至于老母眷倚少弟升聞安望行
夫子號出父食毛之屬可為痛心哉景忽之如草芥
棄之如塵垢任其斷截之誅安其烹斬之痛放鹿食
子有以可親親賊窮否耻其並主獸心人而華裔同
歸家惟執法之刑赴賊反噬膺之累百領無地進
退數窮遂卑邪說自託左右苟有君子義均途首而
彼方上下樂禍好亂叛竊之豎獲毒之人圖浮芥之
不利忘丘山之大禍乃崇飾土偶被以玄黃馳馬尚

蓋載聽為重委以專征施其爪角驅逼子姓
亡逼厭虐之侶鞠苦役之衆義憤叅集侵竊逞卮
患分災本不要于違鮮違衆悖禮益神明志謀皇帝
垂旒華土則天而動卷覆三古懷御自王宰
崇基增構殊塗同會百慮一歸中外從福戎革俱庇
持秋霜夏震之威以拔山超海之力顧指則風雲搖
至迴眸而山岳削平雖復旗鼓所臨有征無戰猶以
師出而服辱在我世所務者息民所有者文德豈復
以擒將威敵漂杵溺驂為功于一時示武于千載且
將持柯畢禮引營就道分途競馳批熊舉輪之士超

四續奇賞

卷十六

三十

開扛鼎之卒被組橫矛執戈挺劍龍駒並躍驥子千
羣沸騰天壤蒸鬱雲霄一朝指揮倏忽千里候騎羅
絡聊逞前驅天兵之鼓未鳴衆軍之旗詎接而前陽
烏合一朝崩解寒州滿野敵耳截鼻以千萬計不可
勝數宗親節將咸見擒束委命軍吏憂在繫鼓楚兵
吳甲積若山丘青鵠赤烏噎流斷岸千金之貴為我
資焉痛辱可哀其利安在覆師喪旅禍本可尋方之
臍悔之靡及皆侯景叛炭虛相陷訪指成提挈之
舉終無犄角之勢景棄本趨末背國違鄉部下數千
屈逼羅網離親懷土一日三秋拘網立斃朝不謀夕

豈能挫足東上遠赴彭城夫奪彼魂信納虛詭使蕭明貴孫而縛手徐融景爲凶數逡巡而坐觀託人七尺之身居人成敗之地急病讓夷固若此也兩端自見固態未除今知東南滌蕩唯潼潼復梁之喪師單輪不返擊援之期終當無日勢窮路盡憂在滅亡事番變生將謀及已且彼軍殲殄江淮屠酷禍源孽迹景變爲之上懼金陵君長致請設之責下恐荆吳子弟法父兄之冤憑小猜釐將與異計乘專任之機籍方面之重必當招結僉楚扇合無賴內自封植外絕防禦因見信而類起出不疑以竊發事比疾雷理同

四續奇賞

卷十六

後文

三十一

激矢上或憑陵乘疾專擅縱橫下則鴟時淮肥觀視叛換老疾姦而不虛然也而彼土區區厚加崇納置之襟帶之方處以藩籬之所費金帛于烈火壺酒漿于漏卮非乘虛聲委其變用夫良材授任必原其始考行責成常有其大景豺聲蜂目之首狼心狐魅之徒義無父子棄同即異捐親背德于我前反目而去在梁則何施可懷且我重傷心尾大不掉魚龍于淵義彰老氏而假威凶險授柄姦回欲求肝膽之誠更格危亡之兆周智者不爲迷者遂去若拙者止沸剪草除根壺首囊頭叉手械足返國姦子司監歸位

地于玄武非直惡之在今天道人事實業無禮苟達之者其長世何若悔非知罪恭承德音且欲飛驛令符班師凱入悠悠水鄉有救其死若乃執飾非之辨固遂過之失便當盡常勝之戰極必取之攻飛江南渡深山將恐削壤卑名雖頓顙而不獲亡宗滅廟望喬木而可悲昔田假英人于期壯士窮而歸我許以入懷景疎悖狗子攪亂四國庸可紆難棄若孤鵠何足戀戀于亂臣勤勤于賊子也王者之威心厲如霜電信同寒暑言猶麗天移至深念變通熟量可否幸思大雅無貽後悔

四續奇賞

卷十六

後文

三十二

特薦州縣官申省狀

黃震

某項叨誤渥暫攝常平當歲終有會之時莫切於考實人木之事深惟人才生生不息無不自小官而獲進用亦無不自長吏而獲轉聞某自領事以來早夜詢訪合江西一路先得六十人其間固亦有科甲前名已經錄用者今此分倅諸郡果有政績雖知僭越理不敢不并以名聞通判如隆興府熊震龍之通暢精明羅大椿之老成純厚滕岩瞻之開爽溫雅吉州余東之清介練歷何夢桂之明暢廉靜撫州黃與仁之端重明練呂圻之學行端方贛州曾大發之操脩

四續奇賞

卷十六

五十五

嚴正有守建昌軍涂演之勤敏多惠皆貳郡而有其實者也故按如袁州李漸之士論歸重吉州程申之之操修端謹瑞州林永年之端凝和粹南安軍黃明豐之素行純實臨江軍余世昌之醇茂有文建昌軍周三異之端重粹明章又新之簡重朴實皆分教而有其實者也判官如瑞州丘富國之詳明正直臨江軍陳琥之明練勤敏撫州李龍金之端靖詳明江州陶應元之端方公正皆贊畫而有其實者也錄參如瑞州邢桐孫之明練有才如隆興熊應中之詳明得舉江州張杲之惻怛詳審瑞州楊承翁之通暢辦事

臨江軍張自之敏捷文華皆治獄而有其實者也司戶如瑞州劉應桂之勤敏適用司法如南安黃堅之公廉有守皆為郡僚而有其實者也至若親民尤莫急於縣而試吏尤莫難於縣豐城涓邑也黃吳老為之踰年政役備修精采頓異與國荒邑也窮鄉頑拒不受政役何時為之數月聲聞立起於素不率化之鄉立之師以教其子弟民知向化瑞金窮邑也流民搶掠謂之出用田子鎮為之數月勸誘有方有罪以種桑聽贖爭役以種桑多寡為先後民知務本南豐

四續奇賞

卷十六

五十六

頑民膏殘燬之邑也楊休撫定其亂再造此邑四年之久一方懾服如楊眉孫宰高安公介清勤徐思詵宰上高廉勤平易翁仲德宰永新不畏疊禦黃桂宰南康才略優裕張鉉宰靖安廉整有條汪塾宰萬安和平安靖胡岩如宰進賢正直安詳陳自然宰奉新廉肅整齊黃公立之宰零都詳明振職洪湯之宰安遠詳重得體凡皆作邑有聲尤不容不薦縣丞則進賢有吳君召分等南郭巨用皆究心水利措置有方樂安有黃申明潔無私廬陵有羅鈞瑞實有才主簿則危順吉在豐城以材華稱董殊在吉水以賢廉稱

趙崇鈞在崇仁以和平稱趙崇煥在宜黃以廉謹稱

趙時夫在南城以廉靖歷練稱縣尉則王

以才幹稱趙必珩在大冶以廉明稱羅可權在寧

都以才美稱羅應新在清江以俊拔稱袁端祥在湖

口以才廉稱陳子升在南城以清俊稱喻元在高安

以才譔稱何晉在上高以廉能稱婁南良在萬載莫

雷顯在通山皆以廉謹有志稱凡皆誓仕有立亦不

容於不薦某智識不明聞見不廣獨以平生鄙見謂

天下事非得人才不可人才非自小官時察之不可

偶因兼權常平司職事適當歲終謹以采之衆論者

四續奇賞

卷十六

三五

宋

申聞如右欲望公朝特賜敕奏以備他日選用之數

申脩齋王尚書乞免再造帳冊 黃震

昨晚恭準使牒備奉省劄行下令本縣再分類造水

傷帳冊某照得此項本縣近方造訖書寫裝背半月

而後辦所費凡三千七百餘貫約冊之費不煩焉公

人無緣白陪此錢無非出於被水鄉民向也擾之彼

猶望其放苗也今前既不放官司復以此擾之可乎

縱使今來開申細名即是向來混申細名既不要放

苗米又不要散賑濟不知關防州縣欺瞞何事而多

事若此一言以蔽之不過上司公吏欲得納帳冊常

例錢耳先生清直之名聞天下受知君相如此深厚

四續奇賞

卷十六

申

三五

宋

欲望點對回申毋重為民困

權長洲縣申平江府乞添放水傷狀

照對某恭準使命本為勸分既兼攝邑之名併貢推科之累一已之勞苦固非所憚百姓之疾苦何忍不言然此財計所關頗於大府有礙躊躇屢日冒昧一鳴惟仁慈痛察今歲本縣被水苗田先蒙朝廷全放計苗一萬二千七百餘碩續準蠲放一分計苗一千二百七十餘碩則是其間一萬一千餘碩之米已放而復催人戶素恃朝廷仁厚不信有此前後抵牾之事見經轉運司以上官司處處陳乞以俟恩命之復還雖朝省指揮區處至再決無又改之理而人心癡

四續奇賞

卷十六

三七

宋

望更不肯將顆粒就縣道送納非不催逼惟有喧訴使縣道官吏更無顏以對無辭以答此事若以民情言之被水去處委多全沒某屢行河港實所親見無苗而使納苗不惟事理不順亦使何所從出况檢澇之官重疊旁午自秋入冬田里騷然亦庶幾澇傷上聞今日之擾我者他日必有以大濟我者也今乃反使顆粒無收之地白輸價直陪費之苗前此發放徒成虛撥探之人情真有難強者若以官司事體言之則倉庫皆空用度方闕常年全收猶且支遣不敷今更放多則郡計豈不愈見狼狽兼之軍食民食兩事適

之歸漢人有言士修於家壞於天子之庭今世之士未及脩於家而陛下之法先已壞之矣此亦士習根本之所繫也人才雖有次第先後之殊陛下皆當致其涵養作成之力否則士大夫之風俗既壞天下寧豈不愈趨於壞而甚可慮也哉臣所以告陛下毋以目前一時為安而深以天下萬世為慮其所當慮而行之者雖不止此大要恐亦不出於此陛下於此行之果力使民之窮者立蘇兵之弱者立強財之匱者立裕士大夫亦一變而復其本然之天以為陛下懇懇切切相與維持則天時之已順者斯可望其常順

四續奇賞

卷十六

三八

宋

人心之相定者斯可保其愈定三邊之無大警者斯可捍禦使不至於有警蓋其所可慮者知所慮則於所可安者斯真可安爾狂慮輒發罪當萬坐惟陛下矜察其至意明詔二三大臣提其可行者亟慮而圖之臣雖獲罪萬萬無悔取進止

曉諭貧富升降榜

黃震

照對本職被命此來專以救荒為第一事對越一念
凜凜慄慄固甚欲恤貧亦甚欲安富昨到建德路上
已作劄勸諭上戶出榜曉諭細民預行發去外繼此
沿途探問乃聞閑糶自若米價日增不知稅戶何以
為心甚至聞金谿管下嘗有饑民羣擾富室此固小
民之罪獨非富室閑糶之罪乎本職聞閑糶者籍捨
掠者斬此幸稼軒之所禁戒而朱晦庵之所稱述兩
下平斷千載不易萬一事有不獲已當職安得尚從
姑息而已乎今來姑以富室之閑糶饑民之搔擾皆

四續奇賞 卷十六

三九

本職前取約束未刊之先特於本職入境之初再此
開諭併布心朕願與一州之人共集和平之福

一今與富室約不敷數不抑價不置場並不留片
紙在官以貽將來吏胥按籍搔擾之患

右請富室念上天之福祐而富我者果何為官
司之委曲而勸我者果何在來此償踴躍數急
羅種德無限得利亦多本職此來專一為百姓
立而請命於富室富室不聽即以一身歸而請
罪於朝廷無緣敢一日強顏獨飽於饑民之上
惟富室思之

要富者
荒一始
宜

一今與小民約官司既以禮勸富室富室必能以
義救爾民爾民只得小心聽候告糶

右仰爾民當知貧富不同各有天命荒年方仰
富室為衣食父母不可苟生怨望富室之心安
分忍耐度此艱厄凶荒之後必有豐年他日尚
要做入今日不可胡亂做事有犯到官決不輕
恕未能救命反先得罪惟爾民戒之

一急糶者富室也待糶者饑民也官司既不以文
移滋吏奸則通此脉絡於公私上下之間者鄉曲
好誼之士也

四續奇賞 卷十六

四十

右請貴禹之賢學校之英鄉閭岩穴抱道未仕
之彥各以天地民物為心各以父母鄉邦為念
以義理感動鄉之富者以恩威開諭鄉之貧者
以施行之未當事宜之未悉告為州縣之耳目
不接者其所弘濟何可諭云蓋聞天之生人惟
有愛人人眾不能盡皆契天天定則又時加汰
治凡其饑厄之歲皆其升降之機富室在豐年
賢否未知也及至荒年或惻怛而濟惠或頑忍
而不恤富室之賢否分矣小民在豐年善惡未
白也及至荒年或堅忍而守分或無賴而妄作

小民之善惡見矣。賢否既分，善惡既見，天之升降生人於斯乎？決於是富者或自此而貴顯，或自此而禍敗，此升降也。貧者或饑過而溫厚，或官刑而滅亡，此升降也。天道循環，自替替然，但人生只見目前，往往顛倒其中而不自知。若瞻之百年之前，要之再世之後，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貧富易位，升降曉然，是可以觀天矣。是當思所以契天矣。此皆吾州賢人君子之所素知，更請推廣其記過論此意，人心不甚相遠，必有惻然動心者，須至曉諭。

再論上戶榜

黃震

照對救荒之法，惟有勸分。勸分者，勸富室以惠小民，損有餘而補不足，天道也。國法也。富者種德，貧者感恩，鄉井盛事也。今我撫州不勸分而勸糶者，曲體富室之情也。急謀貧民之食也。然於富者，貧者太守兩有愧色也。於富者，何愧愧不能勉其種德冥冥而徒徇其湯價繼富之私也。於貧者，何愧愧無以使之感恩富室而反為此虛憚獨畏高明之來也。太守有人心者也。事與心違而不布其失於境內，是內欺其心，外欺其民，愧益愧也。典言至此涕泗交橫，其將何以雪此愧也。必欲雪之，小民固不能，太守亦不能，而能之者，獨富室也。富室其何以雪之也。米價低昂，今惟在富室也。富室若曰：不抑價者，太守待我厚也，官不我抑而我自抑之者，我自待厚也。均此人也。小民終歲勤動，以有此粟，我何修何為乃安坐而奄有此粟。靜言思之，愧也。平時而奄有此粟，已不免愧，今勤動而有此粟者，反不得食此粟而死矣。我安坐而奄有此粟者，猶恐斯此粟之不之發，又宜何如其愧也。蚕方浴而桑生，兒方育而乳生，人民徧育於天下，而五穀生五穀為民設也。民生饑死矣，而五穀尚忍為我

私。是。猶。奪。之。桑。而。不。以。飼。蠶。奪。之。乳。而。不。以。哺。兒。其。有。規。於。天。何。如。也。生。吾。鄉。而。長。於。我。者。吾。父。吾。兄。行。也。生。吾。鄉。而。切。於。我。者。吾。子。吾。孫。比。也。難。夫。相。間。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少。長。聚。嬉。戲。平。居。詡。詡。笑。語。一。家。均。也。一。旦。艱。食。不。思。分。已。以。予。之。而。反。騰。價。以。困。之。平。日。之。情。何。在。鄉。黨。之。義。何。取。其。有。愧。於。人。何。如。也。自。古。治。日。常。少。亂。日。常。多。生。於。亂。者。性。命。之。不。保。又。何。富。之。可。安。自。我。懸。冠。以。仁。立。國。吾。儕。小。人。世。世。得。生。長。於。春。風。和。氣。中。已。未。之。變。亦。幾。岌。岌。賴。我。先。皇。帝。及。元。老。大。臣。再。安。宇。宙。我。亦。遂。得。再。上。此。土。宅。四。續。奇。賞。卷。十。六。聖。三。宋。

萬石以上。太守申朝廷補官。已有官者陞擢。此太守所以報德決不食言也。其不聽者亦不敢強也。其州郡前此勸富室移粟入城數多者亦斷斷議賞如前說也。

終

四續奇賞卷十六

聖三宋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十七

古吳陳仁錫明卿

符命類

劇秦美新

王命叙

典引

連珠

上梁文類

英宗殿上梁文

東宮正殿上梁文

四續奇賞卷十七

廣寒殿上梁文

太廟上梁文

尚書省上梁文

漢揚雄

漢傅幹

漢班固

晉陸機

宋王安石

元盧摯

元徐世隆

元王磐

元周德

劇秦美新 并序

揚雄

卷十七

四續奇賞

卷十七

諸史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臣
雄經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渥恩拔擢倫比與羣賢
並位愧無以稱職臣伏惟陛下至聖之德龍興登庸
欽明尚古作民父母爲天下主執粹精之道鏡照四
海聽聆風俗博覽廣包參天貳地兼並神明配五帝
冠三王開闢以來未之聞也臣誠樂昭著新德光之
罔極往時同馬相如作封禪文一篇以彰漢氏之休
臣嘗有類响病恐一旦先犬馬填溝壑所懷不章長
恨黃泉敢竭肝膽寫腹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
萬分之一亦臣之極思也臣雄稽首再拜以聞曰
權輿天地未祛雕雕盱眙或玄而萌或黃而牙玄黃
剖判上下相嘔爰初生民帝王始有在乎混沌茫茫
之時靈罔罕漫而不昭察世莫得而云也厥有云者
上罔顯於義皇中莫盛於唐虞邇靡著於成周仲尼
不遺用春秋因斯發言神明所祐兆民所託罔不云
道德仁義禮智信泰嶽起而戎邪荒岐雍之疆因襄
文宣靈之階跡立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至政破縱
擅衡并吞六國遂稱乎始皇盛從軼僭率斯之邪政
馳騁起驅恬賁之川兵剋滅古文刊諸燒書弛禮崩

樂塗民耳目遂欲流唐漂虞潞殷蕩周難除仲尼之
篇籍自勒功業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秦紀是以者
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遜禮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來
儀之鳥肉角之獸狙獼而不臻斗露嘉醴景曜浸潭
之瑞潛夫弗經實臣狄鬼信之妖發神歌靈液海水
孕飛二世而亡何其劇與帝王之道兢兢乎不可離
已夫能貞而明之者窮祥瑞回而昧之者極妖慝上
覽古在晉有憑應而尚缺焉壞微而能全故若古者
稱堯舜威侮者昭桀紂况盡汎埽前聖數千載功業
專用已之私而能享祚者哉會漢祖龍騰豐沛奮迅

四續奇賞 卷十七

三 漢

宛葉自武關與項羽戮力咸陽創業蜀漢發跡三秦
克項山東而帝天下德秦政慘酷尤煩者應時而到
如儒林刑辟歷紀圖典之用稍增焉秦餘制度項氏
爵號雖遠古而猶襲之是以帝典闕而不補王綱弛
而未張道極數殫闇忽不還逮至大新受命上帝還
音土顧懷玄符靈契黃瑞涌出津滂湧涌川流海
濤雲動風偃霧集雨散誕彌八圻上陳天庭震聲日
景炎光飛響盈塞天淵之間必有不可辭讓云爾於
是乃奉若天命窮寵極崇與天剖神符地合靈契創
億兆規萬世奇偉倜儻譎詭天祭地事其異物殊怪

存乎五威將帥班乎天下四十有八章登假皇穹鋪
衍下土非新家其疇離之卓載煌煌真天子之表也
若夫白鳩丹鳥素魚斷蛇方斯茂矣受命甚易格來
其勤昔帝纘皇王繼帝隨前踵古或無為而治或損
益而亡豈如新章委心積意儲思垂務勿作穆穆明
旦也不寐勤勤懇懇者非秦之為與夫不動勤則前
人不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是以發祕府覽書林通
集乎文雅之圃翔翔乎禮樂之場胤殷周之失業紹
唐虞之絕風懿律嘉量金科玉條神卦靈兆古文畢
發炳煥照耀靡不宜臻式軫軒旂旗以示之揚和鸞

四續奇賞 卷十七

四 唐

肆夏以節之施黼黻衮冕以昭之正嫁娶送終以尊
之親九族淑賢以穆之夫改定神祇上儀也欽修百
祀咸秩也明堂雍臺壯觀也九廟長壽極孝也制成
六經共業也止懷單于廣德也若復五爵度三壤經
井田免人役方甫刑匡馬法恢崇祗庸燦德懿和之
風廣彼精神講習言諫箴誦之塗振聲之聲充庭鴻
鸞之靈漸階仰前聖之緒布漢流衍而不輟橫郁郁
乎煥哉天人之事盛矣思卿之望允塞羣公先正罔
不夾儀茲克寇賊罔不振威紹少典之苗著黃虞之
裔帝典闕者已補王綱弛者已張炳炳麟麟豈不懿

哉厥被風濡化者京師沈潛甸內市洽候衛厲揭要
荒濯沐而述前典巡四民迄四嶽增封泰山廣禪梁
甫斯受命者之典業也蓋受命日不暇給或不受命
然猶有事矣况堂堂有新正丁厥時崇嶽滄海通瀆
之神咸設壇塲望受命之臻焉海外遐方信延頸企
踵回面內嚮喁喁如也帝者雖勤讓惡可以已乎宜
命賢哲作帝典一篇奮三爲一襲以示來人摘之罔
極令萬世常戴巍巍履栗栗臭馨香含甘實鏡純粹
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則百工伊凝庶績越熙荷天
衢提地盤斯天下之上則已庶可試哉

西續奇賞

卷十七

五

更迂已非
史于人生
之前以無
礙歟

典引

班固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傳殺杜矩展隆郁萌
等召許雲龍門小黃門趙宜持秦始皇本紀問臣
等曰太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臣等對曰此贊賈
誼過秦篇言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
社稷未宜絕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問本問此論非
邪將見問意開寤卿臣具對案問知狀詔因曰司馬
遷著書成一家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
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滂行無節望
有浮華之詞不周於用至於疾病而遺忠主上求取
由續奇賞 卷十七 六

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
遠矣臣同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細微豫事
斷誼動有規矩雖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臣因
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固極臣因
頓首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興揚雄美新典而
然皆游揚後世垂爲舊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恭承
雲門者雖爲音觀隨和者難爲珍不勝區區竊音典
引一篇雖不足盡家國盛萬分之一猶樂啓發憤懣
覺悟童蒙光揚大漢威聲前代然後退入溝壑死而
不朽臣固愚戇頓首頓首曰太極之元兩一人分烟

烟爐熅有沈而與布淨而清沈淨交錯庶類混成肇命民主五德初起同于草昧玄混之中踰絕越矣寂寥而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厥有氏號紹天開繹莫不開元於太昊皇初之首上哉復乎其書猶可得而修也亞斯之世適變神化函光而未曜若夫上稽乾則降承龍翼而炳緒典謨以冠德卓緯者莫崇乎陶唐陶唐洽胤而禪有虞有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迺歸功元首將授漢劉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孽懸象開而恒文乖彝倫斁而舊章缺故先命玄聖使綴學立制宏亮洪業表

四續奇賞

卷十七

七

相祖宗贊揚迪哲備哉粲爛真聖明之式雖皇變衡旦密勿之輔比茲福矣是以高光二聖宸居其域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相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海內雲蒸雷動電燦胡縊莽分尚不泄其誅然後欽若上下恭輯羣后正位度宗有千德不台淵穆之讓靡號師矢牧奮搗之容益以庸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蓄炎上之烈精蘊孔佐之弘陳云爾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語誓所不及已鋪觀二代涉藏之度其順可探也並開迹於一贊同受侯甸之服奕世勤民以方伯親牧乘其命賜彤弧黃鉞之威用詞章顧黎

崇之不恪至于參五華夏京遷鎬毫遂自非而虎蟻其師革滅天邑是故諱士華而不敦武稱未盡護有慙德不其然與亦猶於穆猗那翁純曠繹以崇嚴祖考殷薦宗配帝發祥流慶對越天者烏亦乎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哉誕略有常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淪耳矧夫赫赫聖漢巍巍唐基泝溯其源乃先孕虞育夏誕殷陶周然後宜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神靈日照光被六幽仁風翔乎海表威靈行乎鬼區隱亡回而不泯微胡瑑而不順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興鋪開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厥

四續奇賞

卷十七

八

道至於經緯乾坤出入三光外運渾元內需蒙性類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亡與亢乃始皮業勞謙兢兢業業貶成抑定不敢論制作至於遷正黜色實監之事煥揚寓內而禮官儒林屯用篤誨之上不傳祖宗之芳梯雖云優慎無乃慈與於是三帝奇牧之寮僉爾而進曰陛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備宗軌躬奉天經惇睦辨章之化洽巡靖黎蒸懷保寡寡之惠浹燔瘼懸沈肅祇羣神之禮備是以來儀集羽族於觀魏肉角馴毛宗於外囿授緇文皓質於郊升黃輝

采鱗於沼井露宵零於豐草三足軒藉於茂樹若乃
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譚窮祥極瑞者朝夕呵
牧日月邦畿卓犖方州洋溢乎要蓋管周鄭有素雅
朱鳥玄和黃發之事耳君臣動色左右相趨濟濟其
翼翼峨峨如也恭用昭明賢畏承華懷之福亦以寵靈
文武貽燕後昆覆以懿鑠豈其爲身而有顯辭也若
然受之亦宜勤恁旅力以充厥道啓恭館之金縢御
東序之秘寶以流其占夫圖書亮音天哲也孔繇先
命聖孚也體行德本正性也逢吉丁辰景命也順命
以創制因定以和神荅三靈之蕃祉展放唐之明文
西續奇賞 卷十七 九

唐哉皇哉皇哉唐哉

王命敘

傅 幹

晉在唐虞之禪列于帝典殷周之代敘于詩書天之
歷數昭焉著明別篇后稷公劉積德行仁至乎文武
遂成王業雖五德殊運或禪或征其變化應天與時
消息其道一也故雖有威力非天命不授雖有運命
非功烈不章自我高祖襲唐之統受命龍興討秦滅
項光有萬國世祖攘亂奄復帝宇人鬼協謀徵祥煥
然皆順乎天而應乎人也然則帝王之起必有天命
瑞應自然之符明統顯祚豐懿之業加以茂德成功
賢智之助而後君臨兆民爲神明所保佑永世所尊
崇未見運敘無紀次勳澤不加於民而可力乎觀觀
神器者也豪傑見二祖無尺地之階爲專智力來繫
而起不知天祐聖哲帝王自有真也哀哉非徒闕於
將來又不考之於既往矣自開闢以來姦雄妄動不
識天命勇如蚩尤如共工威如夷羿然皆從分橫
裂爲天下成又思小才勇不足畏獨不足憚未
有成資而敗失順視不軌之事也哉夫行際之流不
致江海之深丘垤之資不成太山之高魚鼈之類不
希雲龍之軌一官之守不經大人之變當王莽之末
英雄四起而鄧禹耿弇識世祖之福作羸糧間行進

其氣謀遂荷肯附之任享佐命之寵張玄恭肅奉廟
通之業周旋贊述西說實融言未及終而梁統已誅
之矣禹弁見命祚之兆其禍如彼張玄蔽逆順之理
其禍如此審斯二事趨舍之分明矣且世祖之興有
四一曰帝皇之正統二曰形相多異表三曰體文而
知武四曰履信而好士加之以聰明獨斷達於事機
發策如神應視遠如見近偏旅首進摧莽軍百萬之
衆單師獨征平河止萬里之功識鄧隆之將敗知劉
興之必死然猶乾乾日昃博采訓咨拔吳漢於小尹
擢馬武於行伍寵功臣以兼國之爵顯卓茂以非次
四續奇賞 卷十七 十一

之位言語政事文學之士咸盡其材政之宰相權勇
畢力於征伐摺紳悉心於左右此其所以成大業也
高祖方娠有雲龍之表其始入秦五旱同軌以旅于
東片在天之符也世祖之徵符其詳可謂也其初育
則靈光鑒于室陳嘉禾滋于邑壤其孕時廬有火光
之異其渡滹沱有河合之應西門君惠先識其孕
華獻符千里同驗劉歆改名而隕其身長錯卦而
見吉兆故王遵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暨廢興之運會
觀徵瑞之攸祥審天應之前兆察人物之所附念功
成而道退無非次而妄據後之人誠能昭然遠覽曠

然深悟收養述之闇惑思鄧耿之弘慮好謀而要成
臨事而知懼距張玄之邪說思在三之明數則福祿
衍於無窮亦世不失其通路矣

演連珠五十首

陸機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冲后土所以播氣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維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固是以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或明主程才以效業貞臣底力而辭豐

臣聞聖俊之才世所希乏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興不降佐於吳蒼臣聞世之所遺未爲非實主之所珍不必適治是以

西續奇賞 卷十七

上三

俊乂之藝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嚴必辱鳳舉之使臣聞祿放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典邦之選是以三卿世及東國多衰弊之政五侯並軌西京有陵夷之運

臣聞雲輝朝觀稱物納照時風夕麗程形賦音是以至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無虞於心臣聞頌編探潤不能招龍張綱羅雲不必招鳳是以巢箕之史不聘日園之幣凡謂之民不察自嚴之夢臣聞鑒之積也無厚而照有玄淵之深日之察也有晡而照周天壤之除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

神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鐘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惠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是以都人治容不悅西施之影乘馬班如不輟太山之陰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卑所乏者時是以克堂之芳非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實繁絃所思

臣聞智周通塞不爲時窮才經夷險不爲世屈是以陵蹙之羽不求反風曜夜之目不思倒日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是以柳莊黜殛非食瓜衍之賞禽息碎首豈要先茅之田西續奇賞 卷十七

上四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于磨是以明哲之君時有藏難之累俊乂之臣屢抱後時之悲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生於絕絃是以貞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

臣聞良宰諒朝不必借威貞臣衛主修身則足是以三晉之強屈于齊秦之強千乘之勢弱於陽門之哭臣聞赴節之音洪和入韻嘉節之容俯仰依詠是以言簡意精精簡可施上節處道修短可節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微自遠是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

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指跡慕遠無以於運是以循虛器者非應物之具翫空言者非致治之機

臣聞鑪燹吐火以續賜谷之畧揮翻生風而繼飛廉之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填而助洪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溫秋霜宵墜芝蕙被其涼是故威以齊物為肅德以普濟為弘

臣聞可盡於器習數則貫道系於神人亡則滅是以輪匠肆目不乏奚仲之妙瞽叟清耳而無伶倫之察

臣聞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歸是以准月稟水不能加涼晞日引火不必增輝

四續奇賞 卷十七

臣聞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屈茂芳說非庸聽所善是以南荆有寡和之歌東曰有不釋之怨

臣聞尋煙染芬薰息猶芳從音錄則經旬則垂於世者可繼止乎身者難結是以左之風以存動神之化已滅

臣聞託閣藏形不為巧密倚智隱情不為自匿是以重光發薄尋虛捕景夫人貞觀探心昭

臣聞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平是以四族放而唐劬二臣誅而楚寧

臣聞音以比耳為美色以悅目為歡是以衆聽所傾

非似百里之操萬夫婉孌非笑西子之顏故聖人隨世以權佐明主因時而命官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率乎時者非克已所最是以利盡萬物不能敵童昏之心德表生民不能救模邊之辱

臣聞勳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照是以望景揆日盈數可期撫臆論心有時而謬

臣聞細耳求音既優聽若心徇物形逸神勞是以天殊其數雖同方不能分惑理寒其通則並質不能共其休

四續奇賞 卷十七

臣聞近世之士非受槐瓜之性陶居之女非無懷春之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採矜窮愈在故交青之節勵

臣聞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於於是以之雲是以滿室之繁遺時雍一世豐沛之志

臣聞飛轡西顧則離朱與睢取觀察懸景東秀則夜光與珥珥離耀是以才換世則俱困功酬時而並劬

臣聞示應於近遠言可察託驗於顯微是以寸管下僚天地不能以氣欺尺表通立日月不能以

形述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音影故觸形則照。是以虛已應物，必究于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之妙。

臣聞祝敬希聲，以諧金石之和，鼙鼓踈擊，以節繁絃之契。是以經治必宜其通，圖物恒審其會。

臣聞目無算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在乎我者不誅之於已，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厭，則充是以王鮪登俎，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停室，不思銜燭之龍。

四續奇賞 卷十七

十七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震，風洞發則夏屋有時而傾，何則？牽乎動則靜凝，係乎靜則動貞。是以淫風大行，貞女蒙冶容之悔，淳化殷流，盜跖換習史之情。

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尋。是以江漢之君悲其墜屣，少原之婦哭其亡簪。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弗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是以商飈漂山，不興盈尺之雲，谷風乘條，必降彌天之潤。故聞於治者，唱繁而和寡，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臣聞煙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于性，非性之適，故火

無停立之跡

臣聞適物之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任。是以鳥栖雲而綴飛，魚藏淵而網沈，賁鼓密而含響，動而踈而吐音。

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奪，道之所閉，權所必開。是以生重於利，故據圖無揮劍之痛，義貴於身，故臨川有投跡之哀。

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器淺而應玄。是以天地之順，該於六位，萬殊之曲，窮於五絃。

四續奇賞 卷十七

十八

臣聞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覺其赫之烈。是以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

臣聞情見於物，雖遠猶踈，神藏於形，雖近則密。是以儀天步容，而修短可量，臨淵掇水，而淺深難察。

臣聞虐暑熏天，不減堅冰之寒，凋陰凝地，無累陵火之熱。是以春蠶之蠶，不能反蹈海之志，霜之威，不能降西山之節。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則必窮。是以烈火流金，不能焚景，沈寒凝海，不能絕風。臣聞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則者，時累不能淫。

之風陵雨不謬晨食之祭動陰教節不凋寒木之心

四續奇賞

卷十七

通雅七

十九

卷十七

英宗殿上梁文

王安石

天都左界帝室中經誕惟僊聖之祠風有神靈之宅
嗣開宏築追奉粹容方將廣舜孝於無窮豈特尚漢
儀之有舊先皇帝道該五泰德貫三儀文構雲漢之
章武布風霆之號華夏歸仁而砥厲靈爽馳義以駿
奔清蹕甫傳靈輿忽往超然姑射山無一物之疵逸
矣壽丘臺有萬人之畏已葬鼎湖之弓劍將游高廟
之衣冠今皇帝孝奉神明恩涵動植湛禹之服期成
萬世之功見堯於羹末改三年之政乃眷重修之吉
壤戰營館御之新宮考協前彞述追先志孝嚴列時
四續奇賞 卷十七 上梁文 二十

寢門可象於平居廣拓勿開華路故存於陳迹官師
肅給斤築隆施揆吉本臨軒遣使常收保於民謠物
情而煦育如春王道而坦平若祇敬得五兵不武邊
陳無金革之聲四序由康隴畝起倉箱之詠敦淳反
朴黎民嘉致於可日獻寶輪琛異域曾無於後至混
車書而一統正朔於四夷十年遠過於成周加上
更逾於滄海乃眷京畿之千里有通衢關之九重包
括諸華儀制列郡理既推於廣斥周圖最號於便
蕃豈惟狹少之場所謂帝王之宅爰求於堅實元
良皇太子道堯黃離位隆蒼震問安視膳素彰周宸

之勤主宅承祧愛踐漢儲之貴自春宮而育德鎮天
邑以分憂誕揚慈惠之風廣布神明之政終身思
絕吠犬以堪驚于燭均調無喘牛而可問於是決斷
簿書之暇經營土木之功廣棟宇之新規集法輪之
絕藝揮斤者成市荷錡者如雲度便枻把梓之村召
丹腹巧塏之匠百堵皆作不日而成梁橫帶棘以蜿
蜒瓦翬鴛鴦而迤邐而皇有煒廳事斯嚴廊回合以
四周庭清虛而中敞制度迭彰於壯麗形容備極於
巍巍足以明東朝副貳之尊表南府鎮臨之盛兒郎
偉今茲吉日將畢奇功爰自拋梁式申犒勞散金錢

四續奇賞

卷十七

上卷

三

而蒲地堆餅餌以如山卮酒潏肩盈樽滿案極量而
飲應不羨於單醪實腹而食固如填於巨壑既醉以
飽式舞且歌同承渙汗之恩共樂昇平之化
拋梁東三韓百濟慕華風毛車遠涉浮浪歡呼鼓
舞未央宮

拋梁西雪嶺金河路不迷萬里玉關皆我上葡萄自
宿徧高低

拋梁南踏浪泊聖恩覃大具明珠盈智燕崔嵬銅
柱口以庀徒舉修梁而考室敢申善頌以相歡
兒郎偉拋梁東聖主迎陽坐禁中明似九天宮曉日

兒如萬國轉春風

兒郎偉拋梁西瀚海兵銷太白低王母王銀方自執
大宛金馬不須齎

兒郎偉拋梁南內地星高每歲占千障滅殊聞嶺微
萬艘輸盡引江潭

兒郎偉拋梁北邊頭自此無鳴鑼卽看呼韓渭上朝
休誇寶篋燕然勒

兒郎偉拋梁上彷彿神游今可想風馬雲車世世來
金輿玉罕年年往

兒郎偉拋梁下萬靈隨社扶宗社天垂嘉種已豐年

四續奇賞

卷十七

三

地產珍符方極化

伏願上梁之後聖躬樂豫寶命靈長松茂獻兩宮之
壽椒繁占六殿之祥宗室蕃維之彥朝廷表幹之良
家傳慶業代葉龍光肩一心而相保鎖祝之無疆

東宮正殿上梁文

盧 肇

王冊金文既正重離之位桂宮蘭殿載新海震之居
蓋將別家嫡以繫人心所以敝儲闢而貳宸極恭惟
皇帝陛下統垂萬世德冠百王以不世之英姿修曠
古之隆典項因定鼎爰用正朝固非逸豫之期率皆
社稷之計每穆然思隆萬世之本其必也能聳四方
之觀迺春春宮式崇丕構敬惟皇太子殿下溫文且
就岐嶷生知趨朝回馳道之車侍帳辨南陽之牘然
不有師資接見之所則何以示軌範不有衛率眾列
之所則何以明等威於是少府獻圖冬官督役顧儼
四續奇賞

卷十七

盡出內帑經費不煩大農萃梗拂豫章之材
梓匠之技規模素定斤築隆施繡橋華棟拱辰於
閒闊飛橋復道接雲氣於蓬萊允叶龜謀共扶虹棟
敢申善頌以相敬證
拋梁東太液滄波與海通王殿問安隱仗曉鑄葱浮
動廣寒宮
拋梁西京觀魏我太白低少海旂旗惹領捷至今威
信徹羣臣
拋梁南天策元勳自可參松嶽小才庸統革癡兒官
事竟何堪

拋梁北勿謂天高人巨淵居卿半夜望前星輝耀晶
瑩拱辰極

拋梁上萬國歡欣仰明兩金相玉裕德無訖主罔承
祧神自享

拋梁下翼翼青宮崇廣廈橫經問道重師儒卻笑瀛
洲非大雅

伏願拋梁之後殿下端居鶴禁延荷鴻休得保傳若
二疎有賓客如四皓問安視膳克盡兩宮之懽監國
撫軍大慰兆民之望

四續奇賞

卷十七

上梁文

三

廣寒殿上梁文

徐世隆

析木星躔臨七馬雄疆之地瓊花仙島營帝王遊豫之宮蓋因前代規模便有內都氣象金臺南峙玉泉西流北襟山勢真龍虎之區東帶海濤盡魚鹽之國控河朔上流之上居今日中原之中是宜均貢賦于四方定龜門於億載况朝覲必有接見之所凡宮室本非逸樂而爲恭惟皇帝陛下功塞兩間德光五葉明俊德以親九族修文德而來遠人以至治不世出之英姿舉累朝未暇行之令典既嚴先廟當備行宮念人疲飛輓而尚未全蘇雖躬在暴露而不自爲苦四續前賞 卷十七 上梁文 三五

速至千戈之載戢始令棟宇之量修壯未失而襲秦風鄙蕭相重威之設葺九成而損隋制慕唐宗之泰之心卽廣寒之廢基應清署之故事敬治穀旦爰舉栢梁歌陳工誦之言庸代子來之冰

拋梁東海外三韓向化風鴨綠江頭無戰伐盡銷金甲事春農

拋梁南惠雨仁風洗瘴風千羽雨降苗自格籬包不數洞庭樹

拋梁西鐵嶺丘閑大白低聞道上都朝會日降王侍子到來齊

拋梁北天道北旋昌水德周天列宿象臣民萬歲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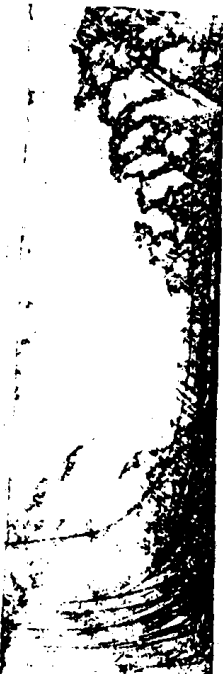
秋拱宸極

拋梁上雲馭霓旌擁仙仗長春白鶴自天來特爲吾皇降靈貺

拋梁下華路春風促龍駕都人莫訝晚廻轡秋郊恐損如雲步

伏願上梁之後一人有慶萬壽無疆地儀厚配於長秋天位普臨於諸夏青宮朱戟聯聯相輝玉葉金枝綿綿不絕鸞臺鳳閣咸登柱石之臣象郭雞林永作藩維之守國無橈棟民衆莫居延及魚鳥之微生亦四續前賞 卷十七 上梁文 三五

遂池亭之同樂



太廟上梁文

王 磐

聖人作事仰憲百王都邑成規要傳萬世越皇居之
肇建必宗廟以爲先是故舜紹堯基歸格於藝祖之
室周成洛邑烝祭於文正之宮典冊相傳古今一制
今皇帝仁涵勳植孝奉神明飲食菲薄而豐腆於案
盛衣服純素而鮮華於黻冕講求故事太常之禮樂
一新圖任舊人漢官之威儀漸復敬擇吉地爰立太
宮百堵皆興千楹並列堅秘文梓半出於江南巨栢
長松并來於山北共勸樂趣之役成不日之功因
舉修梁輒伸善頌

西續奇賞

卷十七

三七

拋梁東瀚海無波舟楫通行見新羅兼日本共來助

祭賀新宮

拋梁西西域重開路不迷碧瑣明珠遙隔行香犀樂
草似長堤

拋梁南楚風輕靡尚虛談俱祭包茅言言莫誇天

險特江潭

拋梁北萬勇不能當一德龍沙戰十海人潢舞千未
久苗來格

拋梁上綿蕞新儀參法象禮文降親相助宜曾國兩
生何太彊

拋梁下天開有道扶宗社列聖初承四紀餘于今初
親文明化

伏願上梁之後于戈罕用俎豆常陳長朱草於齋除
產靈芝於廟柱烝嘗禴祀保百世之宗祧朝覲會同
來萬方之玉帛各安環堵室同作太平人

西續奇賞

卷十七

三七

尚書省上梁文

開復

龍蟠虎踞近依天闕之九重鳥革翬飛肇啓文昌之
八座昭風雲之慶會聳華夏之具瞻麟鳳來游燕雀
相賀欽惟聖朝罄天張宇且地開封混六合以爲家
攬羣英而入彀周卿有六以家宰統百官唐省分三
曰尚書總庶務喉舌典樞機之密股肱資輔佐之良
惟政事之有堂寶熙朝之盛典再消吉地爰築新基
輦來落之奇材構出潭潭之仙府左帶鳳池之水右
瞻紫極之峯聽難有便於趨朝待漏不煩于他所三
槐論道端居上相之尊一筆爲霖廣作蒼生之福允
由續奇賞卷十七

協龜策共舉虹梁博採歡誼庸申善頌

拋梁東日出扶桑化景融盡道今年春澤好安排歌
酒慶年豐

拋梁南解溫風清澍雨甘萬頃黃雲登夏麥千村白
雪簇春餘

拋梁西月窟無塵太白低九曲河清蛟虯建萬年枝

穩鳳特棲

拋梁北玉牒交歡懷聖德草芳駉驥附龍鱗沙遙鶴

鶴攀鳳翼

拋梁上調元上應昭機象輔德常依紫極垣洗兵恩

拋銀河浪

拋梁下發政施仁自鯢寡甄陶萬類入洪鈞磨底八
荒開廣厦

伏願上梁之後三辰卽序庶政惟和邦畿符鼎足之
安輔相協棟隆之吉士十四考休誇中令之賢材萬
八千年共祝天皇之聖壽

由續奇賞卷十七

三十一元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十八

序類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書序

穀梁傳序

漢范甯

家語序

漢王子雍

孟子題辭

漢趙岐

叙

漢班固

後漢書注補序

漢劉昭

文思博要序

唐高士廉

四續奇賞卷十八

元和辨謫畧序

唐唐次

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唐柳宗元

注孫子序

唐杜牧

內制集序

宋歐陽修

外制集序

宋歐陽修

譜例序

宋蘇洵

離騷新序

宋晁補之

離騷新序上

宋晁補之

離騷新序下

宋晁補之

變離騷序

宋晁補之

終

穀梁傳序

范甯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葵倫攸攸救逆篡盜者國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因熾而作民俗染化而遷陰陽為之愆度七耀為之盈縮川岳為之崩竭鬼神為之疵厲又厲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天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愆厥行增脩德政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冰所由者漸四夷交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是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亡朱丁設而君臣義下陵上替僭逼理極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孔子觀滄海之橫流乃喟然而嘆曰文王既沒文不在我乎言文王之遺典與之者在已於是就太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脩春秋列系譜於國風齊王德於春秋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也下足以被羣后也外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託三代之化育於八經之幽玄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採輯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褒寵踰華表之贈片言

家語序

王子雍

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諮訪交相對問言語也既而諸弟子各記其所問焉與論語孝經並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爲論語其餘則都集錄之名之曰孔子家語凡所論辯疏判凌歸實自夫子本旨也屬文下辭往往頗有浮說煩而不要者非由七十二子各共敘述首尾加之潤色其材或有優劣故使之然也孔子既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弟子終而大義乖六國之世儒道分散遊說之士各以巧意而爲枝葉孟軻荀卿守其所習

四續奇賞 卷十八

九

當秦昭王時荀卿入秦昭王從之問儒術荀卿以孔子之語及諸國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餘篇與之由此秦悉有焉始皇之世李斯焚書而孔子家語與諸子同列故不見滅高祖克秦悉歛得之皆載於二尺竹簡多有古文字及呂氏專漢取歸藏之其後破誅亡而孔子家語乃散在人間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損其意故使同是事而轉異辭孝景皇帝末年魯恭天下遺書于時京師大夫皆送官得呂氏之所傳孔子家語而與諸國事及七十子辭妄相錯雜不可得知以付掌書與典禮衆篇亂簡合而藏之祕府元封

之時吾仕京師竊懼先人之典籍將遂泯沒於是因諸公卿大夫私以人事集求其副悉得之乃以事類相次撰集爲四十篇又有曾子問禮一篇自別屬曾子問故不復錄其諸弟子書所傳引孔子之言者本不存乎家語亦以自已自有所傳也是以皆不取也將求君子不可不鑑

四續奇賞 卷十八

六

孟子題辭

趙岐

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總謂之孟子其篇目則各自有名。孟子鄉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鄉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爲魯所并。又言邾爲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三桓子孫既以衰微分適他國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初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四續奇賞卷十八片

詩書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強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爲上賢先王大道陵遲黎庶異端並起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衆者非一孟子閑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正塗廢仁義荒怠佞僞馳騁紅紫亂朱於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遊於諸侯思濟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未替進不得佐典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隆風耻沒世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貽後人片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

有見

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弟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三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撥斥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榮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瞻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作者也七十子之喁會集夫子所言以爲論語論語者五經之館第六藝之喉舌也孟子之書則而象之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倉毀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便予不遇哉肯意合詞若此者衆又有外書四篇性善文讀孝經爲正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而託之者也孟子既沒之後大道遂絕逮至亡秦焚滅經術坑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爲諸子故篇籍得不泯

絕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

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

立五經而已訖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

博文孟子長于譬喻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其言曰

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爲得之

矣斯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於

說詩也今諸解者往往據取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

不同孟子以來五百餘載傳之者亦已衆多余生西

京世尋不祚有自來矣少蒙義方訓涉典文知命之

際嬰戚于天遘屯離寔詭性適身經營八紘之內十

四續奇賞卷十八

有餘年心勤形瘵何勤如焉嘗息肩弛擔於濟岱之

間或有溫故知新雅德君子於我劬瘁睠我皓首訪

論稽古勉以大道余困吝之中枋神遐漂靡所濟集

聊欲係志於翰墨得以亂思遺老也惟六籍之學先

覺之士釋而辯之者既已詳矣儒家惟有孟子闡述

微妙緼奧難見宜在條理之科於是乃述已見以證

以經傳爲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指分爲上下凡

十四卷究而言之不敢以當達者施於新學可以當

疑辯惑愚亦未能審於是非後之明者見其違闕儻

班固

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也子文初生弃

於菅中而虎乳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擇故名殺於

擇字子文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爲號秦之滅楚遷晉

代之間因氏焉始皇之末班一避墜於樓煩致馬牛

羊數千羣值漢初定與民無禁當孝惠高后時以財

雄邊出入弋獵旌旗鼓吹年百餘歲以壽終故北方

多以一爲字者一生孺儒爲任俠州郡歌之儒生長

官至上谷守長生回以茂材爲長子令回生況舉孝

廉爲郎積功勞至上河農都尉太司農奏課連最入

四續奇賞卷十八

爲左曹越騎校尉成帝之初女爲使倖致仕就第費

累千金徙昌陵昌陵後罷大臣名家皆占數于長安

況生三子伯旂穉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

伯宜勸學召見宴昵殿容貌甚麗誦說有法拜爲中

常侍時上方鄉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見尚書論語

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既通大義又講義同於許商

遷奉車都尉數年金華之業絕出典王許子弟爲羣

在於綺襦紈袴之間非其好也家本其邊志節抗慨

數求使匈奴河平中單于來朝上使伯持節迎於塞

下會定襄大姓石季羣輩報怨殺追捕吏伯上狀因

光祿大夫

伯素貴年少自請治劇畏其下車作威吏民凍息伯至請問耆老父祖故人有舊恩者迎延滿堂日爲供其執子孫禮郡中益弛諸所實體皆名豪懷恩醉酒共陳伯宜頗攝錄盜賊具言本謀亡匿處伯曰是所望於父師矣廼召屬縣長吏選精進探吏分部收捕及他隱伏旬日盡得郡中震栗咸稱神明歲餘上徵伯伯上書願過故郡上父祖冢有詔太守都尉以下會因召宗族各以親疎加恩施散數百金北州以爲

四續奇賞 卷十八 序

十一

榮長老紀焉道病中屢既至以侍中光祿大夫養病賞賜甚厚數年未能起會許皇后廢班使侍供養東宮進侍者李平爲使行而趙飛燕爲皇后伯遂相焉久之上出過臨候伯伯惶恐起眠事自大將軍薨後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始愛幸出爲微行行則同輿執轡入侍中設宴飲之會及趙婕妤侍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來與幄坐張放屏風畫糾醉踞妃已作長夜之樂上以伯新起數日禮之因傾持盡而問伯糾爲無道至於是處伯對曰書云通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也

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伯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譁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廼喟然嘆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不憚稍自引起更衣因罷出時長信庭林表適使來聞見之後上朝東宮太后泣曰帝間顏色瘦黑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益求其比以輔聖德宜遣富平侯且就國上曰諾車騎將軍王音聞之以風丞相御史奏富平侯罪過上廼出放爲邊都尉後復徵入太后與上書曰前所道尚未效富平侯反復來其能默辱上謝曰請令奉詔是

四續奇賞 卷十八 序

十一

時許商爲少府師丹爲光祿勳上於是引商丹入爲光祿大夫伯遷水衡都尉與兩帥並侍中皆秩中二千石每朝東宮常從及有大政俱使論持於公卿上亦情厭游宴復修經書之業太后甚悅丞相方進復奏富平侯竟就國會伯病卒年三十八上聞之悲惜焉旌博學有俊才左將軍史丹舉賢良方正以對策爲議郎遷諫大夫右曹中郎將與劉向校經書奏事旌以選受詔進讀羣書上器其能賜以祿書之副時書不布自東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諸子書大將軍白不許語在東平王傳旌亦早卒有子曰嗣顯名

當世穉少爲黃門郎中常侍方直自守成帝季年立
定陶王爲太子數遣中允請問近臣穉獨不敢答哀
帝即位出穉爲西河屬國都尉遷廣平相王莽少與
穉兄弟同列友善兄弟而弟畜穉之卒也脩總
麻賻期甚厚平帝即位太后臨朝莽秉政方欲文致
太平使使者分行風俗采頌聲而穉無所上琅邪太
守公孫闔言災害於公府大司空甄豐遣屬馳至兩
郡諷吏民而劾闔空造不祥穉絕嘉應嫉害聖政皆
不道太后曰不宜德美宜與言災害者異罰且後宮
賢家我所哀也闔獨下獄誅穉懼上書陳恩謝罪願

四續奇賞

卷十八

上

歸相印入補延陵園郎太后許焉食故祿終身由是
班氏不顯莽朝亦不罹咎初成帝嘗遣人直詣是
以王音程方進等繩法舉過而劉向杜鄴王章朱雲
之徒肆意犯上故自帝師安昌侯諸舅大將軍兄弟
及公卿大夫後宮外屬史許之家有貴寵者莫不被
文傷祇唯谷永嘗言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
前朝重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戚女寵至極不可
尚矣今之後起人所不饜計倍於前永指以取譏趙
李亦無間云穉生彪彪字叔皮幼與從兄嗣共遊學
家有賜書內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楊子

雲以下莫不造門嗣雖脩儒學然貴老成之術恒生
欲借其書嗣報曰若夫嚴子者絕聖棄智修身保真
清虛澹泊歸之自然獨師友造化而不爲世俗所役
者也魚釣於一壑則萬物不好其志棲遲於一丘則
天下不易其樂不結聖人之罔不驕驕君之何蕩然
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貴也今吾子已貴仁誼
之羈絆繫名聲之轡鎖伏周孔之軌躅馳顏閔之極
摯既繫攀於世務矣何用大道爲自眩曜昔有學步
於邯鄲者曾未得其髣髴又復失其故步遂匍匐而
歸耳恐似此類故不進嗣之行已持論如此叔皮唯

四續奇賞

卷十八

四

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年二十遭王莽敗世祖即位
於冀州時隗囂據壘擁衆招輯英俊而公孫述據蜀
於蜀漢天下雲擾大者連州郡小者據縣邑蓋問彪
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廼定其
抑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
也願先生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異昔周立爵五
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強大故其末流有從橫
之事其勢然也漢家承秦之制並立郡縣上有專已
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
國嗣三絕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故王氏之貴輕擅朝

廷能竊號位而不根於民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外內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而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城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豎觀四方求民之莫令民皆謳吟思漢鄉仰劉氏已可知矣師曰先生言周漢之執可也至於但見愚民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疏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持之時民復知漢乎既感詔言又愍狂狡之不息適著王命論以救時難知隗囂終不寤迺避堅於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嘉其美德訪問焉舉茂材為徐令

四續奇賞 卷十八 序

以病去官後數應三公之召仕不為祿所知不合學不為人傳而不俗言不為華述而不作有子曰固弱冠而孤作幽通之賦以致命遂志固以為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舜之感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故曰雖賈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也漢紹堯運以建帝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本厠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纂前記綴輯所聞以述漢書起元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計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為春秋

考記表志傳凡百篇

四續奇賞 卷十八 序

上

後漢書註補志

臣昭

臣昭曰晉司馬遷作史記爰建八書班固因廣是曰十志天人經緯帝政絃維區分源與開郭著述創藏山之秘實肇刊石之遐貫誠有志於春秋亦自敏於改作至乎永平執簡東觀紀傳雖顯書志未聞推檢舊紀先有地理張衡欲存炳發未有成功靈憲精遠天文已煥自蔡邕大弘鳴條寔多紹宣協妙元卓律曆已詳承洽伯始禮儀克舉郊廟社稷祭祀該明輪駟冠章車服瞻列於是應譙繼其業董巴襲其軌司馬續書總爲八志律曆之篇仍乎洪邑所備車服之四續奇賞卷十八序

本叩依董蔡所立儀祀得於往制百官就乎後漢籍據前脩以濟一家者也王者之要國典之重氣志畧備可得而知矣既接繼班書通其流貫體其淵源雖難喻等序後書約有傷懸越後之名史弗能隨意叔駿之書是謂十典矜後殺青竟亦不成二子平業俱稱麗富華輦亂亡典則借泯雅言達義於是俱絕流俗因循尤解功創時改見句非更習止加文藝以漸前乘流善品自近錄初平不其自焚焚喪塵消煙滅焉識其限借南晉之新虛爲東漢之故實是以學者亦無取焉茫曄後漢良史誠跨衆氏序或未周

遂全關國史鴻曠須寄勤開天才富而猶俟改具

若草昧厥始無相憑據窮其身世少能已畢遷有承考之言固深資父之力太初以前班固馬史十志所因寔多往制升入校部出二十載續志昭表以助其間成父述者夫何易哉況曄思雜風塵心撓成毀弗克員就豈以茲乎夫辭潤婉瞻可得起改覈求見事必應爲蠲故序如所論備精典奪及語入志頗象其美雖出板前羣歸相沿也又尋本書當作禮樂志其天文五行百官車服爲名則同此外諸篇不若紀傳律歷郡國必依往式曄遺書自序應徧作諸志前漢四續奇賞卷十八序

有者悉欲備製卷中發論以正得失書雖未竟其大旨也層臺雲構所缺過乎懷綽爲山雲高不終歸乎一壘盤絕斯作吁可痛哉徒懷續緝理應約是述借舊志注以補之俟兄寡陋匪同博遠及其所補微得論列分爲三十卷以合范史求於齊工孰曰之類比茲闕恨虞賢乎已昔信先生補子長之制少馬氏接孟堅之不畢相成之義古有之矣引證又何猜焉而歲代逾遠立言灑散義有廣求一閱未覩非鈔律之妙素拙校讐參曆算之微有慙證辨星候秘阻圖緯藏嚴是須甄明每用疑畧時或有見頗邀傍遇

非覽正部事乖詳密今令行禁止此書外絕其有疏漏諒不足謂

文思博要序

高士廉

伏以
文思博
要序

大矣哉文籍之盛也。範圍天地幽贊神明用之邦國。則百官以又用之鄉人。則萬姓以察非松喬而對振。古堦戶牖而親遐方。故先王以之建極聖人。以之設教師。範百代。彌綸四海。是以刊之金石。與天壤而相弊。書之竹素。與日月而俱懸。者莫尚於此。爰自卦起。龍圖文成。鳥篆墳典。開其緒。丘索導其流。虞夏之書。猶旭日之始旦。殷商之誥。若獲寶之為山。及曲阜佐周。攝政踐祚。而又闕里自衛。將聖多能。損益禮樂。極乎天而蟠乎地。祖述堯舜。繫星辰而振河海。郁郁焉。四續奇賞 卷十八 序

破王風於九合。開閭焉。關儒門於百代。既而雅道雖廢。學者未衰。挾冊如林。遂偶縱橫之運。懷經成市。依陽抗焚之災。下土怨咨。上天迴鑒。咸洛基命。懸賞而崇儒。衡曹馬御紀。疏爵而啓膠庠。人拾青紫。家握鉛素。求古文於孔壁。專門者重闢。收竹書於汲冢。異說者無遺。遂乎有陷矢御辟。函號送符。並置於別。棘延閣。殫於煢。蠶孟堅九流。與川瀆而俱竭。五度四部。隨岳敦而分崩。淹中許下。博古恰聞之。牛馬於散矣。蘭臺藏室。金簡玉牘之文。咸幾逸矣。皇帝御曆。靈命俯叶萌心。智周乾坤之表。道濟宇宙之外。操參伐而清

天步橫崑海而紐地維繫弓矢於靈臺執贊者為國
張禮樂於大室受職者百神蒼旻降祥陰黎視濯置
成均之職劉董與馬鄭風馳開崇文之館揚旂與清
江霧集縉紳先生聚靈簡於內輅軒使者採遺象於
外刊正分其朱紫繕寫均於丘山外史所未錄既盈
太常之藏中經所不載盛積秘室之所此夫軒皇宛
委穆清羽陵炎漢之廣內有晉之秘閣何異乎牛宮
之水爭浮天於谷王蟻蛭之林競拂日於若木也帝
聽朝之暇屬意斯文精義窮神微言探賾紆樓船於
學海獲十城之珍駐為益於翰林奪三珠之寶以為
四續奇賞

卷十八

三十一

觀書貴要則十家並馳觀要貴博則七略殊致自非
惚質文而分其流混古今而具其轍則萬物紛衆可
以同類千里雖遙可以同聲然則觀之皇鑒登巨川
之濫觴梁之遍略標崇山之增輝歲月茲多論途
廣類苑耕錄齊王快而並馳要略御覽揚金鑑而
路雖草創之指義在廉也而編錄之內猶多遺闕並
未能絕雲而負蒼天杜鵑羅之用汲水而縱溟海息
鉤餌之心帝乃親索聖情神留玄覽重權衡以正其
失定準繩以矯其違頓天網於蓬萊綱目自舉馳雲
車於策府轍跡可尋述作之義坦然筆削之規大備

進尚書右僕射申國公士廉特進鄭國公魏徵中
書令駙馬都尉德安郡公楊師道兼中書侍郎江陵
縣子岑文本中散大夫守尚書禮部侍郎顏相時中
散大夫守國子司業朱子奢給事中許敬宗朝散大
夫守國子博士劉伯莊朝散大夫行太常博士呂才
秘書丞房玄齡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馬嘉運朝散
大夫行起居舍人褚遂良朝議郎守晉王友姚思聰
太子舍人司馬宅相秘書郎宋正時龍細素則一字
必包舉殘缺則片言靡棄而有檢簡而不失同茲萬
頃騰時自分譬彼百川派流無壅討論歷載琢磨云
西續奇賞

卷十八

三十一

畢勒成一家名文思博要一百二十帙一千二百卷
并目錄一十二卷義出六經事兼百氏充帝王之則
神聖賢之訓天地之道備矣人神之際在焉昭昭若
日月代明於下土顯顯若星辰錯行於躔次斯固墳
素之苑囿文章之江海也是為國者尚其道德為家
者尚其愛通緯文者尚其博諒足以仰觀千古同義
文之文彖俯觀有王軼姬孔之禮樂豈止刻石漢京
懸金秦中比丘明之作傳作子長之著書而已哉

元和辨謗略序

唐次

唐開乾坤定而上下分矣至於播四時之候達萬物之宜在驗乎妖祥之二氣祥氣降則爲豐爲茂妖氣降則爲沴爲灾君臣立而卑高辨矣至於處神明之賔詢獻納之辭存審乎邪正之二說正言勝則爲忠爲謹邪言勝則爲讒爲諛故詩云斐兮斐兮成是貝錦刺其組織之甚巧也詩曰邪從敗良田讓口亂善人惡其參言之實政也蓋謂似信而詐似忠而非便使可以動心捷捷可以亂聽豈止鵲鳩彫卉惹致惑珠者哉況立國立家自中祖外道偏則刑罰不中讒四續奇賞卷大序

四續奇賞卷大序

三三

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柳宗元

傳曰詩書執禮禮不執則不行自開元制禮大臣諱避去國輒幸而由陵之禮遂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內事之說而大典闕焉由是累聖山陵皆據拾殘缺附比倫類已乃斥去其後莫能徵永貞元和間天禍仍遺自崇陵至于豐陵不能周歲司空杜公由太常相天下連爲禮儀使擇其僚以備損益於是河東裴瑒以太常丞隴西辛秘以博士用焉內之則攢塗秘器象物之宜外之則復土因山之制上則顧命典策與文物以授萬國下則制服節文頒憲以示四方由其肅恭無不備具包并總統千載之銘縮羅絡旁午百氏之異同搜揚翦截而畢得其中心而闕決而不悖於事議者以爲司空得其人而邦典不墜裴氏乃悉取其所用定及奏復於上辨列於下聯百執事之儀以爲崇豐二陵集禮藏於太常書閣君子以爲愛禮而近古焉昔韋孟以詩禮傳楚而郊廟之制卒正於玄成鄭玄以箋注師漢而禘代之儀卒集於小同賈誼以經術起而嘉最好學盧植以儒學用而議爲祭法舊史咸以爲榮今裴氏太尉公以禮匡義副侍中公以禮儀封禪利部公以禮成大事大理

四續奇賞卷大序

三四

公以禮輔東宮而璿也以禮奉二陵又能成書以充其闕其爲愛禮近古也源遠乎哉璿字豐叔其伯仲咸以文學顯於世大理之兄正平節公以儀範成家通以文雅經邦政令相國邵公其宗子也邵公以孝友勤勞揚于家邦遊其門者聞韶謨入其廟如至鄒魯恩溢乎九族禮儀於他門則豐叔之習禮也其出於孝悌歟由於家而達於邦國其榮於史氏也果矣

內制集序

歐陽修

昔錢思公嘗以謂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可雜以他才處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思公自言爲此語頗取怒於達官然亦自負以爲至論今學士所作文書多矣至於書詞齋文必用老子浮圖之說祈禳秘祝往往近於家人里巷之事而制詔服便於室宣常拘以世俗所謂四六之文其類多如此然則果可謂之文章者歟予在翰林六年中間進拜二三大臣皆適不當直而天下無事四夷和好兵革不用凡朝廷之文所以指麾號令訓戒約束自非因事無以發

明矧予中年早衰意思零落以非工之作又無所遇以發焉其屑屑應制拘牽常格卑弱不振予亦也然今文士尤以翰林爲榮選予既罷職院吏取予直草以目次之得四百餘篇因不忍棄況其自朝廷出及宮禁下曾蒙夷海外事無不載而時政記日曆與起居即舍人有可學而不記未必不有取於斯焉嗚呼予且老矣方買田淮潁之間若夫涼竹簾之暑風簾手簾之冬日雖餘支枕念昔平生仕宦出處顧瞻玉堂如在天上因覽遺墨見其所載職官名氏以爲其人盛衰先後孰在孰亡足以知榮寵爲虛名而

資笑談之一疎也亦因以誇於田夫野老而已

因續奇賞卷六

二十八

外制集序

歐陽修

慶曆三年春丞相呂夷簡病不能朝上既更用人臣
銳意天下事始用諫官御史疏追還夏竦制書既而
召韓琦范仲淹於陝西又除富弼樞密副使弼仲淹
琦皆惶恐頓首辭讓至五六不已手詔趣琦等就道
甚急而弼方且入求對以辭不得見還中貴人趣送
閣門使即受命嗚呼觀琦等之所以讓上之所以用
琦等者可謂聖賢相遭萬世一遇而君臣之際何其
盛也於是時天下之士孰不弱爲材邪顧予何人亦
與其選夏四月召自涓臺入諫院冬十二月拜右正
四續奇賞卷六

言知制誥是時夏人雖數請命而西師尚未解嚴京
東累歲盜賊最後王倫暴起沂州轉劫江汴之間而
張海郭貌山等亦起商鄧以驚京西州縣之吏多不
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慨然勸農桑興學校破去前
例以不次用人哀民之困而欲除其蠹吏知磨勘法
久之弊而思別材不肯以進賢能患百職之不修而
中行賞罰之信蓋故修法度矣予時雖掌品命猶在
諫職常得奏事殿中從容盡聞天子所以更張庶事
憂閭元元而勞心求治之意退得載于制書以諷曉
訓勅在位者然予方與修祖宗故事又修起居注又

修編勅日與同舍論議治文書所省不一而除目所
下率不一二時已迫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
字以盡導天子難諭之意而復詰命於三代之文嗟
夫學者文章見用于世鮮矣况得施於朝廷而又遭
人主致治之盛若修之鄙使竭其什酒恐不稱而况
不能專一其職此予所以常遺恨於斯文也明年秋
子出爲河北轉運使又明年春惜知成德軍事事少
間發齋所作制草而閱之雖不能盡載明天子之意
於其所述百得一二足以章示後世蓋王者之訓在
焉皆以予文之鄙而廢也於是錄之爲三卷予自直
四續奇賞 卷十八 序

閣下係直八十始滿不數日奉使河東是卽以來河
北故其所作纔一百五十餘篇云

譜例序

蘇洵

古者諸侯世國卿大夫世家死者有廟生者有宗以
相次也是以百世而不相忘此非獨賢士大夫尊祖
而貴宗蓋其昭穆存乎其廟遷毀之主存乎其太祖
之室其族人相與爲服死喪嫁娶相告而不絕則其
勢將自至於不忘也自秦漢以來仕者不世然其賢
人君子猶能識其先人或至百世而不絕無廟無宗
而祖宗不忘宗族不散其勢宜亡而獨存則由有譜
之力蓋自唐衰譜牒廢絕士大夫不講而世人不載
於是乎由賤而貴者恥言其先由貧而富者不錄其
祖而譜遂太廢昔者洵嘗自先子之日而咨考焉由
今而上得五世由五世而上得一世一世之上失其
次而其本出於趙郡之蘇氏以爲蘇氏族譜他日歐
陽公見而歎曰吾嘗爲之矣出而觀之有異法焉曰
是不可使獨吾二人爲之將天下舉不可無也洵于
是又爲大宗譜法以盡譜之變而并載歐陽氏之譜
以爲譜例附以歐陽公題劉氏碑後之文以告當世
之君子蓋將有從焉者

四續奇賞 卷十八 序

三十一 宋

離騷新序

晁補之

先王之盛時，四詩各得其所。王道衰而變，風變雅作，猶曰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舊俗之亡，惟其事變也。故詩人傷今而思古，情見乎辭，猶詩之風雅而既變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然則變風變雅之時，王迹未熄，詩雖變而未亡。詩亡而後離騷之辭作，非徒區區之楚事不足道而去王迹遠矣。一人之作，奚取於此也？蓋詩之所嗟，歎極傷於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而人倫之廢，利政之苛，孰甚於屈原時邪？固無人原以忠放欲返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一篇

四續奇賞

卷八

三

至

之中三致志焉。與夫三宿而後出，盡於心，猶以為速者何異哉？世衰天下皆不知止乎禮義，故君得臣如大馬，則臣視君如國人，而原一人焉。彼譏且放而不忍去其辭，止乎禮義可知。則是詩雖亡，至原而不亡矣。使後之為人臣，不得於君而熱中者，猶不懈乎愛君如此，是原有力於詩亡之後也。此離騷所以取於君子也。離騷遭變也，終宴且貧，莫知我艱，北門之志也。何辜於天，我罪伊何？小弁之情也。以閭閻六經之教於詩，最近故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非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其義然也。又班固

四續奇賞

卷八

三

至

已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各殊，其合德一也。司馬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比亦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謂猶騷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固善推本知之賦，與詩同出，與遷意類也。然則相如始為漢賦，與雄皆祖原之步驟，而獨雄以其靡麗悔之，至其不失雅，亦不能廢也。自風雅變而為離騷，離騷變而為賦，譬註有沔乾肉為脯，謂義不出於此時，異然也。傳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故懷沙言賦，摘頌言頌，九歌言歌，天問言問，問皆詩也。離騷備之矣。

離騷新序

楚辭之

劉向離騷楚辭十六卷王逸傳之按八卷皆屈原遭憂所作故首篇曰離騷經後篇皆曰離騷餘皆曰楚辭天聖中有陳說之者第其篇然或不次序今遷遠遊九章次離騷經在九歌上以原自敘其意近離騷經也而九歌天問乃原既放攬楚辭廟鬼神之事以摭憤者故遷於下卜居漁父其自敘之餘意也故又次之大招古與疑原作非景差辭沈淵不返不可如何也故以終焉為楚辭十八卷九辨招魂皆宋玉作或曰九辨原作其聲浮矣惜乎弘深亦類原辭或以內續奇賞卷十八

為賈誼作蓋近之東方朔嚴忌皆漢武帝廷臣淮南小山之辭不當先列忌王褒漢宣帝時人皆後淮南小山至劉向最後作故其次序如此此皆西漢以前文也以為楚辭下八卷凡十六卷因自之舊錄云然漢書至屈原賦二十五篇今起離騷經遠遊天問卜居漁父大招而六章章九歌又十八則原賦存者二十四篇耳并國穆禮詩有九歌之外為十一則溢而為二十六篇不知國穆禮魂何以系九歌之後又不可合十一以為九若溢而為二十六則又不知其一篇當損益者何等也惜乎盡敘原意末云鸞鳳之高

今見盛德而後下與賈誼乎屈原文云鸞鳳翔於十仞兮覽德輝焉卜之斷章趣同將謂傲之也抑固二十五篇之一未可知也然則司馬遷以離騷附原亦由其文義相近後世必能辯之王逸東漢人最愛楚辭然九思視向以前所作相闕矣又十七卷非舊錄特相傳久不敢廢故遷以附續楚辭上十卷之終而其下十卷自唐韓愈始為離騷人不讀久文辭闕難知王逸云武帝使淮南王安作章句至章帝時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亦作章句其十五卷闕而不說今臣作十六卷章句然則安與固逵訓釋獨內續奇賞卷十八

離騷經一篇不知固逵所改易者何事今觀離騷經訓釋大較與上十卷義同或淺陋非其本意故頻刪而存之而錄司馬遷史記屈原傳意以當離騷序云

變離騷序

昆陽之

補之既集續楚辭二十卷又集變離騷二十卷或
果異乎抑屈原之作曰離騷餘皆曰楚辭矣今楚人
又變而迺始曰變離騷何哉又揚雄爲反離騷反與
變果異乎曰反離騷非反也合也蓋原死知原惟雄
雄怪原文過相如至不容而死悲其文未嘗下流涕
也以謂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則龍蛇遇不遇命也
何必謂身哉乃作書往往據其文而反之雖然非反
其神意不改此度也反其不足以死而死也則是離
騷之義待反離騷而益明何者原惟不爲其子而從
四續奇賞 卷十八 三十九

比干故君子悼諸不然與日月爭光矣雄又旁離騷
作廣騷旁惜誦而下作畔牢愁雄誠與原異既反之
何爲復旁之又變離騷以其類而取故不可以言反
而謂之變若荀卿非蹈原者以其後原皆楚臣遭讒
爲賦以風故取其七篇列之卷首類離騷而少變也
又嘗試自原而上拾三百篇求諸書禮春秋他經如
五子之歌理首之由然則積而釐有佳佩玉章兮
吾無所系之所招之情情兮分風兮他如此者甚多
咸古詩風刺所起戰國詩風矣至原而復興則刻
國之風雅始盡合而爲離騷是以由漢而下賦皆祖

屈原然宋玉親原弟子高唐既靡不足於風大言小
言義無所宿至登徒子靡甚矣特以其楚人作故繁
荀卿七篇之後瓠子之歌有憂民意故在相如揚雄
上而子虛上林井泉羽獵之作賦之淵衍于是乎極
然皆不若其太人反離騷之高妙猶終歸之於正義
過高唐但論其世故繫高唐後至于京都山海宮殿
鳥獸笙簫衆器指事名物之作不專於古詩側隱規
誨故不錄李夫人賦長門賦皆非義理之正然辭渾
麗不可并曹植賦最多要無一篇逮漢者賦卑弱自
植始錄其洛神賦九愁九詠等并錄王粲登樓賦以
四續奇賞 卷十八 三十九

見魏之文如此陸機陸雲有盛名顧不足於植繁摘
其義差近者存之思遊有意乎幽通而下恨其流益
遠矣然晉人喜清談而擊虞此作庶幾有爲而言致
足嘉者也鮑昭長於文辭故其蕪城作獨出宋世又
以劉琨事諷劉琨有心哉於此者江淹則寡而文麗
又梁文益卑弱然猶蒙虎之皮尚區區八步趨也
唐李白詩文最號不襲前人而鳴卑一篇言尾楚辭
也未云雜聚詩以爭食鳳孤飛而無隣嬈嬈衣錦西
施負薪辭不影而指類唐人知楚辭者少誤以爲詩
云王維生韓柳前纔數十言雖淺鮮未足與言義

卷十八

低昂宛轉，頗有楚人之態矣。元結振奇自成一家要
 曰：群言之異味，亦可貴也。顧况文不多約而可觀，問
 大鈞理勝，招非客詞勝。阿房宮云：亦使後人而復哀
 後人，皆唐賦之不可廢者也。皮日休九諷專效離騷
 其反招魂，斬斷如影守形，然非也。竟離去盡者，謹毛
 而失貌，嗚呼離騷自此散矣。故不錄以迄本朝名世
 之作，多已載續楚辭中。今所錄賦及文標或宏傑自
 出新意，乍合乍離，亦足以知古文之屢變。至末而復
 起云：或大意述此，或一言似之，要不必同。同出於變
 故，皆以附變離騷。若謂之變楚辭乎，則楚辭已非離
 騷。楚辭又變則無離騷矣。後無以復知此始於屈平
 矣。惠夫愈遠而述其源，若服盡然為之系其姓於祖
 故正名以有之。

四續奇賞 卷十八

四十一

變離騷序下

晁補之

詩亡春秋又微，而百家遂起。七國時楊墨申韓淳
 尾騶衍騷興之徒，各以其說亂天下。於時大儒孟荀
 實羽翼六經于其將殘，而二儒相去百有餘年，中間
 獨屈原履正著書不流邪說，蓋嘗謂原有力于詩亡
 春秋之微，故因集續楚辭變離騷而獨推原與孟子
 先後以貴重原于禮義欲絕之時，又變離騷起荀子
 俛詩成相篇故并以其時考之，知原雖不純乎孟荀
 于其中間非異端也。孟子與梁惠王齊宣王魯平公
 同時而司馬遷史記表問何以利吾國，蓋梁惠王之
 四續奇賞 卷十八
 三十五年也。是歲齊宣王之七年，楚威王之四年，後
 七年而楚懷王始立，立三十年而原諫王無入秦，卒
 入秦死。襄王初年而遷原，原遷九年而楚威王推
 而上之去梁惠王問利國與齊宣王七年時蓋四十
 七年矣。而魯平公元年則楚懷王之十五年也。若孟
 子見平公在其初年，則至原遷之九年蓋二十四年
 矣。其十公末年乎，則與原諫懷王之時蓋並矣。離史
 記不言孟子見宣王之年，以其時考之，遠者蓋四十
 七年，近者二十四年。又其近者同時也。孟子見梁惠
 王乃在楚威王時，惠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于

更孟子已老矣。而原不及事威王。故孟子與原接而
 原後于孟子。又史記荀卿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齊
 襄王時荀卿最爲老師。而劉向敘荀子云。齊宣王時
 聚學士於稷下。荀卿十五始來游學。至襄王時最爲
 老師。按宣王五十九年卒。至襄王元年四十二年矣。
 而稷下之學。乃在孟子淳于髡時。使荀卿游學時已
 年五十。願與孟子並安得至襄王而尚存哉。故劉向
 云十五始來游學。而老爲襄王師。是也。楚頃襄王遷
 屈原。原遷九年。無幾何亦死矣。又五年齊襄王始立。
 計原之死。卿尚幼也。至楚考烈王立二十五年而李
 園殺春申君。荀卿始廢。自此推而上之。至原之死。將
 五十餘年矣。故原與荀卿長。而荀卿長於原。又孟子
 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足。滄浪之水
 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清斯濯足。濁斯濯足。自
 之也。而原辭曰。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曰。滄
 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
 足。遂去不復與言。則原此歌。蓋洪孟子事也。漁父篇
 曰。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
 受物之汶汶者乎。而荀子不苟篇曰。故新浴者振其
 衣。新沐者彈其冠。其能足以已之。惟能愛人之域。咸

國朝奇賞 卷十八 雜考

四十一



國朝奇賞 卷十八 雜考

四十二

江充禍國。宗元馬錫誠邪。不至于爲躬躬之辭錄。則
 凡不至于爲躬躬而辭錄者。皆錄躬之意也。洪蕩秦唐
 掃晴然。頗因其法制。文物爲國。猶爾以治易。亂不可
 以皆廢也。况言語趨操。異世之習哉。以狐父之人。爲
 盜。因以食爲盜。而嘔之。皆人以謂此失名實者也。是
 乃續楚辭變離騷。所以無疑於取此雜者也。
 文甚佳。然以柳劉比原。以息夫躬形柳劉。俱無
 涉。嗟乎。立言難。

續楚辭序

晁補之

詩亡而春秋作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書王也以其無王也存王制以懼夫亂臣賊子之無誅者也。以迄周亡至戰國時無詩無春秋矣而孟子之教又未與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者諱不待言不聽則怒悻悻然去君又極之於其所往君臣之道微寇敵方興而原一人焉以不獲乎上而不怨猶賸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而望其改也夫豈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耳則原之敬王何異孟子其終不我還也於是原自沉與夫去君事君朝楚而暮秦行若大塊者比謂原雖與四續奇賞卷十八

卷十八

號序

四

宋

日月爭光可也。曾過乎哉然則不獨詩至原於春秋之微亂臣賊子之無誅者原力猶能懼之而揚雄以謂何必沉江原惟可以無死行過乎恭使原不得則龍蛇雖歸潔其身而離騷亦不大耀則世是所以賢原者亦由其忠死故其言至今不廢也而後世奈何獨竊取其辭以自名不自知其志不類而無愧而續楚辭變離騷亦奈何徒以其辭之似而取之曰詩非皆聖賢作也拾周公尹吉甫什山甫諸大夫君子則羈臣寡婦寺人賤者桑濮淫介之辭顧亦與猗那清廟金石之奏俱采而并傳何足疑哉且世所以疑

此者不以夫後之愧原者衆哉。而荀卿賈誼劉向揚雄韓愈又非愧原者也。以迄於本朝名世君子尚多有之姑以其辭類出於此故參取焉然則亦有其行不足於原而取之者猶三百篇之雜而不可廢漢息夫躬爲姦利以憂死若絕命辭辭甚高使躬之不肯不傳而獨其絕命辭傳則譬猶此毋言之爲賢母言因無罪也柳宗元劉禹錫皆善屬文而朋邪得廢韓愈薄之王文公曰吾觀八司馬言天下之奇才也一爲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今爲君子者羞道而喜攻之然八人者旣困矣往往能自強名卒不廢四續奇賞卷廿八

卷廿八

號序

四

宋

而所謂欲爲君子者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別於小人者少復何議於彼哉王公世大儒其學自韓愈已下不論雖要不成人之惡至奇宗元輩而想知其愛人憂國志念深矣而士之一切于私者自好而陰從利微一時之顯無禍而老者皆是也於王之言可遂不戒而視八司馬不反忤乎禹錫不暇議宗元之才蓋韓愈比愈薄而惜之類其論議出入經史自于踴厲風發而謂其少年勇於爲人不自省使在臺省時已能持身如其斥時亦自不斥愈於宗元懇懇亦知夫才難與王之意無異也抑息夫躬類

離騷新序下

晁補之

司馬遷作史記堯舜三代本紀孔子世家所引尚書論語事頗變其文字訓詁至左氏國語則遷所筆削惟意遷欲自成一家言故加隱括而不嫌也雖然遷追琢傳記之辭可也而變尚書論語文字不可也補之事先朝為著作郎上卽位備太史氏古文國書得損益之况傳記乎離騷經始漢淮南王安寫傳按隨志傳亡舊有班固敘贊二篇王逸序一篇梁劉勰序一篇而王逸云班固賈逵改易並疑則固此序或當時作者也然頗詆原狂狷隨其不合者逸高原義每

四十六

四十六

之禍夫荀息何獻公之邪心以死其爲忠也汙矣惟其死不緣利故君子猶進之而原乃以正諫不獲而捐軀方息之汙則原與日月爭光可也非過言也周又以謂原露才揚己競於危國群小之中是乃上官大夫靳尚之徒所以誣原伐其功謂非我莫能爲者也固奈何亦信之原惟不競故及此司馬遷悲之曰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而固方且非其怨刺懷襄椒蘭原誠不忘以義劇上而固儒者奈何亦如高叟之爲詩哉又王逸稱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謂原風諫者不如此之斥逸論近

四十七

四十七

四十七

總云士女雜坐，酒不廢，荒淫之意也。是總以招魂為原作，誤矣。然大招亦說粉黛黑清，聲凍飲，總以此為荒淫，則失原之意。逾遠，原固曰：世皆濁，我獨清。豈誠樂此濁哉？哀已之竟，離散而不可復也。故稱楚國之美，矯以其沉酣汙泥之樂。若可樂者，而招之，然卒不可復也。於是馬不失正，以死而已矣。嗚呼！總安知離騷哉？抑固漢書稱大儒孫卿亦離騷作賦，與原皆有古詩惻隱之意，而此序乃專攻原不類，疑此或賈遠語，故王逸言班賈以為露才揚己，不專指班，然亦不可辨也。

四續奇賞 卷十八

序

四十八

終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十九

古吳陳仁錫明卿

序類

書序

何龍圖奏議序

宋晁補之

續後漢書序

元郝經

正統八例序

元楊奐

國統離合表序

元姚燧

胡氏律論序

元熊朋來

書後

四續奇賞 卷十九

一

題燕太子丹傳後

唐李邕

跋廖明略能賦堂記後

宋晁補之

跋李遵易画魚圖後

宋晁補之

跋蘭亭叙

宋晁補之

書王蠲事後

宋晁補之

書毋丘震後

宋晁補之

書陳唐父遺愛事後

宋晁補之

跋顏魯公書後

宋晁補之

書通鑑後

宋陸游

書賈充傳後

宋陸游

跋吳氏社倉書樓詩文後 宋陸游

書郭崇韜傳後 宋陸游

韓氏族譜引 宋蘇洵

四續奇賞 卷十九

又

何龍圖奏議序代李侍郎作 晁補之

某嘗論天欲平治天下其勢有不期而自合者三始
興之主不以兵革本於得人心以得天下故天為之
開其統使宏且遠而其後世子孫出而承之者必恭
儉愛人其德之流行亦洽故為之培其基使遠且固
此二者皆天也又世常忽於無難無與佐之孰成而
康故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夫王者將有為而士
之生於其國者多此亦非人之所能為也有以開之
有以培之與夫宰相之以士然皆非人之所能為故
曰天欲平治天下其勢有不期而自合者三何以言
四續奇賞 卷十九 甲

之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堯舜不可及也
而湯有慙意禹不以兵革稱八年於外用其力者勤
矣而太祖皇帝不馳一馬不遺一矢雍容達節而有
天下天下奔走而稱臣五國稽顙而下吏其受命配
禹而用力寡由湯以來未有太祖之武也天固開之
矣漢高祖以馬上取之至老於馬上而不得休息
有諸呂謀而之禍而後文景起而施其澤兩世
僅得休息於無為而仁宗皇帝席祖宗優游之
之百年無大變故乃身服恭儉以振德之又四十
年其守成比文景而施澤久由漢以來未有仁宗

仁也。天固培之矣。方是時人君虛已於上而羣臣進各自明於下。君臣有慶譽而下並受其福。風俗醇厚。君子多而小人少。蓋若董仲舒所言詩人美之爲作。上天佑之爲生。賢佐者嗚呼豈人力也哉。其一時將相文武光明碩大之材。左右論思直諫多聞之士。不可勝數。而何公名其間。公爲御史諫官。至列侍從。終始一節。知無不言。近古之遺直者。其所爲奏議二百餘篇。爲二十卷。其言安危治亂之至數。弛張取舍之要務。與其尤深切世病者。當時略已施行。其誠心出於憂國愛君。簡易而通。非若世之無得於其中而

四續奇賞

卷十九

三

吳季札則天人之際固可見矣。某嘗爲和川令。會天子詔天下言士。而公以天章閣待制使河東。遽取其文上之。幸以是知名。今位政府。於公爲門下士。故其子某以公遺藁求序而不得辭。公名郊字聖從。某州某縣人。仕至某官云。

四續奇賞

卷十九

四

續後漢書序

郝經

虞建安末曹氏廢漢自立稱魏孫氏據江左併號稱吳昭烈以宗子繼漢即位於蜀討賊恢復卒莫能一而入于晉晉平陽侯相陳壽故漢吏也漢亡仕晉作三國志以曹氏繼漢而不與昭烈稱之曰蜀鄙為偏霸僭偽於是統體不正大義不明紊其綱維故稱號論議皆失其正哀帝時榮陽太守習鑿齒著漢晉春秋謂三國蜀以宗室為正魏雖受漢禪晉尚為篡蜀平而漢始亡止疏請魏繼漢以正統體不川宋元嘉中文帝詔中書侍郎裴松之采三國異同凡數十

四續奇賞

卷十九

五元

二漢三國晉書遂作正史以裴註之異同通鑑之去取綱目之義例參攷川定歸于詳實以昭烈纂承漢統魏吳為僭偽十三年冬十月書成年表一卷帝紀二卷列傳七十九卷錄八卷共九十卷號曰續後漢書奮昭烈之幽光揭孔明之盛心祛操丕之鬼域破懿昭之城府明道術關異端辨姦邪表風節甄義烈核正偽曲折隱奧傳之義理微之典則而原於道德推本六經之初直補三史之後千載之蔽一旦廓然矣古之為書大抵聖賢道否發憤而作屈平離騷馬遷史記皆是也然皆曖昧一時流光百世故韓愈請

四續奇賞

卷十九

六元

以彼校此孰得孰失今抑幽之極而集是書蓋亦古人之志也

正統八例總序

楊 奐

嗚呼正統之說禍天下後世甚矣恨其說不出乎孔孟之前得以滋蔓瀰漫而莫知翦遏也通古今考之既不以逆取為嫌而又以世系土地為之重其正乎後之逆取而不憚者陸賈之說唱之莽操祖而誨之也不口予有慙德不曰武未盡善也以湯武之順天應人而猶以為未足況爾耶以世系言則禹湯文武與桀紂幽厲並矣不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賊賊賊之人謂之一夫而容並之以土地言則秦之滅六國晉之平吳隋之平陳符秦之窺伺梁魏周齊之文事不息者所激也不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其德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之七十里文王之百里以王道為正也王道之所在正統之所在也下然使創者不順其始守者不順其終抑有以濟夫大主奸人喜功之慾必至糜爛其民而後已其為禍可勝言耶是以矯諸儒之曲說懲歷代之行事蔽以一言總為八例曰傳曰衰曰復曰興曰墮曰絕曰歸執此得若帝肇而後陶唐氏得之夏殷絕而湯武得之是以秦隋而始年必書曰得何也庶幾乎令其後也夫見其甚而絕之極也見其甚而不絕亦私

四續奇賞 卷九 序

七 元

也一世而得再世而傳周也武德貞觀之事既書高祖曰得繼之曰太宗得之何也原其心也其心如之何謂我之功也功著矣奪嫡之罪其能掩乎而曰傳者誠也悲夫度化之兵未洗靈武之號又建唐之不正習亂空然是故君子惜之此變例之一也孰為傳曰堯而舜舜而禹禹而後啓周之成康之類是也曰衰者何如周道衰於幽厲漢政衰於元成之類是也曰復者何如少康之布德太甲之思庸宣王之脩明文武之功之類是也晉惠中宗則異於是所謂反正者也故附見之此蔣父之論也惠帝既復而奪之何也各其為賈后所制至廢其子以成中外之亂德之不剛也德之不剛君道失矣猶中宗改號而韋后與政使武氏之燼復者也曰興者何存之之謂也有必當興者有不得不興者昭烈帝室之胄卒續漢祀必當興者也晉之武帝元魏之孝文不得不興者也昭烈進魏其存乎曰莽操之惡均却莽而納操誠何心哉蓋魏雖晉陳壽不足責也而曰不取於漢取於魏盜之手其獎篡乎魏晉而下訖於梁陳狃于篡弒若有成約今日為公為相國明日進爵而王矣今日求九錫明日加天子冕旒稍警蹕矣今日僭即皇帝位

四續奇賞 卷九 序

八 元

四續奇賞 卷九 元

九一元

降其君爲王爲公明日害之而臨于朝堂矣吁出乎
爾者反乎爾其亦弗思矣乎史則書之受禪先儒則
曰曰正統訓也哉曰晉不以爲得者何斥其懷魏也
斥而與之何也順生順逆生逆天也天之所假能廢
之哉曰後乎此者不得與斯何也惡之也何惡之惡
其長亂也不然亂臣賊子曷時而已乎公羊曰錄內
而畧外舍劉宋取元魏何也痛諸夏之無主也大明
之日荒淫殘忍抑甚矣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夷而
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也已肅宗掃清鉅盜迴軫京闕
不曰復而曰與何也暴其自立也五代而與明宗柴
四續奇賞 卷九 元

四續奇賞 卷九 元

十一元

異端者亂大常也雖出承平之今主而不正其失位
以嚴後世之戒曰絕者自絕之也桀紂胡亥之類是
也曰歸者何以唐虞雖有丹朱商均而謳歌伐訟歸
於舜禹桀紂在上而天下臣民之心歸於湯文矣曰
漢之建安十三年繫之劉備何也以當陽之役也夫
我不絕於民民其絕我乎詩之皇矣乃眷西顧求民
之莫斯其旨也商紂之交紂德爾耳悠悠上天不忍
孤民之望亟求所以安之而其意常在乎文王之所
以潛德言也曰歸或附之以陷何也示無二君也敢
問唐虞之禪夏后殷周之繼存而不論何也曰聖人
四續奇賞 卷九 元

果中於理所取也。敢強爲之可否。苟有外於理所去也。必補之以鄙見者。將足成其良法美意也。而忍肆爲斬絕不根之論。徒涉於乖戾耶。蓋得失不兩則不著善惡不兩則不分勸戒不兩則不明雖綿歷百千世而正統之爲正統昭昭矣。卓然願治之君苟察斯言而不以人廢日思所以敦道義之本塞功利之源則國家安寧長久之福可坐而致其爲元元之幸不厚矣乎。

歷

國統離合表序

姚燹

走未壯時讀通鑑綱目書於蘇門山嘗病國統散於逐年事首不能一覽而得其離合之槩焉。四年經而國緯之如史記諸表私藏諸麓遇有疑忘即是而叩無異多聞博識之見告者四十年矣。是歲之秋同門友許君得卿自金陵過宜留語再月間以示之得卿善其非出已意而新奇爲說特抽綱目所有彙而爲編雖刊置允例之後猶不爲僭而校官劉君德恭方刊胡公讀史管見於宣庠聞之謂因是工可斷手於同安遂要微建二本重勘校得三誤焉其一建安二

大故今正之即是觀無三年者則昭烈為無終獨建
之夫曰後主者微建皆非常求其原山陳壽晉臣晉
受禪禪不敵帝漢而臣魏故不曰漢曰蜀則昭烈父
子為先主後主通鑑因之反帝魏而主蜀後為目錄
事皆書漢豈晚知其非欲正之而未及歟至綱目書
出始曰漢中王即皇帝位統斯正矣而於其子獨曰
後主何哉且自建興以及炎興用天子制以臨四方
者實四十年鄧艾至成都書帝出降明年猶書炎封
故漢帝禪為安樂公亡國之餘且然竟於即位正始
之年不帝反曰後主乎是與四十五十六卷之起

四續奇賞 卷九 序

十三元

盡反凡何謂曰後主者皆游於熟口順耳不思而失
於刑正者也凡例又曰有被廢無謚者但曰帝某而
不用後人所貶之爵建興之帝未嘗被廢亦鈞於無
謚者故下取晉帝奕與唐睿宗景雲二年注玄宗皇
帝先天元年明年始大書玄宗明皇帝開元元年者
側大書三年注帝禪建興元年明年大書帝禪建興
二年庶前後參稽可皆吻合無齟齬也又其一天寶
十五載注肅宗皇帝至德元載明年惟曰二載未嘗
大書肅宗皇帝至德為無始故今於二載上加肅宗
皇帝至德使得上同於開元嗚呼三者鈞失而延康

之取至德之去猶皆小小何也統固在也若章武之
距建興纔三年耳遽有帝父主子之異豈不於統大
有關乎故特書曰帝禪有罪走為不避者度不可以
戶說雖而受之心不然焉或以為知言非獨走也自
見可一時之快而建興之帝亦將雪其比德失統主
稱千載之耻於九原矣

四續奇賞 卷九 序

十四元

胡氏律呂序

熊朋來

上古造律具次聽律其後算作虞書周禮有聽律之官無算律之法典同所謂數度爲樂器言之至於律同合聲陽左旋而陰右轉觀其次序不以算法論矣六腑一握自秦柱下史得此書以行于漢至今惟班馬猶可徵其餘言上下生異同甄漢中以禮運旋宮著在算術因除如法而不免不侈漢志之誤後志誤於京氏準法禮記疏亦與呂春秋淮南子同一說是上下生且不定何以算律哉律呂各自爲法則乾坤六體之序定矣同位要娶隔八生子之象著矣倍因四續奇賞卷九元

宜以大呂而以林鍾抗林鍾於大呂之位所以紀黃鍾而毋大簇則大呂夾鍾中呂在木西亥之次皆從下生之算入用則加倍有律之半所以必有呂之倍也知此則止下生之誤不足辨用倍者其本法不用倍者等家取疾約法其實一也若四清二變昔者固亦疑之李照范景仁不能爭况陳鵬以下託之空言乎樂器惟瑟有十二清而四清在其中不能通行於他器也吾觀中呂黃鍾之交知聲音有出於度數之外者無射之商夾則之角夾鍾之羽中呂之徵若彈絲吹竹擊拊金石聲音至此流轉自若也等家以中四續奇賞卷九元

跋廖明略能賦堂記後

晁補之

常物之情不知其所以然而自相反者二劉禦寇曰
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志溫而氣弱故足於謀而
寡於斷志弱而氣強故少於慮而傷於專此志與氣
之所稟者有餘不足不能相易而自相反者一也上
彌曰陵三軍者或思於朝廷之儀恭威武者或出於
酒色之娛此志與氣皆有餘而勇敢柔於禮文悍鄙
屈於嗜欲物或移之而自相反者二也語曰望之儼
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大儼然而能溫溫而能厲
此豈常物之情自相反而然將君子有以反之能莊
四續奇賞 卷十九 題 十六 宋

者固也先必矣以廣平之鐵心石腸而當其平居自
喜不廢為清便艷發之語則如敬之之疏通知方雖
平居富為清便艷發之語至於臨事感憤余知其亦
不害為鐵心石腸也而明略所以明敬之不亦遠歟
然敬之不汙以干時乃若廣平之開府與不若廣平
之遇則敬之固自曰有命元符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南陽晁補之題

四續奇賞 卷十九 題 二十 宋

魚之醜以千百數，正一物而極巨細之形者，惟魚。天
池之鯢，其大不知其幾千里，毫素之寫不能追也。長
唐之水一掛而魚半斛，其小如針鋒，毫素可追，不能
工也。則夫可追而工者，不過於九澤之所同有九戩
之所常萃，鱗鯉鰭魴，頌首萃尾之間，益見者能識之。
然世猶以謂畫師喜為鬼神，而憚為狗馬，鬼神怪幻
易以罔人，而狗馬與鱗鰭所當觀者，夫人而能指其
失，故工此尤難。是不然，夫鯢以海運，而針鋒若滅，沒
世固無視鯢首尾之目，針鋒鱗之眼，則欲窮巨細之

宛至此而能者俱廢，且凡魚亦不一狀，則畫之難工
又非若狗馬比然。嘗試遺物以觀物，物常不能更其
狀，盡得一魚之意，則銷九尺帛，曰此天地也，此長塘
也，此秋不稼而皆在一，以為鯢則稍大之，鯢不見
其不足一，以為針鋒則蹄澤之態，其不見其有餘，大
小惟意而不在形，巧拙繫神而不以手，魚不能者，三
運易亦時隱几，儵然去，智以觀天機之動，絃以多
運，風以無形遠，進乎技矣。庚辰三月六日，晁補之

始予幼時讀太平廣記，見唐太宗遺蕭翼蘭亭叙
事，蓋讀以出之，輒歎息曰：蘭亭叙若是貴耶？至是萬
乘之至，捐信於匹夫，傳稱子貢許而全魯，弦高誼而
存鄭，遺一言之細，建二國之業，猶不可以為常，以太
宗之賢，巍巍乎近古所無，奈何溺小者好而輕喪其
所常之寶，異於得原失信，不為而去矣。晚多閒居，願
屏世好，獨於古人筆墨之遺，猶愛而不能置，顧甚於
少年喜官爵，遲莫營田宅者，與前論異矣。因誦白居易
易七德歌曰：功成理定何足遠，速在推心致人腹，怨

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復歎曰：太宗以一
旅取天下，惟信爾，夫不吝三千女而放出宮，自信也，
不約四百囚而來歸獄，人信也，晉捨原何足道哉，全
晉存鄭，利重於論也，愛蘭亭叙事小於欺也，其老而
將傳，至從其子求書從葬，亦累矣，累物鈞病於行，若
太宗不累者，大累者小，則世將曰：此何足以論諸信
不信之間？士之行已亦若此而已，然則此書雖以石
刻傳可寶也。崇寧丙戌前冬至五日，緡東臯流憩，刺
李季長出之，晁補之題記。

晉王蠋後事

昆補之

古之世有不去商紂之虐君以從周武之聖臣而守死西山者其人曰伯夷伯夷者孔子稱爲仁孟子解爲聖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愛劍身戮尸之思以求盡忠極節於其君者其人曰比干比干者孔子稱爲仁孟子稱爲賢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愛將軍之印不顧萬家之封引身即死以明君臣之大義而求自附於伯夷比干之事者其人曰王蠋無孔子孟子之稱而其名亦不獲自附於伯夷比干焉學者不可不道也當燕之破齊齊王走

四續奇賞 卷十九

二十三

事太史公而得者

王矣蠋尚何存今劫之以兵誘之以將是助桀爲虐也與其無義而生故不若烹乃經其頭於木枝自誓絕脰而死士大夫聞之皆太息流涕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其而於燕况在於食祿者乎於是乃相與迎襄王於莒而齊之殘民始感義奮發閉城守人人莫肯下燕者故昔即墨得數戰不亡而田單卒能因其民心奮其智謀却數萬之衆復七十餘城王蠋激之也始予讀史記至此未嘗不爲蠋察昔而泣以爲推蠋之志足以無憾於天無忤於人無紿於伯夷比干之事太史公當時書之屢書之以破萬世亂臣賊子之心奈何反不爲蠋立傳其當時事迹乃微見於田單之傳尼史蠋之名僅足以不夫傳而不足以其人下其可恨也且夫鼎收荆卿之四徒能嘆目攘臂奮然不顧以報一言一飯之德且有君臣之誓而懷匕首仙鐵椎白刃殺人以致七尺之軀者太史公何以其有義也而爲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壯士蘇秦張儀陳軫犀首左右賣國以取容非有死國死君之行胡爲楚卿蘇秦相不以恤於心太史公猶以其辯智也而爲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奇材以至韓非中不言之徒刑名之學

四續奇賞 卷十九

二十四

也猶以原道附之老聃淳于髡騶衍田駢慎到接子
環駟突之徒迂闊之士也猶以為多學而附之孟子
然則世有殺身成仁如王蠋之事者獨不當傳之以
附於伯夷之後乎噫嗚呼者夫子作春秋其大義在於
正君臣嚴父子使當時君臣正父子嚴則春秋不作
矣後世過夫庸婦一言一行近似者皆當筆之春秋
況夫卓然有補世教者得無特書之屢書之乎此予
所以為太史公惜也

諸母丘震使銜後

晁補之

臣補之嘗論古者人至之職在論一相相得其人矣
至百工有司之廢置皆相之任也舜選於眾舉皋陶
湯選於眾舉伊尹傳以謂不仁者遠矣夫舜與湯人
主之師皆論一相以遠不仁其道曠千百世所當循
而不改者然自晉盛世君子多小人少奸惡明於上
是非公於下故未嘗求賢而賢至疾不肖不為已甚
而不肖者不待黜而革後世道德不同而俗嚚賢不
肖陵維而人才益微至五代分裂大壞極亂四民皆
喪其業而武夫鬪士充朝廷而布州郡當是時聖人

出將何如以揀其弊哉恭惟太祖皇帝以神武不殺
之資應千載特起之運以宋繼周猶舜受堯之天下
乾德三年俘孟昶開寶四年俘劉鋹八年俘李煜而
錢俶恩賜請命自負其版至太宗皇帝太平興國四
年又虜劉繼元而滅之於是區宇混一四方泰寧父
老見自飽舉子皆喜相賀曰此輩出天下太平矣而
太祖皇帝以上聖繼統丁役戈講藝之時思人才之
微悼列位之缺嘗以淳化五年十月二日躬臨便殿
自閱羣士蓋京官而上兩選者凡若干人略去銓衡
常格而書其佞官之目與其功過於所謂曆者詔曰

使銜印給什本官而又皆以宸翰冠其首有恩愛臨民奉法除奸之訓彼此選者咸自榮耀以為不世之遇而秘書省著作郎譙人母丘震在選中自堯庫擢通判晉州而震竟以清白有治績終亦盛矣以其後治平之歲久學校亦興天下之爲士者日以多以臣補之爲那時計之選於吏部者自京官而上蓋數千人而官州縣者不預雖朝廷內外不患於乏才而士之爲士者愈多而益賤豈其行已任事皆愧於晉人而然蓋必有知之者矣然則太宗皇帝所以初平禍亂不遑暇其它而獨以選士爲急務至不以付宰相而親閱在廷之庶士如恐不及如恐遺之者豈特患人才之微悼列位之缺而已哉而聖意若曰因以導宰相於黜陟之公訓有司以銓衡之審宜若是故大臣戒小臣勸當時得人稱盛而後世皆榮於爲士以迄于今其選有司者至數千人若萬人其盛無以復加豈不以此哉嗚呼太宗皇帝之用意深矣大不以其時而考之徒曰上必無爲而用天下至選人才當責宰相而上不知太宗皇帝所以用意之深下不知務故臣補之謹拜手稽首序其事以歸之

孫潤州觀察支使辛使藏於家且以告將來之未知者云崇寧元年七月初八日具位臣晁補之謹記

許陳唐父綿州守遺愛事後

見補之

孔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久矣孔子之所謂善人者蓋嘗歎息以爲吾不得而見之夫若是其重且難遭也然使其得位而爲之其功猶在於百年之後今方百里如千里者皆邦也古皆諸侯世守而今以守令治遠者二三歲近者滿歲又其近者數月而徙幸而治且有聞者則徙逾頃曰一人去有一人焉充之則已矣管子產爲鄭一年而人歌之曰取我田疇而伍之取我衣冠而櫛之執殺子產序其與之三年而人又歌之曰我有子弟子產教之我有田園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夫子產古之遺愛亦可謂善人者非耶而用其民一年不勝其德已也至相與訟怨而斬殺之三年而後怨者止而德仇者慕而知父母然使孔子論之至於勝殘去殺而求也則責治之功欲其緩而速者如此故唐虞懷德外深言數易地之弊以謂又知史之不久則不從其教史知遷之不遠則不盡其力至於體義之不暇風俗之不振戶口之所以流散倉庫之所以空虛愚皆出此而後世官日以冗遷易窮年民不得休養其何嘗後三代雖遠聖人之事不傳下而後有知與善中

四續青堂

卷十九

名賢

天

政事之才亦豈是遂不可得而見史治苟且滋陽如

此特責其古人百年之事於後人不暇應酬矣也聞夫豈惟逆朝恭茂之徒歟手而未得施而賢如子產方用以得教其民者也而况奉法循理之吏類皆仁厚君子不暴而俗者如陳公之守綿益更六考而後僅得施其男鼎修庠校損庸役便轉輸勸蠲貸綏背窮折留獄與存堪堪郭壘皆有秩序而一時大人君子皆以循吏稱之雖陳公之所學而未施者不止於是然使不得六年而爲之雖綿州之政事亦未易忘也省陳公有與漢諸難之功而其自詡以謂我多陰謀子孫不昌陰謀雖有功神所不報而循吏不欺君子不欺民其事顯在陽德大顯有施於物者則物亦將顯以報故君子知臧孫達之必存後於魯也公之子唐從吾游亦長者似其先人云

四續青堂

卷十九

名賢

天

跋陳伯比所收顏魯公書後

昆補之

顏公以國老忠義縑於賊于世言公尸解不死開棺
肌肉如生爪透手背那和璞間而歎曰此所謂形仙
矣五百年雖藏金石之中猶當擊裂飛去嘗憶太平
廣記載有戍軍數千人忿不相能欲自將攻其部將
忘其姓名力不足制升高謝衆刎頸而死衆爲之解
後見夢於茅山道士曰帝見吾爲五百聖官之一有
大功於物者死而不亡自晉然也至公筆法奇偉雖
其天姿獨得亦忠義秀發能然柳誠懸所謂心正
筆正者而世人乃欲以其塵埃倭倭之姿追跡聖
之問遠矣

四續奇賞

卷十九

題跋

三十

不

書通鑑後

陸游

周世宗既服江南諭使修守備通鑑以爲近於大邦
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是比之文王也方是時世宗將
有事於燕晉其謀以爲若南方有變雖不能爲大害
然北伐之師勢亦不得不還故先思有以安江南之
心又疲其力於大役使不得動比北伐成功江南折
簡可致矣此世宗本謀也遠謂之近于文王豈不遇
哉然世宗之謀則誠奇謀也蓋先取淮南去腹心之
患不乘勝取吳蜀楚粵而舉勝兵以取幽州使幽州
遂平四方何足定哉甫得三關而以疾歸則天也其
後中國先取蜀南粵江南吳越太原最後取幽州則
兵已弊于四方而幽州之功卒不成故雖得諸國而
中國之勢終弱然後知世宗之本謀爲善也

四續奇賞

卷十九

三十一

賈充傳後

陸游

言一也、情則三也、其惟論兵乎、自古惟用兵最多、異論以其有是三者也、禍機亂萌、伏於隱微、人知兵之利、不知其害、有識者、逆見而力止之、王猛之於秦、是也、投機之會、轉瞬已移、而常人闇於事機、私憂過計、焉道之於周、是也、猛固賢矣、道雖闇、猶有愛國之心焉、至于賈充、當晉武時、力沮伐吳之舉、至請斬張華、則何說哉、自漢之季、百數十年間、庸夫習見南北分裂、謂為故常、赤壁之役、以魏武之雄、乘破竹之勢、而大敗塗地、終身不敢南鄉、充之心、蓋竊料吳未可下、因為先事之言、以微後日之福、而不料天下之變、一也要之、戰危事也、以舜為君、禹出師、不能一舉而定、三苗以唐太宗自將、李勣在行、不能遂平區區之高麗、致為充之說者、常有不利焉、此人臣之陰為身計者、所以多出於此也、馮道不足言矣、王猛賈充之論、所謂差毫釐而繆千里者、可不察哉、

四續奇賞 卷十九

辛丑

跋南城吳氏社倉書樓詩交後

陸游

南城吳君子直兄弟、作社倉、略倣古者歛散之法、築書樓、用為子孫講習之地、其設意深遠、流俗殊未易測也、或者乃以吳氏稍貲、以為社倉、因歲免民於死徙、其有德甚大、後世當有興者、子孫不學、則不足以承之、此其築書樓之意、使吳氏之意、信出此、乃市道也、市道不可以交、鄉黨自好之士、其可以與天交乎、吳君之意、蓋曰、吾為是舉、非一世也、吾兄弟他日要當付之後人、人不可知、吝則齎出、貪則漁利、怠荒則廢事、雖面命之、或不聽于遺言、何有、惟學則免是三

四續奇賞 卷十九

三

日山陰陸某書

昔郭崇韜傳後

陸游

可憐生

後唐莊宗初得天下、欲立愛姬劉氏爲后、而韓夫人正室也、伊夫人位次在劉氏上、莊宗雖出夷狄、又承天下大亂、禮樂崩壞之際、然顧典禮人情、亦難其事、未知所出、群臣雖往往阿諛亡學術、然亦無敢當其議者、豆盧革爲相、郭崇韜爲樞密使、崇韜功高迹危、思爲自安計、而革庸懦無所爲、惟詔崇韜以自安、因相與上章言劉氏當立、於是莊宗遂立劉氏爲后、劉氏既立、黷貨蠹政、殘賊忠良、天下遂大亂、莊宗以弒崩、李氏之子孫、藏焉嗚呼、革不足言矣、崇韜佐命大

四續奇賞

卷十九

三西宋

命大所見
不遇如此

臣忠勞爲一時冠、其請立劉氏、非有他心也、不過謂天子所寵昵而自結焉、將賴其助以少安而已、然唐之亡實由劉氏、是亡唐者崇韜也、後唐之先、皆有勲勞于帝室、晉王克用百戰以建王業、莊宗因之、遂有天下、同光之初、海內震動、機可指麾而定矣、而崇韜顧區區之私、引劉氏以覆其社稷、而滅其後嗣、宗廟之靈、其肯赦之乎、崇韜卒以盡忠赤其族、革亦無罪誅死、豈非天哉、昔唐高宗欲立武昭儀爲后、大臣褚遂良等力爭以爲不可者、皆得禍、獨李勣勸成之、窮極富貴而歿、自謂得計矣、及武氏得志、唐高祖太宗

之子孫、誅戮幾盡、而勣雖死亦卒以孫敬業故、發墓剖棺夷其宗族、遂良等雖得禍不至此也、天理之不可逃如此、雖然、豈獨天理哉、彼勣與崇韜皆武夫烈士、勇于報德、乃以此心揣婦人、以爲自安之奇策、安人之性、陰懷忍毒、果于背德、方其得志自肆、若豹虎然、豈復思得立之所自哉、然則二人之禍雖微、天理固有不可逃者矣、悲夫、

四續奇賞

卷十九

三十五

蘇氏族譜引

蘇洵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于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子留于眉眉之有蘇氏自是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為不及譜為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有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書者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為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嗚呼觀吾之譜者

四庫全書

卷上七

三十六

宋

情可概

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於親親見於服服始於哀而至於總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言不慶愛不爭言不慶愛不爭則塗人也吾之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已幸其本至於塗人也使之無至於塗心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

終

四庫古文奇賞卷之二十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誥

序類

文集

貢外郎陶氏集序

唐顧况

陸宣公翰林集序

唐權德輿

李文獻公集序

唐權德輿

相國李公集序

唐劉禹錫

貢外郎柳氏集序

唐劉禹錫

笠澤叢書序

唐陸龜蒙

四庫全書

卷二十

一

劉郎中集序

唐武元衡

海陵集序

宋晁補之

呂居仁集序

宋陸游

贈送

錢齊少府序

唐陳子昂

錢杜長史序

唐宋之問

送高贊府序

唐張九齡

送張丞相序

唐李白

送宣侍御序

唐高適

送觀往吳中序

唐李華

送張玄武序

唐元結

送陳郎將序

唐李白

送祖評事序

唐任華

送李彝序

唐任華

送蘭舍人序

唐于邵

送崔副使序

唐符載

送盧侍御序

唐符載

送楊衡序

唐符載

送獨孤書記序

唐柳宗元

送崔羣序

唐柳宗元

四續奇賞卷二十

二

禮部員外郎陶氏集序

顧況

樂殷上帝上帝臨下俾夫文星驚動民心二南六義
在乎章句安樂哀思在乎音響君子入其國觀其樂
如其教制氏徒備乎鏗鐸此言之大傳稱不朽易曰
尚詞唐詞臣姓陶氏諱幹冀方思深之裔前漢青後
漢謙東晉侃至靖節貞白二先生生人表秀間朝有
在方守省署慶鍾于君開元十八年進士上第天寶
文明載登宏詞拔萃兩科累陟太常博士禮部員外
喉舌密勿壇場破的無發不中行在六經志在五言
先精賦序朝出暮偏殷如奮鐸聲塞海隅凡諸溺音
四續奇賞卷二十
三
蔚公之杏風山嶺靜然華實光于苑囿恭惟昔作詩
王龍標昌黎則其勃敵登公之門李膺之門也鮑馬
三京兆中善謝舍人良弼良輔侍御史李封殿中劉
全誠名自公出名著公器神人所怪寧貴不名詳矣
大抵文體十年一更有體病而才贍有言紆而事直
有文勝而理乖雅艷殊致雲和之源香以無窮折爲
萬派嗣子問儒爲法官捧先人之遺露之疾將想
于琴瑟通問之世友撫事編次咨於焚訓稽于敦
實是有冠篇之述乎哉

唐贈兵部尚書宣公陸贄翰苑集序

權德輿

嘗讀賈誼書觀其經制人文鋪陳帝業術亦至矣待之宣宦恨得後時遇亦深矣然竟不能達四聰而盡其善排群議而試厥謀道之難行亦已久矣東陽絳灌何代無之噫一薰一蕕善惡不能同其器方縈圓枘良工無以措巧心所以治日少而亂日多大雅衰而正聲寢漢道未融既失之於賈傳吾唐不幸復損棄於陸公公諱贄字敬輿吳郡蘇人漂陽令侃之子年十八登進士第應博學宏辭科授鄭縣尉非其好也省母歸壽春刺史張鑑有名於時一獲晤言大加賞識暨別鑑以泉貨數萬爲賁曰願以此奉太夫人一日之膳公悉辭之領新搭一串而已是歲以書判拔萃調渭南主簿御史府以監察掾之德宗皇帝春宮時知名召對翰林即日爲學士由祠部員外轉考功郎中未泚之亂從幸奉天時車駕播遷詔書旁午公灑翰即成不復起草初若不經思慮及成而奏無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蒼卒填委同職者無不拱手歎伏不能復有所助嘗從容奏曰此時詔書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晉禹湯以罪已教興楚昭以善

因續奇賞

卷十

序

四一唐

竊復因陛下誠能不恡改過以言謝天下臣臣草辭

無諱庶幾群盜革心上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激發議者以德宗克平寇亂不惟神武之功爪牙宣力益亦資文德腹心之助焉及還京師李抱真來朝奏曰陛下在山南時山東士卒聞書詔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時臣知賊不足平也公自行在帶本職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精敏小心未嘗有過艱難扈從行在輒隨啟沃謀猷特所親信有時譏語不以公卿指名但呼陸九而已初幸梁洋投道危狹從官前後相失上夜次山館召公不至泣

因續奇賞

卷十

序

五唐

然號于禁旅曰得陸贄賞千金項之公至太子親王皆賀初公既職內署母韋氏尚在吳中上遣中使迎致京師道路置驛文士榮之丁韋夫人憂去職持喪于洛遣人護漂陽之柩附于河南上遣中使監護其事四方賻遺數百萬公一無所取素與蜀帥韋南康布衣善韋公每月置遺公奏而受之服闋復內職權知兵部侍郎覲見之日天子爲之興改容叙弔優禮如此內外屬望旦夕俟其輔政爲實泰忌嫉故緩之眞拜兵部侍郎知貢舉得人之盛公議稱之貞元八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公以少年人侍內殿恃蒙知

遇不可與衆浮沈苟且自愛事有不可必諍之上察
物太精躬臨庶政失其大體動與公違姦諛從而間
之屢至不悅親友或規之公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
負吾所學不恤其他公精于吏事斟酌剖決不爽錙
銖其經綸制度具在德宗實錄及寶叅納劉士寧之
賂爲李巽所發得罪左遷橫議者以公與叅素不協
歸罷相之議於公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以姦回
得幸害時蠹政物議莫敢指言公獨以身當之屢言
不可密林學上吳通玄忌公先達每切中傷陰結延
齡互言公短宰相趙憬公之引拔昇爲同列以公排
邪守正心復異之群邪沮謀直道不勝十年退公爲
賓客罷政事明年夏旱芻糧不給軍校訴于上延齡
奏曰此皆陸贄輩怨望鼓扇軍人也貶公忠州別駕
上怒不可測賴陽誠張萬福救之獲免蜀帥章令抗
表請以贄代已歲賂資根公在南賓閉門卻掃郡人
稀識其面復避謫不著書唯考校醫方撰集驗方五
十卷行於世江峽十稔永貞初與鄭餘慶陽城同徵
還公已薨歿時年五十二公之秉筆內署也權古揚
今雄文藻思敷之爲文器伸之爲典謨俾襟校向風
儒夫增氣則有制誥集一十卷覽公之作則知公之

爲文也潤色之餘論思猷納軍國利害巨細必陳則
有奏草七卷覽公之奏則知公之爲臣也其在相位
也推賢與能舉直錯枉將幹蹇獬而揭日月清氛沴
而平暴階教其隨也與伊說辭衡考其文也與典謨
接軫則有中書奏議七卷覽公之奏議則知公之事
君也古人以士之遇也其要有四焉才位時命也仲
尼有才而無位其道不行賈生有時而無命終于
憫唯公才不謂不長位不謂不達逢時而不盡其道
非命歟裴氏之子焉能使公不遇哉說者又以房魏
姚宋逢時遇貴克致清平陸君亦獲幸時君而不能
與房魏爭列蓋道未至也應之曰道雖自我弘之在
人輩蝗竟天農稷不能善稼奔車覆轍丘軻亦廢規
行若使四君與公易時而相則一否一臧未可知也
而致君不及貞觀開元者蓋時不幸也豈公不幸哉
以爲其道未至不亦誣乎公之文集有詩文賦集表
狀爲別集十五卷其關於時政昭然與金石不朽
者惟制誥奏議乎雖已流行多謬編次今以類相從
冠于編首兼略書其官氏景行以爲序引俾後之若
子覽公制作效之爲文爲臣事君之道不其偉歟

唐御史大夫贈司徒贊皇文獻公李栖筠文集

序

權德輿

展象文于大山川文于地肖形最靈經緯教化鼓天下之動通萬物之宜而人文作焉三才備焉命代大君子所以序九功正五事精義入神英華發外著之話言施之憲章文明之盛與天地準贊皇文獻公以文行正直祗事代宗中行山立乃協于初未弱冠隱于汲郡其城山下營道抗志不苟合于時族子華名知干人嘗謂公曰叔父上鄰伊周旁合管樂聲動律外氣橫人間感激西土舉秀才第一陟降中外間關

四續奇賞

卷二十序

八唐

代故宣力匪躬勦于王家出沒方國入居清近由給事黃門官小司空剖符毗陵陟明于吳廉問風行四方表率拜御史大夫不仁者遠武皇炳然審天工之可付公亦曉然知理道之可必一德交感推心合符執熱以待涓塵攀而不淑豈斯人未得蒙公之功化邪何造物者之戾也始與計伯投小宗伯書至內外掃除之際自爲墓誌其間嚮三十年周旋官業斯文相爲用大凡出於詩之無邪易之貞履春秋之褒貶且以閱麥鉅衍爲曼辭麗句可喜非法故言公之文簡實而粹精明拔而章明書誌二篇感慨自叙英華

卷二十一序

特達君子之道有初有終至若嘉園綺池張山處于秦漢之間者四先生碑美蕭文終邴承相之倫或退或讓作五君詠病有司詩賦取士非化成之道者貢舉議其他下屬城教條則辭語溫潤言公事上奏則切劇端正觸類而長皆文約言明昭昭然足以激衰薄而申矩度如崑丘玄圃積玉相照景山鄧林凡木不植覽公遺編者秀髯風采知公之道焉烏虬以韓安國之忠厚多大略漢武以爲國器壺遂深中篤行將亦倚以爲相董仲舒言天人之際有王佐之才而皆不至彼當時醜覲備位者相延無虛日又况奇表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一序

九唐

伎善崇黨蔽善公于斯時道未大光然其謀猷獻替過於當國流風遺書暴于天下神之聽之景福于趙公暴承門訓弘大名器三命樞機爲唐夔龍君子然後謂流澤貽及之言也信德與先公與公天寶中修詞射策爲同門生並時筮仕于魏貝之地聲猷志氣相視莫逆伏思羈屑展敬無容猥以疎繁承趙公至惠忝聲舉之舊無忘代親翊唐虞之朝嘗陪宰政捧中集錄屑涕見授辭不獲命謹直書以冠于篇

禮部員外郎柳宗元文集序

劉禹錫

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夫政，靡而土裂，主光五嶽之氣，分太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後大振。初貞元中，上方櫛文章，昭回之光，下飾萬物，天下文士爭執所長，與時而奮，燦焉如繁星麗天，而芒射寒色，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河東柳子厚，斯人望而敬者，歟？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于貞元，初至九年，爲名進士，十有九年，爲材御史，二十有一年，以文章稱，首入尚書，爲禮部員外郎，是歲以疎，雋少檢，

四續奇賞

卷二十

十一

唐

劉商郎中集序

武元衡

天運地轉，剛柔生焉。禮辭樂形，文章出焉。天之文莫麗乎日月，地之文莫秀乎山川。聖人觀象立言，用稽述作，發乎情性，形於咏歌。大則明天下政，達彌綸王化，爾小則又舒一時幽憤，刺見國風，故子夏云：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聲成文，謂之音也。固可動天地，感鬼神，則正始之道存焉。有唐文士，彭城劉公諱商字子夏，眷予一先後之輩，睦予兩中外之親，緣情所鍾，愛亦加等。俱惟遭幸，秉國樞重，燮贊台衡之務，統臨井絡之人，其孤乃緘，錫遺文，提捧萬里，猥期序引，將佐詞林，予感悼故知，惻覽華藻，珠玉綴錯，清冷自飄，皆素所仰聞也。泫然涕下，不能自收。矧公近情，浩然歸尚山水，著文之外，妙極丹青，好事君子，或持冰素，越淮湖，求一松一石，片雲孤鶴，獲者實之，雖楚望南，金不之過也。晚歲擺擺，落塵滓，割弃親愛，夢寐靈仙之境，逍遙玄北之門，又安知不攀附雲霓，蛇迹巖壑，超然懸解，與漫汗遊乎無間邪？著歌行等篇，皆思入官宜，勢合飛動，滋液瓊瑛之朗潤，滂發綺縠之濃華，解曉成文，隨文變象，是謂折繁音於孤韻，貫清濟於洪流者也。今所編錄，凡二百七十七篇，及早歲著胡笳詞

四續奇賞

卷二十

十一

唐

十八拍出人沙塞之勤崎嶇驚畏之悲亦云至矣有
若太原王緒河東裴茂茂弟薦河南豆盧革馮翊嚴
紳紳弟綬及余伯舅洎于子夏咸以儒業相資冠世
羣族雄詞麗句適在人間予與司空嚴公親結義深
相與編葺恨不得繼采詩之末播于樂章且傳諸名
士庶幾不朽忝以宿姻舊好撫事追事背故言之不
讓也

海陵集序

晁補之

文學古人之餘事不足以發身春秋時齊魯秦晉宋
鄭吳楚列國之大夫顯名諸侯相與聘問交接陳詩
揚禮見於言辭人稱之至今想見其為人若不可及
者皆有它事業尊君庇民舉大而任重排難而解紛
用之如穀米藥石一日不可無而言辭者特以緣飾
而行之耳戰國異甚士一切趨利邀合朝秦而暮楚
不耻無春秋時諸大夫事業矣而言辭始專為賢雄
今虛張聽者為奪雖義理皆亡而文章可喜以其去
三代春秋時猶近也其用以發身亦不足言至於詩
又文學之餘事始漢蘇李流離異域困窮仳別之辭
魏晉益競至唐家好而人能之然為之而工不足以
取世資而經生法吏咸以章句刀筆致公相兵家闢
士亦以方略膂力專斧鉞詩如李白杜甫於唐用人
安危成敗之際存可也亡可也故世稱詩人少遠而
多窮由漢而下枚數之皆孫樵所論相登於前者也
以其不足以發身而又多窮如此然士有無意於取
世資或其間千一好焉惟恐其學之而力不逮及
雕琢至忘食寢會其得意條然自喜不啻若鍾鼎
繡之獲顧他者好皆無足以易此者雖數用以取諾

而得禍猶不悔曰吾固有得於此也以其無益而超
 爲之又有患難而好之滋不悔不反賢乎海陵集蓋
 許君大方作亦窮而不悔者之一也君於詩好之篤
 蓋辛若刻篆呻吟衆氏者有年不幸其犁然之音與
 吾窮類然君少年自己得聲譽至它事業行已莅官
 皆方進未可量何苦而爲是閉關絃歌霖雨飢餓之
 聲樂之而不厭如此且以爲後世名乎則孰與當身
 捷得權位之利抑謂利者君不近乎則後世之名於
 君亦復安有哉是未有以此語君者也是惑也補之
 既序此意以賢君能獨爲人之所不爲者而非有希
 四續奇賞卷二十
 十四
 於世視趨利遂合猶勝然亦因以爲戒君字體之與
 補之故人張芸叟張文潛陳伯修皆厚云

呂居仁集序

陸游

天下大川莫如河江其源皆來自蠻夷荒忽遠絕之
 域累數萬里而後至中國以注于海今禹之遺書所
 謂岷積石者特記禹治水之迹耳非其源果止于是
 也故爾雅謂河出崑崙虛而傳記又謂河上通天漢
 甚至蜀窮江源則自蜀岷山以西皆岷山也地斷壤
 絕不復可窮河江之源豈易知哉古之學者蓋亦若
 是惟其上探處羲唐虞以來有源有委不以遠絕不
 以難止故能卓然布之天下後世而無媿凡古之言
 者皆莫不然自漢以下雖能如三代盛時亦庶幾焉
 四續奇賞卷二十
 十五
 宋興諸儒相望有出漢唐之上者迨建炎紹興間承
 喪亂之餘學術文辭猶不媿前輩如故紫微舍人東
 萊呂公者又其傑出者也公自少時既承家學心潛
 而身履之幾三十年仕愈躋學愈進因其暇盡交
 天下名士其講習探討磨礪浸灌不極其源不止故
 其詩文汪洋閎肆悉備衆體間出新意愈奇而愈渾
 厚震耀耳目而不失高古一時學士宗焉晚節稍用
 於時在西掖嘗兼直內庭草趙丞相鼎制力排和戎
 之議忤秦丞相檜秦公自草日曆載公制辭以爲罪
 而天下益知公之正公平平生所爲詩既已孤行于世

嗣孫祖平又盡察他文凡若干首，爲若干卷，而屬其爲序。其自童子時讀公詩文，願學焉，稍長未能遠遊，而公捐館舍，晚見曾文清公文清謂其君之詩淵源殆自呂紫微，恨不一識面，其于是尤以爲恨，則今得托名公集之首，豈非幸歟？慶元二年九月既望中大夫提舉建寧府武夷山冲觀山陰陸某謹序。

景龍觀山亭集送密縣高贊府序

張九齡

景龍東山初生第也，始其署金勝繁鳳臺窮土木之功，極岡壑之勢，議與盤古同體，造化較力，何其壯哉！自吾君茅茨不翦，采椽不斲，既抑華而務實，將設教以垂範，以故平陽化焉，罷歌舞於其地，麻姑見者，變桑田於此時，所謂長女之宮，鬱爲列仙之館，其後常有好事，以爲勝游，今日芳辰，携手接袂，往往而在，祇取樂焉，高十官雖伏都畿，星言至止，聞殊庭之可尚，召嘉客以相驩，徒觀其匠幽奇，宅裏愷，十里九坂，豈唯梁氏之作千巖萬壑，宛是吳中之事，青林修竦，而垂絲綠蘿，蒙籠以結陰，清流若鏡，下照金沙之底，雜花如錦，傍綠石菌之崖，則可以藻飾形神，揮斥氛滓，相顧風塵之表，無負雲霄之樂，旣而東主西賓，酒酣樂闌，聚必有散，匪伊康鹿之羣，往而不返，固亦山林之弊，高公乃振衣而起，舉杯有屬，却計送人，出長安之東，道退思征馬，向洛陽之南，陌雖暫勞於州縣，迫於簿領，方欲厭於承明，資其騫躍，夫如是相知意氣，向恨低離，盡賦詩焉，以贈行者。

暉上人房餞齊少府使入京序 陳子昂

永淳二年四月孟夏東海齊子官于此州雖黃綬位輕而青雲望重故能委邦君而坐嘯屈刺史而知名屬乎鑒駕巡方諸侯納貢將欲對揚天子命我同行執玉帛而當朝擁駢駢而戒道指途河渭發引岷嶓粵以丙丁之日次于暉公別舍蓋言離也爾其巖泉列坐竹樹交筵吐清藹於軒牕棲白雲於左右參差池榭亂山水之清陰繚繞階庭雜峯崖之異勢入禪林而避暑肅風景於中林開水殿而追涼徹氛埃於戶外瑤琴合奏翠輦時行談竊窺於天人極留連於四續前賞 卷二十 序 十八 唐

暑刻既而歡樂協良辰征攀白日而不迴唱浮雲而告別山光黯黯凝綠樹之將暉風氣沉沉結蒼雲而遂晚雖同交未阻風月可留岐路方乖關山成恨嗟乎朝廷子入期富貴於崇朝林嶺吾棲學神仙而未畢青霞路絕朱紱途遙言此會之何時願相逢而誰代永懷千古豈知仁者之交凡我三人蓋崇不朽之迹斯文未喪題之此山同疏六韻云爾

暑春於江夏送張承祖之東都序

李 曰

吁咄哉僕書室中愁亦已久矣每思欲遐登蓬萊極目四海手弄白日頂摩青穹揮斥幽憤不可得也而金骨未變王顏以緇何嘗不捫松傷心撫鶴歎息誤學書劍薄遊人間紫禁九重碧山萬里有才無命甘於後時劉表不用於橋衡暫來江夏賀循喜逢於張翰且樂船中遇達人張侯大雅君子統泛舟之役在清川之湄談玄賦詩連興數月醉盡花柳實窮江山王命有程告以于邁煙景之色慘為愁容繫飛帆於四續前賞 卷二十 序 十九 唐

半天汎渾水於遙海欲去不去更開芳樽離哀中趣逸人外平生酣暢未若此時至於清談品飲雄筆麗藻笑飲醇酒醉揮素琴余實不愧於古人也揚袂遠別向時歸來想洛陽之秋風鱸伊魚以相待詩可贈遠無乃闕乎

城中雖而
自飢而
通惠

開精集什
開釋

送賓侍御知河西和繼還京序 高適

天子務西州之實歲繼億計何始於貴取而以耗稱
俾邊兵受寒戰馬多瘦輓域中之稅鑄海上之山江
淮之人蓋奔命矣豈財賦之地抑以從來將利害之
鄉猶有所關廟堂精思其故表寶公自憲開而董之
關精叢勝之病發揮鹵莽之極政之大者不其然與
今農夫力於必登廉賈知夫勇賤鳴戲若惟思之義
以見天下之兵我幕府涼公勤勞王家常用此道于
戈所適戎狄相弔宜哉八月既望公於是領錢穀之
要歸奏朝廷副節制郎中裴公軍司馬員外李公追
四續奇賞 卷二 序

臺閣之舊游惜刺車之遠別席樓船於池上泛雲物
於城下胡琴羌笛繚繞隈隩儼羅袂其映帶洲渚
後飲其東日近臨臨岐路於樽前指京華於天眇有
若可回崔公之送韻嘉其延評數賢之間作適泰斯
人之後敢拜首而序云

送親往吳中序

李華

見觀送蘭州兄詩敬不踰節情而中禮是篇也得詩
人之一端矣先王省方命太師陳詩以觀人風固非
遠嶠之松雪清江之雲月變也久矣將如之何觀其
勉之在昔蘭陵府君高平樊公栢仁懿公兄弟三人
有重名於天下鉅鹿蘭陵之穆也故楊州孝公後之
觀之世父也高平樊之嫡也吾後之宣城文昭公栢
仁之嗣也故中丞蘇州後之夫知卿大夫之族姓班
位之高下見貴春秋而此道將亡自族之不知况他
人乎觀於經感士丐鄒子之祖德於史慕子長孟堅
四續奇賞 卷二 序

之自叙羈旅無書往吳中竟以備家傳之遺闕附之
於篇吾病矣老矣是行也慰我祗命聿脩之心永矣
二年四月庚寅叔父華序

送張玄武序

元結

乙未中詔吳興張公爲玄武縣大夫公舊友河東柳潛夫裴季安扶風竇伯明趙郡李長源河南元大山將辭譙言悉以言贈上有勸仁惠郵勞苦之風下有惜離異戒行役之諭元子聞之中有所指因家將日極太寧垂休八荒故自近年兵出滇外訂者或曰西南少疲是以天子特有命也將天之命斯未易然於戲蜀之遺民化於秦漢純古之道其由未知無置此焉姑取廢也如德以涵灌義以封植其教遐遠其人迎囑至乎不可固未必也則曰保仁以敦養流惠以

西續奇賞

卷二十序

二十三唐

七

懷恤知其所勞示其所安無以醜之當可然也潛夫聞之中興不樂嘆曰吾嘗與朋友有四方之興不甚感人如今之心多問其故對曰嗟嗟子能有是言也吾故感焉行有規矣多無曰我四十於此無曰我時祿位下哉公乃復曰當不失於二公之意爲異年觀會之方也已敢戒行役敢自清慎終不貽朋友之憂何如於是醉歌中堂極樂而已諸公有贈遙相編次

送祖評事赴黔府李中丞使幕序

任華

自武陵守擁旄分閫有唐已來李公一人而已自非忠義特達有文武才略者曷以致茲公以黔巫之地西控微瀘彭濮東接桂林象郡北漸巴峽南馳滄溟蓋蠻夷獠俗罕運聲教必藉於幕畫而詳延祖生豈伊異人卽我府主隴西公之嘉客也方將表於金闕而加之鐵冠適會有黔中之命相繼而至夫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况黔中桂林兄弟之國又何間然哉俾朝廷知黔中得人與桂林得人何異出錢何許

西續奇賞

卷二十序

二十三唐

七

吾嘗見樵童之宿醉西商之背金石聲自輒有金聲青山白雲恨非吾上皇承命製序因贈以詩不意吾子以忠貞爲本又當指蹤不選地感思不歸身孔見賢良則引而薦之勿憚勿疑見仇怨則報之以德勿瑕勿疵吾常以此爲終身之寶今以終身之寶贈君以謂何如也

送李英宰新都序

任華

宗室後進，有以學術辭藻著稱者，莫也。少好學，通九流百家之言，善屬文，頗有大節。去年制舉不捷，無何以書歷抵二相國，論安邊術，由是召試西掖。凡數十百人，莫與莊若訥高郢同入高等，何垂翅於制舉，而奮翼於西掖哉！蓋道之屈伸，命之通塞，各有時也。執政以彛大人在蜀，故授新都，以榮之。莫豈不欲高步臺省，時時與朝廷羣公談笑，所以俯就遠縣，蓋爲大人屈耳。秦雲滿天，條聚忽散，與子分飛，亦爾也。古人別遠貴於贈言，子昔爲什邡令，蓋鳴琴不下堂而理四鄰，子實卷二十下，唐今領新都，則異於彼焉。蓋以廬井灰於焚蕝之後，庶瘡於刀箭之末，樹立存育，洪惟艱哉！况奔衝填湊，晝夜風雨，誅求供應，晦山岳，其親庶務，則宜戴星而出，戴星而入焉。其接賓客，則宜一沐三起，一飯三吐焉。此朋友之望也。如月照雪峯，花飛錦江，當有新詩，時復寄來，念之哉。李生。

送蘭舍人兼武州長史序

于邵

舍人大以元昆尹京之明月，始爲西府連辟，將展驥足於廣西之地，所以懲彼叛亂，與人休息。君子謂此舉也，得於治理，失於屈賢，譬諸汙池而集鵲鳳矣。然則國家多故，亭障猶虞，不爲利遷，可以道進。所居則化，我何在焉？况瓌姿偉望，約之以禮，兄友弟悌，必因子心，無終食之間，違仁矧三州之與四海，云爾勉此千邁，怡然告別羣鸞，尚轉四月，猶花長江一望翠幘，如畫佳興，滿目曷唯宦遊，監察御史楊公特進兼鴻臚吳公慰相宴接，情言不盡，諸公陪歡，各以義治，邵四續詩實卷二十下，唐野人也，實忝中表，趨風自允，渴口增勤，俄然此離如失，羽翼郊垌之送惜也，何言。

送崔副使歸洪州幕府序

待 載

今四方諸侯裂土王荷天爵開蓮花之府者凡五十餘鎮焉以禮義相推以賓佐相高長城巨防懸在一士苟人非髦彥延納失所雖地方千里財賦百倍有識君子咸舉手而指之我主君常侍李君以南昌軍倅辟于崔君真得賢也崔君名稅字公約天質方厚氣色淳重有端正之行業有操斷之利用柔則水順剛乃山峙工文章善笑謔言語飲酒可百觴交朋友好與遊者如攀瓊枝坐瑤圃油然竟日而不知厭也始以貞幹調補義興尉參河南府軍事割而不細曠而

四續奇賞

卷二十

序

二十七

唐

之傲士林籍籍有自來矣十六年冬自洛陽抵襄州歷江夏將祗承本府之命大夫何公上才碩望作鎮茲地十四年矣急才愛士與飢渴等每賓客至登府門下陳榻者輒損折威重降就禮數歡愉周旋禮期洞開况與常侍交分重丘山疆場連風煙見我從事更如會而不得不留連繼繼以道平生之意于茲是窮勝賞酬宴賦景無徒盡花不浪發江夏郡東有黃鶴山山中頭陀大雲精舍顓師竹院惟一師茶圃又有東城石壁壁前有桃李樹千株澤國多雨芳華久

是春

困適值寒食前後天野晴明衆花齊發火然雪白是日也或嗤九劍之跳躍鄙絲桐之嘈囂大夫乃減徒御挈琴酒相與屢遊乎其間遭石而坐觸陰而息雅杯徐行微微春風好鳥一聲爲我笙鏘往復如此彌旬累晝皆所以竭主人之志盡公約之歡也明發理棹黯然愁暮南浦悠悠別如之何於戲古人云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十實并之矣常恐後會追之不及恨恨正在於此耳公約得不思之乎得不念之乎展布才力好輔君子以成賓主之美乎所望也

四續奇賞

卷二十

序

二十七

唐

述冠于首章不知慚怍一從也請咸賦春中一物爲道路之志

送盧侍御史赴王令公幕序

符載

持俯仰全檢劑從容溫謹之地離齷之士也。時俗尚奇偉抗志風雲之表從橫之才也。監察御史范陽盧公神宇聳峙襟靈爽拔脫奇細於塵垢得豪雋於意氣義分形於造次才盡充於懷抱邁跡遐逸與人無倫年未弱冠爲鄱陽尉目事必問無留刃勢掩曹輩快聲馳江西伯常侍鮑公祭酒李公寵以賓介之目授以叢劇之務政或闕漏我能補焉無幾何馳車遠遊北至恒冀聞以利計于司徒王公司徒器之開深沉之懷垂沛然之愛歡則膠固義存諷諭故

四續奇賞

卷二十

二十八

能不四五年始自黃綬歷廷評司直冠惠文冠御史雖取恩知已實自躡青雲之梯也。况年纔黑髮未色照地奮于名跡其心嶷嶷則氣高五白之博室有千金之數直大夫豪達之事豈足累臨目之祖耶。一昨扁舟南行次廬陵郡下適值侍御將歸車幕幸接便道爲共濟之遊話酣意密備取賢士君之感業歡喜失次若無所從因輒以狂言私自忖度以爲人生於世其公者樹勳烈銘鼎彝休聲與鍾重之無窮其私者富貴壽考而已矣。今令公功德格皇天忠義貫古人地方數千里甲兵十餘萬身爲上公壽方無疆英

英三子殷如川瀆尚書以寬厚保師旅大夫以沉毅

威暴亂都尉以才智承恩澤一門雄雉洪業所鍾生

人之美盡於斯矣成天下之務者時也射萬世之利

者勢也若當此時抗雙旌驅四牡星馳丹陛對數休

命彼燕趙東平之諸侯恥不若也皆執玉帛爭脩覲

禮使純誠動鬼神之感光耀增日月之輝君臣之道

穆穆皇皇則史冊之美又盡於此矣夫何大戎之瑣

細而敢爲大國之患難紆令公之思慮哉侍御犀額

燕領骨狀其肯懸知是行也必能露丹懇騁飛辨大

陳明義以酬國恩山中異日偶承來問聞侍御褒衣

四續奇賞

卷二十

三十九

結綬從公于北闕之下明天子以卿大夫印綬加之不可得而讓也。窮秋葉脫雁號霜勁矣行道聞松下帆鍾陵衆君子珪璋偉士英華照爛笑侍御之所從也樂請持詩什以貺之載懦天也酺腸所謂以附于叙末

潯陽歲暮送徐十九景威遊潯府序

符載

道舊者同志之至觀乎送遠者有情之至也乎二者
激人中腸我獨何謂鍾此懷抱始余與徐君議面余
獨一言道合遂相顧提載即亟往候太傅夫人起居
他年余及楊郎中偕詣梓潼依李太傅生亦相從其
於講道藝攻闕漏時上下鄴中諸山賦詩舉酒吟嘯
風月每至忘形骸也爾後鳥飛雲散南北四去邈邈
悠悠凡十餘年一昨余被命召為江西從事生乃枉
道顧訪病劣不在罷歸潯陽生亦策馬相隨余有茅
田在潯南西嶺下前有芙蓉菱芡後有高梧大竹家

口實

千一

實無他其日為徐君春黃梁煪國蔬鱸鱖散器相顧
下筋頽然蒼蒼下快然偃仰至宵夜即燦新火觴白酒
引滿之際更語曩事襟期浩然如太古時人間萬累
無非漚枻斯何為樂之甚也徐君倚寓成都日久
帝欲執持尊老歸家洛陽寒氣綿薄不與意會澤
潯從事尚書郎鄭君士美生之姑之子也長材端操
成好中外將自茲始裂裳而從之間頗未熟就快相
送歲暮風雪獨遊萬里會而寄書杳杳何期又一何
愁慕之深也徐君方厚有志氣履行醇固善為文匪

華月照叩之乃應加以身長七尺聲如笙簧能飲酒
千餘觴語勝勝自標韻所至之地方伯牧守高賢
士大夫莫不為予前席倒屣仰士道其幾乎喪矣况
山東望雄諸侯賢明舉才勝萬樹動當世豫章之餘
寧逃於班輪之目乎厚自珍重無患知已崔君行先
齊君照予之舊友也邨君士美盧君項予得之友人
蕭易簡也此數君子皆以宏才宿書幕中寒暑推謝
為予問其無恙否耶復以是便代雙鄉

因續奇賞

卷二

三十一

荊州與楊衡說舊因送遊南越序

符載

載弱年與北海生簡言隴西李元象泊中師高明會
合于蜀四人相依然為友遂同詣青城山斬刈
葦手樹屋宇俱務佐王之學初載未知書其所覽
誦章句而已中師發明大體擊去疵難誘我於疏通
博之地亦我於精淳玄顯之際德之道實有力焉
無獲何共欲張聞其道路方乘扁舟沿三峽造潯陽
廬山復營遂居遂我造棲二三子以道德相橋以林
壑相高精綜六籍翔翔百氏錄是聲譽殷然為江湖
四清所賞

卷二十一

三

聞人居五六年載出廬岳歸蜀問起居中師愛惜
思振衣相送沂九江歷楚抵梯歸而旋執祛之際互
脩前志已巳歲自成都至中師自長安僑寓荊州羈
旅相依各被婚娶困于柴木去歲迄今山間荐臻王
李二生相次殞零草堂無主雲林索寞鄉風長想不
知涕之橫墜也噫青楓匡廬岑嶽際天下有煙霞上
有神仙緬懷曩昔遙遙其下背負素琴手持道書掬
泉掃石吟嘯終晝是時年少無事費傷光景造適則
止不知其他孰謂倏忽與中師啓煩襟期晦明一十
二年于茲矣辭山林墮塵滓五變星霜矣歲月馳于

外憂喜攻于內動非濟當世之務靜不庇環堵之室
泥塗碌碌視日且暮永言念此厚用慙穢思欲攀石
門之松桂宿靈岳之煙月可再得乎然踟躕者多整
平出處知幾者不滯于進取前年冬中師聊整文思
起嘗於禮閣間飛聲騰陵譟動公卿當伯翰教俯授
高第雖不當素尚亦天路之鴻漸也世之錄此而進
者必聯振六翮聿求昇翥苟有便捷躍登青冥十六
七矣中師於食淹恤內顧勤窶策馬南向慰其室家
未幾而囊金中罄庖煙屢絕乘時蒸餼將遊炎方又
何其落也相國齊公挺鸞皇之儀懋經綸之謨新
四清所賞

卷二十一

三

荷天寵安越服執事行業明白且口親舊或將脩
假道之禮不為丁寧結約求以自輔乎重慎舟楫無
畏遠道議者云五嶺風候加飡飯日舉醇酒數觴可
以佐助正氣生其誌之

送邠寧獨孤書記赴辟命序 柳宗元

僕聞歲驛遊邠疆今戎帥揚大夫時為候奄盡護羣牧用舊法筆令不吐強禦下莫有逗撓陵暴而犯令者況斷壯勇專志武力出麾下取主公之節鉞而代之位鶚冠者仰而榮之今又能勞貴文雅以符召文士之秀者河南獨孤密署為記室俾職文翰翕然致得士之稱於談者之口蓋朝廷以勇爵論將帥豈隘也哉獨孤生與仲兄實連舉進士並時管記于漢中新平二連帥府俱以筆視承荷舊德位未達而榮如貴仕其難乎哉噫自犬戎陷河右逼西鄙精兵備虞內讀奇賞卷二十序三十四唐縣道告勞內陞中府太倉之蓄僅而後廢投石而費勇者思所以奮力論者以為天子且復河壩故船拓達西戎而罷諸侯之兵則曳裾戎幕之下專美文墨為壯大捧腹其未可也吾子歷覽古今之變而通其得失楚將拒客盡於借劬之宴發羣謀于草莽之華焉明天子論列熟計而道揚威命然後議笑巧組賦軍之樂移書飛文諭告西土劫脅之伍仰其單食中牙撫逆士誠在吾子而已矧慎辭令使為之書雖然之文炳烈于漢史真可慕也不然是項項在惡是置齒牙間而榮吾子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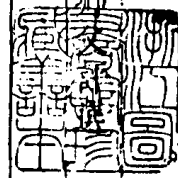
送崔羣序 柳宗元

貞松產於巖嶺高且聳秀條暢碩茂粹然立于千仞之表扣氣之發也寧和氣之至者必合以正性於是貞心勁質用固其本禦攘冰霜以貫歲寒故君子儀之清河崔敦詩有柔儒溫文之道以和其氣近仁復禮物義歸厚其有稟者歟有雅厚質方之誠以正其性慈論忠告交道其直其有合者歟是故曰章之聲振于京師常與隴西李杓直南陽韓安平治余為交杓直敦柔深明冲曠坦夷慕崔君之和安平屬而端毅高朗振邁悅崔君之正余以剛柔不常造次與四續奇賞卷二十序三五唐宜求正於韓襲和於李就崔君而考其中焉忘言相親默與道合今將寧觀東別張栗于邁且踐於野底命為之序余於崔君有通家之舊外黨之親然吾不以為是合之崔君以文學登於儀曹揚丁丁庭甲俊造之選首歸校之任然吾不以是視之於其序也故載之其末云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二十一

序類

古吳陳仁錫明卿



送別

送從弟謀序

唐柳宗元

送僧皓初序

唐柳宗元

送簡師序

唐皇甫湜

送豆盧處士序

唐陸龜蒙

送薛處士序

唐陳黯

送王祭序

唐駱賓王

四續奇賞卷二十一

送三少府序

唐杜牧

送馮定序

唐李翱

送孫正之序

宋王安石

送焦千之序

宋劉敞

送田承君序

宋鄒浩

送趙希道序

宋潘興嗣

送李端叔序

宋張耒

送楊子聰序

宋歐陽修

送周屯田序

宋曾鞏

送丁璠序

宋曾鞏

送蔡元振序

宋曾鞏

送段康侯序

宋晁補之

送劉公權序

宋晁補之

送李文老序

宋晁補之

送梁彥中序

元好問

送喻秀才序

元何中

送楊純甫序

元姚燧

送馬翰林序

元元明善

別盧主簿序

唐王勃

名字

四續奇賞卷二十一

劉景烈字解

宋劉敞

秦少游字序

宋陳師道

李憺字非我序

宋晁補之

杜輿子師名字序

宋晁補之

李浩字季良序

宋晁補之

李去病字仲霍序

宋晁補之

送從弟謀歸武陵序

柳宗元

吾與謀由高祖王父而異。謀少吾二歲。往時在長安居相通也。與謀皆其少。獨見謀在衆少。言好經書。心異之。其後吾爲京兆從事。謀來舉進士。復相得益。却謀盛爲文辭。通外家書。一再不勝懼。祿養之。後棄去。爲廣州從事。復佐邕州。連得薦舉。至御史。後以智免。歸家江陵。有宅一區。環之以桑。有僮指三百。有田五百畝。樹之穀。藝之麻。養有徒。出有車。無求于人。日率諸弟具清甘。鬪鬯。視寒溫之宜。其曠則讀書。講古人所謂求其道之至者。以相勵也。過永州。爲吾留信。次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一

三一唐

具道其所爲者。凡士人居家。孝悌恭儉。爲吏祗肅。出則信入。則厚足。其家不以非道進其身。不以苟得時退則退。尊老無井臼之勞。安和而益壽。兄弟衍衍。以相友。不謀食而食給。不謀道而道顯。則謀之去進士。爲從事于遠始也。吾疑焉。今也。吾是焉。別九歲而會於此。視其貌益偉。問其業益習。叩其志益堅。於序吾不振久矣。識者曰。今之世。稍有人焉。若謀之出處。所謂人歟。或問管仲。孔子曰。人也。謀雖不藏於爲道無悖。亦可以有是名也。抑又聞聖人之必至。謀之業良矣。而又增焉。志專矣。而

若不足焉。孔子之門。不道管晏。則謀之爲人也。其可

度哉。吾不智。觸罪。擯越楚間。六年。築室茨草。爲圃于湘之西。穿池。可以漁。種黍。可以酒。甘終爲永州民。又恨徒費祿食。而無所答。下愧農夫。上慙王官。追計往時。咎過日夜。反覆無一食。而安於口。平于心。若是者。豈不以少好名譽。嗜味得毒。而至於是用。是愈賢謀之去進士。爲從事。以足其家。終始孝悌。今雖羨之。豈復可得。謀在南方。有令名。其所爲。日聞於人。吾恐謀不幸。又爲吾之所悔者。將已之。而不能得。可若何。然謀以信厚。少言。畜其志。以周於事。雖履吾跡。將不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一

四一唐

至于吾之禍。則謀何悔之有。苟能是。雖至于大富貴。又何採耶。振吾宗者。其惟望乎爾。

送僧浩初序

柳宗元

若人知此
世不其同

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圖言嘗余與浮圖遊近隴西李生礎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余且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于性情昭然不與孔子異道退之好儒未能過楊子楊子之書於莊墨申韓亦有取焉浮圖者及不及莊墨申韓之惟僻險賊耶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交惡來盜跖而殘季札由余乎非所謂去名求實者矣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罪者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一

五

唐

其跡也曰髡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為耕農蠶桑而活乎今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與其人遊者非不能通其言且凡為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閑安者為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軋也則舍是其焉從吾之好與浮圖遊以此今浩初聞其性愛其情讀其書通其理唯山水之樂有文而文之又父子成爲其道以居居汨焉而無求則其賢於為道者申韓之言而逐逐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軋者其亦遠矣李生礎與浩初又

好佛而休
世不其同

今之往也以吾言示之四非人竊退之視何如也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一

六

唐

吉州送簡師序宋丞序

皇甫湜

鳳羽而麟毛爲異祿也。經傳以興比於聖人。豈非以其心不以其形者耶。師雖佛其名而儒其行。雖夷秋其衣服而人其知。雖未齒于土與鳳麟類矣。不猶愈於冠儒冠服朝服或溺于淫恠之說以數異倫者耶。嗚呼。師吾獨賢也。刑部侍郎昌黎韓愈既貶于潮州。浮屠之徒歡快以排師。獨憤起訪余求序行以資適潮。不顧蛇山鱗木萬里之險。毒若將朝得進拜而夕死可者。嗚呼。悲夫。吾絳不得侶師以馳。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一 序

七 唐

送豆盧處士謁宋丞序

陸龜蒙

龜蒙讀揚雄所爲書。知太玄準易。法言準論語。晚得文中子王先生中說。又知其書與法言相類。道之始塞而終通。子雲軌軌不足當也。何者。子雲仕于西漢。未屬莽賢用事。皆進符命取寵。雄獨默然。以窮愁著書。病不得免。人希至其門。止一侯。邑從之。今太玄法言而已。文中子生于隋代。知聖人之道不行。歸河汾間。脩先君之業。九年而功就。謂之王氏六經門徒。弟子有若鉅鹿魏公河南房公。京兆杜公。代郡李公。咸并而稱師。受王佐之道。隋亡。文中子沒。門人歸于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一 序

八 唐

唐肅發文中子所受之道。左右其理。文皇每歎曰。魏徵教我功業如此。恨不使封德彝見之。逮今十八聖。舉其君必曰太宗。舉其相必曰房魏。上下之心。耻不及貞觀。則生人受賜足矣。豈非文中子之道始塞而終通乎。丈人文中子外諸孫也。誦文中子之書不絕于口。率弟兄耕稼以自給。一旦訪龜蒙曰。宣中兵荒。來人不足。犬豕之食。安能遂退藏耶。吾從弟子相天下矣。吾西而見之。龜蒙曰。夫人外族之門人。實作良輔。齡家有丞相。必以房魏之道致君中興。是內外有德于四海也。此行徒東歸也。丞相未升甲科時年纔

可

出弱冠龜蒙幸得參遊中以兄事之許與膠固形于
 詠歌及丞相爲朝鉅儒居侍從之列龜蒙江湖遺病
 不能起一耒而耕一船而漁有文三十編有書數千
 牒未嘗干東諸侯故沒沒然無一人道着名字今丞
 相方築太平之基架群材立清廟丈人乘間宴語幽
 从試丞相意復念以小樹城非秋霖聲高中夜對榻
 有苦吟生耶因丈人之行敘房魏得王佐之道丞相
 追貞觀之風小子復言曩日之分雜而書之用以爲
 送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一 序

九 唐

送薛處士序

杜牧

處士之名何哉潛山隱市皆處士也在山也且非頑
 如木石也在市也亦非愚如市人也蓋有大智不得
 大用故羞耻不出寧反與市人木石爲伍也國有大
 智之人不能大用是國病也故處士之名自負也謗
 國也非大君子其孰能當之薛君之處蓋自負也果
 能窺測堯舜孔子之道使指制有方弛張不窮則上
 之命一自來子之廬子之身一日立上之朝使我輩
 皆則來問學仕則來問政千辨萬索滔滔而得若如
 此則善苟未匡是而遽名曰處士雖吾子自負其不
 爲矯歟其敢用此贈行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一 序

十 唐

送王祭序

陳黶

黶去歲自衷中還，輒下輔文出新試，相示其間有江南春賦篇，末云：今日併爲天下春。無江南，今江北某即賀其登選于時矣。何者？以輔文家於江南，其詞意有是非前朕耶？今春果擢上第，夏六月告歸省于闐，命序送行，某辭以未第，言不爲時重。輔文曰：吾所知者，惟道與義，豈以已第未第爲重輕哉？愚竊是不得讓鱗羣之衆也。必聖其龍羽族之多也，必瑞其鳳凰非四翼龍非二首，所以異於鱗羽者，惟其稀出耳。嚮使日百時于盈川，溢陸則蛇虺鳩雀無非龍鳳矣。其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一

十一 唐

誰曰聖且瑞哉？進士科由漢迄唐爲擢賢之首也。寰瀛之大億兆之衆，歲貢其籍者數幾于千，有司升其名者復止於三十，其不爲賢而且稀乎？輔文早歲業儒而深於詞賦，其體物詠調與相如，揚雄之流，異代而工也。故角十文陣而聲光振起，今之中選是榮也。黶想當慶之晨，爲鄉里收觀，孰不謂人之龍鳳乎？黶哉，輔文是行也，足以自重。

送疏言禪師太原取經詩序

李節

業儒之人喜排釋氏，其論必曰：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代皆無有釋氏之典，哀亂之所奉也。宜一掃絕劉革之使不得滋，釋氏源于漢流於晉，瀾漫于宋魏齊梁陳隋唐，孝和聖具之間，論者之言粗矣。即能知其然，未知其所以然者也。吾請言之：昔有一夫膚膺而色凝，氣烈而神清，未嘗謁醫，未嘗禱鬼，恬然保順，罔有札瘥之患，故善也。即一夫不幸而有寒暑風濕之病，背癢而足蹙，耳聾而目眩，於是攻策之術用焉，稊稂之事紛焉。是二夫豈特相反耶？蓋病與不病異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一

十二 唐

勢也。嗟乎三代之前世康矣，三代之今世病矣。三代之前禹湯文武德義藩之，周公孔子典教持之道風雖衰，漸漬猶存，故不勝信惡知避善。於是右擊壤之歌，由庚之詩，人人而樂也。三代之季，道風大衰，力詐以覆信，扇流而傲朴，善以柔退，惡以強用，發井田則豪奪相乘，食封略則攻戰並用，矣務實節則榮錄之臣見矣，務勝下則指剋之吏貴矣。士所以御其下者欺之下，所以奉其上者苟之上，下相仇激爲怨俗，於是有所汨羅之客，有所石之夫人，人人愁怨也。夫釋氏之教以清淨恬虛爲禪定，以柔謙退讓爲忍辱，故怨

漢代須作
氏傳敘

歸功什氏
亦本

爭可得而息也以非薄勤苦爲修行以窮達壽夭爲
因果故賤陋可得而安也故其喻云必煩惱乃見佛
性則其本衰代之風激之也夫衰代之風舉無可樂
者也不有釋氏以救之尚安所寄心乎論者不責衰
代之俗而尤釋氏之盛則是抱疾之夫而責其醫禱
攻療者也徒知釋因衰代而生不知衰代須釋氏之
救也何以言之耶夫俗既病矣人既愁矣不有釋氏
使安其分勇者將奮而思圖智者將靜而思謀則阡
陌之人將紛紛而羣起矣今釋氏一歸之分而不責
千人故賢智儒朗之士皆息心焉其不能達此其愚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一

上

人也惟上所役焉故離衰亂之俗可得而安賴此也
若之何而翦去之哉論者不思釋氏扶世助化之大
益而疾其雕鏤綵繪之小費吾故曰能知其然不知
其所以然者也會昌季年武宗大翦釋氏巾其徒且
數萬之民縣具其居容貌于土木者沉諸水言詞于
紙素者烈諸火分命御史乘驛走天下察敢隱匿者
罪之由是天下名詞珍宇毀撤如掃天子建號之初
雪釋氏之不可廢也詔徐復之而自湖已南遠人畏
法不能酌朝廷之體前時焚撤書像殆無遺者後雖
明命復許制立莫能得其書道林寺湘川之勝遊也

有釋疏言警辯有謀獨曰太原府國家舊都多釋祠
我聞其帥司空范陽公天下仁人我第往求購釋氏
遺文以惠湘川之人宜其聽我而助成之矣即杖而
北遊既上謁軍門范陽公果諾之因四求散佚不成
蘊帙者至釋祠不見焚而副剽者又命講丐以補繕
闕漏者月未幾凡得釋經五千四百八卷以大中九
年秋八月輦自河東而歸于湘焉噫釋氏之助世既
言之矣向非我君洞鑒理源其何能復立之耶既立
之且古其書非有疏言識遠而誠堅孰克弘之耶吾
喜疏言奉君之令演釋之宗不憚寒暑之勤德及遠
內書奇賞

卷三十一

上

人而敘其事且贈以詩詩曰湘川猶舊公舊且恨
月政業倫今更莫之馴繫釋氏今易以復何得在
今釋在斯文湘水滔滔今四望何已獲耽耽兮今云
樹靡靡月沉浦今煙暝山橋席卷兮櫓非開懷仰今
嘯詠鼓長波今何時還湘川超忽今落日晚晚松覆
秋亭兮蘭披春曉上人去兮幾千里何日同遊兮湘
川水

夏初錢宋三少府之豐城序

駱賓王

照然銷魂者豈非生離之恨歟況帝里天津襟衢分
黑龍之水巴陵地道極江通白馬之門親友徘徊絳
歡言于促膝故人樽酒掩離涕于交頤于時晚吹吟
桐疑奏離別之曲輕秋入奏似驚搖落之情白日將
頽青山行暮想姑蘇之地夕露霑衣望吳會之郊斷
雲飄蓋嗟乎岐路是他鄉之恨溝水非明日之歡雖
王司馬吳太阿之氣可懾金陵背楚小山之路行遙
盡各賦詩式昭離緒云爾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一 序

十五 唐

送馮定序

李翔

馮生自負其氣而中立上無援下無交名聲未振耀
于京師生信無罪是乃時之八見之者或不能知之
知之者則不敢言是以再舉進士皆不如其心謂生
無戚戚蓋以他人爲解予聯以雜文罷黜不知者亦
紛紛交笑之其自負益明退學書感情而爲文遂遭
知音成其名當黜辱時吾不言其拙也豈無命耶及
既得時吾又不自言其智也豈有命耶故謂生無戚
戚生家貧甚不能居告我遊成都成都岷峨山合
氣于江源往往出奇怪之人古有司馬相如楊雄嚴
君平其人矣至茲千年不聞生遊成都我爲我驚岷
峨何其久無人耶其風俗輕奢豪奢人易留生其思
述出于劍門之艱難勿我憂也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一 序

十六 唐

送孫正之序

王安石

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已、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若、顛、跌、不、肯、一、失、訕、已、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于、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脩、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已、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佛、老、已、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軻、者、可、謂、術、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于、君、使、真、儒、之、效、不、白、于、當、世、然、其、于、衆、人、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世、圓、冠、絛、如、大、袪、襜、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者、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一

十七

而默也

送焦千之序

劉攽

故、嘗、論、鄉、舉、里、選、之、法、難、全、行、於、今、自、三、代、之、盛、諸、侯、列、國、與、郡、縣、不、同、及、事、久、遠、不、傳、且、置、不、言、夫、東、西、漢、之、時、賢、士、長、者、未、嘗、不、仕、郡、縣、也、自、曹、掾、書、史、駁、吏、亭、長、門、幹、街、宰、游、徼、番、夫、盡、儒、生、學、士、爲、之、才、試、于、事、情、見、於、物、則、賢、不、肖、較、然、故、遭、事、不、惑、則、知、其、節、臨、財、不、私、則、知、其、廉、應、對、不、疑、則、知、其、辯、如、此、故、察、舉、易、而、賢、必、卿、卿、夫、決、自、此、出、矣、今、時、士、與、吏、徒、異、物、吏、徒、治、文、書、給、期、期、欲、慈、惠、愚、無、智、貪、諂、無、節、乘、間、窺、隙、詭、法、求、貨、皆、偶、僂、辱、安、以、爲、已、物、故、無、可、以、興、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一

十八

輒罷去時人皆歎惜之謂之道逸不亦宜乎夫州郡

推擇之公也有司考試之明也方將爲國得賢必且
精心審慮拔士于千島豈其崇虛徇名苟得舉逸名
之稱而已則夫十三人者吾雖未盡識之殆皆焦君
之倫無疑於是焉使之從政治警猶發倉以賙貧
乏沃江河以灌下濕沛然其有餘矣然吾聞焦君之
名在第三而他郡有辭禮命而不至者夫焦君之才
既盡美矣况復有過其一二者乎彼辭禮命不至者
又其故何哉彼以迎之致敬之禮未盡其數歟抑彼
皆伊尹太公之儔至三聘而後幡然改丘爲太師然
後載而與之歸乎天下之大未可誣也吾其慕之故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一 序
九 宋

于焦君之行樂道之焉

送田承君序

鄒浩

熙寧元豐間外部貴人爭進義以示寵其視夫家之
赤子甚於蒿萊交夾焚燎極其力而後已蓋所謂失
匠惟恐不傷人者遂使覆露之恩輒逗迤不下於是
諫官御史森森在廷噤不敢出一語爲社稷計况分
職其部中者乎其脇于名分相與影響固不足深責
其慷慨建明屹如勅敵壓之以山丘而首不屈咳之
以雷霆而色不變知保吾赤子以對揚天命而已可
不謂賢哉僕所得者三人其一揚州江都令羅適見
而得之者乎其一信州弋陽令董敦逸聞而得之者
也嗚呼天下幾路列郡幾城館銅章以縣百里者幾
人僕勤訪訪焉不滿三數其難矣哉又羅公之在江
都也其始邑人固有欲殺之者矣在左右固有殺之
者矣鄰封固有唾之者矣未幾唾之者自愧其不能
也毀之者不覺其言出其口也欲殺之者自懼其不
久留也相率圖其像築室而祠之皆承君作尉時熟
手聽覽且嘗信其掌爲僕劇談恨不與爲僚者也
承君貫古今每笑俗儒貴耳而賤目今治西河也肯
捨江都之所得而遠慕卓魯乎苟思民有赴愬而不
獲仲甚于子之沉下僚而持衡者不察也思民有第

作通利
聖少

于衣食之謀甚于子之待次而無以自裕也思民有
流離蕩析而不安其居甚于子之侍老携幼往返于
萬里也將見異時報政不獨踵繼于羅公又與西門
豹史起相望無愧作焉邑之士果有文學如于夏者
乎僕知其為于作頌果有行義如段于木者乎僕知
其格戶持謁願交于下風于之祖于方果不昧亦且
陰自喜曰吾苗裔有人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一 序

二十七

送趙希道序

潘興嗣

予少時以為天下功名惟慷慨魁壘之士能奮力以
取之睥睨而舉且優游而就步則以為不若人矣既
而熟視天下之士顛仆寒餓之際老死林谷之間未
必盡非才而世之出于功名者或異是焉猶中疑而
未決也則取史氏所載上下數千載泛濫而博求之
然後知功名立者或偶于一時不必皆奇男子又有
幸不幸也反而思之則縮縮然不得其所欲因取文
王周公孔子之書顛倒散漫以觀乎消息盈虛之際
則豁然若有所得嗟乎始予之狂猶騰瀾怒濤橫流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一 序

三十一

逆奔吞嗜百川久之勢旋氣定平入于海雖蛟魚百
怪出沒涵涌而不知所以汨乎其中蓋予與希道別
十有三年予之銳氣銷鋒頓拙如此而希道平時尤
喜功名廓落敢言今乃為小官奔走數千里外宜其
憤憤不得于心乃俛首低氣視塵石焉不啻若于
之重豈其所徇者輕而無異于吾之說耶如無異于
吾說則篤吾以自信如是功名之來也有餘其去
無不足適所謂幸不幸者豁然于胸中矣希道其勉
之

送李端叔赴定州教

張耒

耒爲兒童從先人于山陽學官始見端叔爲諸生未
雖未有知意已相親後幾二十年端叔罷官四明道
楚未又獲見耒時已孤端叔弔我悲懷如骨肉後凡
再遇于京師今其再也然端叔每別數年一見其論
議益奇名譽益高今朝廷士大夫相與稱說天下士
屈指不一二必曰吾端叔也元祐八年蘇先生守定
武士願從行者半朝廷皆然不敢有請于先生而蘇
先生一日言于朝請以端叔佐幕府蘇先生之信未
能進退天下士故用子如此然其意可知也未蘇公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一

宋

門人之下列也其親慕端叔不足惟庚午耒臥病城
南門無雞犬晝卧情情端叔嘗夜過我以燭視其面
目見病有間喜動詞色訪覓醫藥以至無恙我之道
藝無取名譽不振端叔獨拳拳如此何也然端叔與
余外家通譜于我另行也豈其出于此非耶八年十
月過我告以將北求余言爲贈行余在交遊中已號
爲多言其敢有愛于子爲今中國患者西北二虜也
狙伺我久矣西小而輕故爲變易北大而重故爲愛
近小者爲大者漸也自北方罷兵中國直信而
不同不以掛于口而慮于心者數十年矣吾知

其故誠知驕虜之不能棄吾之重幣也有司如故事

歲時發幣車馬出門而北顧無事矣凡爲是說者謂
非虜情則不可然人度量相遠未可以千百計也世
固有得一金而喜者何必金帛數十萬亦有得國于
人而不歡者數十萬金帛未足賴也往趙元昊未反
時中國不爲備禦猶今日之信此一旦不遜中國震
動視其治軍立國驕逆悍鸞豈特河隴間一羌酋也
吾安能復以羈縻其父祖者制畜之哉且雄傑之才
未嘗絕于世不在中國必在夷狄高皇帝以氣吞中
原之雄而冒稱張于匈奴高帝終無以困之魏滅蜀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一

宋

晉成吳大敵已盡而符石驚于中國祖宗受其僭亂
天下聽順無復假寇而久之元昊叛于羌自是以來
又數十年矣未聞今北邊要郡有城隍不修器械若
惡也戎軍寡然跬步強敵而人不懼者誠信之也果
賜不鳴要非祥也豺狼不噬要非仁也見其不噬謂
之孔鷲見其不噬待以犬馬呼亦過矣定武虜酋也
其客有悔乎耒頃在洛陽與劉几者語邊事几老將
也謂余曰此見詔書禁邊吏夜飲此曹一旦有意將
使輸其肝腦而平日禁其爲樂爲今役者不亦難乎
大指牛驥酒豐犒而休養之非欲以飽德爲德所以

笑俗之人
豈可屬大

增士氣也。未聞定武異時從軍吏士豐樂豪盛而令燕豆疏惡。終日受饗。腹猶枵然。官吏貧窶。有愁苦無聊之心。且朝廷既委所當費而不愛矣。將軍重兵臨方面。天子屬以何事。而與持籌小吏日夜計口腹之贏。此何爲者也。真能遂不費一錢。纔得幾何哉。子從辟以佐帥軍事。與有貴矣。扶端叔之學問詞章而從蘄先生如決大川而放之海。是則余無以贊子矣。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一

五

送楊子聰戶曹序

歐陽修

士之仕于州郡者。必視其地大小高下之望。以爲輕重。河南大府也。參軍雖卑。以望而高下之。固與他州郡異矣。然地大望高。居者皆將相名臣達官。居又不久。率一二歲而甚。者半歲而易。故河南吏民間坐而偶語。道其相某將某官者。常名斥而一二歲數之。至于郎中御史方鎮牧守使人貴客由河南出者。入不候于疆。去不餞于郊。途達而不避。市坐者不起。豈素慢哉。蓋其見之習也。彼視公卿大臣要官其易如此。矧所謂參軍者邪。其不羣嘲而隨侮之幸也。參軍每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一

二十六

上府望門而趨。吏摩以肩。過不揖反就焉。持刺執版求通姓名。雖心負其所有。欲進自達。不可得其勢。鬱卑且賤。反甚于他州郡。故爲之者未嘗樂也。然其間能自以頭角顧然而出者鮮矣。其才能之美。非有異乎衆。莫能也。戶曹參軍楊子聰。居府中常衣青衫。騎破虎鶻。出入府門。下人固輩視而慙。易之居一歲。相國彭城公薦之。集賢學士謝公又薦之。士之有文而賢者。盡交之。其能出其頭角矣。若夫而之他州郡。不特顧然而出矣。遂將傑然以獨立也。子聰南人。樂其土風。今秩滿調于吏部。必吏于南也。吾見南之州

郡有傑然而獨出者必楊子聰也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一 序

引作勤
致仕文

送周屯田序

曾肇

士大夫登朝廷年七十上書去其位天子官其一子而聽之亦可爲榮矣然而有若不釋然者余爲之言曰古之士大夫倦而歸者安車几杖膳羞被服百物之珍好自若天子養以燕享飲食鄉射之禮自比子弟祖禱鞠脰以薦其物諮其辭說不干庠序則于朝廷時節之賜與縉紳之禮于其家者不以朝則以夕上之聽其休焉不服勤以事千之自老爲無爲而尊榮也今一日辭事還家而徒御散矣賓客去矣百物之順其欲者不足人之遊嬉屬好之交不與約居而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一 序

二十六

獨游散車乎山墟林外里巷窮閭之間如此其于長者薄也亦曷能使其不佚然乎心耶雖然不及乎尊事可以委蛇其身而益樂不享乎珍好可以窒煩除薄而益安不離乎深山長谷豈不足以易其庠序之位不居其榮豈有患乎其辱哉然則古之所以殷勤奉老者皆世之任事者所自爲于士之倦而歸者顧爲煩且勞也今之置古事者顧有司爲少耳士之老于其家者獨得其自肆也然則何爲動其意耶予爲之言者尚書屯田員外郎周君中復周君與先人俱天聖二年進士與予舊且好也旣爲之辨其不釋然

者又欲其有以處而樂也讀予言者可無與周君而
清令之失矣

明續奇賞

卷二十一

序

序

送丁璫序

曾華

守令之于民近且重易知矣予嘗論今之守令有道
而聞四方者不過數人此數人者非特任守令也過
此數人有千里者相接而無一賢守有百里者相環
而無一賢令至天子大臣嘗患其然則任奉法之人
嚴刺察之科以繩治之諸郡守縣令以罪不任職或
黜或罷者相繼于外于是下詔書擇廷臣使各舉所
知以任守令是天子大臣愛國與民而重守令之意
可謂無不至矣而詔書雖下舉者卒不聞惟令或以
舊制舉不皆循歲月而授每舉者有姓名得而視之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一

序

序

序

推考其材行能堪其舉者卒亦未見焉舉者既然矣
則以余之所見開陰既其人之孰可舉者卒亦未見
焉猶恐余之愚且賤聞與見焉者少不足以知天下
之材也則求夫賢而有名位聞與見之博者而從之
聞其人之孰可舉者卒亦未見焉豈天下之人固可
誣而天固不生材于今哉使天子大臣患天下之弊
則數更法以禦之法日以愈密而弊日以愈多豈今
之去古也遠治天下卒無術哉蓋古人之有庠有序
有師友之游有有司之論而賞罰之始于鄉屬于天
下爲教之詳至此也士也有聖人之道則皆得行其

教有可教之質則皆可爲材且良故古之賢也多賢之多則自公卿大夫至于牛羊倉廩賤官之選咸宜焉獨千里百里之長哉其爲道豈不約且明其爲致天下之材豈不多哉其豈有勞于求而不得人密于法而不勝其弊若今之患哉今也庠序師友賞罰之法非古也士也有聖人之道欲推而教于鄉于天下則無路焉人愚也則愚矣可教而賢者卒誰教之哉故今之賢也少賢之少則自公卿大夫至于牛羊倉廩賤官之選常不足其人焉獨守令哉是以求之無不至其法日以愈密而不足以爲治者其原皆此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一 序 三十一 宋

之出也已噫奚重而不更也姑蘇人丁君琰佐南城商城之政平予知其令曰丁君之佐我也又知其邑人邑人無不樂道之者予既患今之士而常慕古之人每觀良吏一傳則反覆愛之如丁君之信于其邑予于旁近邑之所未見故愛之特深今爲令于淮陰陰之人知其材而舉用之也于今也得人矣使丁君一推是心以往信于此有不信于彼哉求于文者多矣拒而莫之與也獨丁君之行也不求于文而于樂道其所常論者以送之以示重丁君其勉之且勉天下之凡爲吏者也

送蔡元振序 曾鞏

古之州從事皆自辟士士亦擇所從故賓主相得也如不得其志去之可也今之州從事皆命于朝非惟守不得擇士士亦不得擇所從賓主豈盡相得哉如不得其志未可以輒去也故守之治從事無爲可也守之不治從事舉其政亦勢然也議者不原其勢以爲州之政當一出于守從事舉其政則爲立異爲侵官噫從事可否其州事職也不惟其同守之同則舍已之事而求與之同可乎不可也州爲不治矣守不自任其責已亦莫之任也可乎不可也則舉其政其職爲立異邪其孰爲侵官邪議者未之思也雖然述其所以然豈士之所喜然哉故曰亦勢然也今四方之從事惟其守之同者多矣幸而材從事昧其政之缺不過室于歎途于議而已脫然莫以爲已事反是焉則激激亦奚以爲也求能自任其責者少矣爲從事乃爾爲公卿大夫士于朝不爾者其幾邪臨川蔡君從事于汀始試其爲政也汀誠爲州治也蔡君可拱而坐也誠未治也人皆觀君也無激也無同也惟其義而已矣蔡君之任也其異日官于朝一于是而已矣亦蔡君之任也可不茂歟其行也來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一 序 三十一 宋

宋吾文故序而送之

送段康侯序

晁補之

故人什邡段君康侯得官桐廬當具舟補之曰頃至新城與桐廬相望七里瀨嚴陵釣磯佳處也康侯曰然陵與光武臥以足加腹報司徒勸書纔二十四字使者嫌少而請以買菜求益不與也亦高矣補之曰士無窮達論歸潔其身惟伯夷伊尹柳下惠可信餘子或遠或近皆累於名陵如道足乎已無求於世招之不至可也至而不仕亦可也何必明人以天子三公皆舊故而恃放蕩以自尊陵操誠高亦近名者莊子曰枯槁之士宿名枯槁自命宿道可也宿名非也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一

三十三

康侯曰然補之曰古惟兩士近不類於名者其一士猶恨其自言也康侯曰何耶補之曰晉文公嘗從士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將入綿上山中其母曰亦使知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矣何以文爲若之推可謂不累於名矣漢韓康賣藥長安市不二價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曰君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康曰我不避名今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爲乃入霸陵山中康避名誠是也愚人識之然去焉可也何必曉疑者以吾果韓康故曰猶恨其自言也然此兩士皆勝陵陵夸世主是顯也非隱也夫

陵何足高光武以禹乘不忌舊故下匹夫乃足高康侯曰然補之因復曰今康侯兒童勒苦學問數以文詞與計偕有司不識卒遺之守經知古廉潔不阿自首栖栖以其妻孥跋山浮江數千里康侯不以人不知慍見人呼我愚則我亦愚以方前兩士者不累於名不更近乎豈其必若嚴陵夸乃足高雖然士生一世取不羈作高與卑或勢所遇不足道桐廬佳山水山水多秀民康侯官餘暇與其邑子田野逸士言而時察之得無物色有知陵枯槁自喜者猶持竿其類中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一

三十三

送劉公權序

晁補之

田文好客，鄉邑之人以食客自足，然文廢客亦稍稍去，文恨之，或曰：君不見夫趨市者乎？平日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求物忘其中，余蚤爲流輩所推，雖無邑人以奉客，而客從余游亦不厭，嘗守三郡，所薦士數十人，得罪而歸，坐田里七年，客以書來或過之，曰：纔三人所舍，遠城郭，陸無以同居，冰無以佐刺舟，然余每誦或者語亦無意於客也，而開封劉君公權無平日舊，乃惠然數過余，寒不以坐，無氈而躡，不以麥飯，葱葉菲而不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一

三十五

吳也，田野無酒，徒劉君又飲酒溫克，故余與之游，如平日客，或劇飲大歡，無疵吝，或偶坐終日，不相語，唯而出亦忘吾憂，而劉君又嗚然去，余爲之悵悵，劉君世戚里將種，然喜從士大夫游，問其舊所與厚，往往當世知名士，或在朝廷，尊顯或斥逐，因畏劉君不以富貴貧賤變交情，足以愧羣廷尉門外客百輩，其義周近，時士所希得，吾知劉君將有聞於吾人也，故於其來別，以是言贈之。

送李文老字

晁補之

卑陶爲理，或曰：其後有食木子，得全於伊虞之墟者，氏轉而爲李，卑陶事帝，其言爲謨，非如後世刀筆吏，舍曰：微纒榜筆，則無以伸其喙也，指李爲姓者，按唐宗室世系，亦卑陶後，其五千言與易合，下至斯事，荀卿言秦逐客非是，書異甚，小篆有益古訓，漢廣與陵顯，膺固漢末有盛名，言辭抑末也，唐白賀爲歌詩奇怪，朝又通儒學，韓愈非文士伍，然其姓蕃天下，由晉魏而來，王衆將相，有大功業者尤衆，以其顯也，夫人而能言之，而濟陰之李亦唐來宗室，後始余未冠，則與文老之諸父游，今令人公大夫公里中，賢兄弟文老學問，言辭有家法，非如場屋餘子，惟其所以應有司者是，知乃古學過焉而不視，愧卑陶之意者，此也，自余卜緡居凡，切與游，白首不改者，十一二，且其術不利人，人所戒也，而文老獨數過之，不惟不戒，又能焉，余意文老年少氣豪，輕外累殆，意同則悅，不知其它不然，以其諸父厚余，故文老亦慕余，其可也，抑余嘗以譚大揆必爲器，博長才則數化，管寧盈尺以作鏡，目境無不可，而耳目之當琢琢，理十數然必不毀，于章之木可揀之，極而匠謂之此，足爲研鍊百然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一

三十六

皇慶二年冬制詔天下以明年八月賓興士東平梁
宜彥中繇國子伴讀教授開平路至是以選會試禮
部奏其名延祐二年三月賜進士及第擢同知鄆州
事即日至官旬一言艷其行登孫欽惟聖天子奮然
舉百年之墜典將盡得天下儒者使服其官進耀文
雅裁抑刀筆命元臣大僚稱制延問子大夫論定以
及此也甚盛甚休然思昔之爲儒者曰夜呻呿簡諒
冀有司萬一採錄數路竝進得一命稱校官亦軒軒
有光華矣天下之人且缺然曰使斯人得如古射策

決利即見董公孫常有其人迺今出是塗歷一日長
即秉象板卷兔冊紆朱帶褰白衣其爲光華視昔何
如也凡朝廷爲是崇飾美觀委大賜于不報而已然
則其爲責望又何如也豈獨朝廷之意然哉將天下
實望苟其效官臨事廉公以威貞固以幹平居吏民
有所憚緩急國家有所仗是則吾道之光非其一身
之榮也若夫昭昭于白日而昏暮或不保斤斤于小
明而大察或不及動引古人牽制文義投之紛錯茫
不知所爲守彼且圍視而起請曰文雅士固如是耶
使習刀筆者爲是當不至是而世遂紛紜有可感焉

者矣前之日人以我爲儒也曰必幾其用後之日人
以我爲吏也曰必計其效效不效顧利害止其一身
已乎夫當儒者彙進亨奮之一初而叢天下之望若
是然則固于吾道大貨也而有吾道之責者客得無
慮邪彥中氣厚而質溫才裕而學周其在成均士胥
器之計其有一州不足爲吾知其能廉以威日幹焉
者方今聖天子右古之盛恩元臣大僚揀拔之至意
其必去此而無所負且有以豁斯慮以爲吾道光也
古之君子愛其人則閉閣然望其成凡今繇科目舊
他日公卿將相率是焉取世固于彥中有望某博士

也與彥中有同舍之義故無愛其一言

送喻秀才序

何中

客有授中二賦及詩者讀之體裁高雅音節清妥中異之曰此深于昌黎韓子之文者果誰氏耶則以清江喻立對中蓋心之矣延祐丙辰夏始識于封溪之上貌癯而神腴與之言信如古者中益異之問何師曰師皮李賢氏則中友人也此年又嘗之武昌從王佐才龍觀復遊中又有以得其所從焉再見請曰立將造臨川山拜吳先生能一言以紹立其可中笑曰子奚見吳先生爲先生之學古學也科舉取士囊工則得學先生之學殆將不利于子子奚見吳先生爲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一

三十九元

翁見

夫子弟子凡三千人而孔氏家語遷之列傳錄七十有七至見于魯論者無幾人幸而親遇聖人之時又幸親遊聖人之門姓名不少榮見何哉豈非聖國之際無智慧賢不肖群而進退一再識焉而已者不然何寡聞若是哉魯論諸子以能答問故傳曾點漆雕開亞于回參者其言僅一見點猶從容數語開則一語而已儻非夫子有以發之則雖半語不可得而聞又孰知其爲見道也吾意孔門諸人固有勝于點開者世亦不得而悉也然則答問之功又何少哉今吾非敢以夫子况先生亦非敢以孔門諸人擬子四續奇賞卷三十一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一

四十一元

送暢純甫序

姚燧

歐陽子爲宋一代文宗一時所交海內豪俊之士計不千百而止及謝希深尹師魯二人者死序集古錄遂有無謝尹知音之恨嗚呼豈文章也作者難而知之者尤難歟余嘗思古之人唯其言之可以行後爲恃以待他日子雲者出將不病夫舉一世之人不余知也今乃若是亦以有知者爲快而失之爲悲歟余冠首時未嘗學文視流輩所作惟見其不如古人者雖不敢輕非諸口而亦未嘗輕是于心也過而自思人之能者余操處持論且然余不能之何以免人無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一

四十一元

嫉賢之譏乎年二十四始取韓文讀之定筆意爲持以示人譬如童子之間草彼能是余亦能是彼有是余亦有是特爲士林禦侮之一技焉耳或謂有作者風私心益不喜以爲彼忠厚者不欲遽相斥矣姑爲是諛言以愚之不然殆鼓舞之希進其成也自是蒙恥益作既示之人且就立干先師先師亦嘗其而戒之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爲人文範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則以應人之見役也哉非其人而與之與其其人而與之鈞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余用是磨作有亦不以

示人純甫自言得余隻字一言不棄而錄之又言世

無知公者豈惟知之讀而能句句而得其意者猶寡嗚呼世固有厭空桑之瑟而思聞鼓缶者乎然文章以道輕重道以文章輕重世復有班孟堅者出宋古今人物九品之中必以一等置歐陽子則爲去聖賢也有級而不遠其文雖無謝尹之知不害于行後猶以失之爲悲下下之外豈別有等置余爲哉則爲去聖賢也無級而絕遠其文如風花之逐水霜葉之委土朝夕腐耳豈有一言之幾乎古可問之將來乎純甫獨信之自余不可不謂之知己足爲百年之快恐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一

四十二元

純甫由此而取四海不知言之非也然純甫言古文其不輕以出者將以今爲未集積而至千載日以駢雅末流典謨一代之將侍夫蒞民旣爲循吏焉旣旣爲才御史富民又將爲良大農道行一時無暇于爲言乎豈以世莫已知有之而退藏于密也由是而爲書他日與道行一時無暇于爲言則可由是而爲不出若余也雖不善文而善知文則純甫獨笑矣余今以農副行田疇右于其別也叙以問之至元十亥七夕姚燧書

送馬翰林南歸序

元明善

上患吏弊之深以牢也思有以決而破之于是考取士之法做于古而不戾于今者乃設兩科以待國之士諸國士漢士江南士第一名品第六第二名品第七天下翕然以應英翹之士被鄉薦而會試南宮者百三十五人雍古士馬君伯庸巍然在一科之首及廷對大策復在第二于是聲震京師出則群人爭先視焉既而官之曰應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而其弟祖孝亦以科名得陳州判官吁榮矣哉來告余以歸省其母又以余忝在試官

四續奇賞卷二十一

四十三

之末求華以言其歸伯庸之名顯于天下垂于後世歸不待余言而華也雖然竊有告焉余待臣也每聞上旨無或不在儒者有曰儒者守綱常如握拳然嫉者曰俗儒迂闊多窒有曰處大事立大謀則吏不被能也少黜吏者之秩而發其機牙峻之隄防風俗爲之一變若曰吾將收儒之效矣黜者曰尚相觀彼儒之所爲噫爲而輩者不其殆哉夫儒效不易立也不效則將孤所望孤所望且將疑爾儒之不足恃也扼擊泄憤乘隙而攻者翰林也而輩之被攻踞者一人孤上之人之望而疑爾儒也吾且奈何今即官守

勿挾所得恃所資出處而所誦之書不
有司之事乎卿大夫之職乎宰相之業乎母慕高
遠母忽卑近盡心于其所試而我者湛乎其中存夫
如是何患乎儒之效不立哉余之告伯庸者止矣兄
弟以爲然不然歟然之則出以示而同年進士嘗試
自勉又何患吏弊之深者不決而牢者不破耶

四續奇賞卷二十一

四十四

別盧王簿序

王勃

林慮主簿清靈士也達于藝明乎道詮柱下之理駁河上之義振其綱統成其卷軸吾儕服其精博時議稱其典要可謂賢人師古老氏不死矣夫靈芝既秀蘭蕙同薰仙鳳于飛鸞鶴舞翼何則物類之相感也況乎同得此義目擊道存此僕所以望風投款波襟蒲益展轉于寤寐殷勤于左右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然變動之不已乃聚散之恒理繫樽暫離山川有別惟高明之捧腹為吾人之解帶王事靡盬良時易失蓋陳雅志各叙幽懷人賦下詔同疏四韻

云爾

四續奇賞卷三十一

四十五

劉景烈字解

劉敞

劉侯外城公子也而過人者三其弓七鈞而射百步末可以斃牛兵無長短劍無單複應敵施巧倏忽不可知如神居士大夫間而恂恂不失節似儒者予是以嘉之夫士有英邁之氣而非功名之時則略為不用資功名之時而無信任之勢則效為不見今劉侯其天材多矣又無肺腑之親而四方夷狄尚多恣睢者設使因其時奮其氣功名豈遂少哉而久處未試予是以借之他伯因燕飲酒言曰吾名永年而字昌齡以為釋可也以為訓則不可幸有以易之予曰然

四續奇賞卷三十一

四十六

使貴而可以永年則安有齊梁之君使富而可以永年則安有范中行臣齊梁之貴范中行富而忽然不聞波可以永年者安在哉在功名而已矣天地無窮而人之生有涯以夫有涯遊無窮之中而無以自別也雖然作藝然止則已矣雖萬物何辨焉嗟乎此智勇士捐筋骨忘利害而不顧以求就功名者也故一託于義而終身安之金石象其身丹青狀其貌簡策叙其實若是可以永年矣字子以景烈如何座客相和唱善劉侯拜且謝曰謹受教請銘之心不敢須臾忘因序其語授之

秦少游字序

陳師道

熙寧元豐之間，有蘇公之守徐，余以民事大守，間見如客。楊秦子過焉，置醴備樂，如師弟子。其時余病臥里中，聞其行道雍容，逆者旋目，論說偉辯，坐者屬耳。世以此奇之，而亦以此疑之。惟公以爲，爵士是役數歲，從吳歸，見于廣陵逆旅之家，夜半語未卒，別去。余亦以謂當建侯萬里外也。元豐之末，余客東都，秦子從東來，別數歲矣，其容克然，其口隱然，余驚焉，以問秦子曰：「往吾少時，如杜牧之強志盛氣，好大而見奇，讀兵家書，乃與意合，謂功譽可力致，而天下無難事。」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一

四二

顧今二旁，有可勝之勢，願效至計，以行天誅，則夏之故，師唐之過，人流聲無窮，爲計不朽，豈不偉哉！于是字以太虛，以導吾志。今吾年至而慮易，不符蹈險而悔及之，願還四方之事，歸老邑里，如馬少游。于是字以少游，以識吾過，嘗以語公，又以爲可。于子何如？余以謂取善于人，以成其身，君子之止夫。二子或進以經世，或退以存身，可與爲仁矣。然行而難，口而易，持牧之之習，而少游之困，失也。子以倍人之材，學益明矣，猶屈意于少游，豈過直以會曲耶？子年益高，德益大，余將屢驚焉，不一再而止。

名

雖然以子之才，雖不效于世，世不捨子，余意子終有萬里行也。如余之愚，莫宜于世，乃當守丘墓，保田里，力農以奉公上，謹身以訓閭巷，生稱善人，死表于道。曰：處士陳君之墓，或者天祚以年，見子功遂名成，奉身以還，王侯將相，高車大馬，祖行帳飲，于是乘奔御駑，候于上東門外，舉酒相屬，成功知人之名，以爲子賀自此始。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一

四八

王勳字重民序

晁補之

進士太原王勳文學志意在場屋前輩聞或笑曰王功余改之曰重民蓋言王功曰勳而其事則民爲重也重民曰請極其義余曰問官所說列於今學官重民能習之雖然常試以所學於孟子者爲重民言而重民擇焉學之爲王者事一也而古者收於王之事近後世託於王之說遠故不同蓋孟子嘗曰保民而王至其言王道之始則特在於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之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此取於王之事而近者也王莫先於仁義而爲莊子之言者曰仁義先王之遠

四續奇賞 卷十一

四九

廬止可以一宿事之破曉而後有解仁義者不能救也此託於王之說而遠者也夫晉之所病儒者一師而俗異今爲孟子又爲莊子是二師也夫儒者不難近易言遠難知則亦無惑乎士之皆託於遠以趨同而自誣不悔也自荀子不好孟子又非之然其言曰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過則謬則不雅此兩君爭者惟一師故不異而莊子而又異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其塵垢糠粃將陶鑄堯舜故後生當鼓讀論語未半拊而爭言堯舜之上皆洋洋滿意夫堯舜且不足道而王何足言王何足言而民亦安有哉

以往事論之彼衛鞅安知王不知對孝公談何等而孝公時時睡不應顧出而自矜人者曰其志弗聞惜矣欺哉願重民反之抑夫子聖人所重民食喪祭聖人固爲王不爲霸豈以是爲止道而先之乎故王功曰勳民功曰庸而要聖人之所重者言之勳必自庸積此余所以字重民之意也道有終始之序故晉之學射者不學射先學視學馭者不學馭先學趨夫論政於不飢不寒之閒而計功於無思無爲之際可謂知所先後矣抑重民博習彊記其文詞浩浩非七八月之閒而見而益者其必決而注之海於從政乎何有而士或以其所趨愈鈍而笑之余亦自趨愈鈍者然魯夫人室必自門始不可以躐也若夫子之聽數則不得其門而入有人焉適立于巷驛而語其中百官倉廩室家之美不疑而大夸曰如此匪穿窬斯誕已其可哉大觀二年十二月序

四續奇賞 卷十一

五

李去病字仲霍序

晁補之

世治則國無所用將。身安則家無所事醫。用將與醫皆不得已。而術之所不願出也。然所貴乎人者。生則能為人禦菑而捍患。使人賴其德而已。食其功。雖不得已。亦不可一日而無二。術之類也。賊奸不作。則太平可千載。痼憂莫襲。則正氣能百年。故五兵之家。五藥之施。如禹之行水。水不為敗。則禹功無所施。至其敗而為之。亦行其所無事則已矣。自非聖人孰能探不形而治未病。病則能以術去之。聖之次也。蓋簪善將如漢霍侯。其言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其以去病

四續青真

卷三

序

五十一

自名。或者義取諸此。而縉城李君慕焉。則據其名。以名余。因以仲霍字之。仲霍知書且多藝。少從鄉貢。願嘗好醫。以其所聞於儒者。禮樂有盈減。剛柔有損益。術斯而往。知五行六氣之動。以節中而屢移。欲醫特勝然。霍侯用之大。仲霍用之小事。必與時並。而名必與功偕。遇不遇勢異。則前後之相望。與才之長短。未可以陵節議。而原其初。皆欲為人禦菑而捍患。使人賴其德。而后已。食其功。其志出於為物則同。且秦醫和以胗知國。抑有人焉。載所聞於儒者。自道出於為技。而託之技。以伯仲於霍之流。未可曰若是班也。然

霍侯無學。術以樹自喜。食其功不已。太至則病。內而俗美。仲霍誠能反其道。探生之理。無偏而不起。病去則已。可以進穀米。弗已則亦未解。而本俱弊。是謂醫紀。所聞於儒之內也。仲霍識之。崇寧四年六月日序

四續青真

卷三

序

五十一

李浩字季良甫序

晁補之

進士隴西李浩資爲異少孤自封植爲人剛靜氣邁
往不羣治春秋禮記說知孟軻揚雄所傳爲正道而
遵之譬渠黃山子韜堅轡附夷路駁駁乎無萬里矣
其文辭蓋窺戰國而下其志將游歷屈宋差池漢唐
氏之間未已也雖然與人俱踐一塗而人自以其名
岐與爲燕宋反共憎笑之屢窮困不化也而穎川晁
補之獨異焉浩少於補之未嘗共學也而索其中蓋
異焉者寡既與之交矣迺緣名爲義而以季良父字
之曰管崔浩自以爲張良而世亦莫之與也迺吾季
良父豈爲浩者而已哉雖然楚漢之關南北之分裂
兩人者皆如婦人女子而皆壯雄閭偉智謀若神萬
舉而萬全故劉氏以取天下而拓跋氏以僭中原而
稱帝亦類矣至良功成不居其定太子廢幾乎無事
之業乃浩乃區區夸石銘構忿以殺身欲比良何遠
哉然則浩固長於方人而暗於料已其言曰王猛之
無威符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暉之霍
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夫猛固堅
之管仲何足以助管仲恪固暉之霍光何足以任霍
光裕固德之曹操何足以當曹操也其言信矣至浩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一

五十三

自恕以比良而不歎其所不足尚以謂已稽古過之
豈不悞哉嗟乎使浩得漢高祖而事之不足當陳平
爲如何而又晚節矜名惴惴乎不能全一身何暇處
人父子危疑之間遣選事濟而身無患如此哉然則
浩固拓跋氏之良其以良自比猶論猛也迺吾季良
父識路而疾驅則將蹈軻雄之所傳而要其宿使幸
而遭時有用歛其有餘於爲浩者以保身益其不足
於爲良者以居業則雖在良伯仲叔季之間其誰敢
不與使其不幸而不偶充其志猶足以獨善若原憲
之藜藿可貧而不可病其與爲伯仲叔季將在孔子
弟子之列豈特不爲比雖良亦可不爲也季良父勉
之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一

五十四

肝胎杜若從學於眉山先生先生名之曰與字之曰子師子師道先生之言曰夫能載而後可與言與能衆而後可以言師夫能載則能衆矣故與有師義則又從先生之門人晁補之求識其說補之曰甚矣先生所以望子師者至矣夫車之有輿也猶宮之有堂也猶人之有腹心也崇墉長廡溝之於其外閭然後門門然後堂而堂者宮之所宅也目視耳聽手扞衛而足運趨元首如焉而腹心者人之與也故謂之輿則一車之任舉在矣立輿橫軹輶環而才固抱三

附錄奇賞

卷二十一

五十五

十有八爲其益弓三十其輻合之於一轂以濟其中之所無有而後可以受天下之有凡物之不至者託至焉是其材君子之利也其器國器也御閑而右勇善用其材者也得時則駕見險而能止不犯難者也以經營四方與舟楫之絕江河同利故天下無不待之以濟而附者不一是之謂能載則能衆也曰雖然孰能任之孟子所謂異人以存心者能任之如以異同而已同乎此必不同乎彼則亦祇以異何以罷衆吾且以其異而衆無不同以其所以同者莫適曰一已然後君子之道大而爲衆率實誼曰鳳凰翔於千

附錄奇賞

閔兮覽德輝焉下之鳳不世見故人未始識鳳人未始識鳳則落籬之燕雀蓬中之斥鴳何從識之雖然鳳舉而鳥朋矣鳳非以其異故能同耶不然則鳥之從鳥也之羣也亦可以爲同耶而同者狹矣故曰甚矣先生所以望子師者至矣昔者伊尹其道有在於此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如已推而納之溝中而天下亦皆以是歸之道足任而時可爲也易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是其所以能有大也陳蕃亦可謂有其志矣不掃一室而欲以身援天下志大而力不勝義可以立而身見危是知其不可而爲

附錄奇賞

卷二十一

五十六

之者也易曰輿脫輹夫妻反目天下不可輕爲而近用也然亦不可咎也山以其高而獸往之川以其深而魚聚之君子以其道可與任重而致遠故窮則得士達則得民不幸而終其身不試而君子論之與禹後同道子師勉之

鎮陽李樗字非我序

晁補之

小知之與大知也。小年之與大年也。白鵲黑鳥，長鶴短鳬，各以其異遊於世相與無慕。是莊周之所謂逍遙也。桂之伐漆之割曰是不若樗之趨取無用而常存。故佳漆慕樗，樗不慕桂。漆均之木也，一以為逍遙，一以為不逍遙，是莊周之意乎？非莊周之意也。萬物其生俱託於不得已之類，天下莫能患桂漆。曰：我獨何為見一以其可食且用耶？則樗也。免夫棺與舟至薪亦病矣。樗曰：不然，吾觀我無受斧斤之地，故吾無往而喪。我桂漆亦曰：吾觀我亦無受斧斤之

因續奇賞

卷十

平七

地故吾月無往而喪我且而與我有異乎？達者皆材也。材固不思嘗試與我游乎？本無患游乎？本無患不得已之類，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故樗與桂漆俱遭逢而樗猶捨然安其故曰：吾無以知吾為趨取無用而常存也。吾直寄焉耳。故天下言樗無慕乎為漆，鎮陽李君好書而廉，既無求於世，嘗曰：我傍之類也，則易其名曰樗。余曰：凡形皆寄也。夫寄非我則寄之所適固非我。因為字之曰非我，是惟從然成於前與大為敬尊在溝中也。未豈有擇於此哉？人者為之知知寄非我而猶惑樗為趣取無用，欲免桂漆以人

者之患物縛不解矣

終

因續奇賞

卷十

平八

癸酉冬十二月初十日問於所共館

續古文奇賞卷之二十二

序類

宴賞

宴李錄事宅序

唐陳子昂

三月三日禊飲序

唐宋之間

上陽宮侍宴序

唐宋之間

從太平公主宴序

唐宋之間

丞相拜職命宴序

唐蘇晉

陪王司馬登逍遙臺序

唐張九齡

由續奇賞卷之二十二

裴郎中置酒宴集序

唐李白

劉少府宅宴集序

唐李白

蔡十四明府宴集序

唐李白

宴蕭侍御翰林亭序

唐于邵

陪劉尚書宴集序

唐符載

陸侍御宅宴集序

唐符載

五太守宴集序

唐蘇源明

詩賦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宋顏延年

諸公兄尋訪詩序

唐王勃

晦日藥園詩序

唐楊盈川

緱山道中五詩序

唐穆員

韋處厚盛山詩序

唐韓愈

鄆州溪堂詩序

唐韓愈

歲時禱詠序

宋晁補之

汴都賦序

宋晁補之

禱序

序恭

唐柳宗元

莊周夢蝶圖序

元劉因

序牡丹

元姚燧

由續奇賞卷之二十三

冬夜宴臨卽李錄事宅序

陳子昂

下官遊京國久矣，接軒裳，聚矣。池臺鍾鼓，雖有會于終朝，琴酒管絃，未窮歡于永夕。豈非殊我親愛，異我風謠，而使臨堂有懷，聞樂增歎者也？何公曹雋州者，老迹尚于沉冥，李錄事，吾士賢豪義多于游俠，高軒置酒，甲第迎賓，絲竹紛于綺窓，琅玕盛于彫箱樓臺，若畫臨故國之城池，軒騎如雲，總名都之車馬，于是乘興自此而遊，安得不放意留歡，遺老忘死，金壺漏晚，銀燭花微，北林之煙月，無光南浦之星河，向曙赤軍使者，正官雖謝于古人，錦里名家，群公豈慙于昔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一

三

彥我之懷矣，每在于斯，同賦一言，俱爲四韻。

三月三日奉使涼宮雨中袂飲序 宋之問

三月上巳有祓除袂飲者，成俗久矣。摯虞對而不經，束皙言而有禮，漢庭故事，衣冠就玄，霸之橋，晉國遺風，輜輶耀翠，矯之浦，典秦宮者，我人周之所建也。境連伊塞，岍隔河都，清暑必在于三伏，沐寒不踰于十里，占星已畢，權仙關而威百神，日將成宜，聖皇而福四海，吾儕恭與露寢，初忝雲輶，遶北京之宴樂，生南山之霧雨，相與會良友，陶暮春，席幽林，觴幽水是日也，雜英初發，群物半榮，春遂遠而上山，雪嶽益而藏，谷高人一坐，杞梓交陰，作者肆筵，芝蘭同氣，遞襲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一

四

歌詠，不登絃管，藉叔夜之鳴琴，偏承絲竹，子期之春酒，木出青山，論史可聽，談玄愈默，不覺齊萬品，益九圓，受流波，惜遲景，顧盼相謂，雖非巢許之閑，左右同聲，盡各巖泉之助，請染翰操紙，賦詩言志，人探一言，俱題四韻。

早秋上陽宮侍宴序

宋之問

臣聞神器至大非聖無以光臨寶位至尊非神無以長守我金輪聖神皇帝垂妙覺撫鴻勳出軒宮而鎖紫微卷羣承而襲玄衮釋不祝網萬族咸寧華故維新五刑不用潤玉律而含元氣輪金渾而調順晷窮荒極遠重譯左言之俗負阻憑危背德殊風之類莫不厥角稽顙執贄來庭煙火通于萬方車書混于千界慶延入室享配于明祗辟水三雍講論乎道義麟鳳薦祉龜龍奉圖石銘顯瑞于郊畿玉書告祥于宮掖以日繼月紛紛歲終竹帛書之而未窮夷夏歌之

西續書卷之二十一

五

而不極聖人之具品周矣天子之能事畢矣自古以下迄于梁隋何功于人比我全德于是寧宴坐展豫遊順四時乘六辨先王浴食上帝河都樞機正于域中雨露均于天下徒觀其離宮別殿彌複道而巨南端高閣重疊瞰崇墉而連北斗滄州曉氣化為宮闕之形閭闔秋風亂起金銀之樹降珎輿而式宴簪紳凝嚴披錢檻而昇高山河在目參光有地遊日月于天邊曉遠無窮見城池于掌上四達分九重之路積樹稍雲雙莖當鐵鎖之橋流珠耿漢霞漿玉醴與湛露而俱傾鳳管龍絲雜商飈而共衆作流汗而爲序云

奉勅從太平公主遊九龍潭尋安平王宴別序

宋之問

安平王地惟藩翰升寶宗英懸鶴鏡于胃懷運龍泉于掌握以爲時和政理實探道之期賡物貴身尚延齡之術悠然遠覽適卜茲山屬聖主之能仁遂賢王之雅好羅執罷御與朱邸而長辭金玉滿堂棲白雲而不顧巖石信美結構多奇錦壁周庭以造天玉泉注戶而鳴壑三光貝樹影入山窓九節昌蒲光搖砌水竹林茅宇自冥棲隱之心藥物圖書即有靈仙之氣人惟帝念巖穴所以增輝地入王家樵採尤其不

西續書卷之二十二

六

犯嗟乎林棲谷飲古亦有之豈有貴而爲修鍊形雲壑希世獨萬古誰隣子晉以來一人而已群公等術紫泥之寵命閒清溪之遠遊駐驂駢步巖石籍落花而聽時鳥累宿忘歸蔭芳氏而弄春泉窮年不厭永冠車馬明日下于春山鸞鶴笙歌今霄共乎芳月隱淪可作將知心與事遠城闕非遙終惜風流雲散下官少懷微尚早事靈丘踐曉音之桃源留不能去攀君王之桂樹情可何之請人賦一言俱裁六韻

丞相少傅拜職天子作三傑之詩以命宴序

蘇 晉

惟聖寶賢以齊皇極有若左丞相燕國公右丞相廣平公太子少傅安陽侯皆生人頌德皇國元老道著廊廟績宣華戎由是懋其成功錫以元吉咨日于朔擇時于秋俾對命王庭受職公府見群屬揖庶寮禮官辨章掌舍陳次工備俗饗獻蒸六卿拜下以成儀三事自天而來實秩秩賓序暉暉旅疇玉緯垂文南風和雅頌之變金漿降醴雲天光飫酌之宜宰德貴和盡莊敬具瞻之範群情尚洽頌周旋宴語之懽方

四續奇賞

卷二十二

七

將一心天工勛力帝載發黑山之柝苞青海之孤雲雨賢才水火救衆日詠魚藻歲陳山庾願殷趙之年留魯陽之景爰命在宴乃廣載歌

歲除陪王司馬登薛公道遠臺序 張九齡

故郡城有荒臺焉雖層宇落構而遺制巋然邑老相傳斯則薛公道衡之所憩也薛公不容隋季出守海隅豈作臺榭以崇奢蓋因丘陵而視遠必有以清滌孤憤舒嘯佳辰寄文翰以相宣仰風流而未泯今司馬公英達好古清譽滿時迹有忤于貴臣道未行于明主以長沙下國同賈誼之謫居六安遠郡無煩諱之不樂嘗以爲仁不異遠必敷政以愛人窮當益堅已恒懷而樂地屬府庭閑暇江浦清明南山陽和覺寒氣之向盡東郊物候愛春色之先來于是乎命輕

四續奇賞

卷二十二

八

舸以亂流趣高臺而降宅越荒堞披古廛躋隱嶠而三休俯半綿而四極其遠則煙遠墟井指甌駭以南馳雲合山川距荆吳而北走其近則深谿見底鱗介之所出沒喬林夾岍羽毛之所翔翔悠哉薛公無不寄也意神期之可接陟彼峻隅想風景之不殊剪爲茂草司馬公又以爲峴山故事感年祐以興言湘水遺風懷屈原而可作况登高能賦得無述焉其實小人也受教君子雖義之樂會稽之士自與許詢而仲舉愛豫章之人復招徐孺是日也群賢在焉猥惟陋才忝陪下列祇命爲序請各言詩

可味也

冬夜裴郎中薛侍御置酒讌集序 李白

二公以太司馬之命領浙河東西十有三州之政和
與周爰諮度平均邦賦者三月矣當割而撫刃無間
臨機而舍拔則獲由是在簡領之際無江海而開冬
十月辛未微會于此堂讌朋友故舊也賢豪畢萃升
降有序繼衣淺帶十有五人聲同故窮達不問意得
而鄙懷皆遺肴芳酒濃夜寂琴暢慷慨言志絡繹舉
白盱衡抵掌啞啞大笑三爵耳熱萬念如洗不復計
名身之親疎憂患之去來也況他累乎既醉余以箸
擊酒壺叩商而歌其詞曰簿領日盈機知君做煩囂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一

九

飲和自忘渴況以初筵招道契跡自親誰謂列宿遙
何用結同心綠琴復長瓢日月若走馬炎涼能十杓
一年解大笑幾日如今宵奉君千金壽莫使歲寒凋
是日也禮成于意歡生于同滯憤積慘奪掃湯沃方
金滄溟始波世未康矣二公克壯其猷以立事爲已
任行當自致青雲之上不復與適莽蒼者群矣吾儕
浮沉其間風水俱逝他日或潛淵或吹天一離一合
雲動雨散然後知今日鐔酒未易再得將子無金玉
其音姑借賦以卒賦

鄭縣劉少府兄宅月夜登臺宴集序 李白

夏六月小暑至矣吾兄方暮夜天掃月榭有酒如乳
醉我乎城南城臨近高山俯瞰平隰秦郊漢院相錯
如繡且有顯氣足以娛人故數君子稱觴焉其誰同
之有若功曹隴西李華參軍榮陽鄭洵卿瑯琊王休
河東裴旻鄭尉京兆韋造皆卿材也聲同而形體相
忘道契而機事不入是以有商會遠望危言浩歌或
心愜清機寓興于物或語及陳迹盱衡而笑于是初
筵而惠好脩中飲而意氣接既醉而是非遣夫彭澤
採菊隱侯臨風謂之盛矣况高城古臺深夜朗月芳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一

十

鐔良友佳境勝事今夕何夕八者俱并蓋亦借賦于
此乎觀三二子之志

華山黃神谷譙臨汝斐毗陵十四明府序

李白

黃盧子減景上漢千歲矣留碧峰白雲以胎後世故清機勝事未使有極余使于華之明年道侶裴冀亦再命爲臨汝今夏六月假道弊邑稅輶此地思欲追高步詣真境于是相與携手及二三友生童子將命者六七人挈長瓢荷大壺以濁醪素琴會于黃神之谷與也按谷之西頂寶三峰東面石壁巖倚東爲洞壑乳竇潛泄成盤渦兩崖合關若與天接三子將極其深也至則繫馬山足披荊石門人自洞口至于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一 序

俗路踰連嶂而輿疊嶂度岷嶽而踰凌繞資綠絕磴及橫嶺而止深身乎飛泉濯纓乎清澗想夫君侯我于蓮花峰之下碧而嬋娟愛而不見搔首空山然後靡靈草以爲席傾流霞而相歡楚歌徐勣新詠亦發清商激于琴韻白雲起于筆鋒是日也高興盡而世緒遺幽情形而神機生頽然覺形體六藏悉爲外物天地萬有無非秋毫既醉且止則亦足言以志仙跡且旌吾友嘉會之在山也

春宴蕭侍御林亭序

于邵

監察御史蕭公以初獻戎捷塞庭無事從板輿之暇日邀幕賓而揖我必選以勝况臨清江始乘安流終踐樊園嘉客以入華亭豁開樽浮往來上下皆見竹樹引外郊雲物鳬鷺爲夫人家禽豈日駐花間天銷潭底自爲勝槩而蕭公于是咨密戚荷賓榮惜此交歡愛此遲景飛觴舉白亦云醉止顧我以客時無間焉拜升堂之嘉慶抱壽慶之余瀝殿中侍御史鄭公文宗也退而喜曰今日之會允爲良辰不有斯文無以終樂遂歷賦諸韻凡二十余篇命爲序引讓之不可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一 序

十一 唐

上巳日陪劉尚書宴集北池序 符載

才智宏傑，著其公集，政教易簡，著其民泰。時節和暢，者其游盛地，形盤鬱者其宴雄。我尚書劉公，挺天姿之英特，乎人心之愉樂。乘上巳之暄淑，趣北池之汗漫。操四駕騰百祥，皇皇睥睨，氣象飄動，真高會也。况乎九天之澤，滂沱下澍，新握龍節，保寧坤維，苟或風流，福儉不耀，是則欲頌頌龍榮也。豈承荷錫命之意乎？巖巖西蜀，古稱天府之奧也。江山數千里，羗蠻萬餘落，歲時風俗，案後凡所好尚，奇偉謫怪，遭值此際，得搏曾襟，故尤爲壯觀矣。先期旬日也，嚴徑術洗涯

四續奇賞 卷二十二

三十一

所洞簾條熾，臺榭有事之辰也。擁幢蓋，揖賓客，寅及于近郊，卯及于北池。其降車也，鞀鼓發，登舟也，絲桐揭解，纒也，百戲作，覽水府，摧江離，叱天吳，拉馮夷，躍龜魚，騰蛟螭，召琴高，嘯宓妃，蓬壺以迴泊，若雲蔚而霞帔，一何壯也。及乎耳煩目劇，綿起靜境，稍自引去，于空闊水波不動，四羅群山簪裾坐于天上，思慮遊于象表，又何曠也。觀夫水嬉之倫，儲精蓄銳，天高日晏，思奮勇餘賈，有赤縣兩爲朋，曹獻奇較藝，鉤索勝負，于是割萬人之浩擾，豁一路之清泚，南北穩微中，無飛鳥爰挂絳彩，從風爲標，爛然長虹，橫拖空碧，乃

四續奇賞 卷二十二

三十一

計才力量遠邁一號，令雷鼓而飛，千橈動，萬夫呼，閃電流于目，背羽翼生于肘，下觀者山立，陰助闔志，肺腸爲之沸，渭草樹爲之偃，悴揭竿取勝，揚旌而旋，觀其猛厲之氣，騰陵之勢，崇山可破也，青天可登也，若使移于惟堅陷陣之地，寧有對宇宙乎？夫文質殊途，古今異宜，君子作事得時，也是都也，有軍旅焉，有南詔焉，有西戎焉，尙或以清流激湍，一觴一詠，爲賓客之娛者，是不知變也，而識者吟之，其觀一時之能事，成千古之休烈，在今辰也，豈與夫永和少長咸集，同日而言哉？載自顧簿劣，塵厠下介，謬處陳璋之任，被命有叙，敢逡巡乎請賦，八韻以耀蘭亭諸子也。先是故太師韋公，因是令節，課賓寮賦詩，迺取諸黃裳，以爲韻，今尚書繼之以青，蓋欲使其五色相宣耳。

江陵陸侍御宅讌集觀張員外畫松石序

符載

起得沈潛
故公以此

六虛有精純美粹之氣其注人也為太和為聰明為英才為絕藝自肇有生人至于吾儕不得聞已得之必勝凌復絕獨力今古用雖小大其神一貫而青詞部郎張藻字文通丹青之下抱不世絕倫之妙則天地之秀鍾聚于張之一端者耶初公盛名赫然居長安中好事者卿相大臣既道精誠乃持權衡尺度之跡輪在貴室他人不得誣妄而親者也居無何謫者為武陵郡司馬官閑無事從容大府士君子由是往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一

十五

往獲其寶焉荆州從事監察御史陸澧字深源洎令弟曰灝曰潤曰淮皆以文行賴耀當世故合源奇之士多遊其門焉秋七月深源陳謙字下華暫沉沈攸卿靜嘉庭室露景疎爽可愛公天縱之思欲有所諧恭請霜素願獨奇蹤主人奮裾嗚呼相和是時座客聲聞士凡二十四人在其左右皆罕立注視而觀之員外居中箕坐最氣神發給其人也若雷電激空驚飈疾天摧挫擊掣霍瞥列毫飛黑噴其掌如裂離合尚恍忽生怪狀及其終也則松鱗幾石巉巖水湛湛雲窈眇投筆而起為之四顧若雷雨之

揮其宏思耳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一

十六

霽見萬物之情性觀夫張公之藝非畫也真道也常其有事已知夫遺去機巧意冥玄化而物在靈府不在耳目故得于心應于手孤姿絕狀觸毫而出氣交冲漠與神為徒若付短長于陰度算妍蚩于陋目疑舐墨依違良久乃繪物之贊疵也寧置于齒牙間哉於戲由基之弧矢造父之車馬內史之筆札員外之松石使其術可授雖執鞭之賤吾亦師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學則知夫道精藝極當得之于玄悟不得之于糟粕眾君子以為是事也是會也雖蘭亭金谷不能尚此或闕歌頌取羞前人命鄙夫首叙諸公得

小洞庭五太守讌後序

蘇源明

天寶十二載七月辛丑東平太守扶風蘇源明觴濮陽太守清河崔公季重魯郡太守隴西李公蘭濟南太守太原田公琦濟陽太守隴西李公僕于回源亭既尊封壤乃密惠好前此濟陽以河堤之虞夫役之弊請南略我宿及魯之中都宿人訟其不便源明請廢濟陽以平陰長清屬濟南盧東阿歸我陽穀隸濮陽役均三邦利倍二邑不可則分我壽西入濮陽東入濟陽魯之中都北入乎我書貢闈闔旨下陳留陳留太守王公盛德帝俞天才人與自總建率實惟澄四續奇賞卷三十一

清命屬官湖城主簿王子說會五太守于東平議縣乃不割郡亦仍舊已事修讌姑以爲列若夫階抱孤嶠軒飛慶澤值殘暑于重林速高秋于絕壑其盤何有膳鹿膾羊其俎何有福免膾魴李下彫籠水之以寒水瓜剖鋸刃中之以疎絃禮交乎上當世高賢之相充樂勳乎下前古中和之合作抑抑焉堂堂焉美又人之富有而群后之祠也司士庖舟以待司功殺設以告徹饌更服陳左挈爵自回源起廣泊左拂露尾右遺吾山倒岬岬于波際指梁岑于林缺移搖瞰密瞋眇虛曠太皞苗裔可記任宿伯禹山川空流

濟汶所遇多感祇牢爲歡婢態目成以留客嬌容色授以勸酒繁絲疎管紛爾自會雅舞清唱倏然同引既醉源明以手版扣舷而歌曰小洞庭兮牢方舟風嫋嫋兮離平流牢方舟兮小洞庭雲微微兮連絕壘波瀾壯兮細以沒重巖轉兮起以忽焉夷其今護輕橈蛟龍仔兮洛增湖泊中湖兮澹而閑並曲淑兮悵而還適子乎今非予期將解袂兮藜予思尚君子兮壽厥身承明主兮憂斯人歌闕鳥獸聞之低昂而相鳴魚鼈聞之公洞而或躍茲官吏安次而不易彼人庶樂業而不遷喜之哉樂之哉字渴泊曰小洞庭盛四續奇賞卷三十一

大

集五太守高讌云爾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顏延年

夫方策既載皇王之迹已殊鐘石畢陳舞詠之情不一雖淵流遂往詳略異聞然其宅天衷立民極莫不崇尚其道神明其位拓世貽統固萬葉而爲量者也
有宋函夏帝圖弘遠高祖以聖武定鼎規同造物皇上以教文承歷景屬宸居隆周之卜既永宗漢之兆在焉正體毓德於少陽王宰宣哲於元輔睿緯昭應山瀆效靈五方雜遝四隩來暨選賢建戚則擇之於茂典施命發號必酌之於故實大子協樂上庠肆教章程明密品式周備國容肅令而動軍政象物而具
四續奇賞 卷三 二十九 朱

九一

陞右梁潮源略亭阜跨芝廬苑太液懷曾山松石峻
危怒翠陰煙游泳之所攢萃荆蹊之所往還於是離
宮設衛別殿周微旌門洞立延惟接極閣水梁階引
池分席春官聯事蒼靈奉塗然後升秘駕胤綬騎搖
玉鑾發流吹天動神移淵旋雲被以降于行所禮也
既而帝暉臨幄百司定列屬蓋儀軫虹蜺委旃者較
芬藉觴醑泛浮妍歌妙舞之容銜組綽羽之器三奏
四上之調六莖九成之曲競氣繁聲合變爭節龍文
飾轡青翰侍御率裔殷至觀聽驚集揚袂風山舉袖
陰澤靚裝藻野袿服擗川故以殷賑外區煥衍都內
四續奇賞 卷三 二十九 朱

二十一

者矣上應萬壽下禔百福而庭稟和闔堂依德情盤
景運歡洽日斜金駕總馴聖儀載言悵鈞臺之未臨
微遊宮之不縣方且排鳳闕以高游開爵闈而廣宴
並命在位展詩發志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媿者歟

夏日諸公見尋訪詩序

王勃

天地不仁、造化無力、授僕以幽憂孤憤之性、稟僕以耿介不平之氣、頓忘山岳、坎壈于唐虞之朝、倣想煙霞、顛顛于聖明之代、情可知矣、賴乎神交勝友、得山澤之蚪龍、隱路幽居、降雲霄之鸞鳳、楊公沈公行之者、仁義禮智用之者、乾元亨利玄經、苦而白鳳翔紫、驟開而紫鱗降、金門待詔、謁天子於朝廷、石室尋真、訪下官於丘經、幽人待士、非無北壁之書、隱士迎賓、自有西山之饌、席門蓬巷、佇高士之來游、叢菊幽蘭、喜玉孫之相對、山南花園、澗北松林、黃雀至而清風生、白鶴飛而蒼雲起、停琴綠水、仲長統之歡娛、置酒清山、郭子期之賓客、足可銀鈞人探一字、四韻成篇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一

二十一

晦日樂園詩序

楊盈川

天下皆知禮之爲貴、用周旋揖讓之儀、天下皆知樂之爲盛、節金石絲簧之變、是則忠信之薄、飾容貌於矜莊、風俗之微、陶性靈於歌舞、殊不知達人君子遺形骸於得喪之機、心照神交、混榮辱於是非之境、非若諸公者、大夫之相知也、以爲煙霞可賞、歲月難留、遂欲極千載之交、歡窮百年之樂事、莫不如珪如璋、令聞令望、濟濟錚錚、同會于文場者也、于時丁丑之年、孟春之晦、歲陰入於星紀、斗柄臨于析木、衣冠雜沓、出城闕而盤游、車馬駢闐、俯河濱而悵飲、乃有神州福地上、樂中國左太冲所云、當衢向衍、潘安仁以爲、陌郊後市、九莖仙草、播八卦之祥風、四照靈葩、滋三危之寶露、豈直帝神農旋赤轡而驅毒雀、文子撫朱幡以救人、山園採之而得道、姮娥竊之而奔月、若斯而已哉、加以回溪瀟石、茂林脩竹、澹風日之逶迤、妙山泉之體勢、然後芳桂若藉、芝蘭高論、參玄飛鵬、舉白凡我良友、同聲相應、心冥寵辱、推富貴于皇天、事一窮通、任運隨于大命、若使適情知足、則玉帛子女、爲伐性之源、達變通機、則尊官厚祿、非保全之地、所以列坐羲皇之代、安歌帝堯之力、陽光稍晚、高興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一

二十一

木蘭請諸文會之游共紀當年之事凡厥衆作列之於後



四續奇賞

卷二十二

二十三

宴皇甫兵曹宅詩序

楊盈川

皇甫君冠冕於安定李校書羽儀于隴西岑正字明
目於漢南石宮坊指掌于河朔高侯邦之司直下走
齊之濫吹若夫風雲龍虎水火陰陽隔千里而應之
莫不潛契於同聲矣聖明千載區宇一家掩八紘以
得之莫不高會于中京矣是日也河圖適至海鯨初
死五岳四瀆漢皇帝崇其望祀一日三朝周天子展
其莊敬君臣慶色朝野歡心玄晏先生開甲第而留
賓二三君子赴龍門而廣讌陰雲已墨肅氣彌高霜
寒萬里之園冰納千金之水面郊後市即爲清岳之
居累代通家咸言李膺之客百年何計相知在干戎
心四海何求爲樂止於名教抽毫進牘皆請賦詩日
暮途遠聊裁序引

四續奇賞

卷二十二

二十四

緱山道中五詠詩序

穆 貞

仲春之節洛神還近郊亞尹尚書郎御史元公李公
常公將事如軍賞心百里予時有所繫不克與偕三
君子賦嵩峯漢陵維源竹澗仙壇五篇遺我居者善
乎詩之時用也如繪出其芳鏡涵群象羣象鮮彩琴
韻雅音悅仰吟咏之間若在春元之上清峯之下境
移衆目勝集我心詩之時用也如此否則時得之
人與閑雲並散興與夕陽俱盡春與殘花共謝游者
居者等無及焉他日屬和之聲洛陽爲之動既編次
盈什則不可不紀其所以然

四續奇賞 卷七 上 月

五

開州韋處厚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韓愈

韋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人謂韋侯美士考功顯
曹盛山僻郡奪所宜處納之惡地以枉其材韋侯將
怨且不憚矣或曰不然夫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得利
則戚戚以泣若不可生者豈韋侯之謂哉韋侯讀六
藝之文以探周公孔子之意又妙爲詞章可謂儒者
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
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雷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
也之子夏日其觀而忘之以文詞也若奏金石以破
蟋蟀之鳴垂飛之聲况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

四續奇賞 卷七 上 月

三六 唐

息之間哉未幾果有以韋侯所爲十二詩遺余者其
意方且以入溪谷上巖石追逐雲月不足日爲事讀
而咏歌之令人欲棄百事往而與之游不知其出於
巴東以屬胸臆也于時應而和之者凡十人及明年
韋侯爲中書舍人侍講六經禁中名處厚和者通州
元司馬名積爲宰相洋州許使君名康佐爲京兆忠
州白使君居易爲中書舍人李使君景儉爲諫議大
夫黔府嚴中丞武爲秘書監溫司馬造爲起居舍人
皆集闕下於是盛山十二詩與其和者大行於時聯
爲人卷家有之焉慕而爲者將日益多則分爲別卷

鄆州溪堂詩序

韓愈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爲鄆曹濮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既一年褒其軍號曰大平軍上即位之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上之三年公爲政于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衆志大固惡絕于心仁形于色縛心一力以供國家之職于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師其後由鎮魏不悅於政相扇繼變復歸于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置同于三方惟鄆也毅然中居四隣望之若防之制水恃以無

因續奇賞

卷三十一

二十七

恐然而皆曰鄆爲虜巢且六十年將殲卒武曹濮于鄆州大而近軍所根柢皆驕以易怨而公承死士之後振拾之餘剝膚椎髓公私掃地亦立新舊不相保持萬目睽睽公于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爲大若幽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可也公之始至衆未熟化以武則忿以憾以恩則橫而一以爲赤子一以爲龍蛇慙心罷精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致之行衆皆戴公爲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讎非人之情故曰易於是天子以公爲尚書右僕射封扶風縣開國伯以褒嘉之公亦樂衆之和知人之悅而後

韓愈

因續奇賞

卷三十一

二十七

上之賜也于是爲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曰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曾謂其衆言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累公之化惟所令之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躋登茲不亦休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謂而暗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于道也乃使來請其詩曰帝莫九壘有葉有年有荒不條河岱之間及我憲考一收正之視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尸之人始未信公不飲食以訓以狗孰饑無食孰呻孰歎孰寃不問不得分願孰爲邦茲節根之螟羊狼狼貪以口覆城吹之煦之摩手拊之箴之石之膊而磔之凡公四封既富以調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不寧守邦公作谿堂播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兼葭公以賓燕其鼓駉駉公燕谿堂賓校醉飽流有跳魚岸有集鳥既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谿堂公御琴瑟公暨賓贊稽顙誦律施用不差人用不愆谿有賓旅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無我戮遺此邦是麻

續歲時雜詠序

晁補之

公於詩於
宋尚猶有
一得此

宋氏自宣獻公益大德行文章語世族者必先之家
故藏書其多與四庫等而宣獻公之子常山公次道
能世宜獻公之學好書滋不倦博聞強志為時顯人
與客語聲聲下上數千載間在其齒牙也補之為兒
時諸老先生為補之道宋氏如此而補之生世晚去
宣獻公遠重以不及拜常山公私自記欲盡得宋氏
之書而觀之元豐六年六月遇畢公叔於京師公叔
言宋氏藏詩曰歲時雜訪者蓋宣獻公所集唐以前
詩人之作彙帙具在公叔曰夫天地變化其情至微
有不可道以辭者四時之間氣候物色俯仰輟異使
一人言之雖其巧如篋恐不得與造物者爭功於是
雜眾言而觀之不亦可乎宋氏故多賢而宣獻公之
孫曰剛叔尤篤志於學不愧其先人又嘗集宋詩人
之所為為續歲時雜詠以成其祖之意蓋若千篇且
詩之作患言不能稱物者以得之偏也嘗試尋言眾
言憑几肆目於方尺之間而四時氣候物色慘舒榮
穠所以過手吾前者每觀每異其致亦足樂也因以
其集屬補之為序補之復於公叔曰詩之亡久矣幽
詩七月其記 星辰風雨霜露草木鳥獸之事盛

矣屈原本宋玉為離騷最近於詩而所以託物引類其
感在四時可以慷慨而太息想見其忠潔剛叔於宋
詩所取若此其亦有得於晉人之意乎宋有天下百
年而詩之作中開尤盛蓋剛叔之所取小大咸備今
觀其錄一時顯人用是名世其尤宏傑者雖以旁礴
一地呼吸陰陽而成歲功可也其下者亦因所長而
傳猶之一氣候至生者皆作灼然而華嚶然而鳴以
謂天地之巧盡此矣相之方求為太原官聞其俗儉
陋無登覽燕語之樂將因公叔盡傳剛叔之所藏者
以行而忘吾愛也故喜為剛叔序之

四續奇賞 卷二十二

二十九

汴都賦序

是補之

宋興百年仁宗時天下人安人務衣食至熙寧元豐間積累滋久於是天子方奮然有意修法度齊庶官正宗廟官室并衛城使各有體以隆中興示天下為太平觀而奉議郎前知亳州譙縣事關景暉初奏汴都賦以諷天子嘉其才命對便殿景暉言天子盛德焦勞天下蓋四方之政所以行而其末歸之清淨以諫止愛民力固基本如所奏賦肯天子以語宰相使補中都官之缺景暉貧不能留京師乃官河北而先帝葬天下景暉亦行去河北抱其賦而泣以屬北

四續奇賞

卷二十二

三

京國子監教授晁補之序其意補之曰聖人初無意於言六經之辭皆不得已夫不得已故言之致必始於詳說而后終之以說約聽廉者語不若聽夸者語夸易好也聽役者語不若聽婉者語婉易從也故賦之類常欲人博聞而微解見人言九州山川城郭道路太行呂梁舟車萬里之勤則使人思投轄拜節見人言川閭大會賓主酬酢匏竹啾咽晡夕厭滿酤酸有拂則使人思弛帶而臥故上林羽獵言辛徒之盛終日馳騁則必以節儉成之楊雄以謂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後世假以雄悔之因弃不務然補之

竊怪比來進士舉有司者說五經皆喜為華葉波瀾說一至百千語不能休曰不如是肯不自然卒不自至辭賦獨曰是侈麗闕衍何也景暉為人蓋澹泊寡嗜好至飯脫粟茹菹自枯槁與補之處或終日不道人一事或終歲不見其喜愠夫固安為侈麗闕衍者非耶故備論之

四續奇賞

卷二十二

三

序恭

柳宗元

房生直溫與余第遊皆好學余病其確也思所以
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基
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
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由是取二
毫如其第書之既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
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
使貴者則皆慄焉僭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
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睨之以思其始則
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一 唐
非能擇其善而朱之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
焉而下貴焉而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
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于茲
基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其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
其微而異者亦從而動心矣其得于貴者有不氣揚
而志蕩者歟其得于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
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擊觸者歟其所謂賤者有
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且不
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
有似恭者故敘

莊周夢蝶圖序

劉四

周寓言夢為蝴蝶予不知何所謂也說者以為齊物
意者以蝶也周也皆幻也幻則無適而不可也無適
而不可者乃其所以為齊也謂之齊謂之無適而不
可固也然周鳥足以知之周之學縱橫之變也蓋失
志于當時而欲求全于亂世然其才高意廣有不能
自己者是以見夫天地如是之大也古今如是之遠
也聖賢之功業如是之廣且盛也而已以渺焉之身
橫于紛紛萬物間無幾時也復以是非可否繩于外
得喪壽夭困于內而不知義命以處之思以詘夫家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一 唐
人時俗而為朝夕苟安之計而不可得姑渾淪空洞
舉事物而納之幻或庶幾焉得以猖狂恣肆于其間
以妄自表于天地萬物之外也以是觀之雖所謂幻
者亦必未真見其為幻也幻且不知又惡知夫吾之
所謂齊也又惡知夫吾之所謂無適而不可也有道
以為之主焉故大行而不加窮居而不損隨時變易
遇物賦形安往而不齊安往而不可也此吾之所謂
齊與可者必循序窮理而後可以言之周則不然一
舉而納事物于幻而謂窈冥恍惚中自有所謂道者
存焉噫幽莽狀煩者孰不樂其易而為之得罪于名

教失志於當時者孰不利其說而趨之在正始熙寧
之徒固不足道而失之所謂大儒一遇困折而姑藉
其說以自遣者亦時有之要之皆不知義命而已矣
雖然周已矣其遺說亦其夢中之一栩栩也吾從而
辯之宜無與于周矣然以別觀之則不若休之以天
均故即其圖而戲之曰圖汝者畫辨汝者書書與畫
無知也圖汝者之心及吾之辯汝之心未發無有也
既發亦無有也以其無所知無所有者而觀之安有
彼是既無彼是安有是非周而有知則必曰吾惡乎
知之使讀者作色于前發笑於後乃所以齊之也圖

回續奇賞

卷三十三

三十四

者畢洛楊內翰而序圖者劉因繼序而題詠者京師
之才大夫也

賀陳復常教授啓

晁補之

三語世
之書

擢領操曹歸臨鄉校與從遊之良舊私志喜以居多
竊惟國之求才病取捨之膠於法士之涉世患進退
之失其中設科舉爵位以誘人假誦數詞章以干祿
須其出試則黨自好者恥其屢試不以禮際則山
林長往者望其肯來故上安於有司之區區樹名以
爲公而士惑於古人之皇皇載質以爲辱莫聞寬德
之風率多食餌之魚恭以某官行得而通志潔而降
不落落以如玉矧泛泛其若鳬窮無立錫術可濟國
至於博覽之學絕出之文要其平生固口餘事尚不
四續奇賞

回續奇賞

卷三十三

三十四

府去安有求聞聲自籍於諸公章數騰於當宁拔起
閭里朋類之榮拔還妻孥親黨所喜未似公車之詔
聊從泮水之行試觀成山必自累土辭章及富仕何
往而非安有爲與行志苟存而皆可貽於良幸修慶
獨稽頌之誠信於僭等

序牡丹

姚燧

余於牡丹始以中統之元見壽安紅落西劉氏園三年見左紫洛陽故趙相南園兩花皆千葉株皆四尺壽安二十莖廣徑七寸高與之等左紫四莖八寸高等又三年見千葉狀元紅燕都故楊相大宅宅株五尺四十莖七尺後二十年見之長安毛氏園最多將百株株二尺然皆單葉小大參差不齊無絕奇者後二年見玉板白洛陽楊氏蘭林亦二尺少多葉十莖七寸少鄧州見三家張氏肖齋之衡山紫陳氏終慕堂之淺紅兩花皆十五葉衡紫株二尺少將

四續前賞

卷三

三五元

爲第一此余生五十一歲所見者然自元年至今爲念九年其間六年六見自燕長安洛陽而至此幾數千里中元及三年與至元二十年三見洛陽爲同地至元六年十八年念五年各一見之燕泰陞爲異地亡慮百十株而千葉名品極四見則千葉獨難遇亦猶千人爲英萬人爲傑尤世不恒有者矧賞酬有數邪劉趙二園雖皆有酒年世少不善飲揚大參時與先世父中書左丞同朝爲父執與之酒不敢飲毛園時爲秦憲毛氏方業市酒稅下馬行觀擇剪數等不飲而去楊氏棚時滿秦憲而走荆憲借居其廬客懷

四續前賞

卷三

三五元

也嗚乎往者既然。况來者之不可必耶。經者且然。况大此倍蓰十百者耶。則吾平生所常勉吾身而困。而弗力以去。不可復追者已多也。誠可為老將至之一慨。而植物之灰生。又不足恠也。爾卿惟喜予文已記其承顏而求之。屢如老父取張長史判。吾時賢其以是心至而已。然又益思六年之間。不善飲。不敢飲。不可飲。與無誰與飲。亦不名為飲。非他。蓋無詩人同臭味者。發其極意焉。爾承顏是日。則梁宣慰貢父張總管孟卿王工部。亦皆是皆善詩。安知可為他日故實。亦未易以復得者。擬蘭亭例為序。惜其時無唱酬。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三

記類

廳壁

未嘗罰依金谷酒斗數也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二十三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記類

廳壁

御史中丞廳壁記

唐李華

太常少卿廳壁記

唐獨孤及

若作郎廳壁記

唐李華

都水監廳壁記

元宋本

江州刺史廳壁記

唐獨孤及

衛州刺史廳壁記

唐李華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三

宋州刺史廳壁記

唐顧况

壽州團練副使廳壁記

唐沈亞之

江州司馬廳壁記

唐白居易

京兆府負外廳壁記

唐李華

邢州堯山縣令廳壁記

唐沈括

蘄州縣丞廳壁記

唐沈亞之

櫟陽縣丞廳壁記

唐沈亞之

會昌主簿廳壁記

唐喬潭

韓城縣西尉廳壁記

唐歐陽詹

公署

御史臺新中書院記

唐舒元與

嶺南節度饗軍堂記

唐柳宗元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三

二

御史中丞壁記

李華

皇帝受天明命垂五十年大道成俗移民於變百官設而無事三辟存而不論振古未然也猶以為成歲資於降霜律人本於持憲憲司之拜尤號名實王猷其遠乎六察風俗平冤滯路邪佞延俊賢云誰司之職惟御史亞長曰中丞二大夫以領其屬士丐為伯游之佐司馬乃令尹之偏古之制也漢儀大夫副丞相以備其闕參惟國綱鮮臨府事故中丞專焉意者矜兇人之豪扶君子之道各行其志無所牽束行止與大臣絕位指顧則周行振聲政體宜之晉宋元魏以還無御史大夫由是中丞威望愈尊禮有加等如火烈烈如霜肅殺不可犯也屆時清無獄朝尚寬政行華忠厚王化根源周室仁及草木而愷悌流乎頌聲漢文雅好黃老而公卿恥言人過舉盛德而儀刑者矣焉用察察闕闕以恟主人哉欲以此道行於軍旅故東西幕府皆兼大夫餘軍多假憲司之號聖皇之志也天寶中君臣於道德之間又新其化以尚書左丞張公為大夫少府大卿庾公為中丞天下翕然名教知勸大夫陸中丞也羽翮得清風之助中丞奉大夫也律呂本黃鍾之宮耆儒碩老罕云遇此盛矣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三 記

三

公中和備體沉潛經德易直且武溫文而清遵王路以整多方由夫身而貞百度此外盡余事也古之制記者先諸德而後諸事至若命官之始省復之代名號冠綬之差祿秩位員之數階尚體要况皆知之今不書省文也華昧學淺藝承命維谷羣言之首非所克堪然故吏也勉以酬德天寶十四年九月十日記

太常少卿廳壁記

獨孤及

太常掌玉帛鐘鼓等威文物以報本乎天地神祇人鬼凡吉凶賓軍嘉之禮唐虞謂之秩宗周謂之宗伯秦謂之奉常漢謂之太常其掌一也後魏太和十五年始建少卿官少小也用別二卿大小之序亦猶宗伯有非宗伯列國有上卿下卿郡有守丞亦謂亞一箴以少參長而佐其成務焉故事自御史中丞給事中中書舍人遷秩為亞卿者必於是司故官因職雄地以人貴餘八卿不暇與太常齒廣德中上尤審官渥意禮樂其選也以才能不以資以恩澤不以勞謂四續奇賞 卷二十三 五

李公卿材也是用超拜公將以忠孝敬慎肅恭神人且懋其官府政令俾無不恪方議酌前賢之遺塵而損益之乃瞻居壁所記漫滅於是夏五月巳丑皆姓而名之使如珠之貫盱衡指顧傲若對面曰賢者吾得而師之不賢者吾幸而絃之賢遠乎哉既進牘然後命博士河南獨孤及為之志

化成天下莫尚乎文文之大司是爲國史職在褒貶懲勸區別昏明故駟牧頌於魯侯所招諷於楚子史官之任有述作焉蓋王者之元符生人之極教也昔沮誦倉頡爲黃帝史臣文字以興其來尚矣若南正北正建于頡頏義氏和氏命于唐堯更虞夏商代序天地周官宗伯之屬有太史正歲年以序事小史奠系代辨昭穆內史受納訪以詔王聽理外史達書名于四方前志所載有左史記事或箴王之闕或司過於朝所典不同其納君於善一也傳曰天子有日官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三

六一

則史逸史伯是也諸侯有日御則裨窳子韋是也倚相在楚南史在齊董狐在晉邦司之直也其事舉則三靈不隱其政息則百度惟危故先王貴之至于漢廷參用周禮太史公既歿其子遷緘金匱石室之文焉降及東京永平中特詔班固著作東觀繼其事者楊彪蔡邕由是太史但掌天文律歷而已小雅寢周聖人生魯道尊而文武將隆德至而天地不通感於獲麟嘆於與蜡爰制國典丘明傳之因歷象以正時元假鬼神而討有罪善人勸焉淫人懼焉百代之英所由用也向若前代闕能文之史曠記事之官雖舜

禹之烈無聞焉有國齊家何以直道而行也魏太和年肇以著作名官爲中書屬督元康年改隸秘書朝服單衣介幘始親職必選名臣傳歷宋齊梁陳官品第六元魏高齊周隋秩從五品魏則王沉以侍中兼之衛凱以尚書帶之至于有晉若史村之美陳壽自佐那遷元舅之尊庾亮以中書領宋則徐爰何承天齊則沈約裴子野梁則陸雲公姚察陳則顧野王張正見後魏則崔光高允北齊則邢子才魏收周則蘇亮柳蚪隋則虞綽王邵皆一朝名選也貞觀初詔梁文昭公鄭文貞公統英儒盛才脩五代史天子親垂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三

七一

筆削與春秋合符魏觀乎史氏之光耀也因是開館於內別立史官多以著作郎領帶其職而舊司所掌唯碑誌祭祝之文在焉然以其能綜羣言且居百乘出典下國轉爲郎官經緯斯文昭宣有政或上遷秘書少監或擢拜中書舍人固不易其任也天命元聖降而爲唐唐之建官罔非俊乂若虞承興德函大雅魏侍中才高王佐鄭吏部絕韻鏘鳴崔司業雄詞飛動皆歷焉今上兼帝王之極功總文武之能事思所以比崇軒輅紹美唐虞潤色乎大猷發明乎皇道問誰獻箴則賓客崔氏問誰執簡則恒傳吳公胡論德

遊刀詩騷韋庶子貫珠今古濟濟多士時惟秉文感
矣哉同風乎雅頌也名岳已遷別封天柱舊章不改
尚列周官登陟蓬萊之峯循環藏室之奧從容簡貴
信君子保明弘道之司歟今大著作清河崔公名傑
天寶三載自秘書郎拜閣天祿之圖書踐人文之苑
囿澡身於三德研慮於六經執謙而光好善能擇惠
風吟於秀水朗月鏡於安流代爲元臣家曰茂緒壯
官室者必鄧林之條幹乎以儒雅之姿從班蔡之後
揮綽令舉達于清朝則百祿隨之曷其有極矣先是
命官之記不列于齊以華職忝末班與開前志拜命
因續奇賞卷二十三 八 唐

之辱敢叙官之守云時天寶七載二月辛亥記

都水監事記

宋本

都水監丞張君子元致其長風八耳君之言曰吾職
古爲澤衡元制秩三品所以列朝著者有典掌有屬
有事功而廢置有沿革然設官四十一年矣嘗蒞是
者無慮百餘人其勤勞職業豈少哉曹署老吏日以
亡簿書歲畀掌故日以蠹爛有所徵考則茫然昧所
嚮殆非所以謹官常備遺忘也幸文以紀其繁將刻
石廳事爲方來益敢最其事於牘以涸子讀之則知
監始以至元二十八年丞相完澤奏置於京師監少
監丞各二員歲以官一令史二奏差二壕寨官二分
因續奇賞卷二十三 九 元

監于汴理決河又分監壽張領會通河官屬如汴監
皆歲滿更易泰定二年改汴監爲行監設官與內監
等天曆二年罷以事歸有司岸河郡邑守令結銜知
河防事而壽張監至今不廢此其沿革大都河道提
舉司官三幕官一通惠河肺官二十又八會通河肺
官三十又三此其屬通惠金水盧溝白溝御溝會通
七河通惠之廣源會川朝宗澄清文明惠和慶豐平
津漕濟通流廣利會通之令通土壩李海周等七級
阿城京門壽張土山三又安山開河同濟等河
趙村石佛新店師莊東林孟陽泊金溝沽頭等十五

元水致之
嚴如北平
金河子
以邪字欺
不遠

師阜通之千斯常慶西陽郭村鄭村王村深溝七
都城外內百五十六橋皇城之積水潭隸焉凡河
若壩填淤則測以平而浚之肺橋之木朽斃裂則加
理肺置水至則啓以制其涸溢潭之水共尚食金水
入大內敢有浴者溺者棄土石銳甌其中驅馬牛
往飲者皆執而笞之屋千岸道因以隘病牽舟者則
毀其屋碾磴金水上游者亦撤之或言某水可渠可
塘可捍以養其地或某水壅民田廬則受命往視而
決其議禦其患太華橋經河東至淮西泊北盡燕晉
朔漢水之政皆歸之此其典掌至元二十九年鑿通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一

十一元

惠河錄京師東北昌平之白浮村導神山泉以西轉
而南會一畝焉眼二泉繞出瓮山後匯爲七里溝東
入西水門貫積水潭又東至月橋環大內之左與金
水合南出東水門又東至千潞陽南會白河又南會
沽水入海凡二百里立肺二十四役工二百八十五
萬費以鈔計百五十二萬米三萬八千七百石木十
六萬三千八百章銅鐵二十萬斤灰油藥種是八月
經始三十年七月畢事以便公私至治二年七月石
麗正門南之第一又南第二橋以壯郊祀御道蓋京
師橋肺皆皆木宰相謂不可以久嘗奉命監漸易以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一

十一元

石今肺之石者已九橋之石者八十又九餘將次第
及之役之用消勞蓋可臆度茲略不書泰定元年七
月鉅積水潭之南岸以石袤千二百五十尺練以赤
關風雨湍浪不崩不淖以利往來至治元年七月大
霖雨盧溝決金口勢頽王城補築隄百七十步崇四
十天水以不及天邑此其事功嗚呼明興掌建事功
在位者事也若曹署之廢置屬之衆寡則亦當究知
繼官是監者能僥倖於此則無負數君子意矣我世
祖以上聖膺開物之運建邦設都樹官府國中與列
聖之文致太平更植疊立使佩印綬食奉錢廩稍秩
三品及過而上者將數十百所詎皆無沿革典掌與
屬與事功哉未聞出意見求指紳先生紀之者則數
君子敬事以近文可知矣矧徒有典掌有屬而無事
功稽其沿革所不能道者哉抑水之利害在天下可
省者甚夥姑論今王畿古燕趙之壤吾嘗行推其鎮
定間求所謂督亢陂者則固已廢何承矩之塘堰亦
漫不可迹漁陽燕郡之良陵諸場則又併其名無聞
豪傑之有意興廢補弊者恒慨惜之或又謂熙之沽
以曰下可勝以稻亦未有舉者數君子能職思其憂
是是殆濟矣故以是卒記之監者潭側鈍西皆水

廳事三楹曰善利堂東。西屋以棲吏堂石少退曰雙清亭則幕官所集之地。堂後爲大沼漸潭水以入植芙渠荷芰夏春之際天日融朗無文書可治罷食啓牕牖委蛇眺望則水光千頃西山如空青環潭民居佛屋龍祠金碧黝堊橫直如繪畫而宮垣之內廣寒儀天瀛洲諸殿皆巋然得瞻仰是又宅府寺所無至順二年三月宋本記

江州刺史廳壁記

衛孤及

古者國有史氏若舉必書倚相董狐史鮪史歸卽其人也秦已來國化爲郡史官廢職策牘之制寢滅記事者但用名氏歲月書於公堂而春秋憐杞存乎屋壁其來舊矣是州也在荆之域于潯之陽西從岷山東注渤澥洪濤至是派分爲九而廬山淪水周乎雄堞洞庭彭蠡爲之襟帶故自晉元康訖于梁陳出入五代四百餘載世稱雄鎮且曰天府匪親匪賢莫荷其寄唐自有天下六合一軌設險斯廢惟民是恤則命官擇任與列郡等矣至德已來戎馬生而楚氛惡猶以是邦咽喉秦吳跨躡荆徐而提封萬井岐路五裂每使臣計郡縣之財入調軍府之儲峙璽節旁午羽書駱驛走閩禺而馳干越必出此路而防虞供應功倍他郡故亦大其任而難其人今年春渤海封公繼踐厥位夫爲政猶工之攻木也得於手應於心則盤曲擁腫迎刃而解况美材乎故公以發矟之利導膠殘之俗布政三月而人從又每歎曰茫茫舊壤千載在目觀乎板築則灌嬰之業朗而存焉披乎國課則溫太真庾元規之車塵若可窺焉義寧已來百四十有九載纂斯位者風聲相聆軌躅相躡前賢後賢

鼎鑪如貫珠、善惡成敗、我之元龜、酌而行之、吾師存焉、於是徵諸故老、鳩其名氏之存者、凡若干人、踴而書之、以爲九江都國誌、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三

十四 唐

鄱州刺史廳壁記

李華

有漢且還州統郡鄱或連十城州或部十郡江南多大郡如會稽丹陽鎮領遐邇分置郡都尉自富春而南太末一縣抵于建安今此州卽古會稽西部之地也雖官明吏猶如瞠阻何厥後相因損益無恒時更亂離罷置紛揉聖朝字育元元納於大中自衛公繁鄱十英公滅句麗天下和平戶口繁衍元聖溥行葦葦蕭之降於下廷延公卿議割州邑謂疆與府近則易爲理入與吏親則易爲安以婺州封黔爲廣分置衢州領六縣猶爲太郡近歲析玉山全邑洎須江南鄉益信州而不爲寡去年江湖不登茲境稍穰故浙右流離多就遺乘凡增萬餘室而不爲衆吳越地卑而此方高厚居者無疾人斯永年名山大川既麗且清俗尚文學有古遺風因朝不以州領郡郡與州更相爲就遷復從宜事之當也置觀察之司而董臨之此州長吏之選甲於他部忠貞之老則武威公李僕射傑親賢之望則信安郡王禕遺政行爲故事名位光于屋壁開元天寶中始以尚書郎超拜名郡賀蘭大夫爲之李郎中爲之自逆胡悖天地之慈犯雷霆之誅賀蘭起北海之師郎中佐浙東之幕有文有武

家頌戶歌元惡天討餘凶穩罪聖恩不以鐵鉞之威
未卽大刑以爲不教人戰是謂棄之乃分諸州置節
度以鎮之州有防禦軍刺史爲之使俾與夫持節某
州諸軍事名實副焉以此州密邇山陰爰隸浙東廳
事馮高戟戶臨江武文左右麾幢成列千夫長百夫
長上寮郡掾屬邑官吏進退無聲趨拜風生仕不登
州談不爲榮凡爲州者儒不毅勇則頓威攻守所由
敗也勇不儒和則失入邦國所由困也故二千石之
任方今爲難至尊垂憂勤於兆人延俊乂於高位以
蘇州刺史陳郡殷公文可以成政武可以安人明斷

四續章實卷二十三

六

良謀忠在王室其理也寬不容怠嚴不拒情清白貫
於神明簡易契於黃老德必有鄰歌聲宜繼由是命
公典此邦也至若建置城府之年月升降品第之等
差風俗貢賦之宜男女隄封之數圖謀備矣老幼傳
之今之所書略舉勳德也元年建寅月二十一日左
補闕趙郡李華於江州附述

七
宋州刺史廳壁記

宋州刺史廳壁記

顧况

商丘之地辰火之宿孟諸之淵閼伯所遷微子所封
之國也厥貢絳紵厥篚織纈有蒙盧二門有睢渙二
水炊骨易子隕星退鵩仲尼之伐樹子罕之棄車皆
此地焉梁孝王時四方遊士鄒生枚叟相如之徒朝
夕晏處更唱迭和天寒氷凍酒作詩滴是有文雅之
臺清冷之池雁鶩之所棲集園苑方三百餘里制度
法於長安漢末始置爲睢陽郡皇家大臣房梁公嘗
牧此州今相國彭城劉公勛德有光亦典此郡前破
李靈曜後破李希烈爲梁開路而東方諸侯并賦鹽

四續章實卷二十三

十七

泉所以歲約三千萬緡商在其外明年西朝天
子嘉之俾平水土乃拜司空俾敷五教乃拜司徒入
參大政出擢威武范陽君以智略佐之由御史中丞
行軍司馬節度留後而領于是邦幕府得人於斯爲
盛乎中之日無上不殖桑麥翳野舟艦織川城高以
堅士選以飽詩所謂誰謂宋遠誰謂河廣者矣自貞
觀以來知名氏者而房梁公爲首存乎東壁大曆之
後繼之者宜司徒公爲首遂刊于座右也貞元五
年四月十九日記

壽州團練副使廳壁記

沈亞之

戰國南北書更言故世諸豪爭據于壽春或兵至百萬有不能得者豈地勢為要津乎自建中已來淮夷竄叛於蔡天子之詔或討或赦由是壽春備為東塞矣為之守者皆佩將軍印幕府符書之設擬於方鎮而有副使之官焉元和中韋公武以殿中侍御史為之九年秋蔡丘叛壽春守令狐通引兵屯霍丘副使得屏卒百餘人留郡中冬蔡兵大入馬塘寇鄧家城殺其將卒五千餘人虜民男女焚壞邑室而去郡中驚駭民人多流其家而東副使因言曰壽春其地扼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三

十八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三

十九

其卒副使立城上曰某得命於詔城晝受即晝復之今守獨入而卒露無為也如驅與俱來寧不知盜居其間得夜則禍成矣或幸而止於郵乎明開關介士陳兵夾道驗其號以入卒無敢越伍而趨居有頃守謫去詔以李將軍代將軍西出疆兵臨萬勝城復以副使掌留事明年陟其能得加侍御史是歲亞之東觀戰至壽春得副使之跡題之於署下以記行事之時云

江州司馬廳記

白居易

自武德以來，庶官以便宜制事，大攝小，重侵輕，郡守之職，總於諸侯，帥、郡佐之職，移於部從事，故自五大都督府至於上中下郡司馬之事，盡去，唯員與俸在。凡內外文武官左遷右移者，遞居之，凡執役事，上與給事於省寺軍府者，遙署之，凡仕久資高，老昏懦弱，不任事而時不忍棄者，實蒞之，蒞之者，進不課其能，退不殿其不能，才不才一也。若有人畜器於用，燕於養濟者，居之，雖一日不樂，若有人養志忘名，安於獨善者，處之，雖終身無悶，官不官繫乎時也。適不適在乎人也。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遠觀遊，羣吏執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馬綽綽可從容於山水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北樓水滄亭百花亭風篁石巖瀑布廬宮源潭洞東西三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盡有之矣。苟有志於吏隱者，捨此官何求焉？按唐六典，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七千六百，官足以充身，食足以給家，州民康非司馬功耶？政壞非司馬罪耶？無官無事，憂隱爲國謀，則尸素之尤蠹者，爲身謀，則辭仕之優裕者，予位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也。廿日，亡日，何哉？識時知命。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三

三十一

而已。又安知後之司馬不有與吾同志者乎？因書所得以告來者。時元和十三年七月八日記。

京兆府員外參軍壁記

李華

東漢中平以來王室多難元臣統戎括郡才而不遺
徵衆慮而從善故公府置參軍事雖位高八命惟重
三軍苟好謀而成亦參于幕下迄於魏氏沿漢舊章
洎有晉將殄於全吳石苞責禮於孫楚山是府朝致
敬稍用下寮逮南北分於帝郊華夷寢於王澤而此
官之選益以衆矣及隋平江嶺唐有天下聖人貴因
循而重改作思豫備而戒不虞故因其名而降之秩
則殷周之損益可知也至若兩京垂戎於四方府吏
同體於郎署非夫公卿盛德之胤才望當仁之流不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三

李華

可膺其任今王國多士賢能歲益職員之外猶以命
之取類乎律呂起於黃鍾滄浪發於清徵人皆以爲
美也趙郡李諱碣石峯嶺臺榭餘嬰年聞禮敬睦
傳於家庭綺歲入官名節動於寮友敏以經德清而
遠和自懷濟衆之心仍有封侯之骨嘉魚在藻良馬
食苗如其人有其位于雲萌於甲拆貫革兆於機張
且曰清階因之故事則鍾繇李胤魏舒王遵事炳于
前代韋僕射李大夫陸少保杜尚書功宣于盛朝叔
父侍郎發跡於河南黃門顧公漸羽於京兆職于彌
乘黃之早鵠鵠入威鳳之單榮慶九霄縱遊千里其

可必也夫其職諧易簡道在中和高步同於列仙彈
冠預於朝會若乃簿書堆案則參發轂中醪醴滿壺
亦名高方外動靜皆適剛柔兩持是以爲從事者所
貴師古之事車服盤盂畢開旌記用垂後代飾布德
音况朝之命官闕而不載以華聞於舊史請以直
故略其所知疑殆頗闕云爾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三

李華

三十三

唐

邢州堯山縣令廳壁記

沈括

地方百里聽事於庭者萬家上不得專達於天子下不得賓養國中之善士其官謂之縣令其秩不得齒於天子之下士靜牽動違勢如稿毛士能得志於斯亦可謂賢矣其選既輕故民未嘗厚望於吏吏之自期亦以此則因謂之治豈所謂治者耶吾王君聖美之爲堯山不以其輕者入于心而猶爲其所難刺槌斷裂之故不得行皎明察深矯厲之名不立而下皆有以相先不暴而爭肆耕而飽食事益不至縣令之庭縣既已容無事乃治其所居之堂凡前後之共爲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三

記

二十四

宋

此邑者不忍其人沒而不章則又納其壁中以縣令之題名予客過趙魏之郊問其故家舊俗皆慨然喜言三晉戰國之事自七國之時趙數窘秦人於兩河之間秦方強天下所憚獨在趙故趙常受兵爲天下勁國其後四分以爲代魏燕趙路漳南蹶上黨肩尻頓侵不能相支而邯鄲鉅鹿穿裂摧壞獸驚鳥決獨當四方之鋒其人生而知有戰鬪攻掠之備習聞而成風者已久而不可遷雖當積安無事之日其天性固以異於他俗此宜治之甚難而聖美摩撫調養之既成則又推之於前後之人若無心於得失者宜乎

民安之不難矣聖美以嘉祐六年得堯山於其將去使來求記於予則治平元年也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三

記

二十五

宋

盤屋縣丞廳壁記

沈亞之

盤屋道巴漢三蜀南極山不盡三十里北阻渭短長之補與南而近其野半為澤旄故鼠倚牆而居雖善捕伐不能無傷於稼說者以為漢武帝嘗夜出射能於是而田人輒留執帝從者由此觀之民情阻狠古為難理時猶遇畏指諫即稍罷然佞臣竟以帝恥不忘遂籍民人田為五井長楊矣今又徙甌越卒留戍邑中神策亦屯兵角居俱稱護甸而三蜀移民遊手其間市閭雜業者多於縣人十九趨農桑業者十五又有太子家田及竹園皆募其傭藝之由是富民豪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三

二十六

農頗輸名買橫緩急以自蔽匿民甘名欺偷浮詐相摻雖賢宰處之而丞與曹或不類亦不能盡枉直之情也夫丞之職也贊宰之政以條諸曹其有不便於民者丞能得不可令丞也余從祖居之既滿歲民諍不作如此則宰之所宰丞之所贊可謂知方也已長慶初余思相如進諫之風南歷長楊至於射熊五作訪其遺跡因退舍是邑遂悉論山川俗里之事題於丞之署云

櫟陽縣丞小廳壁記

沈亞之

便署所以接賓也櫟陽岐諸陵走左輔蒲太原燕趙魏山東至於匈奴雜虜之道而諸侯使者及戎王聘貢之臣交馳出是無虛日而邑頗瘁於擾費然而遊宦客子出入往來者則公賓為寡也夕館而晝饌自宰丞簿尉或不能支於給饋而賓去嘗悒悒不快長慶初燕趙魏侯者失理卒亂辱殺之更自立新帥大臣皆進章請討圍其境之候咸會兵襲戰飛蹄走轡之奏傳呼相追而又降嫁匈奴中故使者益至若是宜謂私賓不能加也而又遣使陳蔡許滑大梁彭城皆發卒戍河北督責米帛於兩江之間使百郡所輓無西入由是天子之使出入漳關者日數十輩大者乘馬至百小者不下十餘郵馬盡死於道凡往來乘馬畜者無問其誰皆奪之故遊宦客子俱輟道櫟陽中計其眾寡復與公賓之數相高矣是時櫟陽丞當公主降匈奴女使及迎者之部千人天子使後宮貴御行餞於道事嫁大臣從官衛士亦數千人夕頓田氏遣丞奉供具以能不擾民一縣之吏稱善辨及歸乃計曰夫遊賔四時之來獨憂其為稀耳我且與理一署使其密溫以待之然後以為家之給與賓僕相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三

三十七

等是寧有忽賓哉既以賓之來者視其館禮之窮登雖勇寒猛餒必抱愧自廢於所饗嗟乎隆否之跡由夫履也其構在公堂之右正寢西南隅其形類廂二間後廈於南陲其就在長慶元年八月甲子也

會昌主簿廳壁記

尚 信

會昌行在也新邑作焉主簿糾曹也我公吏焉公名肇字某由秘書正字而拜初蒙泉秘湧於山下陰火潛燃於地中是開湯池以御宿霧符之三載有詔留之冠新豐渭南而為畿縣以明年復詔廣之齒萬年長安而為京邑非良才無以杼劇非美誠無以鈞賢邑改其名官選其扶宜矣北陸寒苦東郊豫遊萬乘入鄉百司在宇溫泉之宮齊乎下集靈之臺禱乎上物或過求難於抱影事或倚辨急於奔星雖務分官聯而我實網紀編王侯於尺籍總豪猾於伍符皆

此之自闕以簡追背以簿書詰盜皆此之自決縣大夫無能專達野司寇不獲僅成咸在公之鈴鍵矣不言而政每游刃不速而人常應弦申之以豐盈甚部加之以藻麗尤絕非鄭桓公之邁德不存孝孫非少宗伯之允文不有令德顛懷茲邑必復康侯進吾往也夫仰東井倉期天帝山木冬繁其浴日之溫流乎水雲畫積其濯龍之靈液乎矧乃才之甚器之甚游泳恩波膏沐聖澤將濯軒拖紅顧盼千里豈俟辭滿而階漸我君子謂是言也潭忝以詞賦見知春官欽惟教忠卽簿領之能事敢序施政有門人之直詞乙

酉歲杪志于南軒之東壁誰謂來者不承乎權輿上

同州韓城縣西尉廳壁記

歐陽詹

說文曰尉之爲言畏也亦慰也主也故字從尸示寸寸者寸量禮度以敬上示者示陳教令以諭下尸者典職司以居位敬上所謂畏諭下所謂慰居位所謂主全茲三者以蒞王爵則仕義周是以古之人嘉用尉字爲官號陶唐有大尉周有軍尉秦亦有太尉與尉東南尉泊漢則復命縣掾曰尉自是以名至于我唐無或易所命善也我唐極天啓宇窮地闢土列縣出于五千分爲七等第一曰赤次亦曰畿曰望曰緊次緊曰上次上曰中次中曰下赤縣僅二十萬年爲四續奇賞卷二十三

之畿畿縣僅于百渭南爲之最望縣出于百鄭縣爲之最緊縣出于百夏陽爲之最上縣僅三百韓城爲之最上之最次于緊之最非最之緊無與焉緊之最次于望之最非最之望無與焉望之最次于畿之最非最之畿無與焉畿之最次于赤之最非最之赤無與焉最之縣長於餘縣如麟鳳五靈之長於羣靈也數長不數類則韓城之稱與萬年渭南鄭縣夏陽並自緊而上簿尉皆再命三命已往而受資歷至之而至也上縣而下則自解褐授韓城既上縣之最簿尉解褐之貴者唯三員伺其闕非年年之有或一員之

闕天下皆知之授之日亦皆知之曰某人授韓城尉
 是其人則頌非其人則誹雖一命之官其人尚也如
 此則主司慎擇才地精美縣亦有六曹尉二人一判
 功戶倉其署曰東廳一判兵法事其署曰西廳茲廳
 兵法事之廳也根之州則司兵司法司事盡在刑之
 國則兵部刑部工部盡在兵主武法主刑工主土今
 武未大威務尚繁刑未太措微尚生工與人興無時
 休州縣司或襲曹六人分其職國則部屬察八九十
 人分其職守入理六人八九十人之理雖小大有異
 而探緒不殊其緒不殊其官不易能至於易者則人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三

三十三

無敢易之人無敢易之則國必重之國重之則賦洪
 鈞大柄所由乎此也貞元十五年春余友人榮陽鄭
 伯義授焉鄭自上累葉聲名為天下聞鄭以經明登
 科又三舉進士屈於命詞學亦流輩推內行第一其
 受命之年五月余詣焉十月又詣焉見東廳有記西
 廳無記因請書示本廳姓氏序于左其或先于鄭芳
 簪猶存者亦得之至于鄭繫于鄭皆繫之若土壤廣
 使物產有無尉非得主不敢僭序十月十五日記

言其非其

御史臺新造中書院記

舒元興

王者執生殺之柄造天下使百度順而已矣其或不
 順與順而不得其度者皆屬於御史府府之動靜為
 朝廷紀綱之職與百司絕類蓋百司坐其署但專局
 而已矣入於朝與啓事於丞相府亦不出乎其位是
 以朝罷而各復其司以無事於朝堂與中書也若御
 史臺每朝會其長總領屬官調於天子道路誰何之
 聲達于禁扉至舍元殿西廡使朱衣從官傳呼促百
 官就班遲曉文武臣僚列於兩觀之下使監察御史
 二人立於東西朝延輒道以監之雞人報點監者押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三

三十三

百官由通乾觀象入宣政門及班於殿庭前則左右
 巡使二人分押於鐘鼓樓下若兩班就食於廊下則
 又分殿中侍御史一人為之使以蒞之內謁者承旨
 喚仗入東西閣門戎冠曳組者皆趨而進分監察御
 史一人立於紫宸屏下以監其出入爐煙起天子負
 斧展聽政自螭首龍墀南屬於文武班則侍御史一
 人盡得專彈舉不如法者由是五府之屬得入殿內
 其職益繁其風益峻故大臣由公相而下皆屏氣竊
 息注焉目於吾曹吾曹坐南臺則綜覈天下之法立
 內朝則糾繩千官之失百官有滯疑之事皆就我而

質故乘輿所在下馬成府釐朝廷之綱目與少臺之
判決者相半是以御史府故事於中書之南甯有理
所先時唯中丞得專寓於尚舍亦稱一院若雜事與左右
巡使則寓於西省小省之廡下遇大朝會時吾屬皆
來則分憩於雜事巡使之地既寓於小省則我實客
也每亡事而去則主人必坐而入誼譚狼籍其態萬
變向之霜稜盡為涕淫矣豈吾君以天下綱紀屬之
於我意邪上元三年侍御史劉孺之作直廳記初拜
儀云謝宰相訖向南入直省院侯端長又入中書儀
云到直省院入門揖端公訖各就房嗚呼以御史之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三

三十五

貴重而前時作者之記恬然以直省院為記君子未
嘗有非之者神羊之神何其翳而不光耶聖唐大和
三年己酉歲天子擢尚書吏部郎中河南宇文公為
御史中丞詔下之日不仁者相爭御史府新例知雜
事一人中丞得以選於廷臣河南公既拜之日上言
請尚書司勳郎中瑯琊王君以自輔識者曰河南瑯
琊同心異質之人也心苟同雖堅金可斷於御史乎
何有他日雜事累以寓直省院為歟迺議於中丞中
丞深樂之即時啓於中丞曰此前日之閣也中丞能
革之豈直宿署之光乎實羽徧五府之多也皆佐其

意事得聞於上乎白良有是乎俞其請如響應即詔
度支出錢百萬以資焉一作適以政事堂南直廡之南選
地以作之中書之南實天下會計之地不容咫尺之
隙非雄重清切之司於此豈容足乎我是以得規制
為之焉舊中丞院在西與西院相絕遂以其地易大
京兆院合三院為一東西四十六步南北四十步山
東為首其一為中丞其二為雜事其三為左右巡使
若中丞升為大夫改官不改院若三院畢朝集臺院
附於雜事殿察附於巡使其名總號為御史臺中書
南院院門北開以取其嚮朝廷也其製自中書南廊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三

三十五

架南北為軒入院門分東西廂為拜揖折旋之地內
外皆有廡蟠回詰曲曷之盈盈然梁棟其宏柱石甚
偉特崇宏枕麗而不華門牕戶耀華而不侈名木修
簞新漆如舊若升綠雲若編青簫以至於几案筆硯
簾幌茵褥果饌茗器皆新作也從官胥士役夫馬走
勾稽案牘飲食休息之地皆得其所若百官之請事
習史之來謁人吾門將祇伺於屏者見吾軒堂階闥
之嚴固不俟戒而自肅焉為此者何尊天子也吾府
為天子耳目察居堂陞未有耳目聰明堂陞峻整而
天子不尊也天子尊未有姦臣賊子而不滅也姦臣

賦子盡滅矣。可以自朝廷至于海隅蕩蕩然何所不理哉。吾之作豈是志小者近者之心耶。謹按高祖大皇帝作大明宮將二百年矣。當時有司經度曾不思將以待我而作我之所以作。蓋前補二百年之遺事後貽千萬年之不朽。給紳觀者命爲御史北臺閣者謂之知言。君子曰。移中丞雜事。今之心於大柄天下豈有遺事哉。其備于寮屬得聞君子之論。且承公命其記於是乎。書仍題中丞雜事。泊三院至主簿官封名氏於其後。以爲一時之盛事。大和四年歲次庚戌八月十六日丁巳記。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三

三十六

嶺南節度饗軍堂記

柳宗元

唐制嶺南爲五府。府部州以十數。其大小之戎號令之用則聽於節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訶陵西抵大夏。康居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於押蕃船使焉。內之幅員萬里。以執秩拱主。稽時聽教。命外之屬屬數萬里。以譯言摯寶。歲即貢職。合二使之重。以治于廣州。故賓軍之事。宜無與較。大且賓有牲牢饗餼。嘉樂好禮。以同遠洽。疏軍有犒饋宴饗。勞旋勤歸以羣力一心。於是治也。閑閤階序。不可與他邦類。必厚棟大梁。夾庭高門。然後可以上充於揖讓。下周於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三

三十七

步武。今御史大夫扶風公廉廣州且中。吏贈德以來。遠人申成。以修戎政。大饗宴合樂。從其豐盈。先是爲堂於治城西北。限其位。公北向。衆賓南向。奏部伎于其西。視泉地于其東。隅與座。庭廡下。陋日未及。脯則赫炎。當目汗眩。更起而禮。莫克終。故凡大宴饗大軍旅。則寓于外壘。儀形不稱。公於是始新其制。爲堂南而橫入楹。縱十楹。饗宴之位。化爲東序。西又如之。其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觀以遊。日偶亭以展。聽。彌望極。顧莫究其往。泉池之舊。增游益植。以暇以息。如在林壑。問工焉取。則師興是供。問役焉取。則

錄是徵問材焉取則際宇是選或益其闕伏山澤海
 農賈拱手張目視具乃十月甲子克成分命饗于新
 堂幢牙茸森金節析羽旂旗燄威燄于下鼓以發
 晉金以鐸鏡公與監軍使肅上賓延羣僚將校士吏
 咸次于位弁裳蜀衣胡夷蚤蠻雕肝就列者千人以
 上劍鼎體節燄包載炙羽鱗牙之物沉泛醜益之
 齊均飫于卒士興王之無服夷之伎模擊吹鼓之音
 飛騰幻怪之容環觀于遠邇禮成樂遍以叙而賀且
 曰是邦臨護之大五人合之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
 物非我公之德不可以容衆曠于往初肇自今茲大
 同續奇賞 卷三十三 三十八 唐

和有人以觀遠方古之戎政其易用加此華元名大
 夫也殺羊而餉者不及霍去病良將軍也餘肉而士
 有飽色猶充補能以垂訓今矧茲具美其道不廢願
 訪于金石以永示後嗣遂相與來告且乞辭某讓不
 獲乃刻于茲不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二十四

古吳陳仁錫明卿笑評選

記類

學校

問國學記

唐李元興

南安軍學記

宋蘇洵

汴梁廟學記

元姚燧

餘干縣學記

元李謹思

舍奠禮器記

元鄭陶孫

樓閣

四續奇賞 卷二十四

朝陽樓記

唐皇甫湜

李白酒樓記

唐沈光

芝閣記

宋王安石

順德儀門記

元明善

祠廟

諸葛武侯廟記

唐呂溫

崔府君廟記

元元好問

趙忠簡公祠堂記

元歐陽玄

安撫使李公祠堂祠堂記

元宋木

蝦虹堤記

宋趙瞻

高唐縣學記

宋鼎補之

祁州新修學記

宋鼎補之

清平縣孔子廟記

宋鼎補之

四續奇賞 卷二十四

又一

問國學記

舒元興

先王建大學法以教國胄子欲歐人歸義府也
宮區掌嚴大其事明公侯卿大夫必由是出元與阮
求售藝於闕下謂今之大學猶古之大學將欲觀焉
以自爲下士小儒未嘗觀天子庠序欲往時先三日
齋沐而後行行及門下脫蓋下車循牆而趨請於謁
者曰吾欲觀禮於大學將每事問之於子可乎謁者
許諾遂前導之初過於朱門門闔沉沉問曰此魯聖
人之宮也遂拜之次至于西有高門門中有厦屋問
之曰此論堂也予愧非鴻學方論不敢入導者曰此

四續奇賞 卷二十四

二

無人乃虛堂爾予惑之遂入見庭廣數畝墾爲圃
矣心益惑復問導者曰此老圃所宅子安得欺我耶
導者曰此積年無儒論故庭得化爲廢地久爲官於
此者圃之非圃所宅也循廊升堂堂中無機榻有苔
草沒地予立其上悽愴滿眼人不稱嚮之意復爲導
者引又至一門問之曰此國子館也入其門其庭其
堂如入論堂俄又歷至三館門問之曰廟文也大學
也門門也入其門其庭其堂如國子其生徒去聖人
之奧如堂館之懸嗟乎詩書禮樂國之洪源也濬其
源天下可以光潤室其源天下爲之顛頽故唐堯知

其如此亦先命廷臣典三禮教胄子誕敷文德於天
下天下之屋皆可封及夏殷時其孟也則必能濟之
其季也則皆自窒之自窒之時天下之屋皆可誅至
周室有文武周公勃焉而作復唐虞之道行五六百
年而付仲尼仲尼承之孜孜日夜席之不服暖祖述
之憲章之發揮於鄒魯恢張於洙泗上磨礪三光下
垂之無窮其徒有入室者升堂者及門者散滿天下
雖丁周季而天下姦臣賊子猶解曰廊孔之教不敢
妄動以此則文之教豈可湏臾而弛邪至嬴政犯之
窒其源源未絕而已自絕於天矣漢初纔息干戈復
四續奇賞 卷二十四 三十一

潛其源而伏生公孫弘倪寬卜式之徒並出維持戰
爭之漢二百年間無所浸墜皆周公仲尼之力也國
家用于戈取天下其道正於漢氏及關儒官立宗王
祠設學官命生徒崇盛館宇固亦不下漢氏然自冠
生幽陵軍旅之事始勝組豆故大學之道不得不衰
涼今皇帝傳大寶七祀生獻吳淝蜀禪於即廟梟夏
逆首殲諸子姦帥拔魏世家此用兩階之舞可謂至
矣今演漸無揚波兵器可以蒙之虎皮矣乃大修周
公仲尼之道之時也而大學且猶衰涼之若此豈非
有司之不供職耶羣公卿士之不注意耶不然何使

巍巍國庠寂寞不聞問也賜也說釋道義之聲雖館
宇雲合鞠爲荒圃可謂大國設虛以自欺也愚其不
敢取且懼周公仲尼之道沒墜於泉遂記其所荒之
大畧以喻有司

南安軍學記

蘇軾

古之爲國者四井田也肉刑也封建也學校也今亡矣獨學校僅存耳古之爲學者四其大則取士論政其小則弦誦也今亡矣且誦而已舜之言曰庶頑諂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格之言改也論語曰有耻且格承之言薦也春秋傳曰奉承齊犧庶頑諂說不率是教者舜皆有以待之夫化惡莫若進善故擇其可進者以射侯之禮舉之其不率教甚者則撻之小則書以記之非疾之也欲與之並生而同憂樂也此士之有罪而尚未可棄者故使樂工探其誼諷諷議之言而颺之以觀其心其改過者則薦之且用之不俊者則威之屏之焚之寄之之也此齊之學政也射之中否何與於善惡而欲以進之何也射以發衆而論士也衆一而後議定孔子射於矍圃之圃蓋觀者如堵使弟子揚聲而序黜者三則併有在者由此觀之以射致衆衆集而後論士蓋所從來遠矣詩曰在泮獻囚又曰在泮獻猷禮曰受成於學鄭人游于鄉校以議執政政謂子產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不可善者吾行之不善者

四續奇賞 卷二十四

五 宋

吾改之是吾師也孔子聞之謂子產仁人古之取士論政者必於學有學而不論政不取士猶無學也學莫盛於東漢士數萬人壺枯吹生自三公凡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召常由其口其取士論政可謂近古然卒爲黨錮之禍何也曰此王政也王者不作而士自以私意行之於下其禍敗固宜朝廷自慶曆熙寧紹聖以來三致意於學矣雖荒服郡縣必有學況南安江西之南境儒術之士與閩蜀等而太守朝奉郎曹侯登以治郡顯聞所至必建學故南安之學甲于江西侯仁人也而勇於義其建是學也以身任其責不擇剗易期於必成士以此感奮不勸而力費於官者爲錢九萬三千而助者不貲爲屋百二十間禮殿講堂視夫邦君之居凡學之用莫不嚴具又以其餘增置廩給食數百人始於紹聖二年之冬而成於四年之春學成而侯去今爲潮州軾自海南還過南安見問其中爲詩士旣德侯不已乃具列本末羸輶而後軾者一官何里顧紀其實夫學王者事也故首以舜之學政告之然則遠矣不可以庶幾有賢太守猶可以爲鄉子產也學者勉之無愧於古人而已

四續奇賞 卷十四

六 宋

博州高唐縣學記

晁補之

始予讀史記至西門大夫治鄴投巫蠱三老禁為河伯取婦喟然歎曰賢哉西門大夫稍行四方見今為縣令者論罪人過撻箠耳亦具獄乃火佐史自笏持之至上下顧莫敢誰何於是益太息知罰為不可能其後讀律令見所以繩吏者甚具更悟曰法如耳晚得高唐令王君聖塗而異之聖塗為高唐非能外律今用其意也石為規矩捨攘之中從容以和夫使騏驎得原野則勢便利至里門曲轄六轡不亂而所投無差難矣哉高唐民貧聖塗惟不奪其時民以富縣

四續奇賞

卷二十四

七

有子廟歲久壞弗治學者莫至風雨草生之可羅也聖塗曰我豈得勿憂猥自安曰非不能或不可年以政後人而已哉舉而新之鳩材庀工人罔告勞也又教其邑中君子小人以學道之美武城絃歌達于四境余聞而喜曰非有為則難以莫之敢為而為之則難古者其美是人也嗟歎之咏歌之亦使曉者聞之可也故為詩以遺其邑人俾不忘王君曰高唐之學自王君之為方王君去我誰吾與覺方諸使此微方而舉則希方王君去我誰吾與歸方元豐四年七月丙戌學成十一月戊子穎川晁補之記

祁州新修學記

晁補之

先王以禮為天下禮行而民有耻以樂為天下樂行而民鄉方以庠序養天下之才而君子之學洋溢於四海先王之須數者以治如此而自後世視之則常若迂遠而不切於治之情夫古與今一也而先王之用禮樂則如帛縷之於衣穀米之於食每須而常効而後世之用之則如觀殊類之好名異國之物雖存而猶亡射鄉食享祿襲之文而籩豆之器鐘磬祝歌綴兆之容而搏拊之節是先王之所朝夕用以為禮樂者也而行之於後世則文阻滯而情不安若度

四續奇賞

卷二十四

八

十指而合方圓非聖人復生不可得而定是先王之禮樂終不可用於後世也然而後世亦何嘗一日而無禮樂賢君良吏誠心於為治各因其世所用者而用之以合恭敬而交歡欣亦不見其少雖聲音器或變於已壞之餘而參差於不同之緒至雜野人里巷之說而用之者禮樂自亡然亦或自此而存何則其文異其實在也至於庠序先王之所以教人孝父兄親宗族而善鄉黨內之於治心行已外之於事君牧民悉亦如此而止矣而世之為上者聞先王之教則漠然若非其身之所常任而惟其文詞記誦

所以于有司者爲師儲粟闢屋而埃之三歲而一取士集於堂者如市否則掉臂而不顧蓋僅有存者夫如是則州里之有學特以爲求仕者之舍耳而於治誠何補哉然盡弃而不舉專以文法賦歛目前之急者爲務則民益野一州而有學則一州之爲士者多一邑而有學則一邑之爲士者多使夫世之所謂賢有知者不出於士則已賢有知者而必出於士則爲士者多蓋先王之教所以在也河北自五代兵革遷徙之餘而士日少至本朝百有餘年朔方之民得安於衣食而偉人巨公開間出於其地仕於四方以文

四續奇賞

卷十四

九

學政事顯者往往而有祁州又支郡而求舉於有司者率常百餘人舊有學不復葺學者至散而入他郡宮苑使董侯之爲守始至慨然以爲先務而郡貢力不足以爲乃歛菜圃之課當入於守者日二千錢舉而新之藉其圃之入以其半爲學者之食其居處安其資糧足而無患矣復得前進士彭誠題君懷之以教授學者者日至絃歌之聲遠聞使其子迪以書抵補之求爲記補之以謂自三代之亡而秦漢至於今所以教養人材者固無復先王之舊凡幾百千年矣而忠臣孝子仁義之人操守廉潔之士器足以任

重而致遠明月以解頰而釋惑彌足以勝難而處劇朝廷用之則重拾之則輕天下有之則治無之則亂者亦凡幾何人而豈其必出於先王之戶乎亦各因其世所有取之長才秀民傑然於衆人之中若物之精華不可得而粹終不以教養非是瞻睨而不出車何必曰春夏教禮樂秋冬教詩書十有三年而舞勺成童而舞象中年考校九年大成論辨而升黜之一切皆如先王時而後得哉有誠心若古之人則處今之事而契古之効何適而不可襲遂黃霸漢之良二千石此兩人何必文武成康之吏其教民成俗亦何必文武成康之法而正使文武成康之用吏亦不過如此歸於治而已雖然此可爲通人道難爲守文不知變者言也董侯以文法中第而不用顧以其才雄於諸將武人之間而其政事施設先後如此惜也其試之小不獲試之大也故序其意而刻之

四續奇賞

卷十四

十

清平縣新修孔子廟記

晁祖之

羣有司所治異事而事之在縣者十九以其十一用心乎治之本則力不給故雖有庠序教化亦十九不舉一有舉焉令之才足以任事可知已魏為天子北都而清平為畿縣並河水數至自度廢建治平縣再徙不復立孔子祠為屋居神民往來猶原上也令始至更導之拜屋下歲春秋釋奠為次草間吏口即次乃即次曰行事乃新事曰禮畢乃禮畢俛默而出不復省或告曰此宜省則曉慶曰吾有公事不暇也若是者有年至風雨屋壞不支縣之民為士者游少令四續奇賞卷二十四十一水

汴梁廟學記

姚燧

自曾哀公十六年當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歷六國秦漢至孝武即位之年辛丑為三百四十年其聞而知者纔司馬遷一人而止耳既編其年與夫言行出處之繁為世家又為弟子傳載其居里問對與夫經事何君又考知其少孔子幾何歲是書皆孔門弟子與孟氏所未著其有功聖門真非淺淺哉然猶病夫時有不一其說不可參伍者也世家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弟子傳則曰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夫既曰身通六藝矣雖未盡合聖人為教之本然而猶有所指名也其曰受業身通竟不發為所通何業亦晦焉而已耳又曰皆異能之士聖人為教千以修叙彝倫而容異能者于其間孔子自言七十有七人則七十人者誰後是五人邪其為傳亦多淆雜而無次先顯回曾參而後無繇歲固已戾於明人倫其甚誤至以則止子我為罕予又曰孔子之所嚴事者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齊晏平仲於曾孟公綽孔子於公綽止稱其不欲與優為趙魏老子產自君子之道四其他不足孔子者亦多也

老萊子書今存其爲道術尚黃帝老子爲聖人所與者不經見子入太廟每事問況老子周守藏室之史問禮則有之使及見其書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已不知道德仁義禮根于人心之固有而昧爲世降之不同未必不見黜於孔子況爲其道乎哉惟遽伯玉寡過未能爲不悖於聖學故與之特深至漢文翁圖石室刻之七十二人中亦可灼其非餅而實弟子云晏平仲者如遷之言足以暴其人賊賢之罪何也夫人既嚴事乎已苟於學術之僻歸宿之差何害於明告告不爲止則隨以

四續奇賞

卷二十四

三

元

不屑之誨始盡夫師弟子之義焉當欲封孔子尼谿之田乃說其君景公曰儒者滑稽不可軌法侶傲自順不可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塋不可爲俗游說乞貸不可爲國盛容飾繁登降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非所以移齊俗而先細民也若預憂一旦代有齊政惟懼醜詆之力不爲夫善交久敬報人嚴事之道者固如是乎哉先儒嘗疑晏子尚儉墨子欲貴其道取足於晏子之言不然何爲亦見墨子之書而遷辯之不明也又自叙曰儒者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博而寡要勞而少功由是知二

星

語者非必一出晏子乃遷薄儒素定於胸中不易者也遷嘗適魯徒觀諸生以時鄉飲大射其家迷眩於規規節文之細低回不去以爲是足盡聖人之道斯政經生博士之汨汨以皓首者也豈聖學爲已之切致哉故燧有功於遷而亦有是數者之恨况又甚惑未盡祛於今者耶孔子卒哀公誅之子貢以爲非禮至漢平帝始封謚褒成侯宣尼公蓋王莽假善以收譽將遂其奸謀也後魏孝文法之謚文宣尼父後周宣帝封鄒國公唐高宗贈太師僞周武氏封隆道公玄宗謚爲文宣王宋真宗加玄聖後易爲至至今遵

四續奇賞

卷二十四

十四

元

之焉有若以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誠是言也雖極天下之美謚猶不足萬分一盛德之形容斯燧發其目而不深言者一也杜預春秋傳叙曰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斯言爲發聖人之心而後世王之堯舜二帝也宰我以夫子達賢堯舜何王之不可居然後世天子之子有功之臣皆曰王以孔子之聖卒下此爵於其子臣誠不知其可也斯燧發其目而不深言者二也其享配諸位善乎柳宗元序道州廟碑曰從於陳蔡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于後失

厥所謂妄異科等坐祀卅入以爲哲豈夫子志哉後
之時進顏孟並孔子南面別躋曾子以足是卅人於
非夫子志中之又非者而江之左又進曾子子思並
顏孟別躋子張於曾子之舊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
由子思而視曾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也弟子於師
孫於祖坐而語道者有之非可並南面燧知四子已
避讓於冥冥中不能一日自安其身一堂之上况又
祀無繇歲鯉於庭其失至於崇子而抑父又非遷之
爲傳矣夫爲是學官將以明人倫於天下而倒施錯
置於數筵之地如此奚以爲訓又在在之廟皆泥像
四續奇賞 卷二十四 十五元

今之人也其可哉曰是溺習之已然若何而變曰人
臣有見上布是區區則可若夫議禮也制度考文也
天子司之亦幸一旦遑於稽古之事學禮之臣必有
能策其一二得所當議者矣至元虞寅汴梁新廟成
學錄劉元佐爲狀以其府諸公之意求記其由故燧
首之以此其狀曰宋建隆中南宮城數里立太學後
爲國子監金貞祐都汴國日益蹙大城少兵難守度
中官垣大城再城之監當城所經弗便也壞而徙之
東南大城之下不及屋而亡皇元受多方始爲殿士
楹亦廢官屋也其制度宏麗爲天下甲壬子楊中書
四續奇賞 卷二十四 十六元

其中非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
上爲主以祀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
爲之郡異縣殊不一其狀短長豐瘠老少美惡惟其
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善亦豈其生盛德之容甚非
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曩長安新廟成繪六十
一人與廿四儒於廡畫工病其爲面之同縱入觀之
而擇貴臣圖其上蓋肖今人之貌而冠以先賢之名
使過而識者抵掌相語曰是某也是某也未見其起
敬於他日顧先足來不恭於一時是邦如是孰必其
他邦之不爲是一歲再祀第借位下先賢以俎豆夫

忠肅公來童括舟役又壞宮取材以其餘爲門廡至
元癸酉故同知宣慰使表裕時爲是府判官始構講
堂於廟西神庖於堂東鑿池其南勢殆卒壁淪汴注
之擬魯頡水殆足觀矣歲月滋久風雨驚屋困于撐
拄自是管提刑悉捐金割俸起新之總管則權輿於
戊其斷手於杜思敬其同力者同知胡某治中益祖
判官完顏某推官姜某提刑使則闡閣都高某副使
王忱僉事劉某始終五十餘年凡資畫十二官而後
完富民佐財力以就功者又多也燧曰嗚呼不易乎
哉自今師生之講肄於斯其移學文之力而篤志于

切問近思貴其躬以成德達才而收夫化民成俗之功於他日斯不孤縣官待多士志矣是歲夏四月前翰林直學士奉政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姚燧記



餘干州學記

李謹思

餘干既升州延平祝宜孫首典學事顧瞻禮殿專焉欲壓曰是非所以答曲成而漸陰誘也春秋歲祀尚顧欲茲則將何辭以告歲不登卒卒未遑又明年爲有年亟調諸邦伯邦伯亟捐貲以相有位競勸爲士翕然佐之旣鳩旣僦其材貞且良其棟視曩隆四尺飛簷特起其勢欲躡綽之以闡楯飾之以朱碧重門榮戟森布禮行用幣罔或不虔聖靈洋洋如臨如對視君曰邦伯之惠侈矣孰紀其成爲斯文千載計乎書來曰邦父兄子弟意也勿復辭余於是學也童子習之今去之二紀而遠舊殖荒落無以應來者敬謝不敏祝君曰邦父兄子弟必于斯且聖靈洋洋如臨如對惟斯文也而後有以繼有以貽必記諸余惟有記以來吾家泰伯橫絕今古蓋取范史及儒林傳論鍛礪而馳騁之曰教道之結人心如此美則美矣而未大也教行於上古而契爲之初自契至于湯迄有天下自湯至于武丁伊訓每言師說命每言學遠契之功以化天下千餘年殷化爲周殷士之膚敏者皆爲周有教之力耶余觀周誥多士累云云猶未定然則有多於膚敏之士者矣叩馬可牧野辟于朝鮮意

釋然則有先於膚敏之士者矣當時以爲義在焉弗之可兵也洪範在焉弗之可臣也歌有采薇詩有麥秀一風二賦與雅頌並行于是世不爲初見不爲駭聞而風俗成矣豈惟殷之教賴以不墜周因於殷以植遺教雖周猶嘉賴之周轍又東四代禮樂與魯春秋逸而之洙泗之上書王書天昭天之命討於天下周其猶天平東周之志無所於酬而繼周者又捷出則殷周奚擇焉顧油油然曰某也殷人也援已墜之殷以自異烏在其爲魯司寇邪視乃厥祖於書曰公於詩曰客猶稱微子仲終身焉將無類是乎

四續奇賞 卷二十四

十九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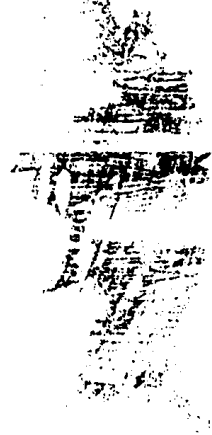
若是惑茲甚請借漢以明之漢何以命孔吉爲殷紹嘉侯嘻乎其非見矣古之人古之人知言如齊太史嘗語人以其故而孟僖子先得之吾在萬世如見之蔽以二言夫殷祖契而孔氏其雲仍夫教契肇端至孔門而大備微契則人近於禽獸而禹稷無完功微孔子則臣子之無所懼者吾而能蛇足之以厲斯人而契之功熄大哉殷道其以教始終乎天欲報契也故以殷郊欲紆契之德也故以魯祠孔子以祭器歸周而郊契猶八百年孔禮器歸陳何有哉而祠于魯達于天下于五百年而未止則夫中踰而旁奮誓寄

而永垂昔也支而今也嫡以小宗之餘復自爲宗世萬子孫齊明以祭無窮期其爲紹嘉孰大焉殷多先哲王在天可以驟然而笑矣吾將復于吾泰伯曰教道之格天心又如此嗟嗟殷上其通播而爲頑者不知其後之至此也其裸將而爲膚敏者亦不知其後之至此也吾言或匡衡梅福所未廢天地開闢教之始終聖賢之統緒天道人事之應感具焉非邦舊遊興起斯文無以發余之言者矣前戊午祀先賢于學曰忠定家焉忠獻此乎館焉若文忠江公庾子之守吉也游焉息焉忠定之孫有丙子守安吉者焉爵

四續奇賞 卷二十四

二十一元

德齒不同而其歸同久之復傳說祝君謂當并祠余特筆并書之



舍奠禮器記

鄭附錄

淮以南學廟配享四陳器視正位從享殿上十東西
廊一百四陳器視殿上配從固自有等夷也殿南祭
設等階上下十六所以備四代之制殿東南陳列正
配酌尊位爲尊二獻非象南各以一崇明水統之獻
載泛齊初獻酌之象載醴齊再獻酌之從享殿上下
象尊東西各三神人之交爵爲親三獻代神祭已奠
之故正配爲爵十五從惟一獻故止一爵正配簠各
一承幣玷各一承祝豆十遵如之從殺其六簠二簋
如之從殺其半羊豕腥熟俎各四從惟腥俎一束階

四續奇賞

卷二十四

二十一

之東盥手盥爵盥洗勺洗各一爵簠三洗簠二皆所
以嚴神事也飲福爵玷賜非俎豆各一識以別之示
神人不可以共器也夫器如是于禮則未敢言備姑
以故末祀式言之爾若淮以止則故金亦惟因示未
之舊然而淮以非用武歲久遺制弗全不若淮以南
被兵日淺遺制可攷也今國家於前代遺事未聞有
所損益則可因者固不容以略而弗備夫上古尊聖
俎豆剝木陶瓦而已中古惟永是圖至于範金近世
或金或木唯其力之能不能惟遷簠俎以所以木無
儉侈之殊候泮視邦之大小與殿邦者之好禮以否

四續奇賞

卷二十四

二十一

而爲完缺初不係乎稟之多寡今部縣學凡費皆於
稟乎取有司無與矣學豈容不自力以存其制江右
學廩多寡雖不齊洪素以會府稱今行中書肅政廉
訪司寓焉學廟禮器宜其完且堅矣陶孫始至殿之
則其尊無百酌尊不備他雖竹木者亦缺錫以繼銅
猶復缺五之一議從旁郡致二將補之有由舍奠禮
器圖一編來者乃故宋景定間趙公汝傑守宣城日
所作而錄諸梓者也其圖則本朱文公所已考及以
博古所收參訂亦勤矣然于獻象二尊因文公之所
未安遂取博古獻象畫以爲尊周禮春官司尊葵凡
尊皆有盤尊以殘獻而整則酌以自酢者也以代
尊於義未允又司尊彝獻象尊先儒訓詁有謂獻尊
爲有沙飾者有謂獻飾以翡翠象以象鳳凰者取羽
形婆娑然而反其音以素何率皆以臆魏太和間青
州於土中得齊大夫送女器爲牛而背負尊晉儒之
說以爲全刻牛象之形鑿其背以爲尊是亦揣摩非
得于目擊以負爲鑿體認不真故也古人製器雖致
飾之美而仁與智具焉謂牛象之力足以負尊而取
其形智也儻剝腹受酒則不得爲仁矣絕其脊以施
勺既幾乎慘舉而注之口豈不嫌於犧人之用器且

不宜然。況將潔以享神乎。由是而言。近古所傳劉其腹者鑿字之訛。實啟之也。自文公請改從政和禮器新圖。及班降。則王黼博古所收。厥後嘗以尊口不可施勺。而疑其未然。特未及詳齊器之負。而論晉儒之鑿耳。陶孫前是固已窺其理。亦恐淪於臆。不敢形諸言。及仕京師。嘗於遂初張氏之容齋。睹一梡尊。乃梡形而背負尊極其精古。善鑒者以爲周器無疑。於是始信齊大夫送女器之爲可憑。古人制器不鑿於知而傷於仁。益可知也。當齊器之出。已足以破先儒之臆說。及王黼所收。又從而惑人耳目者。二百年。何耶。

因續奇賞

卷二十四

三

元

特未詳古人制器之初意耳。所致廬陵冶工楊榮甫來範金爲大尊。山尊著尊獻尊象尊壺尊凡九十六。以備明水玄酒五齊三酒之設。獻象則祖齊器爲全形。負尊於背。餘皆從趙錄所考。仍作獻象各六爲正配。酌尊而以一崇明水居右。舊象尊則存之以充從亨。成不欲毀也。羊豕既有熟俎。則熟必以鼎。遂作羊豕各五。餘器合從範金者。皆如禮定其數。而補足之。爲爵五十。有二。又飲福爵一。卣四十。有二。祝卣五。又飲福爵卣一。尊禁二十。有八。豆百八十。有六。又賜肝豆一。簠簋各五十。有二。龍首勺十。爲銅二千四百。

因續奇賞

卷二十四

三

元

四十斤有奇。一斤之劑。并工與食爲至。元鈔二百六十文。總爲鈔六百三十四貫。有奇。木組四十。遵二百六十。有八。塗絲之其費百二十貫。有奇。合新舊凡尊三十。有四。禁二十。有八。爵百三十。卣視爵加五。豆二百七十。有九。遵視豆損一。簠百二十。有四。簋如之。鼎十。勺十。壺二。洗二。簠十。組百五十。有五。是其完數也。舊以錫繼銅之不足者。任縣學書院缺者。取之夫古人創物取象。寓意各有攸當。述之者往往具其形備其數。自謂可矣。適於用否。尚弗之顧。其稍考制度以幾於古者。皆所不暇也。工雖能持已編書。以自見其所造模範。於圖率不合。至謂前是他學所範。亦與此圖異。惟不用古制。則已。苟用古制。古其形狀。而今其文理。曷若并形狀而今之。猶爲同於筍也。噫。自孟氏有今樂。猶古樂之論。不善讀者。類失其旨。詔漢豈與鄭衛無以異哉。因又摹臨各器舊款。取周尺授刊工。使祖尺寸而伸縮之。以授冶工。仍各識歲月。其唇其腹。其尾。以迄于成。消辰釁之懼。其紊亂失墜。正配位所陳。使寅殿非壁下。以便於事。兩廊從享。所陳聽藏之庫。詹凡此皆全其可。因以聽繼周之損益。非敢惟古是是。覽者監焉。

朝陽樓記

皇甫湜

嶺南屬州以百數韶州爲大其地高其氣清南非之所同朝貢之所途先時此州無政有間土獷水煩人創更侵田畝莠而不墾城郭牢而不實時惟李君奉詔而來一年初洽二年稱理三年大成顧郡之城既狹而專門牆枳扇庭除湫底秋之澍雨沉氣乃上暑之燁燁清風不下人慢吏褻無嚴諸侯于是掉旁入之利乘可爲之時端景相勢凝土度木經營未幾興就巍然登閣豐崇高明朗融耽耽肅飾沉沉生白改積陰于多陽散溫沴爲祥風宮庭若虛炎天如秋茲四續奇賞

卷二十四

二十五

四續奇賞

卷二十四

二十六

川以數嗣而屋者致遠清標疇克于將來

李白酒樓記

沈光

有唐咸通辛巳歲正月壬午吳興沈光過任城題李
白酒樓大觸強者覲縮而不發乘險者帖繭而不進
滑毒者隱忍而不能就其鍼砭搏猛者持疑而不能
盡其膽勇而復視其強者弱之險者夷之毒者甘之
猛者柔之信乎酒之作于人也如是翰林李公太白
聰明才韻至今為天下唱首業術正救天必賦之矣
致其君如古帝王進其臣如古藥石揮直刃以血其
邪者推義穀以輦其正者豈憑酒而作也憑酒而作
者強非真勇太白既以峭許矯時之狀不得大用流

四續奇賞

卷二十四

斤齊魯眼明耳聰恐貽顛路故狎弄杯觴沈溺麴蘖
耳一淫雅目混黑白或酒醒神健視聽銳發振筆著
紙乃以聰明移于月露風雲使之涓潔飛動移于草
木禽魚使之妍茂騫擲移于邊情閨思使之壯氣激
人離情溢目移于幽巖邃谷使之遊歷物外爽人精
神移于中興易久悲憤酣歌使之馳騁次發如脫幽
介而失意成懷盡見窮通焉嗚呼太白觸之強乘
文之陰滑文之毒博文之猛而作狎弄杯觴沈溺麴
蘖是負其聰明其明則移于賦詠宜乎醉而生
醉而死余徐思之使太白疏其聰火其明移于行事

懷然登臨
可以落帽

強犯時忌其不得醉而死者也當時骨鯁忠赤遽有
其人收其逸才萃于太白至于齊魯結構凌雲者有
限獨斯樓也廣不逾數席瓦缺椽蠹雖湖兒牧豎過
亦指之曰李白常醉于此矣

四續奇賞

卷二十四

芝閣記

王安石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竊搜而遠采山農野老攀緣徂杙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絕幽窮隱伏入迹之所不達往往求焉而芝出于九州四海之間蓋幾于盡矣至今上即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于是神奇之產銷藏委翳于蒿藜榛莽之間而山巖野老不復知其爲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

四續奇賞 卷二十四

十九元

之風俗況于行先王之治哉大丘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于庭能識其爲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閣于其居之東偏採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之一也或貴于天子或貴于士或辱于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于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

順德儀門記

元明善

春秋左氏傳曰新作南門不書非公命也非也興作必書然合禮不書書皆貶也南門蓋魯君之卑門也新作者改舊初建之謂必當禮而不書不然獨左氏之証也諸侯三門卑門應門路門今之州華古伯子男之國作儀門禮也春秋合禮不書作儀門此何以書喜制備而從民志且非爽於春秋之旨也制備而從民志者何溫榆水之陽有古城焉曰順以州隸大都路地沃而民淳自國家罷兵百年涵濡撫育生殖日繁蔚爲饒郡郡城據亢爽地而四下郡解特當其

四續奇賞 卷二十四

三十元

亢亢有故儀門址又亢亢之尋常鄉人以不屋於其上爲恥屋焉則鼓魚於斯懸令布政於斯有以雄其州而尊民聽觀矣至大四年知州事梁君彥義始來明年百廢次第舉民用大和民曰吾無訟以撓州吾訟以時足使君甚仁不生事官我使君召役吾必樂趨於是梁君知其民之可用也廼謀諸監郡某將更築樓於址僉曰休哉惟時請割休金以倡俄而州人咸中書右丞曹公之家今樞密副使石公及諸名士或寫之材或子錢來民皆子趨以獻工役肇事于皇慶元年秋七月畢工于二年夏六月規制端大倫

負丹腹鐵若天章登其上而望北則紅螺峻極雖五
千里外若接闌檻東北曰黍谷則鄒衍吹律之山也
潮潞二水會於白淑經城東而南注吳船來集通玄
橋下其西南則天都霄漢觚稜金甍隱然鬱蔥佳氣
之間羣情大悅於是郡制備矣民志從矣則又曰足
不可不著興建之歲月也迺託右丞之子太保長史
偉求余文余太史也凡書必稽諸典禮遂爲據經而
述之俾知今之州準古諸侯之國不爲不重興作制
備而從民志也則太史喜爲之書苟不足乎是而要
民勗民者爲春秋之所貶君子慎諸

四續奇賞

卷二十四

元

諸葛武侯廟記

呂溫

天厭漢德俾絕其紐群生墜塗四海飛本武侯命世
實念大極魏姦吳軀未獲我心葦宇南陽堅臥不起
三顧稍晚群雄初定必也慧掃是資鼎立變化消息
謀成掌中戰龍玄黃再得雲雨于是右揭如天之府
左提用武之國因山分力與水合勢蟠百萬里張爲
龍形首吞咸鏡尾東洛翼出河中夏飛躍天衢然後
魚驅勾吳東入晏海大勲未集天奪其魄至誠無忘
炳在日月烈氣不散長爲風雷英雄痛心六百年矣
于戲以武侯之才知已託國土雖狹國以勤儉富民
四續奇賞 卷二十四 元

雖寡兵以節制強魏武既沒晉宜非敵而戎馬薦駕
不復中原或曰奇謀非長則斬將覆軍無虛舉矣或
曰餽糧不繼則築室反耕有成筭矣嘗試念之頗贖
其原夫民無恒歸德以爲歸撫則思虐則忘其思也
不可使忘其忘也不可使思當其漢道方休哀平無
政士族乃欲愚風龍造符命脇之以威動之以神使
人忘漢終不可得也及其高光舊德與世豪遠恒靈
流存在人骨髓武侯乃欲開興圖振絕緒論之以本
靡之以忠使人思漢卒亦不可得也向使武侯奉先
主之命告天下曰我之舉也匪私劉宗唯活元元曹

民利汝乎吾事之曹氏害汝乎吾除之俾虐魏偏從之民聳誠感動然後經武觀學長驅義聲咸洛不足定矣奈何當至公之運而強人以私此猶力爭彼未必服勤而靡獲不亦宜乎乃知務開濟之業者未能審時定勢大順人心而克觀厥成吾不信也惜其才
有餘而見未至述于遺廟以俟通識唐貞元十四年七月十五日東平呂溫記

崔府君廟記

元 問

唐崔子玉府君祠在所有之或謂之亞嶽武謂之應王者皆莫知所從來府君定平人太宗時為長子令有惠愛之風本道採訪使與長子尉劉內行弗備且有賊昧之鄙時縣有虎害府君謂二人者宜當之已而果然及一孝子為所食乃以牒攝虎至使服罪一縣以為神而廟事之世所傳蓋如此廟之在陽平者有年矣貞觀之末焚毀幾盡東平副元帥趙侯以其父之志為完復之其成也侯命予以歲月記故為書之傳曰有功于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此不為小德小善者言漢丞相忠武侯之歿蜀人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祭之道陌上言事者或謂可聽于成都立之安樂公不從習隆向充拜章言巷祭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若盡順民心則饋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偏宗廟止可令其近墓為之所親以特設祭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從正禮于是始從之為廟于河陽由是觀之漢人于忠武侯其難之也如是况其下者乎且夫郡縣之良吏血食一方見于今者多矣然卓茂則止于密魯仲康則止于中牟朱邑則止于桐鄉召父杜母則止

所以為安樂公

于南陽蓋未有由百里之邑達之天下四方如府君之祠之侈者也高門之蕩然廣殿之渠然袞冕之巍然侍衛之肅然雖五方帝之尊且雄無以進使其止于爲土木偶焉斯可矣或有物焉則將疾走遠引逃避之不暇矧敢馮几負屨以當天下一四方臣僕之敬乎嗚呼祀典之壞久矣惟祀典壞而後撤淫祠之政舉喪亂以來天網弛而地維絕人心所存唯有迷信微福在耳惟迷信微福者在故兇悍毒詐有時而熄若曰淫祀無福非其鬼而祭之爲誦爾所敬非吾之所謂敬爾所懼非吾之所當懼彼將蕩然無所畏忌四續奇賞 卷二十四 三十五元

而囊印射又何異焉使梁公而在吾知前日江淮之

舉有不暇旋于今日者矣故所及之使人知侯之意

有在

趙忠簡公祠堂記

歐陽玄

臨川王安石以新學誤宋致天下騷然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救之卒不勝其說既而蔡京爲相宗王氏說黜程氏學宋遂大壞京客張留教京遂召程氏門人楊中立用之庶幾救其半及宋中興解人趙忠簡公鼎爲相首罷王安石孔廟配享尙二程子書凡其門人之僅存者悉見召用江左乃復振不幸秦檜相忠簡公斥程氏門人散亡洎中興業衰又不幸韓侂胄相禁建安朱文公熹之徒之爲程氏學者其後禁稍弛宋已日削皇元燭興江漢趙氏復能倍誦程四續奇賞 卷二十四 三十六

朱書北度江弘筆以授學者許文正公極神明其書進以所得相世祖興禮樂文太平後是四十年貢舉法行非程朱學不式于有司于是天下學漸靡然一趨于正時相尋定濂洛以下九儒及衡爲十人祀孔子廟庭天子從之至順二年春趙忠簡公六世孫翁請即解之聞吾縣學爲忠簡祠其辭曰公當宋南度排王氏邪說崇程子正學以至下今有功于斯世其人宜祠其鄉由監集賢是且議中書禮部吉晉寧路以翁屬其同年歐陽玄記之玄平居讀孟子至承三聖一章未嘗不掩卷汗下以爲何至是烈也天略

攷近世儒者學術之邪正有關於國家之隆替氣化之盛衰民物之榮悴其可徵者蓋如是烏虜是祠堂細故哉公師邵伯溫友相寅其問學源委措諸行事詳見宋史貧翁延祐一年進士卓然有志先正亦可樂見于斯

湖南撫使李公祠堂記

宋 大

故宋朝散大夫秘閣修撰樞密院副都承旨知泗州湖南安撫使李公以至元十二年冬爲我師所圍城守三閱月隨方備禦數戰無外救不能支明年正月四日城破公不肯屈曰吾死固分家亦不可辱于俘乃積薪州治雄相閣命妻孥十九人登其上召帳下沈忠曰汝先殺吾家次及我然後縱火忠不忍強之始如命忠感公義亦自到事載宋野史湖湘間父老亦能道之公衡人宅在郡西南至元間有司以爲學建祠學東偏置公畫像其中奉之久頗壞天曆二年四續奇賞卷二十四三八元

按官劉侶上言提舉儒學官目前政祠公號山主謂學其宅也是特細者公盡心所事一宜祠衡爲公鄉校鄉校嘗出忠義人可增重二宜祠乞葬公故祠塑公像且宜以故宋知衡陽縣穆君侑食穆君諱煥祖初尉縣當憲宗皇帝之九年十月大將兀良合台以天兵緣大理交趾入廣南西道先鋒破永州衡守令丞降民皆走穆君戍石潯圍難還救時所在盜充斥穆君緣道捕擊始得行比至先鋒入城見明大夫館空室火之而退十一月穆君達城中招散亡以守固十一月兀良合台進駐青草渡聚舟欲絕

君提兵水東岬楊林廟相拒七晝夜募死士沈所聚舟兀良合台遂舍去衛卒以完公薦諸朝超七資以承務郎知縣事穆君公故吏德同義北衛民又嘗賴以活倡謂公宜祠穆君宜侑者以此提舉官報行題修祠屋塑公像其中左以穆君配工畢倡之父淳安縣尹壽翁走書京師求予記嗟乎當歲已未憲廟親幸蜀世祖皇帝以皇弟師兵渡鄂將與兀良合台共會江左宋人號幹腹之師犄角構虛勢急雷電穆君以一尉軍孤壘輒敢與之抗克免于厄難哉及淮安王伯顏受命南伐鄂之沙陽新城戍將嘗一再戰及

四續奇賞

卷二十四

三九元

陽羅敗紉岸江郡邑小大文武將吏降走恐後其降者或自言未賞齊或又自言已雖得名位子弟部曲未官至武自言某郡某城有已屋室奴婢資業身先未降時行營嘗謂若納欵俟下其地悉見還今已克其所乞如向所許可羞可惡之狀百出死城郭封疆者間有一二求如李公之死之明白偉特蓋鮮累聖下詔書郡國及忠臣烈士之祀者十九公與君合食一祠信宜矣然予又有告劄校官者昔金將亡其威勝軍節度使兼沃州管内觀察使右監軍行元帥府事趙恐與天兵戰高邑被禽怒罵不屈以死其子嵩

汝招撫使良貴孫十人長諱弟子忠勇軍提持良材皆以戰敗死國事至元六年愍次子良弼以秘書監使日本將行上奏曰臣家世仕金源死士者四人嘗欲紀其行實以事在前朝無裨聖代造次未敢謹昧死上聞乞聖慈矜憫上曰人臣各為其主父忠子所事雖在前朝亦朕心所嘉况有賢子為吾蓋臣何嫌何疑不以立石哉命中書省傳旨翰林學士王磐撰文刻其贊皇家廟庶乎世祖之心惟天似之今皇上神聖文明動法祖宗而學校清議所根苟能援愍比言之朝口公與愍皆亡國人愍家死者四人公自殘

四續奇賞

卷二十四

四十一元

一家節不下愍乞褒寵如愍萬一開可救詞臣紀其事則既可為公光耀又能作沈忠像其側以待所勸將益廣而祠為大備矣試思之公諱希字叔章號肯齋先生其先裕之永年縣萬頃鄉招農里人穆君守公有天彭人仕至湖北金憲壽翁名彭壽郡人延祐二年進士于予為先達至順二年七月一日記

偃虹隄記

趙瞻

有自岳陽至者以滕侯之書洞庭之圖來告曰願有所記予發書按圖自岳陽門西距金雞之右其外隱然隆高以長者曰偃虹隄問其作而名者曰吾滕侯之所爲也問其所以作之利害曰洞庭天下之至險而岳陽荆潭黔蜀四會之衝也昔舟之往來湖中者至無所寓則皆泊南津其有事於州者遠且勞而又常有風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隄下有事于州者近而且無患問其大小之制用人之力曰長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加二尺而殺其上得厚三分之二用民力萬有五千五百工而不踰時以成問其始作之謀曰州以事上轉運使轉運使擇其吏之能者行視可否凡三反後而又上於朝廷決之三司然後曰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議也曰此君子之作也可以書矣蓋慮於民也深則謀其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爲功多夫以自步之隄禦天下至險不測之虞惠其民而及於荆潭黔蜀凡往來湖中無遠邇之人皆蒙其利焉且岳陽四會之衝舟之來而止者日凡有幾使隄土石幸久不朽則滕侯之惠利於人物可以數計哉夫事不忠於不成而忠於易壞蓋作者未

四續奇賞

卷二十四

四十一

宋

其本係
國有本
記此

始不欲其久存而繼者常至于殆廢自古賢智之士爲其民捍患興利其遺跡往往而在使其繼者皆知始作之心則民到于今受其賜天下豈有遺利乎此滕侯之所以慮而欲有紀於後也滕侯志大材高名聞當世方朝廷用兵急人之時常顯用之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無所用心略施其餘以利及物夫慮熟謀審力不勞而功倍作事可以爲後法一宜書不苟一時之譽思爲利於無窮而告來者不以廢二宜書岳之民人與湖中之往來者皆欲爲滕侯紀三宜書以三宜書不可以不書乃爲之書

四續奇賞

卷二十四

四十一

宋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二十五

記類

古吳陳仁壽明卿父訢題

山地

曲江池記

唐歐陽詹

菱溪石記

宋歐陽修

雁名山記

宋李孝光

靈巖山記

宋李孝光

靈巖二奇記

宋李孝光

大龍湫記

宋李孝光

四續奇賞卷之二十五

雁山觀石梁記

宋李孝光

惠上人開西谷記

宋李孝光

遊雁蕩山記

宋李孝光

遊靈峯洞記

宋李孝光

過馬鞍山記

宋李孝光

遊龍山記

元麻革

堂亭

閱古堂記

宋韓琦

照碧堂記

宋晁補之

有竹堂記

宋晁補之

拱翠堂記

宋晁補之

清美堂記

宋晁補之

江漢堂記

元姚燧

遐觀堂記

元姚燧

金鄉張氏園亭

宋晁補之

思亭記

宋陳師道

四續奇賞卷之二十五

天一

曲江池記

歐陽詹

水不注則者在數澤則曰陂曰湖在苑囿則爲池爲沼苑之沼囿之池力墾而成則多天然而有則寡茲池者其天然歟循原北峙迴岡旁轉圍環四市中成坎窞率窮港洞生泉喻源東西三壑而還南北三里而近當天邑別卜繚垣未繞乃空山之濼曠野之湫然黃河作其左漣清渭爲其後洳稊斜石走太一前橫崇山濬川鈎結蟠護不南不北湛然中渟西北有地平坦彌望五六十里而無窪坳紫蓋發而不散黃旗鬱以常在實陶鈎之至造化之工沙汰一氣之辰

四續奇賞

卷三

財成六合之日既以疏磧外爲寰宇敞無垠以居億兆又選英精內爲區域束以襟帶用宅君長若人斯生支體具矣有心以繫其神焉若堂斯考廊廡設矣有室以處其尊焉彼如紫蓋黃旗之氣蓋陶鈎造化者用宅君長英精之所邪夫物苟相表裏製必同象池大外則廓以靈海導夫內則融乎此湫歷代帝王未得而有豈降尊室土之後聯綿千百之代建卜都邑不欲令夫天意而居乎將天意尚同哉深帶可與終畢者而命處乎故淵於有階比我皇唐之孕詔其季主營之以須焉揆北辰以正方度南極

遊

四續奇賞

卷三

唐

制極精隄劃趾勾輪定位地迴帝室湫成厥池既由我署纔成伊去真主巍巍龍蟠虎據愛自中而輒物取諸象以正名字曰曲江儀形也觀夫妙用在人豐功及物則摠天府之津液毓皇居之墊隘潢汗入其洞澈銷凝聚以正滄洋盧隨其佳氣蕩鬱攸而上滅萬戶無重脰之患千門就爽塏之致其流惡舍和厚生蠲疾有如此者鼓鼙如練清明若空俯睇冲融得渭北之飛鴈斜窺澹沱見終南之片石珍木周庇奇花中綉重樓天矯以紫映危榭巉巖以輝燭芬芳陰潛泥濘電挺凝煙吐霧泛羽游鱗斐郁郁以開麗譙

湖不可極
況其池乎

此一時無

濤噴射崩騰駱驛妖生禍觀其棲神育靈與善懲惡有如此者其幸因受遺觀光上國身不佞而自棄日無名以多暇詢奇覽物得之於斯矚太始之玄造訪前聞於碩老天生地成之理識之於性情物儀人事之端徵之於耳目夫流惡含和厚生調疾則去陰之惡輔陽之德也涵虛抱景氣象澄鮮則藻飾神州芳榮帝宇也洗慮延歡俾人怡悅則致民樂土而安其志也棲神育靈與善懲惡則俗知所勸而重其教也號惟天邑非可謬創於山一水拳石草樹皆有所謂茲池者其有謂之雄焉意我皇唐須有此地以居之

明續奇賞

卷五

四

有此地須有此池以毗之佐不仁之亭黃贊無言之化育至矣哉以其廣狹而方於大則小矣以其淵洞而論夫深則淺矣而有功如彼有德若此代之君子蓋有知之而不述令民無得而稱焉輒粗陳其旨刊諸岸石庶元元荷日用之力也貞元五年歲在己巳夏五月十有五日記

菱谿石記

歐陽修

菱谿之石有六其四為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藏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僵臥於谿側以其難徙故得獨存每歲寒霜落水洞而石出谿傍人見其可怪往往祀以為神菱谿按圖與經皆不載唐會昌中刺史李漬為荇谿記云水出永陽嶺西經皇道山下以地求之今無所謂荇谿者詢於滁州人曰此谿是也楊行密有淮南淮人為諱其嫌名以荇為菱理或然也谿傍若有遺址云故將劉金之宅石即劉氏之物也金僞吳時貴將與行密俱起合肥號三十六英雄金

明續奇賞

卷五

五

其一也金木武夫悍卒而乃能知愛賞奇異為兒女子之好豈非遭逢亂世功成志得驕於富貴之佚欲而然邪想其陂池臺榭奇木異草與此石稱亦一時之盛哉今劉氏之後散為編民尚有居谿旁者予感夫人物之廢興惜其可愛而棄也乃以三牛曳置幽谷又索其小者得於白塔民朱氏遂立于亭之南北亭負城而近以為滁人歲時嬉遊之好夫物之奇者棄於幽遠則可惜置之耳目則愛者不免取之而去嗟夫劉金者雖不足道然亦可謂雄勇之士其平生志意豈不偉哉及其後世荒埋零落至於子孫泯

六
米

李孝光

七
朱

點點
蒼如
且上
洋洋
下則
大奇

門又有一寺在南山家與常雲相望路絕高曰飛泉
種種自作而勢皆可遊獨不大爾
雁山之奇以怪大亦怪小亦怪

四續奇賞 卷五

記

人

暮入靈巖記

李孝光

出靈峯院偶坐細水南客有言鴈山信多奇異豈復
有過於此者予爲言山之峭刻瑰詭莫若靈峯奇壯
渾龐莫若靈巖峯言銳巖言大也余達小疲倚庭樹
坐甚恬客聞靈巖欲往即起促不得休前是一日
行五里輒止舍是日會已暮頃刻馳十里到寺天正
暝黑及階舉頭見巨石孤立如人俯月出正懸東南
角星象繁纍下垂四傍客有息不可上如游魚噉喙
以身爲浮游在灝氣上也入坐佛宮南階上正視見
其面進升堂倚石來室則旁覘其脇夜分又數數開
四續奇賞 卷五 九

南瞻視之月欲墜未墜夜色如霜雪諸峯相向立巖
然三四老翁衣冠而偶語獨西南一柱白而長身者
也明日弼後由昌上人房下過澗得小石嶺可五六
百步上觀所謂龍鼻水山半橫石作鱗甲狀陷入石
中獨見其脊從西南石峽中繞出數千丈勢盡乃垂
入谷中作懸鼻疑是石髓積歲月化爲石故獨此鼻
如瓠大乃緝碧脈帶異他石鼻端泉時時一下滴谷
口澗西有立石長三千丈如卓筆曰卓筆峯峯傍流
泉墮入澗中亦三十丈曰小龍湫稍西飛泉湧出石
罅直上指尺許曰劍鋒泉寺以巖名巖又以佛宮壯

之左障獨高且大絕頂正平如塗丹堊是爲平霞障
諸峯皆牽聯在障傍其大石如樹旗居障左臂曰展
旗其大柱居障右臂曰天柱龍鼻水又在障右脇間
小龍湫卓筆峯劍峯泉當居脇中

靈巖二奇記

李孝光

僧言山有二奇其一由障左臂架棧道至旗半有石
穴下窺穴中別有平土類人間土田一一具溝塍畝
澮以小石下擊如轉鳴甕中其一由障右脇旁令人
百計牽挽上懸崖上有石室室南有小徑沿徑兩旁
皆麥門冬草如人手植路平熱數里若日有人來往
者絕端有窪蒼蓬中泉冬煖如湯僧乃言昔有羅漢
常浴是泉故石上有平履迹石室則其偈息地也予
與客相顧竊笑惡其言涉於怪然猶記之他日身至
其地可一一推而知也豈真有隱者居之如木客之
類宋英宗時有居人行湫水上見老父手弄藥一丸
大如橡栗語父曰爾爲我持此獻天子忽復不見請
郡言狀郡驛上之天子遣中使持香來於是鴈山名
始在天下老父豈董五經之徒能先知云

大龍湫記

李孝光

望者莫不
驚歎

亦是無人
石溪絕文
口奇

大德七年秋八月予嘗從老先生來觀大龍湫苦雨
 積日夜是大風起西北始見日出湫水方大入谷
 未到五里餘聞大聲轉出谷中從者心掉望見西北
 立石作人俯勢又如大楹行過二百步乃見更作兩
 股相倚立更進百數步又如樹大屏風而其顛餘衍
 猶蟹兩實時一動搖行者兀兀不可入轉緣南山趾
 稍北回視如樹圭又折而入東巉則仰見大水從天
 上墮地不掛着四壁或盤桓久不下忽迸落如雷霆
 東崖趾有諸語那菴相去五六步山風橫射水飛着
 四續奇賞卷二十五

人走入菴避餘沫迸入屋猶如暴雨至水下擣大潭
 轟然萬人鼓也人相持語但見口張不開作聲則相
 顧大相先生曰壯哉吾行天下未見如此瀑布也是
 後予一歲或一至至常以九月十月則皆水縮不能
 如何所見今年冬又大旱客入到菴外石缸上漸聞
 有水聲乃緣石缸下出亂石開始見瀑布垂勃勃如
 蒼烟乍小乍大鳴漸壯急水落潭上窪石石被激射
 反紅如丹砂石間無秋毫土氣產木空瘠黑蒼碧滑
 如翠羽鳬毛潭中有斑魚廿餘頭聞轉石聲洋洋遠
 去間暇回緩如避世士然家童方置大瓶石旁仰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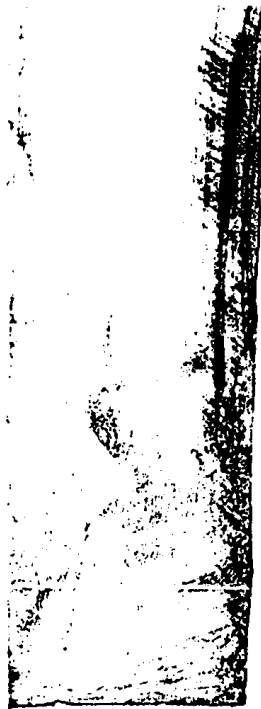
望者莫不
驚歎

瀑水忽舞向人又益壯一俯不可復得乃解衣
 脫帽着石上相持扼掣欲爭取之因大呼震西巖石
 壁上黃猿數十聞呼聲皆自驚擾挽崖端僵木牽連
 下窺人而啼縱觀久之行出瑞鹿院前
 入蒼林積葉前行入迷不得路獨見明月宛宛如故
 人老先生謂南山公也

先生注鴈山蕩歲一至于夢中一歲千萬至乃
 不住雁蕩賦命不均耶游興各異耶要以生人
 不游台鴈總是未生一般不屢游台鴈總是未
 游一般

四續奇賞卷二十五

十三



始入鴈山觀石梁記

李孝光

近五里月
如見萬里
故人一言
丹見鴈山
寄妙

予家距鴈山五里近四方客遊者或舍止吾家吾歲
率三四至山中每一至常如遇故人萬里外泰定元
年冬十一月予與客張子約陳叔夏復來他日從小
筍用自憫畫爲饒糧食給夕則舍頓牀敷恒衡于吾
心而莫得縱於是盡屏去之獨從家僮兩持衾櫬杖
屨冬日妍煥黃葉布地客行望見山北口立石巖然
如浮屠氏腰隆起若世之遊方僧自襍被者客輟然
而笑時落日正射東南山山氣盡紫鳥相呼如歸人
入宿石梁石梁拔起地上如大梯倚屋檐端檐下入
四續奇賞卷二十五

空洞中可容千人地上石脚空嵌類腐木根檐端有
小樹去尺許倒掛絕壁上葉着霜正紅始見謂是躑
躑然絕可愛梁下有寺寺僧具夏茶醕酒客主俱醉
月已沒自雲西來如流水風吹橡標墮瓦上轉射岩
下小屋從窺中出擊地上積葉鏗鏗宛轉殆非世間
金石音燈下相顧蒼然無語夜將半設兩榻對臥于
約沾醉比曉猶呼其門生不知巖下宿也

遊惠上人開西谷記

李孝光

靈峯去靈巖十里而近中路有亭名翠微亭傍夾樹
兩垣路從垣間出過澗行繞北山麓折而南南有溪
谷梁石過之復折而西入谷中始見石林如大牙巖
下佛寺曰淨明過兵焚其廬獨遺壞屋數楹殘僧喜
閉門而不迎客往往過者不復知有寺予久欲遊而
不得其間是日至自常雲將入門僧復拒戶不聽客
入即呼溪南居媼隔戶語僧云是遊山人乃拔去拒
門木入地瘡爲午炊吾兒及諸生疲極皆小偃休陳
甥腹痛自煮藥家僮炊未熟予將子約出南戶徘徊
四續奇賞卷二十五

往來望屋上山山圍屋如城府或紫纍然如蜂脾綴
下而列其中淫淫然如燕巢斜甬而剖其戶頓者窺
者仰者歎者羅者訛者偃者踈者掉者俛而窺者騰
而上者如人皆具耳目口鼻而無一相似意此中當
有大佳處耳更看展從屋窗中出上山行二十
步復得石橋過澗去予約持杖擊草又得石壇數方
皆古人作亭遺趾壇爲階二三級或五六級壇相距
雖皆四五步每一壇上輒見山如人腰脇背尻向背
一一不同復益上數步草中尋見石階八轉一轉
皆六七級兩傍夾大石壁如行巷中仰頭見青天如

詩中
如曲
如曲
如曲

曲池中綠水止而不波。泉滴兩崖間如雪。消作水。遂
鏡下注谷中大石上。忽憶先子言。淨明維摩石室旁。
有西谷。是惠上人所開。絕佳。當是此地耳。今寺僧乃
畏人知。更作屋。因相遠。以故從窗中出不爾。不見此
奇特。書之。庶無為僧所欺。惠字柳下。工為五言詩云。

四續奇賞 卷五

十六

秋遊鴈蕩記

李孝光

此從天台來入古東陽郡境上望見西南有山相向
立如兩浮屠遊者咸曰此鴈山門戶也蓋溪入其阻
視羅漢洞東西天柱大龍湫猶人有眉目其八寺皆
其肺腑也僧言其祖首開鴈山為諾詎羅詎羅去遊
方時師懸語之曰若行四方當值勝妙山水起塔立
寺花名村鳥名山則其地也詎羅遙行至山下問田
間老父父所居云何父曰芙蓉村又問山云何曰鴈
山詎羅曰是吾師所語詎羅於此乎老矣入過四
十九盤結屋谷底而漱水以居既沒其徒弟子為立
四續奇賞 卷五

四續奇賞 卷五

十七

塔廟是十八寺之前芽也詎羅首所開正得其肺腑
今人言春遊天台秋游鴈蕩此非言地勢便利其時
獨可遊耳鴈山無土 乘兩山東澗水人行盡日
曲折在水中又多篁竹修長沒人春夏十日九霧露
後行人不見前行人時時遙相語又馬嘶毒物善驚
人綠木葉草木風動即着人出血數升獨秋冬時草
木黃落毒虫盡去乃可入至數百里山皆在目無
秋毫蔽遮然患遊者匆匆絕佳地恒遠在深谷中不
盡見也古人云緊絳芒鞋行一月彷彿見得皮膚耳
非過言也呂夷簡焦伯強劉器之王龜齡皆常為大

遠近無雙
少不與
謝公同
者皆有人

官而能留連山谷中盡發其勝豈古人用此為陶寫
地耶然名為遊者衆矣壁間姓名一一為狐狸貓貉
嚼盡獨此三四人者至今凜然有生氣何耶其草多
寒涼藥可川治疔瘍滯下其木多杉檜像章其獸多
猴狎豕而無虎其虫無蚋蚊而有馬蜚蜚善嚙人以
燒竹葉塗創血立止其居人不為稼穡皆取給衣食
於僧云

四續奇賞卷二十五

宋

謹用像
古衣諸
漢一頭也

遊靈峯祠記

李孝光

自石梁南出五百步折而西行過謝公嶺嶺東居人
多謝姓故名或曰地舊屬臨海郡謝靈運為臨海開
山達至此人因以名之既渡綠澗南石路欲登觀羅
漢洞於篁竹窺見水西大石壁下有谷若豎橐于約
曰謫此或一奇也不可失呼家僮扶過澗入谷中見
谷口石斲然下垂如懸戶卷然中抱如壞壁坐其下
而嘯如語甕盎中居頃有人語聲漸近則吾家弟思
誠子攜與諸生也因皆屏從者從洞下入寺未至見
道傍有石潭方丈而深莫可測仰視潭南上有山孤
四續奇賞卷五十五
十九
起如偃之北上有山離立平地上如駢笋稍入始見
兩大石相倚如合掌入天數千丈從合掌根入兩傍
植石闌直上千步乃至掌中望見山巒中青天如懸
一片冰傍設大士一羅漢十八設應真像懸崖上五
百然皆為人緣取持去空遺上坐如燕巢樓崖上巖
罅泉水下滴唧唧如秋雨鳴屋檐間令人大呼呼聲
繞洞中不即出泉隆半未至於地為聲所軋則飄吹
水冠草木盡濕家僮戲馳石闌中脚頓道上石澗淵
作鼓聲既下出家僮守橐者私自更守竊登之顧見
上者皆已下即擊羅漢繩牀傍小鍾鍾聲奔谷中如

予至二
山更近
之則歸也

鸞鳳行鳴半天上倚杖聽不可去憶吾兒時從先君
子來列胡牀坐客洞陰令侍者先登雜吹笙簫擊懸
鐘衆音縹緲登皇飄飄客新從他縣來或駭愕不敢
上因大笑以爲樂俛仰隔世凄然久之凡山寺僧皆
爲美名擬之若龍虎鳳凰麒麟蓮花芝草之屬皆不
錄錄尤勝者谷中恒有雲氣是日又欲雨山水黯然
戶牖黝黑因呼守素者持橐中筆硯就屋上亭修遊
事所舍亭曰看不足蓋取昔人山前向見白頭翁自
道此山看不足者詩云

四續奇賞卷五

九

二十

宋

訪欽禪師過馬鞍嶺記

李孝光

夜宿天柱下寺水英二卜入來坐與之語不忤其師
者也頗能言欽禪師修淨屠氏之法居退讓之節知
止足之義予久不見欽因二人者謝之兩客怪而問
焉子平生名不喜其法而竊私其人胡謂也余謂客
今衆子百家皆不能抗仲尼氏之道而異端獨遺其
二焉曰佛與老而已矣爲佛之說又有二焉曰大乘
小乘乘猶言道也或爲其大者或爲其小者凡爲果
報禍福輪轉之說皆其道之所謂小者爲其大者固
已譏笑之所謂爲其大者曰吾將以求吾心也吾將
四續奇賞卷五
以見吾性也然恒過於中而弗趨於常泥於體而不
適于用視儒者之有父子君臣夫婦昆弟也輒訕而
卑之然斯世也非儒之立則不能一息居也其
訕而卑又其徒之不能盡其師之道者也彼有
能盡其師之道常賴吾之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也
則不爲強者之所暴貪者之所攘然後去之窮山大
谷取其人之枯槁顛顛不達於用而爲世之所棄者
以爲之徒而後以其師之說舍茨而不以宮衣麻而
不以絲食麥與菽而無以膏醢魚牡其言曰修吾法
者其爲宮室土田衣服膏醢無以異於人是自成其

心也故其有宮室土田衣服膏醑則其徒之不肖忤其師之意假爲禍福之說以勸愚民也今使周公孔子之居是也亦將修其禮樂政教以扶樹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而已彼枯槁顛倒不達於用爲世之所棄去之窮山大谷以修其師之道則亦莫之制也今名爲浮屠氏廢其法不用然而爲儒者不能盡其道則亦何以異於是而欽獨善守其師之法而爲之者得其道之大者亦可尚矣於是客咸願一見其爲人去從院南登山復折入西南過小溪百步許至栢菴問欽造往延恩院未歸惟有一僮居戶下遂南去谷四續奇賞卷二十五

口與持索者會南過馬鞍嶺借宿山人家山人姓金氏

游龍山記

麻華

余生中條王官五老之下長侍先人西觀太華迤邐東游洛因避地家焉如女几鳥權白馬諸峰固已厭登飽經窮極幽深矣革代以來自鴈門踰代嶺之北風壤陡異多山而阻色往往如灰灰凡草木亦無粹容嘗切慨嘆南北之分何限此一嶺地脉遽斷絕不相屬如是耶越既留滯居延吾友渾源劉京叔嘗以詩來盛稱其鄉泉石林麓之勝渾源實居代北余始而疑之雖然吾友著書立言新信於天下後世者必非誇言之也獨恨未嘗一遊焉今年夏因赴試武川四續奇賞卷五

四續奇賞卷五

北

二十三

爲迅流者焉陰木陰其顛幽草終其趾賓欲休咸曰
莫此地爲宜卽下馬杖草踞石列坐諸生淪暢以進
酒數行客有指其西大石曰此可議因命余余乃援
筆書凡游者名氏及游之歲月而去又行十許里大
抵一峰一盤一溪一曲山勢益奇峭樹林益多杉檜
栝栢而無他凡木也溪花種種金間玉錯芬香入鼻
幽遠可愛木蘿松鬣冒人衣紳又縈紆行數里得岡
之高遽陟而上馬力殆不能勝行茂林下又五里兩
嶺若岐中得浮屠氏之居曰大雲寺有僧數輩來迎
延入館於寺之東軒林密樹石櫺比櫺立皆在几席

四續奇賞

卷五

十四

元

之下想過午間主僧英公相與步西嶺過文殊巖叢
前長杉數本挺立有磴懸焉下瞰無底之壑危峯惟
石噴吼巧闢試一臨之毛骨森豎南望五臺諸峯若
相聯絡無間斷西非而望峯路而用明村墟井邑隱
約微茫如奕局然徬徨者久之寅緣入西方丈觀故
侯同知運使雷君詩石及京叔諸人留題迴乃徑升
嶺登瑩草坡益龍山絕頂也嶺勢峻絕無路可躋步
草而往深弱且滑其攀條相藉披挂乃得登四望群
木皆翠杉蒼檜凌雲千尺與山無窮此龍山勝槩之
大全也降乃復坐文殊巖下置酒小酌日既入輕煙

浮雲與暝色會少焉月出寒陰微明散布石上松聲
條然自萬壑來客皆悚視寂聽覺境逾清思逾遠已
而相與言曰世其有樂乎此者與酒醺談辯蠡起各
主其家山爲勝更嘲迭難不少屈玉峰坐上坐亦怡
然一笑詩所謂善戲謔今不爲虐今者是也至二鼓
乃歸臥東軒明旦復來各有詩識於石午飯主僧丈
室已乃循嶺而東徑甚微木甚茂密僅可通馬行又
五里至玉堂寺山勢漸頗臨樹林漸稀闊顧非龍山
此寺西峯曰望景臺險甚主僧導客以登歷欽峯坐
盤石其傍諸峯羅列或偃或立或將仆墜或屬而合

四續奇賞

卷五

十五

元

或離而分賈奇獻異不一狀北望川口最寬肆金城
原野分畫條列歷歷可數桑乾一水紆繞如玦觀覽
曠達此玉泉勝處也從此歸路峻不可騎皆步而下
重溪峻嶺愈出愈有抵暮迺得平地宿李氏山家臥
念茲游之富與夫昔所經見而不能窮若太華之雄
尊五老之巧秀女兒之婉嚴烏權白馬之端重茲山
固無之至於與密淵達樹林蒼蔚繁阜不一覽而得
則茲山亦其可少哉人之情大抵得於此而遺於彼
用於所見而不用於所未見此通患也不知天壤之
間六合之內復有幾龍山也因觀山於是乎有得徒

以文思淺狹且游之亟無以盡發山水之秘異時當
同二三友幅巾藜杖于干而行遇佳處輒留更以筆
札身隨隨得隨紀庶幾茲山之髣髴云

定州閣古堂記

韓琦

慶曆八年夏五月天子以河朔地大兵雄而節制不
專非擇帥分治而并撫其民不可始詔魏瀛鎮定四
路悉用儒帥兼本道安撫使而定以不肖辱其選既
讓不獲命至則竭愚修職尚懼不能稱上所以付與
之意退而思迹占名臣之軌躅以自策厲且患其汨
于多務而志之弗虔會郡圃有壞亭歲久不葺於是
廣之為堂既成乃據前代良守將之事實可載諸圖
而為人法者凡六十條繪于堂之左右壁而以閣占
為堂名夫古猶令也古人之為屏翰授鉞而能成
其政立奇功而令或不能者何也蓋其待已也必賢
而足其報祿也必利而安持是以望政成而功立不
其難哉如曰古人能之予反不能之日夜以勉焉又
安有不至者耶今予之所為也誠以已之道未充而
君之祿殊厚任重塗遠惟仆踣之是虞故在燕處之
間必將監古以自勉其未至也則雖紛有勝兢如吹
四時之景交見于前予方仰而愧俯而憂孰知大樂
之為樂哉其少進出則餘史文之擾懷遠貴之在已
予固得其道而處之至于幅巾坐蕭恬然終日予之
所樂惡有既乎若其賓客之于斯僚屬之于斯不離

凡席如閣舊史俾人人知爲治者莫先于教化用兵者莫貴于權謀而俱本之于忠義功名一立不獨身享富貴而慶流家宗其餘風遺烈可以被于旂常傳于簡策邈千萬世而凜然如存咸有聳慕之意不以酣歌優笑之爲樂而以是爲樂則予也豈徒已之爲益是將有益于人知我者其以我爲喜爽豈遂娛賞而已乎後來之賢與我同志必愛尚而增茸之宜免夫毀圯塲塲之患矣

照碧堂記

鼎補之

去都而東順流千里皆桑麻平野無山林登覽之勝然放舟通津門不再宿至於宋其城郭闌閑人民之庶百貨旁午以觀他州則浩穰亦都也而道都來者則固已曠然見其爲寬閑之土而樂之豈特人情倦覲於其所已歷而欣得於其所未足將朝夕從事於塵埃車馬之間日晏而食夜分而息而若有驅之急不得縱而與之偕者故雖平時意有所樂而不暇思及其脫然去之也亦不必山林遠絕之地要小休而變適則人意物境本暇而不遽蓋向之所樂而不暇

思者不與之期一朝而自復其理固然此照碧堂之所以爲勝也宋爲本朝始基之地自景德三年詔卽府爲南都而雙門直別宮故經衢之左爲留守驛而城背市前無所達而後與民語接城南有湖五里前此作堂城上以臨之歲久且圯而今龍圖閣學士南豐曾公之以待制留守也始新而大之蓋成於元祐六年九月癸卯橫七楹深五丈高可建旄自東諸侯之宅無若此尤者先是南都歲賜官僚賓客費爲錢七千緡公奉已約亦不以是侈厨傳故能有餘積以營斯堂屹然如跳出堞上而民不知可以放懷高蹈

寓目而皆適其南，津渠起，魏迄楚，長堤迤靡，帆檣隱見。隋帝之所以流連忘返也。其西南丘祠陶唐氏，以爲火，正曰閼伯者，之所以有功而食其墟也。其東雙廟唐張巡許遠捍城以歿，而南霽雲之所以馳乞救於賀蘭之塗也。而獨梁故苑，後道屬之平臺三十里者，名在而跡莫尋。雖隋之疆亦其所穿渠在耳。豈汰靡者易熄而勲名忠義則愈遠而彌存，不可誣哉。初補之以校理佐淮南，從公宴湖上，後謫官於宋，登堂必慨然懷公，拊檻極目天垂野，盡意若遐鷺太空者，花明草薰，百物媚賦，湖光瀟漫，飛射堂棟，長夏畏日

四續奇賞 卷十五

三十 宋

坐見風雨自堤而來，水波紆紛，柳搖而荷靡，鷗鳥盡憊，容顧而婦儻然不能去，蓋不獨道都來者以爲勝，雖廢於吳楚登覽之衆者，度淮而北，則不復有至此亦躊躇徘徊而喜矣。夫人之感於物者，同而所以感者異，斯須之頃爲之易意樂未已也。哀又從之，故景公美齊而隨以雪涕，傳亦曰登高遠望，使人心惓然。昔之豪傑憤懣憂世之士，或出於此，若羊祜太息峴山之顛，祐固可人，其志有在，未可言哀樂之復也。公與補之俱起廢而公爲太史氏補之亦備史官間相與語斯堂屬補之記之，而公再守南都補之守河

中書來及焉，補之嘗論昔人所館有一日必葺去之，如始至者有不掃一室者，夫一日必葺以爲不苟於其細，則將推之矣。不掃一室以爲有志於其大，則不可必卒之其成功。有命則姑與蕃之賢於此乎未辨，迺公之意，則曰吾何有於是。從吾所好而已矣。二累之上也。公名肇，字子開，文學德行事君行已爲後來矜式，其出處在古人中，其欲有爲在天下後世，其卷而施之一郡，不以自少而以自得，又樂與人同者，如此堂不足道也。

四續奇賞 卷十五

三十一

有竹堂記

晁補之

竹別狀
我知然

濟南李文叔爲然學並得主於徑衢之西輸直於官而居之治其南軒地植竹砌傍而名其堂曰有竹榭諸棟間又爲之記於壁率午歸自太學則坐堂中掃地置筆研呻吟案牘爲文章日數十篇不休如蘭抽緒如山雲蒸如泉出地流如春至草木發須臾盈卷軸門窻几案婢僕夫馬日前之物有一可指無不論說形容疆謝而故耗之以致其欣悅而於竹尤數數也顧其地狹而卑天雨榛蕪蜘蛛之織河柳鬼葵之所交積而蒙翳人不知其竹也有過者文叔必顧堂

四續齊賢

卷十五

三

下而語之讀壁間記卽棟而指其傍曰吾固詔客矣客下然而笑曰今天渭川之千畝淇園之林與南山之造天而蔽日者其大若盃若孟若桐梓之驅其膠繚蟬巖之上而臨一何之淵不特出屋簷而摩牆堵也莫春者春雷隱山萬筍齊角如犀兕作籜解而出碧一日百尺彌望不可以極於時刀斧之取材者度徑闢而得之大小齊一西轉巴峯南引江漢浮渭而亂河困束神屬而下者爲筒爲干爲屋椽捷箭千丈之竿徧國之藩籬是賴與寢而比夫律呂以悲哀娛耳者管聲滿天地也是其旁之人室廬竹也用器竹

也樵而薪者竹也以買米鹽而出之其鄰境者竹也

夫北人豈知竹之愛脩然而喜諄諄然語人而以夸之曰吾居有竹也哉文叔亦慨然而笑曰不然夫物安知其貴賤之所常在玉之美而藍田以抵鵲沉爲美木而交趾以爲樂食甌白鵬錦雉山中以醢腊而貴人以百金致者以爲粥而胡人以爲佩夫物固有以多爲賤而以少爲貴者今夫王城之廣大九塗四達三門十二百坊之基置上自王侯至於百姓庶民宮接而垣比車馬之所騰藉人氣之所蒸漬爵塵百里欲求尺寸之地以休佚而莫之致而貧者置園無

四續齊賢

卷十五

三

所况於其它哉然則環堵不容丈而有竹如吾堂者不知能幾人也則余所以揭之於棟而名之書諸壁而記之脩然而喜諄諄然語客而以夸之不亦可哉且竹之美晉人以比德松柏在冬夏青青君子之所獨也以夫少猶貴之使余得見夫渭川淇園與南山之蒼蔚者而遊其間雖多固不可賤也夫多猶不可賤而又况其少哉客曰唯雖然吾聞晉王子猷好竹嘗曰安可一日無此君聞吳中士大夫有佐竹欲觀之徑出坐輿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欲留而不可將出主人聞之因盡歡而返今天叔居有竹文叔始亦

酒掃諸具，不迷客。客將一門坐堂上，不去。曰：竹風招我。元祐四年五月二十八日，頽川晁補之無咎記。

拱翠堂記

晁補之

蕭之南稍東五里曰泉山。泉山之勢南峙而北屏，左則如濤如雲，如扇如蛇，騰涌掣蹙，雜襲而相羊。右則如車如蓋，如人如之，逶迤雍容，離立而孤曠。中則平原綠野，桑柘禾其，三閭溝洫，什伍而縱橫。泉出于山，夏冽而甘，冬卡不山，瘦泉淖而不冰。泉旁上腴潤宜，九穀百果，衆物皆夥。其南踰百里，至于汴，舳艫萬艘，以輸賦于京師。以下入于江淮，剡荆湖閩廣，其北不五十里，至于泗。商賈游士之載者，自大野以東，西通于齊魯，趙魏之衝，以下達于淮，入海而泉山介其間。四續奇賞 卷二十五 三十五

其境勝而土樂，又甚易至也。然往來者，苟午而莫之聞，雖余少長數舍間，亦莫之聞也。豈人皆不知山水，登臨之可樂，而事驅之惟其憧憧而過者，皆有求於汴泗而無求於泉山故泉山雖近而莫之聞，尚有美於此者。或去城郭益遠，居人勝士足跡之所不至，而田夫野老常居之。林以爲樵，蘇爲逋亡，聚而泉以爲漚，以飲牛馬，千百歲而無過焉者也。且物固無情於所遭，而遺天地之美爲可惜。又東，北俗推魯，雖信美，或不知擇而居居之，或不愛愛而不以語人。語人而不能夸以大之故，皆不顯。蓋如嶧山靈巖，或有名奏。

易記此水
昔見此然
而不交

山水之樂
樂在無求

已來或名天下四絕處與齊境諸泉皆清冷鳴射如線如珠仰出奇異以皆在東北下國僻處故聞者往往不道道之亦未必信况未有名于晉者則雖近而莫之聞亦無足怪也而寶君師道世居於蕭恬澹口者好嘗爲一尉即拂衣去讀書賦詩不以取名而以自娛故能獨得泉山而居之居之而愛然不以語人不夸以大之曰此樂神所秘吾非不能與人同之從我者寡也然士之慕君者時往焉故泉山因以知名而師道沒十年其子明遠始益築圃疏沼爲亭爲庵而面勢作堂臨泉之上盡山之勝以其四達而望皆

四續奇賞

卷二十五

三六

山也則以拱翠名之曰雖然不能盡也頃余固以聞師道於徐之君子後謫佐宋都始識明遠於國子生中出師道詩讀而愛之而明遠因道拱翠勝絕且圖其圖以來求文爲記而余未至泉山也然少游吳愛富春四合皆山民居蟻附山上而中大溪蜿蜒貫之嘗自言仕宦幸至守令當求富春然吏居不可久也又竟不得况田畝耕稼終身優游之樂哉又嘗聞膠西牢山有老人七八輩不出山食其山中藥皆百餘歲耳聰目明意甚慕之而念不可以遠墳墓欲築室故繚城東以老而繚去山遠相其原阜見似山者而

居門泉山之往來余懷可知矣而明遠方年少氣銳日夕治其業爲揚名顯親事則雖其居之勝草木日茂治樞日修而有所去之得不爲狹鶴林澗之厚且拒哉魯漢隱者王儒仲與令狐子伯交後子伯爲楚相而其子爲郡功曹子伯因遣子奉書儒仲申服甚寵而儒仲子方耕見客不能仰視儒仲愧焉其妻曰始君志何如今子伯之資孰與君高而慚見女子乎儒仲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遯余以謂師道潛德不愧儒仲而明遠溫恭慕義非儒仲子比且功名可求也其成有命則明遠固不得以彼而易此也

四續奇賞

卷二十五

三六

清美堂記

晁補之

晉柳子厚名愚溪而居而溪之神見夢曰余甚清且美爲子所喜子幸擇而居余而辱余以無實之名以爲愚耶子厚與之辨其言信激而有理須城王景亮以爲不然曰夫物之名物之實也且子厚固不愚夫安能使溪愚也士而矜其能不自愛以近權利而取悔未始病其智也而曰我同愚余羞之在州里則賢不肖小大皆趨焉行四方則人慕交之居朝廷則附者衆若此皆自以爲吾智能得之而余以爲有命故余進則不敢以智微其所難而退亦不敢以余力之

四續奇賞

卷三十五

文七

所無如何而受余之愚責汶之陽虜泉之上其南大澤其土腴其生物夥而可悅築圃而居之爲堂以臨空泉而挹北山取其所謂甚清且美者合而名余堂溢泉之上多楊柳茂木可休而坐釣魚以忘老杖而望北山雲氣之浮游可接也其前岡阜陂隰摧囀而歲漫青齊之往來者岐路迤靡牛羊麥未膏野極望鳴鶴鶴而下是雁也余又種花其旁爲錦堤鑿堂之東西爲池植柏其唐以達千門爲逕爲臺爲庵爲亭以出眺而入息以與賓客坐而談笑爲樂叢竹雜果奇石異草凡物之清且美而可悅者甚衆也獨泉乎

哉且物之清惟其自然宜不以人之所處要地僻壤改其度也然世之人出入乎官府而往來乎壘市者朱墨僨攘之與居米鹽誼啾之與曹雖有物境可以澄耳目而曠心意者不暇一接則物雖不以要地僻壤所處者改其度而自人觀之異矣而余終歲優游焉於此則所謂清美而可悅者非余獨得之哉而所爲名余堂者亦豈非以其實川柳子厚以謫居遠方一旦得官捨而去就與余常有此也於是求文類川晁補之以記之補之向嗟乎晉之君子進則急於功名不暇擇當否退而懟不逢則誣溪谷草木以自解

四續奇賞

卷三十五

文七

說豈不過甚矣乎若景亮進不干時退而處其常斯可矣近時豫章黃庭堅魯直有美名其羈旅於魏嘗歌曰盧泉之瀕可忘死補之愛焉然補之亦未嘗至盧泉也獨嘗以事出鄆之東郭見其川源土俗之富意固樂之而補之先君又葬於濟濟與鄆澤南也庶幾它日過景亮臨斯泉一醉解吾纓而濯之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記

江漢堂記

姚燧

江漢南北之限也三王之德之封建羸秦之力之郡縣漢氏則曰吾王霸維兼封建郡縣而犬牙之是時無有裂幅員而自帝者繼漢始有之德不能以相高力不能以相卑雖皆盡是為守而帝南者終不能北有尺地籍以一天下能一之者皆自北而南也故吳自帝晉平之宋齊梁迭自帝以迄于陳隋平之宋自帝我元又平之豈江漢能限世道之否不能限天運之通歟嘗合二代而觀之以皇上之冠古無倫晉武隋文何人斯哉然非有君無以開是功非有臣孰能成是功古今人不相及而謀或一揆隋臣不道也晉羊祜首策平吳吳平而身不及見武帝追念其功封其夫人萬歲鄉君於太尉忠武史公其事差似益公自事潛藩嘗使經略於汴總兵十萬屯田千里不專強武而惠信是教耕商之民錯行其區不相賊殺有獲俘亡皆生還之雖隣國臣亦許莫自負羊公者無憾德焉于時堂曰江漢固已張吾雄襟南紀之本皇上踐梓又以四聖元臣丞相中書僕射和靖熙者上有六軍方將百萬之衆南伐至郢而疾詔他將專制而還公于軍其辭若曰畫翦宋策汝也成功而疾汝安

誠有不諱碑汝之勲班汝之爵于不可必死者之知能知之者非人與汝子孫耶四海聞之以皇上歸平宋功於公之生已賢乎思祜於歿及薨有今贈諡又詔其元子格以平章政事行省湖廣季子彬宅端揆于中皆相繼夢又詔中子杠為中書左承行省湖廣孫耀以平章政事行省江西視封祜妻君萬歲鄉又何如也左承今至無第於鄂完官屋以居謀名其堂燧應之曰斯堂也非專畫訪而夕修必將歲時奉嘗太尉其鋪張勞庸楊修蟬冕報皇上而歸美必文為聲諧之笙鐘侑其利成為詩之名捨曰續江漢四續奇賞卷三十五
者他宜無稱子以格其精神鬼鬼乘雲御風陟降在庭必憚然曰始吾為堂北此千里于時未喻江漢也後數十年吾子乃能尸視吾于江漢庶其善成先志哉漢祖之營功臣曰黃河如帶壽山如礪因以永存爰及苗裔今山川而視江漢曾不得其三一河誠可帶江漢猶當為謀計將來及吾苗裔者或終古而無究也必容與依歸不是去焉公曰記之吾思不及者公字季明以至元壬辰下車人見其不儉不反不豐過中快平有容屬屬乎敬坦以明也相語以詩託太尉遺體而得其遺風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其

遐觀堂記

姚燧

長安城西二塗西北通咸陽莊公之開府于此與西
北南三陲之使寇盜之往來尊俎之候饒者所出行
旂之夥不刻也西南入鄠抵山無所適皆乃令承餘
則田夫樵婦與城居有墅於郊者所出斯固已可爲
倦憊而休仕者所託廬矣上塗同出其相遠無幾何
而喧寂異然跡荊見利勢之在與所無也鄠塗之北
距城不數里則瘴慰張松之別業規園其中築臺爲
堂崇表尋丈縱廣半畝清風之朝長日之夕四方勝
樂極目千里凡秦漢隋唐之陵廟池籞田人力以廢
四續奇賞 卷二十五 記 四十一 元

興可吊而遊可登而覽者在所不取其高上如華陽
終南太白嵯峨吳嶽岐梁之奇峰絕壑爲三輔之鎮
窮古而有者皆環列乎軒戶之外而臥對之几席之
上余曰遐乎觀哉古人堂者多矣其壯有加於此乎
使誠有耶雖風摧雨剝于千載之上亦宜略存阨然
之迹可尋於今合則束板以載之負奮以興之以是
知無因於前而獨始於公也今吾與公屬觴乎此夫
豈苟然哉百年之身其有幾何是及賞其成而不及
憂其敗也及樂其完而不及悲其毀也後之時或風
摧雨剝於千載之下有登吾阨然之迹者曰嘻斯何

世何人之爲公名不既壽矣公笑曰吾何嘗期如是之久哉第擇君言與吾堂稱者卽名曰遐觀蓋記諸余曰公通介貴臣也請與之言臣可乎古之人惟見危授命者故得守節仗義殺身成仁之名乎可以無疾而疾猶爲徒疾而傷勇然則出處之際疾生之所關疾生之所關善惡之攸歸者莫大於爲人臣使不過存亡危急之會亦未嘗不以明哲保身爲賢斯揆道歸義之臣所能也嘗聞之聖諸君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九原可作將無謂秦無人也今之仕者吾不知孰爲道義之臣能志功名者亦鮮矣

四續奇賞卷五

四十一元

志富貴私身以壽世卒難尤而蹈禍者駢首接踵也是於計功謀利之間且有不能見揆適而歸義乎哉究公平生嘗吏民矣嘗治兵矣亦嘗持憲矣忠炳日星而難不辭于湯火氣吞湖海而信不移於丘山視竹帛之書鐘鼎之勒恒有晚古人薄前世不足爲之心以故在庭之百辟山東數州秦蜀九路之氓瀝嶠荷旃方三千里之獲執不聞其名而奇其才沐其愛而休其威年五十二竟以許國盡瘁而歸鼓舞僅奴千指而食其力耳自齊于匹夫讀書以教子飲酒以樂賓將終其身非孰爛世故遐觀一代之表者能是

乎哉蓋天下之事遐觀則先識先識則幾矣雉兔之不能搏人誰不知之突起道左或失聲辟易而喪其常守以其卒然遇之也使前見於數百步之外無曰雉兔雖虎兕之暴人得以爲備將不患矣斯不亦吾堂言外之微意乎未易以語他人將惟公可公名庭瑞字天喪至元癸未以太中大夫諸蠻夷部宣慰使致事云

四續奇賞卷五

四十二元

思亭記

陳師道

魏故徐富家至甄君始以明經教授鄉稱善人而家益貧更數十歲不克葬乞貸邑里葬其父母昆弟凡幾喪邑人憐之多助之者既葬益樹以木作室其旁而問名于余余以爲目之所視而思從之視于戈則思闢視刀鋸則思懼視廟社則思敬視第宅則思安夫人存好惡喜懼之心物至而思固其理也今夫升高以望松梓下丘墟而行墟墓之間荆棘莽然狐兔之迹交道其有不思其親者乎請名之曰思亭親者人之所不忘也而君子慎之故爲墓于郊而封溝之

四續奇賞 卷二十五

四

爲廟于家而常稀之爲豪爲忌而悲哀之所以存其思也其可忘乎雖然自親而下至于服盡服盡則情盡情盡則忘之矣夫自吾之親而至于忘之者遠故也此亭之所以作也凡君之子孫登斯亭者其有思乎因其親廣其思其有不興乎君曰博哉子之言也吾其庶乎曰未也賢不肖異思後豈不有望其木思以爲材視其榛棘思以爲薪登其丘墓思發其所藏者乎下是遽然流涕以泣曰未也吾爲子記之使君之了孫誦斯文者視其美以爲勸其惡以爲戒其可免乎若攬涕而謝曰免矣遂爲之記

金鄉張氏重修園亭記

晁補之

濟爲州治鉅野下土草木不殖其西北無山東南五十里乃有山而金鄉其東南邑故緡城地云嘗鑿山得金因爲金山縣凡平土淺山無金此山乃有金知其地氣與並澤與凡九穀果蔬土有宜有不宜此成宜若松檜梅橘遷乎其地而不能爲長者植此皆良又不可知也以余爲兒時所聞見其俗饒美大家率輕作業樂善而好士厚子弟於學游客晨夜相面背于門庖無煙煙然不勦又好爲園圃游樂事以相尚而非爲利張氏其申也其先世豐人太宗時傳御史

四續奇賞 卷二十五

四十五

肅字穆之以敢言不苟合四十謝事爲上黃州所畏始起家而顯者也御史子敏字無逸高介有父風亦早弃事初壞田作此園佳木異卉錯置竹萬竿出郭門而望蒼然秀色橫野其陽金梭嶺陰賀溝起伏異狀其外莽蒼無際目極可喜無逸得此因忘仕宦意而故張公安道石公曼卿皆與往來良厚園有亭曰先春張公客游愛之石公爲宰每醉而忘返也皆有詩留亭上兩公前輩偉人傑士不妄以詩與人蓋六七十年矣前此無逸于孝綽孝基孝孫亦善士好客能修其先人之業猶及與余先大夫游聞先大夫

稱焉不知園幾時廢而元符中余南歸始自鉅野遷此邑並嶺行溝上秋稼離離雉驚起馬前館無遺址桃李不復在獨兩老捨離立穀隴間風雨摧剝蒼皮白枝龍廟蹙拳而上數十尺道衍隰而來未見也下馬半嶺北望南武七日諸山或斷或續屏列遠陸如畫其南數百見雁飛集鳴聲回望白水明滅桑野間意甚樂之願塗而詠吾居不可以易此也因買田築室距百步時時至其地捫檜坐石至於日入悵然惜兩公之跡將泯而恨無逸之不復見也而其孫大方從余游久乃語之大方則喟然有間曰此固張氏四續奇賞

卷二十五

四十六

地請復焉未數歲則築垣移植如其故徑檻菊午草木扶疎矣且營三亭曰先春其舊名也曰樂意曰生香因曼卿之詩也又確三石來言曰其一求文以記其事其二請書兩公詩與記俱傳也余欣然曰吾里俗哀不有君子何以使復善且為近市利日不足鋤犁腹飽則載粟入城市買士宅士無邑居故吾里之為士者微今子獨能羞而反之不致求贏餘既異俚俗意而憂世家之隆念祖父之所嘗游賢公才士之跡至此而俱熄也慨然圖復之又欲因文以傳尤異金何愛不為子記之亦稍稍化吾里持家猶子豈但

數過子相羊樂飲無人之境以忘吾老如是而已也
大觀二年七月十八日頴川晁補之記

四續奇賞

卷二十五

四十七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二十六

記類

古吳陳仁錫明卿

軒齋

近智齋記

高齋記

退齋記

懷友軒記

虛室記

圖畫

四續奇賞卷之二十六

風后八陣圖記

保安鎮陣圖記

錄桃源畫記

白蓮社圖記

書文

書屏記

王筋篆記

講禮記

雜記

新琴志記

宋晁補之

宋陸游

元劉因

元宋本

元明善

唐獨孤及

唐符載

唐舒元興

宋晁補之

唐司空圖

唐舒元興

唐歐陽詹

唐舒元興

宿能仁寺記

歸來子所居記

古楠記

風俗記

東屯記

宋李孝光

宋晁補之

宋陸游

宋陸游

宋陸游

四續奇賞卷之二十六

二

近智齋記

晁補之

傳曰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宇宙至廣、萬物至夥、千古至遠、衆理至幽、而欲以七尺之軀、方寸之地、盡攬而悉儲之、譬以芥納山人、知其不可、故神智大矣、德配蒼卦、而管人猶或以謂智有所用、神有所不通、雖然、聖人益常通而不困、夫常通而不困、豈特其生而知之皆備於我者能若是、亦必曰好古敏以求之也、而天下之不知者、廼始曰聖人必其生而知之、故不窮其曰好古敏以求之者、孔子之所以自貶聖而不居之意也、是不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律天嘗

四續奇賞

卷上

三

裝水土刪詩定書雅言執禮至於韋編三絕曰我於易則彬彬矣、是固孔子所以學也、豈曰我生而知之、學皆可已哉、雖然、自其常通而不困、語之神不可知、而智則學者可以俱在、舜稱智、臧武仲亦稱智、而臧武仲去舜遠、雖才異、亦學不造其極也、學造其極、則無不知、故智之爲言、惟好學爲能、近乎居無事、反觀而內融上思、千載若存、若亡、中覽四海、若隱若顯、下索將來、若絕若續、學室中兩欲、數其滴、有不勝知者矣、欲知之奈何、惟學而已矣、學則聖人之智可近、而不遠、故物量無窮、而聖人之智亦無窮、用無窮、逐無

窮亦窮、則凡理之不可勝知者、有不能外吾之所察

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此古人所以事至而辭物來而名也可、謂不智乎、事物之過吾前、如日月更代而無止、而吾知所以應之、如井泉愈汲而愈不竭、蓋學之効如此、不可謂不智也、頃余術不與時、偶廢官休其屢八年、而巷之草沒屐或彥之輒自語曰、足固未嘗削、而士相與戒而遠之、也是其術也不利人、昵且招悔、而哀君耕道、獨往來從余者、亦八年、其意不襄、或謝不見、或乍見而不留、卒不懟、或旦莫見、或易易與言如家人、卒不侮、余歎曰、甚矣耕道可謂好學

四續奇賞

卷二

四

也、抑人所戒、遠利近悔、奈何、耕道猶笑自如、而余記誦益落、文字益疎、顧無以應耕道、求又不暇、以其不知而作者、語之雖語之而知也、無非便耕道、何自入故第誦中庸語曰、好學近乎智、以勉之、好學云者、非孔子顏淵、不付以私相與、然各從其志、獨顏淵得好學而已哉、時習之爲說、譬米水爲之、而寒於水、苟不巳、則所不知當益知、故求智者莫近反、而吾之則好官、當好貨財、主寒其心、如暖聞之、茅者皆愚矣、人之所以無知者、草木自愚、其心者耕道可不反戒而遠之、惟恐其似若彼之相與戒、而遠我哉、因爲之名其

所居齋曰近智耕道勉之乃棟牖花竹起居之佚視聽之適則不足道也大觀四年七月十四日

東屯高齋記

陸游

少陵先生晚遊夔州愛其山川不忍去三徙居皆名高齋實於其詩曰次水門者白帝城之高齋也曰依藥餌者懷西之高齋也曰見一川者東屯之高齋也故其詩又曰高齋非一處予至夔數月平先生之遺迹則白帝已廢爲丘墟百有餘年自城郭府寺父老無知其處者况所謂高齋乎懷西蓋今夔府治所畫爲阡陌裂爲坊市高齋尤不可識獨東屯有李氏居已數世上距少陵財三易主大曆中故券猶在而高齋負山帶谿氣象良是李氏業進士名襄因郡博士四續奇賞 卷二十六 記

雍君大椿屬予記之予太息曰少陵天下士也早遇明皇肅宗官爵雖不尊顯而見知實深蓋嘗慨然以稷卨自許及落魄巴蜀感漢昭烈諸葛丞相之事屢見於詩頌挫悲壯反覆動人其規模志意豈小哉然去國寢久諸公故人熟脫其窮無肯出力比至夔客於柏中丞嚴明府之間如九尺丈夫俛首居小室下思一吐氣而不可得予讀其詩至小臣議論絕老病客殊方之句未嘗不流涕也嗟夫辭之悲乃至是乎荆卿之歌阮嗣宗之哭不加於此矣少陵非區區于仕進者不勝愛君憂國之心思少出所學佐天子與

元之治而身愈老，命愈大，謬坎壈且歿，則其
此亦無足怪也。今李君初不踐通塞榮辱之機，
言絃歌，忽焉忘老，無少陵之憂，而有其高少陵家
東屯，不淡歲而君數世居之，使死復生，予未知少陵
自謂與君孰失得也。若予者，仕不能無規于義，退又
無地可耕，是直有慕於李君爾。故樂與爲記。乾道七
年四月十日山陰陸某記。

四續奇賞 卷三十六

退齋記

劉因

老氏其知道之體乎？道之體本靜，出物而不出於物，
制物而不爲物所制，以一制萬變而不變者也。以理
之相對勢之相尋，數之相爲，流易者而觀之，則凡事
物之肖夫道之體者，皆灑然而無所累，變通而不可
窮也。彼老氏則實見夫此者，吾亦有取于老氏之見
夫此也。雖然，惟其竊是以濟其術，而自刊則有以害
夫吾之義也。下將以上也，後將以先也，止將以富也，
儉將以廣也，哀將以勝也，慈將以勇也，不足將以無
損也，不敢將以求活也，無私將以成其私也，不大將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一

八 元

以全其大也。柔弱將以不爲物所勝也，不自貴將以
貴也，無以生將以生也，知窪必盈，於是乎窪知弊必
新，於是乎弊知少必得，於是乎少知樸素之可以文
於是乎爲樸素知豁谷之可以受，於是乎爲豁谷知
磯之勢必汙盈之勢必滿，銳之勢必折，於是乎爲嬰
兒爲處子爲昏闇，晦冥曰忿，曰武，曰爭，曰伐，曰矜，凡
物得以病之者，皆闕焉而不出，知而示之，愚憚而示
之，訥巧而示之，拙雄而示之，雖榮而示之，辱雖出一
言而不令盡，其言事則未極而先止也。故開物之所
始，成物之所終，皆捭焉而不與，而置已於可以先可

以後可以上可以下可以進退可以左右之地方始而逆其終未入而圖其出據會而要其歸閱繁而收其利而又使人不見其跡焉雖天地之相盪相生相使相形相倚相伏之不可測者亦莫不在其術中而況於人乎故欲親而不得親欲疎而不得疎欲貴而不得貴欲賤而不得賤欲利而不得利欲害而不得害其關鍵索齋不可窺而知其機紐本根不可索而得其恍惚杳冥不可形象而搏執也嗚呼挾是術以往則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彼方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不疑而人亦莫知奪之也中山滕君仲禮早以學行知名而爲人則慷慨有才節者也以退名其所居之室旣以寧矣於有所不爲戒任上無妄之往自銘矣而又請予文以記之余固知仲禮之不爲老氏之退者然亦豈真失于有所不爲者也夫有所不爲者蔽焉而不知舉變焉而不知通周滯焉而不知所以化而其終亦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要之則知不足而已矣而人亦得而責之而被亦無所逃其責焉非如爲老氏者之以術欺世而以術自免也予喜仲禮之退而

四續奇賞卷五

九

又欲其恆其所以退也故極言二者之失

四續奇賞卷五

懷友軒記

仕本

余少時喜遊名山川間武夷最勝而最遠常按圖指畫攀几爲節詠九曲擢歌想昔人之餘韻謂不得遂其願慕之心矣皇慶初元以御史大夫未公薦在京師獲託姓名於四方之士于時張君伯起以童子科校書祕省詹君景仁亦辟掾三公府三人者暇輒相從以問學切磋爲事延三君皆粵產而景仁世家武夷竚極道其谿山高深環谷千態萬狀有終身不得窮其趣者先世有田數十區有書數百卷足爲賓客日之具吾子其將有意於斯乎余聞而識之延祐四續奇賞卷三

間景仁出貳浙東憲幕伯起亦佐郡三山余以微官近執事之臣書不報而去遂得挾冊山中償夙所願蓋二君之力也因欲結茅谿濱而山石犖峭自非仙人道士餐霞茹芝乘風馭氣者罕得居之遂泝流至星村則見郭平衍有詹氏之故居焉然與市井相淆綜又所流而至建峯地皆良田美竹有類高邱鄠穀之間稍憩息南湖之履堂遇一儒者與語欣然若故人同行木五里許平川廓然間之百年榛莽矣自九曲至是僅半舍而遊者已罕至然水益深緩山益磅礪西南諸峯巉絕出霄漢其最峭拔者爲雲巖雲

氣起伏其下鄉人於此候雨暘焉天高氣肅時一望望江之左右瀾之東西三山海日七閩煙靄皆隱于指顧間武夷諸峯並列于下巖巒林壑澗谷淵渚泉池潭洞曾見疊出不可殫詰無不稱遊觀之志焉余與景仁顧而樂之請景仁贖其榛莽之虛而剗薙藝植之擬卜居未暇乃卽其東偏構堂室携妻子讀書其中又得弗地而蕃之植兩楹爲軒以舍余其間戶牖簡朴藏脩游息在焉然每一俯仰輒思平生故交多海內名士或道德之高深或文章之雄雅或政事之明達或翰墨之神奇或節操之堅峻或信義之

四續奇賞卷三

十二元

昭白或譚論之該綜或考覈之精密或出處之慎重或神情之間曠乃皆在神京大府湖江之外不得相覲以成其志寧不重有所憾邪因題其軒曰懷友以著余心尚幸所藏舊書可以朝夕搜玩而余之所懷因得以考正於斯焉重惟聖人載道之經與夫百家子史所錄開極以來明聖之君昏暴之主忠良之臣貞節之士酷虐貪殘之吏是非善惡之跡以及天官地志禮樂刑受律歷名數龜策醫方營繕種植方言野錄仙佛變化之事至於厓鑄野刻塔寺官廟彙鼎柱石井臼虛慕詭異之辭悉次於是庶開卷有得亦

可謂益者之明效矣。則雖親舊之交遠，江海之跡疎，然神會於文字之間，復能交于千古，況同一寰宇而並世者哉？因輯其詞，列氏名而記之，以寓吾懷然其出處存歿雖異，而余之所慕則不在於斯也。

虛室記

元明善

居室而強之名非古也，名而名之曰虛，歟？義宏也，非古而從而爲之，文溢辭也，義宏而或已於言，闇於理也。嘗試爲虛室之記，曰：截十一琯參差地中，以宗黃鍾之長，由是制八器，寓五音，百王之樂以之而變，撥二十八字爲母，錯綜四韻，唱而和之，萬七千二十四聲音以之而盡，雷奮地中，雷族而雨，甲者坼，蟄者起，回宣脉沐，達于無垠，入於無際，氣卽之而流，形物由焉以各化。大塊噫氣，屬則鼓盪衆峙，和則嘘撓萬植，洶洶焉蓬蓬焉，上無高也，下無堅也，旁無遠也，謂夫四續奇賞 卷六 十四元

穹窿而蒼蒼者天也，龐雜而免荒者地也，蒼蒼者無體，莫然旋氣也，荒荒者亦無體，坎然凝氣也，凝非不入也，而天闢之旋非有間也，而地翕之入，物于於雨間，陰陽司其生，灰旦夜一暝，眎也，開閉一成，虧也，雖然此徒以虛觀之也，指一草而贊焉，句于土中，甲于地上，牙葉枝幹而華實又生也，指一佳而贊焉，卵也，殼也，俄而鳥也，鳥復卵而殼也，火也，潛石擊之，則然，續之則燎，水也，外氣氣止，潤滋匯而淵海，謂天無體，舍日月星辰以求之，并天亦無，謂地無體，舍火水石土以求之，并地亦無，蓋象於上者一不實，天道廢矣。

形於下者一不實地道廢矣乾不一實感坤不一實
應凡子於其間者幾乎其熄矣而況於萬古之世億
兆之人能不實而有其有哉雖然此徒以實觀之也
天地之間陰陽而止矣陽實也其體則虛陰虛也其
用則實陽非虛物無以生陰非實物無以成故曰一
實二虛還相體用惟虛也乃能受能受故神惟實也
乃善出善出故化父道也母道也人物之以命相資
也孰有壹之之理哉危子曰吾老莊之徒也以虛體
道以虛用物游於太初合乎自然故強居室以名殆
將處夫無我也元子曰以天地而齊老莊不辨而二
四續奇賞 卷五 記 十七

子細也二子烏能外天地苟不能外天地又豈肯有
已而盡廢物理之察察者哉然則危子之學者揭其
一端隱夫大全若曰人皆取實已獨取虛也乎易乎
歸然而有餘者耶

風后八陣圖記

衛孤及

物不終靜必投之以動當純坤用事陰凝於陽則飛
龍戰太朴以散聖盜並起故戎馬生乃有力吞八荒
爭截九有大者天柱折地維絕小者作惡虛山負阻
中冀上帝憑怒下土是恤乃睿武德黃帝受之始順
殺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於是乎征不服討不庭
其誰佐命曰元老風后蓋戎行之不脩則師律用爽
陰謀之不作則齒器何恃故天命聖者以廣戰術俾
懸衡於未然察變於奇獸握機制勝作為陣圖夫八
宮之位正則數不惑神不惑故入其陣所以定位也

四續奇賞 卷五 記 十七

唐

衡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
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所以致
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遊軍以按其後列門具
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舉犄角則四奇皆出
必使陷堅陣拔深壘若星馳天旋雷動山破彼魏之
鶴列鄭之魚麗周武之熊羆昆陽之虎豹出匪以律
我異於是既而圖成鑄組帝川經畧北逐獯鬻南平
巢尤戮黎於版泉省方於崆峒底定萬國旁羅七曜
鼎成龍至去而上僊於是遺風冥冥時亡而圖在鳴
呼聖迹長往神機未昧酌其流者猶足以決勝九軍

禦侮萬里故項籍得之以霸西楚黥布得之奄有九江漢孝武得之攘匈奴服隄越東收獫狁西拓大夏然則聖圖幽贊未始有涯唐天寶中客有爲韜鈴者得其遺制於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則勝敗之朕在我指掌天地之心見於毫末議欲獻諸策府用廣武事會天子以不戰爲師無爲爲寶則是圖也興於多難廢於昇平湮淪不書盛德其沒乃旌諸圖側以爲三皇之故事六藝之餘技云

保安鎮陣圖記

符載

甲子歲我王克斬春之明年也是時天王居梁州丞相司徒勉出於陳留逆豎乘是遂爲六合鯨吞虎踞使宿賊杜少誠長短兵三萬方將拔斬取黃濟江而南至於五嶺盡以天子之地懸自受署焉春二月逆師自穆陵陰山白沙三大關支下而進威聲炎炎如無枝梧緣道邏守已陷六七我師洵然少沮氣勢王感榮激三軍泥暑通神明以爲是鎮地勝而險固卒薄而辱老彼必知我將銳志而圖之設伏衆戎盡殪可也乃命兵馬使伊慎桀帥驍悍四千人衝枚宵入

張諸柵之卒人伏于莽間賊果體來以整孤借登於是中軍一鼓萬夫雷呼內兵乘高而唐突之伏卒陵背而妄割之紅旗拉風長戟如倚晨暮三接朱殷豁潰獲馬牛百萬蹄斬首數千級其餘斃踣瘡痍噉噉枕籍者遂大樂京觀以光武功焉由是氛霧蕩八方日月麗大幽究醜懷締構江淮完推命江淮而南父子夫婦無僕虜之悲皆一舉之力也故自希烈亂常天下擁兵之諸侯議爲勳茂績者莫敢承風焉先是包大夫估司天下之賦將自揚徂荆萬槁我我不得安動緊我之捷卽陸驅車水方舟驚騰駭雲集貢于

天王君子爲我主之勲績也大宏載太常刊鼎銘豈
獨績纖素而已載泰賓介厠素韃之末得備書事楊
公休聲貞元元年七月二十日記

四續奇賞

卷五

九



錄桃源事記

舒元與

四明山道士葉浣囊出古畫畫有桃源圖圖上有谿
谿名武陵之源按仙記分靈洞三十六之一支其水
趣流勢與江河同有深而淥淺而白白者激石淥者
落鏡溪南北有山山如屏形接連而去峯豎不險翠
穠不浮其夾岸有樹木千萬本列立如揖丹色鮮如
霞擢舉欲動燦若舒顏山鋪朱底草散茵蔯有鸞青
其矜有鶴丹其頸有雞玉其羽有狗金其色毛僂僂
亭亭間而立者十有八九岸而北有曲深崑門細露
室宇霞檻繚轉雲磴五色雪冰肌顏服身衣裳皆負
四續奇賞 卷五 二十 唐
星月文章岸而南有五人服貌宵虹玉左右有書童
玉女角髮而待立者十二視其意况皆逍遙飛動若
雲十許片油焉而生忽焉而往其坦處有壇層級沓
玉冰壇而俄起爐竈竈口含火上有雲氣且備五色
中有溪艇泛上一人雪華鬢眉身著秦時衣服手鼓
短柁意狀深遠合而視之大畧山勢高水容深人貌
魁奇鶴情閑暇煙嵐草木如帶香氣熟得詳既自覺
骨瘦清玉如身入鏡中不似在人窠間眇然有高謝
之志從中坐來少還道士卷畫而藏之若身形都落
塵土中視嚮所張壁上又疑有頑石化出塞陶

某見畫物不甚寡如此圖未嘗到眼是知工之情面
有如是者邪葉君且自珍重無路得請遂染筆錄其
名數將所以備異日寫畫之不謬也

白蓮社圖記

晁補之

廬山白蓮社十八賢者始晉太元中雁門正覺法師
慧遠愛此山下居之而河內覺寂大師慧永先居西
林故法師所居彌東林云法師神明英邁初從太行
釋道安落髮道安知其能使道流東國者也時諸方
名德聞風而至與同修淨土之社者其衆而十八賢
者社中之傑也曰佛馱耶舍佛馱跋闍羅竺道生慧
持慧叡曇恒道揭道徽曇詵內有士曰劉遺民雷次
宗周續之宗炳張野張詮合十八人而佛馱二尊者
蜀賓人皆神僧也餘各有異跡又法師取善陶淵明
四續奇賞 卷二十六 記 三十一
陸修靖兩人高蹈不肯入社先是南海漁人嘗網得
文殊金像有文云阿育王造也後商人於東海得其
圓光以合像若符節陶侃嘗取之旋失去至是法師
禱之江上出焉永公室中嘗有扇或畏之即驅上山
去恒公行有鹿馴擾耶舍赤屣呪水洗弟子足使閉
目但聞風聲自龜茲一夕至姑臧跋闍羅常見彌勒
梵天上帝不還果有釋迦舍利二頭及華士等皆
有異跡見於其傳則法師可知已初法師遊客常以
廬溪爲限取厚陶潛陸修靖偶送兩客不覺過溪然
陶忘懷得失晉宋間一人耳修靖後得道度世兩人

僧徒往和持

固非入社者皆善法師而謝靈運恃才傲物嘗求入
社法師以心雜止之靈運不恨也為鑿二池種白蓮
後名其社云殷仲堪之為荊州也時入山修故故園
中所繪陶陸謝殷在十八人之外今龍眠李公麟為
此圖筆致勝然恨其略也故余稍附益之凡社中士
八人非社中士四從者若干馬六蓋人馬因龍眠之
舊者十五他皆新意也菩薩像倣吳雲氣倣吳道
玄受塔天王圖松石以關仝堂殿雜草樹以周昉郭
忠恕臥槎垂藤以李成崖壁瘦木以許道寧湍流山
嶺騎從隸服以魏賢馬以韓幹廐以包弼猿猴虎以
四續奇賞卷三末
易元吉鶴白鵲若鳥鼠以崔白余自以意充為山石
位置向背物皆作粉本以授畫史孟仲寧便提寫潤
色之余切慕無生法惟世網不得出貶王溪明道廬
山愛而欲居不可家縉城八年時往來於懷也至為
思山辭十數醉輒歌之初見李圖悠然忽如蠟屐拔
杖行其中故為此圖特盡意

書屏記

司空圖

人之格狀或峻其心必動心之動則視其筆跡亦足
見其人矣歷代入書品者八十一人賢傑多在其間
不可誣也國初歐虞之後繼有名公元和長慶間先
大夫初以詩師發兵部盧公載從事於商於因題紀
唱和乃以書受知於裴公休辟倅鍾陵及徵拜侍御
史退居中條時李忻州戎亦以草隸著稱為計吏在
蒲因輟所寶徐公浩真跡一屏以為硯凡四十二幅
八體皆備所題多文選五言詩其朔風動秋草邊馬
有歸心十數字或草或隸尤為精絕或綴小簡於其
四續奇賞卷三末
下記云怒猊抉石渴驥奔泉可以視碧落矣先公清
旦披氍毹廢寢食常屬誠云正長詩英吏部筆力逸
氣相資奇功無跡儒家之寶莫驗此屏也但二者皆
美神物所窺必當奪璧於中流飛鏐於烈火也殆非
子孫之所可存耳庚子歲遇亂自虔邑居負之置于
王城別業丙辰春正月陝軍復入則前後所藏及佛
道圖記共七千四百卷與是屏皆為灰燼痛哉今旅
寓華下於進士姚頌所居獲覽書品及徐公評論因
感憤追述貽信後學且其精於賞覽者必將繼有詮
次光化二年八月三日泗水司空圖街涕撰錄

玉筋篆志

舒元興

秦丞相斯變蒼頡籀文爲玉筋篆體尚太古謂古若無人當時議書者皆輸伏之故拔乎能成一家法式歷兩漢三國至隋氏更八姓無有出者嗚呼天意謂篆之道不可以終絕故授之以趙郡李氏子陽冰陽冰生皇唐開元天子時不聞外學躬入篆室獨能隔一千年而與秦斯相見可謂能不孤天意矣當時得議書者亦皆輸伏之且謂之其格峻其力猛其功備光大於秦斯有倍矣此直見上天以字寶端吾唐矣不然何綿更姓氏而寂寞無人某道不攻篆而識其

四續奇賞

卷五

唐

容侵暴日久攝多所裂玉筋欲折予以襲慢讓其主

主曰此易致耳豈當其如是愛邪子曰今世人所以重秦斯之跡非能盡辨別之以其秦古矣斯逆矣向使秦斯與子比肩子能貴之乎曩吾尚欲若辛登嶧山之巔縮在子掌握中今且猶不爲子貴子不過生於唐而得與冰同爲唐人吾知冰歿二三十年其蹤跡流於人間固不甚少得爲子目數見故易之若此使冰生於秦時子又安得使造次而見遺塵邪是子賤目也世人皆然嗟呼冰既卽世是字寶入地矣後人思孜孜求之今且遭不知者忽易想生筆下自有

四續奇賞

卷五

唐

新迹固爲門戶見觀之物矣冰雖欲求沽告不獨棄爲糞土必遭其誦怒也主聞之其愧色見於眉間欲卷而退知其退也必因循而不信疆止留之引筆書其志行下以保明其爲字寶也不謬詞曰

斯去千年冰生唐時冰復去矣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誰能待之後千年無人篆止於斯嗚呼主人爲吾寶之

大學博士講禮記記

歐陽詹

說釋典籍謂之講講之爲言構也如農之耕田疇焉
疇將植而求實雖耕矣必構分其畦隴嘉穀由是乎
生典籍將肄以求明雖習矣必講窮其旨趣儒術由
是乎成我國庠春享先師後更月命大學博士清河
張公講禮記成儒術也聖祖三刊經九公通其六精
于五而禮記在乎其中禮也者御人之大故首于群
籍而講之束脩旣行筵肆乃設公就几北坐南面直
講抗牖南座北面大司成端委居于東小司成率屬
列于西國子師長序公侯子孫自其館大學師長序
四續奇賞卷三六記
唐
卿大夫子孫自其館四門師長序入方俊選自其館
廣文師長序天下秀彥自其館其餘法家墨家書笑
家輟業以從亦自其館沒階雲來仰席鱗居贊弁如
星連襟成帷公先申有禮之本次陳用禮之要正三
代損益得失定百家疏義長短鎔乎作者之意注乎
學者之耳河傾于懸風落于天清令灑滂幽遠無泥
所昧鏡徹於靈臺所疑氷釋於心泉後一日聞于朝
百司達官造者半後一日聞于都九城知名造者半
皆尊聲得器虛來實歸子職在下序亦享有教道不
足訓領徒從公惟始泊終觀公之美敬書盛事記諸

屋壁并列當時執簡握衣者于左偏貞元十四年五
月二十七日記

四續奇賞卷三六記

壬子府

斲琴志

舒元興

寂寞間有至音。庄梧桐中越客沈虬子耳長木音常。斧樹之良。孫斲而琴之。予客越見其方風斲取朴成。輒叫索清濁。應刃濁授授成輪圓濁沛雪落清聲酬。答若寒玉透木噴出瓏璫。及察投意之始。放心虛無。間猶掌握無毛倫。他人見朴在刃下而沈氏成琴入。眼中不知斲之數到邪。琴之形化邪。兩肩聳張若對。古人雙池呀開若挹澄渟。絕刃四顧得色上面旁眎。或惜其所以為沈生。乃絃素絲七條其上。備指一弄。五聲叢鳴。鳴中有靈峯橫空。鳴泉出雲。鳳龍騰凌。鶴。哀鳥啼松吟風悲。予聆之初。聞聲入身。覺毛骨聳擢。中見境在眼。覺精爽冲動。終然昭化。源寥寥貫到心。靈則百骸七竅仙仙而忘覺。神立寥廓上洞見天地。初氣駕肩太古闊。倪區外乃知不知音聲者終身為。臃腫嗜木。幾滿數尺。絲不盈十條。古聖人欲其中含。天音天之如此。直乃叩之以說化。木且絲木俱無情。物也。固不能自鳴。是使歷代知其必鳴之稀。以至藝。人鼻下枯折空山而不聞者非一也。今人明明以聲。耳耳且惑。況槁木無朕而責其必無惑邪。予於此見。沈氏子之審音也之運斲也。俱與神遇懼異日斯琴。

四續新賞

卷三

唐

流于人間為他者亂類則沈氏之道為委土矣故志之。

四續新賞

卷三

唐

東都西浦國寧觀古楠記

陸游

予在成都嘗以事至沉屏過國寧觀有古楠四皆十
歲木也枝撥雲漢聲挾風雨根入地不知幾百尺而
陰之所庇車且百兩正晝日不穿漏夏五六月暑氣
不至涼如九秋成都固多盛木然莫與四楠比者予
益愛而不能去者彌日有石刻立廡下曰是仙人遊
吾手植予歎曰神仙至人手之所觸氣之所呵羸疾
者起盲瞽者愈榮盛枯朽而金玉瓦石不難其親
所培植哉久而不槁不灰固宜欲爲作詩文會多事
不果嘗以語道人蓮昌老真叟以爲恨既去蜀三年

四續奇賞

卷二十六

三

而昌老以書萬里屬予曰國寧之楠幾伐以營繕郡
人力全之僅乃得免懼卒不免也君爲我終管意予
發書且歎且喜夫勿剪惡榮恭敬桑梓愛其人及其
木自古已然始以獨事言之則唐節度使取孔明祠
楠一小枝爲手板書於圖志今見非詆將寧守成都
有美政止以築銅壺問伐江濱廟一本坐論言罷亦
書國史且王建孟知祥父子皆有西南草木之修
沉屏近在國城數十里間而四楠不爲當時所取彼
猶有畏而不敢者况今聖主以恭儉化天下有夏禹
卑宮室漢文罷露臺之風專闢方面皆重德偉人豈

其殘滅千歲遺迹侈大棟宇爲王孟之所難哉意者
特出於吏胥梓匠欺罔專恣以自爲功而已使有以
吾文告之者讀未終篇禁令下矣然則其可不書乎
熙九年六月一日朝奉大夫主管成都府玉局觀山
陰陸某記

四續奇賞

卷二十六

三

風俗記

陸游

天彭號小西京、以其俗好花、有京洛之遺風、大家至
子本花時、自太守而下、往往即花、盛處張飲、轎、車
馬、歌吹相屬、最盛於清明寒食時、在寒食前、若謂之
火前花、其開稍久、火後則易落、最喜晴、相半時謂之
之養花、天裁接別治各有其法、謂之弄花、其俗有弄
花一年看花十日之語、故大家例惜花、可就觀不敢
輕翦、蓋翦花則次年花絕少、惟花戶則多植花、以牟
利、雙頭紅初出時、一本花最直至三十千、祥雲初出
亦直七八千、今尚兩千、州家歲常以花餉諸臺及旁
四藏奇賞 卷二十六 記 三十一 宋

宿能仁寺東菴記

李孝光

屬山西南一峯絕高、下視衆大山、猶當是大父行舟
行南海月餘、望望見直西北有物如高、層巒、髮纒一
握、大倚爲指南、又其上常有雲氣、居人不呼某山而
呼曰常雲、傍出二里有能仁院、院亦名常雲、予與客
從大龍湫出、欲宿院中、度已夜、遂從山人家宿、遲明
浩上人聞吾當至山中來迎、舍東菴菴行公營以歸
老歿今三年、其徒義上人秀上人、居之設粥茗酒醴
且止于宿、日正亭午、猶可去、忻然許之、遂弛擔焉、是
行也、察於爲佛者、得三人焉、欽能盡其道者也、秀與
四藏奇賞 卷二十六 記 三十四 宋

我能不憐其師之遺者也、因記之、

歸來子名橋城所居記

晁補之

少日讀書，不啻孔子之堂，自變谷繇而下，若平成傳說，則器不逮，遭時有用，庶幾學鄭子產，晉叔向之爲人，尚恐其遠，且一國佐不足用，天下事君，慕汲黯劉向，而媿二子之直，且博顧嘗好孫吳，頗通其說，用以爲策，悟非已志，輒去之，獨於文詞，喜左丘明，慳弓莊周，屈原，司馬遷，相如，枚乘，若唐韓柳氏，古樂府詩人之作，時時發於事，又拙不工，晚得釋氏外生死說，始盡屏舊習，皇皇如堂室，四達無所依，方寸之地，虛矣，又不喜晉人，初不知道，徒窺其藩，講盡至清，害誤世，

四續奇賞 卷二十六

三五

遠山水非柴桑北，門直通道有長坂，亘其前數十里，故渠繁之蒲柳，蒼然魚鳥之所聚，有丘壑意，俯而就其深，爲亭曰窈窕，既窈窕以尋壑也，跋而即其高，爲亭曰崎嶇，亦崎嶇而經丘也，凡因其詞以名者，九既榜而書之日，往來其間，則若淵明臥起與俱，仰俯而味其詞，則如與淵明晤語，接躊躇自得，無往而不歸來矣，猶相觀左右，意不自足，思失淵明一語也，因喟然太息，自幼壯至垂白，首勤苦，漸盡探聖賢之蘊，上則欲觀性而復其初，次猶欲慕古人若之行，事晚無一諧乃，徒恐迷而忘歸，又欲盡屏所習，使空無有，至爲一淵明，思不足何哉？學道者惡夸夸，則不近且人，才力有分，以盡爲人之所爲，而求有功，則常不足，以盡不爲人之所爲，而要無事，則常有餘，夫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若淵明其幾矣，又陶之自叙云，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鉅觚屢空，晏如也，忘懷得失，以此自終，淵明誠於此有餘裕，今余居不至環堵，衣不至穿結，食不至屢空，以若所養爲淵明，固易而余遭盛時，嘗見識拔汗臺者，罔恩未報而次然去之以若所歎爲淵明，固難，一以爲淵明易，則是余與淵明俱欲以此自終而予難易，乘除一以爲淵明難

四續奇賞 卷二十六

三六

則余於淵明得失亦未右辯也。或曰淵明亦晉人抑知道者非耶而顧自以為其葛天氏之民與奈何曰。晉讀釋氏說譬如動目能握湛水今與子常動不足。以觀湛彼淵明湛者類也。嘗試與子去夫膠膠授授之蹊而處陰以休影若是者有年。喉喘寧而顛汗丘而后相與求淵明於葛天氏之國。泯然見其塗巷乃余與子皆所嘗歷而去之久者。乃今來歸而后淵明可侶其知道與否可得而議也。



沈丘縣學記

晁補之

民可以誠化而不可以文治吏功可以歲月致而不可以一朝成古者繼世以立諸侯又命之教而為學使各以其身化於其國然中材之君意竭於有為而先王之事業曠時而不一觀况夫後世吏不得久於其官而庠序之教已微更有愛民不苟之心不幸或不得為而去或雖為之名具而實亡以其齒莽滅裂僅存之餘而施之其次壞不安之俗故為其事而無其功豪傑遠識之士以謂是區區何益於為民而不為中材乍存乍亡而不肖者盡弃不肖而好更張喜明續奇賞 卷二十六 二十八

事者乃始務修此以盜名於衆人不為之中則學之存否於吏治之損益信未有繫也蓋如卓茂魯恭其治至使民相仁愛不犯有司而亦不聞其朝夕與民誦詩讀書舞雩樂釋菜常從事於此而惟其誠心實事則固有以得之然俗吏至或一切務簿書獄訟財賦無愛民之意士亦不本鄉黨庠序而游談四方專以干祿於此以為文不足為或不得久而不為則至於俗弊弛已甚木又不立孰從而維之誰郡張系文剛好學而有文為今沈丘嘗曰位無貴賤皆可以行志民無古今皆可以道理齊也則欲以其學試之沈

丘使民於衣食必以時教民於相收養必以孝弟廉耻二年而民有改文剛喜曰吾所知信是吾民可與言矣乃從其邑子論古之學者所以治心修身非于祿之意而士亦欣然相與仕之乃建學孔子廟中貌像堂室東西序之房與祭器廩庖皆有所益為屋四十楹以待鄉先生之講道而來子弟之願游者屬補之記補之曰世之所患先王之事業不可為非先王之事業不可為而其勢不得為治天下有本而徒於其末救之則智不勝無以為之大而僅為之小則力不足雖然導民之道唯其所欲無不可成民嘗見

四續奇賞

卷二十六

二十九

者則識之嘗為者則能之耳目習熟於此而中心不喻人情無有也文剛於是能知其本則其所施設宜有先後非特以備觀美人為亦為而已武城絃歌夫子戲之曰胡雞焉用牛刀然亦各以教其人使知道則子游之意平乎為是以為不告朔而餼羊可遂去則夫子之所悼也民常病詐而至其化上之所為則吾信晉之儉秦之好車馬鄭衛之音宛丘之婆娑以詩書所記行四方察其風俗無不近者當其一時上之所為豈自知能入人如此之深耶其漸靡使然朝廷去其子千載至漢時其民飲食猶以藟豆民不相

犯貽淫僻其後吏及賈人往者稍侵之俗乃益衰朝鮮夷貊况中國哉後之來者嘗無忘文剛所欲為則沈丘之民雖使世世知好學俗純厚易治無不可也元祐二年五月十日晁補之記

終

四續奇賞

卷二十六

四十一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二十七

頌類上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銘

廣成頌

漢馬融

釋奠頌

晉潘尼

河清頌

宋鮑照

南郊頌

梁簡文帝

馬寶頌

梁簡文帝

神雀頌

唐許善心

聖政頌

唐司空圖

四續奇賞卷之二十七

大唐中興頌

唐元結

德勝頌

唐歐陽詹

慶曆聖德頌

宋石介

青宮文寶頌

元虞集

廣成頌

馬融

臣聞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奢儉之中以禮爲界是以蟋蟀山樞之人並刺國君諷以大康馳驅之節夫樂而不荒憂而不困先王所以平和府藏順養精神致之無疆故憂擊鳴球載於虞謨吉日車攻序於周詩聖主賢君以增盛美豈徒爲奢淫而已哉伏見元年以來遭值厄運陛下戒懼災異躬自菲薄荒弃禁苑廢弛樂懸勤憂潛思十有餘年以過禮數重以皇太后體唐堯親九族篤睦之德陛下履有虞烝烝之孝外合諸家每有憂疾聖恩普勞遣使交錯稀有四續奇賞卷之二十七
曠絕時時寧息又無以自娛樂殆非所以逢迎太和裨助萬福也臣愚以爲雖上願有蝗蟲今年五月以來雨露時澍祥應將至方涉冬節農事閒隙宜幸廣成覽原隰觀宿麥勸收藏因講武校獵使寮庶百姓復觀羽旄之美聞鐘鼓之音歡嬉喜樂鼓舞疆畔以迎和氣招致休慶小臣螻蚋不勝區區職在書籍謹依舊文重述蒐狩之義作頌一篇并封上淺陋鄙薄臣不足觀省
臣聞昔命師於韃橈偃伯於靈臺或人嘉而稱焉彼固未識夫雷霆之爲天常金華之作昏明也自黃炎

之前傳道罔記三五以來越可畧聞且區區之鄆郊
猶廓七十里之圓盛春秋之苗詩詠園草樂奏騶虞
是以大漢之初基也宅茲天邑總風雨之會交陰陽
之和揆厥靈囿營于南郊徒觀其坰場區宇恢貽曠
蕩藹負勿罔寥豁鬱決聘望千里天與地莽於是周
法環潰右臂三塗左概嵩嶽面據衡陰箕背王屋浸
以波濤黃以榮洛金石林殷起乎其中峨峨磴磴
鏘鏘雄雄隆穹繁回嶠峴錯錯神泉側出丹水湮池
怪石浮磬耀煜于其陂其土毛則權牧薦草芳茹甘
茶莛其芸菹昌本深蒲芝蒿莖莖蕝荷芋渠桂荏鳧
四續新賞 卷五十七

卷

虹之旌夏揭鳴鳶之修種曳長庚之飛轡載日月之
大常樓招搖與玄戈注狂矢於天狼羽毛紛其影馳
揚金甕而拖玉壤屯田車於平原播同徒於高岡旂
旛慘其如林錯五色以摘光清氛埃埽野場晉六師
搜雋良司徒勒辛司馬平行車攻馬同教達戒通伐
咎鼓撞華鍾獵徒縱赴榛業獵燼霍張別鶩分奔騷
擾聿皇往來交舛紛紛回回南北東西風行雲轉每
礪隱旬黃塵勃滄閭若霧昏日月為之籠光列宿為
之翳昧倏倏倏才勁勇程氣狗馬角逐鷹鷂驚騰
騎旁佐輕車橫厲相與陸梁享皇于中原緝毘蹏銀
特肩脰完抵揭介鮮散毛族格羽萃然後飛鋌電激
流矢雨墜各指所質不期俱殪眾伏仍輪彗作梧軒
殺受狂擊頭陷顛碎獸不得豫禽不得瞥或夷由未
殊顛顛頓頓頓頓頓頓頓頓頓頓頓頓頓頓頓頓頓頓
計若夫驚獸獸獸獸獸獸獸獸獸獸獸獸獸獸獸獸
隅依阻莫敢嬰禦乃使鄭叔晉婦之徒睽孤剗刺裸
程祖陽日猷恠恠棘枳窮淺谷底幽僻暴斥虎搏狂
兇獄制熊扶封豨或輕諺楚悻瘦疏婁領犯歷高營
陵喬松履修楸蹕蹕枝杪標雖尾蒼雉倚玄猿木產
盡寓屬單罕罔合部臂弋同曲類行並驅星布麗屬

曹伍相保各有分局，精著飛流，纖羅絡繹，遊維羣驚。
晨昇華作，暈然雲起，管爾電落，爾乃藉觀高蹈，改乘
回轍，泝恢方撫馮夷，策句芒起荒忽，出重陽厲雲漢，
橫天潢導鬼區，徑神場詔靈保，召方相驅厲疫走蜮，
祥捐罔兩，拂游光柳天狗，繼墳羊，然後緩節舒容，裴
回安步，降集波瀾，川衡澤虞，矢魚陳畧，茲飛宿沙，田
開古蠶，蠶終葵楊關斧，列重冰，撥蟄戶，測潛鱗，踵介
旅，逆獵湍瀨，濟薄汾，撓淪滅，潭淵左挈，夔龍右提，蛟
鼉春獻王鮪，夏薦鼉鼉，於是流覽徧照，輝變極態，上
下窺竟山，谷蕭條原野，嗷上無飛鳥，下無走獸，虞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七 五

人植於獵者效具車弊，田罷旋入禁園，棲遲乎昭明
之觀，休息乎高光之櫺，以臨乎宏池，鎮以瑤臺，純以
金隄，樹以蒲柳，被以綠莎，瀟瀟沆沆，濟錯紛繁，委天地
虹洞，固無端涯，大明生東，月朔西，陵乃命壺涿，驅水
蠱逐罔蠅，滅短狐，籍鯨鯢，然後方餘皇，連舫舟，張雲
帆，施蛇幃，靡颺風陵，迅流發，懼歌縱水，誦淫魚，出著
蔡浮湘，靈下漢女，游水禽，鴻鵠鴛鴦，鷗鷺鵲鷗，鷗鷺
鷗鷺，鷗鷺乃安斯寢，載翻其涯，魴鯉鯉鯉，鯉鯉鯉鯉
樂我純德，騰踊相隨，雖靈沼之白鳥，孟津之躍魚，方
斯茂矣，然猶詠歌於伶蕭，載陳於方策，豈不哀哉，於

是宗廟既享，庖厨既充，車徒既簡，器械既攻，然後擬
牲班禽，泐賜犒功，羣師疊五，伯枝千里，山帶常滿，房
組無空，酒正案陳，膳夫巡行，清醪車湊，燔炙騎將，鼓
駭舉爵，鐘鳴既饗，若乃陽阿衰斐之晉，制關，鼉華羽
之南音，所以動蕩句臆，發明耳目，疏越蘊情，駭恫底
伏，鍠鍠鎗鎗，奏于農郊，大路之衢，與百姓樂之，是以
馬從耀乎中夏，威靈暢乎四荒，東鄰浮巨海而入享，
西旅越葱嶺而來王，南徼因九邑而致貢，朔狄屬象
胥而來同，蓋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道在乎茲，斯固希
王之所以曜神武而折遐衝者也，方今大漢收功於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七 六

道德之林，致平於仁義之淵，忽蒐狩之禮，闕擊虞之
佃，闇昧不視日月之光，聾昏不聞雷霆之震，于今十
二年為日久矣，亦方將刊禁臺之祕藏，登大廟之宮
常山，實要之故業，率典刑之舊章，采清原，品岐陽，登
俊傑，命賢良，舉滯滯，拔幽荒，察浮侈之徒，懲頽介特
之實功，賜賦畝之萃，雅宗重淵之潛龍，乃儲精山數
歷思，潤澤日灑，鼎俎耳聽，康衢管傳，說於宵靡，求伊
尹於虛厨，索膠鬲於魚鹽，聽密戚於大車，仰之昌言
而弘義，快然三家，馳騁五帝，悉覽休伴，總括羣瑞，遂
棲鳳凰於高梧，宿麒麟於西園，納僬僥之珍羽，受王

母之白環。永逍遙乎宇內。與二儀乎無疆。貳造化於后土。參神施於昊乾。超特達而無儔。煥巍巍而無原。豐千億之子孫。歷萬載而永延。禮樂既闋。北轅反旆。至自新城。背伊闕。入洛京。

釋奠頌

潘尼

元康元年冬十二月上。以皇太子富於春秋。而人道之始。莫先於孝悌。初。命講孝經于崇正殿。實應天縱生知之量。微言與義。發自聖問。業終而體達。至三年春。閏月。將有事於止庠。釋奠于先師禮也。越二十四日。景申。侍祠者既齊。興駕次于太學。太傅在前。少傅在後。恂恂乎弘保訓之道。官臣畢從。三率。濟濟乎肅翼贊之敬。乃揚壇爲股。懸幕爲宮。夫子位于西序。顏回侍于北墻。宗伯掌禮。司儀辨位。二學儒官。搢紳先生之徒。垂纓佩玉。規行矩步者。皆端委而陪於堂下。以待執事之命。設樽簋於兩楹之間。陳鼎洗於阼階之左。凡筵既布。鐘懸既列。我后乃躬拜俯之。勗資在三之義。謙光之美。彌劭闕里之教。克崇穆穆焉。邕邕焉。真先王之徽典。不刊之美業。允不可替已。於牲饋之事。既終。享獻之禮已畢。釋玄衣御春服。弛齋禁。反故式。天子乃命內外羣司百辟卿士。蕃王三事。至于學徒國子。咸來觀禮。我后皆延而與之燕。金石簫管之音。八佾六代之舞。鏗鏘闐闐。般辟俛仰。可以徵神滌欲。移風易俗者。罔不乖奏。抑淫哇。屏鄭衛。遠佞邪。釋巧辯。是日也。人無愚智。路無遠邇。離鄉越國。

扶老携幼不期而俱幸皆延頸以視傾耳以聽希道
其業洗心革志想洙泗之風歌來蘇之惠然後知居
室之善著應乎千里之外不言之化洋溢于九有之
內於熙乎若典固皇代之壯觀萬載之一會也尼昔
忝禮官嘗聞俎豆今厠末列親親盛美滋漬微猷沐
浴芳潤不知手舞口詠切作頌一篇義近辭陋不足
測盛德之形容光聖之遐度其辭曰

三元迭運五德代微黃精既元素靈乃暉有皇承天
造我晉畿祚以大寶登以龍飛宣基誕命景熙遐緒
三分自文受終惟武席捲要蠻蕩定荒阻道濟羣生
四續奇賞卷二十七 九

化流率土後帝承哉丕隆曾構奄有萬方光宅宇宙
篤生上嗣繼期挺秀聖敬日躋濟哲閭茂留精儒術
敦閑古訓遵道謙商降心下問鋪以金聲光以玉潤
如日之升如乾之運乃延台保乃命學臣聖容穆穆
侍講間抽演微言啓發道真探幽窮曠溫故知新
講業既終精義既現崇聖重師卜日告奠陳其三年
引其四縣既戒既式乃盟乃薦恂恂孔聖百王攸希
齊魯顏生好學無違曰皇儲后體神合機兆吉先見
知來洞微濟濟二宮萬萬庶寮俊人鱗萃髦士盈朝
如彼和肆具匪瓊瑤如彼儀鳳樂我雲韶瓊瑤誰剖

四門洞開雲韶吳樂神人允諧蟬冕耀庭細珮振諧
德以謙光仁以恩懷我酒惟清我肴惟馨舞以六代
歌以九成莘莘胄子祁祁學生洗心自百觀國之榮
學猶蒔苗化若偃草博我以文弘我以道萬邦蟬蛻
矧乃俊造鑄蚌瑩珠剖石摘蘤絲匪玄黃水固方圓
引之斯流染之斯鮮若金受範若直在甄上好如雲
下效如川昔在周興王化之始曰文曰武時惟世子
今我皇儲齊聖通理緝熙重光於穆不已於穆伊何
思文哲后媚茲一人實副元首考治家邦光照九有
純嘏自晉永世昌阜徽徽下臣過克近侍猥躡風雲
四續奇賞卷二十七 十

鸞龍是厠身淙淙流目玩盛事竭誠作頌祇詠聖志

河清頌

鮑照

臣聞善談天者必徵像於人工言古者先考績於今
鴻義以降遐哉邈乎鏤山嶽雕篆素昭德垂勳可謂
多矣而史編唐堯之功載格于上下樂登文王之操
稱於昭于天素狐玄玉事彰符命朴牛文螭爰定祥
曆魚鳥動色禾稼興讓皆物不盈背而美溢金石頌
聲爲之而寢詩人於是不作庸非惑歟自我皇宋之
承天命也仰應龍木之精俯協龜水之靈君圓帝寶
粲爛瑰英固以業光曩代事華前德矣聖上天飛踐
極迄茲二十有四載道化周流玄澤汪濊地平天成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七

宋

含生阜熙文同軌通表葉耀福曜德中區敷康如讓
觀英遐外矣猶懷惠秋禮恤勤散露臺之金甌民舒
國領御邸之粟約違迫管客去甚恭謙照留飲賦不
盤樂物色異人優游鯁直顯靡失心幽無怨魄精炤
日月事洞天情故不勞仗斧之使號令不肅而自嚴
無辱風舉之事靈怪不名而自彰萬里神行麗座不
起農商野廬邊城偃旃馬南金填委內府馴象棲
露允羅外苑阿統纂組之饒衣覆宗國魚鹽杞梓之
利傍瞻荒遐士民殷富繁帙五陵宮宇宏麗崇冠三
川間開有盛歌吹無絕朱輪疊轍華昆重肩豈徒世

無窮人民獲休息朝呼韓罷酤鉄而已哉是以嘉祥

累仍福應尤盛青丘之狐丹穴之鳥栖阿閣遊禁園
金芝九莖木禾六秀銅池發膏祕宜以竭薦郊廟和
協律烟霏霧集不可勝紀然而聖上猶夙興昧旦若
有望而未至宏規遠圖如有追而莫及神明之貺推
而弗居也是以琬碑鏤檢盛典蕪而不治朝神省方
大化抑而未許崇文協律之士蘊儼頌於外坐朝陪
宴之臣懷掄揚於內三靈佇睠九壤注心既有日矣
歲官乾維月遘蒼陸長河巨濟異源同清澄波萬壑
潔瀾千里斯誠曠世偉觀昭啟皇明者也語曰影從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七

宋

表瑞從德此其效焉宣尼稱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傳
曰侯河之清人壽幾何皆傷不可見者也然則古人
所未見者今殫見之矣孟軻曰千載一聖是旦暮也
豈不信哉夫四皇六帝樹聲長世大寶也澤浹羣生
國富刑清鴻也制禮裁樂悖風遷俗文教也誅箠
竭點求頽象闕武功也鳴禽躍魚滌穢河渠至祥也
大寶鴻德文教武功其崇如此幽明同贊民祗與能
履應如彼唯天爲大堯實則之皇哉唐哉疇與爲侶
抑又聞之夢之所覃者淺則美之所傳者近道之所
成者深則慶之所流者遠是以豐功盛命潤色騰策

盛德形容藻被歌頌之上代則奚斯吉甫之徒鳴
玉鑒於前視之中古則如王褒之屬馳金羈於後
絕景揚光清埃繼路故班固稱漢成之世奏御者千
有餘篇文章之盛與三代同風由是言之斯廼臣子
舊職國家通議不可輟也臣雖不敏敢不勉乎乃作
頌曰窺刊崩石撝逸殘竹巢風寂寥義埃綿邈鉅生
大年瞻學淵聞肇緒成景粉績頤耳徒旣井科木規
天河亘古通今明鮮晦多千齡一見書史登歌旋我
皇駕撝景方塗凌周曠殷曠唐曠虞如彼七緯累璧
重珠高祖撝亂首物定靈更開天地再鑄羣生希仰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七

七

三傑龍步入垆荆南登教海北騰聲淪深格高淡遐
洞冥竟鼎遷宋玄圭告成大明方徽鴻光中微聖命
誰堪皇曆攸歸謀從筮協神異民推黃旗西映紫蓋
東輝納瑞螭王升政德機念輪豹飾朱冕能衣正位
北辰垂拱南面天下何思日用罔倦復禮歸仁觀恒
通變一物有違戚言毀膳非躬簡法厚下安宅謙德
彌光貫道滋益崇崇餐祀勤隆耕藉飽耐秋丰封堊
春幣嬰耄耋兼梁鰥孤重泉體由學染俗以教遷禮導
刑清樂宅風宣分德讓齒折訟推田野旌伏彥朝宣
登賢儒訓優柔武節森勢文憲精弘戎容犀利樞

明審程發周備更彌平端民羞幸觀梓故旋矣烽驪
垂轡銷我長兵歸爲農器闕外水鄉郊表災國離首
西南勸尾東北絕絕嶺丹渾渾泉黑移雲勉轉車
叩焚狼歌薦功鳥譚陳德治博化光民享財盛斑白
行誼青綺高詠雲表幽和物章明慶麗柏雕軒森行
藻性仁草晨莘德宿宵映海無隱颺山有黃落牛羊
內首問戶外拓端木朋生祥禽華作薰風蕩開飴露
流悶器範神妙劑調象難匪直也斯偉慶芳漆注彼
四濱翹此雙川伏靈遙紀閱既遐年澄波 嶽鏡流
惹山泉室凝澱水府清涓俛敢夷都降駭驪淵朱宮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七

七

潛耀紫閣陰鮮昔在夷德王風不昌迺溢迺周或墮
或亡潔源濫壑曾是未央先民永慨大道悠長工何
其實鍾我皇聞諸師說天球聽密分介焉如聖訓遠
惟疾別是皇心妙夫貞一左右天經戶牖人備訂暮
布簡絲言益室穢有綿祀清堂崇日一人之慶吹萬
泉和靈根方固修源重波副唐求哲帝體皇何景雲
蔚嶽秀星駟羅垂光九野騰響四遐輔車鼎足繫石
虎牙世世周室基永漢家泰階既平洪河既清人人
在上臨宇文明樵夫議道漁父濯纓臣照作頌鋪德
固聲

南郊頌并序

梁簡文帝

臣聞惟天爲大聖人敬其德知幾其神聖人契其道故龍官弱言之后合揆于蒼昊鳥紀垂衣之君昭格于上帝莫不巍巍乎穆穆乎渙汗於綵篇氛氲於冊者矣我梁皇帝之御天下也乘燁祇之盛曜即璧日之遐照等乾覆之燾養合坤載之靈長四三六五之意十堯九舜之明名與功偕業將時並自撥亂反正伐罪弔民馮玉几握金鏡君臨萬國於今二十有二載也緯天維理地軸移澆風於末俗反淳正於區中化不言而先顯教不嚴而已肅流樂復雅遠符雲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七

十五

韶之世墜體還章非因忠信之薄九垓同歸四海無波儲明變照儀天作兩三袞咸作叶化台光麴蘖王以盛梅帝載塵清世晏蒼兕無用其武功運謚時平爲薦咸修其文德桃符散甲華山優刃玉門罷候紫塞沉鋒屠羊釣鋒之士服洗耳而冀答佩版築藏巖之逸去慘殺而紆所組異人俊又既間出而在官世鏡河仙亦雍容而廊廟塞塞同於多士謬謬比乎得人五典三墨既歲難於壁水九流八索亦續紛於石渠畫一之政萬代表於時和三章之律百姓沐浴於仁壽於是龍光之地日浴之鄉紫舌黃文頭飛鼻飲自

西自南

無思不服效關賢子稱戶內向珠樹數舍越火枝之地銀瓊叩杖踰沉羽之溪出赤野而連翩度玄妙之決濟於是嘉祥被衆瑞登金人澤馬丹甌玉雞三角九尾四眉六足抽鋪地之九莖發端門之連理參差於郊數布護於宮闕府無虛月史弗能記周稱黃鳥之旗夏有玄珪之錫無以踰此嘉祥方茲德萃道洽世昌國殷民阜鄉如舜讓邑比堯封委粟西動猶煙天子猶未明求衣日晏不勅撤膳匪躬詢與訪道鑿旗徐動弃千里而弗乘寶瑟無虞捐百金而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七

十六

不服廣行四等被慈雨於枯根大關三朝驚法雷於羣夢曲成萬物去殺愛生幽弊之民與蒼雷而共悅否滯之義同谷風而開行昆蟲得性鼓蠢欣生三驅有緩前之禽九門無餒獸之藥至德之事如此太平之風如彼乃以恭肅神祇理通孝敬江左以來夷壤未闢爰命將作撈日載營三靈叶響百工咸事宛如神造儼類仙居冲秘隱嶙跨于畝於晉日開曠麗遠吞七里於漢年五達四通廓郊彌野南瞻重嶽北眺芒嶺東臨瀟瀟西望舊豐紆餘委蛇丘陵起伏澎湃堯光山川異態飛梁達宇洞燭穴懸紫殿偃宮霞審

鳥翥霧映倒梁日光疎飯玉桃卷葉銀樹抽芳百果
千株三珠八柱朝葉與蜜露共鮮晚花與薰風俱落
露禽作聚望比翼之翱翔歸飛時宿聞同心之夜響
故以熊羆灼灼炫兩明而仰七曜紛紛沐沐承五煙
而帶三靈圖丘開靜紫壇肅設五精之場千神之位
八堦弘麗四維博敞宛若千仞狀懸流之仙館煥如
五彩同瑤山之帝壇石牒神昌之瑞方臻金綬飛光
之徵永固是雕是琢鄧茅茨之爲倫非珠非玉咀甘
泉之已奢望昔方今獨高千古沿襲異等質文斯中
於是歲在單閼星次訾陬律中太簇日惟辛卯特有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七

上七

事於南郊甸師清野封人壇宮朱幕夕峙帷宮宿設
曉漢斜陰挈壺升漏天子御玉輅動金根八驥揚衡
儼龍翼蓋雲罕徐迴鳴銑韻響風承豹尾日耿鵝冠
萬騎天行千乘雷動石壇屏衣之士連七萃而雲屯
珠旗日羽之兵亘五營而星列鬱鬱阡阡震震填填
充溢乎國都瀰漫於廓邑者也若乃迴輿降蹕薦禮
帝儀揖太清秩羣望被太裘服山冕恭蒼璧之明祀
穆靈壇之禮敬泰稷非馨明德惟馨日曜彤精天澄
翠色百僚師師九官濟濟千神叶福萬億均慶六典
斯備三禮必該焚柴告成固不欽若翠煙升綠同河

演之瑞雲丹燎燭天若帝鄉之美氣雲門麗舞咸池
廣樂已叶九韶之曲復諧六列之奏金匏既動望婉
蟬之遊龍玉磬徐鳴觀參差之舞鳳桂轡駕肩士女
填壺接袂爲幃連裾猶堵鼓腹擊鞞行歌舞井然後
紆玉輦而謝書生登靈臺而望雲物欽則美化跨萬
古於茲日廣運愉樂表千載於當今方當巡云云之
禮啓亭亭之業封天苓瞻禮地徵靈南山之壽無極
七百之基長固豈不懋哉豈不盛哉菲薄微臣謬與
藩服馳心休禮秣馬之願無由徒聲褊辭清風之藻
多愧敢敷庸理獻頌十章其辭曰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七

十八

元始道一渾德氛氲遙哉遠古夏矣初分磅礴地載
清朗天文大人觀物生民樹君蛇驅龍準作樂垂衣
皇圖炤灼帝篆歲蕤廓家中代合聖與誰於錄氏后
命世天飛玄默馭辯寂照秉真就雲握歷望日臨民
謙光履德義禮稱珍車書同軌天下歸仁期章孔備
盛化弘道酌衢敬賓欽賢愛老變正是珍燭車非寶
如海之深如日之杲肅恭明神巡聽前踵配天道尊
迎陽義重玄酒陶飽燔柴雲聳跨舞論韶龍堯稱拱
赫矣郊宮載惟靜謐肅肅禁闥陰陰仙室六戎列野
八鸞照日架殿星羅重宮露出蒲萄金橘靈壽木難

表禁開暑具槍陵寒山池壯麗階閣形丹葉垂疊用
花落重疊康哉盛德美矣世豐三辰炳耀七政永隆
五方來洎四隄茲通懸繩度竿駕鹿追風既隆懋化
復觀瑞茲金車出野玉露霑墀紫禁神草華平瑞芝
長倫汪濊永固雍熙照天涵浹遠肅邇睦惠靡齊民
恩彌比屋式光悼史踰斯郁郁皇哉康哉同斯景福

馬寶頌

文簡帝

皇帝應百姓之心副四海之願復履玉衡還臨億兆
天地交泰日月貞明至聖惟新隆平方始遐邇壹體
中外禔福含生欣欣若耘耰之逢夏雨懷情坎坎譬
草木之值春風帝王之道超邁開闢肇聖之功殫厯
遠古軒羲不足罄稱堯舜不足憲章至哉大哉無得
而稱也五月丁酉朔絲竹會於德陽之堂於時日進
內宮星次揚首仲夏之晷稍極陽城之主蕤賓之鍾
初應穎川之律縉雲旦卷南風晚扇惠氣入惟清陰
周宇玉輿雲罕照日充庭羽林中林分階列杖簪笏

成行昭纓在席昭天之樂金石鏗鏘報地之禮威儀
肅省詔以馬寶示羣臣太僕効官趣馬掌贊三令五
申承聯事舉八麗四圍紛役相趨曄煜金鑪陸離寶
勒天地無疆之德永呈致遠之功勞既彰鳴能儀美
稱沸毅樵奇之威趨摠抑揚之態月轉驚雷眼流含
燭霧噴紛霏流沫飄酒數千爲壽豈待原蚕之禁萬
里一息不藉杜衡之草王良不能控其衡策伯樂不
能辨其文機方知摠轡崑岑周非吾馭張樂大野夏
有慙德豈止沉河用璧獨有綠文之稱盛德在水偏
受蒼龍之名至於于將寶劍還服書鄭之軍蓮花鳥

玉騰威大海之際况也馬寶義實踰之方當風沙自
 歸滑橋屈膝款關入塞偃武脩文去病無出師之勢
 充國罷議邊之畧五律成珍九河如鏡臣謹按瑞應
 經彌勒成佛經中阿含經覽愚經並稱第三之馬者
 三千歲華子云堯漢皆得馬者堯漢皆火德正斗南
 方乘德而至也豈非聖德汪濊皇風洋溢研機洞元
 備禮達義是以天不愛道白馬嘶風王澤効祥朱鬣
 降祉比夫圓蹄方足踟躕在郊風嘯電奔聲遶處圍
 五彩依樹三淮登巢安髣髴於當今弗擬議於休應
 百辟卿士咸稱萬歲伊臣不佞結慶雲霄視承詔旨
 四續奇賞卷二十七 三十一

具辭曰

帝廣運德欽明儀郊升道形聲德爲軌仁作經燠曦
 正太階平割五禮和六英開西攝行八政轉輪皇飛
 行聖愍含識資惠命引蒼生歸法性菩提真嚴若淨
 七寶均萬邦寧遐悼史觀陳詩域中大唯聖期聞玄
 妙復孝慈解流澤隨因時刑已措績成熙三農盛九
 穀滋萬祇悅八神怡律有節曆得天景星曜慶雲連
 珠爲月隲爲良民何幸值皇年乾道應坤馬來度玉
 關升玉臺鏤錫煥鸞鑣迴紫雲轉紫塵開千天駟百

龍媒永伏阜掃駒駉秣璫聚委芳芻九夷款四夷清
 吐胥樂與頌典

四續奇賞卷二十七 三十一

神雀頌

許善心

臣聞觀象則天乾元合其德觀法審地域大表其尊
雨施雲行四時所以生殺川流岳立萬物於是裁成
出震乘離之君紀鳳司鳩之后玉鍾玉斗而降金版
金勝以傳並陶治性靈含煦動植眇玄珠於赤水寂
明鏡於靈臺莫不景福氤氲嘉貺龜集馳聲南燕越
響雲韶粵我皇帝之君臨闡大方抗太極負鳳邱據
龍圖不言行焉攝提建指不肅清焉喉鈴啟閉括地
復夏截夏剪商就重禮其尊登降昌其會綿區浹宇
遐至邇安騰實飛聲直暢傍施無體之禮威儀布政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七

二十七

之宮無聲之樂綴非提章之觀上庠老躬問百年
下士字民心為百姓月棲日浴熱暖寒門吹鱗沒羽
之荒赤地青馬之禽解辯請隸削和承風豈止呼韓
北場遠頌狼居之岫炮煥南境近表不耐之城故使
天不愛道地寧懷寶川岳展異幽顯效靈狎素游植
岡膏滋醴牛景古亦尊歷虧盈足足懷人般般按義
祥祐之來若此升降之化如彼而登封盛典雲亭竹
白榆之儀攸治成功紫燎靡玄珪之告雖奉常定禮
武騎草文天子抑而未行推而不有允恭克讓其在
茲乎七十二君信茂如也故神禽照貴玄應時昭白

爵主鐵象之奇赤雀銜丹書之貴班固神爵之頌履

武戴文曹植嘉雀之篇樓庭集瑞米若干飛武帳來
賀文槐刷彩青蒲將朝赤紵玉几朝御取翫軒燭之
間金門但開兼留翬翟之鑒終古曠世未或前聞福
召冥徵得之茲日歲次上章律諸太呂玄枵會節玄
英統時至尊未明求衣展典于含章之殿爰有瑞雀
翱翔而下載行載止當展寧而徐前來集來儀乘軒
擐而顧步夫瑞者符也聖主之休徵雀者爵也聖人
之大寶謹按考異記曰軒轅有黃爵赤頭立日傍占
云土精之應又禮稽命徵云祭祀合宜則黃雀集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七

二十七

漢集泰時之殿魏立文昌之宮一見雍丘之祠三入
東平之府並旁觀則鳴事陋人微奚足稱之矣抑又
聞之不列胎訓則鸞鳳馴鳴不流浸焚原則鸞龍
盤蛇足知陛下止殺故飛走宅心皇慈好生而潛浮
育德臣而本綸綍垂示休祥預承嘉宴不勝藻躍李
虔僻處西十陸機少長東隅微臣慙於往賢逢時盛
乎曩代輒竭庸瑣敢獻頌云
太素式肇大德資生玄功不器道要無名質文鼎革
沿習因成祥圖瑞史赫赫明明天祿大定於繇我君
武義通武文教惟文橫塞宇宙彗疑射汾軒物重選

堯風再薰煥發玉策昭彰帝道御地七神飛天五老
山祇吐秘河靈孕寶黑羽升壇青麟伏阜月鳥流火
白雉從風棲阿德邵鳴岐祚隆未如仙雀近賀王官
五靈何有百福攸同孔圖獻赤荀文表白節節奇音
行行瑞迹化王黼辰衍環陸戟上天之命明神所格
綏應在旃伊臣頌焉永緝丹素方流於茲頌歌不足
蹈舞而宣臣拜稽首億萬斯年

聖政紀頌

來鵠

穆宗皇帝臨大朝與羣臣言奏政事羣臣退而宰臣
秦曰陛下問及乎政事此三王五帝之所徽美也陛
下不問及史臣此三王五帝之所弭已也徽美者將
有乎聞也弭已者將有乎亡也以聞之而又亡之則
陛下徒有宵衣旰食之名現天條地之績與羣臣言
後若颺然拂冠過冕湮時銷日無得用於後譬如十
夫樹楊一夫拔之無得以成其大也政事羣臣得陛
下日問之是十夫樹楊也史官執筆爲陛下日遠之
是一夫拔楊也使後之人訝聖朝空晨虛夕開殿曠
廷無君臣咨謀洋溢之言之社稷安危強諫之說是
不亦遠史臣致不載其事如拔去其楊將弭已之謂
乎臣伏念貞觀永徽之代百官之有耳目但聽視天
子而已故言事者安論紆辭無疑權慮勢史官執筆
于階之下天子側旋于殿之上奏者發誠于廷之中
是以正衙一開則臣誠前而啓之帝旋近而鎮之史
筆隨而終之由是君臣謀國圖政之事俞機都要之
言訖業發神豐編照物偕籍于堯典差光于天陽至
今見太宗文德若三王五帝之所徽美也自永徽之
後宰執不正窺伺是忌針棘前後阻越對駁狼噬虎

唐史
如此

食持膏肉蓋以言多爲已曾不致君內在失中畏使人聽乃奏史官與百僚俱退然後宰臣請事由是君有問而宰臣知之史官不得與於聞君有舉而宰臣謀之史官不得記其事次第周行檢錄制誥與冗吏同工而已臣嘗涕泣已歎豈有以一已之細一性之忌於泰畧主景之間苟嗜急須迴天遞上使聖緒神績有嘉敷善諷罔得聞于千萬年枉有謂明朝空晨虛夕閑殿曠廷無君臣咨謀洋溢之言之社稷安危強讜之說若今踵而承之則不唯臣有障聰蔽廢之刺抑陛下雖有三皇五帝之所徽美而若遠史臣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七

二十七

則三王五帝之所稱已也抑又有一夫拔楊之謂歟臣請史官執筆當奉臣奉事臨日撰錄號爲聖政紀臣歷朝荷錄幸甚發宗皇帝勅展頒旒無然歎曰吁朕聞敗粉名歷後乃聞知厥後然聖人有簡策者亦非以粉名也蓋存乎大國之典鴻祖之業我國有典我祖有業業在于典典在于史易厥史不書是尸余于祖凋業于典也朕續承聖緒恭惟恪思將念厥政未嘗不離安廢酣馳荒驚遠是以每與宰臣言如簇天下一巡省每見宰臣退而展天下盡聞知豈圖臣蓄猾謀公無同事欲弄尾舌先衛巖穴隔斥史臣占

佞明后致懿搜嘉訪不存堯典之書善諷名猷莫出清廟之什史臣負我不舉其官宰輔盡忠厥聞有此由是詔史職執史筆立于廷之下錄君臣臚句之必行載剛毅進退之敢議題其篇目曰聖政紀也至上之即位三年有鄉校小臣來鵠居山澤間常私心重惜史臣以其史臣者是當國之鏡千億代之眉目也因窺穆宗實錄得解憤釋嫉于立史官爲聖政紀者追而頌出其事以鑒今之廷列故拜獻其頌曰三王不書五帝不紀有聖有神風銷日已何教何師生來死止無典無法頑肩昇比三皇實作五帝實治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七

二十八

成天造地不昏不圯言得非排文得聖齒表表如見者莫若乎史是知純朴休結正簡斯若君諸臣箴觚編毫絡前書後經規善鑒惡國之大章如何寢略嗚呼貞觀多叶永徽多命廷日發論殿日發謀牙孽不作烏鼠其除論出不蓋謀行不紆楹然史臣蛇然史裾瞠瞠而視遠逖而斐翹筆當面決防納汙不枯爾智不席我愚執言直注史文直敷故得衆衆朝典落落廷蹇聖牘既多堯風不淺頒編坦軸君出臣顯若儼見旒若俯見冕無閑殿曠廷無尸安素晏三皇不亡五帝不翦太宗得之史焉斯展暨乎後相圖身天

子專問。我獨以言史不得近。丘明見嫌。倚相在擯。秉筆如今。隨班不進。班退。史歸。惘然。躊躇。依奏。問莫覩嘉謀。固稀。取彼。誥命。祿爲國肥。炯哉。時皇。言必及章。德室五帝。道與三皇。如何。翊臣。饒肉嗜。脂。背距磨快。福衡物長。控截僚位。占護陽光。垣私藩已遠。史更唐俾德音嘉訪。默縮暗亡。咽典。禁法。蓋聖籠昌。曷以至此。史文不張。後必非笑。將來否臧。謂乎殿空。展逸。朝惜廷荒。不知姦蔽。文失汪洋。有貞觀業。有永徽綱。亦匿匪見。亦寢匪彰。賴有後臣。知言不佞。伊尹直心。太甲須聖事。既可書史。何不命乃具前欺。大陳不敬。曰。遂四續奇賞 卷二十七 二十九唐

編刊筆。君劬臣勞。上誅下述。惟勤惟明。在聖政紀。出至德何比。至教焉。如孰窺孰則。外夷內儲。謂君有道乎。臣有謨敷。有道有謨。在聖政紀。書一體列秩。同力翼戴。祈福去枚。絕防無礙。國章可披。唐文可愛。善咨不偷。嘉論不蓋。不偷不蓋。在聖政紀。載諒夫。摠斯不朽。可懸魏闕。愚得是言。非訕非伐。實謂鑒臣。渾沌開君。日月妖物。零死。天文光發。惟我之有。頌芳。奚斯躍而董狐。廢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七

二十九

唐

大唐中興頌 并序

元結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于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于歌頌。若令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老于文學，其誰宜為頌曰：

噫嘻！前朝孽臣，奸驕為昏，為妖，邊將勁兵，盡亂國經，羣生失寧。大駕南巡，百僚竄身，奉賊稱臣。天將昌唐，緊睨我皇，匹馬北方，獨立一呼，于麾萬旅，戎卒前驅。我師其東，儲皇撫戎，蕩攘羣兇，復服指期，曾不踰時。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七 頌

三十一 唐

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地闢天開，蠲除妖災，瑞慶大來，兇徒逆恃，詠滿天休，死生堪差，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盛德之興，山高日昇，萬福是膺，能令大君聲容，云法不在斯文，湘江東西，中直滄溪，石崖天齊，可磨可鐫，刊此頌焉，何千萬年。

德勝頌二章 并序

歐陽詹

唐貞元六年歲在庚午，陰陽家流曰：歲在午，人馬食土，人之所食也，穀馬之所食也，草今言食土，明歲無嘉穀，而野無青草，則運數于茲，合凶災之大者，於是天尋舊步，地轉恒軸，交糾迴薄，將有結于常沴，自春二月至于夏五月，或赫日杲杲，或密雲溶溶，為焦灼，為霖霖，似不日而至，皇帝宿布大和人神，鳥獸魚鼈咸若，騰歡心，揚喜雲，欣欣熙熙，休氣中積，浹磅礴浮蒼蒼，潏相慶，磨力強，皆勝九陽，構旱而莫展，六陰作潦而不就，氛侵霽為慶雲，烈景皦為祥光，油油薰薰。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七 頌

三十二 唐

宛復如春，塊不破而雨足，條無聲而風暢，日育生氣，欲凝淑氣，猶競彼雖罔得為福，此亦未能為福，徘徊相持，時澤不降，五稼令前而待藝，百芳蓄穎以思圻，至是土膏融，甘液宣，若決滄泉，如開涌烟，豐本增岐，芄芄縣縣，無磽埴，與良沃獲，一十于百，千勝疏雲，龜以委圓，餘根嶽峙，而栖祕夫，體病不能害心，心平必能制體，古人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既和且平，則天地之病又焉得成歟？況奔走游泳之物，曰靈曰祇之類，皆吁歛怡逸于其中乎？宜其燎乾元之宿疹，愈坤元之常疾，以至于交泰如斯之盛邪？古先帝王至聖則

堯至仁則湯有桀以稱聖歷水旱而莫禦豈不以道未全洽而德尚涼哉皇帝非徒能禦之又易之爲大慶殊祥其於道德可謂充塞洋溢光今而邁古矣元元嗚咽歌聖代者動天殷地以夜繼晝而其詞未宏輒爲頌二章用貽于康衢庶事明而聲暢流乎無窮而以德勝目篇頌曰

歲在午天災于常昔人食土今我飫梁匪徒我飫梁鰥寡千箱盛矣乎我皇之德變青爲祥休哉德兮歲在午天災斯屬昔馬食土今牛屢救匪徒牛屢救大豕梁肉盛矣乎吾皇之德轉禍爲福休哉德兮

四續奇賞 卷十七 頌

三十一 唐

慶曆聖德頌

石介

三月二十一日大昕皇帝御紫宸殿朝百官相得象殊拜竦樞密使夷簡以司徒歸第二十二日制命昌朝參知政事樞密副使二十六日勅除修靖素並充諫官四月八日皇帝御紫宸殿朝百官衍樞密使仲淹琦樞密副使乃用御史中丞拱辰御史遄御史平諫官修靖十一疏追竦樞密使勅十二日勅又除襄爲諫官天地人神昆蟲草木無不歡喜皇帝退姦進賢發於至聰動於至誠奮於莽斷見於剛克陟黜之明賞罰之公也上視漢魏隋唐五代凡千五百年四續奇賞 卷十七 頌 三十一 唐其間非無聖神之主盛明之時未有如此選人之精得人之多進人之速用人之盡實爲希闊殊尤曠絕盛事在皇帝之德之功爲卓犖偉神明冠大古者一雲氣之祥一草木之異一蹄角之怪一羽毛之瑞當時羣臣猶且濃墨大字金頭鉅軸以稱述頌美時君功德以爲無前之休丕天之績如仲淹竦實爲不世出之賢求之于古堯則舜則禹則周則閔散漢則蕭曹唐則房魏陛下有之諸臣亦幸今天下之人望爲宰相諫官者陛下盡用之此比雲氣草木蹄角羽毛之異萬萬不侔豈可翻無歌詩雅頌以播吾

君之休聲烈光神勛聖德刻于琬琰流于金石告于
天地泰于宗廟存於萬千年而無窮盡哉臣實羞之
臣嘗愛慕唐大儒韓愈爲博士日作元和聖德頌千
二百言使憲宗功德赫奕煒燁照于千古至今觀之
如在當日陛下今日功德無讓憲宗臣文學雖不逮
韓愈而亦官于太學領博士職歌詩贊頌乃其職業
竊擬于愈輒作慶曆聖德頌一首四言凡九百六十
字文辭鄙俚固不足以發揚臣子之心亦欲使陛下
功德赫奕煒燁照于千古萬千年後觀之如在今日
也臣不勝死罪臣賤無路以進姑藏諸家以待樂府
四續詩賞 卷二十七 頌
三十五

之採焉
於維慶曆三年三月皇帝龍興徐出闕闔晨坐太極
畫閣閭闔躬撓賢英手鋤奸情大聲颶颶震搖六合
如乾之動如雷之發昆蟲蠕蠕妖怪滅滅同明道初
天地嘉吉初開皇帝感然言曰予父子祖付予不業
予恐失隊實賴輔弼汝得象系重慎微密君相予久
予嘉君伐君仍相予筮鏞斯協昌朝儒者學聞該洽
與予論政傳以經術汝貳二相庶績咸秩惟汝仲淹
汝誠予察太后乘勢湯沸大熱汝時小臣危言業業
爲予司諫正予門閭爲予京兆聖子讒說賊叛于夏

往予式遏六月酷日大冬積雪汝暑汝寒同於士卒
予聞心酸汝不告予晚得弼予心弼悅弼每見予
無有私謁以道輔予弼言深切予不克辭弼自筮罰
諫官一年奏疏滿篋侍從周歲忠力盡竭契丹亡義
精机發發敢侮大國其辭慢悖弼將予命不畏不憚
率復舊好民得食褐沙磧萬里死生一節視弼之膚
霜剝風裂視弼之心鍊金鍛鐵寵名大官以酬勞渴
弼辭不受其志莫奪惟仲淹弼一斐一契天實資予
予其敢忽並來弼予民無瘥札日衍汝來汝予黃髮
事予二紀毛禿齒豁心如一考率履弗越遂長樞府
四續詩賞 卷二十七 頌
三十六

兵政母廢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其器魁礪豈視居模
其人渾樸不施剗剗可屬大事敦厚如敦琦汝副徐
知人予哲惟修惟靖立朝謙謙言論礪何忠誠持達
祿微身賤其志不怯嘗誤大臣亟遭貶黜萬里歸來
剛氣不折屢進直言以補予闕素相之後舍忠履潔
昔爲御史幾叩予榻至今諫疏在予箱匣裏雖小臣
各聞予微亦嘗獻言箴予之失剛守粹慈與修儔匹
並爲諫官正色在列予過汝言無鉏汝舌皇帝明聖
忠邪辨別舉擢俊良掃除妖魃衆賢之進如茅斯拔
大奸之去如距斯脫上倚輔弼間予調燮下賴諫諍

維予紀法左右正人無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逾浹
皇帝嗣位二十二年神武不殺其然如淵聖人不測
其動以天賞罰在予不失其權恭已南而退奸進賢
知賢不易非明不得去邪惟難惟斷乃克明則不貳
斷則不惑既明且斷惟皇之德羣下踧踖重足屏息
交相告語曰惟正直母作側僻皇帝汝殛諸侯危慄
墮玉失舄交相告語皇帝神明四時朝覲謹修臣職
四夷走馬墜鏐遺策交相告語皇帝神武解兵修貢
永爲屬國皇帝一舉羣臣歸焉諸侯畏焉四夷服焉
臣願陛下壽萬千年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七

三七

宋

青宮受寶頌

虞集

天曆二年六月己酉皇太子受寶於行握臣等拜手
稽首而言曰臣聞古之所謂能以天下讓者審幾于
先事謂之至德既勅而庸異謂之予賢是皆人道之
常而未嘗今日之盛者也我皇太子以仁文之資知
勇之德當撥亂反正以繼祖宗之統則躬當大難嬰
犯霜露而不辭及功成治定既膺歷服之歸則推奉
聖兄謙居儲貳而不伐剛朋之斷堅於金石而無變
素定之誠質諸天地而無疑求仁得仁若處固有樂
道忘勢所然無爲此寶帝王之所難能古昔之所未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七

三十九

元

有而卓然特見於前後千萬世之內者也臣嘗讀周
易而觀於乾龍之象自潛至躍時升位易九五天飛
中正極矣益進而上庸知退夫而仲尼之贊上九曰
唯聖人知進退之正言非聖人不能及此噫仲尼發
此義于千五百年之前而叻見其事于聖代宗社生
靈萬世無疆之福也於乎盛哉臣等幸以文學得備
延閣之顧問親逢盛禮爰敢作頌以獻頌曰
於穆皇德、武聖明於赫大帝受命輯成天運日行
既明既健神交意予曾是修遠帝載龍旂其行遄遄
萬民後來皇儲有思載思載瞻于盧于旅式好在原

莫散寧處風雨恐時道無游塵肅肅變車通宵及晨
帝曰勞止毋趣行邁會言近止交喜更慨灤陽之京
世皇所營我母即安次于郊垌垌有豐草雨露既渥
差垌于牧繁纓濯濯皇儲攸止百靈具扶羣臣受詔
奉寶來趨維時范金龍光上燭匪舊以新景命攸屆
寶來白南追琢有章卿雲隨之五色景芒有親有尊
有友有愛以承武皇聖孝斯在古人有言兄弟家邦
咨爾臣庶於乎勿忘史臣作頌丕昭盛德既壽以昌
子孫千億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七 頌

三十九元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二十八

頌類下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詩選

漢高祖功臣頌

晉陸機

竇將軍北征頌

漢班固

趙充國頌

漢揚雄

處子賤碑頌

唐賈至

濟州刺史裴公德政頌

唐孫逖

八馬坊碑頌

唐郗昂

收獲虎頌

唐符載

四續奇賞 卷二十八

起義堂頌

唐僧一行

漢高祖功臣頌

陸機

相國鄭文終侯沛蕭何相國平陽懿侯沛曹參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良丞相曲逆獻侯陽武陳平楚王淮陰韓信梁王昌彭越淮南王六黥布趙景王大梁張耳韓王韓信燕王豐盧縮長沙文王吳芮荆王沛劉賈太傅安國懿侯王陵左丞相絳武侯沛周勃相國舞陽侯沛樊噲右丞相曲周景侯高陽酈商太僕汝陰文侯沛夏侯嬰丞相穎陰懿侯睢陽灌嬰代丞相陽陵景侯魏傳寬車騎將軍信武肅侯斬欽大行廣野君高陽酈食其中郎建信侯齊劉敬太中大

四續奇賞

卷二十八

唐

夫楚陸賈太子太傅稷嗣君薛叔孫通魏無知護軍中尉隨何新成三老董公轅生將軍紀信御史大夫沛周苛平國君侯公右三十一人與定天下安社稷者也頌曰

芒芒宇宙上塲下點波振四海塵飛五岳九服徘徊三靈改卜赫矣高祖肇載天祿沈跡中鄉飛名帝錄慶雲應輝皇階授木龍興泗濱虎嘯豐谷彤雲晝聚素靈夜哭金精仍頽朱光以渥萬邦宅心駿民效足堂堂蕭公王跡是因綢繆啟后無競惟人外濟六師內撫三秦拔奇夾難邁德振民體國垂制上穆下親

名蓋群后是謂宗臣平陽樂道在變則通爰淵爰嘿

有此武功長驅河朔電擊壤東協律淮陰亞跡蕭公文成作師通幽洞冥衆心配命因心則靈窮神觀化望影揣情鬼無隱謀物無遁形武關是闢鴻門是寧隨難榮陽即謀下邑銷印恭廢推齊勸立運籌固陵定策東襲三王從風五侯允集霸楚寔喪皇漢凱入怡顏高覽弭翼鳳戢記跡黃老舜世却粒曲逆宏達奸謀能深游精杳漠神跡是尋伐謀先兆擠響千音奇謀六奮嘉慮四迴規主於足離項于懷格人乃謝楚翼寔摧韓王寤執胡馬洞開迎文以謀哭高以哀

四續奇賞

卷二十八

唐

灼灼淮陰靈威冠世策出無方思入神契奮臂雲興騰跡虎噬陵險必夷摧剛則脆肇謀漢濱還定渭表京索既扼引師北討濟河夷魏登山漢越威亮火烈勢踰風掃拾代如遺偃齊擒草二州肅清中原武舉乃卷北燕遂表東海克滅龍且爰取其旅勤項懸命人謀是與念功惟德辭通絕楚彭越觀時發迹匿光人具爾瞻翼爾鷹揚威凌楚域質委漢王靖難河濟即宮舊梁烈烈點布耽耽其眄名冠疆楚鋒脩駭電觀幾蟬蛻悟主革而肇彼梟風翻爲我肩天命方輯王在東夏矯矯三雄至于垓下元凶既夷龍祿來假

保大全祚非德就可謀之不臧舍福取禍張耳之賢
有聲梁魏士也罔極自詒伊媿俯思舊恩仰察五緯
脫跡違難被棒來泊改策西秦報辱壯冀悴葉更輝
枯條以肄王信韓孽宅土開疆我圖爾才越遷晉陽
盧綰自微婉嬖我皇跨功踰德祚爾輝章人之貪禍
寧爲亂亡吳芮之王祚由梅銷功微勢弱世載忠賢
肅肅荆王董我王軍我圖四方殷薦其勲庸親作勞
舊楚是分往踐厥宇大啟淮濱安國違親悠悠我思
依依哲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劬永言固之淑人君子
寔邦之基義形於色憤發於辭主亡與亡末命是期

四續奇賞 卷二十八 頌

四 一 唐

絳侯質本多略寡言曾是忠勇惟帝攸歎雲臺丘
景逸上蘭平代禽稀奄有燕韓寧亂以武繫呂以權
滌穢紫宮徵帝太原實惟太尉劉宗以安挾功震主
自古所難勳耀上代身終下落舞陽道迎延帝幽數
宣力王室匪惟厥武摠于鴻門披闔帝宇聳顏誦項
掩淚稱主曲周之進于其哲凡俾率爾徒從王于征
振威龍曉掩武塘城六師寔因克荼禽黥倚歎汝陰
綽綽有裕戎軒掌跡荷策來附馬煩轡殆不釋擁樹
皇儲時又平城有謀賴陰銳敏屢爲軍鋒奮戈東城
倉項定功乘風掃雲高步長江收吳引淮光啟千東

陽陵之勲元帥是承信武薄伐揚節江陵夷王
俾亂作懲恢恢廣野誕節令圖進謁嘉謀退守名都
東規白馬北距飛狐即倉敖庾據險三塗輜軒東踐
漢風載祖身成于齊非說之享我皇實念言祚爾孤
建信委輅被褐獻寶指期用漢銓時論道移帝伊洛
定都鄭鎬系遠鎮邇寔敬攸考抑抑陸生知言之貴
往制勁越來訪皇漢附會平勃夷凶剪亂所謂伊人
邦家之彥百王之極舊章靡存漢德雖朗朝儀則昏
搜嗣制禮下肅王尊穆穆帝典煥其盈門風歸三代
憲流後昆無知獻敏獨昭奇跡察倖蕭相貺同師錫

四續奇賞 卷二十八 頌

元 一 唐

隨何辯達因資於敵紆漢披楚唯生之續暗歸重叟
謀我平陰三軍縞素天下歸心袁生秀朗沐心善照
漢旆南振楚威自捷大略淵回元功習效邁哉惟人
何識之妙紀信誰項軺軒是乘攝齋赴節用茲執德
身與煙消名與風興周苛慷慨心若懷冰形可以暴
志不可凌貞執借沒亮跡雙升帝喆爾廟後嗣是膺
天地雖順王心有違懷親望楚永言長悲屈公伏軾
皇媼來歸是謂平國寵命有輝震風過物清濁效響
大人千輿利在攸往弘海者川崇山惟壤韶護錯音
褒龍比象明明眾哲同濟天網劒宣其利鑒獻其期

文武四充漢祚克廣悠悠遐風千載是仰

四續奇賞卷二天

六

此六朝之
體矣也可
以觀世

三

議論雅
馴

車騎將軍北征頌

班固

車騎將軍膺昭明之上德該文武之妙姿蹈佐歷輝
輔傑翼肱聖上作主光輝資天心謨神明規卓遠圖
幽冥親率戒士巡撫疆城勒邊御之永設奮轡櫓之
遠經閑遐黎之騷擾念荒服之不庭乃總三選簡虎
校勒部隊明誓號援謀夫於未言察武毅於俎豆取
可杖於品象拔所用於仄陋料資器便采用庶民響
慕群英影附羌戎相率東胡爭驚不召而集未令而
諭於是雷震九原電曜高闕金光鏡野武旗冒日雲
黯長蜺鹿超黃積輕遶四縱所向莫敵馳驅疾踵蹊
四續奇賞卷二天
述探梗莽蹂躪阨溫陽分尸逐激私渠星流霰落
名王交手稽顙請服乃收其鋒鏃于鹵甲冑積象如
丘阜陳閱滿廣野戰載連百兩散數累萬億放獲驅
帑揣城拔邑擒馘之倡九谷誦謨響昭東夷埃塵戎
域然而唱呼鬱憤未逞厥願甘平原之酣戰矜訊捷
之累筭何則上將崇至仁行凱易弘濃恩降溫澤同
庖厨之珍饌分列室之纖帛勞不御璵璠不施釋行
無偏勒止無兼役性蒙識而復吳順貳者異而懦夫
奮遂踰涿邪跨復連籍龍庭路就塹舊嶠嶺嶺幽山
趨河臨安族軼鳥居與胸衍頌衛霍之遺迹我伊

秩之所邇，師橫驚而庶禦，士非憚以爭先，回萬里而風騰，剝殘寇於沂垠，糧不賦而師瞻，役不重而備軍，行戎醜以禮教，析鴻稜而昭仁，文武炳而並隆，威德兼而兩信，清乾鈞之攸冒，拓畿略之所順，索弓鏃而戢戈，回雙麾以東運，於是封燕然於隆高，被廣衍以弘曠，銘靈陶以勒崇，欽皇祇之祐貺，宣惠氣，盪殘風，陶嚴律，嘉凝陰，飛雪灑，甘雨灑，興嘉卉，始農工，土膏含養，四時分任，於是三軍稱曰：聖賢將軍，充廣德心，光光神武，弘昭德音，超今眇天，潛眇今與神參。

趙充國頌

楊雄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既臨其域，喻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克西戎，還師于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晉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趙趙相相，亦紹厥後。

虞子賤碑頌

賈至

清靜致理中庸之德至高明柔克簡易之體大經微旨而徵遺論何先生道蔚其歲寒者也先生宣慈在躬精義入神德順乎天性根於仁殷其如雷煖然如春始受業於仲尼終委質於魯君爾乃周道凌遲王風哀思夷狄竊於位號干戈亂於原野則我魯國無齊晉之強定哀非桓文之主三卿有借虐之政先生處此亂邦從容理邑平心氣而全耳目晏然躋富貴之域焉自此知微知彰變化無窮孰能臻此觀夫爲政之大體元之要恤孤哀喪舉事問平訓之以悌加

四續奇賞

卷二十八

十一

唐

之以孝借五更而悟君賢三老而稟教然後燕居以佚其體張樂以和其人夜漁不戒而信欺吏不威而息是以宣尼惜君之禮小子斯問君之政暇何其遠哉向使移於有國之君則陶唐之理也施於有政之臣則二南之化也管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理周公綴旒在御不解懸而四夷伏小大則異其揆則同天官初至始以校書郎尉于單父想先生行事徵其頌聲而古碑殘缺苦篆磨滅使立志之士何以揖其遺風焉嗚呼其道存而其事往其人亡而其政息哀哉遂作頌曰

鳴琴湯湯虞子之堂清靜無爲邑人以康流風化淳霸俗致王誰謂陽鱉華而爲魴鰭鱗黃髮或師或友芄芃麥苗不稂不莠齊師已郤魯俗斯阜諫或剖心伊人引肘穆穆伊人希聖之才堯舜既往孰爲來哉從時卷舒與道徘徊游泳孔門取容定哀泱泱千古顯顯令德聲隨悠收惠與順息人亡政弊道播神默寂寥夜川惆悵舊國荒祠尚掃苔篆將隣尋風聆韻想見其人年代邈殊精誠開親再表貞石頌聲惟新

四續奇賞

卷二十八

十一

唐

唐濟州刺史裴公德政頌

孫 頌

晉太公之理齊也，尊賢知尚有功，泱泱大風，千載不泯。石慶古之良相也，臨淄社焉。于公古之良吏也，曹也。東海伺焉。裴公今之良太守也，濟北頌焉。今古一揆，謂之齊志，苟非其人名不為立。君子是以知裴公之為政有異能矣。初，公以甲子歲秋八月蒞於是邦，祗通明命，弘敷令典，教之誨之，養之育之，俾夫闔境之內，靡清風，漸膏雨，醉純德，飽結言。若小望之，是乎如草木之允殖，用克嬰蒸，外并大繇，其明年也，皇帝東巡，待望岱宗，自洛及兗，於皇時邁，雷殷萬乘雲旗，千四續奇賞。卷三十八頌

里供帳於東道者凡十有六州焉。大武數圻，次或萬井，中產者輕幣膏梁者倍征，方事之殷，猶思不給。茲郡徧小，實難圖也。公淵然深識，卓然遠謀，擇利而行，慮善以動。西自于陽，臺穀束盡于良，清造舟為三橋，置騎為馬，驛關野為四頃，除道為九達，或總或結，或薪或植，或甕或飯，或糧或糗，樊之踏踏，積之栗栗，其崇如牖，其比如櫛，皆先之以方畧，繼之以生聚，因利更祿之奇，靡雜官用之餘，美通變合度，豐省中程，編戶之民，秋毫勿興，繇是邑無征令，鄉無斂法，賈不利於乘急，農不傷於甚賤，且狎其野而安其業，人所謂

勤而不得施而弗得，雖下必濟，不亦宜乎。抑又聞之，唐簡則易於德，緩則難於柔克，大抵皆是其誰不然。公始自知供定於帝業，不輟一卒，不買一吏，繩責勿用，鑄無施禮，以生其恭悅，以盡其力，後不再令，事無後期，雖孑發治兵之舉，叔放城拆之政，類能此德，曷足稱多。消鑒興反，旆旌別淑，惡監頓使劉日正勸農使，盧怡並奏公理行第一議者，以為當矣。其三年秋，大水洶洶，堤壞決諸郡，有聞皆俟詔到，莫敢興役，害既滋甚，功無由時。公以為執事諉上者，非至公之法也，便文自營者，非盡忠之計也，亦既成奏，因而四續奇賞。卷三十八頌

發卒捕告，厥指率領於人，荷鉞者襁屬負，奔者廩至從公于邁，初和如雲，公俯臨決河躬自護，作雨不張蓋，塵不振，衣饋不致，鮮寢不處館，蔬食以同其烹，雖野次以同其燥濕，板築競勤，鼙鼓弗勝，克肇而成，匪亟而速，以決辰之役，與百倍之利，瘡災輩弊，人到于今賴焉。古之所謂敏則有功，豈虛言矣。公之方在河上，也有執訊者傳詔，命公為宣州刺史，公悼其功之不成，且思人之休息，未即宣布，周之密之，公撫巡如初，食厲不輟，及提後既畢，國人皆賀。公於是解印山次啟，益見書，莫不瞿然而駭曰：不虞公去之速也，嗚

呼曷歸乎乃大哭既而幢祭就國千旗首途野有輟
拚巷無服馬男女以辨號泣相望或勝于郊或錢于
境扶服逸道流瀾駢車莫肯旋歸始過信宿夫所居
人富所去見思前史以爲有德君子之遺風荷嗟裴
公益有之矣公名曜卿字煥之河東聞喜人祖某呈
廟亳州鄆縣令父守真皇朝成寧二州刺史贈晉州
刺史又贈兗州都督偕受祉必大垂裕不朽彰微簡
冊布昭政聞其緒業有如此者公之昆友故冀州刺
史子餘等六人俱以儒行達天下之人謂之六龍公
之自出令市田貢外郎韋述等七人俱以才名進天
四續奇賞卷二十八

唐

下之人謂之七子其族姻有如此者公舉計有聲髫
非克類公侯裴於龜策詩禮成於小學八歲神童擢
第則已殊於公路矣下髦之後尤達於文長安中則
天首命有司考試調集之士而第其詞之高下公以
甲科授秘書省正字異其對也睿宗之在藩邸精選
僚屬公爲典義張掌文翰愛其材也其文藝有如此
者順之選國子主簿試詹事府丞歷河南府事曹參
軍拜考功員外郎除右司兵部二郎中自長安令臨
此郡自宣城守改授冀州翁歸爲政不移於故跡延
壽理人亟登於高第入拜戶部侍郎今爲左庶子其

其間聞有如此者若乃選德山已全誠自衷山人孝
悌周旋禮樂福利以儉葆光以和仁而有剛直而不
倨微妙折理入於無間清明開物周於有象享茲其
美可謂大賢其庇身也弘矣其所憑也厚矣詩曰布
政優優日祿是道又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夫如是
欲辭福祿其可得乎方當綢繡帝績豈徒潤色吏事
而已盧縣父老某乙等懷公之惠不可弭忘思欲銘
德頌美計功稱伐以予國之史臣也學於春秋褒貶
之義乃因邑子校書郎衛憑假詞不能微拙於我事
則詳實言多遺恨著循吏之傳願守文翁述馬野之
四續奇賞卷二十八

唐

詩慙非史充詞口瞻彼濟矣浼浼其池有斐君子令
聞不已帝省其方和蔡夾夾務穡布常駿惠于王我
隄既澄我民既恤成之不已有始有卒黃髮番番飲
公之和矢之不多繼以遂歌

岐郊涇寧四州八馬坊碑頌

鄧昂

垂象者玄上昭乎天，底天駟體玄者，聖下列乎度人。
校人驥稱其德，亦已達矣。願言馬之志，曾有意乎？
若乾道爲良坤元利牝駒，從渥水駿發中廬，屈產貴
其能鳴，鴈門多其美脊。豈止宗生冀比族，施沂西而
已哉？自相土運其天機，孫陽明其骨性，秦贊淑其前
後，許儻詳其色毛。悲伐在其股，膺寒管議其唇齒。麻
朝普其頰，胘女厲辨其目。眸管軒轅得之，過寒門穆
滿得之，遊崑崙周王得之，平東鄰漢帝得之，定西秦
我高祖得之，四足至我開元得之。五轡備敢問毛蟲

四續奇賞 卷三十八

上六

三百六十，其誰力多？於是乎夏殷以選，經傳莫紀。周
制慶馬始頒，厥官凡十二閑。馬三千四百五十六，始
皇春封，密內六萬騎之國。馬盡歸秦，漢武大修，佳兵
崇飾戰馬，至四十萬匹。是多乎哉？自魏及隋，天下騷
動，勞疲亦轉，數不足徵。我有唐之新造，國也於赤岸
澤，僅得牝牡三千匹。命太僕張萬成，飭隄右馴字之。
四十年間，孳成七十萬六千匹。屬張氏替職，困師
敗官，馬之數馳日失，其序連閑。元初，惟得二十四萬
匹。至十九年，復成四十四萬匹。今之盈縮，亦不甚過。
上耕籍之明年，令我郊公典斯馬政，公齊其飲食，視

其良駑，磨勿疥涼，綱惡去害。天子以公有伯翳，多生
之德，受錫土田，田稗善養之功，具堪宰相，即召公入
軍三事，外司百務，調飭鼎寶，緝熙帝絲，夾吾果理於
高樸咎，單謹暢於伊尹。帝曰：若予郊之後亮，采惠嚮
僉曰：元祐帝曰：命咨祐汝作小司空兼牧圉，李公
言成允，今才實允，宗格居本朝，能率大受載習載步
權之秣之，亂穢鎮浮，受劑聽訟，匪燒匪剔，斯馬斯材
荷天之寵，未可涯也。判官尚乘奉御長孫勗，壽安尉
賀蘭弼，華陰主簿常冀，並心懸規鏡，家親賜書，投刃
靡全，應機立斷，倡昌門之駿，乘行翼聖，仙諧于況之

四續奇賞 卷三十八

七

能官，坐登卿相，有原迂浦，非大而何？雅所謂憶，得君
于干祿，憶得信矣。先是國家以岐山近甸，幽上輓寒
寧州壤，其涇水流，惡澤茂豐草地，平薊原，當古公走
馬之郊，接非子犬丘之野，度其四鏡，分署八坊，其五
在岐，其餘在三郡，保樂第一，蘇忠主之，甘露第二，劉
義尸之，南普潤第三，田敬董之，北普潤第四，鄧業監
之，岐陽第五，李行守之，太平第六，馬慶尹之，安祿第
七，曾厥領之，安定第八，李仙正之，八人者，或折衝禦
侮，或采穀昭戎，射馭不遠，始終惟一，支命朝散大夫
鄧苑，提監章績，撫以統之，章公，政行利物，克壯遠猷。

悉心教官盡瘁事國口占諸吏躬親百為攻特執駒
禁暴驅獫撫餘起馮慰薦尾人陳損益以示其方明
賞罰以防其慢立封準以程其課均衆寡以節其宜
告之以畏威申之以誘掖曰善而隆辱而環纓除
而茲翦而蓋借當循爾職制無使我馬玄黃抱公絕
私匪怒伊教君子曰韋公之懷下如此欲辭福祿得
乎人從話言馬賴調養將蕃其類必謹其初故春祭
房星尊祖也夏祭先牧尚養也秋祭馬社敬乘也冬
祭馬步存神也然後時其出入偵其肥羸一其種性
殊其阜癯旌別淑慝無相奪倫試言夫名且曰獻狀

四續奇賞卷二十八

大馬

其名則汗血山于洗駮綠耳金喙騰黃駒吾古光滿
梢啟服野糜娥鹿白蟻鷄斯蜚鴻母兒遺風腰良茲
白鐵離項王之駟符王之駟桓氏之驄晉侯之駟魏
公絕影唐國驕驪劉之的顓呂之赤兔其狀則八尺
之戎七尺之驂六尺之驕三尺之果下文臂花肩陰
唇白顛掘腕竹足昆蹄素懸編形如練紫目如電有
駟有騏有騊有騊騊騊騊亦分散如錦錦聚
若屯雲若進審其容貌觀其尾鬣司其正骨鑑其回
毛膺為宜果肘為威陽幹為菲方背為閑光水火又
明威郭又張逸躍起陸趨趨踴顧望驪駟降阿飲

鳴而翔駢而走如龍如犀或疾或馳或至特立仰
鳴仰噴威儀變態不可談詳田事孔昭軍容大備有
馬如此何憂乎戎由是判官長上果殺都尉成公雅
貞尹承順兼諸索吏及四郡齊人八方異戶因雖然
相與謀曰自天子亭育我邠公覆牧我李公司牧我
韋公懷休我君臣同惠其利博哉若不毛舉數事指
救大較雖隸閭之後將不食吾餘且保樂者陷石門
馬坊也其舊制福狝多歷年所棟折樓摧墮填壙
甘露先置在九成苑外上良慶美不追苑中今茲數
公得請于帝有詔令新保樂從甘露所云初茸許用

四續奇賞卷二十八

左馬

正錢今則量抽掌閑供飼國馬數內商推納其資課
廻給工人計一歲省庫錢七百貫有奇以約財埤國
其利一也甲令口諸坊馬每年四月十一日停料野
放今則以三月中候陽崖墳盈春草先長便停藁藪
俾逐川原計一歲減藁粟四千石其利三也舊國後來
年之用以隨時預蓄其利二也八坊管田一千二百
三十餘頃析置十屯密邇農家悅來租墾王在京邑
則稅其生芻天旋洛師乃藏厥嘉實歲中收貯二萬
五千石薪蒸倍之以妥毗盡地其利三也又緣馬所
須羈絆前制舖鑊春帶汕藥灌割之物又設滌除之

器比年皆勞勞州縣長度公錢計求無時不給其用
寢以承笑人多思憂今則權差夫丁率自采造成二
萬六千五百三十石升枚具歲中省百姓供費三千
貫以耗煩激情其利四也內廢馬每年有瘠者病者
老者疲者擇其不任者以頒諸坊則必餒之艾之行
之節之俟其跳梁俟其充膺而後入之以內靡起廢
其利五也是五者有仁人焉有王政焉何獨師古始
爲成憲則知從邠公之教可以阜從李公之法可以
經從三判官之幹蠱可以事事無留從韋公之晉魯
可以孜孜不怠古者有勞於國則紀之有功於人亦

幽續奇賞 卷二十八 手虎

紀之里克賦在垌之頌燕公篆鹽收之作吾從二史
臣之後安敢墜於斯文其詞曰
天王乘玉兮德至山陵澤馬千島兮屢惟休徵君命
臣力兮底績其凝八坊載就兮畢來斯昇岐山之下
今田疇好涇水之將兮多嫩草綠垣墉兮積芻藜天
馬來兮從東道群紫燕兮駢綠蛇骨象奇兮歸帝家
毛御風兮蹄踐雪舉蘭雲兮低噴沙既伯既禱兮無
幾害有駟有容兮真沛艾縞身朱鬣兮又白頭呢影
長鳴兮聲造天今安匹兮龍爲戎吾君馭兮壽千年

收獲虎頤 并序 符載

虎狂毛物有剛猛而爲一暴者也收而獲之觀令施而
士勇者也且荆爲澤國鹽亘雲夢伐腐廢弋鴻鴈盈
便習也唯獲虎則異故大而張之六年冬十二月臘
日甲辰節度使御史大夫樊公大收于郢城修軍禮
也先期之辰命耆將宿師將騎步兵五千盛陳於所
舍之地越翼日朝陽始并郊牧靜夷建大旆之彤彤
抗高旌之蕤蕤無小無大千戟萬羽罔舒絢煥膠膈
礪錯狀濤湧而波汨咸從公而觀之於是樹蘭防列
轅門表旗鼓而卒伍紮紆連蔓星陳鱗次中軍發號

四續奇賞 卷二十八 三十一

沸渭洞起拉榛棘秘梗仰高坎埤踣健足剗曉期脂
秦鳴鎗血飛飛或潰或潰以狂顧或奔猱而滅地竭
銳情以圖免雖絕膺而猶視士氣方雄乃縱火攻烈
焰炎炎燒雲颺風煙陰淫蒼蒼蒼蒼龍扑呼未終山
平澤通其有冒鬱攸走煤爐蒙茸袒袒徒搏獨殺者
不可勝道維明日復圍十龍山之北圖先是里人之
訟乳虎爲暴肆毒貪婪白晝族行圍早無豕牛林麓
絕維蘇老幼愁恐極於兵寇既十其亢乃大搜而取
之喪氣陵厲士拘餘怒思與鬪死莫有異慮敲扣拍
僕後後策礪洞算條之冥密割蒙曼之疊絡勢窮則

搏鬪於莽下觀其怒氣之所發憤迅驅之所騰時鋸
牙之所敵辭鉤爪之所擊攫傑作人立呀若箕張聲
軒暴雷目爍爍炬爍有一人烏獲之倫威震喬傑保
狹獷決憑藉奮怒毛豎皆裂鏘長戟以撐拒乃奮身
而掩乃勢傾力絕門鏗在地穿喉貫背爪有餘搏於
是騰氣射虹蜺酬謀破山林耄老慶童幼并淋淋漓
負獻于公所公以爲天陰其毒必將雉孕剖視其腹
即獲乎四子矣於是迴鐘返旆校能計獲發府庫
飲勞賞功也大凡古者天子諸侯四時皆政因政以
理兵先視其禮儀次察其號令後觀其坐作進退之
四續奇賞卷二十八
度有不用命者乃斬之以徇於衆焉武德修備乃事
蒐狩上以奉宗廟下以賓賓客其有肉不啖知甘不
中器則謂之不軌不物而君子識之今太夫法先王
之制脂肅序之氣展舒農隙大講戎事幸采貝文章
明武修也威儀肅行伍列禮盛也無逸飛無漏走令
張也緊是者備足規規况乎啓沆殺誅暴橫耽耽
王虎驚在指顧是得不謂動合模範成堂堂之觀乎
公常置文武之柄荷申甫之寄擁旄荆國星霜四周
流愷悌之仁布大中之化政之被民者如陽和熙熙
蒸變生物各遂暢達不知其然故無得而稱焉洎於

軍旅之際德禮也如是勇練也如是播此智略
形容因知公之師可以振文經可以翊皇威可以截
不庭可以攝四夷與上古傳侶赫赫巍巍堂堂
荒山磴猛獸馳騁觸履左旋右抽而已哉哉未偶也
猥以縫掖獲陪鞭弭之後日觀盛烈失去畏懦敢愛
文字使其闕然而不彰乎乃作頌曰
玄陰凝兮殺氣厲揚三軍兮順時殺鋌戢羅兮山谷
隘飛走殫兮林莽壤有虎勃起兮萬夫駭闕呀天矯
兮雷電喝紆沉慮兮振明戒于一奮兮傾五害旋勝
軍兮翻大旆空臯數兮樂幼艾勇毅之師無與對可
四續奇賞卷二十八
誅不王哉海外

起義堂頌

僧一行

禪以天下禪舜舜以天下禪禹禹將宅百揆總萬國
什讓于稷禹再讓于皋繇繇禹先舉彼商與周以之
更盛皋繇後天我國家於茲受命非舜以考天而時
容審靈命之陰陽非禹以享天而德讓知歷數之有
歸及乎玄元間出光大前慶垂道德而統運依清虛
而立法天祚我李厥惟舊哉并州起義堂者皇天造
帝之物高祖誓衆之地也隋氏失御國亂無家小道
伯賢大才胥忌惟宮室陵池之好惟沈酒暴慢是保
上帝不歆衆人咸戚六軍踰海而東敗萬乘過江而

四續奇賞

卷二十八

唐

南覆豺狼入邑獫狁爭人黔首驚然方將無訴我高
祖感之乃龍躍渭水鳳翔太原百神前驅萬姓來奔
開咸陽入天門用湯武之兵靜新室之亂遵唐虞之
典承太王之基率百官受終于文祖輯五玉班瑞于
諸侯類圖傳方之禮備封功爵德之議允約法惟簡
代虐以寬子惠困窮懷柔蠻貊金石一鑒日月重華
近古以來未有革命易姓若此之盛者也非天私我
有唐惟天祐于積德非唐求于人庶惟人懷于累仁
當此之時太宗內啟聖謨外行專斷躬擐甲冑跋履
山川駕英雄而爲與主一區域而定大業周詩曰吳

唐高祖
李唐系元

四續奇賞

卷二十八

唐

天有成命二后受之信公之謂也若夫脩德以降命
奉命以造邦源流者流長根深者葉茂天人報應豈
相遠哉觀周之興始於后稷公劉承以大王王季皆
勤儉忠厚克廣前烈至于文王成之武王啟之康王
安之故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天所命也我唐之興也
始於皋繇玄元承以高祖元帝皆立言邁德垂裕後
昆至於高祖受之太宗有之高祖守之中宗復舊業
睿宗新景命比之周室我何謝焉且如陳德明刑廢
其躬稼之績玄宗崇孝要小其避狄之仁化流率土狹
其江漢之域義寧大勳蓋其牧野之戰故武德中太
行出大聲曰唐典理萬年蓋天之所命年代未可涯
也仲尼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又曰韶盡美矣又盡
善也非至德其孰能如此其大者乎於戲先后捨元
子而立予主鬯煩大位而付于天下自高祖創業百
有六載欽承不緒十有四載東西南北無思不服山
川鬼神亦莫不寧實惟藝祖儲福之所致豈予幼孫
菲德之能及方將運心于玄妙之境勵志于造化之
爐發令爲祥符施惠爲霖雨任賢爲兩曜儀能爲四
時俾溥天之下有形者遂全懷生者自足樹鋪野蘭
田種嘉穀斷雕爲樸捐珠棄玉追大庭而齊風夢華

胥而同俗，非白能爾。願憑宗祐而效焉。癸亥之歲，獻
春正月，濟河橫汾，省方展義，存問黎老，綢繆本邦，城
郭歸然，桑梓如舊。覽風物之憂思，尋王業之艱難，惟
高祖若天地之開闢，化成萬類，惟太宗若日月之照
臨，光于四表。舉晉陽之甲，除君側之盜，由唐侯之封
升天子之號。肇基發迹，實在於茲。仙駕無所，或顧懷
于舊土，靈魄無方，儻來歸于北堂。郡縣之所宜嚴奉
前人有言曰：禮不忘本，樂保其德。如姬詠周原而劉
歌沛邑，思我烈祖，如聞歎息之音。嗟爾後人，無忘成
功之頌。頌曰：

四續奇賞 卷二十八

三六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降監四海，求人之瘼。吁彼隋煬，
其政不獲。眷我高祖，此惟其宅。天輔皇謬，明刑罰教。
道尊老氏，同玄體妙。仁表四乳，明融獨照。隨父託心，
史良辨貌。高祖誕靈，神光夜耀。天妹作合，日兄夢紹。
神生文帝，膺運會昌。首唱高祖，謠飛晉陽。萬夫一心，
元戎啟行。火旗炎炎，雲鳥洋洋。五星逐帝，萬國謳唐。
天綱恢疎，王師節制。威惟連戮，老生摧斃。山祇引軍，
河龍渡帝。渭倉散積，離宮弛閑。輜輳來蘇，遠方咸惠。
長安宮室，上法太微。前遷寶鼎，唐在曙曦。仗入雙闕，
詔出九閭。三靈協載，日祿同歸。帝謂太宗，表正封略。

濤蕩震掃，霆馳電礮。劍不摧鋒，弩無再蹕。西平沂隲，
東取河洛。果密德充，頭懸向縛。北走獯鬻，南達蠻荆。
遼碣作乂，梁岐底平。風動神行，海隅蒼生。莫不來庭，
於昭義堂。誓衆資始，天命所起。于胥頌美，維予小子。
夙夜敬止，於戲皇王。緒思不忘。

終

四續奇賞 卷二十八

三七

四續古文奇賞卷二十九

贊類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

三國名臣贊

漢表 宏

夷齊等贊

晉陶 潛

高士贊

宋沈 約

凌烟閣勲臣贊

唐呂 溫

淮南節度使贊

唐符 載

河間獻王贊

宋司馬光

王元之贊

宋蘇 軾

四續奇賞卷二十九

管仲安贊

宋蘇 轍

東坡先生贊

宋晁補之

南華真人贊

宋晁補之

豬齒曰化佛贊

宋晁補之

放翁自贊

宋陸 游

畫像自贊

元劉 因

王允中真贊

元劉 因

三國名臣序贊

袁彥伯

吳文選起
漢末快哉
心印

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明君不能獨治則
為臣以佐之然則三五迭隆歷世承基掛讓之與干
戈文德之與武功莫不宗匠陶鈞而羣才絢熙元首
經略而股肱肆力雖遭遇不同且跡有優劣至于體
分冥固道契不陞風美所扇訓草千載其揆一也故
二八升而唐朝盛伊呂用而湯武寧三賢進而小白
興五臣踴而重耳霸中古凌遲斯道替矣居上者不
以至公理物為下者必以私路期榮御圓者不以信
誠率眾執方者必以權謀自顯于是君臣離而名教
四續奇賞卷二十九

二一虎

薄世多亂而時不遠遠甯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
黜接與以之行聖賢遠以之赴海宴世之下保持明
節君臣相體若合符契則燕昭樂毅古之流也夫未
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時值龍顏則當年控三傑漢
之得材于斯為貴高祖雖不以道勝御物卒下得盡
其忠蕭曹雖不以二代事主百姓不失其業靜亂庇
人抑亦其次夫時方顛沛則顯不如隱萬物思治則
顯不如語是以古之君子不患弘道難遭時難遭時
不難遇君難故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時無君
賈生所以泣泣夫萬歲一期有生之通塗千載一遇

賢智之嘉會遇之不能無欣喪之何能無慨古人之
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常覽國志考其君臣比其行
事雖道謝先代亦異世一時也文若懷獨見之明而
有救世之心論時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故
委而霸朝豫議世事舉才不以標譽故久之而後顯
籌畫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後定雖亡身明順識亦高
矣董卓之亂神器遷偶公達慨然志在致命由斯而
談故以大存名節至如身為漢隸而跡入魏幕源流
趣舍其亦文若之謂所以存亡殊致始終不同將以
文若既明名教有寄乎夫仁義不可不明則時宗舉

四續奇賞

卷二十九 贊

三

其致生理不可不全故達識攝其契相與弘道豈不
遠哉崔生高朗折而不撓所以策名魏武執笏朝朝
者蓋以漢主當陽魏后北面者哉若乃一旦進星
臣易位則崔子所不與魏武所不容夫江湖所以適
舟亦所以覆舟仁義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然而先
賢王權于前來哲懷袂于後豈非天懷懷中而名教
束物者乎孔明盤桓侯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
治國以禮民無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雖古之遺
愛何以加茲及其臨終顧託受遺作相劉后授之無
疑心武侯處之無惧色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

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詠矣公瑾卓爾逸志不羣總
角料主則素契于伯符晚節曜奇則參分于赤壁惜
其齡促志未可量子布佐策致延譽之美輟哭止哀
有翼戴之功神情所涉豈徒審愕而已哉然而杜門
不用登壇受議夫一人之身所照未異而用舍之間
祗有不同况沈跡溝壑遇與不遇者乎夫詩頌之作
有自來矣或以吟詠情性或以述德顯功雖大旨同
歸所託或乖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滯風軌德音為
世作範不可廢也故復撰序所懷以為之讚云

四續奇賞

卷二十九 贊

四 贊

字孔明周瑜字公瑾為故字公達龐統字士元張昭
字子布袁渙字曜卿蔣欽字公琰魯肅字子敬程
字季珪黃權字公衡諸葛瑾字子瑜徐逸字景山陸
遜字伯言陳羣字長文顧雍字元歎夏侯玄字泰初
虞翻字仲翔王經字承宗陳泰字玄伯
大德既後運經大過洪颶扇海二漠揚波虬虎雖驚
風雲未和潛魚擇淵高鳥候柯赫赫三雄並為乾軸
競收杞梓爭采松竹鳳不及栖龍不暇伏谷無幽蘭
嶺無亭菊英英文若靈鑒洞照應變知微探賈賞要
日月在躬隱之彌曜文明映心鑽之愈妙滄海橫流

正言彌啓臨危致命盡其心禮堂堂孔明基宇宏逸
器同生民獨樂先覺標榜風流遠明管樂初九龍盤
雅志彌確百六道喪干戈迭用苟非命世孰掃雰雲
宗子思寧薄言鮮控釋褐中林鬱爲時棟士元弘長
雅性內融崇善愛物觀始知終喪亂備矣膠塗未隆
先生標之振起清風綱繆哲后無妄惟時夙夜匪懈
義在緝熙三略既陳霸業已基公琰殖根不忘中正
豈曰機捷實在雅性亦既羈勒負荷時命推賢恭已
久而可敬公衡冲達秉心淵塞媚茲一人臨難不惑
疇昔不造假爾鄰國進能微音退不失德六合紛紜

四續奇賞卷三十九
雅杖名節雖遇塵霧猶振霜雪運極道清時見月
景山恢誕韻與道合形器不存方寸涵納而不盈
通而不惟遇醉忘醒在醉忘醒長文通雅義終始
思戴元首擬伊同耶民未知德懼名在已嘉訓肆庭
謠言盈耳玉生輝麗光不踰把德積難道缺人下
淵哉泰初字量高雅器範自然標準無假全身由直
跡亦必爲處外則難理有則易萬物波蕩雖有其累
六合徒廣容身靡寄君親自然匪由名教微授既同
情理兼到烈烈王生知死不撓求仁不遠期在忠奉
玄伯剛簡大存各體志在高構增堂及陞端委虎門

四續奇賞卷三十九
民心將交鳥擇高梧臣須願躬公瑾英達朗心獨見
振草求君定交一而桓桓魏武外託霸迹志掩重
恃戰忘敵卓卓若人曜奇赤壁三光參分宇宙暫隔
子布擅名遺世方接撫翼桑梓息肩江表王略威爽
吳魏同寶遂獻宏謨臣此霸道桓王之薨大業未就
把臂託孤惟賢與親輟哭止哀臨難忘身成此南面
寔由老臣才爲世出世亦須才得而能任貴在無情
昂昂子敬懷跡草萊荷檐吐奇乃構雲臺子瑜都長
體性純懿諄而不犯正而不殺將命公庭退忘私位
豈無鵠鶴同慎名器伯言寒寒以道佐世出能勤功

四續奇賞卷三十九
集 356—686

人能獻替謀寧社稷解紛挫銳正以招疑忠而獲戾
元歎穆遠神和形檢如彼白珪質無塵玷立上以恒
匡上以漸清不增絜濁不加染仲翔高亮性不和物
好是不羣折而不屈屢摧逆鱗直道受黜嘆過孫陽
放同賈屈詵詵衆賢千載一遇整轡高衢驥首天路
仰挹玄流俯弘時務名節殊途雅致同趣日月麗天
瞻之不墜仁義在躬用之不匱尚想遐風載挹載味
後生擊節懦夫增氣

四續奇賞 卷二十九

贊

七 漢

高士贊

沈約

今之所謂高士者悠悠皆是請試言之聖人莅天下
則賢人贊務尚益阜陶是也自中智以下莫有不學
以從政佐國安民者也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非學
則不得也學所以行其志孝弟慈仁信義是也雖前
先王之典謨而不行其志聖人之大寶亦不可得也
要須學行兼全然後取之悠悠之徒莫不攘袂而議
進取怒目而爭權利悅愚譎闇荷得忘廉若斯人者
豈入國士之塗動衣冠之所籍此而登高位未或有
也贊曰亦有哲人獨執高志避世避言不友不事耻
四續奇賞 卷二十九 贊 八

從汗襟靡惑芳餌心安黎藿口絕炮燄取是暮毛寧
懷組緇如金在沙顯然自異猶玉在泥混而不緇身
標遠迹名重前記有美高尚處之若無劣哉羣品事
靜心驅苟能立志爭此門夫進志蹟復退守恬愉曰
仁與義其得不迂爲之則至非物所拘宜成名立
彼高衢

夷齊

陶潛

二子讓國相將海隅。天人革命絕景窮居。采薇高歌。慨想黃虞。貞風凌俗。爰感懦夫。

箕子

去鄉之感。猶有遲遲。矧伊代謝。觸物皆非。哀哀箕子。云胡能夷。役童之歌。懷矣其悲。

管鮑

知人未易。相知實難。淡美初交。利乖歲寒。管生稱心。鮑叔必安。奇情雙亮。令名俱完。

程杵

四續奇賞 卷二十九

遺生良難。士為知己。望義如歸。允伊二子。程生揮劍。俱茲餘耻。令德永聞。百代見紀。

七十二弟子

恂恂舞雩。莫口匪賢。俱映日月。共食至言。恂由才難。感為情牽。回也早夭。賜獨長年。

屈賈

進德脩業。將以及時。如彼稷契。孰不願之。嗟乎二賢。逢世多疑。候詹寫志。感鵬獻辭。

韓非

豐孤隱尤。以文自殘。君子失時。白首抱關。巧行居災。

張長公

魯二儒

易代隨時。迷變則愚。介介若人。特為貞夫。德不百年。汗我詩書。逝然不顧。被褐幽居。

張長公

遠哉長公。蕭然何事。世路多端。皆為我異。歛轡揭來。獨養其志。寢迹窮年。誰知斯意。

四續奇賞 卷二十九

清唐詩
卷之七
四十一

凌煙閣勳臣贊二十二首 并序

呂 溫

我二后受命撫輿運乾坤軸乾乾樞鼓元氣而雷
城中騰百川而雨天下雷收雨霽如再開闢蕩焉與
太極同功貞觀十七年太宗以功成治定秉爲而不
有之道讓德于祖考推勞于羣臣念匡濟于艱難感
風雲于膏肓思所以據之無窮乃詔有司擬其形容
圖畫于凌煙閣者二十有四人蓋象乎二十四氣之
佐天昭勲德也昔者舜以五臣致理周以十亂反正
高祖以三傑作漢光武以二十八將中興若夫錯綜
勲賢牢籠今古雄四代而高視者其惟聖唐乎至若
四續奇賞 卷二十九 贊 十一

唐若公劉渝公之倫標元符建帝圖首戴神光舉音
陽而活天下此則大禹之拯溺也魏鄭公以致君爲
已任諫若不及齊魯左右秉心宜諫此則管仲之
言也虞永興糾合羣儒旁求百代明倫上禮克諧帝
樂使我大國煥乎具有文章此則夷齊之制作也長
孫趙公舉大義除人兇安宗廟定社稷以振我不赫
無疆之休此則周公之匡救也英衛受天功智雄武
佐聖鼓行海內塵定四方此則太公之鷹揚也房杜
玄機朗識並運帷帳神發響效謀成天功此則蕭何
之指蹤也子房之決勝也尉遲秦程剛毅本訥氣鎮

三軍力崩大敵匹馬孤劍爲王前驅此則吳漢之機
忠買復之雄勇也其餘皆懷棟棟殊材黼黻異制倚諸
古烈罔有慙德皇王之際于斯爲盛其始也文爲經
武爲緯智斯作忠斯述其末也大不偏小不遏退者
全來者達控而縱之使自用之推而引之使自盡之
不設藩檻以觀遠廓之致不煩輶鑣以極權奇之變
執一德而衆力展懸大信而羣情竭高祖聚之以義
太宗用之以道高宗終之以仁傳聖萬代享其功利
此非盛歟昔陸機袁宏爲晉人而歌功于漢魏作者
猶或稱之況乎遊聖代觀國光目睨凌煙而頌聲不
四續奇賞 卷二十九 贊 十二

作某不揣賤劣有斐然之志輒盡所蓄各爲讚一章
上以見上業之艱難中以明聖賢之相須欠以明前
哲之元龜末以資後人之誠節侯君集張亮等勲敗
危自階大逆敗及其名用彰天刑使代勞者名俱
春秋之義異姓爲後故以河間元王爲贊自云

河間元王孝恭

太極構天本出一氣大人創業資我族類堂堂河間
仁勇是經通駿有聲爲唐宗英暴陷天亡羣盜猖狂
我伐用張時爲哲王武有烈光爲爪翼肺腸經綸八
方自南徂東晏海澄江使父兄弟天下化家爲邦用

竭爾力寵臻其極言不伐色不德以遜以默柔嘉惟則佐高祖建大勛如周旦與與太宗守大成如漢間平宜君宜王磐石無疆

房梁公玄齡

梁公先覺龍臥待君長聿流光掃天布新義師雷興公躍其鱗杖策千里來謁帝閣婉婉梁公實懿實聰實光實融羽義翼忠若鸞若鴻大風動地儒服從容靜運智中弛張折衝左右太宗夷屯廓蒙定高祖功功告武成翊開太平我雖忘勞時靡有爭網羅遺賢推轂羣英玉不韜輝蘭無沈馨飛鴻出冥振鷺在庭四續奇賞卷二十九 唐

杜萊公如晦

穆穆萊公奇姿粹靈蘊和元氣為大國積乘時恢能唐室大開故人相攜直上太階更為陰陽迭作日月佐明四海贊育萬物王度是欽如玉如金德音惜惜萬有千古永稱房杜如周申甫

魏鄭公徵

堂堂魏公崇節大志喬幹直聳摩天自致遭風雲特

得霸王器一言委質有死無二撫我則后各盡其志沈浮變通龍戰既息皇建其極俘補袞職其繩則直諤諤疑疑危言正色保太宗德而違替否日月不蝕黜漢霸雜行周王道人或言秉德不撓禮典樂崇德合道豐保合太和昭明有融起四年中復三代風言出化成神哉厥功尹躬佑商有耻于湯公以其志臣飾聖唐為唐宗臣致唐無疆永式萬邦

長孫趙公無忌

趙國之先發祥朔土乃祖乃父受天之祐為天下母有子而賢為唐宣輔聖賢同氣千載一觀丕顯趙公

四續奇賞卷二十九 唐

允文允武克忠克仁實有大勳高祖受命太宗歸尊翼翼乾乾恪居于藩羣孽亂嗣爭窺神器鴻業將墜公揭大義一匡天地人到于今家受其賜帝將傳聖爰有顧命汝忠汝誠莫與汝京與我聖子守唐太平公相高宗有太宗遺風刑措財豐八荒來同和氣大融妖星襲月禍起中宮公將正之以王帝躬力屈羣邪誠阻天聰黜非無尤令問無窮

唐呂公儉

歲寒陰凝冰雪皚皚有鳥擇木先陽春來誰歎莒公王佐之材開運未開登潛龍臺代萬姓請命與天為

媒扶龍而興振起雲雷權輿帝圖經始唐基始覆一
寶勃焉魏魏易失者時難知惟幾知幾其神苞公元
勳

劉渝公政會

河出崐崙來潤中夏連山合沓橫擁其派巨靈勃然
手擘太華決流東注功並造化粵我聖唐將舉晉陽
帝命是將往拯溺于四方亦既載旆亦既秉鉞強兇
當路拒不得發渝公慷慨義激節用苛制變大事
立決雷奮霆越天衢八達則莫我敢遏如巨靈破山
河勢始豁赫矣渝公與神齊烈跡如仙掌炯炯不滅

四續奇賞 卷二十九 贊

十四 蕭

李衛公靖

有隋之末羣盜熾熒帝怒震發五星從太白煥照參
野將有聖人兵定天下金精下射猛殺感激李公
矯從此奮跡躍于中原王者則獲壯士不死唐威藏
赫帝曰汝傑致天之罰手付金錢俾徯式遏不庭則
殺如颶發發如火烈烈摧枯燼雪應鼓如截遠若題
巫險若江湖強若匈奴莫不率從莫不震恭車書混
同氛祲蕩空衛侯之功功則維何威明惠和策勇駕
智長驅仁義仁義曠蕩帝王之將萬古曷瞻鐵山峴

李英公勣

橫流莫極大亂無象英公傑出應運為將與楚霸
與漢漢王天時人事隨我所向長蛇縱橫東據河洛
焚焚封豕來濟同惡號吼連聲如雷如霆萬里震驚
時維英公諒我太宗斬豕以鉞取蛇于穴羣穢殄滅
乃定九鼎乃開明堂奄有大邦金甲同光告成于王
皇業用昌帝命英公北伐獫狁雷鼓殷殷旄頭幾殞
掃雲黑山布唐陽春五原草綠不見南牧島夷未庭
天子親征其鋒維英莫拒莫抗是震是蕩破東海浪
天下既和解鞍投戈袞服委他華髮皤皤終始三朝
無玷可磨

四續奇賞 卷二十九 贊

十五 唐

劉夔公弘基

夔公嶧嶧金虎之精應時而生與運俱行極帝元成
震唐天聲順目張膽前無金城別建龍節中分虎旅
啓行萬里乘氣一鼓鉞揮雷霆旆卷風雨先馳咸陽
鎮定天府天府既定唐集大命入揚王庭出櫛兵柄
薄伐獫狁朔風不競征征島夷東海如鏡義如忠卒
元勳之盛

長孫邵公順德

泰山未明雷鬱幽崖日觀赫開舒為丹霞昔我太宗

賢傑潛屯帝出于震耀其盈門邪公炳焉實耀其門
功參造物謀協先天執爰前驅捧轂南轅以勞以舊
佐命之元

虞永興公世南

英英永興華德素行以文富國以道佐命天下既定
爲唐儒宗東觀石渠始生古風乘精繹思假道書圖
驅馳百代出入三古問義黃心聽堯舜語歸來帝側
獻可替否帝告永興與鴻碩之倫開六籍三墳建樂
章禮文先師是宗于廟辟雍辟雍沈沈天子所臨或
弦或歌講古述今其從八千纓弁森森猊豹羌髯或
四續奇賞卷二十九 贊
詠德音羽林孤兒亦垂青襟洋洋聲教無遠不泊日
月所照皆成文字鬱開古始掃蕩流季實我羣儒成
太宗之志英英永興宜曰文懿

尉遲鄂公敬德

先仇鄂公百鍊龍泉沈翳未宣氣衝斗間佩非其人
躍入大川神武獲焉提之上天天地之內指麾無前
熊威虎力隱若敵國剛毅木訥安劉必勃武德之屯
手拔禍根掃除氛昏捧出日月輝于天門功成名遂
高謝戎事烈烈猛志化爲和氣深地高堂願性保命
屑瓊飲露靜素清商商爲臣勵事君鄂公之志之仁

蕭宋公瑒

隋氏不君忠賢莫用桐生朝陽有集惟鳳捨彼頽厦
鬱爲新棟路車玄衣開國有宋武德之暮羣孽內蠹
巍巍宋公聳節高步不吐不茹不來不去屹屹中立
爲天一柱從容而言社稷遂安持誠秉忠光輔二君
激濁揚清欲人如身道至廣莫我敢羣境至大不容
繼塵雪山倚空冰凝照人耿介絕倫爲唐貞臣

張郊公公謹

有倖郊公屹屹而貞先仇而仁實太宗信臣有宗守
藩內難未夷圖之則安捨之則危帝臨安危機以悞
四續奇賞卷二十九 贊

以疑以著爲先知是然足於郊公疑然排闥折著抗
憤正詞用人事定天意身爲元龜不知不識順我之
則以定社稷郊公之力公之云亡帝念其勤若痛在
身天懷發中哭不避辰君臣之間復古未聞

屈突蔣公通

五運相推土火革期隋化爲唐忠臣不知猶驕義徒
奮拒王師指心誓天庠頸待時人歸有德四海皆叛
春日湍川流水未泮亡家狗國方寸不亂力屈勢窮
排空落翰東南慟哭聲盡魂斷仗忠就擒萬國瞻漢
帝曰通通古之烈士孝于其親誰不欲子俾侯于蔣

授以師紀感恩不死宣力如彼佐唐扶隋名教之美

高申公士廉

維嶽降神佐唐生申忠貞自天孝友如春德爲邦基
仁厚人倫肅肅雍雍真王者臣慶因歸妹光延天配
婚媾之中雲龍潛會建公南海廓我無外諒我撥亂
弼文開泰邊彼庸蜀荐鍾澆季文翁之化若掃于地
申公攸徂有教無類父子兄弟望風相覩勃興儒雅
大復禮義西南頌聲到今不墜名登元勳理冠羣吏
全材大器于鑠厥懿

殷郎公開山

四續奇賞 卷三十九

十八唐

溫溫殷公初若懦夫銅印試吏衰衣爲儒大以駟雲
忽與之俱遭逢真宰參造化謨天地既闕厥功有赫
從王義行佐帝光宅遠展駑足高揮鳳翮以永終譽
垂于竹帛

秦胡公叔寶

洛汭之役龍戰未決秦公應變臨陣電拔銳氣盡來
我盈彼竭成敗反掌存亡奄忽虎來風壯鼙鼓山沒
遂作心膂爰從討伐崩圍陷陣火迸冰裂翕如鶻聲
縱若鯨突功成國定萬古壯骨

程盧公知節

盧公倬然動軼幾先轉禍爲福攀龍上天續翻鵬翼
積風乃聳栢栢將軍大敵則勇雷崩山谷貔虎頓伏
颺倒溟波鯨鯢蹉跎見危而進當死不讓干城三朝
身老氣壯

段襄公志玄

襄公虎臣先運而臻謂帝太原許唐與身擁劍駕氣
騰風躍雲積忠累仁光有厥勲建旄死伐細柳宵屯
風謐霜凝嚴局達晨天子之使駐車軍門安衆秉威
此真將軍先旆栢栢克壯有聞

許熊公紹

四續奇賞 卷三十九

十九唐

羣動相食血流中原熊公夷陵豺虎爲鄰列境連城
火炎煙昏皎其一邦如玉不焚三光忽開萬象皆新
誰有天下平生故人引忠歸誠豹變螭伸金石之契
移爲君臣奔奕煌煌爲龍爲光元戎啓行大旆央央
式遏大江奄征南方恩斯勤斯兩不可忘

淮南節度使瀾陵公杜佑寫真讚

符載

丞相瀾陵公以虎符龍節清鎮淮海九十五年矣有
盛德美化加于民可以刻金石以圖其形遂丁龍興
佛廟大修繪事自相國洎監軍使樊常侍賓僚將校
羅乎素壁森然也有部從事殿中侍御史穆賞作瀾
陵志太常寺奉禮郎符載作寫真讚以頌之夫蓋二
儀統萬類役百靈者莫善于人故得全氣者爲至聖
堯舜周孔是矣得間氣者爲大賢夔龍伊尹是矣自
優古達于茲日一時之理百化之損益未嘗不繇是

四續奇賞

卷十九

二十一

矣然則造時者必繫乎君而輔時者必繫乎臣也至
于茲咎變之業得輔弼之道者其瀾陵公之謂乎公
參三才之粹氣自五行之靈用以大和爲正性以至
仁爲厚德以神明爲視聽以禮樂爲股肱涯岸弘大
才智傑出注百川而溟海不動臨萬象而玄機獨運
脣眉廣額眸容玉色如祥鸞彩鳳徘徊瑞氣得不謂
人倫之上才歟公之爲政也根柢于誠信柯幹于刑
賞裁葉于禁忌達時之通變識人之好惡聽覽而不
察寬裕而有制故蒙澤者如膏雨畏刑者如秋霜萬
情浩擾懸我條貫生生之分各得其性得不謂民之

父母歟公之爲學也冠冕六籍衣裳羣史展履百氏

每讀書取其實而不取其華深研著述號爲通典大
抵自開闢旁行至于歷代有兵食財賦職官禮樂交
關于當世者莫不摘拾其英華滲漉其膏澤截煩以
趣約裁疎以就密其有覽之者如熱得澤如饑得食
五車萬卷盡爲冗廢得不謂立言垂範歟守藩歲久
哀乞朝覲上賜優詔聽答惻款伏見車騎睍睍星馳
闕下明天子開閣闔負黼宸延國老于雲臺之下鋪
陳皇王之道德發明古今之教義上以揚君后之鴻
化下以言理國之大要是知經天地載禍亂敦五教

四續奇賞

卷十九

二十一

端百揆大君以此相授公知公不得而讓也夫漢之
麒麟唐之凌煙愛其德即附其人視其人則景行其
事復銘景鍾樹甘棠此皆以遺芳餘烈洩于骨髓
者也異日廣陵之民懷公之惠愛嗅公之馨香企公
之軌躅惟袂接武沉吟茲地嚴目而視捧手而拊必
知夫咨嗟慨詠之聲發于肺腑矣載山林野賤之士
猥辱眄睐塵厠下界恭視盛德敢無詞乎不書爵氏
瀾陵公之尊也讚曰

碩德昂昂智圓德方武庫才戟禮容珪璋神氣端凝
風儀高張晴天鶴立秋水龍驤拓旄淮南俗阜民康

休聲四塞入觀天王。天王虛懷待公。廟堂始終進退。赫然有光。後人來斯。環遶長廊。以此淨域。便為甘棠。

河間獻王贊

司馬光

周室衰。道德壞。五帝三王之文。飄淪散失。棄置不省。重以暴秦害聖典。疾格言。燔詩書。屠術士。稱禮樂者。謂之狂惑。術仁義者。謂之妖妄。必難滅先聖之道。譬絕迹盡。然後慊其志。雖有好古君子。心誦腹藏。壁扃嚴鐫。濟秦之險。以通于漢者。萬無一二。漢初挾書之律。尚存。久雖除之。亦未尊錄。謂之餘事而已。則我先王之道。饑餓其不息者。無幾矣。河間獻王。生為帝子。幼為人君。是時列國諸侯。苟不以宮室相高。徇馬相尚。則哀茲聚。聚猶循逆。妄圖唯獻王。厲節治身。愛古博。

雅專以聖人法度遺落為憂。聚殘補缺。校實取正。得周官左氏春秋。毛氏詩而立之。周禮者。周公之大典。毛氏言詩最密。左氏與春秋為表裏。三者不出六藝。不明。噫。微獻王。六藝其遂噎乎。故其功烈至今賴之。且夫觀其人之所好。足以知其心。王侯貴人。不好侈靡。而喜書者。固鮮矣。不喜浮辯之書。而樂正道。知之以明而信之。篤守之。純而行之。勤者。百無一二焉。武帝雖好儒。好其大。而不知其實。慕其華。而廢其實。是以好儒愈于文景。而德業後之。景帝之子。十有四人。栗太子廢。而獻王最長。嚮若尊大義。屬重器。用其德。施。

其志必無神仙祠祀之頌宮室觀遊之費窮兵黷武之勞賦役轉輸之敝宜其仁豐義洽風移俗變煥然帝王之治復還其必賢于文景遠矣嗟乎天實不欲禮樂復興邪抑四海自不幸而已矣

四續奇賞 卷二十九

二十四 宋

王元之畫像贊

蘇軾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予嘗三復斯言未嘗不流涕太息也如漢汲黯蕭望之李固吳張昭唐魏鄭公狄仁傑皆以身徇義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正色而立于朝則豺狼狐狸自相吞噬故能消禍于未形救危于將亡使昏如公孫丞相張禹胡廣雖累千百緩急豈可望哉故翰林王公元之以雄文直道獨立當世足以追配此六君子者方是時朝廷清明無大姦慝然公猶不容于中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至于三黜以死有如不幸而處于衆邪之間安危之際則四續奇賞 卷二十九 宋

公之所爲必將驚世絕俗使斗筭之流心破膽裂豈特如此而已乎始予過蘇州虎丘寺見公之畫像想其遺風餘烈願爲執鞭而不可得其後爲徐州而公之曾孫汾爲兗州以公墓碑示余乃追爲之贊以附其家傳云

管幼安畫贊

蘇轍

余自龍川以歸居穎已十有三年杜門幽居無以自適稍稍取舊書閱之將求古人而與之友蓋于三國得一焉曰管幼安蓋幼安少而遭亂渡海居遼東三十七年而歸歸于田廬不應朝命年八十有四而歿功業不加於人而余獨何取焉取其明于知時而審于處已云爾蓋東漢之衰士大夫以風節相尚其立志行義賢于西漢然時方大亂其出而應世鮮有能自全者穎川荀文若以智策輔曹公方其擒呂布斃袁紹皆談笑而辦其才與張子房比然至九錫之議

四續奇賞 卷二十九 贊

三十六 宋

卒不能免其身彭城張子布忠亮剛簡事孫氏兄弟成江東之業然終以直不見容力爭公孫淵事君臣之義幾絕平原華子魚以德量重于曹氏父子致位三公然曹公之殺伏后子魚將命至破壁出后而害之汝南許文休以人物臧否聞于世晚入蜀依劉璋先主將克成都文休逾城出降雖卒以爲司徒而蜀人鄙之此四人者皆一時賢人也然直已者終害其身而枉已者終喪其德處亂而能全非幼安而誰與哉舊史言幼安雖老不病著白帽布襦袴布裘宅後數十步有流水夏暑能策杖臨水盥手足行闔閭歲

時祀其先人絮帽布單衣薦饋跪拜成禮余欲使畫工以意髣髴畫之昔李公麟喜畫有顧陸遺思今公麟死久矣恨莫能成吾意者姑爲之贊曰
幼安之賢無以過人余獨何以謂賢賢其明于知時審于處已以能自全幼安之老歸自海東一畝之宮閑不求通白帽布裘舞雩而風四時悉嘗饋奠必躬八十有四蟬蛻而終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

四續奇賞 卷二十九 贊

三十七 宋

南華真人畫贊

晁補之

乾嶺坤順口海觸其朕日月大空之灼其詞風雷萬有之作魚乎周乎不在濠上周乎蝶乎何有夢想惟周能蟲惟蟲能天匪我則云然周則云然謂之聖人者非也

南華真人畫贊

晁補之

猪齒曰化佛贊

晁補之

猪齒曰化佛者崇寧二年三月一日衛州獲喜縣民職氏殺猪祭神而民劉氏獵犬得其棄首骨銜之信信四日不食民使其子析之其左牡齒曰中得肉如梅色酣酣由醉王諦視之如來像也髻有珠如栗眼目踟躕子隱然莊嚴畢具觀者萬人補之從弟新鄉令載之目覩其事記于石以示補之補之聳然曰佛菩薩誓救苦衆生菩薩至不愛頭目髓腦度人畜鬼出無量苦而具縛凡夫以利養故殺害不已俱入劇苦大火坑中號呼恐怖過又不改佛菩薩動於威神爲警此輩因懼生信今諸闍提懸彌戾車於佛邊湯蓮花踊出是佛菩薩心欲此事流布十方諸惡衆生有芥子許過去善根皆大恐怖咸悔殺害普作回向諸佛現前不覺心喜身躍復作是言從不可說劫民有齒牙知相食故無日不殺由大地草萬死萬生而佛哀愍故勸於希奇如優鉢曇花時一現耳夫以不可說劫無日不殺萬死萬生之中而佛之威神纔時一現而乃獨動於職氏之猪與劉氏之犬現已應傳而若觀若不觀若信若不信至于萬人夫於千萬人中而我兄弟兩人者又獨得而記且贊之則凡職

氏與所祭若神所使若屠所殺若僧與劉氏所銜若犬所析若子與記者吾第贊者補之於過去世是一段事本末輕重皆有因緣惟有佛眼悉知悉見次第顯出終始圓成令四天下與未來世因此希奇與此文字辯意不殺決定自知如利寶刀斷多羅木意已斷故業不復萌無始怨仇俱為眷屬由是增長深般若因一切諸佛之所護念豈不勝哉豈不大哉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夜援筆為贊頃刻而成若佛力助文不加點云

吾觀鳥獸諸食肉形鉤吻鋸牙慘劇羅刹如是一類

四續奇賞

卷二十九

三十一

是強非強業力所驅啖彼養已足遭食者死已能生反誅其償如汝啖我版築上下無有盡時此業甚深佛所不度牛馬草食口方齒平業淺易超無復苦人非牛馬齊貝獺犀食穀果蔬形善應爾何不若牛馬與生無凶吻牙而作鋒刃鷹虎受報形凶則然人形佛形而慘鷹虎故成受報甚於馬牛我誦此言普勸橫目血入牙故殺生不休至人無心同仁一視視人如我視猪如人人自不知是猪何等或其前世諸眷屬因云何無明日殺眷屬刺心取血血大壑流揚湯燖毛毛須彌聚死者不捨萬猪常隨汝莫鼓刀

定廣人
分別亦
無慢

四續奇賞

卷二十九

三十一

謂猪賤畜是熱血裏有文六身南無佛陀南無僧他我不敢殺諸佛現前一切衆生若飛若走若潛若穴小大妍媸其血肉中各具一佛云何見佛而欲鼓刀汝欲殺猪應作是念須寶國主殺尊者時未及捨刀臂已墮落白乳涌出六種震驚亦如此猪腦破佛出佛不在外佛不在中佛不在空佛不在色是猪不死彼佛儼然世分別心自說人貴謂羊豕業本以供人彼以業來我何故受受則羊豕業歸我身往有大猪生不啖穢食薄荷草度群業猪菩薩威神示入異類汝自肉眼何由識猪藏汝之刀莫加猪首驚齒口內

跏趺坐人稽首世尊在我齒曰我不敢慢無猪無人惟願現前諸見聞者如菩薩誓念念勿疑以此勝因普薦三世父母師長若冤若親化柔軟心去毒害意捨熱血汁獲甘露漿苦海悉乾同一安隱

夏

放翁自贊

陸游

遺物以貴吾身弄智以全吾真。劍外江南。飄然幅巾。野鶴駕九天之風。澗松傲萬木之春。或以爲。巖湖海之士。或以爲。枯槁龐貳之民。二之訥。雖不同。而不知我知則均也。

四續奇賞 卷二十九 贊

三十一 宋



東坡先生真贊

晁補之

非儒非僊。非世出世間。不可以綸綴。亦不乘風雲而上天。何居乎。猶心醉經日。營海既遠。迷乎濤瀾。忽焉橫枝。按膝而舒。嘯鸞鳳之音。猶隱耳。而人固已反乎無在也。

四續奇賞 卷二十九 贊

三十二 宋



王允中真贊

劉因

齒未老鬚胡爲而白耶隱然含四海之憂鬚雖衰顏
胡爲而壯耶凜然橫千仞之秋竹石丹心砥往中流
百折而必東寸折而不柔兵履危犯險幾禍一身然
視循默苟容贈害當世者不優耶

四續奇賞

卷二十九

三十四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三十

古吳陳仁錫明卿

銘類

西岳華山銘

漢張昶

石闕銘

梁陸倕

新漏刻銘

梁陸倕

玉華宮山銘

唐高宗

望思臺銘

唐呂溫

陶器銘

唐歐陽詹

擊蛇笏銘

宋石介

梅子真泉銘

宋陸游

太史院銘

元楊桓

箴類

太史箴

晉嵇康

學箴

晉李充

乘輿箴

晉潘尼

女史箴

晉張華

大寶箴

唐張蘊古

丹扆箴

唐李德裕

讓箴

宋劉敞

家誠

五誠

晉 嵇 康

唐 姚 元 崇

四續奇賞 卷三十

二

西嶽華山堂闕銘

張 昶

易曰天地宏位山澤通氣然山其尊於嶽澤其感于
嶽山嶽有五而華處其一嶽有四而河在其數其靈
也至矣聖人廢典必有其應故岱山石立中宗繼統
太華授璧秦胡絕緒白魚入舟姬武建業寶珪出水
子期喪位布伍方則處其列四三條則居其中若廣
表奇蟲山經有紀矣是以帝王巡狩親五嶽而告至
觀方后而考禮故經有望秩之禮典有生殖之祀蓋
所以崇山川而報功也四海一統天子秉其禮諸侯
力政疆國攝其祭奉其邑曰華陰也久矣乃紀於禹
四續奇賞 卷三十 三漢
貢而分秦晉之境奉比晉之西則曰陰晉邊秦之東
則曰亭秦邑既遷徙禮亦如之二國力爭以奉以祭
其城險固基趾猶存故老之言未殞于民也逮至大
漢受命克亂不愆不忘舊名是復率禮不越故祀是
尊歷葉增修虔恭又備一禱三祀終歲而四以迄于
今而世宗又經其靈之宮于其下想喬松之嘯是遊
是憩郡國方士自遠而至者充巖塞厓鄉邑巫覡宗
祀乎其中者盈谷溢谿咸有浮飄之志愉悅之色必
查雲霄之路可升而越果繁昌之福可降而至也故
財之寶黃土自出令德之珍卿相是毓匪惟高隆

生申甫此亦有焉天有所興必先廢之故殷宗周宣
以衰致盛是時也王業中缺大化陵遲郡縣既毀財
匱禮乏庭廟傾壞壇場無穢祭祀之禮有缺焉於是
鎮遠將軍領非地太守閔卿亭侯段君諱煥字忠明
自武威占此土憑託河華二靈是與故能以昭烈之
惠享上將之尊銜命持重屯斯寄國討叛柔服威懷
是示羣兇既除郡縣集寧家給人足戶有樂生之歡
朝穰西顧之慮而懷關中之情雖背蕭相輔佐之功
功冠羣后弗以加也遂解甲休士陣而不戰以逸其
力修飾享廟壇場之位荒而復辟禮廢而復興又造
四續奇賞卷三十

四續奇賞

卷三十

四

五

祠室未以參同建神路之端首觀壯麗乎孔儼然后
旅加助請既有常處鮮雨霑衣而禮不廢於是邑之
士女咸曰宜之乃建碑刻石垂示後裔其辭曰於穆
堂闕室闕昭明經之營之不日而成匪奢匪儉惟惠
是祥匪豐匪約惟禮是榮虔恭禋祀黍稷芬馨神具
醉止降福穰穰

石闕銘并序

陸倕

昔在舜格文祖禹至神宗周變商俗湯黜夏政維革
命殊乎因襲揖讓異于干戈而舉緯冥合天人恭
克明峻德大庇生民其恭一也在齊之季昏虐君臨
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刑酷然炭暴驗膏柱民怨神怒
衆叛親離踏地無歸瞻身靡託於是我皇帝拯之乃
操斗極把鉤陳翼百神稷萬福於是龍飛黑水虎步
西河雷動風驅天行地止命旅致屯雲之應登壇有
降火之祥龜筮協從人祗響附穿冒露頂之象箕坐
推轂之長莫不拔旗請奮執銳爭先夏首憑固庸岷

四續奇賞

卷三十

五

陸

負阻協彼離心抗茲同德帝赫斯怒秣馬訓兵嚴鼓
未通四渠泥首弘躬連軸巨艦接艦鐵馬千聲木旗
萬里折簡而禽盛九傳檄以下湘羅兵不血刃士無
遺鏃而焚郢威懷巴黔底定于流湯之黨握炭之
從守似藩籬戰同枯朽革車近次師營南牧華夷士
女冠蓋相望扶老携幼一旦雲集壺漿塞野軍食盈
塗似夏民之附成湯殷士之窺周武安老懷少伐罪
平民農不遷業市無易賈八方入計四隩奉圖羽檄
交馳軍書仰至一日二日非止萬機而尊嚴之度不
僭於師旅淵默之容無改于行陣計如投水思若轉

規策定帷幄謀成几案曾未浹辰獨夫授首乃焚其
綺席棄彼寶衣歸琬臺之珠反諸侯之玉指麾而四
海隆平下車而天下大定拯茲塗炭救此橫流功均
天地明並日月于是仰協三靈俯從億兆受昭華之
玉納龍敎之圖類帝禋宗光有神龜升中以祀羣望
攝袂而朝諸夏布教都畿班政方外謀協上策刑從
中典南服緩耳西轡反舌劍騎穹廬之固同川共允
之入莫不屈膝交臂厥角稽顙繫空萬里接地千都
幕南罷郭河西無警於是治定功成適安遠邇忘茲
鹿駭息此狼顧乃正六樂治五禮改章程創法律置
四續奇賞卷三十一
六

夷。歷。經。舊。典。寂。寥。無。能。滿。和。盛。烈。湮。沒。罕。稱。乃。假。六
闕。於。牛。頭。託。遠。圖。於。博。望。有。欺。耳。目。無。補。憲。章。乃。命
密。曲。之。官。選。明。中。之。士。陳。圭。置。泉。瞻。星。按。地。典。復。表
門。車。創。華。闕。於。是。歲。次。天。紀。月。旅。太。簇。皇。帝。御。天。下
之。七。載。也。構。茲。盛。則。與。此。崇。麗。方。且。越。以。表。敬。觀。而
知。法。物。觀。雙。碣。之。容。人。識。百。重。之。典。作。範。垂。訓。赫。矣
壯。乎。爰。命。下。臣。式。銘。磐。石。其。辭。曰。惟。帝。建。國。正。位。辨
方。周。營。洛。浹。漢。啓。岐。梁。居。因。業。盛。文。以。化。光。爰。有。象
闕。是。惟。舊。章。青。蓋。南。泊。黃。旗。東。指。懸。法。無。聞。藏。書。勿
紀。大。人。造。物。龍。德。休。否。建。此。百。常。與。茲。雙。起。偉。哉。偃
四續奇賞卷三十一
七

寒。壯。矣。巍。巍。旁。映。重。疊。上。連。翠。微。布。教。方。顯。決。日。初
輝。懸。書。有。附。委。饒。知。歸。鬱。虛。重。軒。穹。隆。反。宇。形。聳。飛
棟。勢。超。浮。柱。色。法。上。圓。制。模。下。矩。周。望。原。隰。倪。臨。煙
雨。前。賓。四。舍。却。昔。九。考。非。通。二。轍。南。溱。五。方。暑。來。寒
往。地。久。天。長。壯。哉。華。觀。永。配。無。疆

新漏刻銘

并序

陸 師

夫自天觀象昏旦之刻未分治歷明時羸縮之度無
准挈壹命氏遠哉義用恢景御底徵宮戒井守以水
火分茲日夜而司歷亡官疇人廢業孟陬殄滅攝提
無紀衛宏載傳呼之節較而未詳霍融叙分至之差
詳而不密陸機之賦虛握靈珠孫綽之銘空擅峴王
弘度遺篇承天垂言布在方冊無彰器用譬彼春華
同夫海粟寧可以軌物字民作範垂訓者乎且今之
官漏出自會稽積水遠方導流乖則六日無乖互行
不分歲蹏闌茂月次姑洗皇帝有天下之五載也樂
四續奇賞 卷三十

遷夏諺禮變商俗業類補天功均任地河海夾晏風
雲律呂坐朝晏罷每旦晨典屬傳漏之音聽雜人之
響以爲星火謬中金水違用時乖啓閉箭異鐘銖
命日官草創新器於是俯察旁羅登臺升庫則于地
四象以天一建武遺蠡威和餘舛金簡方貞之制飛
流吐納之規變律改經一昔懲革天監六年太歲丁
亥十月丁亥朔十六日壬寅漏成進御以考辰正晷
測表候陰不謬圭撮無乖黍累又可以校運算之暇
合辨分天之邪正察四氣之盈虛課六歷之疎密永
世貽則傳之無窮赫矣煥乎無息而稱也晉嘉量微

物盤盂小器猶其昭惠記功載在銘典况入神之制
與造化合符成物之能與坤元等契勲倍楹廟事百
巾機寧可使多謝曾水有陋昆吾金字不傳銀書未
勒者哉乃詔小臣爲其銘曰

一暑一寒有明有晦神道無跡天工罕代乃置挈壺
是惟熙載氣均衡石峇正權際世道交喪禮術銷亡
遽還水火爭倒衣裳擊刁外次叢木乖方爰充爰度
時惟我皇方壺外次圓流內襲洪殺殊等高卑異級
靈虬承注陰虫吐喻條往忽來鬼出神入微若抽繭
逝如激電耳不輟音眼無留眄銅史司刻金徒抱箭
四續奇賞 卷三十

展薄井鏡臨深閭戰授受靡營登降弗爽唯精唯一
可法可象月不知來日無藏往分似符契至猶影響
合昏春卷黃英晨生尚謂天意猶測地情況我神造
通幽洞靈配皇等極爲世作程

玉華宮山銘

高宗

順請崕山鑄芳金石道光軒駕聲流姬迹引此崇巖
介通帝宅峻作銅柱有鎔金碧飲渭南通鳴岐西路
炎生肇授彤暑初融高明可字上揆裁官鳳標衡露
鳥跂捫空丹谿綠繞旋樹玲瓏逕分餘雲嶺界斜虹
流花緙景清籟嘶風波移控鯉雲飛御鶴沉松燈
萋萋蘭幄霧宿重巒寒生洞壑峯高鳥路月對林垂
池涵卷旒廣運堯心式昭夏謬瑞靈養白中歌秘殿
前閣流霜椒臺霞霽二榮則賞瑤池肆安福壽無疆

印續奇賞

卷三十

十一唐

華封斯薦

望恩臺銘

呂溫

望恩臺者漢武帝思戾太子之所建也事具漢書夫
立人之道本乎性情生而知曰性感而動曰情性雖
生情情或滅性是以聖人患其然而爲之節誠而明
之中而庸之建以大倫統以至順倫莫極于父子順
莫先於慈孝然而全之者正也慈不得其正則失子
孝不得其正則失親教失之術存乎善教昔者三王
之教世子也如周公乃爲太傅如召公乃爲太保如
太公乃爲太師左右前後罔非端士禮以專其目樂
以一其耳仁以制其氣義以凝其情故非僻之心無

四續奇賞

卷三十

十一唐

自入也讒慝之口莫能間也父子君臣之道所以全
也漢則不然世子非三代之賢保傅無二南之教左
右前後唯刑鋒罪人自流於靡慢耳溺於惠澤無
于龍渥情蕩於驕奢於是非僻之心得以入矣讒慝
之口得以開矣父子君臣之道所以離矣向使太子
師友尊嚴左右肅肅離江充之詐豈敢以不義而加
之耶向使太子孝慈彰聞仁聲茂著雖武帝之惑豈
遽以大逆而疑之耶向使太子早服師訓少知教義
豈忍一朝之忿棄其親而忘其身耶由是言之其所
以陷于此者漸矣殆哉當時之弊也國忘家嗣武老

昭弱京師蹀血天下疑動若無霍光受負圖之寄
不奪之節斥昏建明鎮翊鴻業則必底孽尋戈起商
參之禍姦臣乘釁行羿浞之事漢家之祀豈及三七
哉此有社稷者之所宜深戒也乙亥歲子經於湖登
茲荒臺望古太息以爲遇夫一物有可以垂訓於世
者秉筆之士未嘗闕焉乃作銘曰

人倫大統天性是寶維曰自然亦資齊藻漢皇父子
一失其道四海爲家不能相保荒臺歸而千古之悲
悔目空斷冤竟不歸疑生於微禍積于基苟有明義
誰其問之嗣維邦本本動邦危於呼後王鑒茲在茲

四續奇賞

卷三十

上三

陶器銘

歐陽詹

常侍論於長者儼有之曰近代之作玉杯麗則麗矣
愚以不如古之人爲陶長者遺之以爲知言退而思
其所自多亦不泰伊人之營器以利用道從易簡利
用者貴無往而不適易簡者取立功而匪勤今天下
至富者土也不勞而成者火也夫陶陶懷之制焚爇
以凝就其不勞因其致富不瑩而冰清珠珉不皴而
金固石堅一工致功千室以給穀商豐甌甌正盃盃
大窮擔頭小極圭撮經鼎鑊而自若在燁焚而莫渝
蒲室絕侈靡之議極提絜無剝殺之患其功則易簡
其實則利用也其藏又保安也易簡二儀之理利用
五行之本保安立身之方執人之方履物之本從
天地之理此三皇五帝所以內戶不扃外戶不閉無
爲之德所由生也豈夫玉杯之獨劣其餘孰得而儔
焉則利材搜炭窮山越磨磨磨磨琢琢錄錄丹腹力盡
終年之功財殫不營之產量纔斗合費忘湯火富家
得奢盈之議中懷生賊害之累其功則非易簡也其
實則非利用也其藏又非保安也悖二儀之理違五
行之本垂立身之方此夏桀商紂所以人人頗邪比
屋可戮亡身之禍所由生也省費鮮勞皆備於物德

且如彼而入賤之類人蠶財不周於用禍又如此而人貴之久矣哉世之迷亂物有賤而可貴亦有貴而可賤惟賢者能審之小子不幸億而有中誠背常人

之見敬為銘以廣之銘曰

黜汗易杯聖人製器易簡作程利用為貴稽諸往茲陶實攸與裁因掬模成假焚蒸不膠不丹不雕不刻自結金堅天然米色財無害產功非殫力量盡洪纖周窮幽仄物有千金相異我取不費為利用有積巧相崇我取不勞為士物有患湯忌火我取往無不可物有剝殺焚軀我取快藏不虞心存目視奈尋彼至

四續奇賞

卷三十

十五

室滿堂盈侈莫我生省庸周用所賤謂何貴害勤人所貴者那可貴不貴物反其類失類日昏雖隆必墜所賤不賤物得其選得選日明雖幽必見上唯五帝下泊三王實有以興實有以亡雖自工孰若我陶敬節有器泳告沼沼

華地笏銘

石介

天地至大有邪氣于於其間為凶暴為殘賊聽其肆行如天地邪言之而莫禦也人生最靈或異類出於其表為妖怪信其異端如人蔽覆之而莫露也祥符年寧州天慶觀有蛇妖極怪異郡刺州日雨至于其庭朝焉人以為龍舉州人內外遠近罔不駭奔于門以觀恭莊肅祇無敢怠者今龍圖侍御孔公時佐幕在是邦亦隨郡刺史于其庭公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蛇不以誣乎惑吾民亂吾俗殺無赦以手板擊其首遂斃於前則蛇無異焉郡刺史暨州內外

四續奇賞

卷三十

十五

遠近庶民昭然若發蒙見青天觀白日故不能肆其凶殘而成其妖惑易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公乎夫天地間有純剛至正之氣或鍾于物或鍾于人有人死物有盡此氣不滅烈烈然彌亘億萬世而在在亮時為指佞草在在為孔子誅少正卯亦在在為董史筆在漢武帝為東方朔戟任成帝朝為朱雲劍在東漢為張綱輪在唐為韓愈論佛骨表逐鯨魚文為政太尉擊米泚笏今為公擊蛇笏故仇人去堯惡晚少正卯戮孔注舉罪趙盾晉人懼辟莊子齊刑明距董偃折張禹劾梁冀漢室入佛老微聖德

行。魃魚徒。溺風振。怪蛇死。妖氣散。噫。天地鍾純剛。主
正之氣。在公之笏。豈徒斃一蛇而已。軒陛之下。有罔
上欺民。先意順旨者。公以此笏。指之廟堂之上。有蔽
賢蒙惡。違法亂紀者。公以此笏。麾之朝廷之內。有讓
容佞色。附邪背正者。公以此笏。擊之。夫如是。則軒陛
之下。不仁者去。廟堂之上。無姦臣。朝廷之內。無佞人。
則笏之功也。豈止在一蛇。公以笏為任。笏得公而用。
公為朝廷正人。笏為公之良器。敢稱惠于公。作
笏銘曰。

至正之氣。天地則有笏。惟愛物。笏能乃受笏之為物。

四續奇賞 卷三十

純剛正直。公惟正人。公乃能得笏之在公。能破淫妖。
公之在朝。譏人乃消。靈氣永竭。斯笏不折。正道未亡。
斯笏不藏。惟公寶之。烈烈其光。

梅子真泉銘

陸游

距會稽城東北七里。有山曰梅山。山之麓有泉。曰子
真泉。遊者或疑焉。智者及道人求鑿澤漁父為之銘。
銘曰。梅公之去漢。猶鷗夷子之去越也。變姓名。棄妻
子。舟車所通。何所不聞。彼吳市門人。偶傳之。而作史
者。因著其說。信吳市而疑斯山。不幾乎執一而廢
百。梅公之去。如懷安于一方。則是以頸血丹莽之斧
鉞也。山麓之泉。甘寒澄澈。珠琲玉雪。與子徘徊酌泉
飲之。亦足以盡公之高。而歎其決也。

四續奇賞 卷三十

太史院銘

楊 机

天厭下土之亂，求聖哲以作民主。太祖聖武皇帝，應運挺生，以神武戡除禍難，遂定皇元之寶命。累聖肖德，增功繼烈，逮今憲天述道，仁文義武，大光孝皇帝。累聖資聖神自潛藩邸，躬率師旅，有征無戰，天心人心攸屬，攸係及位中國，大建都邑，任賢使能，分設百官，政教既行，乃制禮作樂，廟享祖宗，仍遣將帥四征，未臣始統一六合，周臨天際，端居無爲，飛潛動植，仁惠溥露，民既無事，唯夫耕女織，工器商貨，自勞衣食，聖慮周悉，凡厚民生者，無不爲之以農事爲四民，永

四續奇賞

卷三十

十八元

食之本，既設有司以董其勤，又思爲振舉之務，乃立太史院以講明天道，敬授民時焉。至元十三年上，以循用大明曆久而失當，欲新其制，以太子贊善臣王恂、業精算術，凡日月盈縮遲疾五星進退，見伏昏曉，中星以應四時者，悉付其相演尋遷太史令，以都水監臣郭守敬領情入運，妙於制度，凡儀象表漏考日時步星躔者，悉付規矩之算，授同知太史事，曆成遷太史令。以前中書左丞臣許衡爲命世之賢，凡研究天道，斟酌損益者，悉付教領之輔，以集賢學士臣楊恭儉其提挈綱維，始終踰成者，實前中書左丞轉大

司農臣張文謙尋以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凡

工役土木金石悉付行工部尚書兼少府監臣段貞以經度之凡儀象表漏文飾匠制之美者悉付大司徒臣阿你哥十六年春擇美地得都邑東墾下始治役垣縱二百布武橫減四之一中起重臺餘七丈爲層三，中下皆周以廡其下面日中室爲官府以總聽院政長曰今次同知院事次僉院事以宰輔之重領於上者無定員其屬有主事有令譯史有幹事有庫局之司左右旁室以會司屬議凡推測星曆諸生七十人按以三局一曰推算其官有五官正有保章正

四續奇賞

卷三十

十九元

有副有掌曆分集於朝室二曰測驗其官有靈臺郎有監候有副三曰漏刻其官有挈壺正有司辰郎分集於夕室凡器用出納於陰室中層離室以列景曜其室以指水運渾天壺漏坤室以指渾天氣益天圖震兌二室以圖南北異方渾天蓋天之隱見坎室以位太歲乾室以貯天文測驗書畏室以貯古今推算曆法臺顛設簡仰二儀正方案勇簡儀下靈臺之左別爲小亭際黃周廡以華四斗上指於曉渾儀靈臺之右立高表前爲堂表北東石圭圭面刻度量丈尺寸分圭旁夾以連善可圭上露天日爲度量計靈臺

之前東西隅置印曆館作局次南神厨算學設位如
上初改曆之議既行即遣官四遠測景以相參驗若
高麗瓊崖成都和林益擬義和仲叔之命又自上都
南五千里中若東平陽城鄂吉等州各遣官測驗以
求遠近之數十七年冬至以新曆進遷官賞賚有差
十八年頒行之十九年以祕書少監臣趙秉淵遷昭
文館學士知太史院事明年啓皇太子旨以論惠臣
李謙撰曆議二十一年以左侍儀奉御臣阿刺渾薩
理遷集賢學士尋遷太學士並兼太史院事遂以二
十三年春同進曆經屬共二十一卷仍以餘書未成
者奏以臣恒與其議若曆經曆二等序若表漏儀象
等銘臣恒既言矣又拜手稽首原立院之初序而
銘曰
天鑑下民亂靡有定孰能一之聖哲受命太祖神武
始開乾坤勅業垂法以貽後昆續緒紹功剷除妖昏
建今聖皇天錫勇智內修法度人造將帥伐孽平民
罔越厥志炎方歸命赦其後至武功告成萬國來平
同軌同文重譯奉賚小大悉臣師旅以寧思與萬方
永保太平黎民定居蕃息生生爲衣而蠶爲食而耕
士勤其賢工勤其能關阨夜開商旅通行民雖克勤

罔適天宜匡之翼之以順聖思乃立太史法遵黎義
欽若天道敬授民時教其動作時種時穫教其趨向
是宜是吉五禮之舉選時爲日代卜代筮不勞龜策
期措斯民康壽之域民視聖皇億兆子孫七政順軌陰陽調均
五福駢臻民視聖皇億兆子孫七政順軌陰陽調均
時雨時暘化育秋春蕩蕩巍巍盛無何言天覆地載
太平無垠

太師歲

稽康

浩浩太素陽曜陰凝二儀陶化人倫辟典厥初冥昧
不慮不營欲以物開患以事成犯機觸害智不救生
宗長歸仁自然之情故君道自然必託賢明茫茫在
昔罔或不宰赫胥既往紹以皇義熙靜無又大朴未
虧萬物熙熙不夭不離爰及唐虞猶篤其緒體資易
簡應天順矩絺褐其裳土木其宇物或失性懼若在
子時咨熙載終禪舜禹夫統之者勞仰之者逸至人
重身棄而不恤故子州稱疾石戶乘桴許由鞠躬辭
長九州先王仁愛感世憂時哀萬物之將頽然後蒞

四續奇賞

卷三十

二十三

之下建德衰大道沉淪智慧日用漸私其親體物垂
離病根臂仁利巧愈繁繁禮屢陳則教爭施天性喪
貞季世凌遲繼體承資憑尊情勢不友不師宰割天
下以本具私故君位益後臣路生心竭智謀國不吝
原沉賞罰雖有莫勸莫禁若乃驕盈肆志阻兵擅權
矜威縱虐禍蒙丘山刑本懲暴今以會賢昔為天下
今為一身下疾其上君猶其臣喪亂弘多國乃殞顛
故殷辛不道首縱素旄周朝敗度琨人是謀楚步極
暴乾谿消然晉厲成虐樂書作難主父棄禮屈辱不
寧秦皇荼毒禍流四海是以亡國繼踵今古相承

彼摧滅而襲其亡微初安若山後敗若崩臨刃振終
悔何所增故居帝王者無曰我尊慢爾德昔無曰
強肆于驕淫棄彼佞倖納此還顏諛言順耳染患
患悠悠庶類我控我告唯賢是授何必親戚順乃
好民寔胥效治亂之原豈無倡教穆穆天子思問其
德虛心導人允求儻言師臣司訓敢告在前

四續奇賞

卷三十

二十三

學敘

李 九

老子云絕仁棄義家復孝慈豈仁義之道絕然後孝慈乃生哉蓋患乎情仁義者寡而利仁義者多也道德喪而仁義彰仁義彰而名利作禮教之弊蓋不遠也先王以道德之不行故以仁義化之行仁義之不為故以禮律檢之檢之彌繁而偽亦愈廣老莊是乃明無為之益寒爭欲之門夫極靈智之妙總會通之和者莫尚乎聖人第一代之弘制禹千載之遺風則非聖不亡然則聖人之在世世言則為訓辭蒞事則為物執運通則與時隆理喪則與世弊矣是以大為

四續奇賞

卷三十

三

之論以制其言物必有宗事必有主寄責於聖人而造累乎陳述也故化之以絕聖弃智鎮之以無名之樸聖教教其未老莊明其本末之塗殊而為教一也人之迷也其日久矣見形者衆及道者渺不覩千仞之門而逐適物之迹迹逾萬離本逾遠遂使卑端與薄俗俱興妙緒與淳風並絕所以聖人長潛而迹未嘗滅矣懼後進或如此將越禮棄學而希無為之風見義教之教而不觀其隆矣畧言所懷以補其闕引道家之弘旨會世教之適當義不為小言不流放唐以祛困蒙之蔽悟一往之惑乎茫茫太防悠

悠鴻荒蚩蚩萬類與道兼忘聖迹未顯賢名不彰怡

此鼓腹率我倡狂資生既廣羣塗思通闡實師明匪余求蒙遠已濟物而天下為公大庭唱基義農宏替六位時成離暉太觀澤洽雨濡化流風散比屋同座而人罔僭亂爰暨中古哲王胥承質文代作禮統迭興事籍用以繁化因阻而凝動非性擾靜豈神澄名之攸彰道之攸廢乃損所隆乃崇所替形作由于惠衰三辟典乎叔世既敦既誘乃矯乃厲敦亦既備矯亦既深彫琢生文抑揚成音羣能騁技衆巧竭心野無陸馬山無散林風罔不動化罔不移人之失德反

四續奇賞

卷三十

三

正作奇乃放欲以越禮不知希競之為病遂彼夫塗而進此險徑彼兔陵岡游魚過川至賾深妙太象幽玄弃餌取置而貢功蹄筌失統喪歸而寄音忘言政異徵亂拔本塞源迹迹永日尋寶窮年刻意難留而失其常然世有險夷運有通圯損益適時升降惟理道不可以一日廢亦不可以一朝提禮不可為千載制亦不可以當年止非仁無以長物非義無以齊耻仁義固不可遠去其害仁義者而已力行猶懼不逮希企邈以遠矣室有善言應在千里况乎行止復禮克已風人司箴敬貽君子

易稱有天地然後有人倫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傳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然君臣父子之道天地人倫之本未有以先之者也故天生蒸人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將以導羣生之性而理物之情當以龍一人之身極無量之欲如斯而已哉夫古之爲君者無欲而至公故有茅茹土階之儉而後之爲君有欲而自利故有瑤臺瓊室之參無欲者天下共推之有欲者天下共爭之推之之極雖禪代猶脫履爭之之極雖劫殺而不避故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安

續奇賞 卷三十

二十六

而得辭而已者乎夫修諸已而化諸人出乎通見乎遠者古行之謂也故人主所患莫甚於不知其過而所美莫美於好聞其過若有君於此而曰一必無過唯其言而莫之違斯孔子所謂日三省乎一言而喪國者也蓋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雖以堯舜湯武之盛必有誹謗之未敢諫之鼓鑿杆之銘無諱之吏所以聞其邪僻而納諸正道其間雖持如此之備故歲規之典將以救過補闕然猶中違諷諭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是

以自誠先儒既授古義舉內外之殊而高祖亦序二

官論成敗之要義正辭約又盡善矣自虞人歲以至千百官非唯規其所司誠欲人主斟酌其得失焉春秋傳曰命百官箴王闕則亦天子之事也尼以爲王者膺受命之期當神眷之運總萬機而撫四海簡羣才而審所授攷攷於得人汲汲於開通雖延爭面折猶將祈請而求焉至于箴規諫之順者苟爲獨闕之哉是以不量其學陋思淺因負擔之餘嘗試撰而述之不敢斥至尊之號故以乘輿目篇蓋帝王之事至大而古今之變至衆文繁而義詭意苟而辭野將欲希企前賢髣髴崇軌管猶丘垤之望華岱恒星之繁

四續奇賞 卷三十

三十七

日月也其不逮明矣元元遂初芒芒太始清濁同流玄黃錯峙上下弗形尊卑靡紀赫胥悠哉大庭尚矣皇極啓建兩儀既分彝倫未序萬邦已紛國事明王家奉嚴君各有攸尊德用不勤義農已降暨於夏殷或禪或傳乃質乃文太上無名下知有之仁義不存而人歸孝慈無爲無執何欲何思忠信之薈禮刑實滋既譽既畏以備以欺作誓作盟而人始叛疑煌煌四海謫謫萬乘匪誓焉憑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一日萬機業業兢兢夫出其言善則千里是應而莫余違亦喪邦有徵樞機之動式以廢興殷鑒不遠若之何

勿徵且厚味腊毒豐屋生災辛作璇室而夏興聖臺
槽丘酒池象著王孟厥者伊何龍肝豹胎惟此哲燭
職爲亂階股用喪師復亦不恢是以帝堯在位茅茨
不翦周文日昃昧旦不顯失德慙如毛而或舉之者
鮮故漢有慙慙武未盡善下世道衰末俗化淺耽樂
逸遊荒淫沈湎不式古訓而好是佞諂不遵王路而
覆車是踐成敗之效載在先典匪唯陵夷厥世用殄
故曰樹君如之何將人是同牧視之猶傷而知其寒
煥故能撫之斯柔而敦之斯睦無遠不懷靡思不服
夫豈厭縱一人而玩其耳目內迷聲色外荒馳逐不

四續奇賞

卷三十

三八

晉

修政事而終於顯聖昔唐氏授舜舜亦命禹受終納
祖丕丞天序放桀惟湯尅殷伊武故禪代非一姓社
稷無常主四嶽三塗九州之阻彭蠡洞庭殷商之旅
虞夏之隆非由尺土而紂之百尅卒於絕而故王者
無親唯在擇人傾蓋惟舊白首乃新望由夫伊起
有莘負鼎鼓刀而謀合聖神夫豈惜官左而取介
近臣蓋有國有家者莫云我聰或此而察我智
聽受未易甘言美疾眇不爲累由夷逃難而位
奈何人主位極則侈知人則哲惟帝所命而位極
四族作奸周室既隆而管蔡不虔匪我二聖而

惠若九惠咸受備又存官君非臣莫治臣非君莫安
故書美康哉而易貴金蘭有皇司國敢告納言

四續奇賞

卷三十

晉

三九

女史箴

張華

茫茫造化二儀既分散氣流形既陶既甄在帝庖羲
肇經天人爰始夫婦以及君臣家道以正而王猷有
倫婦德尚柔含章貞吉婉孌淑慎正位居室施衿結
綌虔恭中饋肅慎爾儀式瞻清懿獎姬感莊不食鮮
禽衛女矯桓耳忘和音志厲義高而二主易心玄熊
攀搖馮媛趨進夫豈無畏知死不恤班妾有辭劉驥
同輦夫豈不懷防微慮遠道固隆而不殺物無盛而
不衰日中則昃月滿則微崇猶歷積替若駭機人咸
知餘其容而莫知飾其性性之不飾或怨禮正斧之
四續奇賞 卷三十 三十

大寶箴

張華

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惟君寶難主普天之
下處王公之上任上貢其所求宜察陳其所唱是故
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
生乎無妄固以聖人受命極滿亨屯歸罪於已因心
於民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
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
事出警而入蹕四時調其慘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
爲之度而聲爲之律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
積小就大樂不可極樂生極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
四續奇賞 卷三十 三十

而面其狂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懸者輕
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妍蚩自生
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聞勿察察而明
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黼黻塞耳而聽於無聲
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知之者應洪纖
而效響酌之者隨深淺而皆盈故曰天之經地之寧
王之貞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言而化成豈知帝
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撥亂戡以智力民懼其畏未懷
其惠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
金鏡窮神盡聖使人以心應言以行包括治體抑揚
四精奇賞

卷三

上

詞令天下為公一人有慶開羅起視後琴命詩一日
二日念茲在茲惟人所召自天祐之諍臣司直敢告
前奏

丹宸箴六首 并序

李德裕

臣聞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此古之賢人所以篤
於事君者也夫跡跡而言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
然臣竊念援自光聖偏奇寵光若不愛君以忠則是
上負聖鑒臣頃事先朝屬多陰沴嘗著大明賦以諷
願蒙先朝嘉納臣今日齊節期注亦由是心苗張敵
之守遠郡梅福之在遐微尚竭誠盡親不避尤悔况
臣嘗學舊史頗知箴諷雖在疎遠猶思獻替謹稽首
上丹宸六箴具列於後仰塵唐覽伏積兢惶

宵衣箴

四精奇賞 卷三

上

先王聰政昧爽以俟雞鳴既盈日出而視伯禹大聖
寸陰為貴光武至仁反支不忌無俾姜后獨去管項
彤管記言克念前志

正服箴

聖人作服法象可觀雖在冥游尚不悛安汲黯莊色
能正不冠冕卓慨然亦識經統四時所御各有其官
非此勿服惟辟所難

罷獻箴

漢文罷獻詔還驛驛鑒格徐驅焉用千里厥後令王
亦罷小已復奏既於簡布則毀道惠為麗慈儉為美

不過天道斯為至理

納誨箴

惟后納誨以求厥中從善如流乃能成功漢驚沈酒
舉白浮鍾魏敷後伏交臂作官忠雖不忤而善亦從
以視為瑱是謂塞聰

辨邪正

居上處深在察微萌雖有讒慝不能蔽明漢之孝昭
敬過周成上書知詐照姦得情燕蓋既折王猷洽平
百代之後乃流淑聲

防微箴

天子之孝敬遵王度安必思危乃無遺慮亂臣朋蹶
非可遙數玄服莫辨觸髮始什栢谷微行豺豕塞路
觀貌獻發斯可戒懼

手詔答曰

卿文雅大臣方隅重紀表率諸部肅清全英化洽行
春風澄生明春言善政想默在懷卿之宗門累著聲
績冠內庭者兩代襲侯伯者六朝果能激愛君之誠
察詩人之言在遠而不忘忠告諷上而常深慮微博
我以端躬約余以循禮三復規誅累夕稱嘆致之座
隅用此韋韞之益銘諸心膺何啻藥石之功卿既已

投誠朕每懷開諫苟有過舉無忘密陳山川既遐卷
賜何已必當勉已以副深誠

四續奇賞卷三

家誠

稽康

人無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欲準行自當量其善者必擬議而後動若志之所之則口與心誓守死無二耻躬不逮期於必濟若心疲體解或率于外物或累于內欲不堪近患不忍小情則議於去就議于去就則二心交爭二心交爭則向所見役之情勝矣或有中道而廢或有不成一貫而敗之以之守則不固以之攻則怯弱與之善則多違與之謀則善泄臨樂則肆情處遠則極意故雖繁華燿耀無結秀之勳終年之勤無一旦之功斯君子所以歎息也若夫中脣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一

三

之長吟夷齊之全節矣季之執信蘇武之守節可謂固矣故以無心守之安而體之若自然也乃是守志之盛者可耳所居長吏但宜敬之而已矣不當極親密不宜教行往當有時其衆人又不當宿留所以然者長吏善問外事或時發舉則怨或者謂人所說無以自免也若有寡言慎備自守則終貴之路解矣其以身當清遠若有煩辱欲人之盡命托人之品求當謙辭謝其素不預此輩事當相亮耳若有怨急心所不忍可不違拒密爲濟之所以然者上遠宜適之

中絕常人泣輩之求下企東修無北之稱此又乘

志之一隅也。凡行事先自審其可不差於宜宜行此事而人欲易之當說宜易之理若使彼語殊佳者勿遂折遂非也者其理不足而更以情求來守人雖復云云當堅執所守此又乘志之一隅也不須行小小束修之意氣若見窮乏而有可以賑濟者便見義而作若人從我欲有所求先自思省若有所損廢多于今日所濟之義少則當權其輕重而拒之雖復守辱不已猶當絕之然大率人之告求皆彼無我有故來求我此爲與之多也自不如此而爲輕竭不忍面言強副其情未爲有志也夫言語君子之機機動物應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一

三

則是非之形著矣故不可不慎若于意不善了而本意欲言則當懼有不了之失且懼惡之後觀向不言此事無他不可向言或有不可然則能不言全言其可矣且俗人傳言遇傳因疾又好談人之過聞此常人之議也生言所言自非高議但是動靜消息小異同但當高視不足和答也非義不足靜詳敬道豈非寡悔之謂人有相與變爭未知得失所在慎勿預也且默以觀之其非行自可見或有小是不足是小非不足非至竟可不言以待之就有人問者猶當辭以不解近議論亦然若會酒坐見人爭語其形勢

似欲轉盛便當舍去之此將闕之兆也坐視必見
曲直黨不能不言有言必是在人其不是者方
自謂爲直則謂曲我者有私于彼便怨惡之情生矣
我便獲淨辱之言正坐視之大見是非而爭不了則
仁而無武於義無可當遠之也然都大爭訟者小人
耳正復有是非共濟汗湯雖勝可足稱哉就不得遠
取醉爲佳若意中偶有所諱而彼必欲知者若守大
不已或初以鄙情不可憚此小輩而爲所挽引以盡
其言今正堅語不知不識方爲有志耳自非知舊隣
比庶幾已下欲請呼者當辭以他故勿往也外榮華
四續奇賞 卷三十 三十七

則少欲自非至急終無求欲上美也不須作小小卑
恭當大謙辭不須作小小虛卑當全大謙若臨
官臨民讓生若孔文舉求代兄死此忠臣烈士之
凡人自有公憤私勿強知人知彼知我知之則有忌
於我今知而不言則便是不知矣昔見旁語私議便
合起勿使忌人也或時逼迫強與我共說若其言邪
險則當正色以道義正之何者君子不容僞薄之言
故也一旦事敗便言其甲皆知我事以宜備之深也
凡人私語無所不有宜預以爲意見之而走者何哉
或偶知其私事與同則可不同則彼恐事泄思害人

以滅迹也非意所欽者而來戲調蚩笑人之闕者
莫應從小共轉至於不共天勿大水矜趨以不言
之勢不得久行自止也自非所監臨相與無他宜
有壺盎之意束修之好此人道所通不須逆也過
以益自非通穆匹帛之饋車服缺當深絕之何者
常人皆薄義而重利今以自竭者必有爲而作
微數施而求報其俗人之所甘願而君子之所大惡
也缺
又慣不須離樓強勸人酒不飲
自己若人來勸已輒當爲持之勿謂勿逆也見醉
薰便止慎不當至因醉不能自拔也

四續奇賞 卷三十 三十八

五誠

姚元崇

待衡誠

待衡者天下平也君子執之以平其心失衡在天所以齊七政在人所以均萬物稱物平施為政以則毫釐不差輕重必得是執衡持平之義也聖人為衡四方取則志守公正體兼平直用于天官銓綜斯德用於里閭紛競以息故南北以對左右以持稱物低昂不差毫釐使錯鉢不惑輕重無疑智不能矯愚不能欺存信去詐以公滅私王道無偏君子無黨法者天下公器官者成人師長其身率正不令而行在下無怨唯上之平故曰上之所為下必從矣上之所教人亦效矣心苟至公人將大同心能執一政乃無失嗟爾多士欽哉勉旃庶此貌稱同夫佩弦

彈琴誠

琴者樂之和也君子撫之以和人心夫其調五音諧六律則移風易俗感舞禽獸而凡和人手故身不下堂不言而理者蓋鳴琴故也

樂學正化警感人情故易俗以雅樂和人以正聲繁有琴瑟音有商徵琴音能調天下以治典而和應以和為美和而不同如彼君子故善為臣者若彈琴官

四籍奇賞

卷三十一

君前臣則治國之道大急小緩豈安人之心不調者改張踰于立法聲悲者調下感於知音昔武城單父以莎歌樂職鄒忌雍門以辯對匡國美此調撫而人是則昭告後來無怠於德

對鏡誠

執鏡者取其明也夫內涵虛心外分明鑒萬物不可以匿詐衆象無得以遁形是以野鹿窺而懸山鷄對而舞故君子是繪是畫置之座隅益將照奸回之心絕險詖之路也詩曰吾心匪鑒不可以茹亦其理焉

四籍奇賞

卷三十一

秦樓明鏡鑒有餘輝色自凝曉光能洞微飾以瑩組匣以珠璣龍統池臥鳥臨月飛傷入四隣中延萬象濟物攸傳利人斯廣操在帝心則宇宙融明懸諸鈐臣則翹楚瞻仰且明不匿瑕君子是亦不蔽屢照君子是効嗟爾在職為代作則刑不可逃不可賊凡今之人鮮務為德綸綸誦如鏡之明斷可以平如鏡之潔斷可以決敢告後來無奈前哲

辭金誠

辭金者取其廉慎也昔子罕辭玉以不吝為寶揚

席皮洗幘細袍空裏雖清畏人知而所知遠矣嗟爾
在位祿厚官尊固當從廉勤之節塞貪競之門永
是對剗誠猶存以此清白遺其子孫

終

四續奇賞 卷三十

四上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三十一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箋類

諫齊王箋

漢諸葛恪

與會稽王箋

晉范弘之

對議啓類

淮南王

漢伍被

時事議

晉夏侯玄

國人兵多不法啓

晉陸雲

未答敕示七夕詩啓

晉任昉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一

一

諫齊王奮嚴

諸葛恪

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兄四海之內皆爲臣妾仇讐有善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身蓋聖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昔漢初興多王子弟至于太強輒爲不軌上則幾危社稷下則骨肉相殘其後懲戒以爲大諱自光武以來諸王有制惟得自娛于宮內不得歸民干與政事其與交通皆有重禁遂以全安各保福祚此則前世得失之驗也近袁紹劉表各有國土地非狹人衆非弱以適庶不分遂滅其宗祀此乃天下愚智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一

二

漢

所共嗟痛大行皇帝覽古戒今防茅過萌慮于千載是以寢疾之日分遣諸王各早就國詔策殷勤科禁嚴峻其所戒勅無所不至誠欲上安宗廟下全諸王使百世相承無凶國害家之悔也大王宜上推太伯順父之志中念河間獻王東海王繼恭敬之節下當存抑驕恣荒亂以爲驚戒而聞頃至武昌以來多違詔勅不拘制度擅廢諸將兵治護宮室又左右當從有罪過者當以表聞公付有司而擅私殺事不明白大司馬呂岱親受先帝詔勅輔導大王既不承用其言令懷憂怖華鎬先帝近臣忠良正直其所陳逆當

納用之而聞怒鎬有收縛之語又中書楊融親受詔勅所當恭肅云正自不樂禁當如我何聞此之日大小驚怪莫不寒心里語曰明鏡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爲戒改易其行戰戰兢兢敬朝之如此則無求不得若棄忘先帝法教懷輕慢之心臣下寧負大王不敢負先帝遺詔寧爲大王所怨疾豈敢忘尊王之威而今詔令不行于藩臣邪此古今正義大王所照知也夫禍來有由禍生有漸漸生不覺將不可悔向使魯王早納忠直之言懷驚懼之慮享祚無窮豈有滅亡之禍哉夫良藥苦口惟疾者能甘之忠言逆耳惟達者能受之今者恪等懷悽欲爲大王除危殆于萌芽廣福慶之基原是以不自知言至願深三思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一

三

漢

下官輕微寒士謬得廁在俎豆寶體辱累清流惟應聖世竊以人君居廟堂之上智周四海之外者非徒聰明內照亦賴群言之助也是以舜之佐亮以啓闢爲首咎繇皋禹以侃侃爲先故下無隱情之責上收神明之功敢緣斯義志在輸盡管以附石蹟累應被清澄殷浩忠貞宜蒙褒顯是以不量輕弱先衆言之而惡直醜正其徒實繁雖仰恃聖主欽明之度俯賴明公愛物之隆而友至之惠實有無賴下官與石本無怨忌生不相識事無相干正以國體宜明不應稍

四續奇賞 卷三

四

計強弱與浩年時適絕世不相及無復藉聞故老語其遺事耳下下官之身有何痛癢而當爲之犯時主邪每觀載籍志士仁人有發中心任直道而行者有懷知陽愚負情曲從者所用雖異而竝傳後世故比于處三仁之中箕子爲名賢之首後人用捨參差不同各信所見幸應而至或榮名顯赫或禍敗保難此皆不量時趣以身嘗禍雖有踴躍之稱而非大雅之致此亦下官所不爲也世人乃云下官正直能犯艱難斯談實過下官知主上聖明明公虛已思求格言必不使盡忠之臣屈于邪枉之門也是以聽獻愚

四續奇賞 卷三

五

誠布之執事豈與昔人擬其輕重邪亦以臣之事君惟思盡忠而已不應復計利鈍事不允心則讜言悟主義感于情則陳辭靡悔若懷情藏意諱而不言此乃古人所以得罪于明君明君所以致法于群下者也桓溫事跡布在天朝逆順之情暴之四海在三者臣子情豈或異凡厥黔首誰獨無心舉朝嘿嘿未有唱言者是以頓筆按氣不敢多云桓溫于亡祖雖其意難測求之于事止免黜耳非有至怨也亡父昔爲溫吏推之情禮義兼他人所以每懷憤發痛若身首者明公有以尋之王珣以下官議殷浩諡不宜暴揚桓溫之惡珣感其提拔之恩懷其入幙之遇託以廢黜昏闇建立聖明自謂此事足以明其忠貞之節明公試復以一事觀之昔周公居攝道致昇平禮樂刑政皆日已出以德言之周公大聖以年言之成王幼弱猶復勝避君位復子明辟漢之霍光大動赫然孝宣皇帝亦及萬機故能君臣俱隆道過千歲若溫忠爲社稷誠存本朝便當仰遵二公式足爲知何不本溫爲機退守藩屏方提勸公王匡總朝廷豈爲先帝弱未可親政邪將德桓溫不能聽政邪又逼廢袁宏使作九錫備物文赫其文具存朝廷畏怖莫

不景從。惟謝安王坦之以死守之。故得稽留耳。會上
天降怒。姦惡自亡。社稷危而復安。靈命墜而復備。晉
自中興以來。號令威權多出。強臣中宗。肅祖欲推于
上。敦先王受屈于桓氏。今主上親覽萬機。明公光猷
百揆。政出王室。人無異望。復不下于今。大明國典。作制
百代。不審復欲待誰先王統物。必明其典。詰貽厥孫
謀。故令問休嘉。千歲承風。願明公遠覽殷周。近察漢
魏。慮其所以危。求其所以安。如此而已。



淮南王對

伍被

王復召被曰。將軍前寡人乎。被曰。小臣將爲大王畫
計耳。臣聞聰者聽于無聲。明者見于未形。故聖人萬
舉而萬全。文王一動而功顯萬世。列爲三王。所謂因
天心以動作者也。王曰。方今漢廷治乎亂乎。被曰。天
下治。王不悅曰。公何以言治也。被對曰。被竊觀朝廷
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序也。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
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所缺。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
無不通。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獍貢獻。東甌入朝。
廣長榆。開朔方。匈奴折傷。雖未及古。太平時。然猶爲
治。王怒。被謝死罪。王又曰。山東卽有變。漢必使大
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爲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臣
所善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言大將軍遇士大夫以
禮。與士卒有恩。衆皆樂爲用。騎上下山如飛。神力絕
人。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
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常爲士卒先。須士卒休。乃
舍。井得水乃敢飲。軍罷。士卒已踰河。乃度。王太后
所賜金錢。盡以賞賜。雖古名將。不過也。王曰。參大子
知此。不世出。非常人也。以爲漢廷公卿列侯。皆如沐
猴而冠耳。被曰。獨先刺太將軍。乃可舉事。王復問被。

曰公以爲吳舉兵非邪被曰非也夫吳王賜號爲劉氏祭酒受几杖而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采山銅以爲錢煮海水以爲鹽伐江陵之木以爲船因富民衆行珍寶賂諸侯與七國合從舉兵而西破大梁敗孤父奔走而還爲越所禽死于丹徒頭足異處身滅祀絕爲天下戮夫以吳衆不能成功者何也誠逆天違衆而不見時也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且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臯者四十餘人令我令緩先要成臯之口周被下潁川兵塞轅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界者通谷數行人言絕成臯之道天下不通據山川之險招天下之兵公以爲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禍也後漢逮淮南王孫建繁治之王恐陰事泄謂被曰事至吾欲遂發天下勞苦有間矣諸侯頗有失行皆自疑我舉兵西鄉必有應者無應卽還略衡山孰不得不發被曰略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雒之城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強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屈強江淮間可以延歲月之壽耳未見其禍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

以爲行八九成公獨以爲無禍何被曰大王之群臣近幸素能使衆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百人之衆起于大澤奮臂大呼天下響應西至于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勝兵可得二十萬公何以言有禍無禍被曰臣不並避子胥之誅願大王無爲吳王之聽往者秦爲無道殘賊天下殺術士燔詩書滅聖迹弄禮義任刑法轉海瀕之粟至于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于糧餽女子紡績不足于蓋形造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滿野流血千里于是百姓力屈欲爲亂者十室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仙藥多齎珍寶童男女三千人五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大澤止王不來于是百姓悲痛愁思欲爲亂者十室而六又使尉他踰五嶺攻百越尉他知中國勞極止王南越行者不還往者莫返于是百姓離心九解欲爲亂者十室而七典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天下之賦發閭左之戍父不寧子兄不安弟政苛刑慘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怨上欲爲亂者十室而八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歲陳吳人呼劉

項竝和天下響應。所謂路取穀。因秦之亡時而動百
 姓。願之若枯旱之望雨。故起于行陳之中。以成帝王
 之功。今大王見高祖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
 吳楚乎。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汜愛蒸庶。布
 德施恩。口雖未言。聲疾雷震。令雖未出。馳如神心。
 有所懷。感動千里下之應土。猶景嚮也。而大將軍材
 能非直。擊邯鄲。熊也。王以陳勝吳廣論之。被以為過
 誤。沮大士之兵衆。不能什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又
 萬倍于秦時。願至用臣之計。臣聞箕子過故國而悲
 作麥秀之歌。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之言也。故孟子
 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絕久矣。非
 死之日。天去之也。今臣亦竊悲大王有千乘之君。將
 賜絕命之書。為群臣先身死。于東宮也。被囚流涕。而
 起後王復召問被。苟如公言。不可以微倖邪。被曰。必
 不得已。被有愚計。王曰。奈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
 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土地廣美。民徙者不足以實
 其地。可謂不細。御史請書。封國豪傑。及耐罪已上
 以赦令除家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朔方之
 郡。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偽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
 都官詔獄書。逮諸侯太子及幸臣。如此則民怨。諸侯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一

十一

漢

懼。即使辯士隨而說之。黨可以微幸。王曰。此可也。雖
 然。吾以不至若此專發而已。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一

十一

對

上

時事議

夏侯玄

太傅司馬宣王問以時事玄議以爲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乎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叙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叙不使相涉而已何者士過其分則恐所出之不善而干勢馳驚之路開下踰其叙則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矣夫爵下通是庶人議柄也機權多開是紛亂之原也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來有年載矣緬緬紛紛未聞整齊豈非分叙參錯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考行倫輩倫輩當行均斯可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一

十二

官矣何者夫孝行著于家門豈不忠恪于在官乎仁恕稱于九族豈不達于爲政乎義斷行于鄉黨豈不堪于事任乎三者之類取于中正雖不處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流亦顯然明別矣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于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于上上下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臺閣臨下考功校否衆職之屬各有官長旦夕相方莫究于此閭閻之議以意裁處而使臣幸失位衆人驚駭欲風俗清靜其可得乎天臺縣遠衆所絕意所得至者憂在側近孰不修飾以要所求所求有路則修已家

門者已不知自達于鄉黨矣自達鄉黨者已不知自求之于州郡矣苟聞之有路而患其飾貞離本雖復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若使各帥其分官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唯考其行迹別其高下將定輩類勿使升降臺閣總之如其所簡或有參錯則有責負自在有司官長所第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能相飾斯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靜風俗而審官才矣又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一

十三

以爲古之建官所以濟育群生統理民物也故爲之君長以司牧之司牧之主欲一而專一則官任定而上下安專則職業修而事不煩夫事簡業修上下相安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先王建萬國雖其詳未可得而究然分疆畫界各守土境則非重累羈絆之體也下考殷周五等之叙徒有小大貴賤之差亦無君官臣民而有二統互相牽制者也夫官統不一則職業不修職業不修則事何得而簡事之不簡則民何得而靜民之不靜則邪惡並興而姦偽滋長矣先王達其如此故專其職司而一其統業始自秦世不師聖

道私以御職茲以待下懼宰官之不修立監牧以道之畏督監之容曲設司察以糾之宰牧相累監察相司人懷異心上下殊務漢承其緒莫能匡政雖室之隆日不暇及五等之典雖難卒復可粗立儀準以一治制今之長史皆君吏民橫重以郡守累以刺史若郡所攝唯在大較則與州同無爲再重宜省郡守但任刺史刺史職存則監察不廢郡吏萬數還親農業以省煩費豐財殖穀一也大縣之才皆堪郡守是非之訟每生意興順從則安直已則爭夫和羹之美在于合異上下之益在能相濟順從乃安此琴瑟一聲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一

十四

漢

也蕩而除之則官省事簡二也又幹郡之吏職監諸縣營護堂親鄉邑舊故如有不副而因公早煩民之困弊咎生于此若皆并合則亂原自塞三也今承秦弊民人彫落賢才鮮少任事者寡郡縣良吏往往非一郡受縣成其劇在下而吏之上選郡當先足此爲親民之吏專得底下吏者輕民命而常頑鄙今如片之吏多選清良者造職大化宣流民物獲寧四也爲使萬戶之縣名之郡守五千以上各之都尉下戶下令長如故自長以上考課選用轉以能升所收增此進才効功之叙也若經制一定則官才有次

功齊明五也若省郡守縣皆徑達事不壅隔官無留滯三代之風雖未可必簡一之化庶幾可致使民省費在于此矣又以爲文質之更用猶四時之迭興也王者體天理物必因弊而濟通之時質則文之以禮時泰後則教之以質今承百王之末秦漢餘流世俗彌文宜大改之以易民望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從大將軍以上皆得服綾綿羅綺純素金銀飾鏤之物自是以下雜采之服通于賤人雖上下等級各示有差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玄黃之采已得通于下矣欲使市不鬻華麗之色商不通難得之貨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一

十五

漢

工不作雕刻之物不可得也是故宜大理其本準度士法文質之宜取其則以爲禮度車輿服章皆從質樸禁除未俗華麗之事使幹朝之家有位之室不復有錦綺之飾無兼采之服纖巧之物自上以下至于樸素之差示有等級而已勿使過一二之覺若夫功德之賜上恩所特加皆表之有司然後服用之大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標素之教興于本朝則靡侈之心自消于下矣

國人兵多不法啓

陸雲

鄒中令臣雲言國人兵于橫多行非法至使暴及市
道聲聞京邑親信兵乃罵詈洛陽市丞遠近驚然
論日廣而主者前復所報每蒙寬宥故群小敢肆其
暴虐前與駕當東時臣具以奏聞上立節度亦備嚴
上下司察念在奉先而親信卒泰矯稱突關強市民
物至使行道哀窮路人歎惋臣下祇命幸使罪人時
獲僉以奉宜加重戮以戒肅方來軍都督李嬰行實
奸穢然身備王人雖不致法猶加捶楚主者奏泰依
嬰尖罰事寢不出而特令原泰泰之凶狡罰至大辟
四續奇賞卷三十一
至于今日不蒙薄罰至切以自今群醜虎視競爲暴
虐矣小人得志則下凌上替前卿顯言事大農文旨
倨傲天威安功名之上義在不辱而顯等恃恩敢
行侮慢臣時聞各片呈顯言中事寢不省是以自來
拱輿本敢多言而切見國法日修而恩宥無已誠懼
威禁遲頹聲滋聞愚謂自今宜齊之以法使下知
禁有所執猶宜時聽不然以往日之吏鋒銳
靡加而平絕矣臣奉竊非據與聞國政服事以
在尊三年朝憲多違威鉤無列奸問不登而流聲
越皆由執政之臣官非其人當思改過自新以

路退惟受遇微報未効是以忍垢素餐敢用文諫唯
陛下哀明愚臣縱縋愚臣不以前後干進多見罪責
臨紙慷慨言不自盡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一

十七

奉荅勅示七夕詩

任昉

臣昉啓奉勅并賜示七夕五韻竊惟帝選多緒俯同
不一託情風什希世罕工雖漢在四世魏稱二祖寧
足以繼想南風克諧調露性與天道幸絕猜言豈其
多幸親逢旦暮臣早奉龍潛與買馬而入室晚屬天
飛比嚴徐而待詔惟君知臣見于謫言之旨取求不
浚表下辯才之底謹輒率庸陋式謝天獎拙速雖
效蚩鄙已彰臨啓慙慙罔識所貢謹啓

四續奇賞卷三十二

十八

終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三十二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啓類

投知

上權尚書啓

唐元積

上知己書啓

唐杜牧

上崔大卿啓

唐柳宗元

上權補闕啓

唐柳宗元

上杜司徒啓

唐劉禹錫

上李相公啓

唐劉禹錫

四續奇賞卷三十二

投李相公啓

唐劉禹錫

投劉學士啓

唐顧雲

獻鉅鹿公啓

唐李商隱

賀謝

賀趙江陵啓

唐柳宗元

賀范端明啓

宋蘇軾

賀楊龍圖啓

宋蘇軾

賀歐陽少師啓

宋蘇軾

賀潘奉議啓

宋張耒

賀韓魏公啓

宋王安石

賀文太尉啓

宋蘇軾

賀韓相公啓

宋晁補之

賀教授陳履常啓

宋晁補之

賀蔡參政啓

宋陸游

賀丘運使啓

宋陸游

賀周丞相啓

宋陸游

謝永興到任啓

宋李昭玘

謝館職啓

宋歐陽修

謝南省主文啓

宋蘇軾

謝應中制科啓

宋蘇軾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三

謝執政啓

宋晁補之

謝解榜啓

宋晁補之

謝吳龍圖啓

宋晁補之

揚州謝執政啓

宋晁補之

補遺

爲舉人獻韓郎中琮啓

唐李商隱

上興元權尚書啓

元稹

某啓某聞周諸侯生桓文時而不列於盟會則夷狄之以其微不能自達於盟主也元和以來貞元而下閣下主文之盟餘二十年矣某亦盜語言於經籍卒未能効互鄉之進甚自羞之自陛下以環梁十六州之地授閣下摩蓋鉞榮玄纛青旌晨魚符竹信車朱左右轄府置軍司馬以下官屬刻節而總制之則某實爲環內之州司馬而又移族謁醫在閣下治所私心惟忻願改前恥然而吏通之初有言通之州幽陰險蒸瘴之甚者私又自憐其才命俱困恐不能復脫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三

三

於通由是生心悉所爲文留置友善冀異日善惡不妄於朋類耳筐篋之內遂無遺餘方創新詞以須供贊不幸瘡痍暴侵手足沉廢恐一旦神棄其形終不得自進於閣下因用官通已來所作詩及常記臆者共五十首又文書中得遷廟議移史官書牋難紀并

在通時叙詩一章次爲卷軸封用上獻塵黷尊重帖伏迴遑謹以啓陳不宣謹啓

為舉人獻韓郎中琮啓

李商隱

某啓某少承嚴訓早學古文非聖之書未嘗關應論
都之賦頗亦留神徒以不投絲毫未吞瑞鳥馳名江
左陸機莫及於材多擅譽都中王粲終開於體弱上
下羣上差池累年頃者輒露疎蕪不思狂簡捧燭火
以干日御動已光銷抱布鼓以詣雷門忽然聲震不
謂郎中搜才路廣登客門寬望犬附書冀難談易特
垂題目曲賜丹青旋屬榮嶠從行神州視膳同孟陽
之觀蜀比孝若之歸齊雖佩恩私竟乖陳謝光陰在
再試抱勤奉今此秋期遂有天幸更奉禰衡之刺敢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三

四唐

無駿獲之言某在京多時自夏有疾失外郡薦名之
限俯神臯試士之期物情既集於宗師公選果歸於
令季懷材者皆云道泰抱器者自謂時來以卜和為
玉人無不收之場玖得塞脩為媒氏無不嫁之娉婷
是以願託一拳潛布百兩顧方流而有託慮良會之
猶賒伏惟郎中與先輩賢弟價重兩劉譽高二陸止
李唐則仙舟對棹方馬融則絳帳雙褰若某者雖兩
石左思瘦同沈約無庾信之腰腹乏崔瑗之鬚眉然
至於感分識歸銜誠議報將酬楊寶則就雀求環欲
答孔愉則從龜覓印推其異類不後他人謹復陳新

支重千清鑒馬卿室邇孔子牆高趨而莫由鑒計無
所任重道遠方懷驥坂之長鳴一日二長空際馬
之清什知深可恃言切成煩幽谷未見於鶯喬西
空勤於鳬藻仰瞻几閣伏侍簡書謹啓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三

五

唐

上知已文章啓

杜牧

某啓某少小好爲文章伏以侍郎文師也是較謹貢
七篇以爲視聽之汗伏以元和功德凡人盡當詠歌
紀叙之故作燕將錄往年弔伐之道未其得所故作
罪言自艱難來始卒伍僉役輩多據兵爲天子諸侯
故作原六十衛諸侯或恃功不識古道以至爲反側
叛亂故作與劉司徒書處士之名卽古之巢由伊呂
輩近者往往自名之故作送薛處士序寶曆大起宮
室廣聲色故作阿房宮賦有廬終南山下常有耕田
著書志故作望故園賦雖未能盡窺古人得與揖讓

四續奇賞

卷三

六

唐

大言亦或的的公其狀貌矣自四年來在大君子門
下恭承指顧約束於政理簿書間永不執卷上都有
舊弟唯書萬卷終南山下有舊廬頗有水樹常以未
知軍視歸其間及髮齒甚壯莫有成立他日耳目一
遊門下爲拜謁之先或希一贊今者所獻但有輕瀆
尊嚴之罪亦何所取伏乞少假誅責生死幸甚謹啓

上大理崔大卿應制舉不敏啓

柳宗元

宗元敢伏聞古之知已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舉能
而已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後拜賜感知而已故不
扣而響不介而合則其舉必至而其感亦其斯道通
去遼澗千祀何爲乎今之世哉若某者智不能經大
務斷大事非有恢傑之才學不能探與義窮章句爲
腐爛之儒雖或實力於文學勤勤懇懇于歲時然而
未能極聖人之規矩恢作者之闕見勞費翰墨徒爾
施絀掖曳大帶遊於朋黨且有愧色豈有能乎哉聞
下何見待之厚也始者自謂抱無用之文載不肖之

四續奇賞

卷三

七

唐

客雖振身泥塗仰瞻雲霄何由而能哉遂用收視內
顧類首絕望非以浸浸也今者果不自意他日頃頃
之著述幸得流於衽席接在視聽閣下乃謂可以踵
述大之途及制作之門決然而不疑介然而獨聽是
何收採之特達而顧念之勤備乎且閣下知其爲人
何如哉其貌之美陋質之細大心之賢不肖閣下同
未知也而一遇文字志在濟拔斯蓋古之知已者已
故曰古之知已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者也然則坐
來而求者誠不料也某向以應博學宏詞之舉合閣
下辱臨考第司其升降當此之時意謂運合乎升通

丁厥時其私心日以自負也無何閣下以鯢鱗之勢不容尺澤悠爾而自放廓然而高邁其不我知者遂排退而步之委之誠當也使古之知已適在豈若是求多乎哉夫仕進之路皆若竊聞下師矣太上有尊遠之能乘時得君不出乎表著之列而取將相行其政焉其次有文行之美積能累榮不由乎舉甲乙歷科第登乎表著之列顯其名焉又其次刊口吾未嘗舉甲乙也未嘗歷科第也彼朝廷之位吾何修而可以登之乎必求舉是科也然後得而登之其下不能知其利又不能務其往則曰舉天下而好之吾何爲

儒術之首誠爲賢達之表也顧視下位豈容易而收哉而其懷野味劣進不知退不可以言乎德不能植志於義而卒以文字求達不可以言乎才秉翰執簡跋北而歸不可以言乎文登場應對刺謬經旨不可以言乎學固非特達之器也附省陋質豈容易而承之哉叨冒大遇積累高榮喜恩交爭不免寧居腐感荀彧如實出已之德敢希豫讓國士遇我之報伏候門屏敢俟招納謹奉啟以代投刺之禮伏惟以知已之道終梅薦焉不宜謹啟

上權德輿補闕溫卷啟

柳宗元

補闕執事宗元聞之重遠輕邇賤視貴聽所由古矣切以宗元幼不知恥少悔躁進拜揖長者自于幼年是以遑倭造之末跡厠牒計之下列賈藝求售闕無善價載文筆而都儒林者匪親乃舊率皆携撫相示談笑見昵喔咿逶迤爲達者嗤無乃覩其樸者鄙其成狎其幼者薄其長耶將行不拔異操不砥礪學不該廣文不炳耀實可鄙而薄耶今驚鷲充朝而獨于執事者特以願下念舊收接儒素異乎他人耳敢問厥由庶幾告之俾識去就幸甚幸甚今將慷慨激昂

四續奇賞卷三

奮搜布衣縱談作者之建曳裾名卿之門抵掌戮升厚自潤澤進越無惡汗達者之視聽狂狷愚妄固不可爲也復欲俛然惕息疊足相翼拜祈公侯之聞跪邀賢達之車竦魂慄服競格危思楚者倦之彌忿厥心又不可爲也若慎守其常確執厥中固其所矣則又色平氣柔言訥性魯無特達之節無推擇之行瑣瑣碌碌一孺子耳孰謂其可進孰謂其可退抑又聞之不鼓踴無以超泥塗不曲促無以由險阻不守常無以處明分不執中無以趨夷軌今則鼓踴平西促平守其常而執厥中乎浩不知其宜矣進退無所宜

不遑謀乃訪于故人而咨度之其人曰補闕惟君若名踰紀行爲人高言爲人信力學拔文時儕稱雄于亟拜之足以發揚對曰衷燕石而履玄圃帶魚目而游漲海低取誚耳曷予補乎其人曰跡之勤者情必生焉心之恭者情必報焉況子之文不甚鄙薄者乎苟成勤以奉之恭以下之則必勗勵爾行輝耀爾能言爲建瓴晨發夕被聲馳而響溢風振而草靡可使尺澤之鯢奮鱗而縱海宇細之鳥舉羽而翔霄子之一名何足就矣庶爲終身之遇乎曷不舉馳聲之資名之基授之權君然後退行守常執中之道斯可也

四續奇賞卷三

上

愚不敏以爲信然是以有前日之拜又以爲取象恭大賢所屈朝造夕調大賢所倦性頗疎曠又不

上杜司徒啟

劉禹錫

某啟一自謫居七悲秋氣越聲長苦聽者誰哀湯網雖疎久而猶誅失意多病衰不待年心如寒灰頭有白髮惕厲之日利於退藏是以彌年不敢奏記近本州徐便君至奉手筆一函稱謂不移問訊加劇重復點竄一無容言忽疑此身猶在門下收紙長想欽然感生尋省遭罹萬里不幸方寸之地自不能言求人見諒豈復容易伏蒙遠示且曰浮謫漸消况承慶有期以振刷方今聖賢合德朝野多歡澤柔異類仁及行輩萬族咸悅獨爲窮人四時平分未變寒谷自同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一

十一

謹啟

上門下武相公啟

劉禹錫

某啟去年本州吏人自蜀還伏奉示問兼賜衣服繒綵等雲水路遙緘膝貺厚恭承惠下之旨重以念舊之懷熙如陽和列在細簡苦心多感危涕自零驚神驛思若待頴扶伏以聖上注意理本銳求國損念外臺報政之功追宣室前席之事重下丹詔再昇黃樞群精洽符和氣來應况入柄所在三人同心叶台座之精膺發傑之數談笑於規隨之際從容於陶冶之間物皆由僕人識所措某久罹憲網兀若枯株當萬類咸悅之辰抱窮途終慟之苦清朝無絳灌之列至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一

十一

見知之深雖提挈不忘而顯白無自益以水貞之然
寄在外方雖得傳聞莫詳本末特哀鑄銅玉形詔言
自前歲振淹命行中止或聞輿論亦慮重傷伏遇相
公秉鈞輟已自賀僅重言一發清議攸同使聖朝無
銅人六帝無廢物自新之路既廣好生之德遠彰群
赫應南山之雷窮鱗得西江之水指顧之內生成可
期伏惟發膚寸之陰成彌天之澤迴一瞬之念致再
造之恩誠無補於多士之時庶有助於陰施之德無
任懇悃之至謹啟

同續奇賞 卷三十二

十四

為李貽孫上李相公德裕啟

李商隱

月日從姪某官恭謹齋沐誠著于啟事跪授僕者
于獻于司徒相國叔父閣下某伏遠牆藩亟前年
抱微音于故器雖賞逐時遷竊餘潤於與雲亦情由
類至中阿弭節末路增懷沉吟易失之時悵望難
之會石崇著引徒顧思歸殷浩裁書其如慕義伏惟
相公丹青元化冠蓋中州群生指南命代先覺語姬
朝之舊族莊武慙顏叙漢代之名門韋平掩耀歲隣
三紀克佐五君動著嘉猷行留故事陶冶於無形之
外優游於不宰之中始者主上以代邸承基琅邪續
河嶺奇賞 卷三十二 十五

業明發不寐懷清廟之景靈日晏心食念蒼生之定
命爰徵五老久在寶臣五載于茲六符斯炳項單于
故境穰穰遺細履緣喪荒承攸攜貳風沙自縛其主
冒頓忍射其親遂去比邊欲事南牧既赫斯而貽怒
乃密勿以陳謀管氏將來屢發新柴之井留侯每入
便聞借箸之籌全師受成中樞獨運前軍露板方事
於羽馳清禁荷鴈旋開於月掇仍其貴種慕我華風
或辨姓寫誠推諸右校或釋兵伏義列在周牆落子
離狄而春秋書徐夷朝周而大雅詠其餘膺驚鳥散
風去雨還且絕漠以銷寇委窮沙而喪膽胡琴公主

四續奇賞

卷三

七

已出於積穢羣幕天驕行遺其種落向若非薛公料
故先陳三策充國爲舉嘗通肆夷則何以雪高廟稱
臣之羞全肅和復京之好此廟戰之功一也惟彼參
代實與皇家天漢美名方之尚陋春陵王氣比此非
多而物衆藏姦地寬長孽敢起在行之衆因與逆師
之謀遂使起義堂邊台臣以駕晉陽宮下逆豎宵奔
翻勢特冀於連羅勇圖尚同於別獸詎知長策已出
奇兵金僕靈鉅靡留於旬朔獲與貫木已集於都街
此廟戰之功二也而潞寇不懲兩監之兇徒恃三軍
之力干我王畧據其父封袁熙因累葉之資衛朔攝
大君之詔人將自棄鬼得其誅蛙覺井寬蟻言樹大
招延輕險曾微吳國之錢藏匿罪亡又泛江陵之粟
所謀者河朔遺事所恃者巖險偷生今則趙魏俱攻
燕秦併入奉規於淮幄遵命於指縱亞夫拒吳驚東
南而備西北韓信擊魏穢臨晉而渡夏陽百道無飛
走之虞一縷見傾危之勢計其反接當不踰時是則
陳曲逆之六策翻成屠屠爲武族之八陣更見區區
此廟戰之功三也孤寇行計萬方率同將潞海騰區
夷山拓宇高待泥金之禮雄專痊王之辭烟閣傳形
筆車就國盡人臣之極分煥今古之高名况又奉以

四續奇賞

卷三

七

嘉聲請茲國檢傳文賜親遠箴醉飽之徒晏子朝衣
橫厲輕肥之俗比周息慮邪介歸仁紹續勳家扶持
舊族周容私謝皆事公言景風至而慶賞先行仲呂
叶而賢良必遂豈直杜伯山之令子大邑傳榮陶彭
澤之孤孫西曹受署重以心游書囿思託文林提抱
於絕藝之場班揚掃地鞠旅於無前之敵江鮑與尸
故矯枉則黃冶之賦興遊道則知止之篇作詞窮體
物律變登商文星留伏於筆間綵鳳翔翔於夢裏此
固談揚絕意報效何階若某徒預宗盟早塵清鑒而
行藏選賢岐路差池今將抽實吐誠推心叙款誠猶
未寫詞已失煩某爰自弱齡實抱孤操寒郊映雪暑
草搜螢雖有謝於天姿或無慙于力學更持奇字信
未皆通敬禮小文頗常留意大和中歐揚微抱竊獻
短章方候明誅忽蒙復命荆州一紙河東百金叨延
月旦之評長積竹林之戀竟以事將願昔塞與身期
離索勿冬交與莫遂武陵被病洛表求醫未及上言
先蒙受代肩輿而至杜門以居蓬蒿草堂風霜迅厲
今已稍瘳工亦復託休辰殷鈞體肅尚能爲郡馬卿
疾罷猶可言文退無井臼之資進乏交朋之助是以
徘徊軒幄託附緘封冀陳蔡之及門庶江黃之列會

形渝孤直仰累清光東浪驚年西颺結鄰矢心佩賜
畢命銜輝道阻且躋書不盡意金盃假蔭望同相賀
之禽珠岸迴光庶及不枯之草明懸肝膽唯所竊鍾
干目尊嚴伏用兢灼謹啟

授永寧李相公啟

羅隱

某啟某去今月甲子自獲遂起居伏以黃閣尊崇雖
容展敬白衣卑賤不敢與言今則輒於隕穫之間聊
舉證明之事晉代則司空試劍漢朝則丞相問牛彼
或以頑滯幽姿或以獲驚下乘猶能動搖至化感達
深仁而况生稟五常早知恩義跡居十等不至與臺
伏思癸卯年中維陽城畔謝傳裂土疆之日羊公分
節制之時珠履璫簪朝盈聖府難香牙角暮出行臺
轉輸則萬井魚鹽統御則九州侯伯當時務重難之
際是籌謀閑暇之初南國佳辰長聞賦詠東山勝賞

屢見篇題爲教化之笙鏞作經綸之彩繪所以漢陽
計吏得請軍門厭次狂生叨蒙客禮憫之以轉迷之
質安之以負米之心進趨獲奉於麾幃俸入仍資於
甘旨其後何武林詔平陽趨裴叅佐解中方虞浪跡
新城堞下忽受溫言嗟其未了之身勉以難遷之性
且憐色日猶可發揚某是以不揣狂愚重萌躁妄出
則祝趙秦之日永冀流暄入則擣傳說之星惟希借
耀今者風雨得生成之候鐘鍾升鼓鑄之司郭令軍
前潛抽妓樂崔寧城外暗毀池臺登庸之時序未搖
反旆之鉞基已兆若某者族惟單緒藝即中流旋以

無朋殊私誠藏厚言假昆蟲而稟信持管履以輸
竊以浪逼龍津風吹律管魚皆五色禽必九苞揚錦
簪彩羽之姿俟啟鰲吹葭之便獨其行迷要路坐守
窮林九品班資略非親舊六街車馬莫接聲塵門心
而一寸寒灰泣淚而萬石清血良朋易失司馬遷猶
是再三知己難逢越石父於馬感淚相公備或俯視
衡柄曲賜褒稱雖朽蠹不測則抗常理而孤寒無命
祇繫淵鈞謹啟

四續奇賞卷三

二十

四

投翰林劉學士啟

顧雲

其啟其聞鄭玄之謁馬融不知不去趙壹之下羊陟
未遇未休或三年常在於門庭或一日再經其牕俛
蓋以此時儒學無出於馬公當世文儒不先於羊子
今所以重矜靈鼓復扣洪鐘者實有於此也其間不
知三書惟闕五未能窺豹強欲知龍泊投葉論竿依
憑細帙從由已於稷下謝楊震於關西三隱之書履
知篇目一枚墜簡微識指歸栖遲雖甚於蘇秦勤苦
近同於甯越時或嚴霜屆節脫葉辭枝曲突無烟幽
窻有雪飛文月殿欲擬謝莊染翰蘭臺思齊宋玉實
四續奇賞卷三
以鈍踰騰統魯極曾參三犯龍門屢奔鯨浪玄珠難
得空迷罔象之津大道多岐頻灑亡羊之泣輒塵簞
鑒叨獻菲辭竊自朋游或開推許潘生擢錦巧借丹
青謝氏碎金猥加流品亦復願披仙霧頻扣朱門冀
遂望塵不期倒屣今則滿瓶類窮暮燕同危正當歲
角之時未識安巢之計輒披肝膽來訴強門伏以學
士舞政飛龜才雄白鳳監同止水公甚平爵
於洞林雅慕燕於義路講理則絲繩直於山
嶽懸輕儷假以風雲賜之慰薦秦楊難於泮殿
隄於燕臺願借吹噓豈無裨助至於斬衣異命

願恩夜盜狐裘曉開魚鱗凡於歿所請以身先于犯
清嚴無任殞越謹啟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一

蘇侍郎鉅鹿公啓

李商隱

某啓今月某日舍弟新及第進士義叟處伏見侍郎
所制春闈於榜後寄呈在朝同年兼簡新及第諸先
輩五言四韻詩一首夫玄黃備綵者繡之用清越爲
樂者玉之奇固以慮合玄機運清俗累陟降於四始
之際優游於六義之中竊計前時承榮內署栢臺侍
宴脂管從吹或以風騷仰陪天籟動沛中之舊老駭
汾水之佳人不非首義於論思實終篇於潤色光傳樂
錄道煥詩家况屬詞之工言志爲最自魯毛兆軌蘇
李揚聲代有遺音時無絕響雖古今異制而律呂同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一 二十三唐

歸我朝已來此道尤盛皆陷於偏巧罕或兼材枕石
漱流則尚於枯槁寂寞之句攀鱗附翼則先於駢香
艷佚之篇推李杜則怨刺居多效沈宋則綺靡爲甚
至於秉無私之刀尺立莫測之門牆自非託於降神
安可定夫衆製伏惟閣下皆其餘力廊此大中足使
同僚盡懷博我不知學者誰可起予某比典非工顧
蒙有素然早聞長者之論夙託詞人之末淹翔下位
欣託知音抃賀之誠翰墨無寄况乎仲氏實預諸生
榮沾洙泗之風高列偃商之位仰惟厚德願沐餘輝
輒罄鄙詞上攀清唱聞郢中之白雪覩列千人比齊

壯之廣門懸井八米千冒尊重伏用競惶其詩五言

四首謹封如右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一

三十四

唐

賀趙江陵宗儒辟符載啓

柳宗元

某啓伏聞以武都符載爲記室天下立志之士雖然
相顧繼以歎息知爲善者得其歸嚮流言者有所問
執直道之所行義風之所揚堂堂焉實在荆山之南
矣幸甚幸甚夫以符君之藝術志氣爲時聞人才位
未會盤桓固久中間因緣陷在危邦與時偃仰不廢
其道而爲見忌嫉者橫致辱吻房給事以高節特立
明之於朝王吏部以清議自任辨之於外然猶小人
浮議困在交戟凡諸侯之欲得符君者城聯壤接而
惑於騰沸環視相讓莫敢先舉及受署之日則皆開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一 唐

不宜謹啓

賀范端明啓

蘇軾

恭承明詔追錄舊勳名陞秘殿之嚴實遂安車之養
仍推餘澤以及後昆間命以還有識相慶竊謂死生
之事聖賢有不能了父子之際古今以爲難言方其
犯雷霆於一時豈意收功名於今日惟天知我絕口
不言偉事發之和重非人謀之所及恭惟致政端明
學士至誠格物隱德在人彌亮四世如畢公壽考百
年如衛武獨立不懼舍之則藏惟有青蒲之言尚在
金縢之匱白日一照渾雲自開坐使遺民復觀盛事
子孫歸沐下萬石之里門君相乞言授三老之几杖

面續奇賞

卷三十一

更延刻詩永作元龜

賀楊龍圖啓

蘇軾

伏審新改直職提司諫垣傳聞遐邇竊觀成謂
國家之鉅福乃用諫諍之真才必能深言以補大化
方今朝廷之上號爲無諍而太平之美終不能全
諫之列歲不乏人而衆弊之原猶或未去豈聽之者
徒能容而不能用言之者但爲名而不爲功歷觀古
人之效忠皆因當世而用智不務過直期於必行
右尹子華因墳典而道所招之詩左師觸龍語體粥而
及長安之質徒盡拳拳之意不求赫赫之名此仁人
及物之休功忠臣愛君之至分伏自頃歲所更幾人

面續奇賞

卷三十一

席未煖而輒遷踵相躡而繼去然一身之譏固足以
免矣而積藏之病當使誰去之恐習慣以爲常遂因
循而不振雖在僻陋顧常隱憂以爲必得朴忠愛國
之人而又加以辯智得君之術言苟獲用因其庶幾
伏惟諫院龍圖才雄於世而常若不勝節過於人而
未嘗自異素練邊事深知兵驕頃持鉉衡實爲言允
必將舉大體而不論小事務實効而不爲虛名風最
蒙深知愧無少補方傾耳以聽願續書諫苑之篇若
有待而言或能著爭臣之論聞以在外無由至門踴
躍之懷實倍倫等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蘇軾

伏審抗章得謝釋位言還天眷雖隆莫奪已行之志士流太息共高難繼之風凡在庇庥共增慶慰伏以懷安天下之公患去就君子之所難世靡不知人更相笑而道不勝欲私於爲身君臣之恩係縻之於前妻子之計推葺之於後至於山林之士猶有降志於垂老而况廟堂之舊欲使辭福於當年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無其決愚智共蔽古今一塗是以用捨行藏仲尼獨許於顏子存亡進退周易不及於賢人自非智足以周知仁足以自愛道足以忘物之得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三

二十八

宋

賀潘奉議致仕啓

張耒

伏審親家致政奉議上還印綬退卽里閭已私知止之安將受永年之福凡居親舊實助忻愉竊以人之多難在於儒者尤甚壯年講學而富貴利祿之可期出試多遺信功名遇合之有命加以歲月荏苒特不待人目顧簪裳義則當止彼貪冒無恥者率皆僥倖而老惟進退顧義者不免飢寒之憂未餘漢庭之賜金復休故社之喬木追計宦游之康祿何有一毫復與平生之簞瓢相從三選莫非命也謂之何哉伏惟某官與學淵源懿行金玉久栖遯於末路遂高退於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三

宋

企高風仁懷景仰

賀辟蠅公啓

王安石

伏審判府司徒侍中寵辭上宰歸榮故鄉兼兩鎮之節麾備三公之典策貴極富溢而無元滿之累名遂身退而有褒加之崇在於觀瞻孰不慶美伏惟某官受天秀氣爲世元龜誠節表於當時德望冠乎近代典司密總命攬中權毀譽幾至於萬端矣險常持於一意故四海以公之用捨一時爲國之安危越執鴻樞遂躋元輔以人才未用爲大恥以國本不建爲深憂言衆人之所未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及臻變故果有成功英宗以哀疾荒迷慈聖以謙冲退託內撥百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三

三十一

宋

賀文太尉啓

蘇軾

伏審字號揚庭臨軒遣使出節少府授鉞齊壇夾夏聳觀兵民交慶蓋功業盛大則極名器而後稱惟德度宏遠故處富貴而若無爵爲三世之宗臣豈獨一時之盛事恭惟留守太尉道本天合德爲人師信及三川之豚魚威加兩河之草木身任休戚言爲重輕始若留侯弱冠而遇高祖晚同尚父黃髮臨亮武王既奉冊書益新民聽方將威懷北虜係頸長纓約束何公軌流故道然後入調伊傳之鼎歸躡松喬之游輿論所期斯言可必軾謫官有限趨侍無緣踊躍之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三

三十一

宋

心官窮難盡

賀中書韓相公啓

北補之

伏自頃者初膺春任入預政機屬時三館之虛已在
諸生之選間因造請以辱收憐然開門之外已疎而
朝廷之間甚密絕編志慙越俎義慙言不獲伸事無
所試上辜期待分絕激昂既流落于州麾旋顛危于
筮庫伏遇左右卷舒以道從違在公雖均佚于留居
尚倚平于世論慮以罪蟻仰玷生成故門牆之問莫
修而魚鳥之情愈闊側聞枚叟峻陟鼎司遐徵同音
歡呼共慶卽日伏惟國有道自天降休恭以某官
剛大直溫柔嘉寬栗山嶽不動江海有容蹈君子之
四續奇賞

卷三十二

三

中庸知古人之出處皇天祐聖治世立賢緯仁祖之
規奉有魏公之風烈大數已得水流易防一昨何聞
命行繼觀章下忠合上慮義激士心豈惟以千秋一
言而取封蓋將試元崇十事而後入以謂可否分年
而具處忠邪指類而竝驅米斗至于千錢民室幾千
九去此方今公患之至急與當寧縣憂之最深過大
臣先已究知則天下大復何慮然可否但繫于審訪
而忠邪正懼于難分虞氏豈非用大中成周可謂建
星極既憂寵說之震亦病叨憤之欽嘗聞去蟻以培
隄木有留蠹而蓄木母疾之已甚則固可姑存而勿

論則實難彰輝不將消勸出題立理有萬慮行非一岐
同向必親疏豈皆品非親舒始似無取鄰朋初若可通
安得遽知要因又何必使左右皆正直內外無欺諫
則可否自陳于前足非不覈而定成周虞氏迺得庶
幾皇極大中于焉依叙憂難卹享尚何足言休兵務
農便可無患然補之處疎遠而謀近懷褻淺而計深
亦恃十年膏水初重念補之稟資頑鄙賦命奇窮
勤苦幼能乎遠非自愛虞晚節推絕盛時不別不自
以得嫌無容無勇以蒙拓遭譴遠徙重罹閔喪終亡
僅存再被寬遂適回五六年內往返九千里餘未省
四續奇賞

卷三十二

三

武臣亦遇奪牛之罰何嘗盜肉猥逢關大之還不死
爲漢猶佐民社世當至德之運人望太平之功拾穗
行歌聞百年而如此僻疏沒齒甘一介之當然豈敢
謀身尚懷報上耿耿自信昭昭實臨更願尊所聞之
高明蹈斯民以仁書造次啓沃終始持循然後朝廷
海宇遠蒙大士無遺忠國是永建家聲益隆
以副上之倚毗以慰人之頌望旅項方田開高其望

賀龔參政啟

陸游

恭審光膺明詔進貳政機爲治不難其道顧何如耳
用人若此吾國其庶幾乎傳聞四境驩喜一意某聞
公論未嘗盡廢常恐不在於朝廷小人豈必無材惟
患與聞於國事誠使元老大臣守紀綱而不紊近習
外戚保富貴而有終政一出於廟堂權弗移於貴倖
豈獨坐消于外侮固將馴致於太平孰成伊尹格天
之功其在孟子敬王之學恭惟某官材負超軼器局
恢闊造道深故能泛應而不窮進身正故敢盡言而
無諱建九安之勢成長治之業已收効於立談開衆
目續奇賞卷三十二
正之路塞群枉之門曾不勞于變色薦紳相賀史冊
有光然而仁人先天下而憂重矣自任賢者備在伏
之責艱哉克終其十年獨荷于異知萬里改虛丁患
告輒因尺牘肇寫寸誠未必殊方或見不天之位謨
猶期末路終爲盛世之幸民

賀丘運使啟

陸游

恭審上印帥藩乘輅幾旬得人若是則吾國其庶幾
乎先聲隱然非俗吏之所能也公論爲之慰懼大用
此其權與伏以寬猛異施古今莫一子產號衆人之
毋用於鄭而弗救陵夷中商爲法家者流獎至秦而
卒以顛覆歷考簡編之迹莫先儒術之功惟蹈君子
之時中斯得古友之大體方其尊瞻視正顏色教化
固以有成雖使空圖圓畫衣冠法令其誰敢犯恭惟
某姿本高邁學造精微夷途早踐於高華隆委偏當
於繁劇所臨輒治雖千變萬化而不窮自守弗阿終
四續奇賞卷三十二
特立獨行之如此上將引而自近公其有以告猷某
早陪談燕之餘談辱賞知之異敢圖暮景復備屬城
間里亡聊每攬涕下催利之筆事功靡著更忍懸修
候問之殷尚加惠於始終俾得全于進退歸依之切
敷繹吳殫

賀周丞相啟

陸游

恭審夢卜錫祥揚王庭而渙號典冊備物熙帝載以宅師國其庶幾民以寧壹實惟宗社無疆之祐非復門闌旅賀之常竊以時玩久安輒生天下之患國無遠略必有意外之虞方今風俗未淳名節弗厲仁聖焦勞於上而士夫無宿道嚮方之實法度修明於內而郡縣無赴功趨事之風邊防寢弛於通和民力坐窮於列戍每靜觀於大勢懼難待於非常至若靖康散亂而遺平城之憂紹興權宜而蒙渭橋之耻高廟有盜環之逼冠乾陵有斧鉞之逆儔江淮一隅夫豈四續奇賞

卷三十一

三十七

宋

伏衛久留之地深益萬里未聞腹心不貳之臣文恬武嬉戈朽鉞鈍謂互博采衆謀之同異然後上資廟論之崇嚴非素望之偉然誰出身而任此恭惟某官降神維嶽生德自天居安資深學洞六經之蘊探履索隱識窮萬務之微益嘗獨立以當雷霆何止貴名之揭日月運籌帷幄每當上心端委廟堂遂持國柄玉燭肇時和之慶雲龍協聖作之辰消未央長樂之宮將肅六飛之御築砌石榆林之塞永奠四夷之封千古有光自今以始某側聞盛舉竊抃驩驚惜百日之飢寒豈無竊覲接四方之英俊願付至公庶未死

之餘生觀太平之盛際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一

三十八

宋

承典提刑謝到作學

李昭玘

委轡下車，勤吏民之趨走，據案涉筆，據文墨之紛紜，將何補於事功？徒有慙於面目，伏念昭玘迂疎末學，鄙野孤生，賦才不長，聞道最晚，棲遲日月，僅成九轉之功，踴躍風塵，未蒙一顧之價，再預充廷之貢，設爲入格之遊，敢意斐文，偶塵精覽，初乏青錢之作，宜置下陳，銀經黃絹之評，遽超數等，叨從祿仕，提備儒官，詎能揮管以窺天，良愧奔蜂之化燭，屬大明之繼照，延舊德以廣防，博收人才，盛集冊府，開閣之始，豈乏異能，備員者誰？乃出下客，人共榮於入彀，時皆謂之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一

三十九

登瀛正始諸賢，溫陪武步，石渠秘集，頓發見聞，惟知反已，以自求取，觀因人而幸進，謂有昭昭之明者，必有冥冥之志，無赫赫之熱者，亦無凜凜之寒，欲寡過而未能，恐修名之不立，以愚自信，曷嘗稱博而毀丹，與世何尤，不暇去要而歸紛，安有本同而末異，奚嘗先病而後瘳，處冲季孟之間，僅知所立，其陵南北之部適，幸兩忘，能不自其人，得不得必尸諸命，洋洋然，迥詎爲必氏之魚？凡若畏人，反類季公之鶴，嘆源泉之有木，驚蒲柳之先衰，一傳未終，恍已迷其姓氏，片文屢過，幾不辨其偏旁，但塵屢粟以偷安，何罪

書魚之成，盡久玷外庭之列，聊從別乘之行，追及更

書復還舊直，意無他異，莫追終賈之才，名不有可觀，竊預趙張之政事，舍丹鉛之點勘，視鞭朴之喧囂，精神僅及於目前，智慮或遺於意表，蠅紛訴牒，驅即復來，鴈集吏行，守之不置，間關畏罪，馳勉赴功，入水必濡，每憂揭厲，遇風知退，冀免摧頽，雖彈才駕之勞，蔑有尺寸之補，間以私門艱窘，多事侵陵，祿未逮於孤窮，歲已驚於遲暮，田無附郭，久負陶潛之歸，盜不過門，素多張禹之愛，屢申懇懇，願守方州，猥霑造物之私，特假祥刑之任，地占河關之勝道，連雍陝之雄小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一

四十

民向氣而喜爭，巨猾漸山而爲盜，素稱劇郡，尤藉長才，自非冰鏡無疵，權衡不撓，則何以吏知守法，人不稱冤，顧煩閭之無堪，適選掄之誤及此，蓋某官元功播物一德，亮天見遠，業於有爲，期太平之可致，論事必同於善，使人樂盡其才，引能俸以升高，徒煩假手，制輪困而成器，幾誤揮斤，敢不慎守，官談聽思，民事不近名而邀福，無衡法以作威，概以中平得之安靜，少圖裨報，上副陶成，美廢方休，曾未虞於巨臂，不才自養終願，託於長年，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館職啓

歐陽修

受命之始榮懼交并伏以國家悉聚天下之書上自文語之初六經傳記百家之說翰林子墨之文章下至卜醫禁呪神仙黃老浮圖異域之言靡所不有沈爲書林又擇聰明俊乂之臣以遊其間因其校讎得以考閱使知天地事物古今治亂九州四海幽荒隱怪之說無所不通名曰學士一日天子朝左右之人思宏博之彥出贊明命入承顧問遂登宰輔以釐百工一有取焉多從此出所以平居優游素服其業館以禁署食於大官詩菁莪之育人才易鼎任之養賢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三

學士

宋

出自生成在於顯惡何以論報雖未能著見德業以稱君子教育之仁猶可以作爲歌詩稱頌聖朝功化之美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三

學士

宋

蘇軾

蘇軾

竊以天下之事難於改爲自晉五代之餘文教衰落
風俗靡靡日以塗地聖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
疏其流明詔天下曉諭厥旨於是招來雄俊魁偉敦
厚朴直之士罷去浮巧輕媚叢錯綉采之文將以追
兩漢之餘而漸復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
心用意過求深者或至於迂務奇者怪僻而不可讀
餘風未殄新弊復作大者鑊之金石以傳久遠小者
轉相模寫號稱古文紛紛肆行莫之或禁蓋唐之古
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爲皇甫湜學皇甫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一 宋
湜而不至者爲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伏惟內翰
執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遺文天下之所待以
覺悟學者恭承王命親執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可
士以塞明詔軾也遠方之鄙人家居碌碌無所聞道
及來京師及不知名將治行西歸不意執事擢在弟
二惟其素所畜積無以慰士大夫之心是以言而
聚罵者動滿千百亦惟恃有執事之知與衆士君子
議論故恬然不以動其心猶幸御試不爲有司之所
排使得指笏跪起謝恩于門下聞之古人士無賢愚
惟其所遇蓋樂毅去燕不復一戰而范蠡去越亦終

不能有所爲軾願長在下風與賓客之未使區區之
心長有所發夫豈惟軾之幸亦執事將有取一二焉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一 宋

謝應中制科啓

蘇軾

以六用
其句似
爲可刪

臨軒策士方搜絕異之才隨問獻言誤占久虛之等
忽從佐縣擢與評刑內自顧於無堪凜不知其所惜
恭惟制治之要惟有取人之難用法者畏有司之不
公故舍其平生而論其一日通變者恐人持之未盡
故詳於採聽而略於臨時茲二者之相形顧兩全而
未有一之於考試而奄之於倉卒所以爲無君也然
而才行之迹無由而深知委之於察舉而要之於久
長所以爲無失也然而請屬之風或因而滋長此隋
唐進士之所以爲有弊魏晉中正之所以爲多姦惟

四續奇賞 卷三十二

四十五

是賢良茂異之科兼用考試舉察之法每中年輒下
明詔使兩制各舉所聞在家者能孝而恭在官者能
廉而慎臨之以患難而能不變邀之以寵利而能不
回既已得其行已之大方然後責其當世之要用學
博者又須守約而後取文麗者或以用寡而見尤特
於萬人之中求其百全之美凡與中書之召命已爲
天下之選人而又有不可測知之論以觀其戰戰之
能無所不問之策以攷其通達之實至於此而不夫
則其人之可然猶使御史得以求其疵諫官得以攷
其素一陷清議輒爲廢人是以始由察舉而無謂焉

行之私終用考試而無倉卒不審之患蓋其取人
也如此之密則夫不肖者安得而試軾才不迫人少
而自信治經獨傳於家學爲文不顧於世知特以飢
寒之憂出求升斗之祿不謂諸公之過聽使與草豪
而並游始不自量欲行其志遂竊俊良之舉不知才
力之微論事迂闊而不能動人讀書疎略而無以應
敵取之甚愧得之益慚此蓋伏遇某官以堯舜之道
輔吾君以伊呂之業爲已任恐一夫不獲自盡以爲
廟堂之憂思天下所以太平必用芻蕘之說亟收未
學以輔大猷然志卑處高德薄寵厚歷觀前輩由此
四續奇賞 卷三十二

四十五

四十五



謝韓儀公啓

昇補之

伏念近者特造門牆願親杖屨康寧貌占千巖松竹
之間蕭散情長一世塵埃之上不覺寄慕膝前永歎
意消顧希頂千甄收非敢言千嫺婦高明廣逮疎逖
戚依尚憐孤根未必墜雨生芻一束窘窮巷之坐愁
清酒百壺陪後堂之宴笑曾忘禮絕滋愧人微綠野
放談過晉公之高蹈黃花佳唱比陶令之將歸醉猶
貸于歐茵狂豈誅于落帽顏間和氣席上陽春以此
使人何人不盡既貪知已特達勿二之意遂整平居
深念欲効之言而莫戒轉喉幾成捫舌雖禮不禁嫌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一 四七

諱字亦有同音如學者和帝名也而漢郡存京兆之
稱又操者世祖諱也而植許有造日之句載在傳注
可以考知乃唐杜鴻名韓吏部亦著宏辯欲開後疑
晉進既殊剗昭不避仰惟大雅固已包荒然令公以
三朝德望之尊而不肖有十年門下之舊易知罕犯
每慎偶疎官止汗顏真成芒背自違釣席愈覺達心
悔訟稍瘳無謂始我伏乞略此細故要諸後圖間順
下風且詢公議似聞芝檢已拜玉音想遂促于曹裝
行復調于伊鼎即日恭惟神明來相寢餽鈞休補之
田野益疎光儀乍阻蕭然形迹失此庇依已戒僕夫

將趨道左庶欲贊輿誦具瞻之意豈獨仰思閣私懇
之情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一

四八

河中府謝執政啓

晁補之

明恩起廢首玷劇曹衰疾便私尚叨名闕盡出鈞陶之巨賜寧同草木之無知引分每踰撫躬深媿竊以讀書非無用之具同將圖試而求行事君當有爲之時孰不願知而幸遇賢者奮身而任大中材隨類以効長寸陰尺璧之匪輕羸糧躍馬而恐後又如出蔀見日去盆望天所宜欣對亨嘉鮮明注目安有自爲連蹇俛默向隅惟能技之不同故會逢之相邈如補之者稟生至薄涉世又疎違道德之初心獲聲名而過實畫蛇之足嘗奪飲而固宜蒙虎之皮或得攻而

四續奇賞

卷三十二

四九

謝解啓

晁補之

伏觀解榜偶被薦選者迫進敵以當前何虞遂且挈孤軍而冒戰遠預先登進叨非據之榮退負賔涯之愧竊以治非一道三代之所同功學非一師自聖之所並字更未流于淺鮮之後追大本于苦忽之爲五官猶具于天根六鑒未仍于物偽行義忠信粹于常得于固存言語文章卓然皆出于可用教化之所被及風俗之所影隨中國無異于四方野人知學于君子王者之迹未熄古人之體尚存少變而爲晚周大壞而爲戰國處士以設行自售公子以得人相傾離騷濫于辭章兵法窮于威武禁游說者縱橫以辭顯任使者推理以雄俗僻則吳越無秀民照奇則鄒魯無異行陵夷百世南奔一塗漢汾秦餘而莫附唐因陋舊而本善際真人之撫運混雜霸之餘墟英宗廣于規模仁宗儲于文物今上闢圖書之府重禮樂之司思誦數爲腐儒廢雕蟲爲士直奮乎百世之後觀此六經之難以是取人謂宜得士如補之者拙牛世用僻與衆違有轉喉觸諱之窮無炙手可熱之勢流離百狀幸負寸心縉紳之所未信而通席鄉黨之所共輕竊笑黜黜自守無忌于舍適依依何從追同

四續奇賞

卷三十二

五十一

子即免亦嘗側聞長者之論庶幾得上君子之堂十
載屬文七年論學登濫舉首輒困退飛託思難之餘
生守迂疎之舊習仰其表而莫繼俯蓬甕以增羞望
絕亭嘉分投窮籍詩常招隱書或絕交他人請其逆
施智者以謂非與不覺歲月之易失竊省功名而自
驚遠舉何爲聞虛絃之已怯相忘可樂忘芳餌以復
求然而學不能偶當世之方圓材不足當大人之取
舍飽飽自力攀奉莫堪一字固微屢經營于燥吻萬
言良富愧滂沛于搖毫尚賴庶明過辱題品授其片
善躋以上游斯蓋代遇某官大雅不群至誠樂與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一 五十一

之木正錯而不動與夫衡誠陳而不欺有形焉待而
苟藏無物不可以自試故容最陋亦預慨收某敢不
增益淺聞激昂壯節鵬搏有待固本忘九萬之程狗
盜爲功猶不愧三千之客

謝授館職啓

是補之

覬緣公舉既不能引分而終辭濫俾試言又不獲竭
愚而小補自宜汰斥尙玷題評祇有矜慙安知榮觀
竊以校讐之設始千漢氏之購書員昂之增盛千唐
室之好士故二代禮樂聲明之爲備亦一時衣冠人
物之使然惟麒麟延閣之華近閭閻鉤陳之遠至謂
道家群玉之府蓋象天宮東壁之藏近猶有宋之隆
專號育材之地故招來于闕暇之日而官使于成就
之時職非要而地嚴欲知其可貴祿已優而責寡使
得以自修恭惟治平之初深有講求之意詔四三輔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一 五十一

選二十人當時彬彬最號得士厥後往往爲名臣
考之末年起治官之廢典是正蘭臺之佚以延
虎觀之儒而龍胡莫攀風御已遠欽文母思齊之聖
當成王求助之初咨謀大臣修舉故事繁詔書所以
取之之意則欲其有行義政事好學而能文至策問
所以致之之方又欲其知忠厚勵精扶衰而救益竊
思在上詳延之若是則觀其時施設之謂何宜得登
髦以副側席如補之者系出簪綬單平之後才非丘
閭耿介之良不意姓名之無聞乃頃承寵之過聽昭
回地近英俊朋來閱九奏于洞庭徒知神駭飛雙鳧

于渤海更覺身微加以陟岵永悲臥漳久矣孤將五千之卒空有壯心立解十二之牛曾無敏手雖欲自勉竟不能奇致古不究其本根議政終成于迂闊主父屢困九事敢期于八收公孫太疎十策乃微于一得正使焦頭而爛額猶足爲功真成毀瓦而畫墁尚容見食服訓辭之甚厚受列緝以爲榮非止見黃香未見之書以資雜博亦欲正劉晏不正之事固有愚秉靜言所遭良出于幸斯蓋伏遇某官幾微謀國忠盡致君深明致治之原要在得人之盛大儒之効吾道方興多士以寧斯文永賴顧容淺陋亦誤采收昔

四續奇賞卷三十二

五十一

班超以東筆得令史而不慙陽城以愛書從院吏而自給彼皆慷慨有志之士敦朴可用之才苟得以文墨而効官則雖爲卑賤而可喜而況加以樂育借之美名方朝廷耆艾之具來與巖穴幽奇之咸在此逢有道之會人望太平之期屬當是時乃在此選雖復中才之難強猶將奮發于有爲補之願治氣養心修辭居業祖希前輩豈惟文字之未流未負平生儼以功名而自致

謝龍圖吳雍薦論啓

晁補之

陳編窺竊何補諸生華衰集榮敗煩一字誤蒙代置祗劇厚顏補之稟生既愚聞道亦淺少日狂狷頗復激昂長年艱難稍亦咎悔不幸允子蚤棄諸孤居然爲貧初此求仕賣刀買犢行藏獨可以自期說願舍龜矢得不足以相補竭來泮水三易歲華無他時捧檄之勞有平居肄業之樂譬彼倦鳥聊復投林坐令摧頽滋用迂闊風雨子桑之席促軫屋穿蓬蒿仲蔚之園披書案朽間偶好事惠然晤談務閑偷安考補當去豈圖過聽乃此誤加謂鳬足非長而雞肋可惜

四續奇賞卷三十二

五十四

收置門館論諸朝廷此蓋伏遇某官高才得君強恕待物統綏一道刺舉百城如般之運斧斤曾微擢腫若良之擇轡策安有疲驚曲憐孤生爲借餘潤甘張安世不樂私謝而李習之嘗賦感知趣非不同義各有處更願寬其不及須以後來豈無毫釐可卜報効

楊州謝執政啓

是補之

堂空坐笑輒傾將毋之誠鈞播無私偶遂佐州之請
意雖甘于遠外跡終涉于千庠伏自思惟良渫衷慄
竊以聖人在上就不懷利見之心君子處躬蓋亦有
常分之守智足以圖則當卑慮力可以任則宜竭能
固有掃曹相之門而藉以求通客常侯之舍而因茲
得召志義有在黃綠不嫌其次實事未聞虛名可貴
所以樊英聘而漢稱得衆爾衡棄而魏爲夫人雖非
車輿輓輓之利行猶曰園林鴻鵠之爲觀凡是二者
必若一焉如補之者質薄自憐學迂寡用陛下察極
陽繼奇賞卷三十三
之日群公入輔之初旁搜廢指不問疎迷亦預諸生
之選入陪三館之遊朝廷清明官省閑暇鴻鸞選翮
競高舉于丹霄庶鹿野心終自懷于豐草仰慙發載
之惠未知補報之期願試米鹽且親甘旨親君悞彼
非見汰于盛時蕭子抱關亦各從其私好此蓋伏遇
某官引君以道罔衆以文養材無一介之遺建官必
詳議之與發爲文大故能貧于乾坤馴致中和益將
興于禮樂大向小醜首玷至公江陽故都民俗信美
矧備倕承足竭瘼爲尚假歲時不愆刻鵠之類焉庶
幾十哲永思楊州謝執政啓

四續古文奇賞卷三十三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諱選

書類

政事

奏記蕭望之

漢鄭朋

與梁商書

漢李固

與范滂書

漢徐邈

上宰相書

唐陸長源

上崔相公書

唐劉軻

上韋右丞書

唐劉軻

四續古文奇賞卷三十三

大計

答袁紹書

魏臧洪

諫諍

上宰相安邊書

唐李觀

與柳中丞書

唐韓愈

上歐蔡書

宋曾鞏

求通

上張尚書書

唐歐陽詹

上王僕射書

唐盧肇

上冢官書

唐沈亞之

上座主書

唐劉軻

上李侍郎書

唐王昌齡

上李諫議書

唐沈亞之

上崔尚書書

唐劉蛻

上裴侍郎書

唐劉蛻

與韋員外書

唐劉蛻

與李使君書

唐杜牧

復崔尚書書

唐劉蛻

代張籍與李浙東

唐韓愈

寄張大夫書

唐符載

上張明府書

唐李嶠

奏記蕭望之

鄭朋

將軍體周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卞莊之威至乎耳
順之年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窟穴
黎庶莫不惟喜咸曰將軍其人也今將軍規撫云若
管晏而休遂行日仄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則
下走將歸延陵之阜修農圃之疇育雞種黍埃見二
子沒齒而已矣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
踐宣中庸之常政興周召之遺業親日仄之兼聽則
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底厲鋒鏑奉萬分之一

國續書賞
卷三十三

三
漢

與梁商書

李固

蘇林、張儉、侯氏、以開義路。無駭以開利門。夫義路開則利門開。利門開則義路閉也。前孝安皇帝內任伯榮、樊豐之屬。外委周廣、謝舉之徒。開門受賂。署用非次。天下紛然。怨聲滿道。朝廷初立。頗存清靜。未能數年。稍復墮損。在在進退。有還拜守死善道者。滯滯窮路。而未有改。歟。德之方。又即位以來。十有餘年。聖嗣未立。羣小繼望。野令中官博簡嬖賤。兼採微賤。宜子之人。進御至尊。順助天意。若有皇子。毋自乳養。無委保。妾醫藥。以致飛燕之禍。明將軍望尊位顯。

四續前書

卷三十三書

四漢

當以天下為憂。崇尚謙省。垂則萬方。而新營祠堂。費功億計。非以昭明令德。崇示清儉。自數年以來。災怪屢見。比無雨潤。而流陰鬱決。宮省之內容。有陰謀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形。愚者覩怪諱名。天道無親。可為祇畏。加近者月食。既于端門之側。月者大臣之體也。夫窮高則危。大滿則溢。月盈則缺。日中則移。凡此四者。自然之數也。天地之心。福謙忌盛。是以賢達功遂身退。全名養壽。無有怵迫之憂。誠令王綱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全不朽之譽。豈與此外戚凡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固狂夫下愚。不達大體。竊

與范滂書

徐邈

知足下遣十五議曹各之一縣。又吏假歸。自所聞見。誠是足下留意百姓。故廣其視聽。吾謂勸導以實。不以文。十五議曹欲何所敷宣。邪。庶事辭訟。足下聽斷。允塞。則物理足矣。上有理務之心。則下之求理者至矣。日易省覽。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而人聽不惑。豈須邑至里詣。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乃是蠶漁之所資。又不可縱小吏為耳目也。豈有善人君子。而汙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君子之心。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由歷試。如有所毀。必以著明。託社之風政之。

四續前書

卷三十三書

五

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君子道消。善人與尸。前史所書。可為深鑒。足下選綱紀。必得國士。足以稱諸曹。諸曹皆是良吏。則足以掌文案。又擇公方之人。以為監司。則清濁能否。與事而明。足下但平心居宗。何取于耳目哉。昔明處馬后。未嘗顧與左右言。可謂遠識。況大丈夫大而不能免此乎。

止宰相書

陸長源

月日太中大夫守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本州防禦使陸長源謹奉書相公閣下相公以命世之略應佐時之器發文苑之鴻猷繼台庭之盛業聖上傾心以待相公之落沃天下側耳以待相公之政理豈得與房杜異日而不與蘇宋同年哉其比在朝廷接君子之步武聽哲人之語言區區之誠願盡于此今上聰明英武自漢魏已來賢君哲后未有如今上者自臨極已來宰相未有如房杜蘇宋者何偶聖之有期而得賢之無路蓋有此也夫誠人之失亦由端其躬而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三

六

後求影之直故宰相者導生人之本稍政化之源正辭以固之平氣以待之物有其官官得其人則提綱而綱目張振領而毛髮舉至如移制度評軍國事關社稷者斯在宸衷猶望宰相自古況今獻可替否其餘朝廷之常典羣司之闕務弛張由于下筆指顧在於一言使政歸常典理革前弊和氣決于下清風穆于上自然宰輔之事行刑誥之義暢何必捨其具而攻其難犯龍鱗之不測蹈虎尾而莫顧哉其宰相之寄也在干川賢賢不濫而人自理次於秉政政不撓而國自安用賢者除改是也秉政者賞罰是也其用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三

七

賢也絕黨與捨憎嫌使韋弦各施輪轅適用項者之用人也聲利以撓其心愛惡而忤其識以枉為直破觚為圓除改出于門庭賞罰隨其情欲求道行事舉其可得乎且尚書六司天下之理木兵部無成帳戶部無版圖度水不管山川金倉不司錢穀光祿不供酒衛尉不供幕秘書不校勘著作不修撰官曹虛設祿俸枉請計考者假而為資養聲者藉而為地一隅如是諸司悉然欲求綱目張裘毛舉其可得乎此宰相之職也且棟傾者正之則屋無壓焉之懼疾甚者攻之則人無殺疹之患正傾在於良匠攻疾在於良醫故政化失諫臣得抗疏以論之敗累興憲官得持法而繩之諫臣須容容匪躬之士憲官須孜孜敏惡之人今悉求溫潤美秀沈默弘寬者為之蓋北轅適楚圓鑿方柄欲求扶傾愈疾其可得乎貞元初兵戈初解蝗旱為災邑多逃亡人士殍餒至使官府有闕國用增艱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單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之食日舉以樂歲歲豐年稔穀賤傷農歲宜出價以飲糴實太倉之儲豈

可慢易于豐賤之計。危急于凶荒之際。比年國家和
 糴。殆不得人文帳。空存倉廩。不實是出賞罰之典。賤
 奸濫之吏。生此亦宰相擇人之過也。某之州戶口減
 一萬。兵數無二千。夏率供秋。秋率供夏。僅四氣或與
 一歲無年。實恐投姦有度。為累非淺。況率土州縣。其
 事略同。古人云。旱則資舟。雖在豐稔之時。須為凶險
 之備。此亦宰相之職也。蝗旱之時。聖上憂畿縣凋瘵
 親擇臺省十人。出為畿令。其後京畿稍理。皆擢以大
 郡。則聖上旌賢賞功之意也。頃來度支劾符皆云。刺
 史縣令以戶口減殿。一人賦歛增最一人。與者驚騰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三 唐

于廊廟。嫌者沈淪于草莽。欲求其為惡者懼。為善者
 勸。其可得乎此。宰相之職也。況今北虜和親。糜費轉
 甚。西戎作梗。邊鄙未安。所望求方邵之才。選甘傅之
 將。聯營朔裔。復河外之城。振旅湟中。收隴右之地。且
 田單匹夫也。敗樂毅乘勝之師。謝艾書生也。破麻秋
 勁銳之卒。豈有其時而無其人哉。在用與不用耳。此
 亦宰相之職也。太宗得房杜貞觀之政。成玄宗得蘇
 宋開元之業。泰令相公居廟堂之上。當白袞之任。與
 房杜蘇宋列于青史。寧肯親愛行肺腑。踵覆車之
 轍哉。某商賈尚衰。志力山在。遇賢相逢。明時亦願一

銘平生少展微分不然者老于泉石亦求仁而得仁
 某再拜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三 唐

九 唐

再上崔相公書

劉軻

劉軻謹再拜相公閣下先獻書三日軻將出通化門其心遲遲然若虛其腹如未狀其食者且曰今嗣聖重光相公登庸天下聚誠蓄志之士將不遠千里願獻計于相府者固多矣適會其時得觀光輦下云欲出東門歸江湖業爲儒生聞天下利病苟無一詞閱天下善否將何以元江漢之士故退于逆旅思有以效誠于相公者伏念羣飛負薪之言古人不遺相公其遺邪某自惟輟耕窮書或得侍坐于播紳長者洎屬文忽說之士每議及國朝相府間事言貞貳則房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三

十一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三

十一

伊尹而不愧乎伊尹獨伊尹耻其君不及堯舜故其心愧耻夫其存心直下千歲無人嗣續惟梁公鄭公高視千載之上始潛心于伊尹且亦惟恐太宗不及堯舜故德謚以經緯天地曰宗爲不祧之廟至姚公宋公又潛心于房魏亦惟恐玄宗不及太宗故致時雍復貞觀治平之風焉某請梗槩姚宋舊事而言之諸說以姚之爲相也先有司罷冗職修舊法百官各盡其才又奏請無赦宥無數遷吏無任功臣以政于是上責成于下下權歸于上上下下交而天下泰矣故曰姚善應變所以成天下之務宋之爲相也以彌綸爲已任亦以筆視專隨故曰宋善守文所以持天下之正由是四十年間威鎮四海教加百姓政歸有司綺繡羅紈之家請謁不行而戚里束手矣故生于開元天寶之間自幼迨強仕女有家男有室耳不聞鉦鼓目不識兵革故玄宗無爲恭事玄默而已矣今上新嗣大位相公新揭大柄必欲盡天下善美以調和鼎味其所以沃天心而福衆庶也某知相公同亦潛心于姚宋亦恐聖君不及玄宗焉夫姚宋之潛心于房魏而已無愧于房魏今相公已潛心于姚宋其得有愧于姚宋耶夫惟無愧實在應變成務守文持正踐

其跡必至其所至俾後人之談者自曰公而知用國焉相公必以是爲心某知相公未得高枕于廟堂之上者有四矣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人衆而賢之士聞六軍之人坐以受賜莫不開口以待而將欲賈餘勇以壯邊勢惟恐不厚于六軍之賜矣此亦賞過乎功者不得不搖心也非所謂至賞不費賞明而教行者矣某切謂相公未得高枕于廟堂之上也聖上自儲副即祚蓋三代不刊之事雖巷兒街童知其必然彼貪天之功者以爲房間永巷北宮貞伯子之能事必陰教是謀出一時之策盡寵以懷貴垂組

虛非其地非所以優貸而見惜其功也故姚家所以無任功臣以政其在茲乎是以門關誰一與長閑此某切謂相公未得高枕于廟堂之上三也日者有自邊兵來曰凡事閱于目而可算于口非際空架虛事游談者也且國家所以禦戎狄爲邊垣者朔方爲大夫朔方去戎虜不數百里而近使胡塵不至於亭障者實以邪涇之鎮虜不敢東顧自燕盜已來惟朔方多軍功內以遏不軌外以拓胡虜故朔方之于朝廷雖有足之并頭自不足過也此者姦回秉政司計者析秋毫以刻肌膚非紅粟腐帛不及于邊兵無視甲之服以赤肉冒流矢者駢門皆是統率者雖章運十上帝關九重留中莫聞至有抽刃垂頸視觴荷死貴爲節制猶無慘若是矧責由卒隸尚安能固其生與戊戌攻闢邪今鈞怨者既逐新恩已大洽相公必深惟前弊思有以矯之之術以廟笑決勝授成策于邊將者古人以天下論一身以四邊同支體以中國視心腹支體有疾心腹安得無憂乎善言邊兵者以河隴不如燕薊燕薊不如朔方朔方軍之地險小難虜俗習騎射繁軍者非其父兄則其子弟故所以無對于諸軍矣今之存者皆諸軍遷徙或叛孽殘寇之

餘遠鄉里別妻子執戈臥甲坐不遑暖胡塵一起連
頭應召必無美利以啗其欲必無爵賞以磨其勇以
之防塞可謂連難矣此其謂相公未得高枕于廟堂
之上四也古之相天下者獨勞一身後一心範天地
而俾無遺事于天下者蓋存乎任使而已矣傳曰使
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又曰使智者佐仁者此舜所
以移四門而貞元首者也其所以首多士之伍進希
相必必首而納之然後開平津之關待白屋之士且
問曰計安在知致理致治之策歸有出于門下矣若
然者吾君不愧乎一宗相公不愧于四公何有力足
以追而曰非其時而不為之者邪此小生汲汲于私
心誠在于此切欲使後之秉史筆者直書蕭相國故
事亦以無愧辭于史官焉其不勝區區之志庶突尊
重代惟矜其意而宥其罪基恐懼再拜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三

十四

上常右丞書

劉軻

右丞閣下某切伏下風有年矣布衣儒冠讀青耕田
焦勞形神求古人道不為不多其閱今之事極耳目
之聞見亦以半古之道參乎其心者也行之于古既
如彼踵之於今又如此固不必擇乎者灼乎過而卜
筮行乎其中矣小生敢欲首天下之忠激敢言之士
輒試貢心中事以當閣下閣下知一士之進退關天
軍之去就今天亦白屋之士有角立秀出者或能以
黃老言或能以儒術言或能以刑法言思願吐一奇
設一策使司化源者開目而見四方之事閣下知天
下亦有人乎有是人無其時與無是人同有其言而
不行其所以言與無言同此所以理代寡而升平之
運不可得而至也古之大臣不惟諫君人亦諫君亦
諫故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此所以開聖聰而達
天視也昔貞觀初天下注心于房魏而太宗果為堯
舜開元中天下注心于姚宋玄宗裁如太宗今閣下
之車轍馬跡相去俯無尺寸天下之注心于閣下聚
手而指以為提持大柄在閣下掌握中耳閣下知人
意參于天意邪先天而天弗違則自古之相天下者
其道不同及其成功一也昔漢孝惠時有若曹丞相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三

十五

以黃老施化而天下清淨孝武時有若公孫弘以儒術御世而天下亦治孝宣時有若魏邴者以刑法檢下實號中興閣下必欲爲黃老而館舍下有膠西蓋公邪必欲爲儒術而門下有平津之客邪必欲爲刑法而與言者有溫舒于公邪此三者在閣下所嗜而行之耳夫橫一木而棟明堂者其力固多然其下者柱柱下有石石下有土積三物而棟力成焉故太玄曰崔嵬不崩羣土疆此明上下節級有扶持之道也今人之望閣下擬一身而棟天下必矣抑不知棟下之柱者誰乎柱下之石土者誰乎此小生汲汲于私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三

十六

心誠在此也某每病此來之欲爲丞相者則致其道積人之望使必曰某公必爲宰相白麻未及下而門已扃鐃其此豈謂導萬物之情狀達一人之聰明邪且一人之耳待宰相而聽之一人之目待宰相而明之宰相之耳目亦資天下之士且曰是何賢于我其言亦何補焉此穀梁子所謂上暗下聾也某嘗試論之天下之形聲雖離婁師曠故不能周視遍聽閉目掩耳而欲達天下之視聽不亦難哉故曰耳目在天下聰明在宰相故堯所以寄耳目于舜禹所以聰明文思之后焉脫不以天下爲聰明某不知其然此

亦閣下之所醜聞也故某所後前事而言之意者欲閣下踐其地使今之談者曰房魏道在吾君必爲太宗矣區區下情輒以此貢心焉伏惟有其愚而捨其所持意思幸某恐懼再拜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三

新

十七

唐

洪隔閡相思發於寤寐幸相去步武之間耳而以趣舍異規不得相見其爲愴恨可爲心哉前日不遭此辱雅脫述叙禍福公私切至所以不即奉答者既學薄才鈍不足塞詔亦以吾子携負側室息肩主人家在東州僕爲仇敵以是事人雖披中情墮肝膽猶身疏有罪言甘見怪方首尾不救何能恤人且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闇於大道不達余趣者哉然猶復云云者僕以是知足下之言信不由衷固將以救禍也必欲算計長短辯論是非是非之論言滿天下陳

四續奇賞卷三十三

十八

之更不明不言無所損又言傷告絕之義非吾所忍行也是以相棄紙筆一無所答亦冀逢忖其心知其計定不復渝變也重獲來命援引古今紛紜六紙雖欲不言焉得已哉僕小人也本因行役寇竊大州恩深分厚寧樂今日自還接刃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擗矢不覺涕流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爲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當受任之初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天子不悅本州見侵郡將遽隔里之厄陳留克創兵之謀謀同被逐忠孝之名杖策携背虧交友之分揆此二

者與其不得已喪忠孝之名與虧交友之道輕重殊塗親疎異畫故便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故人住者側席去者克已不汲汲於離友信刑戮以自輔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爲今日之戰矣何以效之昔張景明親登壇噴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然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旋時之間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研刺演于死亡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威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者也然輒僵斃麾下不蒙虧除僕雖不敏又素

四續奇賞卷三十三

十九

不能原始見終觀微知者切度主人之心豈謂三子死爵當刑中哉實且欲一統山東增兵討讎懼戰士狐疑無以沮勸故抑廢王命以崇承制慕義者蒙榮待放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願也故僕鑒戒前人困窮死戰僕雖下愚亦嘗聞君子之言矣此實非吾心也乃主人招焉凡吾所以背棄國民用命此城者正以君子之達不適敵國故也是以獲罪主人見攻踰時而足下更引此義以爲吾規無乃辭同起異非吾子所爲休戚者哉吾聞之也義不肯親忠不違君故東宗本州以爲親援中扶郡將以安社

稷一舉二得以爲忠孝何以爲非而足下欲使吾輕

本破家均君主人主人之於我也年爲吾兄分爲篤友道非告去以安君親可謂順矣若子之言則包胥宜致命於伍員不當號哭於秦庭矣苟區區於懷忠不知言乖乎道理矣足下或者見城圍未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惟平生之好以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生故身著圖象名垂後世况僕據金城之固驅士民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三

二十

張揚飛燕奮力作難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誠耳主人當鑒我曹輩及旌退師治兵鄰垣何宜久辱感怒暴威於吾城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如飛燕之屬悉以受王金吳昌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光武創基兆於綠林卒能前中興以成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况僕奉命承重書與之從事行義孔章足下微利於境外賦法授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東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間焉悲哉本同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

上宰相安邊書

李觀

維初乾之精坤之靈播五行爲五常而人得之離四氣爲四方而蠻夷胡貊得之五行合而成至和故宅中四氣偏而爲匪人故在邊是亦太極造世之智玄黃冥成之心者乎聖人乘五行而允釐作九圍而外之五帝三皇禹湯以來不聞深入之征不紀薄伐之師殆繇鴻龐之風未甚流冲漠之澤未甚醜周秦之間天下始勞前有涇陽之侵踵有長城之徭周人逐之而已不常爲心秦人罔知天命連兵而警警至於逆三靈播生人元元蜩螗魁傑駿奔始圖備胡之術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三

三十一

卒覆守邦之人秦之事萬祀鏡哉漢孝武承業之盛負才之雄隆幽夏鮮黎蒸將邪窮荒而爲鄰楊威四臨霆發電流歷載五六功忠相儔誓誦慮殫兵老豈仍于時乃交和親之問還介命之勃然已天下縣若君臣與謀遂有鹽鐵車船權酷六畜之租興危矣哉不居之地不收之人何苦如是哉矧乃乘秋之序常存託房之賦不除漢之事亦萬祀鏡哉噫惟皇唐襟璇璣舉民而統天將二百餘朝更九聖運開中興縱橫六合上下天淵黃龍之倫莫不被仁獨大戊既梁猶我不墜儒之策曰八師親武之議曰宿兵和親則易

四續奇賞卷三

十二

構宿兵則厚兵九聖之君前後病之然屬三方又安
 悉力一隅則右臂可斷六羸可俘太宗玄宗之特也
 厥後內寇數動國家一罷虜滋新謀士失舊封伊項
 迄今有加無殄豈負鼎虧折衛之資推轂無封疆之
 忠志士仁人是以累息而長歎且周口儉狃秦日胡
 漢日匈奴然實非二蓋隨國而名之于今則曰吐蕃
 則正居夷方涉河而北履海而西宇宙絕微羗戎全
 區亦不可得而制可斥而遠之觀今不能制也信矣
 斥之則何宜橫戎所向不廣千里扼盜之衝不越十
 處擇虎臣練萬虎黃使制得自專權得自縱夫兵
 有專制則畢力將無分權則成功是則陰山可復泣
 虜陽關可復隔戎何邊之不安焉今聖人朝在明堂
 晚在諸宮左右進退焉得知安邊之要哉雍熙大臣
 苟以小者近者為懷不遑復思崇九廟之原哉且國
 家思復三方之民得以養之區區然如思不周而益
 生然寒卒飢徒終自有之愚竊恐戎無卻年矣邊無
 安期矣財有盡朝矣何者今國家一重控戎累所暴
 兵兵不調堪將不擇良當守者爭險易當攻者避後
 先寇之來則意民而相保寇之去則冒賞而稱庸此
 所謂我無卻年矣大戰陣多將則勢離攻守多將則

四續奇賞卷三

十三

不支以其勝不得盡有敗不得獨受故也至今間有
 築城禦虜蹊遷民於虜濱城迫罷而寇審民未居而
 囚拘彎弓者卻走蒙甲者退趨此所謂邊無安期矣
 且虜不可以無兵而威兵不可以不戰而歸故明主
 得下征蒼蒼之產將軍得外娛悠悠之謂財
 有盡朝矣然三思始萌一言尚乎欲戍之可卻也不
 願多分節與人願擇一人敢以近言之則開元朝哥
 舒翰之將是也欲邊之可安也不願歲更四方之兵
 願因其兵敢以古言之則漢晁錯之策是也欲財之
 不盡也不願衣食供給山東願開邊田敢以古言之
 則趙充國之奏是也此則兵不得娛無功虜不得候
 相膠國不得彈下民何不謂用周漢之策範子孫之
 謀哉又竊觀與北狄和親帝女下嫁實國家思往來
 之續垂不臣之姻然開蒸報且數貪怙無厭而人主
 必遣使使必備珍得無費乎得無勤乎不知將尊鄭
 人伐胡之義復抹賈生五餌之言邪愚竊以為無知
 之俗不可以歲辱大命天子之使不可以日臨寧屬
 足手足倒懸夷夏相作復何以南面而聽天下穆穆
 然而觀諸侯思敢以棄同即異而言且定西之厄有
 若前之說申北之恩有羈縻之又願國家曠兵于

茲汗命于茲斯者皆巖廊之亟展疏之虞而屑屑任夫亮達孔父不謀之經康陪公車敢諫之僭俾委落輸求試屬國之官而後觀焉其再拜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三

三

其志又與鄂州柳中丞書

韓愈

愈愚不能量重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虜弊困頓三州之地蚊蚋蟻蟲之聚感兇豎煦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為師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荊許潁淮江為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貔虎之士畏懦賊踰獎肯杖戈為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兄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為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乎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安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各益增欣悚夫一眾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克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况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志幸其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三

三

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餉饋煩費之難地主多姑
息彫述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
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
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及無望風
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微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
閣下以爲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
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不宣愈再拜

上歐蔡書

晉 華

華少讀唐書及正觀政要見魏鄭公王珪之徒在太
宗左右事之大小無不議論諫諍當時邪人庸人相
參者少雖有如封倫李義府輩太宗又能識而疎之
故其言無不信聽卒能成正觀太平刑置不以居成
康正未嘗不反復欣慕繼以嗟惜以謂三代君臣不
知曾有如此周旋議論否雖皋陶禹稷與唐舜上下
謀謨載於書者亦未有若此委曲備具頗意三代唐
舜去時遠其時雖有謀議如正觀間或尚過之而其
史不盡存故于今無所聞見是不可知所不敢臆定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三 宋
三
諒漢以降至於陳隋復錄高宗以降至于五代其史
甚完其君無如此謀議決也故其治皆出正觀其理
勢然爾竊自恨不幸不生于其時親見其事歌頌進
說以飽足其心又恨不得陞降進退於其間與之往
復議也自長以來則好問當世事所見問士大夫不
少人人惟一以苟且畏愼拱默處爲故未嘗有一
人見當世事僅計謀有未可立效者其誰肯然迺
爲之慮而已當之邪則又謂所欣慕者已矣類千百
年間不可復及昨者天子赫然獨見於萬世之表既
更兩府復引二公爲諫官見所條下及四方人所傳

道知二公在上左右爲上論治亂得失辟臣忠邪小
大無所隱不爲錙銖計惜以避怨忌毀罵讒構之患
竊又奮起以謂從古以來有言責者自任其事未知
有如此周詳惻至議論未知有如此之多者否雖鄭
公王珪又能過是耶今雖事不合亦足暴之萬世而
使邪者懼懦者有所樹矣況合乎否未可必也不知
所謂數百千年已矣不可復有者今幸遇而見之其
心歡喜震動不可比說日夜庶幾雖有邪人庸人如
封李者上必斥而遠之惟二公之聽致今日之治若
正觀之上令羣小者得歌頌推說以飽足其心大者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三 宋
得出於其間吐片言半辭以託名于千萬世是所望
於古者不負且今後世聞今之盛疑唐舜三代不及
遠甚與今之疑唐太宗時無異雖然亦未嘗不變一
日有於冥冥之中議論之際而行謫者使二公之道
未盡用故前以書獻二公先舉是爲言已而果然二
公相次出兩府亦更改而怨忌毀罵讒構之患日
俱發翁翁焉狀至於乘女子之隙進非當之而微
加之天下之大賢不顧四方人議論不畏人言是神
之臨已公然欺誣駭天下之耳目令人感憤痛切廢
食與寢不知所爲噫二公之不幸實疾首蹙額之民

之不幸也雖然君子之於道也既得而巳汲汲焉而
務施之於外汲汲焉務施之於外在我者也務施之
外而有不可在彼者也在我者姑肆力焉至於
其極而後已也在彼者則不可必得吾志焉然君子
不以必得之難而廢其肆力者故孔子之所說而聘
者七國而孟子亦區區於梁齊滕邾之間爲孔子
者聘六國而孟子亦區區於梁齊滕邾之間爲孔子
不合則猶俯而與邾滕之君謀其去齊也遲遲而後
出豈其言曰王庶幾敗之則必召予如用予則豈惟
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觀其心若是豈以一不合而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三 宋
止哉誠不若是亦無以爲孔孟今二公固一不合者
也其心豈不曰天子庶幾召我而用之如孟子之所
云乎肆力焉於其所在我者而任其所在彼者不以
必得之難而已莫大斯時矣况今天子仁恕聰明未
治之心未嘗忘天下歸四方諸侯承號令奔走之
不暇二公之言如朝得於上則夕被于四海夕得于
上則不越旬而被于四海豈與聘七十國遊梁齊邾
滕之區區艱難比邪姑有待而已矣非獨幸之乎乃
天下之望而二公所宜自任者也豈不謂然乎感憤
之不已謹成憶昨詩一篇雅說三篇羅迫其意後二

篇並他事因亦寫寄此皆人所厭聞不宜爲二公道
然欲啟告覺悟天下之可告者使明知二公志亦
使和者庸者見之知世有斷然自守者不從已於邪
則又庶幾於天子視聽有所開益使二公之道行則
天下之嗷嗷者舉被其賜是亦爲天下計不獨於二
公發也則二公之道何如哉嘗竊思更貢舉法責之
累日於學使學者不待乎按天下之籍而感須土著
以待舉行悖者不能籍以進此歷代之思慮所未及
善乎莫與爲善也故詩中善學尤具伏惟賜者察焉

送張尚書書

歐陽詹

前鄉貢進士歐陽詹于洛陽旅舍再拜投僕人書獻
尚書閣下某同衆君子伏在尚書下風久矣孟冬已
寒伏惟尊體動止萬福人生于世今天下之人識與
未識有一善則願知之有一困則願知之尚書以爲
其人何如哉愚以百年二百年無一而已矣尚書豈
知身則其人手既知其人某則願知也凡今之人進
路于長者或以卑詞褒頌爲先者亦或求人書狀爲
先者伏計尚書飽見之英明特達必不之愛小子固
亦竊觀之況以尚書茂德雄才則已騰于寰宇矣豈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三 三 宋
假區區片言隻字章明于身乎以尚書川客海納則
自斷于留襟矣豈在悠悠八行尺牘進退于人乎知
不然矣某才拙魯訥不敢游詞某聞越人向京師七
千里去秋遠應直言極諫詔不逮試便往西秦今冬
將從博學宏詞科赴集期昨至東洛舊負人錢伍萬
卒然以逢某則合還人又艱難困逼唯一驢一馬悉
以償之負廬之下如喪手足兀然不能出門者再旬
于茲矣亦以窘逼過祈于人人無非常所與唯足帛
斗粟供朝夕則饒可過其外則莫就無車無儲寄人
之廬士之窮莫窮乎此也今日有來者看者曰子之

困。至於是不以情聞于徐方。南陽公乎。明日有來相者。者曰。子之困。至於是不以情聞于徐方。南陽公乎。某畫。付夜量。既先在尚書矣。又人人異口同詞。區區之心。與議并。俾忘于犯。以困。投于尚書。尚書之力。上將驅雲雷。清宇宙。副萬乘之願。答億兆之望。豈獨遺其所願。知之困乎。尚書下將燮陰陽。調風雨。合百神之意。允飛走之望。豈獨遺其所願。知之困乎。救火之家。水雖在遠。不以遠而往者。知其必能濟患也。唐之困。曾未拜伏尚書所居洛陽西隣。陝號北。俯河陽。南接陳許。東有汴滑。捨東西南北之近。越千里。控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三

三十三

及向陳某再拜

上王僕射書

盧肇

天不自明。垂之以日月。聖人不自理。付之以公卿。日月所以成天之文者。無私照故也。公卿所以成人之文者。無私心故也。爲天之明。行帝之德。是公卿與日月同體者也。然日月未嘗私晝夜以序明晦。以時人生而戴之。固無驚悸耳目。延頸企踵而望之也。及碩人重德。恢宏綱于將絕。時人莫不拭背假聽。俟其聲明矣。如是則又雖與日月同體。與人望之心過之也。伏以文物之勢。業乎將頽。聖上一旦惕然。思高祖太宗經天緯地之勤。基美于千萬世。其術祇在乎人文之中。人文之中。則不踰擇士之賢否也。故度天下之賢。莫重于僕射。討天下之學。莫深于僕射。觀天下文。莫富于僕射。兼是三美。然後詢于廟堂之上。使諮議。僕射俯而蒞之。其實不啻若移泰山之重。以鎮之。夫如是。則預于貢士者。何敢造次而進哉。某本孤賤。生江湖間。自知書已來。竊有微尚。窺與索幽。久而不疲。垂二十年。以窮苦自勵。伏念當太平之辰。不預兵役。農商之伍。得盡其忠。則將欲發其身。大其家。盡心於明時。以竟其歲也。乃志望士林之中。及來蒙下。再試。皆黜。觀望于時。而投于事。至于得之者。未少。盡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三

三十三

賢失之者未必盡愚意謂隨天下貢士且進且退以無咎今乃不意遇聖君賢相以僕射為日月照臨多士莫不屏氣憚息人之自咎若抱罪戾其在王門公族少讀文學尚為憂惕降僕射之德振于文機其必得天下苦心之人而進之然後優游盛明為阜為伊以茂生植者也不然豈至于是踰二十載復匠之乎是知天啓德于僕射在此時也其于此時若不得循牆以窺則是終身無竊望之分也敢布愚拙伏惟特以文之光明而俯燭之幸甚幸甚并獻拙賦一首塵冒尊嚴無任悻悻之至

回續奇賞

卷三十三

三十四

上冢官書

沈亞之

某伏念傑木之生大長越倫足谷肩山而大谷不足以室其根長寬不足以惟其華天之所惜其體若此豈不使皆獲其所安而轉乎用及其不偶也徒見摧風枯霜蒙煙老雲而已夫尋常之材也幹不丈枝不浹而葉縱其根不能躡土之膚生不十年各獲斤斧之製以就用何者受乎庶氣故易長于極成為眾用故易售于工其在林居相扶策木意自得仰視傑木不見其相與笑其兀枿而無用及一旦遭遇得升賢工之所思採而飾之跨二礎而百棟賴負若是脩材

回續奇賞

卷三十三

三十五

巨幹非易自致也賢工良匠非易能容也今閣下抱多能之強德動與智諧可謂適時也負難戴重橫于所安可謂得任也如能祭出類之材異日處之然後次眾材備于百常如此則賢工之名可以自有古者賢士之居位也沐垢不終湯充飢不竟飯中輟而起畏日不足是皆探善于眾能思致其爵養良士之道也今則不然為公卿大臣者必嚴居深視以自視養其所進者惟柔氣緩言替視而巧諛然後謂之厚德故以多識為誣博知為強遷善為流立節為詐是皆斥而莫得稱也及一自操尺墨樞物機茫乎不知其

所從使左右庸胥因得餉而役之彼并不欲自勝也
蓋自業之所報固然今西戒邀嫁移兵寇邊仍歲不
已山東盜卒殺辱守吏未聞其歸誠可嗟也即如主
上求其往而爲理者閣下度之公卿大臣而誰擇乎
某誠不肯七歲再官不逾九品之列陶心研慮談古
臣智輔之所以爲化至于樂慕賢哲亡其私而不回
此則得之于性矣酌巖賢旅聖之所以立言至于書
得失備理亂敘往紀來此則得之于文矣學名將霸
帥之所以整暴亂至于奮旅陳師圍會百變之狀離
如驚鳥合如凝雲此則得之于師矣是三者皆業于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三

根然後緒其末非無所望也亦思願爲一從材戴橫
傑之梁立巨礎之上顧其持斧之士安足以舉哉某
聞戎鏡包陽當日而瞻之則能延燧興火處陰而視
之何異一規之函銅邪而誰寤者而誰寤者夫其應
則生某亦蒙矚于光下以其所抱書詞多鄙又不盡
志忤觸清嚴罪無所道謹再拜

上座主書

劉軻

軻今月十日祇奉勝限納雜文一卷又聞分歲舉人
或得以書導志軻惟顧魯犢緣山野未熟去就悚惶
惕息伏惟寬明少冥心察納軻伏見今之舉士競取
譽雖黃之口而知必也定輕重于持衡之手雖家至
戶到曾不足裨銖兩苟自低昂已定乎徇已者之論
是私已于有司非公有司于已也軻也愚敢不以是
規軻本沛上耕人代業儒爲農人家天寶末流離于
邊徙貫南鄙邊之人嗜習詭味異乎沛然亦未嘗輟
耕捨學與邊俗齒且曰言忠信行必果雖夷蠻行矣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三

故處如沛山其凡中柯僅能識經後
結廬一廬山之陽日有友來公案之餘
亦不廢力大橋步屐同餘隙
窮前心歲月悠久宿以書癖故有
十三代名臣議士
于兩曜無私之燭不爲厚薄矣
一日從友生計裝足而西京邑之大
之盛親無瓜葛矣人何能發
黃者之所輕重豈不欲持衡之
以中夜憤激願從寒士齒庶

不、傾、揀、金、于、沙、不、以、泥、土、不、取、閣、下、自、謂、此、心、宜、如、
何、答、也、嘗、讀、史、感、秒、壤、之、事、必、獻、不、至、三、則、不、至、再、
必、獻、不、至、再、殆、幾、乎、無、則、矣、伏、荷、閣、下、以、清、明、重、德、
鎮、定、羣、慮、衡、鏡、在、手、蚩、妍、輕、重、之、分、咸、希、一、定、俾、退、
者、無、屈、辭、進、者、無、幸、言、夫、如、是、非、獨、斯、四、輩、之、望、而、
已、矣、亦、宜、實、公、器、而、荷、百、祿、豈、祇、區、區、世、人、而、已、哉、
軻、也、生、甚、微、未、甚、乎、魚、鳥、魚、鳥、微、物、猶、能、依、茂、林、清、
泉、以、厚、其、生、矧、體、乾、剛、坤、順、之、氣、不、能、發、跡、于、大、賢、
人、君、子、之、門、乎、軻、再、拜、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三

三十八



上李侍郎書

王昌齡

拜手奉書吏部侍郎李公座右夫道有一昌齡有心
明公有鑒三者定矣而又原氣潛行羣動相鼓乘時
則利遇難則否斯亦分于數矣今或者滿觚旁礪以
爲已任發心不中中無不通雖大愚之人猶知不可
況賢智之士乎茲數者如昌齡之心非不知也明公
之鑒非不明也惟明公能以至虛納惟昌齡敢以無
妄進故未便絕意願就執事陳之若明公以爲隅曲
置之度外則昌齡未識定分爲向時之客乘時不利
動則遇否至虛不納無妄不進是使天下之士永絕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三

三十九

望于明公矣豈獨小人哉初聞明公克舉大體不尚
小節矧智附賢貫道選數亦已確鎮外物翕然有歸
于是窮居獨閑未用之士將遁幽貞千里未審明公
何以待之夫夾吾窮困樂毅騁旅孔明躬耕子房養
志此四賢未遇之時則乃不遇意固不能俛首跼步
與衆人爭得失于吏曹之門就使四賢生于明時無
所服用則下士之不若也亦當與衆人四方而來疎
於明公之門未審明公何以處之伏惟明公居堂上
之陰知日月之次觀堂下之士知四方之賢若者終
不自若也伏惟明公無察焉天生賢才必有聖代用

之用之于天子先自鈐衡則明公主司天下開塞天下之所由也可不慎之嗟乎持衡取士專在文墨固未盡矣況文章體勢其多面焉苟不相容則大迂闊一時不合便即棄之伏恐傷鈞顯之明結志士之怨吁可畏也又有恢恢無明精誠洞物大不施小屈于章句蓋屈寸而伸尺小枉而大直君子行焉儻斯人也木訥自守默然而退明公不以爲賢是小人敢正顏色鼓喉舌欲伸大直于明公能容之否所爲直者如何明公若以爲羣匪一舉自有常式富貴爲懷曾莫下視則明公何以異近代合古人匪惟高賢雅量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三

四十一

在小子亦知之矣明公昔未居此任豈不曰伊人也棄正任巧我爲宗臣必將羣之操持升降正在今日伏願密運心鏡俾無逃形振拔非常以資天軸乃明公論則振拔者亦庸摩赤霄必將逆進其類以光王國自通及遠其誰曰不當任乎一爲元龜自可數千百年不棄其政矣敬之無任使小人之口波溢振駭君子間間以俟賢俊昌齡久于貧賤是以多知危苦之事天下固有長吟悲歌無所投足天工或闕何惜補之苟有人焉有國焉昌齡請袂袂先驅爲國上用焚絲之務最急之治實所甘心昌齡豈不解置身青

山府飲白水飽于道義然後謁王公大人以希大遇哉每思力養不給則不覺獨坐流涕嗟菽負米惟明公念之直料不得不謀其始夫惟明公深念之投報徇義非一言所能盡也昌齡常在眼日著鑒略五篇以究知人之道將俟後命以貲清塵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三

四十一

上李諫議書

沈亞之

月日將仕郎守秘書省正字沈亞之再拜書諫議閣下某常有混類之悲不能自致其拙也甚矣故祥禽之類凡羽而凡羽混之神芝之類腐菌而腐菌混之嘉惠之類焚芻而焚芻混之非獨混之而已亦且蒙其芳而奪其美何則善寡而凡多故也況世俗之目幾能于此而別白之者寒暑易轉是皆非金石安能自永于時哉一失其顧以爲類混則終從風雨而老矣可不痛之歟假所喻願賜終說幸甚楚王之鼎食十有餘年而王體不肥左右者懼王曰膳者不能味吾之鼎也國人亦曰膳者不能味王之鼎也更遂膳者凡十輩益不味王耻乃令國中曰有能使吾鼎之味調和以安吾體者寡人爵之三公楚里之處士賢聞之應令而起耆老屬袖而送之曰往矣即鼎也然王曰仰味于君君何以塞之對曰王必以鼎授我我力甚優夫治鼎之職約水燥薪爨火以觀文武之用而已其熱味則有椒桂枌醢醢之品在吾不固也夫直僞雜蓄循戶而唱祈其售者僞十之九是椒桂之質類而馨辛不爲也梅醢之質類而苦既不

明倫彙編 卷三十三

四十一

四

爲也醢醢之質類而酸醢不爲也皆具而不爲滋一且集而會之鼎則必空虛矣君焉能悉是之力以成于王也前膳之所以得逐者由庶品之任非其任歟然則君之明足以察僞惑君之智足以極物才誠能儲其真蓄其當以給其用則後之辛馨之才醢醢之具必越海踰陸而趨君之指矣斯百代之准也豈但肥楚王之體然今閣下旣以游沐道德蓄儲助味之具必有素也然紛紛之真僞而清悟能無勞乎小子誠不足奉應對不得謂見久矣願因左右者召稍延下而後進所語幸甚伏惟降察不臆謹再拜

明倫彙編 卷三十三

四十一

代張籍與李浙東選書

韓愈

日月前某官某謹東鄉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李公閣下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方伯連帥之職坐一方得專制于其境內者唯閣下心事拳拳與俗輩不同籍固以載之胷中矣近者閣下從事李協律翱到京師籍于李君友也不見六七年間其至馳往省之間無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子豈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數日籍亦聞所不聞籍私獨喜常以爲自今已後不復有如古人者于今忽有之退而自悲不幸兩目不見物無用于天下

附錄奇賞

卷三十三

四十四

唐

胷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于其人之側開口一吐出胷中之奇乎因飲泣不能語既數日復自奮曰無所不能人乃宜以盲廢有所能人雖盲當廢于俗輩不當廢于行古人之道者浙水東七州戶不下數百萬不盲者何限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與不賢不當計其盲與不盲也當今盲于心者皆是也若籍自謂獨盲于目爾其心則能別是非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幸未死竊欲一吐出平生所知見閣下能信尚置之于門耶籍又善于古詩使其心不以憂衣食

亂閣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閣下凡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夫盲者業專于藝必精故樂工皆盲籍倘可與此輩比並乎使籍誠不以蓄妻子憂飢寒亂心有錢財以濟醫藥其盲未甚庶幾復見天地日月目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年皆閣下之賜也閣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之以既盲之視其恩輕重大小籍宜如何報也閣下裁之度之籍慙而再拜

附錄奇賞

卷三十三

唐

四十五

唐

上巡察覆因使歷城張明府書 李 嶠

月日涇州安定縣尉趙國李嶠謹再拜上書明公足下側聞幽明三光止水洞窮神之察雷電六爻連山釋噬膚之象是以金祗獻序肅帝典于秋霜瑞節宣風播皇華于春澤鸚鵡司獻黃涉侯清問之仁神辭推姦素簡飛惠文之筆賓舜門而佇穆拍軒郊而靜害分聽之寄其在茲乎伏惟某公孤官授社昂臣疏宗登雅譽于群鳧照祺徽于瑞鵲青衣西指標玉壘之英詞紫蓋南浮燦金陵之間氣若乃地華承懿天才嗣武連十珥於中陽疊雙都於上國遺編默覽粹因續奇賞 卷三 三 唐 四十六

識表于神聰化池昭業精藝鄰于聖道仙查泊宿懸河通博望之津天口飛鉗鬼谷禪縱橫之術文用足矣學而優矣然後銅章底務絃佩維襟決決大風汎游歌而成韻巖巖崇岫應宓琴而度曲誠招異感春狎仁童德禪靈遊夜呼神女屬二星齊驚八駿駢驅議馬良規茲承不究之裔誅狼俊繫是寄埋輪之風迺者繡衣貳日錦傳詢風下瘡機而稟渙劑玉闕而致職宰鮮東夏舊辯淄澠道鼠西源近分涇渭鎬池十朱端衡制其輕重清河二天直繩糾其枉系故使晨鷄輟唱于酸吻夜鵲絃謠于苦哀寘棘刺束薪之

苛食苗慙甘荼之戮矣嶠西垂之賤吏耳技非專業未始存于劍書迹惟太簡居然弊于刀筆頃以享爵觀物窮途迷方自谷罕求聲之資擬險無擇陰之服是用沿流季逝遇抵而止乘日惛景五陰斯庇而涸鱗不懸魚枯肆更想江湖哀羽未摧于墜緹緬窺雲漢退求鄙尚旋顧微軀雖質異鳳毛飾慙豹鞞然嗣徽良治挹道聖衢至于組織身文筌蹄意象照神交于千載得與于三復貞筠範操秉楷羽以銘丹秀蕤敷簡攀菁華而行素砥礪希剖鉛之効巾緹庶沾玉之資豈期事以命途跡隨元損沉汜與涇泥共岸因續奇賞 卷三 三 唐 四十七

悲歌將離泉俱咽彩刃靈鑒映三獻而孤憤影昧天機懷九方而累愷顧以爲探幽詣極玄宰之貞分閱秘甄微知音之妙賞且夫清英儻雲出于燬燼之末光華孕日生自泥沙之下是知賤有可尊明眸不忽陋而或實清耳無遺明公銜綽帝廷影耀天闕片言之賞飛閣言于日暑尺一之奏抗陳德于星階伏冀斯鑒蘭函綴思茅茹俾夫集螢收曜攀若華而紫景射鮪堙流并扶津而飲液野籟叶編鐘之韵甘泉味和鼎之滋則樹李其緘反馳知執昔鯁濱楚地抗嘉言于直指臨門踴關邀遠好司隸兩賓不嫌于黜

進二主無忤于歡接、並雕芳憲序灼美清流然則古
之望今亦猶今之視昔矣投翰魄沮投簡心馳不宣
某頓首

與韋員外書

劉蛻

蛻性甚^{佳甚}一其顏識不及高嘗以當今由文學求
用遲其顯遇在執事未知如何蛻輒自愛而庶幾不
惑也故進不暇視地食不及卒哺起居不怠於文窮
泰不怠於文雖分不出^{出下一本}有^{其字}珍實愛且專也執
事以為愛乎未也蛻為人子二十二^{一作六}年唯初七
年持瓦石為俎豆戲其餘卒不離前之志也執事以
為專乎未也伏念方今人人自謂力然沛若有餘今
日以執事如重星輪月爭下堂而觀之畏已後耳宜
乎人之心適在往越而使去有人正從越來執^{執下}
有事車而同於路執事以為可教與否如同吾子
其徑途安得勿教則執事正可以其手呼而惜也
果遇他人以其有往而猶不逆則蛻云所愛而專
有謁執事之餘勇也深如此而已可則道合而服從
不可則道異而更學

與池州李使君書

杜牧

景業足下僕與足下齒同而道不同足下性俊達堅明心正而氣和飾以溫慎故處世顯明無罪悔僕之所稟濶畧疎易輕微而忽下然其天與其心知邪柔利已偷苟譏諂可以進取知而不能行之非不能行之抑復見惡之不能忍一同坐與之交語故有知之者有怒之者怒不附已者怒不怙言柔舌道其戚美者怒守直道而違已者知之者皆齒少氣銳讀書以賢才自許但見古人行事真當如此未得官職不親形勢緊索小輩之徒也怒僕者足以裂僕之腸折僕

四續詩賞卷三十三

四九

之腰知僕者不能持一飯與僕僕之不死已幸況爲刺史緊骨肉妻子衣食有餘乃大幸也敢望其他然與足下之所受性固不得伍列齊立亦抵足下驅墮畦畔間耳故足下憐僕之厚僕仰足下之多在京城間家事人事終日促束不得日出所懷以自曉自然不敢以輩流問期足下也去歲乞假自江漢間歸京乃知足下出官之由勇于爲義向者僕之期足下之心果爲不謬私自喜賀足下果不負天所付與僕所期向一者所以爲喜且自賀也幸甚幸甚其夫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後曰不試故藝聖人尚以少賤

不試乃能多能有藝況他人哉僕與足下年未三十爲諸侯幕府吏未四十爲天子廷臣不爲甚賤不爲不試矣今者齒各甚壯爲刺史各得小郡俱處僻左幸天下無事人安谷熟無兵期軍須通貢諍訴之勤足以爲學自強自勉于未聞未見之間僕不足道雖能爲學亦無所益如足下之才之時其可惜也向者所謂俊達堅明心正而氣和飾以溫慎此才之可惜也年四十爲刺史得僻左小郡有衣食無爲吏之苦此時之可惜也僕以爲天資足下有異日名聲績業光于前後正在今日可不勉之僕常念生百代之下

四續詩賞卷三十三

五

未必爲不幸何者以書具而事多也今之言者必曰使聖人微旨不傳乃鄭玄輩爲注疏之罪僕觀兩釋明白完具雖聖人復生必挈置數子坐于游夏之位若使玄輩解釋不足爲師安得聖人復生如周公夫子親授微旨然後爲學是則聖人不生終不爲學假使聖人復生即亦隨而汨之矣此則不學之徒好出大言欺亂常人耳自漢以降其有國者成敗廢興事業蹤跡一二億萬青黃白黑揆實控有皆可圖畫考其來由裁其長短十得四五足以應當時之務矣不似古人窮天鑒玄躡于無踪笑于忽微然後能爲

學也。故曰：生百代之下，未必為不幸也。夫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此乃隨所見聞，能不亡失，而思念至也。楚王問蔣賓，對曰：吾往年聞童謠而知之，此乃以童子為師耳。既泰之于上古，復酌之于見聞，乃能為聖人也。諸葛孔明曰：諸公讀書，乃欲為博士耳。此蓋滯于所見，不知適變，名為腐儒，亦學者之一病。僕自元和以來，以至今日，其所見聞，名公才人之所討論，典刑制度，征伐叛亂，考其當時，祭于前古，能不忘失而思念，亦可以為一家事業矣。但隨見隨忘，隨聞隨廢，輕目重耳之過，此亦學者之一病也。如足下大與

而蕭奇賞

卷三十三

手一

之性，萬物與僕相遠，僕自知頑滯，不能苦心為學，假使能學之，亦不能出而施之。懇懇欲成足下之大業，日冀受足下之教于一官一局，而無過失而已。自古未有不學而能垂名于後代者。足下勉之。大江之南，夏候鬱濕，易生百疾，足下氣後胃臆，間不以惜念是非貯之，邪氣不能侵，慎陰是脫，多食大醉，猶欲其他無所道，敬再拜。

寄徐泗張大夫書

詩載

明公才畧橫世，氣為人傑，旌節森然，先鎮東徐，靜則近鄉魯之士，講詩導禮，動則駕貔貅之卒，肅清淮海，名聞休烈，風動四方，節士義夫，孰不投心，甚善甚善。真天子文武大臣哉。載迂儒不才，越尋常間，收以疎鈍，切懷風塵，如是星霜十周，天矣。緬彼山川，遠負蕭條，世多械束，未由造請，復欲牽文字試書功德事，無端緒，殆似行依懷緘，浩思殊鬱，鬱不快也。逵位去年秋，有冠軍將軍李圓者，道來自東，狀貌不凡，三扣柴荆，載意其偉士，延坐與語，語酣中起，議及劍術，云嘗

而蕭奇賞

卷三十三

手一

以青萍，既公乃發篋，篋出閣下寶劍，銘相示，長髮我，不明敢懸，貨人因覽文，以異劍視劍，以奇文由是為之，聰明依之，為肺腸，恣陳蕪穢，妄有紀述，撫拾軍之行跡，鄭重執事之美，茂得為通誠導意之因緣也。大凡人之有生處，而道德不滋于身者，為南曜之光明也。仕而功烈不被于世者，為大君之圭組也。况乎屬一詞屯一事，上不陳教化，次不敘志意，皆為言也。豈曰文為一昨，諷公之製聲文，豪爽立意，經汲首則見定忠固義之分，末則存策勳樹績之心，識者謂公異日必帥諸侯，蕩蕃虜，拔烽燧，于近塞，洗腥臊，于

絕漢黃河九曲爲大國池沼然後拜閭閻和陰陽炎
炎赫赫載勲盟府豈獨擁旄按甲長于一方而已哉
載不量氣力庶慕區區之分借如智慮短薄無裨絲
髮亦欲如班孟堅之比爲賓車騎刻燕然之石公謂
之何哉載今蹙然飛書遠聞伏以冠軍緣公而德彰
小子援公而思勇即托記錄之目輒以葛溪劔志爲
名屬事相交關謹偕寓獻貴賤不侔禮實異儀輕用
塵忝臨風震悚閣下或爲休庇若將獻酬張布綿續
鋪映麻桑命使令問訊江君奔走之僕山中茅舍偶
目詳憶耳不宜載再拜

西續奇賞

卷三十三

五十四

上禮部裴侍郎書

劉蛻

聞其事不覺苟有待而先自請者閣下以爲難乎贊
功論美近乎詔飾詞言已近乎私低陋摧伏近乎鼠
竊廣博張引近乎不敬鈞深簡尚則畏不能動乎人
諸儼相比又畏取笑乎後情志激切謂之躁詞語連
綿謂之續夫臨其事而自言者其難如此也然不有
聽者之明言者無病則固當背惶踏俟乎知者而
自知也用者而自用也安能持一言于已難之時者
哉然或不得已而言之者亦將自言而已矣又豈敢
因其時而遽言大體哉晚少時不知小人通生有自
可之事因之爲梔蒳種之爲穀粟賈于市釣于江亦
以是也無何羅絡舊簡附會時律懷筆啓于縉紳家
十二年矣謂非而習之亂而成基壯而歷級乘時
無難梗寒告之疲今者所三十歲矣所望不過抱關
輸力求粟養親而已何者家在九江之南去長安近
四千里膝下無怡怡之助四海無強大之親日行六
十里用半歲爲往來程歲須三月侍親左右又留二
月爲乞假衣食于道路是一歲之中獨餘一月在長
安王侯聽尊媒灼聲深況有疾病寒暑風雨之不可
期者難處一歲之中哉是風雨生自髮田園變荒蕪

求抱關養親亦不可期也。及今年冬，見乙酉詔書，用閣下以古道正時文，以平律校羣士懷才負望者，踴躍至公。蛻也不度入春，叩門請與八百之列，負階待試。嗚呼！蛻也，其不良命甚奇時來而功不成，事倍而名不副。將三十年矣，今而復閣下，進之蛻亦得以至，公進閣下退之蛻亦得以至，公退進退者由閣下也，未可知也。干黜尊嚴，敢忘僂辱情，或須露豈曰圖私，不然則蛻也豈敢蛻再拜。

獻南海崔尚書書

劉蛻

所謂大丈夫豈天使爲之哉！以其進爲天下利，退有百世名，顯爲諸侯師，默成高世法而已。爲退默者，爲避人得時而退默者，自進爲進顯者，爲必行不得時而進顯者，失志以雄才盛德，不可不兼其時，故無其時不可行也。有時而志未達，又不可行也。志達而未信于天下，又不可行也。止位之人有不可，故下位之人有踰垣塞牖而自遁者，又豈惟退默而已哉！方今天下百姓不敢爭步，敢四夷不敢犯守，陸自元和以後，國家不傷一夫，不亡一矢，雖有豎子，弄兵曾無筋穿皮靈之患，尋已誅伏，然而閣下不謂無其時乎？昔雍丘不能以才達，求討吳蜀，以自試，班超不能守其家儒，然後得官校尉。夫文家之遇清世，不免操弓矢而擐甲冑也。今則仕由文學著，官自清顯，尊閣下不謂志未達乎？夫南海實筦輿之地，有金珠貝甲，脩牙文犀之貨，非茂德廉名，國家常重其人。閣下不謂未信于天下乎？當其時，士亦固不以天下之廣自隘，以居其身，不以天下之道自負，以不知已故，賂媒請介，則不忍爲守，媒持介或有所自棄，故退默者不得不自進矣。閣下以爲時乎？未可乎？嗚呼！蛻之生于今

蛻早懷念懷常有所欲言而卒不得發今雖感病
妄猶將自復其意況逢足下以中正許身以仁義自
任者乎伏以釋氏之疾生民也此虞尚時曷嘗在洪
水下比湯與武王時曷嘗在夏政商王下比孔子孟
軻時曷嘗在禮崩樂壞楊墨邪道下然而聖王賢臣
欲利民而務其民害如此其勤也今釋氏夷其體而
外其身反天維一作性而亂中正一本有自晉以來相
率詭恠而任之半天下而化其衣冠苟未往者不其
一作欺欺亦不資其生矣聖人之教衆不相守幾數百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三 書 五十七 唐

年唐初有天下以爲刑政禁民乘間作詐僞以欺刑
政果所不能公禁之也故寢護其事以愚其民爲決
罪疾者隨所作詐僞而及諸身也是其一作欲欲教化
一作天下天下之心以助行政教化之一道耳今天子聰
明以爲中正衣冠之所棄則刑政教化亦無所託故
絕其法不使汙中土未半年父母得隸子夫婦有家
室是以復出一天下作家也僕故謂其功業出禹
湯武王孔子孟軻之上萬萬不類然而洪水開則有
禹貢商周平亂則有誥誓孔子孟軻則至今繫誦之
足下以文用於時爲百家所託善惡厚其不爲則已

既知此
字則河來

二十四年雖天有南無可置其門雖天有東無可得
其序伏臘不足于煖糗冬夏常苦于嚴濕然而日
著書滿十卷自謂不有得于今必有得于後不有得
于人必有得于鬼神今則力疲而天下笑日暮而郵
舍閉今閣下則踰垣塞牖而已雖然當閣下進爲天
下利而又顯爲諸侯師之時奈何得有踰垣塞牖之
說乎故先自棄南嚮再拜不勝懇懇窮泰有時未可
知也謹貢舊投刺書一卷以其最近于情雜歌詩共
一卷以其頗有逸事伏惟周賜觀覽無憚僂笑